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一二冊目次

鄭敷文景望書說一卷 (宋)鄭伯熊撰 清鈔本 〇〇一
讀詩質疑三十一卷首十五卷 (清)嚴虞惇撰 末一卷 (清)嚴有禧輯 清乾隆嚴有禧刻本 〇一九
三家詩拾遺十卷源流一卷 (清)范家相輯 清鈔本 四九二
禮經會元四卷 (宋)葉時撰 明刻本 五六五

鄭敷文景望書説一卷

（宋）鄭伯熊撰

清鈔本

鄭敷文書說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鄭伯熊撰。伯熊字景望、永嘉人。紹興十五年進士。累官吏部郎、兼太子侍讀、進國子司業、宗正少卿、以直龍圖閣出知寧國府、卒。諡文肅。其詩文有景望集、今已不傳。此乃所作尚書講義、皆摘其大端而論之。凡二十九條、每條各標題其目。浙江通志稱伯熊邃於經術、紹興末伊洛之學稍息、伯熊復出而振起之。劉壎隱居通義亦謂伯熊明見天理、篤信固守、言與行應。蓋永嘉之學自周行己倡於前、伯熊承於後、呂祖謙陳傅良葉適等皆奉以爲宗。是書雖爲科舉而作、而尚不汨於俗學、惟謂信書序、謂眞孔子所作。故於太甲序則以爲體常盡變、存正明權、得春秋之法。於泰誓序則以爲經稱十三年者誤、當依序作十一年。於洪範序則以爲所稱勝殷殺紂、亦誅獨夫紂之義。皆未免牽合傳文、失於考證。然其大端醇正、如釋作服汝明則發明服以象德之義。釋假撰天紀則推言天人相應之機。大禹謨言謙受益、滿招損、仲虺之誥言好問則裕、自用則小、皆能反覆推詳、以明其說。於經世立教之義、亦頗多闡發、有足採焉。

書自孔子刪定所存僅百篇帝王之軌範著[illegible]火于秦傳註於漢而堯舜禹湯文武傳授之奥旨與夫皐益伊傅周召誓戒之微機雖老師宿儒皓首窮經枝辭蔓說汗牛充棟曾不能發揮其蘊一而世無所考證至於今千有餘歲矣心本同也理不終泯自伊洛諸先生力尋墜緒遠紹正學而敷文鄭公得其傳焉探聖賢之心于千載之上識孔子之意於百篇之中雖不事解句釋而抽關啟鑰發其精微之蘊深切極至要守諸儒議論之所未及亦可謂深于書者歟學者于此優游玩味之則思過半矣嘉定癸未四月望日雲谷胡　序

鄭敷文景望書說

日中星

二十八宿環列于四方隨天而西轉自角至箕東方之宿也是謂星火（房心為大火舉中星以見其餘它皆倣此）自斗至壁北方之宿也是為星虛自奎至參西方之宿也是為星昴自井至軫南方之宿也是謂星鳥四方雖有定星而星无定居各以時見於南方（天形北傾故北極居天之中而常在人北二十八宿常半隱半見者有時必於南方考之日東行歷二十八宿故隱見）惟仲春之月四方之星各居其位故星火在東星鳥在南（以殷仲）星昴在西星虛在北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以正仲夏）虛轉而東昴轉而北至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以殷仲秋）昴轉而東鳥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以正仲冬）鳥轉而東火轉而北來歲仲春則鳥又轉而南矣循環無窮大要如是堯典考中星以正四時甚簡而明日中（謂）中春秋分也（春陽故曰日秋陰故曰宵月令仲者仲秋皆晝夜分所以此者春分日在奎行西陸秋分日角行東陸黃道去極等故晝夜刻同）日永　日短（仲夏日在井行北陸去極近故晝長夜短仲冬日在斗行南陸）

夫拄違故
壹赦夜長

象以典刑

舜嗣位之初巡狩既畢即首制刑書何也曰始輕刑也古之世惟內刑而已聖人之於斬割殺戮豈忍也哉民習於重不可遽輕者勢也時雍之世刑措不用于是制為輕典為五流以宥其大者為鞭、扑以待其小者猶以為未也又為贖以恕其情之可矜法之可疑者內刑蓋將無用矣而不敢廢也象以示民使終知所避耳古所謂畫象而民不犯者豈虛語哉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故刑罰之輕重亦隨時之汙隆自虞夏之衰訖於商季意其姦日勝而刑日加重也及周之初頑民未化逮夫百年之間始復虞夏之舊呂刑之書是也唐虞成周所以號太和之極者以此故五刑三千皆有贖何也人之常情創見則衆駭習熟于耳目則不忌因斯民遠罪自愛之心而施其斬割殺戮可駭之事許為贖法以待其有時而入刑者所以養其自愛重犯法之心也嗚呼仁矣舜之贖刑其條目不可得而知矣觀呂刑之序謂之訓夏其詳略之意亦可想也且四凶之惡以孔子誅少正卯言之宜若不可以並生然止於流放竄殛者蓋以流宥之也其序四凶之誅於象以典刑流宥五刑云云已用輕典之後所以不殺歟然舜之典輕矣猶曰惟刑之恤哉蓋輕典亦憂其或用也穆王之贖刑已詳矣猶曰哀言多懼者雖贖而猶恐其或誤也嗚呼有國者何可不識此心哉典獄者何可不識此論哉

五刑有服

舜之繼堯以州則增而益以刑則輕而詳刑之五[illegible]教訖遠也刑之輕于夜之淺也然觀鞭扑流贖之設肉刑宜若遂措而皋陶作士猶曰五刑有服何也蓋人愛天下之心雖無刑焉可也力行吾德以善天下之俗々善矣而不敢必吾之德能使天下人稷皆契家皆皋夔也然五刑五流猶以並告皋陶歟三就者就輕就重與輕重之中三近者居遠居近與居遠近之中苟刑入於宥則以輕重遠近對象之蓋原情而用法也說者以原野朝市為三就猶可也以四裔與

九州千里之外爲三居則非古法之意也何者墨居五刑之至輕宥而流之有五以爲輕重之差耳而處以四裔九州千里之三則輕重無所準矣故爲輕重遠近之說者得之然則詳矣蓋罪一也而情各有三焉一而三之傻而爲詳所以求夫情之所止也如得其情則無厭乎愈詳矣穆王五刑之贖三千而疑赦之罰亦三千非寡也寬也其寬者何也使凡有罪者皆得以入于罰也由是言之以情議罪者果無厭乎法之詳也

分北三苗

古之化民純任德教刑雖設而聖人常有置而不用之意不幸而施于一人亦逡回惻愴不忍是人之獨入吾刑也而況于多乎于是有遷民之法夫其遷之也蓋別其頑讒之民而即之禮義之邦置之以教化已成之俗而變其朋類污染之習使同者化以直惡者齊以善以并生於天地之間是聖人之心也舜之分比三苗削之黜殺頑民相去千餘載間其道蓋出于一後世任德之論微不復有此政矣惟峻刀鋸屬斧鉞熱於民之耳目而姦愈不可勝則益不勝其忿至群聚而勦之舉城邑而屠之餘忿猶未平曰是草木禽獸之不若必將根薙株獮之斯亦不仁甚矣夫以一性言豈有不可化之理天爲民而立君亦曰使無失其性彼寔然無知頑然不可訓者豈其初固然哉是必有以致之矣聖人於天下之惡所以不赦忿疾而致其哀於善救之方而孟子性善之論亦以救不仁之禍也哉

四罪而天下咸服

驩兜共工之徒其惡著於心在堯之朝久矣而不敢少肆者堯之心如水鏡之于物其妍醜不吾欺也而人之鑑于水鏡者豈得自隱哉彼其心蓋知夫堯之見之如見肺肝惡[理]慚縮之不暇而暇惡之肆乎惡無所肆向才爲世用其暇息於堯之世宜也聖人之于人雖不可化亦曰姑惟教之化之未格亦曰姑惟侯之侯之久矣而終不吾化則所謂不移之愚而怙終之刑所不得而宥也且堯之德輝被乎四表鳥獸知之而況于人乎民變時雍而況在朝廷之上日週清

光者乎終堯之世而不獲是無時而变矣豈淂後在庶頑之列以供其格哉然三子之心術堯舜知之固也朝廷之士且不知頑方以為賢而薦之一誅而天下咸服何也自堯舜發其心術之秘而朝廷之士察之矣凡小人之志未嘗不包蓄然未有能終息而不泄者亦嘗不掩覆然未有終覆而不彰舜典于訟訕而臨群臣天下之所安而小人之所不悅也其所包蓄者泄而掩覆者著矣亦幸而在於用輕典之世哉

征苗

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淂者皆反求諸己此帝王之家法也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智且敬矣而人未遽聽焉不遽責夫人也曰是吾仁智且敬有所未盡而姑勉焉耳此帝王之心術也舜之誅四凶禹之戮防風豈惟刑施而民悅哉由是而遷善遠罪心化于冥冥之中者蓋多矣死者一二而生者不可勝算聖人之心亦可以無憾矣其心曰吾居人上而有不中不才之子弟尚足以為賢父兄乎鳥獸草木不遂其性吾心戚焉斯人也而有死於刀鋸斧鉞尚足以為盛德事乎故其視天下之人雖殊悍抗戾勞之來之而不知吾仁恩之直之而不知吾義輔之翼之而不知吾德怨疾之氣終不設於心而自視歉然若有以深負于吾民也夫帝王之兵無闕而後動其有動也至矣其含容隱忍而俟之也久矣其教詔誥諭也勤矣然謂吾兵為無闕謂吾有形為無愧謂吾容之教之為無餘力遽然自以為是則非所謂化亦不已謙尊而光乘天而無競任物而無我者故曰滿招損謙得益時乃天道唐虞之君在其自牧之道蓋如此征苗之役所以班師而不疑也且帝嘗事親矣何罪之可負何惡之可引然夔夔齋慄若無所容其身于天地之間不曰吾子職已修而無罪也吾孝心已盡而無慝也底豫而不格舜即是心無間斷之所感耳然則舉帝是心而感之有苗蓋已然之效孰曰不可而必兵之用哉禹師還而帝德敷於兩舞而苗民格果無用乎兵而可也舜禹益之心其無憾乎

而難任人

任人何與乎讒慝曰遠人不服非內之之不脩則遠懷之矣開也壬人善以柔佞軟熟蠱君之心術逢公之所好一為所惑則必急急而氣改戎好大而喜功內治奈而兵端啓亂形兆何服乎變夷故惟敷德不怠安靜無欲遠者人之所慕而小人之無所利者也

不矜不伐

不矜不伐者至公無我之心也舉天下之善與而行之無所累於心故無驕矜之氣天德也禹之所優而顏子之所願也蓋萬善本吾性之所固有學至聖於賢於性無所加益而缺一焉則不足以為盡性如此則知任道重遠惟日不足矣尚何敢矜之有進此而矣焉則達乎天德矣

作服汝明

日月星辰之運行以成歲山之鎮物亂之變化華蟲之文明矣取其孝思藻取其潔火取其以粉米取其利物黼取其斷黻取其辨皆君德之被其象忌其義行其德如几杖盤盂之銘如珩璜琚瑀之節奏如干戚羽旄之進反如金石絲竹之淳和以警其怠而勉其脩以思其闕而補其全以防其邪而輔其正以滌其昏而開其明大豈徒致飾以華其躬備數以示等威而已古之制作者必陳其義以示人蓋尊卑祀敍罰度之類物有其飾、有其義非苟然也况畫衣以臨百官以治萬民豈猶致飾寫數之為哉服是服者必全是德一德不脩則不足以臨民故曰觀其象必惕然而三者為此亦自牧之一端也左右前後輔弼之臣日侍君側以獻可替否繩愆糾繆為職者也觀衣裳之象以默察君之德其全乎其所不足乎其脩乎其亦有所急乎吁我之辭戒我之辭更唱互發使其君左顧右盼凜乎不敢少肆非深明其義孰能致君于寡過進德之地乎此舜有汝明之戒望於作耳目之官也蓋古者服是服者以象德謂服是服者宜其有是德以稱之也公卿大夫士以下禮章不同亦惟德之稱則其義一也然則君天下者其德可不脩乎

夔論樂之效

舜受夔領諸說曰撻以記之否則威之禹則曰帝光天之下誰敢不遜舜曰皋陶方祗象形夔曰于樂之

作出如神明而來格嚚如虞賓而在位微而鳥獸則率舞靈而鳳凰則來儀况于人乎樂若是也况于德乎至此則所謂車服以庸亦末也况于禮之威之刑之乎蓋其君臣之間所相戒相勉者其道則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于鈇鉞篤恭而天下平進而至於無聲無臭斯為至耳故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後世有作者虞舜亦可及也已

臯陶謨

古者先德而後力貴謀而賤功故出師必受成于學而折馘執俘反亦以告其意深矣惟此義不明然後有虔顛之事而杖堅執鋭野戰略地者欲以居文墨議論之上此後世之通患也大禹之知必受成於學謂功也聖人猶庶之于臯陶之下其叙書曰臯陶矢厥謀禹成厥功蓋功未有不出于謨而宜乎四方者不得先於廟堂之論以此示後世則國體正而朝廷嚴驕蹇怨懟之意銷而飛揚跋扈之心不萌上下相安而禍亂不作矣

五子之歌

桀紂之惡極矣民不忍貳而諸侯不敢自叛矣先王之餘德遺澤在人者不能忘也太康盤遊無度固為失德然非若桀紂之暴虐也民遽携貳而后羿因得以度之何哉禹湯成王服其德在諸侯未遠也而王室有大難恝然莫有勤王之舉而五子御母徯于洛汭亦無有拯溺而恤救之者又何哉蓋昔謂唐虞之世其於民愛之敬之畏之不敢少肆於上而神器之去留一聽于民而不敢為己私有也盛哉唐虞之德于民也若保赤子若承大祭若臨天威持謙畏之心

固不失之恐惴惴然惟恐少失其意而潰裂四出不可收拾也帝者以來其道常然民久習而安焉一旦乃有逸豫游畋之君輕棄其民去其國都居旬弗反恬無愛之敬之畏之之意豈不甚恠哉矣其携貳而不忍非弗念先生之德也譬如孩提之童安于慈愛之父母勤勞之保傅未嘗有所榜箠一旦俘然孤立遇外大之先亦之而弗恤則其愁苦無聊悲號而不可禁情之固然非忘其父母愛育之恩是則民之貳太康也是乃所以思禹之德也觀歌之一章則知太

康之所以失矣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能不私其
子故堯不以天下私丹朱而傳之舜舜不以天下私
商均而傳之禹禹朱均之不肖固也使朱均賢如皋夔
益契之徒堯舜亦不肯捨聖而授之賢也何者天下
者至公之器也傳之賢者至公也天下有聖人焉捨
聖授賢則非公也私也堯舜不特不以天下私其
子亦不敢私諸皋夔益契之徒故禹之讓于皋陶哀
切懇到至於數四非偽也而舜命不易焉循至公之
理而已禹變唐虞之法而傳其子啟之賢謳歌獄訟
之所歸猶可言也再傳於太康而遂失邦余是以知
至公之器不可以為己有而必吾子孫之不遺也然
禹雖傳之子其不私子孫之心與堯舜之心一耳以
太康之逸豫苟有聖賢出而伐之亦固樂于天下之
得其所也當是時四方諸侯環視而莫之救非厭乎
禹德也觀見堯舜之至公而知禹之心憂天下之諸
侯不恤吾民而不憂吾子孫之失天下也使有恤民
者起而正之猶前日之揖遜與賢也何擇焉舜遜太
康而立仲康亦有負于禹也惟其措心之不出於是
以假之而遂歸耳夏書四篇甘之戰非威德事也五
子之歌見剛命之中絕矣聖人蓋傷之也然則禹始
變堯舜與賢之法非矣而何以為聖蓋自始之污隆
言之禹為慮天下至審也自大道之行言之則征伐
固不若揖遜與子孫固不若與賢觀聖人序二典之
言與列甘誓五子之歌二篇之意可見然論唐虞夏
之道則甘誓以下為德衰論夏道之中絕則責有歸
焉叙言太康失邦不待誅伐而罪已見其曰昆弟五
人洛于河汭雖許其親親之怨而責五子之不能自
振也夫

甘誓

甘誓一篇志虞夏之德衰也禹征有苗誓師之辭曰
爾尚一乃心力其允有賞罰未用也甘之誓重賞以
誘之奴戮以齊之猶有未足之意焉德威不足以懾
夫諸侯而至于大戰其視大班師而苗格者懸矣故
曰虞夏之德衰也然所謂奴戮者戮之以為奴也說
者以孥子也謂戮及妻子非也泰誓言囚奴正士豈
及子之謂乎傳曰楊干戮其僕非必殺也其詳見于

蔡邕月令臣無已武舉策

胤征

帝王之政政先于畏天下居蔑蔑然天下肴已修德
惟恐天威之來蓋欲銷之於冥冥之中不待其已形
而後懼也故二典之書于天人之際至乘一篇數百
言而命羲和之說居其半舜初即位首齊七政其于
天道何其謹也以後世觀之某月朔日當食有司先
期以告天子詔百官執事修德刑以待之其日天子
易服避殿減膳撤樂百官于廟以伏天變其嚴猶如
此況堯舜之君乎司天文者敢亦廢其職乎酒荒于
邑日食不知使君臣上下不得預戒以祇天譴由後
世言之誅不赦可也況守唐虞之法者哉此廢時亂
日之罪所以必征而虞夏之道于是乎不絕矣蓋虞
夏之道畏天也有扈之征侮五行而棄三正也雖德
衰而至于與諸侯戰然其事猶虞夏之所謹也迨桀
而失邦非先畏天也昏迷于天象而征伐行焉夫道
其後興乎肇任于亂亡之後而舉動若此其知所本
矣當世時孫臣擅命四方之諸侯必有相扣而跋扈
者矣仲康之師不先焉而惟廢時亂日之是先可不
謂知所本乎可不謂堯舜禹之用心乎故夏書三篇
皆畏天重民之事堯舜禹之心也仲尼定書之意蓋
如此回胤往征之者非征伐自諸侯出也是誅出于
胤侯也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至工執藝事以諫蓋
言先王克謹天戒于未然之前採臣民之言以省己
修德不待天戒已形而後懼也日有食之天變之至
大者羲和之職推步而前知者也今辰弗集于房不
先期以告奏鼓馳走矣而猶罔聞知其罪可勝誅哉
其在政典先時後時猶殺無赦況迷天象至此極何
言其罪至重也夫以亂淫之人顛覆闕德則王師之
來未必無拒命之事況沉湎之居于民上必有污染供
化之人然非大人之罪也故王石俱焚胤侯懼焉夫
不輕于沉湎之一夫而恐兵威之濫及無辜戒之至
也未稱威克厥愛以戒衆士猶有所用而戮也不言
戮而言威愛之相勝若曰軍中之事無姑息焉耳則
其言仁矣觀胤侯誓師之言則其賢可知仲康初政
能用胤侯而舉動若此此其所以反虞夏之道也夏

道中興之象而世祚之所以復延而聖人所以取是
書之意乎先儒于此篇疑言者蓋以厥時亂日弗知
日食之事為輕故也其亦之思乎

湯征汝鳩汝方

夏之衰諸侯不循軌者多矣湯征諸侯始以不祀征
葛慢神之罪大也慢神則無所不至亦猶武王數紂
之罪也伊尹適夏猶武王觀政于商伊尹復歸于亳
則桀無復悔改之理矣然後湯師興焉湯誓之序曰
伊尹相湯伐桀言湯之伐桀必俟伊尹之歸伊尹未
歸則桀猶可改也然與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
帝之意同情乎鳩方二篇之亡也觀伊尹往來夏商則
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不專歸之湯何慊我嗚呼桀紂
之惡極矣湯武之舉動進疑祥儀乃如此觀書之事
國不足道而立人之朝君未至于不可誅而謂其君
不能者孟子謂之賊其君信不誣矣

升陑戰鳴條挙戰慙德

伐桀昇陑也升而不避險阻正兵也與桀戰于鳴條
之野危之也何危乎推湯之本心也兵者聖人之所
畏雖以至仁伐至不仁鋒刃既接勝負之形不可必
勝則出民塗炭之中不勝則天下貿貿然將復何恃
以歸乎危之故勝之則于畏上帝也責始塞矣大賚
挙戮驅謗之術無遺力焉非得已也其心危也夫揖
遜與賢而從以世及又繼之以兵取時變愈下視古
愧焉而不辭天下之惡名以救斯民不避後世之口
實以救斯世昔所未嘗有而自我為之雖時有污隆
理無放此因時乘理雖之時中而同視唐虞之道有
不可及之勢下視萬世有亂名實之禍此湯之所甚
懼而不釋然者雖然後有聖人不幸遇斯世天下望
其來蘇如旱望時雨能不恤吾身起而應之溺傾深
妻舉道竭之人而置之清閑之地澤枯潤槁起後秀
之苗于已死之餘湯之所甚懼而不敢釋然者至此
可無憾矣故武王曰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使天下後世無桀則已天下後世而有桀負湯之德
居湯之地處湯之時坐視赤子之在水火而不之救
其為慙德抑有甚焉故至仁之舉口實之懼以救生
人以律萬世雖處時之不幸而存追蹙之失膽前

顛復原始要終委蛇曲折無所不至其道蓋如此孟
津之渡升陑之正也牧野之戰鳴條之危也數付之
罪若有凉德焉武王之心其又危于湯哉武庫之不
叛則而命不然不逆其必叛而立之武王之心其無
憾矣嗚呼湯之德至是愈光矣而後世亂臣賊子尚
敢假其名以欺天下匹夫匹婦卒不眩其名而忠臣
義士得以伸其志者由湯武之心迹較然可以戶曉
也此聖人所以為時中而無忌憚者不得以亂名實
之歟

作夏社

古者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社稷諸侯犧牲既成粢盛
既潔祭祀以時非有危社稷之行而旱乾水溢則神
之責也故變置社稷聖人會萬物于一身通隱顯于
一理故主法舉事如此夫旱乾水溢而變社稷則國
亡而社當遷宜矣然桀之亡也豈神之責哉勝夏之
後欲遷其社而湯獨不可特屋之以示戒若曰是其
君之罪非神之責耳蓋君者民之主一失其道則民
失所庇而神失所依屋社而不遷寄蹟夫君以示戒

此作夏社之意也伊川曰屋社之制計必始于湯理
或然歟使湯之前已舉此義則夏社一篇必不作也

作典寶

三朡桀所奔之寶玉夏之器璞之類是也胡先生曰
古者寶玉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
心告後為代洪璧琬琰天球夷玉兌之戈和之弓垂
之矢莫不陳列非直為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
必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夫以一器一物傳之先王
者猶謹如此況神器之大者乎識其所以警其大也

典寶之作其以祖宗之物所當常寶而無德則失亦
不可常乎是義也於顧命之篇見其詳

仲虺之誥

驕心害德雖聖人亦畏之故以舜命禹征有苗而益
以為病其言曰滿招損謙得益時乃天道況于人乎
湯勝夏而還未至國都而慙德形焉此其賢臣所以
獨李而喜也夫以得天明威而下順乎民然伏罪人
而上應乎天福善禍淫之道得以不僭塗炭水火之
民得以更生自稱以伸厥功茂矣顧不以為喜而

以為唯不以為治而以為不足是心也崇德之學設治之本也仲虺于是作誥以陳其應天順人之不可已又因其不自滿假之戒而將順之使之始終如一而不忘此心故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又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自裕自用則小夫驕盈自滿之心是端是微積而至于耻聞過夫好勝人謗辯給聰明厲威嚴怨狠愎則亦足使拘而邪說日新思閉忠諫而正直日疏賢人君子高舉遠引而人君之勢日孤寵斥殺戮肆行而不忍而天下之心日離是則骨肉悲叛而趨于亡矣可不畏哉夫將順其微則小善可以成德正救其微則小惡不能以害善此所以適事君者精神心術之妙用如　子之聽于無聲視于無形仲尼引詩以斷事君之章所謂中心藏之何忘之故勝負　之斯湯之所以不釋然而仲虺所以爲書也觀威公勝楚而執濤塗衛侯獻入國而頃逆者境變于前而心爲之易桓一息之間驕縱異狀血氣之易勝而善心之難收也如此大坰之漸終自亡志斯可已故以謹厥終惟其始之戒亦爲歸亳之誥有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之言蓋因仲虺之言益知所警也各善作書明其居成功之道亦仲虺之意歟然不可得而勝知矣

伊訓

古之王者不難從人使諫人以刑驅之則徒所謂其救方求弗以刑而制所謂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後世不難不從其人使言而以刑鉗天下之口諫者往往被戮矣然湯制官刑以儆有位言臣下有不正之刑而自犯三風十愆之戒者獨無刑何也曰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喪其家亡其國不亦重乎蓋三風者皆足以喪家亡國彼有喪亡之道雖不施刑亦將喪亡夫刑也者豈爲其已喪已亡而後施哉蓋用之于不可變之時矣古之王者既爲紀綱法度禮樂以遺子孫而又有謨訓嘉言以示之使之諷誦其說則凜然如祖宗之臨其上聞有思見弗背明其臣下又能引其說以進戒故諫者雖若而君之威不得以懾其臣上之勢不得以臨其

下而規正剴切箴警訓迪之詞皆謂以入由其以先
王之訓〻之也若夏之祖訓見于五子之歌商之湯
刑見于伊訓者皆其賢臣相與世守之以正其君也
然則洋〻之謨孔彰之言其用意遠矣五子之歌其
二章之言蓋與湯刑表裏然五子以太康不知敬民
荒于游畋特舉此數語意為之訓不止此也其詳不
可得而聞矣

太甲

昔者仲尼作春秋其于君臣之分甚嚴至以天討加
有罪則雖尊而不廢法雖貴而不弛義幾于用湯武
之權矣是何也嘗觀唐虞之書有曰衆非元后何戴
后非衆罔與守邦其稱民后若非輕重者自天為民
立君言之異勢分也孟子則曰民為重社稷次之君
為輕其稱君民若甚倒置者為牛羊用人者言之進
湯武也故道有正有權正以體常權以通變常不過
中庸不失正權也者聖人之時中然小人用之則無
忌憚是以聖人之語權必凜然有憂天下後世之意
至其身臨之乃亦不敢避也太甲之初伊尹作三書
以訓之今存者一篇其言祖宗之訓天人之理前世
存亡之戒詳矣猶不患于阿衡則繼以告言儆勵而
警懼之其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
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警懼之至也古
之仕人君子立人之朝其君不明度已之不能正也
則去之而不食其祿不仕其事君子許其為知幾其
情不忍捨去與義不可失若則苦言極諫而從之以
死君子許其為盡節遠此則有出于所謂貴賤之知
又復諫之而不聽則為仕者去離不以要留君臣之
同休者也伊尹之於成湯豈獨貴戚之比而其身任
天下之重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又豈拘〻為賢
者之守節哉故曰伊尹為是言也所以深警太甲也
夫危痛激切之言豈伊尹之所忍哉吾以為快而後
由之以為常而若勿聞也則其隆淪于所習之中而
忠且成大臣將負王不敢負社稷君子不以罪霍子
孟伊尹於放負成湯于是以不得已而出于權而非
心之所安也故其自言曰予弗狎于弗順而孔子序
書直書之曰放且君薨聽于冢宰信然三年古之人

皆然伊尹何病蓋居憂礼也而未有居于外者君居於外非正也是啟天下後世簒廢奪攘之漸也是以仲尼定書于湯武伊周之事皆有所未快焉仲尼之所快伊尹固亦快之矣直書曰放伊尹所不敢辭也夫以伊尹之聖代桀之事湯不敢自為進退進退而一聽焉身沒子孫之託天何所疑而營桐宮以居憂通先王以思訓畢喪三年冕服奉歸終始之際伊尹亦何嫌而其心猶覺覺焉至聖人序書猶謂之放以見冠履之分堂陛之勢天尊地卑之義凜然不可奪

分寸不可移也以此防民亂臣賊子猶以藉口聖人為得而不懼故曰聖人之語權必深哉有憂慮天下後世之意况其用之者敢以為常而不可快哉然則虞書之言自君上而言也孟子之論救時不得已之意也春秋之法以天道自處兼先舜湯武之事也書之序春秋之法也其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云者為桐宮之營張本以明伊尹之初心也曰太甲既立不明者危成湯之業也曰伊尹放諸桐者伊尹不得已之權而為法受惡也曰三年

復歸于亳思庸叙伊尹之績也太甲克終允德而後歸乃序思庸于歸亳之下者以明弗率則歸而非放當伊尹之懈德也曰伊尹作咸有一德者以明伊尹之于太甲其出其歸皆志于咸其德也夫然後伊尹之志較然昭著于天下後世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藉口以濟其私者不得以欺匹夫匹婦夫惟匹夫匹婦不得以名欺則亂臣賊子不得以終其惡而篡弒奪攘之禍庶幾少息矣聖人于太甲之書反覆致意者常而書變存正以明權故曰春秋之法也或曰伊尹

之于太甲欲必其悔過否乎曰然使太甲不明在未立之前湯未必以傳太甲惟其既登尊位乍處崇高富貴而動其欲也故曰既立不明夫動欲于富貴惟置之于不見可欲之地則本心既能天淡明天理欲悔而後昭矣此必然之理而伊尹所以知太甲之能悔也觀太甲自怨自艾之言則知其悔也至矣可不謂賢乎不然何以能甘淡泊于三年之久而無過舉也竊意太甲所謂欲敗度縱敗禮者蓋亦微見于視聽言動之間出入起居之際伊尹不待其流而救之

故其悔過也曷嘗若漢群臣數吕后之罪也哉觀乎
此則霍子孟所謂功者罔足云哉

伊傳

伊尹將告歸太甲曰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
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傅說戒高宗曰有其善喪厥
善矜其能喪厥功蓋亦免于戒也若大禹治水湯勝
夏武克商拯民于昏墊塗炭之中其功德大矣益之
戒猶曰滿招損謙得益時乃天道仲虺之戒猶曰志
自滿九族乃離召公之戒猶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三代之君所以告戒其君皆勤勤于是不諱而聞何
也蓋謙則虛虛則能受天下之善而來天下之賢夫
以天下之善歸于己而賢又樂告以善道則内以成
德外以出治豈不有餘裕哉滿則實實則忠直之言
不能入而賢者望其顏色而去之以一人之智慮自
用于天下小臣欺大臣欺禍亂之形已成而無有告
之者儼焉寢亡而不自知此必然之勢也故以禹湯
武王之聖其進狄智以馭四海若有餘力而其臣猶
不忘此戒而堯舜之聖稱其德者亦不過曰允而恭

克而遜舍己從人取人為善則知所謂謙者帝德王
功之所由終也其在周易曰謙謙曰勞謙者自牧之
至也曰撝謙曰鳴謙者發于聲音笑貌無所謙也凡
卦之体吉凶悔吝錯居六位有吉而無凶有利而無
悔惟謙爲然故為天道之益所鬼神之所福人道之
所好可以涉大川可以旅萬民可以用侵伐可以保
終吉聖人極口贊之以示天下後世其意切矣三代
而下時君世主其德之優劣世之盛衰治亂往往其
原皆出于此其所能因革者儆常懼此心之戒怠者

其可不謂究物理達治道者哉正觀八年有星孛于
虛危歷于氐太宗問虞世南曰是何夭也對曰顧陛
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大勿以太平而驕日慎克終
若始彗何足憂太宗曰吾十有八舉義兵二十四定
天下二十九即帝位三代以來撥亂之主莫能踰于
此頗有自矜之意而輕天下之士此吾之罪也上帝
見變良以是乎十有一日而彗星滅嗚呼人主一有驕
心而星文為之變與心一知過而天意有之昭回帝
王于此兢兢而不敢忽良以是也夫以太宗撥亂之

才勝殘之仁混一區宇以致太平使臣以比迹湯武
庶幾成康功德蓋除自漢以來蓋未之有而小心兢
畏知自矜輕士之害德而深悔之也後世之君未有
太宗之功業自以帝王莫及忽天変而不懼棄賢人
而不思世固無三代之臣而如世南之善救其君之
心術亦不可得也豈有治哉余讀唐會要因竊思太
宗之所以能好賢樂善至己從諫以致正觀之治者
蓋本此心之誠虛而句自抑悍奮不顧訑之氣象亦
銷矣然其晚年矜己好大泡拙訑言或至挑怒導人
使諫之風寖不復見豈謙德之衰而驕氣乘之老不
自克而賢人君子皆已亡耶此又余之所嘆息也

高宗肜日．

先格王者先格王心之非也祭有常禮謂之典祀不
可豐也不可殺也殺則慢神豐則有徼福者焉觀于
豐殺而知心術之差也繹祭禮也高宗之繹其心有
加厚而過禮者發于心術之微見于薦享之際此心
一動而物祥應焉人君心術不可不謹也如此蓋加
厚而過禮是必有徼福之心徼福之心萌于畏死而
貪生其甚則有淫祀而求神仙如秦始皇漢武帝唐
明皇其心愈迷其失愈遠豈不可畏哉故祖己謂當
先格此心于是推天命之常理降年修短惟在乎人為
而天特應之耳人君之職專在于敬民一舉一動無
非繼天而為民者一念之差則舉動失而天意爲之
变矣其可容私祝之意于事神乎不聽罪者不知過
也孚命者天以祥異戒之其爲命甚信而虛不虛也

西伯戡黎

文王用師如伐共崇密非一也至于武王戡黎則近
于王都而近亦觀政之事也此祖伊所以恐歟祖伊
既曰天既訖我商命殺若不可救矣然奔走告于王
戒曰云云者猶冀其萬一也使紂一旦悔過自新則
武王必不用兵商之天命可復延此亦武王之本心
也不有康食者謂發無益犧牲粢盛既于以盜也不
虞天性者謂棄厥遺王父母兄弟不迪也不迪厥典
者狎侮五常也祖伊之言即武王數紂之言先儒謂
武王觀兵之後紂若悔過不過存其社稷宗廟封諸
商爲二王之後不復北面事之此豈武王之心哉

泰誓

序云一月戊午孟商正已當絶而周正未建故不稱正乃武王有一月壬辰征伐商之文蓋武王興師之時亦已不用商正也若夫商正未當絶則孟津之師未舉矣經稱十三年當依序文作十一年史記云武王克商二年訪箕子而洪範亦云十三祀訪箕子可見也

牧誓

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則武王謂紂為独夫謂予有三千人同心同德不疑矣經云四伐六伐乃止六步七步乃止不独自嚴整為不可破之勢亦恐鋒刃施于克奔者故戒令徐徐進退使拒則擊之不拒則不至妄擊也王者之師整暇矜審蓋如此嗚呼仁哉

洪範

序稱勝商殺紂亦誅独夫紂之義也然于此言者不畀九疇彝倫攸斁之義也以箕子歸則彝倫叙而天錫武王矣箕子佯狂去國有不臣武王之意武庚既立則箕子可歸矣箕子之歸為洪範九疇非為武王也其後受封于朝鮮則武王亦不敢臣之也

立政

立政以用人為本以卹獄為先故一篇之書言宅俊即及庶獄始言庶言次言庶獄庶事而不及庶言末止言庶獄而不言庶事而曰勿誤其意深矣終篇又命司寇蘇公敬獄蓋國祚之長短全在德刑之相勝周家卜世之永仁勝殘也故以長我王國屬之司寇

呂刑

上古之世未有肉刑自蚩尤亂俗而姦偽流其後苗民始法為剕刖椓黥民習乎重刑久矣一旦代以輕刑則雖聖人不能制姦偽之俗起故自堯命三后恤功于民之後舜又繼之然後為之流宥五刑又制鞭朴又制贖法而民之直入肉刑者蓋又寡矣然舜不敢廢肉刑者民已習見則不可廢存之而使民不犯者有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也

書說終

讀詩質疑三十一卷首十五卷末一卷

（清）嚴虞惇撰

（清）嚴有禧輯

清乾隆嚴有禧刻本

讀詩質疑三十一卷、附錄十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嚴虞惇撰。虞惇字寶成，常熟人。康熙丁丑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是編乃其孫湖南驛鹽道有禧所刊。乾隆十二年經進

御覽。首爲列國世譜，次國風世表，次詩指舉要，次讀詩綱領，次删次，次六義，次大小序，次詩樂，次章句音韻，次訓詁傳授，次經傳逸詩，次三家遺說，次經傳雜說，次詩韻正音，次經文考異。每一類爲一卷，皆附錄篇首，不入卷數。其正經則國風爲十五卷，小雅爲八卷，大雅爲三卷，而每卷析一子卷，頌爲五卷。大旨以小序爲宗，而參以集傳。其從序者十之七八，從集傳者十之二三。亦有二家皆不從，而虞惇自爲說者。每篇之首，冠以序文及諸家論序之說。每章之下，各疏字義。篇末乃總論其大旨，與去取諸說之故。皆以推求詩意爲主，頗略於名物訓詁，亦不甚引據考證。如墨子稱文王舉閎夭太顛於罝網中，授之政，西土服。墨子在春秋戰國之閒，當及聞古義。而虞惇以爲附會兔罝之詩。至左傳稱祭仲有寵於莊公，所謂寵者，信任顯榮之意。故楚靈王對申無宇自稱盜有寵也。虞惇因此一字指祭仲爲安陵龍陽之流，以山有扶蘇之狡童當之，謂仲雖爲卿，詩人醜其進身之始。此不更附會乎。又申培詩說出自豐坊，其中多剽朱傳之義。而虞惇反謂朱傳多引申培，亦殊失考。然大致皆平心靜氣，玩味研求於毛朱兩家，擇長棄短，非惟不存門戶之心，亦並不涉調停之見。核其所得，乃較諸家爲多焉。

奏爲恭進書籍事仰惟
皇上稽古右文功隆作述表章六經嘉惠學宮俾海內儒生
學士莫不講習討論發抒載籍之光臣末學陋材游
歷外任未有一得之愚奉揚
文治於萬一竊念臣祖先臣嚴虞惇由康熙三十六年
一甲第二名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歷官太僕寺少卿
平生留心經學著有讀詩質疑四十六卷載諸儀衍
四方傳寫臣用刻之家塾欣逢
聖主同文之會適值徵臣入
覲之與伏思臣祖是書以備逸經箋疏傳注參酌異同
或有可採爲此繕摺並敬謹裝釘共十六本分上下
二函賚赴
進呈恭摺
宮門謹摺恭
進伏冀
大恩俯賜留覽曷勝感激悚惕之至謹
奏乾隆十二年 月十九日奏事傳出本
旨書留了嚴有禧賞緞二疋貂皮二張欽此

讀詩質疑序

一經而衆說紛紜詩爲甚漢初立於學官者齊魯韓三家毛氏傳自子夏顧未得立康成起而爲箋爲譜專守毛義三家遂微唐孔穎達據二劉之說成正義明經科用以帖墨由是治詩者舍序傳箋疏無學也宋儒頗各出其所得要之以序說爲根柢獨朱子排斥小序掃除世語一以己意自信毫無可議者明以來試士宗之由是治詩者舍朱註又勿學也雖然不參考三家之散見於書籍者不知毛公之雅正不尋研毛鄭之異同不知朱子折衷之互有離合不廣搜歐陽蘇呂諸家之說終無以該衆美而見詩之無達詁昔吾友嚴太僕思庵六經各有述作於詩尤盡心焉旁羅遠紹研精覃思庶衷以索之稽實以按之起卜氏之廢疾鍼鄭氏之膏肓發朱氏之墨守噓三家之烟燼而不令其泯

滅如製裘而集千狐之腋也如發覆而覩天地之全也自有詩傳以來殆未有體大而能精如此者也或曰其如與朱子多不合何予曰范武子註穀梁不阿黨於穀梁而歷指其失即今
欽定傳說彙纂亦不專主朱義茲編之作正足相為發明奚病乎不合哉六籍自遭秦火詩萌芽於漢文之世漸乃經師輩出義雖相反猶並置博士不忍過而廢之所以扶微興壞欲其演明寖昌也申公教詩疑者缺而弗傳王式弟子唐褚誦說有法疑則云某蓋不言古人謹所師承不敢妄生意見如此也後之學者則不然以獨斷為能以盡一為通專趨便易而笑紆曲守一孔以槩萬方循誦習傳當世取說昔者孔疏行而人惟正義是遵不復更求心得通識猶以為病又況於但知有朱註而盡棄其他乎然則茲編之有功於六義不小矣公之孫有禧將梓以

行世來請序余謭陋何足以序是書然甚欲附名以傳於後用綴狂瞽之言於簡端

乾隆甲子正月既望北平年弟黃叔琳拜撰

孔氏毛詩正義序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為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為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歌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

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褫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間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正燎其書簡牘與烟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為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兹風不墜其近代為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于其所作疏內特為殊絕今奉勅刪定故據以為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惟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辨詳得失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趙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曜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為四十卷庶以對揚聖範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

朱子詩經集傳序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旣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旣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旣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敎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敎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敎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鄕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旣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敎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敎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

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所以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鄭氏詩譜序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爲法者彰顯爲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太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

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爲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讀詩質疑目錄

卷首一
列國世譜
卷首二
國風世表
卷首三
詩指舉要
卷首四
讀詩綱領
卷首五
刪次
卷首六
六義
卷首七
大小序
卷首八
詩樂
卷首九
章句音韻
卷首十
音詁傳授
卷首十一

經傳逸詩
卷首十二
三家遺說
卷首十三
諸傳辨說
卷首十四
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卷首十五
經文攷異 攷異補附
卷一
國風周南
卷二
國風召南
卷三
國風邶
卷四
國風鄘
卷五
國風衛
卷六
國風王
卷七

國風鄭
卷八
國風齊
卷九
國風魏
卷十
國風唐
卷十一
國風秦
卷十二
國風陳
卷十三
國風檜
卷十四
國風曹
卷十五
國風豳
卷十六
小雅鹿鳴之什
卷十七
小雅南陔之什
卷十八

小雅彤弓之什
卷十九
小雅祈父之什
卷二十
小雅小旻之什
卷二十一
小雅北山之什
卷二十二
小雅桑扈之什
卷二十三
小雅都人士之什
卷二十四上下
大雅文王之什
卷二十五上下
大雅生民之什
卷二十六上下
大雅蕩之什
卷二十七
周頌淸廟之什
卷二十八
周頌臣工之什
卷二十九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卷二十

魯頌

卷二十一

商頌

卷末

李氏詩所摘錄

讀詩質疑目錄終

常熟嚴虞惇學

列國世詩

周

周之先后稷名棄母曰姜嫄爲高辛氏世妃履大人跡而生棄舜舉爲農師號曰后稷封於邰別姓姬氏卒子不窋立不窋失官奔戎狄之間卒子鞠立卒子公劉立公劉修后稷之業遷於豳卒子慶節立卒子皇僕立卒子差弗立卒子毀隃立卒子公非立卒子高圉立卒子亞圉立卒子公叔祖類立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修后稷公劉之業戎狄難因而遷於岐古公三子泰伯虞仲季歷季歷生子昌

有聖瑞泰伯逃荊蠻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卒子昌立是爲文王徙都豐崩子武王發立克商有天下都於鎬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成王制禮樂而雅頌興成王崩子康王釗立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崩子昭王瑕立崩子穆王滿立崩子共王繄扈立崩子懿王囏立周道衰詩人作刺崩共王弟孝王辟方立崩懿王子夷王燮立崩子厲王胡立周室大壞王流於彘召公周公行政號曰共和十六厲王子靖是爲宣王南征北伐戎狄復小雅崩子幽王宮涅立嬖褒姒廢申后及太子宜臼申侯與犬戎攻殺幽王而立宜臼是爲平王東遷雒邑王室微諸侯强幷弱秦楚始大詩不能復雅降爲風四十九年入春

秋崩孫桓王林立崩子莊王佗立崩子釐王胡齊立崩子
惠王閬立崩子襄王鄭立崩子頃王壬臣立崩子匡王班
立崩弟定王瑜立陳夏徵舒弒其君楚入陳夫子錄國風
止此後四世至敬王春秋終又六世至威烈王韓趙魏爲
諸侯又五世至赧王秦莊襄王滅之

衛

衛康叔封武王弟武王伐紂封紂子武庚於殷都而三分
其地置三監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及
三監導武庚叛成王黜殷命誅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
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其後世稍并彼二國混
而名之康叔卒子康伯立卒子考伯立卒子嗣伯立卒子

疌伯立卒子靖伯立卒子貞伯立卒子頃侯立當周夷王
時衛之變風作卒子釐侯立卒子武公和攻太子共伯自
立犬戎弒幽王武公將兵佐周平戎有功卒子莊公揚立
莊公娶於齊曰莊姜無子戴嬀生桓公完嬖人生州吁莊
公卒完立入春秋州吁弒桓公自立衛人殺州吁立桓公
弟宣公晉宣公烝夷姜生伋納伋之妻伋以讒死宣公卒
所納伋妻宣姜子惠公朔立其庶兄頑烝於宣姜生子申
及燬惠公立四年出奔宣公子黔牟立立八年而惠公復
入惠公卒子懿公赤立狄入衛殺懿公衛東徙渡河立戴
公申廬於漕一年卒齊桓公城楚丘封衛立燬爲文公卒
子成公鄭立卒子穆公遬立卒子定公臧立自成公已下

無詩後二十世至君角秦滅之

鄭

鄭桓公友宣王弟封於鄭爲周司徒幽王之末寄孥於虢
鄶遂居之犬戎弒幽王桓公死焉子武公掘突立復爲司
徒當周平王時鄭之變風作卒子莊公寤生立克弟叔段
入春秋卒子昭公忽立弟突與昭公爭國祭仲逐昭公而
立突是爲厲公厲公欲殺祭仲不克出奔蔡昭公歸鄭高
渠彌弒昭公立子亹齊襄公殺子亹祭仲立子儀傳瑕又
殺子儀納厲公厲公卒子文公踕立卒子穆公蘭立自穆
公已下無詩後十四世至君乙韓滅之

齊

齊太公姜姓呂氏佐武王定天下封於齊都營邱卒子丁
公伋立卒子乙公得立卒子癸公慈母立卒子哀公不辰
立當周懿王時齊之變風作紀侯譖哀公於周周烹之弟
胡公靜立都臨淄卒子武公壽立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
遇弒子文公赤立卒子成公說立卒子莊公購立卒子僖
公祿父立入春秋卒子襄公諸兒立襄公無道通魯桓公
夫人無知弒之齊人殺無知桓公小白入立霸諸侯自桓
公以下無詩後十六世至康公貸田氏篡之

魏

魏周姬姓武王伐紂而封焉其世次無考後爲晉獻公所
滅詩當在平桓之間

唐

唐叔虞成王母弟封於唐在河汾之東南有晉水叔虞卒子燮立改號爲晉侯卒子武侯寧族立卒子成侯服人立卒子厲侯福立卒子靖侯宜臼立卒子僖侯司徒立當周宣王時唐之變風作卒子獻侯籍立卒子穆侯費王立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襲殤叔而立是爲文侯卒子昭侯伯立徙都翼封文侯弟成師於曲沃號桓叔曲沃彊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立昭侯子平爲孝侯桓叔子莊伯弑孝侯晉立孝侯子郄爲鄂侯入春秋卒莊伯伐翼周平王使虢公伐曲沃而立鄂侯之子光爲哀侯莊伯子武公弑哀侯殺之晉立哀侯之子小子侯武公又殺之周

桓王使虢仲伐曲沃而立哀侯之弟緡武公又伐緡滅之盡以寶器賂周釐王王命武公以一軍爲晉侯盡并晉地而有之卒子獻公詭諸立驪姬讒殺太子申生諸公子出亡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而納惠公夷吾卒子懷公圉立文公重耳反國霸諸侯自惠公已下無詩後六世至悼公晉復霸又八世至烈公韓趙魏爲諸侯又二世至靜公韓趙魏共滅之

秦

秦本顓頊之裔堯時柏翳佐禹平水土調馴鳥獸賜姓嬴氏周孝王封其末孫非子爲附庸邑之秦卒子秦侯立卒子公伯立卒子秦仲立當周厲王宣王時秦之變風作宣王命秦仲爲大夫討西戎西戎殺秦仲子莊公立伐西戎破之卒子襄公立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弑幽王襄公救周有功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卒子文公立入春秋卒孫寧公立卒庶子出子立庶長三父等殺出子立故太子武公卒弟德公立卒子宣公立卒弟成公立卒弟穆公任好立伐晉霸諸侯卒子康公罃立卒子共公立自共公以下無詩又二十世是爲始皇帝也

陳

陳胡公滿媯姓虞舜之後武王封於陳卒子申公犀侯立卒弟相公皋羊立卒申公子孝公突立卒子慎公圉戎立卒子幽公寧立當周厲王時陳之變風作卒子僖公孝

立卒子武公靈立卒子夷公說立卒弟平公燮立卒子文公圉立卒子桓公鮑立入春秋卒其弟佗殺太子免而自立是爲厲公蔡人殺佗立桓公子躍爲利公卒弟莊公林立卒弟宣公杵臼立殺厲公子完奔齊卒子穆公款立卒子共公朔立卒子靈公平國立淫於夏姬夏徵舒弑之楚莊王入陳殺徵舒是歲定王之九年也夫子錄國風止此後二世至哀公楚滅陳滅五歲而楚復封陳立哀公之孫吳爲惠公又二世至湣公楚竟滅之

檜

檜國妘姓祝融之後其世次無考周衰爲鄭桓公所滅詩當在夷厲之間

曹

曹叔振鐸武王弟封於曹十二世至桓公終生入春秋傳莊公射姑僖公夷昭公班當周惠王時曹之變風作卒子共公襄立卒子文公壽立文公已下無詩又十世至伯陽宋滅之

魯

魯周公旦武王弟佐武王定天下封於曲阜為魯公成王即位攝行政當國子伯禽受封之魯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乃命魯得用天子禮樂伯禽卒子考公酋立卒弟煬公熙立卒子幽公宰立弟沸弒幽公自立是為魏公卒子厲公擢立卒弟獻公具立卒子眞公濞立卒弟武公敖立卒少子懿公戲立懿公兄括之子伯御弒懿公自立周宣王誅之而立懿公弟稱為孝公幽王為犬戎所弒平王東遷雒邑孝公卒子惠公弗湟立卒子隱公息姑立孔子作春秋始此公子翬弒隱公而立其弟允為桓公桓公殺於齊子莊公同立卒子班立慶父弒班立其弟開為閔公復弒之季友立閔公之弟申是為僖公當周襄王時能遵伯禽之法史克作頌後七世至哀公西狩獲麟又九世至頃公楚滅之

商

商之先契母曰簡狄為帝嚳次妃吞鳥卵而生契舜舉為司徒封於商賜姓子氏卒子昭明立卒子相土立卒子昌

若立卒子曹圉立卒子冥立卒子振立卒子微立卒子報丁立卒子報乙立卒子報丙立卒子主壬立卒子主癸立卒子天乙立是為成湯伐桀有天下都於亳自契至湯凡八遷湯崩子太丁之弟外丙立崩弟中壬立崩太丁子太甲立太甲不順伊尹放之於桐悔過反善復歸於亳是為太宗五世至太戊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復興是為中宗十世至盤庚自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遷耿盤庚渡河南遷殷遂更號曰殷又二世至武丁有雊雉之異亦懼而修德殷復興是為高宗八世至辛紂周武王伐滅之封其子武庚為殷後武庚與管叔蔡叔畔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開於宋續殷祀十三世至繆公入春秋五世而襄公霸諸侯又七世至景公春秋終又六世至王偃齊魏楚滅之

讀詩質疑卷首一

孫男有禧校字

讀詩質疑卷首二

常熟 嚴虞惇 學

國風世表

周南召南

文王 武王

關雎 甘棠

葛覃 何彼穠矣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罝

芣苢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鵲巢

采蘩

草蟲

采蘋

行露

羔羊

殷其靁

摽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騶虞

邶鄘衛
厲王　宣王幽王平王　桓王　桓王釐王
平王　莊王惠王
頃侯釐侯武公武公莊公桓公州吁宣公惠公黔牟
邶柏舟　鄘柏舟　淇奧碩人　燕燕匏有苦葉　惠公
考槃　擊鼓雄雉有
綠衣　谷風君子偕老
日月　凱風桑中
終風　靜女鶉之奔奔
河
二子乘舟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氓
竹竿
伯兮
有狐

惠王惠王惠王襄王匡王定王
襄王頃王定王
懿公戴公文公成公成公穆公

河廣　蝃蝀　定之方中　式微　旄丘
相鼠
干旄
木瓜

虞惇按邶風柏舟序云衛頃公之時頃公以周厲王十三年即位而鄭氏譜云頃公當周夷王時歐陽氏詩譜衛亡亦列之於夷王蓋誤也河廣舊列於惠公按左傳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則河廣之作其亦惠公時可知當時衛都河北宋都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無緣復以河廣起興則河廣之作亦不當在文公之世故今列之於懿公式微旄丘列於穆公從詩序辨陳氏之說也

王

平王　黍離　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中谷有蓷　葛藟

桓王　兔爰　采葛　大車

莊王　丘中有麻

鄭

平王　平王　桓王　桓王　莊王　莊王　僖王　惠王

武公　莊公　莊公　昭公　昭公　厲公　厲公　文公

緇衣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蘀兮　狡童　褰裳　子豐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清人

丰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虞惇按平王四十九年鄭莊公克段故將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三詩繫之平王有女同車昭公初立時事故繫之桓王出其東門序云公子五爭懸是厲公復入時事故繫之僖王

齊

懿王　莊王

哀公　襄公

雞鳴　南山

還　甫田

著　盧令

東方之日　敝笱

東方未明　載驅

猗嗟

晉

宣王　宣王　平王　平王　桓王　僖王　惠王

幽王　桓王　莊王

僖侯　獻侯　昭侯　孝侯　小子侯　武公　獻公

蟋蟀　穆侯　山有樞　鄂侯　鴇羽　無衣　葛生

殤叔　揚之水　哀侯　緡　有杕之杜　采苓

椒聊

文侯

綢繆

杕杜

羔裘

虞悖按舊以鴇羽繫之昭公非也序云昭公之後大亂五世自昭公孝侯鄂侯哀侯至小子侯爲五世故今繫之小子侯

秦

宣王　平王　襄王　頃王

秦仲　莊公　襄公　文公　繆公　康公　共公

車鄰　駟驖　黃鳥　渭陽　晨風

寧公

小戎　無衣

出子

蒹葭　權輿

武公

終南

德公

宣公

成公

秦詩惟渭陽之詩康公爲世子時送晉文公返國而作事在襄王之十五年故今繫之襄王襄王在位三十三年康公以襄王二十二年即位晨風無衣權輿三詩皆當繫之頃王

陳

厲王　宣王　桓王　莊王　惠王　匡王

僖王　襄王　定王

幽公　僖公　武公　桓公　厲公　宣公　穆公　靈公

宛丘　衡門　夷公　墓門　莊公　防有鵲巢　共公　株林

東門之枌　東門之池　平公　月出　澤陂

東門之楊　文公

曹

惠王　襄王

昭公　共公

蜉蝣　候人　鳲鳩　下泉

魏

魏世次無考詩當在平桓之閒

檜

檜世次無考詩當在厲幽之閒

豳

成王

召公

七月　鴟鴞　伐柯　九罭　狼跋　東山　破斧

虞惇按金縢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是鴟鴞居東作也伐柯九罭狼跋皆周公留東之詩及成王感風雷之變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歸作東山以勞東征之士而周人以破斧之詩美之故今序之如此

讀詩質疑卷首二

孫男有禧校字

常熟嚴虞惇學

詩指舉要

國風周南十一篇

關雎　后妃之德　註異
葛覃　后妃之本
卷耳　后妃之志　註異
樛木　后妃逮下
螽斯　后妃子孫衆多
桃夭　男女以正昏姻以時
兔罝　賢人衆多

芣苢　婦人樂有子　註小異
漢廣　南國無思犯禮
汝墳　婦人閔其君子勉以正
麟之趾　關雎之應

召南十四篇

鵲巢　夫人之德
采蘩　夫人不失職
草蟲　大夫妻以禮自防　註異
采蘋　大夫妻能循法度　傳箋小異
甘棠　美召伯
行露　召伯聽訟
羔羊　在位節儉正直
殷其靁　大夫行役室家勸以義
摽有梅　男女及時
小星　惠及下
江有汜　美媵
野有死麕　惡無禮
何彼襛矣　美王姬
騶虞　鵲巢之應

邶十九篇

柏舟　仁而不遇　註異
綠衣　衛莊姜傷己

燕燕　衛莊姜送歸妾
日月　衛莊姜傷己
終風　衛莊姜傷己　傳箋異
擊鼓　衛人怨州吁
凱風　孝子自責
雄雉　婦人怨曠　傳箋異
匏有苦葉　刺宣公淫亂
谷風　夫婦失道
式微　黎侯寓衛其臣勸之歸
旄丘　黎臣責衛伯
簡兮　刺不用賢　註異

泉水　衛女思歸
北門　仕不得志
北風　刺虐
靜女　男女贈答　傳箋異
新臺　宣公納伋妻
二子乘舟　思伋壽
鄘十篇
柏舟　共姜自誓
牆有茨　刺公子頑
君子偕老　刺衛宣姜
桑中　刺奔　註異

鶉之奔奔　刺衛宣姜
定之方中　美文公
蝃蝀　止奔
相鼠　刺無禮
干旄　美好善
載馳　許穆夫人閔宗國
衛十篇
淇奧　美武公之德
考槃　賢者退而窮處
碩人　閔莊姜
氓　奔女被棄自悔

竹竿　衛女思歸　傳箋小異
芄蘭　惠公驕而無禮　註小異
河廣　宋襄公母思衛
伯兮　婦人思其夫
有狐　寡婦思昏姻
木瓜　美齊桓公救衛　註異
王十篇
黍離　閔宗周
君子于役　君子行役無期度
君子陽陽　君子相招爲祿仕　註異
揚之水　周人怨戍申

中谷有蓷　凶年室家相棄
兔爰　君子不樂其生
葛藟　王族刺平王　註異
采葛　懼讒　註異
大車　陳古刺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
丘中有麻　思賢　註異
鄭二十一篇
緇衣　美武公
將仲子　刺莊公不制叔段　註異
叔于田　國人愛叔段
大叔于田　段不義而得衆

淸人	文公棄其師	
羔裘	陳古刺朝	[illegible]
遵大路	國人留賢	詮異
女曰雞鳴	古賢夫婦警戒	
有女同車	刺忽不昏於齊	詮異
山有扶蘇	忽所美非美	詮異
蘀兮	君弱臣强	詮異
狡童	刺忽不與賢人圖事	詮異
褰裳	思見正	詮異
丰	親迎而女不隨	
東門之墠	男女思奔	

風雨	思君子	詮異
子衿	學校廢	詮異
揚之水	閔無臣	詮異
出其東門	閔亂	傳箋小異
野有蔓草	男女思遇	
溱洧	刺淫風大行	詮異
齊十一篇		
雞鳴	思賢妃	
還	刺荒	
著	刺不親迎	傳箋小異
東方之日	刺淫奔	傳箋小異

東方未明	興居無節	
南山	襄公鳥獸行	
甫田	志大心勞	詮小異
盧令	刺荒	傳箋小異
敝笱	刺文姜	
載驅	刺襄公	
猗嗟	刺魯莊公不能制文姜	
魏七篇		
葛屨	刺褊	
汾沮洳	刺儉	
園有桃	刺國小無政	

陟岵	孝子行役念父母	
十畝之間	賢者思歸不樂仕	傳箋小異
伐檀	刺貪	詮小異
碩鼠	刺重斂	
唐十二篇		
蟋蟀	刺儉不中禮	
山有樞	憂國將危亡	詮異
揚之水	沃盛强國人將叛	
椒聊	沃盛强將有晉國	
綢繆	昏姻失時	
杕杜	刺不親宗族	詮小異

羔裘	在位不恤民	詳小異
鴇羽	君子從役不得養父母	
無衣	武公并晉國請命	
有杕之杜	武公不求賢自輔	
葛生	好攻戰國人多喪	
采苓	刺聽讒	
秦十篇		
車鄰	秦仲始大	
駟驖	襄公始命	
小戎	襄公討西戎	
蒹葭	襄公未能用周禮	詳異

終南	戒襄公	
黃鳥	哀三良	
晨風	康公棄賢臣	詳異
無衣	刺不與民同欲	詳小異
渭陽	康公念母	
權輿	待賢不終	
陳十篇		
宛丘	刺遊蕩	
東門之枌	疾男女亟會	詳小異
衡門	誘僖公	詳異
東門之池	思賢女配君子	詳異
東門之楊	親迎不至	傳箋詳小異
墓門	刺陳佗	
防有鵲巢	憂讒	詳異
月出	刺好色	
株林	靈公淫夏姬	
澤陂	刺男女憂思	
檜四篇		
羔裘	君不用道好絜衣服	
素冠	刺不能三年	
隰有萇楚	疾恣	詳異
匪風	思周道	

曹四篇		
蜉蝣	刺奢	
候人	近小人	
鳲鳩	刺不壹	
下泉	思治	
豳七篇		
七月	周公陳王業	
鴟鴞	周公遺成王	箋小異
東山	周公東征勞歸士	
破斧	美周公正四國	傳箋小異
伐柯	刺朝廷不知迎周公	

九罭　東人願留周公
狼跋　美周公不失其聖
小雅鹿鳴之什 十篇
鹿鳴　燕羣臣嘉賓
四牡　勞使臣
皇皇者華　遣使臣
常棣　燕兄弟
伐木　燕朋友故舊
天保　下報上
采薇　遣戍役
出車　勞還率

杕杜　勞還役
魚麗　萬物盛多能備禮　註異
南陔之什 十篇其六篇亡
南陔　孝子相戒以養　詩亡
白華　孝子之潔白　詩亡
華黍　時和歲豐宜黍稷　詩亡
由庚　萬物得由其道　詩亡
南有嘉魚　樂與賢　註小異
崇丘　萬物得極其高大　詩亡
南山有臺　樂得賢　註小異
由儀　萬物之生各得其宜　詩亡

蓼蕭　諸侯美天子　註異
湛露　天子燕諸侯
彤弓之什 十篇
彤弓　錫有功諸侯
菁菁者莪　樂育材　註異
六月　宣王北伐
采芑　宣王南征
車攻　宣王會諸侯於東都
吉日　宣王田
鴻鴈　宣王安集萬民
庭燎　宣王勤政

沔水　憂亂　註小異
鶴鳴　誨求賢　註異
祈父之什 十篇
祈父　軍士怨從役
白駒　賢者去不可留
黃鳥　民適異國不得所　傳箋小異
我行其野　民依昏姻不見恤　箋小異
斯干　宣王考室
無羊　宣王考牧
節南山　家父刺幽王用尹氏
正月　大夫傷褒姒致亂

十月之交　刺皇父艷妻亂政
雨無正　刺正大夫離居
小旻之什　十篇
小旻　刺王惑邪謀
小宛　刺王不勉強爲善　註異
小弁　太子宜臼被廢其傅作
巧言　大夫傷於讒
何人斯　蘇公刺暴公
巷伯　寺人傷於讒
谷風　朋友道絶
蓼莪　孝子不得終養

大東　譚大夫告病
四月　大夫遭亂自傷
北山之什　十篇
北山　役使不均
無將大車　大夫悔將小人　註異
小明　大夫悔仕
鼓鍾　幽王流連於樂
楚茨　古明王力農奉祭祀　註小異
信南山　古明王勤農事　註小異
甫田　古農事成祭方社田祖　註小異
大田　古農夫報上　註小異

瞻彼洛矣　古明王爵命諸侯
裳裳者華　古賢者世祿　註異
桑扈之什　十篇
桑扈　古君臣遵禮法　註小異
鴛鴦　古明王交萬物有道　註異
頍弁　刺王不宴樂親族　註異
車舝　思賢女配君子　註異
青蠅　刺讒
賓之初筵　衛武公飲酒悔過
魚藻　思古王居鎬京　註小異
采菽　古明王錫命諸侯　註小異

角弓　刺王不親九族
菀柳　刺王暴虐諸侯不朝
都人士之什　十篇
都人士　刺衣服無常
采綠　刺怨曠
黍苗　思召伯述職
隰桑　思見君子
白華　下國棄妻自傷　傳箋註小異
緜蠻　大臣遺忘微賤　註異
瓠葉　思古不以薄物廢禮
漸漸之石　刺東征久役　箋小異

苕之華　閔周室將亡
何草不黃　刺征役不息
大雅文王之什 十篇
文王　文王受命作周
大明　文王有明德天復命武王
緜　文王之興由太王
棫樸　文王能官人　詳小異
旱麓　受祖　詳小異
思齊　文王所以聖
皇矣　美周
靈臺　文王民始附

下武　繼文
文王有聲　繼伐
生民之什 十篇
生民　后稷配天
行葦　燕父兄耆老
既醉　王族答行葦
鳧鷖　繹公尸
假樂　嘉成王
公劉　召康公戒成王民事
泂酌　召康公戒成王敬天
卷阿　召康公戒成王求賢

民勞　召穆公刺厲王
板　凡伯刺厲王
蕩之什 十一篇
蕩　召穆公傷周室大壞
抑　衛武公刺王亦以自警　詳小異
桑柔　芮伯刺厲王
雲漢　宣王憂旱
崧高　宣王褒申伯
烝民　宣王命仲山甫城齊
韓奕　宣王錫命韓侯
江漢　宣王命召公平淮夷

常武　宣王親征淮夷
瞻卬　凡伯刺幽王
召旻　凡伯刺幽王
周頌清廟之什 十篇
清廟　周公成洛邑祀文王
維天之命　太平告文王
維清　奏象舞　詳小異
烈文　成王即政諸侯助祭
天作　祀先王先公
昊天有成命　郊祀天地　詳異
我將　祀文王於明堂

時邁　迎狩告祭柴望
執競　祀武王　註異
思文　后稷配天
臣工之什 十篇
臣工　諸侯助祭遣於廟戒農官
噫嘻　春夏祈穀於上帝　註異
振鷺　二王之後來助祭
豐年　秋冬報
有瞽　始作樂而合乎祖
潛　季冬薦魚春獻鮪
雝　成王祭文王　傳箋註小異

載見　諸侯始見武王廟
有客　微子來見祖廟
武　奏大武
閔予小子之什 十一篇
閔予小子　嗣王朝於廟
訪落　嗣王謀於廟
敬之　群臣進戒嗣王
小毖　嗣王求助
載芟　春籍田祈社稷
良耜　秋報社稷
絲衣　繹賓尸　註小異

酌　告成大武
桓　講武類禡
賚　大封於廟
般　巡狩祭四嶽河海
魯頌 四篇
駉　僖公牧馬之盛
有駜　僖公君臣燕飲　箋小異
泮水　僖公修泮宮
閟宮　僖公修姜嫄廟頌禱之
商頌 五篇
那　祀成湯

烈祖　祀中宗　註異
玄鳥　祀高宗　箋註小異
長發　祫祭　箋異
殷武　祀高宗

讀詩質疑卷首三

孫男有禧校字

常熟嚴虞惇學

讀詩綱領

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虞惇按經典言詩無先於此者呂氏春秋云葛天氏歌八闋隋樂志云伏羲有網罟之詠楚辭大招云伏羲駕辯注云伏羲作琴始造此曲也夏侯玄辯樂論又云神農有豐年之詠然皆不見於經惟帝庸作歌皐陶賡載見於虞書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見於禮記而家語亦云舜造南風之詩是則五帝以前已有歌詩而不名詩詩之名蓋自唐虞始矣

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虞惇按聖人之言簡而盡直而不迂以思無邪蔽三百篇三百篇之詩皆無邪也事有邪正善惡詩有[illegible]刺而蔽之以思無邪是思之邪者不可以爲[illegible]之詩聖人所不錄也古詩三千刪而爲[illegible]邪而存其無邪也云爾後儒以國風多男[illegible]遂謂詩不皆無邪惟學者讀之可以戒[illegible]無邪是思無邪一言專爲讀詩者而發[illegible]邪也然則後世里巷狹邪之曲皆可以無邪之[illegible]皆可以思無邪之一言蔽之矣司馬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大序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所謂思無邪如是而已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

鯉退而學詩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虞惇按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說者以爲關雎之詩其氣如此夫詩本性情惟其性情和平而不過中正而不偏而後發之爲氣成之聲音自得夫哀樂之宜自無[illegible]詠歎流宕忘返之失關雎之詩蓋由后妃之德性故周公制禮以之爲房中之樂而燕禮射禮鄉飲酒皆合樂皆用之於以經夫婦成孝敬美教化移風俗所謂起於閨門而達於家國天下者此也後世儒者乃以關雎爲文王宮人之作竊恐宮人之情性未必能至於此而以哀樂爲形容文王寤寐賢妃之切恐亦不足以見王化

之首萬福之源也大序所云后妃之德者庶幾其近之
矣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
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
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
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虞惇按此二章聖人言詩之妙也賜原言道素絢言禮
切磋琢磨言貧富衣錦尚絅可以言下學斯證其爲可
以言止善不離詩亦不執詩人心至靈物情善變情由
事感理以境遷風雅寄乎其隔比興觸乎其類引而伸

之天下之道畢出於此矣後儒謂六義截然判隔不得
相通又謂鳥獸草木寄托都無取義或失則滯或失則
鑿是皆不免於高子之爲詩也已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虞惇按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先儒謂周轍東而迹熄黍
離降而詩亡愚竊以爲不然黍離降爲國風是雅亡非
詩亡也夫詩何以作爲王迹作也文武成康之盛無論
矣幽厲失道板蕩無章然而流風遺澤故在也東遷而
後猶以復運於時齊晉主盟猶戴共王方濮雖微而貢
包茅或忠臣義士慷慨而抒憤懣之辭或思婦勞人悲
傷而陳危苦之語雖非一軌於正然猶幸知有王迹未
泯詩未亡也迨文既沒中國無詩於是鄭邸大叔段皆
於荊尸爲納遷封下夷於九縣齊人類於禽獸毀冠冕
於泥塗雖有志士仁人無所控訴亦惟詠歎悲歌泣
之不可與爲哇偷呼號之不聞安於睨歎而已此詩亡之
詩既亡矣聖人傷之甚懼之甚於是假魯史以立文奉
天子以行事或筆或削或予或奪誅亂臣賊子必誅僭
王猶夏后必黜而後天子之位尊而後正而
後亂賊之罪彰此聖人撥亂之大法寶也之微
辭也儒之有人焉身不爲善始則父兄教戒之呵之
繼則親黨詩讓之閭里詬斥之終於不悛則士師之法
治之來之以不麗之於五刑而其人乃懼而悔悔有

改矣春秋與詩猶是也詩之意婉而春秋之法嚴存以
刺譏諷諫存王迹於未湮春秋以筆削褒誅扶王迹於
已墜其致一其用殊春秋所以繼詩亡而作詩不亡春
秋不作可也蓋自文武降而至於春秋五百餘年之間
詩未嘗亡也然楚人陳殺徵舒而夫子刪詩止於株林是
之謂詩亡
咸丘蒙問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
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
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
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
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

遺信斯言也是用無遺民也（雲漢）

虞惇按以意逆志學詩之法一言盡之矣將仲子實非愛段揚之水豈眞助桓北山四牡與爲勞苦之詞采綠殷雷悉是懷思之什同一鼓鍾也從窮則樂而淮水則憂同一賓筵也伐木則和而頍弁則怨或言近而指遠或迹顯而理微庶幾詠嘆淫泆究乎作者之情與之爲類旁通依約風人之旨苟其刻舟求劍必至捫燭扣槃以此知後儒判鄭衛刺奔之詩爲淫風小雅陳古之詩爲頌美者皆所謂以文害辭以辭害志者也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

德

虞惇按此一章可以悟說詩之法只於本文添四箇字而詩意曲折透露此聖人立言之妙也昔明道先生善言詩並未嘗章解句釋只轉却一兩字點掇地讀過便教人自悟雖匡鼎解頤不過如此文公詩集註亦有見於此故往往於比興之辭但就本文添一二字不別加訓釋於關雎首章殷其靁二章之類皆涵泳唱嘆最得詩旨他如鄭風揚之水則不流束楚矣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矣秦風山則有苞櫟矣隰則有六駮矣未見君子則憂心靡樂矣唐風園有桃則其實之殽矣心之憂則我歌且謠矣小雅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矣方叔莅止則其車三千矣諸如此類但以則字矣字點掇成文而比興之義全無所發明上下文理亦未見貼合是未獨易而失之疎脫去支離而入於顓頊反不如章解句釋之足以旁通而曲暢也竊意漢人箋詁間多穿鑿然亦有精義未可盡舉而廢之學者正須從此探索引伸觸類久之優游漸漬怡然渙然自不煩言而解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善說詩亦如是矣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

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虞惇按司馬遷有言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聖人固未嘗禁人之好色禁人之怨也小弁之怨任父惟按兒之不如惡佶譏之如疾痛心疾首爲之號而泣下猶以爲仁親則夫詩之陳古以刺今主文而譎諫甚者比之爲碩鼠斥之爲蠻髦無非忠臣志士愛君憂國懇切悲惻不得已之極思而非可以險薄責之悖慢罪之者也後世儒者律以善則稱君過則歸已之義舉

凡序之所云陳古刺今者皆易而爲頌美之辭不知愈
啼原可並施隱犯勿無二理義當廻切雖批鱗折檻而
不辭勢値顚危卽呼天搶地而亦恤苟以將順爲得體
不原諷刺之本心必將使朝無官司之規野無庶人之
謗馴至變涕洟爲嘻笑釋憤懣爲虛徐君臣父子等於
越人之關弓而家國不可問矣聖人所以惡婦寺之忠
戒姑息之愛也

禮記子曰溫柔敦厚詩敎也

虞惇按詩以溫柔敦厚爲敎而風雅所陳如新臺鶉奔
牆茨節南山正月民勞板蕩之作皆痛切指陳不少
隱諱何也曰詩有婉言之者有直言之者婉言之者譎

文旨遠旁引曲喩言者無罪而聞者足以戒此諫法之
所謂諷也直言之者剖心泣血引裾折檻不避死亡之
誅以冀君之一悟此諫法之所謂直也諷直殊異其歸
則同故激切乃見其樸誠而戇直益形其懇惻忠臣愛
君拳拳切至要不失溫柔敦厚之敎而已後世歌功頌
德陽奉以聖明令色甘言自同於婦寺以此以爲敦厚
以軟美爲溫柔臣諂君驕家喩國變嗚呼此同家父凡
伯召穆公之罪人也

荀卿子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司馬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

班固曰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

讀詩質疑卷首四

孫男有穩校字

讀詩質疑卷首五

常熟嚴虞惇學

刪次

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史記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文中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廢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當

孔氏曰周召風之正經固當居首自衛以下十有餘國編此先後舊無明說去聖久遠難得而知欲言先後為次則齊哀先於衛頃鄭武後於鄶國而衛在齊先鄶處鄭後是不由作之先後也欲以國地為序則鄭小於齊魏狹於晉而齊後於鄭魏先於唐是不由國之大小也欲以采得為次則雞鳴之作遠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處檜詩之後何當後作先采先作後采是不由采得先後也

歐陽氏曰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

虞惇按國風次第先儒迄無成說竊嘗推論以發之今撮其畧曰成周變風之國十有二先邶鄘衛何也曰殷之故墟也詩曰儀監于殷邶鄘衛周之所監也次以王何也曰殷不監於夏而周監殷之所以亡不監於殷之所以為亡也次鄭何也鄭畿內之國也從王而東故王後次之次齊次魏次唐次秦何也曰此霸國也王自是變而霸矣自僖王之元年而齊始霸襄王之十年而晉霸又九年而秦[illegible]霸[illegible]先於[illegible]先於衛不以[illegible]唐從始封也次陳何也曰定王之九年而楚莊入陳蓋自是而中國無霸矣夫子傷之故變風終於陳靈也次檜次曹何也曰檜滅於西周之終天下無王也曹滅於春秋之終天下無霸也亂極則思治故終之以豳

成伯璵氏曰古之王者發言舉事左右書之猶慮臣有曲從史[illegible]有筆於是省方巡守大明黜陟諸侯之國各使陳詩以觀風俗又置采詩之官而主納之申命瞽史習其箴而處閭致歎之義也人心之哀樂王政之得失備於此矣上自邃古質人無所感雖形謳歌未寄文字俗薄政煩歌思切六代之樂同功異用虞舜之書始陳詩詠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其文詳也自殷周迄於魯僖六詩該備而運鍾

治亂時有夷險感物而動人之常情升平則關雅頌之音衰亂惟興怨刺之作故何休云男女怨恨相從而歌之饑者飽其食勞者歌其事使老而無子者求詩於巷獻之鄉鄉傳於邑邑達於國國升於王下不下堂而知率土之勞逮文武周公制禮以詩繫章雅頌之音播於管絃薦於郊廟而大師主之及天厭周德禮壞樂崩春秋之際舊章泯滅可得而言者一千餘篇孔子去其繁重可通於禮義者采而弦之遠自稷契之功次取殷周之盛次陳幽厲之亂始於衽席故曰關雎為首任有於家而歌哦焉之為凡所刪定三百十有一篇合於宮商書於下版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謂刊仲尼因魯史而修春秋孔子正雅頌而

其言近之矣夫四國所陳臣下所獻出自百家詩生鄙俚豈能盡善若不刊正無裨國風又豈綦奈並爲樸陋詩同紫章布在人口三百之外惟亡六篇比諸典籍未爲殘滅三代封建九十星分六服諸侯存十五國而已則徐吳越僭稱名位杞宋亦用夷禮江黃道柏昭於姓服不與諸夏同風爲之者而不取若夫德薄而後自取削亂者夫復奚言焉

歐陽氏曰周之詩自文王始成康之際頌聲興焉文王之詩十七篇其二十三篇繫之周南召南其八篇為小雅六篇為大雅武王之詩八篇四篇為小雅二篇在召南之風成王之詩五十二篇其十篇為小雅十二篇為大雅三十一篇為頌是為詩之正經後二世昭王立周道微缺又三世懿王王室遂衰詩人作刺又三世厲王變雅始作及平王遷於洛邑號東周周室益微而平王之詩貶為風下同列國初成王立周公攝政管蔡作亂周公及其大夫作詩七篇係之於豳謂國變風而諸侯之詩無正風其變風自懿王始懿王時齊風始變夷王時衛風始變厲王時陳風始變厲王崩周召共和唐風始變宣王時秦風始變平王時鄭風始變惠王時曹風始變衆詩最後頃王時陳有靈公之詩變風於是止矣蓋自文王至頃王凡二十世子四百餘年而詩不作其外魯頌四篇商頌五篇鄭康成以為魯得用天子之禮樂故有頌而商頌者孔子時僅有存者是

頌已亡故錄魯詩以備三頌若後王之法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

虞惇按正小雅二十二篇正大雅十八篇周頌三十一篇皆成王周公時詩也文王九年未集武王十年而崩周公相成王制禮樂而後雅頌興是雅頌正經雖歌文武之功德實皆作於成周之時如緜之詩曰文王蹶厥生思齊曰文王之母棫樸曰周王壽考皇矣曰帝謂文王靈臺曰王在靈囿則知其非作於文王時也由庚崇丘由儀謂之成王之詩而魚麗南陔白華華黍又何以屬之武王時酌桓賚般皆武王之事何以又屬之成王鄭康成分文武與成王之詩於棠棣已不可通歐陽

公又分文王與武王之詩拘滯尤甚陳靈公淫夏姬事
春秋傳載定王之七年上距頃王之卒十有三年株林
之詩不當在頃王之世亦歐陽公誤也
顧氏曰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
如褒姒滅之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
也而次於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
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菽皆以為刺幽王
之詩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於後綠衣
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而作擊鼓國人怨
州吁而作也而次於前渭陽秦康公為太子時作也而次
於後黃鳥穆公薨後事也而次於前此皆經有明文可考

後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之詩漢
初師移其第耳而左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
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
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為武而其三為賚其
六為桓章次復相隔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
蘋正義以為采蘋舊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
之次非夫子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矣
虞惇按寧人顧氏之說最為有見詩中前後世次
錯迕者甚多如小雅棠棣閔管蔡成王時詩也而在采
薇出車之前靈臺民始附文王時詩也而在文王大明
之後蓋經秦火簡編殘脫漢儒掇拾補綴置而存之未
必皆孔氏之舊矣至於楚茨信南山八篇及黍苗一篇
應從序陳古刺今之說十月之交四篇考之經文及史
傳皆當作刺幽王非刺厲王之詩也

讀詩質疑卷首五

孫男有蘊校字

六義

常熟嚴虞惇學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大序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孔氏曰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

程氏曰國風二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一篇之中有備六義者有偏得其一二者

鄭氏曰風言賢聖治道之遺化也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爲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

呂氏曰風非無雅雅非無頌如七月一篇具風雅頌三體

嚴氏曰孔氏謂風雅頌皆以賦比興爲之非也大序之六義即周官之六詩如孔氏說是風雅頌三詩之中有賦比興之三義耳何名六義六詩哉凡風動之者皆風也正言之者皆雅也稱美之者皆頌也故與敷陳之賦直比之比託物之興並而爲六也呂氏言得風之體多者爲國風得雅之體多者爲二雅得頌之體多者爲頌風非無雅雅非無頌其說是也

程氏曰頌稱美之言也如于嗟乎騶虞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之類皆頌也是風雅中亦有頌

董氏曰崧高既列於大雅矣然其詩曰其風肆好又曰吉甫作頌

朱子曰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

鄭樵氏曰風雅頌三者之體如今人之詩有律有呂有歌行是也風者出於土風大概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其意雖遠其言淺近重複故謂之風雅出於朝廷士大夫其言純厚典則其體抑揚頓挫非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所能道故曰雅頌者初無諷誦惟鋪張勳德而已其辭嚴其聲有節不敢瑣言褻語以示有所尊故曰頌 已上泛論六義

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

書大傳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

太史公曰聞之董生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故長於風

孔氏曰正經述大政爲大雅述小政爲小雅小雅所陳飲食賓客賞勞羣臣燕賜以懷諸侯征伐以強中國樂得賢者養育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代殷繼伐荷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官人用士澤被昆蟲化及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詩人歌其大事制爲大體述其小事制爲小體體有小大故分爲二焉風見優劣之差故周南先於召南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

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小大也。三王變雅不係善惡之多少自由體之小大詳觀其欵美審察其譏刺大雅宏遠而疏朗弘大體以明貞小雅蹙急而局促多憂傷而怨誹司馬遷以良史之才所坐非罪及其刊述墳典辭多慷慨班固曰遷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是古人明以二雅爲異區也

太史公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言小己之得失而其流及上

蘇氏曰小雅言政事之得失大雅言道德之存亡

李氏曰小雅王之一事而言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鹿鳴之燕嘉賓四牡之勞使臣皇皇者華之遣使臣是王之一事而言也至於大雅泛言天下之事如文王之詩言受命作周大明之詩言文王有明德之類是也

嚴氏曰竊謂二雅之別特以體之不同非以政有小大也其優柔委曲意在言外者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存者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簡首篇多寄興之辭次章以下申復詠之以寓不盡之意蓋猶有風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舂容正大詞旨渾厚氣象閎闊不惟迥異國風而小雅亦自不侔矣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有風體不得爲大雅也

朱公遷氏曰小雅舒暢而平易大雅渾涵而嚴密小雅幾於風大雅幾於頌

鄭樵氏曰二雅之作皆紀朝廷之事無有區別所謂小雅大雅者特隨其音而寫之律耳非政有大小也律有小呂大呂則歌有小雅大雅宜其不同也

程大昌氏曰均之爲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爲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之異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

朱子明氏曰風雅頌是樂章之謂如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是也 已上論風雅頌

鄭司農曰比者比方於物也興者託事於物

鄭氏曰賦之言鋪直鋪陳善惡

孔氏曰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

程氏曰鋪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以物相比如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是也因物而起興如關關雎鳩彼淇奧之類是也

王氏曰以其所類而比之之謂比以其所感發而況之之謂興興兼賦與比者也

黃氏曰賦者直陳其事之謂也比者託物而喻之謂也興者因物而感之謂也受命作周之詩其事確東宮之妹之

句其歸實比之謂賦矣戰飄屛喩莊姜之美山阜岡陵喩
福祿之多此之謂比而之濛矣行者之心淒然以悲鸛其
鳴矣居者之懷慽然以嘆此之謂興
虞惇按手如柔荑如山如阜既謂之如則賦矣非比也
漢儒多以此類爲比黃氏亦沿漢儒之誤此義至朱子
而後明
朱子曰比有兩例有繫所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言其事
者
虞惇按繫所比而言其事者如螽斯之三章有狐之三
章是也有全不言其事者一章則厭浥行露通篇則匏
有苦葉衡門東門之楊之類是也朱子於衡門菁

莪皆謂之賦而匏有苦葉之三章亦謂之賦不知衡門
菁莪乃借彼以喩此而雝雝鳴鴈是即小以諷大非賦
也周南之螽斯衛之有狐曹之蜉蝣齊之甫田朱子以
爲通篇皆比而不正言其事檜之隰有萇楚則謂雖曰
賦而以樂子之子指萇楚是亦通篇皆比而不正言其
事矣螽[illegible]萇楚不可以言子螽斯不可以言[illegible]
有狐之無衣無裳萇楚之無家室螽斯則美其子孫蜉
蝣則欲其歸說不但詩義全失而文理亦未可通甫
田止與思遠人而概以爲比則未知所比若何事也如
厭浥行露比女子之守身而直以爲賦凱風自南與母
氏之劬勞而混以爲比如此之類舛誤弘多未敢附然
亦然而曲徇之也
比者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者借彼物
以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文但比雖切而意淺興雖闊而
味長興可兼比比不可兼興
虞惇按比之與興義本相通然有興可通比者有興不
可通比者關雎桃夭興也而雎鳩之和鳴桃夭之少盛
亦爲比此興之通比者也若覃之因時感事殷雷之隔
景懷人興也以葛覃喩形體浸長以殷雷喩號令四方
誤以爲比則失之此興之不兼比者也興之兼比而比
輕於興者則但謂之興關雎桃夭之類是也興之兼比
興意多而比亦不可略者則謂之興而比或謂之比而

興螽斯摽有梅之類是也亦有即以所賦之物爲興所
舉之事爲比者謂之賦而興賦而比葛覃兔罝北門
之類是也以物比事而事在言外謂之比則厭浥行露
不得謂之賦園有桃不得謂之興以物起事而事在下
文謂之興則喓喓草蟲不得謂之賦凱風自南不得謂
之比大抵毛鄭於比興求之過深而朱子於比興取之
太偏毛鄭多以比爲興朱子多以興爲賦凡者當知所
別擇云
鄭氏曰臣之序詩專爲鼓歌欲以明仲尼之正樂臣之釋
詩深究草木鳥獸之情狀欲以明仲尼教小子之意兩美
之言詩者能備生論義不論聲然聲歌之妙猶傳於瞽史

經。漢自秦滅之後禮義毀亡於魏晉人尚以雅樂郎杜能
歌文王鹿鳴騶虞伐檀四篇至太和末又亡其三惟有鹿
鳴至晉又亡自鹿鳴亡而古詩之道絕矣夫詩之本在聲
聲之本在興鳥獸草木乃發興之本漢儒言詩者既不論
聲又不知興而鳥獸草木之學廢矣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不識關雎安知河洲之趣與關關之聲乎凡雁鶩之類其
喙褊者則其聲關關雞雉之類其喙銳者則其聲鷕鷕此
天籟也雎鳩之喙似鳧雁故其聲如是又得水邊之趣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不識鹿安知食苹之趣與呦呦之聲
乎凡牛羊之屬有角無齒者則其聲呦呦駝馬之屬有齒
無角者則其聲蕭蕭亦天籟也鹿之喙似牛羊故其聲如

是又得蒿苹之趣也使不識鳥獸之情狀則安知詩人關
關呦呦之興乎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者謂瓜苦引蔓於籬
落間而有敦然之象焉桑之未落其葉沃若者謂桑葉最
茂當未落之時而有沃若之澤焉使不識草木之精神則
安知詩人敦然沃若之興乎陸璣者江左之騷人也深爲
此患作毛詩鳥獸草木蟲魚疏然璣本無此學但加採訪
多是支離自璣之後未有以此明詩者惟爾雅一書爲
名物之宗然孫炎郭璞所得既希張揖孫憲所記徒廣大
抵儒生家多不識田野之物農圃人又不知詩書之味二
者無由參合遂使鳥獸草木之學不傳 已上論取比興
廣按詩之興觀羣怨全在於比興而比興之妙大率

於鳥獸草木得之無論聖賢之格物致知寔所忘懷
皆有至理即小夫女子比物連類名言其傷亦必有以
寄託未有無端而陳一物舉一名者先儒毛鄭頗多發
明間或失之於鑿至宋儒乃有興不取義之說夫興者
興也即物以興意意不在物而興之之意則在物如關
雎取其摯而有別桃夭取其容色少盛卷耳取其觴酒
所須阜螽取其物類所感假使興不取義則亦何取於
興而又何以名之曰興邪朱子詩集註於小星則曰義
無所取特取在東在公兩字之應也揚之水則曰此詩
之興取之不二字相應也小雅綿蠻者雖則曰此興之
全不取義者也他如蔣言采芑但云軍士采芑而行坎

坎伐檀遂云君子伐檀自食瑣兮尾兮但云流離失所
南有嘉魚即云所薦之羞諸如此類但取明白簡直而
於詩人辭文旨遠之妙一概抹殺殊未可從 白居易言
詩自齊梁而下比興漸失至唐而六義盡微 才如興不
取義則三百篇六義已缺何待齊梁乎 堯宗于於序之
王夾漈之說而比興之義夾深獨惟之之□求有比
於草木鳥獸之學正可由末而剛本學者不可忽也

讀詩質疑卷首六

孫男有禮校字

常熟　嚴虞惇　學

大小序

家語子夏習於詩而通其義王肅注云子夏所敘詩義今之毛詩序是也

後漢書儒林傳衛宏從謝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

隋書經籍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

陸德明氏曰沈重云按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

虞惇按孔氏正義云舊說起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大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為小序朱子詩序辨起關雎后妃之德也至教以化之又自然則關雎麟趾之化至是關雎之義也謂之小序自詩者志之所之也至是謂四始詩之至也謂之大序此一說似朱子為長但改以化之之下即接然則關雎麟趾之化文義亦未妥貼梁蕭統文選卜子夏詩序具錄全文不分大小今當從之

朱子詩序辨曰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惟後漢書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編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為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冠篇端不為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為疑辭而遂為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牴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為因序以作於

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為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為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并為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歐陽氏曰孟子去詩世近而最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今序意多合故後儒異說為詩害者常賴序文為證

程氏曰國史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詩小序便是當時國史作蓋國史得詩於采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如非國史則

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辨不得況子夏乎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或問聖人刪詩時曾刪改小序否曰有害義理處也須刪改也

蘇氏曰孔子之敘書也舉其所爲作書之故其贊易也發其可以指易之端未嘗詳言之也非不能詳以爲詳之則隘是以常舉其略以待學者自推之今毛詩之序何其詳之甚也世傳以爲出於子夏予竊疑之子夏嘗言詩於仲尼仲尼稱之故後世之爲詩者附之要之豈必子夏爲之其亦出於孔子或弟子之知詩者歟然其誠出於孔氏也則不若是詳矣孔子刪詩而取三百五篇今其亡者六焉詩之序未嘗詳也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見矣雖欲詳之而

無由其在者將以解之故從而附益之以自信其說是以其言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詞者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也東漢儒林傳曰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敘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詩敘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潤益之古說本如此故予存其一言而已曰是詩言是事也而盡去其餘獨采其可者見於今傳其尤不可者皆明著其失以爲此孔氏之舊也

晁氏曰世以詩序爲孔子作初無據口耳之傳也唯隋經籍志以爲子夏作先儒相承云毛公及衛宏潤益之今定爲孔子作固不可若孔子授子夏而傳之是亦嘗經孔子所取矣大抵古書未有無序者皆繫之篇末蓋以總其凡也今書有序孔安國以爲孔子作自安國始遷之於篇之首亦猶序卦彖象爻辭王輔嗣遷之逐卦之中至太史公自序楊子雲法言皆其遺法況詩乃紀先王之政與列國之事非見其序蓋有今篇莫知意之所主者孔子雖聖人人事之實亦安能懸度於數百歲之下猶之春秋必待魯史而成鄭忽與晉文公出入晉鄭不以告魯史所不得書孔子亦不能殊筆而削之也所謂衛宏能之可乎所謂衛宏從謝曼卿受學而作者范蔚宗之言耳據史毛公趙人與河間王同時以傳而爲徐敖初無謝曼卿者獨東漢賈逵傳言父徽學毛詩於謝曼卿至顯宗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然後自中興後毛詩始見鄭康成與衛宏略

先後豈有不知而以宏之序爲孔子者吾謂古者凡有是詩則有是序如今之題目故太師陳之可以觀風俗達人采之可以知誡戒學者誦之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其義在有可孔子刪詩既取其辭因以其序命子夏之徒爲之則於理爲近

鄭樵氏曰世人疑詩序非衛宏作此殊不[illegible]之[illegible]孔子亦不能使宏澗師說爲之則[illegible]有餘矣[illegible]之[illegible]有[illegible]諸書之文爲之者有[illegible]取諸家之說重複至是者有後出死爲附經以成其義者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其文全出於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其文全出於禮記

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縢
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
兵而禦狄於竟其文全出於左傳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
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
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數書
既傳之後明矣此所謂專取諸書之文為之者也關雎之
詩既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又曰風風也
風以動之又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又曰一國之事
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載馳之詩既曰許穆夫人閔其宗國
顛覆矣又曰衛懿公為狄人所滅絲衣之詩既曰繹賓尸
矣又曰靈星之尸此蓋衆說並傳衛氏得其善辭美意并

錄而不忍棄之此所謂雜取諸說而重複互見者也騶虞
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後
繼之以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周
家忠厚仁及草木而復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
老此所謂委曲宛轉附經以成其義者也宏序作於東漢
故漢世之文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
子近小人之語蓋魏後於漢宏之序至是始行也
馬貴與氏曰詩之有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為何人作而先
儒多疑之至朱文公解經則依古經文析而為二復備論
其得失而於國風諸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雅頌之序可
廢而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

明讀文王在上之詩則受命作周之語為贅疣於穆清廟
之詩則祀文王之意已顯序雖不作可也至於國風則不
然風之為體比興多於敘述諷諭多於指斥蓋有反覆詠
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及作者之意而序者乃一言蔽之
曰為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原考據之無妄則孰能臆
料當時之事於數百載之下乎而文公深詆之且於桑中
溱洧諸篇辨析尤至以為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為彼人之
辭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其意蓋謂詩之辭如彼
而序之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也烏有捨明白可見之詩
辭而必曲從臆度難信之序說乎其說固善矣然愚以為必
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衛諸篇哉夫芣苢之序

婦人樂有子也而其詩不過形容采掇之情狀而已黍離
之序閔宗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不過慨嘆禾黍之苗
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叔于田
二詩序以為刺鄭莊公也而其詩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
揚之水椒聊之詩序以為刺晉昭公也而其詩則晉人愛
桓叔之辭耳此詩之不言所刺之人而賴序以明者也鴇
羽陟岵見於變風序以為征役者不得養而作也四牡采
薇見於正雅序以為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四詩之辭
同嘆行役之勞苦敘飢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
之無期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蓋嘗論
之均一勞苦之辭也出於敘情閔勞者之口則為正雅而

出於囚役傷財者之口則爲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辭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辭也出於愛桓叔叔段者之口則可刪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夫茅昔黍離之不言所謂叔于田揚之水之反覆以諷因杜采薇之辭同變風文公胡不推崇說詩別自爲說而李如序者之舊何獨於鄭衛諸篇而必以爲奔者所自作而使聖經爲錄淫辭之具乎且夫子刪詩矣其所取於關雎者謂其樂而不淫耳閔夫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其指爲男女淫奔而自作詩以敘其事者凡二十有四篇桑中東門之池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墠東門之楊乃出序以爲刺淫而

文公以爲淫者所自作也靜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籜兮狡童褰裳子之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序本別指他事而文公亦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爲放蕩無恥之辭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或曰文公之說謂春秋所記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然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於詩亦猶是也愚以爲不然夫春秋史也詩文辭也史所以記事固不容有所去而變風所錄文辭淫褻陋爲也至於文辭則其淫哇不經者直削之而已而夫子猶存之則必其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說是也後世

詞人墨士耽溺禮法之外如秦少游周叔淵輩作爲艷詞備狹邪妖冶之趣非不艷麗可喜也而醇儒莊士深斥之懼其爲正心誠意之累也今詩中若是者二十有四夫子錄之於經儒先又爲之訓釋使後學誦其文究其義即道書西銘必皆與小山詞曲並貴也或又曰文公嘗云此等之人安於爲惡其於此等之語自圖已自其口出而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又豈復畏吾之閔惜而遂懲懲創耶愚又以爲不然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也淫奔之行所謂不可對人言者今而其小人至不才也亦與之語而道其所淫之狀指其行淫之處則未有不面赤頸汗者聞其語出於人口我能發我惡之者也且夫人之爲惡也

禁之使不得爲不若愧之而使自知其不可爲此鋪張揄揚之中所以爲閔惜懲創之至也或又曰文公嘗言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樂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曲也夫子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辭於詩以爲戒今乃欲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朝廷則未知其將以爲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乎愚又以爲不然左傳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國風固皆雅樂也使其爲里巷狹邪之曲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得而歌異國淫

邪之詩乎嘗觀儀禮左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多有不可曉者關雎鵲巢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大夫妻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緜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不相合者則烏知鄭衛之詩不可用之燕享之際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大不倫者亦以來賢士大夫之誚如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寧武子不答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

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而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燕享而此六詩之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或曰序者之說固有鄙淺附會居然可見者先儒譏之非一人矣而子信之何耶曰愚之所謂不可廢者謂詩之所不言而賴序以明者耳若詩之所已言序雖工不讀可也況其鄙淺附會者乎蓋作序之人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然鄭氏謂毛公始分衆篇之首則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其去作詩之時未甚遠也千載而下學者當遵守考索以求詩人之意而得其庶幾固不當因一詩之贅疣一詞之淺陋而欲一切廢之鑿空揣摩而爲之訓釋也或曰文公之於詩序其見於經傳信而有徵者則從之如碩人載馳清人鴟鴞之類是也其可疑者亦未嘗盡斷以臆說固有援他書以證其謬者曰是則然矣然愚之所以不能無議者則以其惡序之意太過而所援引指摘似未能盡出於公平而當人心也夫關雎韓詩以爲衰周刺詩也賓之初筵韓詩以爲飲酒悔過也是皆與毛序反者也而韓詩說關雎則違夫子不淫不傷之訓是決不可從者也初筵之詩大子未有論說也則詆毛而從韓夫一韓詩也初筵之序可信而關雎之序獨不可信乎鄘之柏舟毛序以爲仁人不遇也文公斷

以爲婦人之作而引列女傳爲證非臆說矣然列女傳固於劉向向論恭顯封事引憂心悄悄慍于羣小之詩而繼之曰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是正與毛序合矣夫一劉向也豈列女傳可信而封事獨不可信乎此愚所以疑文公惡序之意太過而援引指摘似未盡當也夫本之孔孟之說以爲準參之古今諸儒之論以爲衡則詩序之不可廢也審矣愚豈好爲異論哉

虞惇按詩序之作說者不同以爲子夏所作者家語王肅之說也以大序爲子夏作小序毛公潤益者鄭康成之說也以爲當時國史所題者二程先生之說也以首句爲孔氏之舊而其下爲毛公衛宏集錄者蘇氏之說

也唯范蔚宗後漢書云衛宏作毛詩序鄭夾漈因之而
朱子力主其說復著詩序辨以極詆其妄由今觀之謂
詩序爲子夏作固未敢定謂詩序爲衛宏作則決知其
不然也蓋詩序自毛公前已有之自毛公始分以寘諸
篇之首則其非宏作可知衛宏與康成時世器先後如
序果宏作康成大儒豈有不知而漫以爲子夏之理梁
蕭統文選載毛詩序自關雎后妃之德也至是關雎之
義也世所稱大序小序合爲一篇題曰卜子夏則其爲
子夏作無疑其諸篇之序首句以下容或有毛公及衛
宏所附益者大約隋經籍志與康成之說得之蘇穎濱
詩傳上錄序之首句而盡去其餘其說亦未盡當蓋序

有首句意未盡而下文申說者如芣苢爲婦人樂有子
蒹葭爲未能用周禮棠棣爲閔管蔡失道小弁爲大子
之傅作之類如但存首句則於情事不明雖其間支離
煩贅之說或有之終未可舉一而廢百也至朱子則直
謂序之首句已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說此又講
攔詆譏之語未敢以爲信然矣

讀詩質疑卷首七

孫男有禧校字

讀詩質疑卷首八

常熟嚴虞惇學

詩樂

尚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神人以和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
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
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
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
六律爲之音

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

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
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

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
爲節士以采蘩爲節

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歙豳詩以逆暑中秋夜
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歙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
國祭蜡則歙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堂下磬南

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

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太師告樂正曰正歌備又有房中之樂注云絃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

虞惇按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詩有其義而亡其辭朱子皆謂之笙詩其說以儀禮鄉飲酒禮燕禮

自南陔以下曰笙曰樂曰奏不言歌則知其有聲無辭也今考儀禮鄉射禮奏貍首騶虞騶虞召南之卒篇也亦曰奏國語金奏肆夏繁遏渠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皆周頌之篇亦曰奏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曰管猶南陔之曰笙也新宮詩今亡而左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是新宮有詩矣管有詩笙何獨無詩夫子刪詩三百十一篇詩也非樂也如曰有聲而無辭是樂譜非詩也曰笙曰樂曰奏不言歌大太師既告樂正曰正歌備矣是南陔六詩未嘗不言歌也

鄉射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

大射禮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奏貍首以射

禮記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節也

虞惇按射義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或曰此卽貍首之詩也

鄉飲酒義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

虞惇按升歌三終鹿鳴三詩也笙入三終南陔三詩也間歌三終魚麗由庚六詩也合樂三終二南六詩也凡

樂所飾詩十有八篇皆謂之正歌

仲尼燕居升歌淸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

內則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

樂記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

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
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

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虞惇按師乙聲歌之論風雅頌與商齊並稱故夾漈鄭氏遂以齊為齊風商為商頌而子夏之論溺音所謂鄭音好濫衛音趨數者朱子亦即以國風鄭衛之詩當之不知此論音非論詩也鄭之好濫衛之趨數鄭衛之音耳非詩也若謂鄭音即鄭詩衛音即衛詩則十五國風未嘗有宋詩也齊為齊風商為商頌所謂五帝三代之遺聲又何以稱焉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聖人亟欲放而絶之而朱子反以桑中刺奔之詩為桑間濮上之音襲雅樂於新聲雜淫哇於正始經學之謬未必不由此濫觴矣

春秋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

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耳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

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
禮以自取戾
國語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
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夫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
饗元侯也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昭令德
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為肄業及之故不
敢拜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貺使臣臣敢不
拜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
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
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
論語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毛氏曰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
朱子曰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雅朝廷
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至變雅則衰周卿士之作
以言時政之得失而邶鄘以下則太師所陳以觀民風者
耳非宗廟燕享之所用也
小雅燕禮用施之君臣之間大雅饗禮用惟人君可歌
虞惇按史記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
雅頌之音是三百五篇皆樂也二南正雅商周之頌固
已用之朝廟用之鄉國其變風變雅亦皆可以播之樂
章因事類而歌吳季札觀周樂使工歌周南召南自邶
鄘而訖於曹鄶是則十五國詩皆樂也東漢之末杜夔
傳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伐檀今之變風也大戴禮
投壺篇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可歌者八篇鹿鳴貍首鵲
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illegible]乃管新宮三終或云
新宮即斯干篇春秋傳衛獻公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
是亂變雅亦可入於樂有不用未嘗不可用非若後世
之詩有徒作而不用者也朱子謂邶鄘而下作以觀民
風而設大抵通謂南雅頌為樂詩自邶至豳為徒詩而
不入於樂其說誤矣
鄭樵氏曰自后夔以來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八音六
律為之羽翼仲尼編詩為燕饗祭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
說義也漢去三代未遠大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三百篇

瞽史例能歌之迨義理之學行勝聲歌之學日微東漢之
末禮樂蕭然曹孟德平劉表得漢雅樂郎杜夔夔老矣久
不肄習所得於三百篇者唯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
已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唯鹿鳴一篇每正旦大
會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至晉世鹿鳴一篇又無傳自鹿
鳴一篇絕後世不復聞詩矣
錢澄之曰禮記誦詩三百歌詩三百弦詩三百舞詩三百
是三百篇不獨可歌亦備乎弦舞之音節矣
顧炎武曰歌者為詩擊者拊者吹者為器合而言之謂之
樂對詩而言所謂樂者八音也與於詩成於樂是也分詩
與樂言之也專舉樂則詩在其中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

雅頌各得其所是也合詩與樂言之也

詩三百篇皆可以被之音而爲樂自漢而下乃以其所賦五言之屬爲徒詩而其協於音者則謂之樂府自宋以下則其所謂樂府者亦但擬其辭而與徒詩無別於是乎詩與樂判然爲二不特樂亡而詩亦亡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皆郊廟之正樂如三百篇之頌也其他諸詩所謂趙代秦楚之謳如列國之風耳

樂府如淸商淸角之類以聲名其詩也如小垂手大垂手之類以舞名其詩也以聲名者必合於聲以舞名者必合於舞至唐而舞亡矣至宋而聲亡矣於是乎文章之傳盛

而聲音之用微然後徒詩興而樂廢

土鼓樂之始也陶匏祭之大也二者之音非以悅耳存其質也國語伶州鳩曰匏竹利制又曰匏以宣之瓦以贊之今之大樂久無匏土二音而八音但存其六矣熊氏謂匏音亡而淸廉忠敬者之不多見吾有感於其言

讀詩質疑卷首八

孫男有禧校字

讀詩質疑卷首九

常熟嚴虞惇學

章句音韻

孔氏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與詩體俱興也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何則古者謂之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左氏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及趙簡子稱子太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爲一言也秦漢以來諸儒各爲訓詁乃有句稱論語註云此我行其野之句是也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篇者徧也言出情鋪事明而徧者也然字之所用或全取以制義關關雎鳩

之類也或假辭以爲助者乎而只且之類也句必聯字爲言一字不制也以詩者申志一字則言蹇而不會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祈父肇禋之類也三字者綏萬邦屢豐年之類也四字者關關雎鳩窈窕淑女之類也五字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也六字者昔我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七字者如彼築室于道謀尚之以瓊華乎而之類也八字者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是也其外不見有九字十字者摯虞流外論云詩有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補檢諸本皆云泂酌三章章五句則以爲二句也顏延之云詩體本無九言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仲治之言未可據也句字之數四

言爲多亦有二三七八者將由言以申情唯變所適播之
樂器俱得成文也詩之大體必須依韻之兮矣也之類大
取爲辭雖在句中不以爲義故處末者皆上字爲韻之者
左右流之寤寐求之之類也兮者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
類也矣者顏之厚矣出自口矣之類也也者何其處也必
有與也之類也乎者俟我于著乎而伐檀曰漣猗之篇此
等皆上字爲韻不爲義也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
者則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是究是圖
亶其然乎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之類也章者積句所爲不
限句數也作者陳事須有多少章總一義意盡而成故累
何爲章一句不可二句得爲之盧令及魚麗之下三章是

也三句則麟趾甘棠騶虞之類也其多者載芟三十一句
閟宮之三章三十八句自外不過也篇之大小隨章多少
風雅之中少猶兩章以上即騶虞渭陽之類也多則十六
以下正月桑柔之類也唯周頌三十一篇及那烈祖玄鳥
皆一章者以風雅敘人事刺過論功志在匡救一章不盡
重章以申殷勤頌著太平德洽之歌述成功以告神直言
寫志不必殷勤故一章而已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
之事非告神之歌論功頌德之詩亦殷勤而重章也立章
之法不常厥體或重章共述一事采葛之類或一事疊爲
數章甘棠之類或初同而末異東山之類或首異而末同
漢廣之類或事訖而更申既醉之類或章重而事別鴟鴞

之類何草不黃隨時而改色文王有聲因事而變文采采
芣苢一章而再言賓之初筵三章而一發或篇有數章章
句衆寡不等章有數句句字多少不同皆由各言其情故
體無恒式也東山序云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不謂未章爲
卒章左傳曰七月之卒章又揚之水卒章者東山分別章
意從一而終於四故不言卒章也左傳言卒章者卒終也
終篇之章言卒者對始也終篇爲卒章則初篇爲首章矣
故鄭注禮記云緇衣之首章是也然則武惟一章而左傳
曰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者以耆定爾功是章之卒句
也大司樂注云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正謂卒篇也
南之章者乘上鵲巢爲樂章故言召南之卒章也定本章

句在篇後六藝論云未有若今傳訓章句明爲傳訓以來
始辨章句或毛氏即題或在其後人未能審也
熊朋來氏曰非獨詩也句句有韻五子之歌夏詩也間
句有韻其四章兩韻一換商頌商人之詩也詩證之例皆
在是矣那之首章雖句用韻兩韻一換至綏我思成下又
每句有韻篇末別出嘗將二韻結之烈祖以祜所二韻
起中間申錫無疆開下文連句之韻似以上無疆爲之節
後人交互用韻始此商頌多每句用韻玄鳥長發殷武皆
然玄鳥六換韻長發前六章皆句句有韻惟卒章兩韻一
換殷武每句有韻惟第四章交互相韻其末別出國福二
韻結之五章以翼極二韻起而下文連句有韻卒章又通

章連句用韻自後作詩者用韻首以爲韻爲格例

韻大部氏曰詩經有上文叶韻而末句不叶者麟趾騶虞之類是也有下文叶韻而首二句不叶者瞻彼洛矣之類是也有首句自與第三句叶第二句自與第四句叶者兎罝魚麗之類是也有首句與末句叶而中二句不叶者決拾既佽之章是也有用中州韻叶者左右芼之叶鐘鼓樂之烝然罩罩叶式燕以樂之類是也有通章不叶韻者如大雅其在於今一章及周頌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時邁與邪等篇是也詳知其例方可讀詩

顧炎武氏曰古詩用韻之法大約有三首句次句連用韻隔第三句而於四句用韻者關雎之首章是也凡漢以下

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用韻者源於此一起即隔句用韻者卷耳之首章是也凡漢以下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不用韻者源於此自首至末句句用韻者若考槃清人還著十畝之間月出素冠諸篇又如卷耳之二章三章四章車攻之一章二章三章七章長發之一章二章四章五章是也凡漢以下詩若魏文帝燕歌行之類源於此自是而後則轉韻矣轉韻之始亦有連用隔用之別而錯綜變化不可以一體拘于是有上下各自爲韻若兎罝及采芑之首章魚麗之前三章卷阿之首章者有首不自爲韻中間自爲一韻若車攻之五章者有隔半章自爲韻若生民之卒章者有首提二句而下分二節承之若有瞽之篇者此皆詩之變格然亦莫非出於自然非有意爲之也

虞惇按詩人用韻錯綜不同如熊氏及二傾氏之說略見大端此外更有一句中自爲韻如柏舟日居月諸北風其虛其邪商頌猗與那與之類有一句兩節二句中各自爲韻如匏有苦葉之次章濟與濡爲韻盈與鳴韻之類有三句一韻如采芑前三章之類亦有三句一韻而三句中又夾用韻如采芑二章三章後六句之類有上下總一韻而中間復自爲韻如大雅思齊二章之類有下二句各與上二句爲韻如桑柔卒章之類麟趾騶虞末句不用韻而合三章爲韻瞻彼洛矣起句不用韻而合三章爲韻更有後三章復承前三章爲韻如魚麗之

類更有合全篇爲一韻如泂酌三章之類皆變化因心自然合節樂記所謂聲成文謂之音舉一反三可以類推也○又按古人之文大率用韻易書中多有用韻者詩爲樂章被之詠歌尤須依韻而成所謂聲依永律和聲是也詩之興自虞廷賡歌始其後有五子之歌三百篇而下說於後代詩賦不出韻而用韻之法古今不同古韻寬而今韻嚴今韻起於梁沈約而律詩用之梁陳以來古體詩亦皆通韻如東之通冬魚之通虞不盡拘沈韻也唐詩以韓杜爲宗五七古體皆用古韻杜之彭衙行與文元寒刪先通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質物月遇點與通用韓之此日足可惜東冬江陽庚青通用元

和聖德詩爲廣叶馬有遺引爲止之類更僕未易數今
人作古體詩尚通用古韻亦有三百篇而反限以今律
詩之韻之理朱子泥於今韻遂剏爲叶韻之法凡詩之
不合於今韻者俱從而叶之就其所叶之韻亦多有未
可通者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采友
不同韻則以采叶友可也以友叶采可也今采叶此禮
反友叶羽已反將以何韻爲準乎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居御不同韻則以居叶御可也以
御叶居可也今居叶姬御反御叶魚據反又以何韻爲
準乎更有不必用韻而亦叶韻者如誰謂女無家于嗟
乎騶虞之類是也有本同一韻而亦叶韻者如麟之趾

振振公子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之
類是也更有上下各自爲韻而必叶爲一韻者亦有決
不可通之韻本不入韻之字而亦必叶爲韻者附會牽
合支離頗倖幾於無句不叶殊非聲成文謂之音之義
也又古人四聲通用亦始於虞之賡歌降爲屈原之離
騷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
兮紉秋蘭以爲佩則平去通韻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
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則上
去通韻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
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
奔屬鸞皇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則去入通韻

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
至今猶未沬則平入通韻自楚辭至漢魏樂府皆然何
獨於三百篇而必強爲一聲又必强爲一韻乎三百篇
之詩皆被之絃歌不可歌者歌有揚抑抗墜輕重疾徐
宛轉之節一唱三嘆音韻自然而協不必以今韻之平
上去入拘拘叶之今之詞曲通用四聲按節而歌何嘗
不協俗樂尚不必限以一聲豈古樂反欲拘以一韻由
此推之不特朱子之叶韻可删而吳才老之韻補亦俱
可廢也故今於經文之下略其通韻之說而於朱子之
叶韻悉删去之於以正本音存古韻使承學者知所依
據云○又按今世韻書乃元初黃公紹所編依宋平水

劉淵定本非沈約之舊本也并唐韻二百六部爲一百
七部至今用之然其中有可通用者有不可通用者宋
鄭庠定古韻總分爲六部一東冬江陽庚青蒸二支微
齊佳灰三眞文元寒刪先四魚虞歌麻五蕭肴豪尤六
侵覃鹽咸或又并魚虞歌麻蕭肴豪尤爲一部共五部以
韓村詩者之曰五部之說亦未爲無據也然庠本以支
微齊佳灰爲一部但有平上去無入聲恐未必然
夫古今之音有重輕一人之言有徐疾一字之中自有
平上去入此天籟之自然非人所能損益也公羊莊二
十八年傳曰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何休註曰伐人
者爲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

之聲入語也大抵平上去之音長而入之音短一促也
而讀之有長短則自有平上去入之不同安在其爲某
韻有入聲某韻無入聲哉明章黼韻學集成分配四聲
以屋沃覺爲東冬江之入質物月曷黠屑爲眞文元寒
刪先之入藥鐸爲陽之入陌錫職爲庚青蒸之入緝合葉
洽爲侵覃鹽咸之入若確不可移者崑山顧炎武力排
其說謂小戎以屋韻驅馵則其不協於東董送可知也
揚之水以沃韻鑿襮則其不協於冬腫宋可知也他如
術轉爲遂則不應承眞曷轉爲害則不應承寒葉不應
承陽錫不應承青皆據六書象形諧聲爲說而參以三
代經傳之文足以破五百年來承學傳習之誤其所作

音學五書詳博而精核按之詩易及楚辭樂府無不合
者世有桓譚必能知而好之故余於此書多援以爲証
也○又按顧炎武音論云古音止有十部一東冬鍾江
二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咍三魚虞模侯四眞諄臻文殷
元魂痕寒桓刪山先僊五蕭宵肴豪幽六歌戈七陽唐
八耕清青九蒸登十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宋以下
作韻書者於此十大部固不必分而分其支韻之字半入
脂之半入歌戈麻韻之字半入歌戈半入魚虞模韻之字半
入陽唐半入耕清尤韻之字半入脂之半入蕭宵宋聲以
下作韻書者於此四小部之不當合而合上去二聲做
此入聲之中則多有錯亂除屋之其所云十部與鄭庠

六部亦小異大同而其所分支脂之尤四韻之字則其
所稱當援據而核迥非他韻書所能及也但其所云十
部之中亦以東冬鍾江侵覃談爲陽耕清蒸登六部爲有
平上去無入聲則[illegible]爲數四聲[illegible]有一
字四具有四聲今西人語多無入聲[illegible]使然
非字之本無入聲也鄭以質物月曷[illegible]之入
而支微則無入聲顧以質物月曷爲支脂之入而眞諄
則無入聲雖得失互殊而大旨則一[illegible]中原
音韻併四聲而爲二聲更失天地自然之正不足以言
音學矣

讀詩質疑卷首九

孫男有藴校字

[illegible]

讀詩質疑卷首十　　　常熟嚴虞惇撰

訓詁傳授

漢書藝文志詩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也漢興魯申公為詩訓詁而齊轅固燕韓嬰皆為之傳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

漢書儒林傳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為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孔氏曰六藝論云河間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毛詩儒林傳云毛公趙人也為河間獻王博士不言其名范曄後漢書云趙人毛長善詩是為毛詩然則趙人毛公名長也譜云魯人大毛公為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然則大毛公為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

陸璣氏曰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萇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阿武令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時九江謝曼卿亦善毛詩東海衛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得風雅之旨世祖以為議郎濟南徐巡師事宏亦以儒顯其後鄭衆賈逵傳毛詩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然齊魯韓三氏皆立博士惟毛詩不立

吳太常卿徐整曰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大毛公為詩詁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

釋文曰鄭玄作毛詩箋申明毛義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魏太常王肅更述毛非鄭荊州刺史王基駮王肅申鄭義晉豫州刺史孫毓為詩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於王徐州從事陳統難孫申鄭

隋書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

孔氏曰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詁訓亦與經別也及馬融為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為注也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為之

陸氏曰申培公魯人少事齊人浮丘伯受詩為楚王太子戊傅戊不好學及戊立胥靡申公申公媿之歸魯以詩經為訓故以教無傳疑是為魯詩蘭陵王臧代趙綰皆從申公受學臧為郎中令綰為御史大夫皆以明堂事自殺申

公弟子千餘人同郡臨淮太守孔安國膠西內史周霸城陽內史夏寬東海太守碭魯賜長沙內史蘭陵繆生膠西中尉徐偃膠東內史鄒人闕門慶忌治官皆有廉節稱申公卒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江公及許生至丞相傳子玄成亦至丞相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由是魯詩有韋氏學東平王式事徐公許生爲昌邑王師其後山陽張長安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先後事式爲博士由是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以詩授元帝爲諫大夫其門人琅琊王扶爲泗水中尉陳留許晏爲博士由是張家更有許氏學初薛廣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論石渠授龔舍廣德至御史大

夫舍至山陽太守時平原高嘉亦以詩授元帝爲上谷太守傳子容爲光祿大夫孫詡以父任爲郎中以世傳魯詩以名王莽時遁去不仕又有曲阿包咸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亦去歸鄉里世祖即位徵詡爲博士至大司農咸舉孝廉除郎中至大鴻臚永平初任城魏應亦以習魯詩爲博士徵拜騎都尉卒於官

虞惇按漢志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八卷隋志魯詩亡於西晉而小學有一字石經魯詩六卷今世所傳申培公詩說蓋後人僞託也

轅固生齊人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後拜清河太守武帝初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之罷歸時已九十餘矣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始昌授東海郯人后蒼蒼爲博士至少府蒼授諫大夫翼奉前將軍蕭望之丞相匡衡衡授大司空琅琊師丹高密太傅伏理斿君潁川滿昌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授九江張邯琅琊皮容皆至大官其後伏黯傳理家學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以授蒯子恭恭以黯任爲郎永平中拜司空恭刪黯章句定爲二十萬言年九十卒又蜀郡任末廣漢景鸞皆以齊詩教授著述焉

虞惇按漢志齊后氏故二十卷傳三十九卷孫氏故二十七卷傳二十八卷雜記十八卷隋志齊詩魏代已亡鄭夾漈謂齊詩今猶有見者然其眞僞未可知也

韓嬰燕人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其語頗與齊魯間殊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河南趙子事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誼授同郡食子公王吉吉爲昌邑王中尉食生爲博士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爲博士豐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建武初博士淮陽薛漢世習韓詩受詔定圖讖當世言詩推爲長後至千乘太守弟子犍爲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撫定韓詩章句建初中爲公車令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撫授會稽趙曄曄舉有道又有光祿勳九江召馴閬中令巴

郡楊仁山陽張匡皆習韓詩匡為作章句樂有道徵博士
不就
虞惇按漢藝文志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
說四十一卷隋經籍志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韓詩
翼要十卷漢侯包撰梁有韓詩譜二卷唐藝文志韓詩
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蓋韓詩至唐猶
存未知以何時亡今所存者外傳而已
成伯璵氏曰傳曰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
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古之學者口相師受或文字假
借言音互殊各有專門是生同異而秦季焚書之後故名
有魯詩韓詩毛詩齊詩四家之說魯人申培公初與楚元

王劉交俱受詩於浮丘伯申公為詩作詁訓而無其傳曰
魯詩武帝以安車蒲輪徵申公拜太中大夫時年八十
餘矣申公授江公江公授韋賢賢授子玄成玄成傳兄子
賞江公又傳至王式式傳褚少孫及薛廣德廣德授龔舍
齊人轅固生為詩作傳號曰齊詩授夏侯始昌始昌傳后
蒼蒼授翼奉又授蕭望之又授匡衡衡授師丹後漢陳元
方亦學齊詩燕人韓嬰廣推詩意作內外傳數萬言號曰
韓詩其孫商亦以詩為博士淮南賁生初受之賁生傳河
內趙生趙生傳蔡誼及王吉魯人毛公於其家作詩詁訓
故曰毛詩河間獻王見而深好之趙人毛萇傳其業號小
毛公為獻王博士在漢朝毛詩不列於國庠唯齊魯韓三
家得立學官小毛公傳河間貫長卿長卿傳解延年
延年授徐敖敖授陳俠始自仲尼刪詩以授子夏故子夏
作關雎大序及諸篇小序歷四傳至大毛公漢中平時毛
詩始克興於齊梁迄於皇唐齊詩無人魯詩沒而魏晉不
播江左韓詩雖存無傳習之者自鄭玄作毛詩箋而三家
之傳廢矣魏人王肅又述毛公意而駁鄭氏之非晉孫
毓為詩評十卷論毛鄭王三家異同宋徵士周續之及雷
次宗並作詩序義江熙謝沈各注二十卷陸璣作草木疏
二卷亦論蟲魚鳥獸然土物所生耳目不及相承述悟明
靈飛殊十得六七而已崔靈恩撰諸家集注二十四卷沈
重及徐爰作音義梁武帝作詩大義四十卷鄭玄又述詩

意兼國風土地氏族作詩譜一卷又有解題一卷近代纂
集諸家互興理致淺薄非譬策之要不得遍舉也
鄭樵氏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是惟毛
詩始與之春秋公穀為盛至後漢左氏始行而後之行者
獨有氏禮家之學五傳弟子分曹教授小戴最後出而今
之言禮者惟小戴為宗此無他六經始出諸儒皆大抵
且未有他書詩其是非故雜偽之說可入趙賓之易孫劉
之書是也歷時既久古人簡牘時出於山崖屋壁之間學
者議論既精因得印其書以考同異而長短優劣見矣長
者出而短者廢自然之理也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
相傳齊魯與燕趙音不同訓詁亦異獨毛之出也自以源

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有序由庚等六篇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立孟子儀禮國語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凡左氏諸書漢初儒者皆未見而毛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唐人云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今韓氏章句已不存矣而齊詩猶有見者然唐人既謂之亡則其書之眞僞未可知也

廣惇按齊魯韓毛四家之詩惟毛氏最後出而其傳最

盛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至唐猶存而無傳習之者今所存者外傳而已鄭氏作毛詩箋孔氏作正義專申毛鄭之旨宋朱子集傳始盡斥毛鄭而獨申臆解六百年來學者非朱子弗道也蓋毛鄭之廢久矣然考其淵源師友之所自與夫儒先論撰之說毛公之詩不謂之源於子夏不可也故今列諸家授受之次第於以志其盛而惜其衰

讀詩質疑卷首十

孫男有藹校字

讀詩質疑卷首十一

常熟嚴虞惇學

經傳逸詩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 論語下同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衣錦尚絅 禮記

畜君何尤 孟子徵招角招之詩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左傳陳敬仲引詩

我之懷矣自詒伊戚 趙宣子引北征逸詩也

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士蔿賦詩

河水 公子賦河水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

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 子駟引周詩

轡之柔矣 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與不疑 國子賦轡之柔矣亦見周書

茅鴟 叔孫穆子使工爲之誦茅鴟

淑愼爾止無載爾僞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叔向引詩

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 子產引詩

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
力而無醉飽之心 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
新宮 宋公享昭子賦新宮 儀禮下管新宮注小雅逸篇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 杜注此逸詩
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晏子引詩
鳩飛 國語秦伯賦鳩飛
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 昔武王克殷而
作此詩也以為飫歌名之曰支
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
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 禮記緇衣 按文選張
華答何劭詩曰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是詩周任作也

李善注又云子思子詩云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未知
何據
相彼盍旦尚猶患之 坊記
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
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 射義貍首之詩
武宿夜 舞莫重於武宿夜注武曲名
九夏 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 周
禮注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
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
采薺 周禮趨以采薺注樂名或曰逸詩
敕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雝雝毋怠毋凶 周禮鄭

司農注賈疏云皆逸詩
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 大戴禮下同又
漢書王式傳歌驪駒
魚在在藻厥志在餌
舟張辟雍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 尚書大傳
明明 崇禹 生開 周書世俘篇籥人奏武萬獻明明三
終奏崇禹生開三終注詩篇名
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 家語下同
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心袞職欽若昊天六合
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 成王冠周公命祝雍作頌
行百里者半於九十 戰國策下同

大武遠宅不涉
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
黃竹 穆天子傳天子游黃臺之丘大寒北風雨雪天子作
詩三章以哀人夫
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 管子
樂矣君子直言是務 晏子春秋
必擇所堪必謹所堪 墨子下同
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
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
青青之麥生於陵陂 莊子
詩曰以為明狐貍其蒼 荀子下同

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

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爲之則存不爲之則亡

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

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

涓涓源水不壅不塞轂既破碎乃大其輻事既敗矣乃重大息

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 呂氏春秋下同

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爲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橋死于中野 介子推

賦詩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 史記下同

箕子作麥秀之詩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伯夷叔齊

作歌

得人者興失人者崩 漢書

九變復貫知言之選

浩浩白水鯈鯈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 列女傳下同 古有白水之詩

悄弟君子永能厲兮吁嗟惜兮乃下世兮 柳下惠妻歌

綿綿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紛良工不得枯死於野 讓苑

以雅以南韎任株離 後漢書陳忠傳

皎皎練絲在所染之 後漢書楊終傳引逸詩

利爲用本福爲禍先 文選注引韓詩

雨無其極傷我稼穡 劉安世曰韓詩有雨無極

虞惇按司馬遷云古詩三千孔子刪爲三百孔穎達非之云書傳所引之詩現在者多亡逸者少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今考書傳引詩現在者十之六七亡逸者十之二三而吳商之詩不與焉詩自文武而下至於陳靈公而止中間列國之君有一君而錄數詩者有數君而錄一詩者更有數君而不得一詩者或其詩之不足錄或其詩之足錄而當時已殘闕不完或其詩雖具而序說之無傳意旨之難考如歐陽馬氏之說者夫子皆不得而錄之則所謂古詩三千刪而爲三百者史遷之言未可盡非也故今採書傳中遺辭逸句掇而錄之就所見聞不能徧憶或詩存而亡其名或名存而亡其句至於日月已前古謠歌曲見於書傳者皆不復載韓昌黎石鼓歌云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嗚呼三代之文放佚而不傳者豈獨石鼓也哉

讀詩質疑卷首十一

孫男有禧校字

讀詩質疑卷首十二

常熟嚴虞惇學

三家遺說

關關雎鳩詩人言雎鳩貞潔以聲相求必於河之洲隱蔽無人之處故人君動靜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去留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今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也 後漢書注薛君章句

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 文選注韓詩說

漢有游女游女漢神也漢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 文選注薛君章句

魴魚赬尾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饑寒之憂為此祿仕 後漢書注薛君章句

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以金士以梓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為人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也 韓詩說 正義 儀禮疏

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 漢書王吉傳 吉學韓詩

芣苢傷夫有惡疾也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取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 文選注薛君章句

羔羊素絲素喻絜白絲喻屈柔紽數名也詩人賢仕為大夫者其德能稱有絜白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 後漢書注薛君章句

騶虞天子掌鳥獸官 異義韓魯說

古者霜降逆女冰泮殺止 韓詩傳

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 釋文

蝃蝀刺奔女也詩人言蝃蝀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佚之徵臣子為君父隱故言莫之敢指 後漢書注韓詩序

溱與洧方洹洹兮謂三月桃花水下 太平御覽

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於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拂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 後漢書注薛君章句

勺藥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 釋文

離離黍貌也詩人求亡不得憂懣不識於物視彼黍離離然反以為稷之苗乃自知憂之甚也 太平御覽

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 陳思王貪惡鳥論

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樸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苟欲得祿而已譬如尸焉 文選注薛君章句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

之卑也揭揭者蓋傷之也 漢書王吉傳

冰者窮谷陰氣所聚不洩則結而為伏陰 初學記韓詩説

鸛水鳥巢處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壟土鸛鳥見之長鳴而喜 文選注薛君章句

苞有叢苞圓博也有博大茂草也 文選注韓詩薛君章句

飢者歌食勞者歌事 初學記

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醧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客謂之湎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沈不可以湎 初學記薛君章句

伏趨曰驕行曰驂 文選注薛君章句

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故詩曰和鸞雝雝言得其和也 周禮疏

元戎大戎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 史記注薛君章句

豈雅所用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 禮記正義引韓詩

人之無良相怨一方言王者所為無有善者各相與一方而怨之 後漢書注見韓詩

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 文選注引詩傳

而無其極傷我稼穡 劉向[illegible]

辟廱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辟取辟有德言辟廱者取其廱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潔清也 韓詩説正義

文王聖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 文選注章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 後漢書注韓詩

衛武公作抑詩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 注引侯包説

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 異義

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

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 後漢書注薛君章句

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振奮也震動也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

西雝文王之雝也言文王之時辟雝學士皆潔白之人也 後漢書注薛君章句

奚斯魯公子也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 文選注韓詩薛君章句

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與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 史記注韓詩章句

佩玉晏鳴關雎歎之 漢書注杜欽傳臣瓚曰此魯詩也

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 後漢書楊賜傳引魯詩

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後世思而歌詠之 說苑劉向世傳魯詩

古有梁騶梁騶天子獵之田也 文選注魯詩傳

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其妻恐其懈於王事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乃作汝墳之詩 列女傳

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漢書韋玄成傳玄成世受魯詩

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伋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 新序

孔子曰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 說苑下同

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

天子日食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 公羊傳注魯詩

閻妻驕扇日以不臧 漢書谷永傳顏師古曰魯詩

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 漢書劉向傳下同

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

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

周頌曰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以和致和獲天助也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說苑

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儀容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化之端也 漢書匡衡傳衡學齊詩

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 後漢書陳忠傳注蓋齊魯之說

自杜沮漆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 漢書[illegible]詩

翼奉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 漢書翼奉傳
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詩有五際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 翼奉傳孟康注

詩含五際六情 春秋緯演孔圖

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辰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則春秋云喜怒哀樂好惡是也 詩緯汎歷樞下同

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是謂四始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 漢書蕭望之傳望之學齊詩

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羣臣加占著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 後漢書伏湛傳

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漢書匡衡傳下同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

曰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居爲都也 漢書郊祀志匡衡奏

廣偉按漢世言詩者四家唯毛詩最後出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爲集注今唯毛氏獨存韓詩僅存外傳而齊魯詩之亡久矣世傳申公詩說出於後人僞撰然三家之遺言緒論容或有散見於他書者朱子嘗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而王應麟伯厚復博采諸書而錄之今刪其繁蕪瑣屑而存其說於風雅者合爲一編以扶微學廣異義亦二先生之志也

讀詩質疑卷首十二

孫男有庸校字

經傳雜說

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左傳下同
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
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之宗室季蘭尸之敬也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
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
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
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
詩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
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
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

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
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
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
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
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
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

東山破
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士之二三猶喪妃耦
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
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之所以獲天福也
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
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
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 國語 下同

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亦和而布施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
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 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龢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龢故曰成
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
夫先樂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貺使臣臣敢不拜貺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懷和為每懷咨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詢忠信為周君貺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
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

之傳亦稱不敢專稱曰古者曰在昔昔曰先民
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
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
夕以交戒我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叡
聖武公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
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此文武之德也 禮記下同

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
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

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
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
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
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
孳孳斃而後已

趨以采齊行以肆夏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
安禮

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

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
之德也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敎
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
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敎民睦
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
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

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

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以此坊民民猶
有自獻其身

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
仁也

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

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敎之弟以說安之

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

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

故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
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
於我歸說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

壹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 射義注

南陔六笙詩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卽亡 儀禮疏

於穆清廟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故爲人君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見文王者愀然如見文王焉 尚書大傳

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謂王位也故時邁曰肆于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故國語謂之曰皆昭令德以合好也 國語注

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 趙岐孟子注

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 公羊疏許氏

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 國語注下同

黍苗道邵伯述職勞來諸侯也

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 孔叢子

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道甚也如此 家語下同

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鹿鳴興於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

鄘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儛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政乎夫爲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乎竿旄之忠告至矣哉

孔子讀詩于正月六章惕然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卽妄也故賢也既不遇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逄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

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

詩云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又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也又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事

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焉可息
哉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朋友
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
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
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
曰望其壙皋如也塡如也鬲如也此其知所息矣 荀子下
同

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
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彼交
匪紓天子所予

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
之能以義屈伸變應也

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
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

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
知其一莫知其他

詩曰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頃筐易滿
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

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遂亡人好獨詩曰我言維服勿以
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問也

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
石其聲可內於宗廟

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文王樂名曰采 [illegible]

文王行辟雍之人 [illegible]

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
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
騶虞 呂子下同

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

禹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候禹於塗山之陽乃作歌曰候
人兮猗實始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 呂
氏春秋下同

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以繩文王之德

晉人欲攻鄭令叔向聘焉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
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向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
可攻也孔子曰詩云無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

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 淮南
子下同

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 史記下同

仁義陵遲鹿鳴刺焉

和好嚶嚶鳴而攸同動以紀度則鳥獸之所聚也 賈誼新
書下同

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

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

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 [illegible]
董仲舒傳
懿王時戎狄交侵中國被其苦詩人始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出車彭彭城彼朔方 漢書匈奴傳
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 司馬相如[illegible]
[illegible]撰說
伐檀刺賢者不遇明王也 文選注[illegible]
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絃風諫 文選注蔡邕琴操
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 後漢書注蔡邕正交論
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 蔡邕明堂論
治身之與治民先後不同焉矣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治身也 春秋繁露下同
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辭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代崇也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
周公輔成王作[illegible]以奉天
陟降庭止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 [illegible]

康王晚朝關雎作諷 後漢書[illegible]
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 [illegible]
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illegible]不象教化流行也
白虎通
武王伐紂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荊蠻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 漢書賈捐之傳
毛詩曰遵彼汝墳又曰鋪敦淮墳爾雅曰墳莫大於河墳此謂三墳也 文選[illegible]注
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 後漢書寇榮上書
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罪 後漢書馬援傳
周室陵遲詩刺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己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 陳[illegible]
蒹葭履霜敬由崇儉蟋蟀[illegible]戒在窮奢 後漢書
野無鳴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今[illegible]不怨於下 楊震傳
大臣之[illegible]
刺六口不譽怨職作諷仲尼所錄 [illegible]傳
[illegible]不中儉則國[illegible]儉之[illegible]
人[illegible]刺君諷以太康[illegible]之篇 [illegible]
刺戒昭公以不能馳驅被識文武之道須臾衰也
[illegible]之[illegible]人[illegible]欲與之[illegible]

人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言墓門有棘雖無人棘上猶有鴞汝獨不愧也 楚辭天問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逸注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 徐幹中論

彼姝者子何以與之其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 王充論衡下同

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維憂用老

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 揚子下同

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

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

或問爲政有幾曰思斁昔在周公征於東方四國是王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內執袁濤塗其斁矣夫

或問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及詩溫溫乎其和可知也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齊桓之時縕而春秋美邵陵習亂也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好始治也

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 文中子下同

薛收曰吾嘗聞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辨得失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

程元曰敢問豳風何也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元曰豳居變風之末何也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言變之可正也豳居之下也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

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竇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威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

不我力姚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竇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意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既而曰不可爲矣

諸侯不貢詩天子不采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斯則久矣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

古之君子悲周道之衰頌聲之輟飾故以告人其風流 隋書志

古者受命而起所以立靈臺靈臺在國之西[illegible]近諸依仁宮也靈臺制度奈何[illegible]說曰積土爲增其高九仞上平無屋高九仞者極陽之數上平無屋望氣顯者 五經通義

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 詩含神霧

立秋促織鳴女工急促之候也 蔡邕月令章句

蒹葭秋水其思凉猶秦西氣之變乎

秦地處仲秋之位曹地處季夏之位 詩緯

嘉魚出於丙穴 左思蜀都賦

游女弄珠於漢皋之曲 張衡南都賦

改奢即儉則合美乎斯干 張衡東京賦

晉書地道記朝歌城本沬邑武丁始遷居之爲殷都有新聲靡樂 水經注

美溝水東南注淇水博物志謂之奧漢武帝塞決河用淇園之竹寇恂爲河內伐竹淇川治矢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前不勿篇竟不異毛與

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止于藩 哀孝政注劉子

惟終南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於褒斜又西至於隴首以臨於戎東至於商顏又東至於太華以距於關實能作固以屏王室其物產之厚器用之出則璆琳琅玕是出焉爲紀堂條梅秦風詠焉 柳宗元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見其整而靜也顏之推愛之楊綝依依雨雪霏霏寫物怨思人情也謝玄愛之遊獻辰告謝安以爲佳語 朱公筆記

屈宋以來騷人辭客多生江漢故仲尼以二南之地爲作詩之始 鄭樵

陝有秦地理志隴西有隴坻在其西注隴坂也卽今隴山三秦記其坂九曲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東望秦川 王應麟地理攷

首在殷思事在撥國公也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孔子也 [illegible]

魯頌泮水一章曰薄采其芹二章曰薄采其藻三章曰薄采其茆芹取有香也藻取有文也茆取有味也蓋士之於學也皆其芳臭而予則采芹之譬也既至矣於是學文則采藻之譬也及其久也知道之味又嗜而學焉則采茆之譬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言無民而不可治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言無民而不可使

虞惇按自孔子刪詩而後遭秦焚學六義散亡漢興至於孝文詩始萌芽建元之間詩分爲四齊魯韓毛各仿師說其後毛氏孤行三家漸亡鄭箋孔疏遞相祖述宋朱子集註出而毛鄭空存無有習其書而問其傳者蓋漢唐儒者解經之學至是而盡廢然南渡編輯遺文雜記往往而在未必盡泯沒於士大夫之口故余於一家之說既略爲綴拾復旁采經傳雜說別爲一編以附其後使學者如朱子之外未嘗無毛鄭毛鄭之外不無三家而三家毛鄭朱子之外又未嘗無宋元之諸儒之說於以廣異聞扶微學傳不云乎不學博依不能安詩小子何莫學夫詩其以是編爲博依可矣

孫男有嘉校字

常熟嚴虞惇學

詩韻五

服 古蒲北反　關雎寤寐思服　有狐之子無服　葛屨好人服之　蜉蝣采采衣服　候人不稱其服　采薇象弭魚服　六月載是常服旣成我服共武之服　采芑簟茀魚服　文王侯于周服　下武昭哉嗣服　文王有聲無思不服　蕩侯是在服　泮水淮夷攸服 並同　大東粲粲衣服　顧炎武曰古音蒲北反與來試鄙同　虞惇按古人四聲通用不容轉讀去聲蓋服乃如徵齊生之入聲今韻書入屋部誤也

友 古音以　關雎琴瑟友之　匏有苦葉卬須我友　六月張仲孝友　吉日或羣或友　沔水邦人諸友　雨無正怨及朋友　車舝雖無好友　皇矣因心則友　假樂燕及朋友　抑惠于朋友

否 古方彼反　葛覃害澣害否　匏有苦葉人涉卬否　小旻或聖或否　甫田嘗其旨否　賓之初筵或醉或否　抑未知臧否

母 古滿以反　葛覃歸寧父母　葛藟謂他人母　將仲子畏我父母　南山必告父母　陟岵瞻望母兮　四牡不遑將母　杕杜憂我父母　南山有臺民之父母　沔水誰無父母　小弁靡依匪母　蓼莪無母何恃　北山憂我父母　思齊文王之母　泂酌民之父母

雝方有文母　閟宮令妻壽母（叶上）　䜌斯逝兄弟父
母（雖此滿補反）
行（戶郎反）　卷耳寘彼周行　擊鼓我獨南行　雄雉不
如德行　北風攜手同行　載馳亦各有行　氓士貳
其行　叔于田兩驂鴈行　有女同車有女同行　孝
駕予與行　汾沮洳殊異乎公行　鴇羽肅肅鴇行
黃鳥子車鍼行　無衣與子同行　七月遵彼微行
東山熠燿宵行　鹿鳴示我周行　六月以先啓行
沔水載起載行　十月之交不用其行　大東行彼周
行波施之行　北山或不已于行　車舝景行行止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　大明維德之行長子維行　緜

戎車攸行　篤公劉爰方啓行　蕩人尚乎由行　抑
尚式遄其行　天作有夷之行　敬之示我顯德行
觥（古音光）　卷耳我姑酌彼兕觥　七月稱彼兕觥
華（古音敷）　桃夭灼灼其華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　有
女同車顏如舜華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　著尚之以
瓊華乎而　裳裳者華　采薇維常之華　出車
（[illegible]）
家（古音姑）　桃夭宜其室家　甚悲樂子之無家　鴻鴈
曰予未有室家　常棣宜爾室家　采薇靡室靡家
我行其野復我邦家　雨無正曰余未有室家　緜

立室家（陳第曰家本音姑後轉音歌今乃音加韓之遷也）
罝（古音雎）　兔罝肅肅兔罝（[illegible]）
仇（古渠之反）　兔罝公侯好仇　無衣與子同仇（[illegible]）
有（古音以）（[illegible]）　葛藟亦莫我有　魚麗君
子有酒旨且有物其有矣　吉日其祁孔有　四月寧
莫我有　南山終且有　裳裳者華君子有之維其
有之　篤公劉爰衆爰有　有駜歲其有　閟宮邦國
是有　玄鳥奄有九有
泳（古[illegible]反）　漢廣不可泳思
永（古音漾反）　漢廣江之永矣（[illegible]）

馬（[illegible]古莫補反）　漢廣言秣其馬　擊鼓爰喪其馬　叔于
田卷無服馬　大叔于田乘乘馬　株林駕我乘馬
東山皇駁其馬　四牡嘽嘽駱馬　吉日既差我馬
十月之交蹶維趣馬　采芑路車乘馬　緜來朝走馬
崧高路車乘馬　有客亦白其馬　駉駉牡馬（[illegible]）
（[illegible]）
角（古音祿）　麟之趾麟之角　行露誰謂雀無角　良耜
有捄其角（[illegible]）
降（古戶工反）　草蟲我心則降　出車我心則降　旱麓
福祿攸降　鳧鷖福祿攸降

下 古音戶　采[illegible]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　擊
鼓于林之下　凱風在浚之下　采苓首陽之下　宛
丘宛丘之下　東門之枌婆娑其下　七月十月蟋蟀
入我牀下　果山小在車下　四牡載飛載下　北山
溥天之下　采[illegible]有下　緜至于岐下　皇矣以
對於天下　[illegible]騶來下　烝民昭假于下　有駜
騁於下

夜 古羊茹反　行露豈不夙夜　東方未明不能辰夜
葛生冬之夜　雨無正莫肯夙夜　蕩俾晝作夜　振
鷺庶幾夙夜

牙 古音吾　行露誰謂雀無牙　祈父予王之爪牙　[illegible]

[illegible]東方

皮 古音婆　羔羊羔羊之皮　相鼠相鼠有皮　韓奕鞹
[illegible]皮 古傳牛則有皮與多 那 [illegible]從其有皮與何韻

蛇 古徒何反　羔羊委蛇委蛇　斯干維虺維蛇　[illegible]
[illegible]之委蛇遠遊[illegible]之遠蛇[illegible]

革 古音棘　羔羊素絲之革　采芑鉤膺鞗革　斯干如
鳥斯革　皇矣不長夏以革　[illegible]

車 古音居　何彼襛矣王姬之車　北風攜手同車　有
女同車有女同車　采菽君子之車　何人斯遑脂爾
車　韓奕乘馬路車　江漢既出我車　[illegible]

[illegible]

葭 古音[illegible]　騶虞彼茁者葭　[illegible]

豝 古巴音反　騶虞一發五豝

訧 古[illegible]反　綠衣俾無訧兮　[illegible]

風 古方愔反　綠衣凄其以風　谷風習習谷風　晨風
鴥彼晨風　何人斯其為飄風　桑柔如彼遡風　烝
民穆如清風　[illegible]

野 古神與反　[illegible]　燕燕遠送于野　叔

于田叔適野　葛生蘞蔓于野　株林說于株野　七
月七月在野　東山烝在桑野　鴻鴈劬勞于野　鶴
鳴聲聞于野　小明至于艽野　何草不黃率彼曠野
篤公劉京師之野　駉在坰之野　閟宮于牧之野

兵 古逋良反　擊鼓踊躍用兵　無衣修我甲兵　抑予
矢戎兵

軌 古音九　匏有苦葉濟盈不濡軌　[illegible]

牡 古莫九反　匏有苦葉雉鳴求其牡　[illegible]
兮　伐木既有肥牡　信南山從以騂牡　雝於薦廣
牡　有駜駜彼乘牡

笱 古音矩　谷風毋發我笱　小弁毋發我笱

後 古音戶 谷風 遑恤我後 南山不穀 保艾爾後 正
月 不自我後 小弁 遑恤我後 角弓 不顧其後 緜
予曰有先後 瞻卬 不自我後 式救爾後 閟宮 克昌厥
後
久 古音九 旄丘 何其久也 六月 我行永久 [illegible]
如死之久矣 [illegible]
首韻易傳亢有九丑二音 [illegible]
莫以後亂後作丑音矣
苓 古力珍反 簡兮 隰有苓 采苓 采苓采苓
零 風零 定之方中 靈雨既零 [illegible]
令 [illegible] 東方未明 自公令之 盧令 盧令令 車鄰 寺
人之令 十月之交 不寧不令 [illegible]

七命 [illegible] 古蓮字 漢書地理志 [illegible]
[illegible]
謀 古音媒 泉水 聊與之謀 氓 來即我謀 皐皐 [illegible]
周爰咨謀 十月之交 不即我謀 小旻 或哲或謀
巷伯 誰適與謀 [illegible] 文王有聲 詒厥孫謀
抑 聽用我謀
邪 古音徐 北風 其虛其邪 駉 思無邪
鮮 古音犀 新臺 籧篨不鮮 [illegible]
[illegible]
洒 古音 [illegible] 新臺 新臺有洒

浼 古音免 新臺 河水浼浼
離 古音羅 新臺 鴻則離之 湛露 其實離離 [illegible]
施 古式何反 [illegible] 丘中有麻 將其來施施
[illegible]
景 [illegible] 二子乘舟 汎汎其景 [illegible]
儀 古魚何反 [illegible] 相鼠 人而無儀 東山
九十其儀 [illegible] 不令儀 [illegible] 有儀
[illegible] 賓之初筵 [illegible] 既醉 [illegible]

儀 抑 敬爾威儀 不愆于儀
宜 古魚何反 君子偕老 象服是宜 緇衣 緇衣之宜兮
女曰雞鳴 與子宜之 裳裳者華 君子宜之 [illegible]
[illegible] 宜之 [illegible] 鳧鷖 公尸來燕來宜
閟宮 [illegible] 宜 [illegible] 受命咸宜
麥 古音 [illegible] 桑中 爰采麥矣 載馳 [illegible] 麥 [illegible]
丘中有麥 [illegible] 食我麥 [illegible] 麥 [illegible]
兄 古 [illegible] 反 [illegible] 將仲子 [illegible]
陟岵 瞻望兄兮 [illegible] 復我諸兄 [illegible] 則友其兄
何 [illegible] 弟兄 [illegible] 桑柔 倉兄填兮

召旻 職兄斯引 職兄斯弘 音況去聲
京 古音疆 定之方中 景山與京 下泉 念彼周京 正
月 憂心京京 甫田 如坻如京 文王 祼將于京 大
明 曰嬪于京 于周于京 皇矣 依其在京 下武 王配
于京 文王有聲 宅是鎬京 篤公劉 乃覯于京
命 古音彌吝反 蝃蝀 不知命也 揚之水 我聞有命 采
菽 天子命之 假樂 保佑命之 卷阿 維君子命 韓
奕 王親命之 江漢 于周受命 自召祖命
為 古音譌 相鼠 不死何為 兔爰 我生之初 尚無為
緇衣 敝予又改為兮 澤陂 寤寐無為 北山 或靡事
不為 鳧鷖 福祿來為 抑 斯言之玷 不可為也

侯 古音胡 載馳 歸唁衛侯 羔裘 洵直且侯 左傳童謠 公在乾侯 與誅為韻 史記游俠傳 竊鉤者誅 竊國者侯 與誅韻 揚雄長楊賦 皆不知我已獲其王侯 反離騷 流于來之揚侯與隅 圖屏 或立談而封侯 與谷韻 漢書 故傳朔神仲舒再相諸侯 與車書儒韻 無羊 或負其
餱 行葦 既挾四鍭 俱音胡
丘 古去其反 載馳 陟彼阿丘 氓 至于頓丘 巷伯 猗
于畝丘
尤 古羽其反 載馳 無我有尤 四月 莫知其尤
蝱 古音芒 載馳 言采其蝱 管子地員篇 有彼黃蝱 與旁 昌古 叶韻 易林 蝦之 ... 去名
猗 古音阿 奇錡與 傷韻 淇奧 綠竹猗猗 車攻 兩驂不猗 節南山
有實其猗 那 猗與那與

婦 古房以反 氓 三歲為婦 思齊 京室之婦 載芟 思
媚其婦
右 古音以 竹竿 淇水在右 蒹葭 道阻且右 彤弓
朝右之 吉日 悉率左右 甫田 攘其左右 裳裳者
華 右之右之 文王 在帝左右 賜酒左酒右 雲漢
膳夫左右 我將 維天其右之
瓜 古音孤 木瓜 投我以木瓜 七月 七月食瓜 信南
山 疆埸有瓜 左傳哀十七年繇辭 ... 之瓜 與虛夫皆韻
玖 古音几 木瓜 報之以瓊玖 丘中有麻 貽我佩玖
靡 古音磨 黍離 行邁靡靡 易中孚九二 吾與爾靡之 與和韻 ... 上林賦 ... 莊子 ... 詩 ...

罹 古音羅 兔爰 逢此百罹 斯干 無父母詒罹 小弁
我獨于罹
藪 古色主反 大叔于田 叔在藪 易林 明夷之離 山林麓藪 與... 二公 ... 德之數與 ... 高帝功臣頌 延帝幽藪 與武宇主韻
射 古音 ... 大叔于田 叔善射忌 車舝 好爾無射 抑
矧可射思 ...
弓 古音肱 大叔于田 抑鬯弓忌 小戎 交韔二弓 采
綠 言韔其弓 閟宮 二矛重弓 左傳莊二十二年 招 ... 以弓與 ...
肱以濫來奔 公羊傳作黑弓

彭古音旁　清人清人在彭　載驅行人彭彭　出車出
車彭彭　北山四牡彭彭　大明四騵彭彭　烝民四
牡彭彭　韓奕百兩彭彭　駉以車彭彭
英古音央　清人二矛重英　有女同車顏如舜英　汾
尚之以瓊英乎而　汾沮洳彼其之子美如英　央[illegible]
亦作泱詩[illegible]　白[illegible]作泱泱[illegible]
吹古昌戈反　蘀兮風其吹女
巷古胡貢反　丰俟我乎巷兮是篇韻讀五下用大下家巷與巷韻
即古子悉反　東門之墠子不我即　東方之日履我即
兮　篤公劉芮鞫之即
明古謨郎反　鷄鳴東方明矣　東方則明　東方未明

東方未明　黃鳥不可與明　大東東有啓明　楚茨
祀事孔明　信南山祀事孔明　甫田以我齊明　既
醉介爾昭明　民勞憯不畏明　板昊天曰明　蕩爾
德不明　烝民仲山甫明之　執競斤斤其明　敬之
學有緝熙于光明　有駜在公明明
夢古莫騰反　鷄鳴甘與子同夢　斯干乃占我夢　正
月視天夢夢訊之占夢
茂古音毛　還子之茂兮　天保如松柏之茂　南山有
臺德音是茂　斯干如松茂矣　生民種之黃茂　良
耜黍稷茂止
畝古滿以反　南山衡從其畝　七月饁彼南畝　采芑
于此菑畝　信南山南東其畝　甫田今適南畝禾易
長畝　大田俶載南畝饁彼南畝　緜迺宣迺畝　生
民實穎是畝　載芟俶載南畝　良耜俶載南畝
輻古方墨反　伐輻坎坎伐輻兮　正月員于爾輻
婁古音閭　山有樞弗曳弗婁去聲則音[illegible]
婁蒙[illegible]古曰婁古婁字凡從婁字皆作婁
逅古胡故反　綢繆見此邂逅
者古音渚　綢繆見此粲者如此粲者何　采綠薄言觀
者　阿薄言觀者[illegible]

裘古渠之反　終南錦衣狐裘　七月為公子裘　大東
[illegible]是裘
韭古音九　推與每食四簋　伐木陳饋八簋
夏古音戶　宛丘無冬無夏　四月四月維夏
與羽[illegible]城門[illegible]有夏[illegible]
[illegible]東門之[illegible]
[illegible]
東門之池東門之[illegible]
[illegible]
矣我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渡彼譯之阪

味 古音汪 候人不濡其咮

媾 古音故 候人不遂其媾

火 古音毀 七月七月流火 大田秉畀炎火 左傳昭十二年晋[illegible]

公[illegible]餘為害為 大[illegible]

庚 古音[illegible]反 七月有鳴倉庚 大東西有長庚

稼 古音故 七月十月納禾稼 甫田曾孫之稼 [illegible]

[illegible]之 土絲子之稼

緆 古音[illegible] 東山親結其縭

錡 古渠禾反 破斧又缺我錡

瑕 古音胡 狼跋德音不瑕 [illegible]詩心乎愛矣遐不謂矣鄭注云瑕之言胡也陳[illegible]

目古瑕胡同音[illegible]

豆 古田故反 常棣儐爾籩豆 賓之初筵亂我籩豆

暇 古音戶 伐木迨我暇矣 小明靡我不暇 何草不

黃朝夕不暇

厚 古音戶 天保俾爾單厚 巧言顏之厚矣 卷阿亦

孔之厚矣

福 古方[illegible]反 天保詒爾多福 小明介爾景福 楚茨

以介景福 大田以介景福 鴛鴦宜其遐福 賓之

初筵承受其福 大明聿懷多福 旱麓以介景福

行葦以介景福 既醉介爾景福 假樂干祿百福

湑以介景福 閟宮降之百福 殷武封建厥福

疚 古音几 采薇憂心孔疚 杕杜憂心孔疚 大東使

我心疚 召旻維今之疚 閔予小子嬛嬛在疚

牧 古音墨 出車于彼牧矣 [illegible]

近 古音記 杕杜會言近止 崧高往近王舅 [illegible]

上九月幾望于夏傳作近 中孚六四月幾望京房作近

又 古音[illegible] 南有嘉魚嘉賓式燕又思 小宛天命不又

賓之初筵室人入又 矧敢多又

耇 古音矩 南山有臺遐不黃耇 行葦以祈黃耇

寫 古音湑 蓼蕭我心寫兮 裳裳者華我心寫兮 車

舝我心寫兮

椅 古於戈反 湛露其桐其椅

衡 古戶郎反 采芑約軝錯衡 韓奕簟茀錯衡 閟宮

夏而楅衡 烈祖約軝錯衡 長發實維阿衡 傳箋曰衡字

自莊子胠篋篇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始入耕青韻

珩 同衡 采芑有瑲葱珩

隼 古之[illegible]反 采芑歎彼飛隼 沔水歎彼飛隼

旐 古音[illegible] [illegible]

駹 古音[illegible] [illegible]失其馳 卷阿既閑且馳

戊 古音莫 吉日吉日維戊

寡 古音古 鴻鴈哀此鰥寡 小宛哀我填寡 桑民不

侮鰥寡 史記太史公自序親屬既寡與士呂許又韻[illegible]

[illegible]王母寡陳世傳作母鼓陳第曰寡音古後轉音果

[illegible]歌[illegible]多而寡與我韻再轉則今音

旂 古音芹 庭燎言觀其旂 采菽言觀其旂 泮水言
觀其旂 左傳僖五年童謠取虢之旂 與晨辰振賁焞軍奔韻
菑 古方墨反 我行其野言采其菑
富 古方二反 我行其野成不以富 小宛壹醉日富
瞻卬何神不富 召旻維昔之富 閟宮俾爾壽而富
羆 古彼禾反 斯干維熊維羆 韓奕赤豹黃羆
喤 古音皇 斯干其泣喤喤 執競鍾鼓喤喤
地 古音沱 斯干載寢之地 楚辭天問而竟死分地與歌韻 九章橘頌參天地兮與過韻 揚雄羽獵賦剖野掃地與佐過韻 吳才老收地入酋韻誤為齒
雄 古胡陵反 無羊以雌以雄 正月誰知烏之雌雄 左傳
襄十年孫文子卜繇有夫 出征而喪其雄 與陵韻

邦 古博工反 節南山以畜萬邦 瞻彼洛矣保其家邦
采菽殿天子之邦 思齊以御于家邦 皇矣敦距
大邦 崧高登是南邦 式是南邦 召旻實靖夷我邦
烈文無封靡于爾邦 閟宮至于海邦
口 古音苦 正月好言自口 莠言自口 巧言出自口矣
左傳昭七年正考父鼎銘以 僂余亦與傴僂俯走侮韻
負 古房以反 小宛果蠃負之 生民是任是負
掎 古居我反 小弁伐木掎矣
扡 古徒可反 小弁析薪扡矣
盟 古彌郎反 巧言君子屢盟 鄭樵經典始篇傳之後世 以血為盟與方湯昌亡破韻
讀黃庭經授者曰師 受者盟與上向暢韻

舍 古音者 何人斯亦不遑舍 易序象傳……也與下與韻楚辭離騷……
而不能舍也與故離未飄了 翁曰
六經凡舍皆音暑于讀則音舒
哆 古昌果反 巷伯哆兮侈兮
侈 古昌氏反 巷伯侈兮侈兮
濁 古胡谷反 四月載清載濁 孟子今與人心濁兮與足韻 枚乘七發揄與濁與
日觀史記魏其武安侯傳 潁水濁灌氏族
侑 古音祐 楚茨以妥以侑
亨 古虛郎反 楚茨或剝或亨 瓠葉采之亨之 史記淮陰侯傳
狡兔死走狗亨 與藏亡韻
祊 古甫郎反 楚茨祝祭于祊
慶 古音羌 楚茨孝孫有慶 莫怨具慶 甫田農夫之慶

裳裳者華是以有慶矣 皇矣則篤其慶
奏 古則故反 楚茨樂具入奏 賓之初筵樂既和奏
緜予曰有奔奏 有瞽既備乃奏
渥 古音屋 信南山既優既渥 易鼎九四其形渥與足餗韻 漢淮南王安屏風賦……與木韻 陸機漢高帝功臣頌……與……韻 ……
彧 古於六反 信南山黍稷彧彧
敏 古音每 甫田農夫克敏 生民履帝武敏 漢書敘傳……與畝與敷韻 蔡邕……
柄 古補往反 頍弁憂心怲怲 入彷徨音柄 春秋……
羊殺梁 作……

的 古都略反 賓之初筵 發彼有的 [illegible]

能 古奴來反 賓之初筵 各奏爾能 [illegible]

[illegible]

抑 古於逸反 賓之初筵 威儀抑抑 假樂 威儀抑抑

呶 古奴 賓之初筵 載號載呶 [illegible]

郵 古羽其反 賓之初筵 不知其郵

矜 古居銀反 菀柳 居以凶矜 何草不黃 何人不矜 桑柔 寧不我矜 [illegible]

文始入蒸韻

牛 古音疑 黍苗 我車我牛 我將 維羊維牛 絲衣 自羊徂牛 [illegible]

孚 古音浮 文王 萬邦作孚 下武 成王之孚 [illegible]

趣 古倉苟反 棫樸 左右趣之

柘 古之恕反 皇矣 其檿其柘

禡 古音某 皇矣 是類是禡 [illegible]

囿 古音郁 靈臺 王在靈囿 [illegible]

伏 古蒲北反 靈臺 麀鹿攸伏 [illegible]

斝 古音古 行葦 洗爵奠斝

斗 古滴主反 行葦 酌以大斗 [illegible]

卿 古音羌 蕩 以無陪無卿 [illegible]

舊 古音忌 蕩 殷不用舊 召旻 不尚有舊 [illegible]

漏 古音路 抑 尚不愧于屋漏

覯 古音故 抑 莫予云覯

競 古其亮反 桑柔 秉心無競 [illegible]

梗 古古杏反 桑柔 至今爲梗 [illegible]

垢 古音古 桑柔 征以中垢 [illegible]

寇 古苦故反 桑柔 職盜爲寇

耦古音吾反　思馬斯[illegible]　鄭耦[illegible]

[illegible]

后古音戶　匪文武維后 [illegible]

嘏古音古　載見俾緝熙于純嘏　閟宮天錫公純嘏 [illegible]

紑古音丕之反　絲衣絲衣其紑

俅古音渠之反　絲衣載弁俅俅

騢古音胡　駰有騢有騢

馘古音國　泮水在泮獻馘

犧古音何反　閟宮享以騂犧

厖古莫工反　長發為下國駿厖 按荀子引此作駿蒙

庚亭按顧炎武氏音學五書有詩本音及唐韻正備載古音與今韻相沿之誤援引精確核之經傳無一不合今括以為準而略為參訂之

讀詩質疑卷首十四

孫男有鵬校字

讀詩質疑卷首十五

常熟　嚴　虞惇　學

釋文攷異

周南

關雎　君子好逑　禮記緇衣引詩作君子好仇釋文逑本亦作仇鄭箋怨耦曰仇

葛覃　服之無斁　禮記緇衣作服之無射

螽斯　詵詵兮　釋文詵說文作㚫

桃夭　釋文夭說文作枖木少盛貌

兔罝　施于中逵　文選注薛君章句作中馗馗九交之道也

漢廣　不可休息　釋文休息本或作休思正義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為韻二字俱作思宋王應麟詩攷 [illegible]
韓詩作不可休思

汝墳　讀詩記爾雅汝為濆董氏曰爾雅大水溢出別為小水故可以為濆郭璞引遵彼汝濆以證爾雅當從詩
本猶為濆也

惄如調飢　釋文惄韓詩作愵

王室如燬　詩攷薛君章句作如[illegible]

采蘋　[illegible]之[illegible]　讀詩記董氏曰[illegible]作[illegible]書曰宅
在南澗毛詩所謂于以采蘋南澗之濱者也

于以采藻　詩攷藻說文作薻

于以湘之　讀詩記董氏曰韓詩作于以鬺之韓注鬺亨
也
甘棠蔽芾甘棠　韓詩外傳作蔽茀
勿翦勿伐　釋文翦韓詩作剗漢書作鬋
摽有梅　釋文摽韓詩作㮛孟子注作莩有梅莩零落也
江有汜　讀詩記董氏曰汜石經作洍說文亦作洍並古
爲洍後世譌也
何彼襛矣　釋文襛韓詩作茙
柏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孔子閒居作威儀逮逮後漢
書朱穆傳注載絕交論曰威儀棣棣不可算也
胡迭而微　釋文迭韓詩作臷臷常也

日月報我不述　文選注作報我不術薛君曰術法也
終風曀曀其陰　讀詩記董氏曰韓詩作壇壇其陰章句
曰天陰塵也
擊鼓于嗟洵兮　釋文洵韓詩作夐夐遠也
凱風睍睆黃鳥　太平御覽作簡簡黃鳥
雄雉悠悠我思　說苑作遙遙我思
匏有苦葉深則厲　釋文厲說文作砅又履石渡水也
濟盈不濡軌　釋文軌依字作軌說文軌車轍也從
車九聲舊龜反軌車轍前也從車凡聲音犯
雝雝鳴雁　鹽鐵論作雝雝鳴鳱
谷風黽勉同心　文選注作密勿同心

不我能慉　讀詩記董氏曰孫毓王肅詩並作能不我慉
說文亦然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家語備引並作扶服救之
旄丘流離之子　爾雅注作留離之子
瑣兮尾兮　釋文[illegible]韓詩作[illegible]美貌
泉水毖彼泉水　釋文毖韓詩作祕說文作䀣直視也
飲餞于禰　釋文禰韓詩作坭
北風其虛其邪　正義其邪爾雅作其徐
靜女靜女其姝　讀詩記董氏曰隋得江左本作靜女其
姝姝好也石經作僾而不見說文僾仿佛也
搔首踟躕　文選注作搔首蹢躅薛君曰蹢躅躑躅也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　釋文洒韓詩作漼鮮貌浼浼
韓詩作浘浘盛貌
得此戚施　說文作得此𪓰䵷
柏舟實維我特　釋文特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　釋文埽韓詩作揚
君子偕老鬒髮如雲　說文作㐱髮如雲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　讀詩記奔奔左傳作賁賁禮表
記作姜姜
淇奧綠竹猗猗　釋文竹韓詩作[illegible]萹筑也石經同
有匪君子　詩攷匪韓詩作邲邲美也
赫兮咺兮　釋文咺韓詩作宣宣顯也

考槃考槃在澗　釋文澗韓詩作干云墝埆之處也
碩人之薖　釋文薖韓詩作𧼮𧼮美貌
碩人衣錦褧衣　釋文褧說文作檾枲屬也
齒如瓠犀　爾雅註作瓠棲
鱣鮪發發葭菼揭揭　釋文發韓詩作鱍說文
作鱍葭韓詩作𦼮長貌揭韓詩作桀健也
體無咎言　釋文體韓詩作履履幸也坊記亦作履
泣涕漣漣　楚辭章句作泣涕漣漣
信誓旦旦　釋文旦旦說文作悬悬
芄蘭垂帶悸兮　說文悸韓詩作萃垂貌
河廣曾不容刀　釋文刀說文作𦨴

伯兮焉得諼草　釋文諼說文作藼讀詩記董氏曰諼草
韓詩作萱草
有狐有狐綏綏　詩攷綏綏齊詩作夊夊
黍離彼黍離離　說文作穲穲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　說文作𤌥其乾矣
兔爰雉離于罦　罦說文作罬覆車网也
大車檻衣如菼　詩攷菼說文作𦷕
清人二矛重喬　釋文喬韓詩作鷮
左旋右抽　釋文抽說文作搯搯者拔刃以習擊刺也
羔裘彼其之子　讀詩記董氏曰彼其韓詩作彼已
舍命不渝　韓詩外傳作舍命不偷

東門之墠有踐家室　詩攷韓詩作有靖家室靖善也言
東門之外栗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爲室家也
風雨風雨淒淒　詩攷說文作湝湝
子衿子寧不嗣音　釋文嗣韓詩作詒詒寄也
出其東門縞衣綦巾　詩攷綦說文作綨
聊樂我員　釋文員韓詩作魂魂神也
野有蔓草零露溥兮　顏師古匡謬正俗曰溥按呂氏字
林作𩃎
溱洧方渙渙兮　釋文渙渙韓詩作洹洹漢書地理志曰
溱與洧方灌灌兮
洵訏且樂　釋文洵訏韓詩作恂盱樂貌

還子之還兮　釋文還韓詩作嫙嫙好貌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　漢書地理志子之營兮遭
我乎嶩之間兮顏師古註云毛詩作還齊詩作營嶩山
名也
並驅從兩肩兮　肩說文作豣豣三歲豕肩相及者
揖我謂我儇兮　釋文儇韓詩作婘婘好貌
南山衡從其畝　釋文從韓詩作由東西耕曰衡南北耕
曰由
盧令令　讀詩記董氏曰韓詩作令令[illegible]
敝笱其魚唯唯　釋文唯唯韓詩作遺遺言不能制也
猗嗟舞則選兮　文選注薛君章句作舞則纂兮言其舞

則應雅樂也

四矢反兮　釋文反韓詩作變

葛屨摻摻女手　文選注作纖纖女手

好人提提　楚詞章句作媞媞

伐檀坎坎伐輪兮　詩攷石經魯詩殘碑坎坎作欿欿

碩鼠三歲貫女　詩攷石經魯詩殘碑作三歲宦女

揚之水素衣朱襮　郊特牲疏魯詩云素衣朱綃

杕杜獨行睘睘　詩攷睘睘文選注作煢煢

有杕之杜噬肯適我　釋文噬韓詩作逝逝及也

生于道周　釋文周韓詩作右

駟驖載獫歇驕　說文作載獫猲獢

小戎厭厭良人　列女傳作愔愔良人

終南顏如渥丹　釋文丹韓詩作沰沰赭也

東門之枌市也婆娑　釋文婆說文作媻

衡門可以樂飢　韓詩外傳作可以療飢說文療治也石經亦作療

墓門訊以風之　釋文訊又作誶楚詞章句作誶予不顧廣韻六至部中有誶字亦引詩作歌以誶至

防有鵲巢誰侜予美　釋文美韓詩作娓娓美也

月出佼人僚兮　釋文佼又作姣方言云自關而東河濟之間凡好謂之姣

佼人懰兮　釋文懰埤蒼作嬼嬼妖也

勞心慘兮　顧炎武詩本音云五經文字作懆

澤陂有蒲與荷　正義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

碩大且卷　太平御覽作僕人曰婘君曰婘重頤也

素冠棘人欒欒兮　讀詩記董氏曰棘人崔靈恩集注作悈人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　楚辭章句作旖旎其華

匪風中心怛兮　漢書王吉傳作中心憩兮

蜉蝣衣裳楚楚　釋文楚楚說文作髗髗云會五綵鮮色也

候人何戈與祋　讀詩記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作何戈與綴鄭康成樂記引詩亦作綴綴表也

鳲鳩其儀一兮　讀詩記崔靈恩集注作其義一兮

其弁伊騏　釋文騏說文作璂弁飾也讀詩記周弁師注大鄭引詩作綦

七月一之日觱發　讀詩記董氏曰觱發說文作滭冹

二之日栗烈　釋文栗烈說文作颲颲

曰為改歲　釋文曰為漢書作聿為

六月食鬱及薁　詩攷薁說文作䔧

黍稷重穋　釋文重又作種說文禾邊作重是重穋之字禾邊作種是種埶之事今人亂之已久穋又作稑

鴟鴞徹彼桑土　釋文土韓詩作杜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字林作桋桑皮也

予維音嘵嘵　詩攷說文唯予音之嘵嘵
東山熠燿宵行　詩攷說文作熠燿宵行
烝在栗薪　釋文栗韓詩作蓼衆薪也
破斧四國是皇　讀詩記齊詩作四國是匡賈公彥引以
爲說
小雅
四牡周道倭遲　文選注作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
漢書地理志作郁夷顏注言使臣乘馬行于此道也
嘽嘽駱馬　詩攷說文作痑痑駱馬
皇皇者華駪駪征夫　國語作莘莘征夫楚辭章句作侁
[illegible]

常棣　讀詩記董氏曰韓詩作夫移說文栘夫移之華
鄂不韡韡
脊令在原　讀書記脊令爾雅作鶺鴒
外禦其務　左傳作外禦其侮
伐木許許　讀詩記董氏曰許許說文作所所伐
木聲也
天保吉蠲爲饎　讀詩記董氏曰周官蜡氏注[illegible]
[illegible]之韓詩作[illegible]
爲饎
禴祠烝嘗　禮記注作礿祠烝嘗
采薇彼爾維何　釋文爾說文作薾薾華盛也

出車我出我車　荀子作我出我輿出車彭彭史記作出
輿彭彭
杕杜檀車幝幝　釋文幝韓詩作綫
湛露厭厭夜飲　釋文厭韓詩作愔愔和悅貌
菁菁者莪　文選注引作[illegible]
六月我是用急　詩攷魯論引詩作我是用戒
采芑伐鼓淵淵　讀詩記董氏曰淵淵崔靈恩集注作鼘
鼘
嘽嘽焞焞　漢書劉歆毀廟議引詩曰嘽嘽推推
車攻東有甫草　後漢書注韓詩云東有圃草薛君傳曰
圃博也有博大之茂草也

搏獸于敖　後漢書注作薄狩于敖
助我舉柴　詩攷柴說文作擘
吉日既伯既禱　詩攷說文作既禡既禂
麀鹿麌麌　釋文麌說文作噳云麌鹿羣口相聚也
其祁孔有　爾雅疏祁作麎麎麋牝也
儦儦俟俟　文選注作駓駓騃騃薛君章句曰[illegible]曰
駓
[illegible]嗷嗷　讀詩記說文[illegible]
曰鸞聲鉞鉞
鶴鳴可以爲錯　詩攷錯說文作厝
白駒在彼空谷　詩攷韓詩作在彼穹谷薛君曰[illegible]

谷也

我行其野不思舊姻　白虎通作不惟舊因

斯干約之閣閣　讀詩記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作約之格格

如矢斯棘如鳥斯革　釋文棘韓詩作朸朸隅也革韓詩作䩯云翅也

載衣之裼　釋文裼韓詩作禘齊人名小兒被為禘說文禘褓也詩曰載衣之禘

節南山憂心如惔　釋文惔韓詩作炎字書作焱說文作炎小熱也

天子是毗　荀子作天子是庳

正月謂地蓋厚不敢不蹐　詩攷蹐說文作趚

寧或滅之　漢書作能或滅之

洽比其鄰　左傳作協比其鄰

蔌蔌方有穀　後漢書蔡邕釋誨速速方轂顏注詩小雅速速方穀毛萇注速速陋也韓詩亦作穀謂小人乘寵方穀而行也

十月之交日月告凶　漢書劉向引詩曰日月鞠凶

番維司徒　釋文番韓詩作繁

豔妻煽方處　漢書谷永傳注師古曰小雅十月之交篇曰閻妻煽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

黽勉從事　漢書劉向引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

讒口囂囂　釋文囂韓詩作嗸嗸劉向引詩亦作嗸嗸

噂沓背憎　釋文噂說文作僔聚也

悠悠我里　詩攷爾雅音義悠悠作攸攸讀詩記董氏曰里爾雅作悝病也

雨無正淪胥以鋪　讀詩記董氏曰韓詩作薰胥以痛章句曰薰帥也胥相也痛病也漢書序傳曰嗚呼史遷薰胥以刑注[illegible]韓詩作薰胥[illegible]曰薰者[illegible]及之義也

聽言則答　詩本音答新序漢書皆作對

小旻謀猶回遹　詩攷韓詩作謀猷回穴文選注作謀猶回穴

潝潝訿訿　漢書作歙歙訿訿荀子作噏噏呰呰

是用不集　韓詩外傳作是用不就

民雖靡膴　釋文靡膴韓詩作靡腜猶無幾何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　鹽鐵論作不可暴虎不敢馮河

戰戰兢兢　左傳作戰戰矜矜

小宛哀我填寡宜岸宜獄　釋文填韓詩作疹疹苦也岸韓詩作犴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

小弁　漢書作小卞

怒焉如擣　釋文怒韓詩作愵

萑葦淠淠　韓詩外傳作萑葦渒渒

譬彼壞木　說文作瘣木

巧言秩秩大猷聖人莫之　漢書注作秩秩大繇聖人謨之
躍躍毚兔　史記春申君傳詩曰趯趯毚兔迮韓嬰章句
曰趯趯往來貌
何人斯我心易也　釋文易韓詩作施施善也
萋兮斐兮　說文緀白文貌詩曰緀兮斐兮
哆兮侈兮　說文誃兮哆兮誃離也一曰[illegible]
緝緝翩翩　詩攷說文作咠咠幡幡
蓼莪缾之罄矣　說文罄空也詩曰缾之罄矣
大東佻佻公子行彼周行　楚辭章句作苕苕公子行彼
周道

鞙鞙佩璲　爾雅疏作琄琄
北山或盡瘁事國　左傳晉伯瑕引詩曰或憔悴事國
無將大車祇自疷兮　詩本音宋劉孫曰疷當作疧病也
唐人避太宗諱凡字從民者皆省而爲氏今人書皆作
昏猶其遺法也
鼓鍾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後漢書陳忠傳引作以雅以
南韎任朱離注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
也
楚茨楚楚者茨　楚辭章句茨作薋禮記作薺
祝祭于祊　詩攷祊說文作鬃
苾芬孝祀　文選注苾芬孝祀薛君曰馥香貌

信南山維禹甸之　詩攷周禮疏韓詩作惟禹敶之
昀昀原隰　詩攷周禮疏韓詩作畇畇原隰
既優既渥　韓詩記優說文作瀀澤多也
甫田倬彼甫田　釋文倬[illegible]菿卓也
或耘或耔黍稷薿薿　[illegible]詩曰或芸或芓黍稷
儗儗
大田以我覃耜　爾雅注作剡耜
秉畀炎火　釋文秉韓詩作卜卜報也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　釋文渰漢書作黤董氏曰韓詩作
有弇淒淒呂氏春秋作有晻淒淒興雲祁祁
桑扈彼交匪敖　漢書五行志引詩曰彼交匪傲顏注謂傲

傲者不敬聿不傲慢則福祿就而求之也
頍弁先集維霰　爾雅注作先集維霰
樂酒今夕　[illegible]章句作樂酒今昔
車舝景行行止　史記孔子世家作景行行之
以慰我心　釋文韓詩作以慍我心慍恚也
青蠅營營青蠅止于樊　說文營營[illegible]止于樊
賓之初筵威儀反反　釋文反反[illegible]
采菽觱沸檻泉　詩攷檻泉[illegible]
平平左右　左傳魏絳引詩曰便蕃左右[illegible]
便蕃數也言遠人相率來服和便蕃然在左右[illegible]
詩作便便云[illegible]之貌

祇祿臛之　釋文臛韓詩作朏
角弓雨雪瀌瀌見晛曰消　釋文見晛韓詩作曣見云曣
日出也　韓詩作聿　漢書劉向傳詩云雨雪麃麃見晛
聿消
菀柳上帝甚蹈　韓詩外傳蹈作慆　戰國策上天甚神無
自瘵也
采綠薄言觀者　釋文觀韓詩作覩
隰桑遐不謂矣　表記作瑕不謂矣
白華英英白雲　詩攷韓詩作泱泱白雲
滮池北流　讀詩記說文作淲池北流
視我邁邁　釋文邁韓詩及說文並作怖怖韓詩云意
不說好也許云很怒也

大雅
文王亹亹文王　讀詩記董氏曰齊魯崔靈恩集注作娓
娓按說文娓娓勉也
陳錫哉周　左傳羊舌職陳桓子國語芮良夫引詩俱作
陳錫載周
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詩攷後魏禮志作凡周之士不顯
奕世
聿脩厥德　漢書作述修厥德
上天之載　揚雄傳作上天之縡
大明聿懷多福　春秋繁露作允懷多福

在洽之陽　說文作在郃之陽
俔天之妹　釋文俔韓詩作磬磬譬也
其會如林　說文作其旝如林
牧野洋洋　水經注作坶野洋洋
涼彼武王　漢書王莽傳詩云時維鷹揚亮彼武王注亮
助也釋文韓詩作亮相也
緜自土沮漆　漢書地理志顏注詩云自土沮漆齊詩作
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
周原膴膴　文選魏都賦注引韓詩作腜腜
捄之陾陾　說文引詩作捄之仍仍
皋門有伉　釋文伉韓詩作閌盛貌

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說文作犬夷呬矣昆夷駾矣
旱麓瑟彼玉瓚　讀詩記董氏曰鄭衆於周禮引詩作卹
彼玉瓚賈公彥曰蓋古人以卹爲邮也
思齊古之人無斁　讀詩記董氏曰無斁韓詩作無擇
皇矣此維與宅　論衡作此惟予度
其菑其翳　釋文翳韓詩作殪云因也因高填下也
貊其德音　正義左傳樂記韓詩貊皆作莫釋詁莫定也
左傳德正應和曰莫
克順克比　樂記作克順克俾
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　孟子引詩云以遏徂莒以篤周
祜

用爾兄弟　後漢書伏湛傳引詩作[illegible]爾兄弟

與爾臨衝　釋文臨韓詩作隆衝說文作[illegible]陣車也

靈臺白鳥翯翯　孟子曰白鳥鶴鶴賈誼新書作皜皜

虡業維樅　說文作巨業樂苑文王樂各曰業

下武應侯順德　宋[illegible]應侯慎德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　後漢祭祀志東平王[illegible]引詩曰昭哉來御慎其祖父

文王[illegible]遹求厥寧　讀詩記說文作欥求厥寧欥詞也

築城伊淢　釋文淢本作洫韓詩云洫深池也

匪棘其欲遹追來孝　禮器引作[illegible]其[illegible]聿追來孝

宅是鎬京　坊記作度是鎬京

生民不坼不副　說文作不㽹不疈

禾役穟穟　說文作禾穎穟穟

瓜瓞唪唪　集韻作瓜瓞[illegible]

茀厥豐草　釋文茀韓詩作拂拂茀也

或舂或揄　讀詩記董氏曰韓詩作或舂或抌

釋之叟叟　爾雅音義釋之溞溞

肆筵設席　楚辭章句作肆筵設机

假樂君子　中庸作嘉樂禮記作嘉樂君子憲憲令德

[illegible]于豳斯館　白虎通作于[illegible]斯觀

泂酌之郎　詩攷韓詩作泂泂之郎

民勞汔[illegible]　爾雅作[illegible]

猶是用大諫　左傳季文子引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

民之方殿屎　說文作唸𠯈

[illegible]

[illegible]

抑有覺德行　緇衣作有梏德行

質爾人民　[illegible]作[illegible]爾人民

我心慘慘　五經文字作我心懆懆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釋文[illegible]韓詩作[illegible]詩作[illegible]

[illegible]也

滌滌山川　說文滌作蔋

[illegible]以旱　釋文瘨韓詩作疹重也

崧高王纘之事　釋文纘韓詩作踐踐任也

既入于謝　楚詞章句作既入于徐

烝民不畏彊禦　漢書作不畏彊圉

四牡彭彭　說文作騯騯

韓奕諸娣從之　白虎通作姪娣從之

[illegible]

[illegible]

施也
常武　鋪敦淮濆　釋文鋪韓詩作敷大也
召旻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　正義作古者先王受命有
如召公之臣
頌
清廟　駿奔走在廟　禮記注作逡奔走作廟
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　正義譜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
子曰於穆不似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　左傳引詩曰何以恤我我其收之
杜注此逸詩朱子曰何之爲假聲之轉也恤之爲溢字
之訛也

烈文　四方其訓之　左傳作四方其順之
天作　彼徂矣岐　後漢書西南夷傳作彼岨者岐朱子引
後漢書作彼岨者岐說苑作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
我將　維羊維牛　詩本音隋書宇文愷傳引詩作維牛維
羊
儀式刑文王之典　左傳作儀式刑文王之德
時邁　薄言震之　韓詩作薄言振之[illegible]
執競　磬筦將將　釋文將將說文作鎗鎗[illegible]
鏘
思文　貽我來牟　漢書作飴我釐䴏釋文牟字書作[illegible]
唯䴏小麥䴏大麥也文選注韓詩外傳作[illegible]

振鷺　在此無斁　詩本音[illegible]詩作射
有瞽　應田縣鼓　周禮注作應朄縣鼓
潛　猗與漆沮　釋文潛爾雅作涔韓詩云涔魚池也小爾雅作槮
[illegible]之所也潛之借
小毖　[illegible]　釋文[illegible]
作[illegible]也
載芟　[illegible]　釋文[illegible]韓詩作[illegible]
良耜　其鎛斯趙　周禮注作其鎛斯[illegible]
積之栗栗　說文作積之秩秩積禾也
絲衣　絲衣其紑　說文作素衣其紑
載弁俅俅　爾雅作戴弁俅俅

鼐鼎及鼒　史記索隱作鼐鼎及哉
不吳不敖　史記作不虞不驁吳說文作吳
酌　左傳荀子作汋禮記漢書作勺
賚　敷時繹思　左傳作鋪時繹思
般　於皇時周　白虎通作於皇明周
泮水　薄采其芹　白虎通作薄采其芹
狄彼東南　釋文韓詩作鬄彼東南鬄除也
憬彼淮夷　文選注引詩作[illegible]
閟宮　稙穉菽麥　說文作[illegible]
實始翦商　說文作實始戩商
戎狄是膺荊舒是懲　史記作戎狄是應荊荼是徵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　說苑作太山巖巖魯侯是瞻
遂荒大東　爾雅注疏二家作遂幠大東
新廟奕奕　蔡邕獨斷作寢廟奕奕
烈祖亦有和羹　說文作和鬻亦作盉羹
鬷假無言　禮記作奏假無言左傳晏子引詩作鬷嘏無
言
玄鳥奄有九有　文選注作奄有九域薛君曰九域九州
也
百祿是何　左傳作百祿是荷
長發玄王桓撥　釋文撥韓詩作發發明也
率履不越　韓詩外傳作率禮不越說苑漢書同

聖敬日躋　禮記作聖敬日齊注聖敬日莊敬
爲下國綴旒　詩攷禮記注作畷郵正義曰引齊魯韓詩
也
敷政優優　左傳作布政優優
爲下國駿厖　漢詩記董氏曰齊詩作駿駹謂馬也詩本
音荀子引詩作駿蒙大戴禮作恂蒙
何天之龍敷奏其勇　家語作何天子之寵大戴禮作何
天之寵傅奏其勇
武王載旆　詩本音荀子引詩作武王載發說文作載坺
則莫我敢曷　漢書作則莫我敢遏
苞有三蘖　漢書注作包有三枿

殷武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後漢書樊準傳作京師翼翼
四方是則注韓詩之文

讀詩質疑卷之一

孫男有聽校字

後學 沈淑 輯

關雎在河之洲 說文作在河之州今別作洲非是

參差荇菜 說文作參差莕菜

卷耳云何吁矣 爾雅注作云何盱矣

樛木葛藟縈之 說文作葛藟䕪之艸旋貌

桃夭桃之夭夭 說文又作枖

漢廣江之永矣 說文作江之羕矣水長也

汝墳惄如調飢 說文作愵如朝飢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 說文作魴魚䞓尾王室如焜

甘棠召伯所茇 說文作召伯所废

讀詩質疑

柏舟寤辟有摽 說文作晤辟有摽

燕燕以勗寡人 坊記作以畜寡人鄭注云畜孝也指定

姜詩

終風終風且暴 說文作終風且㬥

擊鼓擊鼓其鏜 說文作擊鼓其鼞

匏有苦葉卬須我友 爾雅疏作卬須我友

谷風我躬不閱 表記作我今不閱

北風室人交徧摧我 說文作室人交徧催我

柏舟髧彼兩髦 說文作紞彼兩髳髮至眉也

[illegible]有失 說文作[illegible]有矜

君子偕老不屑髢也 周禮追師注作不屑鬄也

是紲袢也 說文作是褻袢也

蝃蝀蝃蝀在東 說文作螮蝀在東

干旄 左傳定九年作竿旄

淇奧 大學作淇澳

綠竹猗猗 大學作菉竹

有匪君子 大學作有斐君子

瑟兮僩兮 大學作僴 說文作[illegible]

終不可諼兮 大學作終不可諠兮

會弁如星 說文作䯏弁如星皆讀之可會髮者

碩人翟茀以朝 周禮巾車注作翟蔽以朝

施罛濊濊 說文作施罟濊濊

讀詩質疑

君子于役曷其有佸 說文作曷其有佸古活切

大車大車啍啍毳衣如璊 說文作大車啍啍毳衣如璊

大叔于田襢裼暴虎 襢說文作膻

子衿挑兮達兮 挑說文作[illegible]

溱洧秉蕳 蕳說文作蕑

雞鳴東方明矣 說文作東方昌矣

南山析薪如之何 坊記作伐柯如之何

[illegible] 說文作[illegible]

晨風隰有樹檖 說文檖作[illegible]

小戎竹閉緄縢 士喪禮注作竹柲緄縢

權輿于嗟乎不承權輿 爾雅注作胡不承權輿

防有鵲巢邛有旨鷊　說文作邛有旨鷊
素冠棘人欒欒兮　說文作棘人臠臠兮臞也
匪風匪車嘌兮　說文作匪車嘌兮漁招切
溉之釜鬵　說文作概之釜鬵
候人彼其之子　其左傳作已表記作記
婉兮孌兮　孌說文作嫋
薈兮蔚兮　說文作嬒兮蔚兮
七月四之日舉趾　漢書食貨志作四之日舉止
獻豜於公　豜周禮大司馬注作肩
納于凌陰　凌說文作滕
[illegible]　[illegible]注作受[illegible]

毛詩質疑　卷十五　詩文攷異　[illegible]

鴟鴞迨天之未陰雨　迨說文作逮
狼跋載疐其尾　疐說文作躓
赤舄几几　几几說文作巳巳又作掔掔
小雅　禮記學記作宵雅
常棣飲酒之飫　說文作歆酒之饇
和樂且湛　湛中庸作耽
伐木蹲蹲舞我　說文作竷竷舞我
天保吉蠲為饎　儀禮士虞禮[illegible]為饎
湛露厭厭夜飲　厭厭說文作懕懕
采芑振旅闐闐　闐闐說文作嗔嗔
車攻決拾既佽　周禮繕人注作抉拾既次

吉日儦儦俟俟　儦儦說文作伾伾
祈父　左傳作圻父
斯干君子攸芋　大司徒注作各有攸宇
節南山天方薦瘥　瘥說文作[illegible]昨何切殘也
正月褒姒威之　威左傳作滅
亦孔之炤　炤中庸作昭
佌佌彼有屋　佌佌說文作[illegible]
十月之交此日而食　左傳作彼日而食疏云[illegible]
豔妻煽方處　煽說文作傓
噂沓背憎　左傳作僔沓背憎[illegible]引說文蓋誤
悠悠我里　爾雅注里作悝憂也

毛詩質疑　卷十五　詩文攷異　[illegible]

小宛螟蛉有子　蛉說文作蠕
小弁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左傳閱作說遑作皇
巧言秩秩大猷　秩秩說文作[illegible]
既微且尰　尰說文作瘇
大東哀我憚人　憚說文作癉
東有啓明　啓[illegible]作启
西有長庚　庚[illegible]作賡
四月奚其適歸　左傳奚作爰
匪鶉匪鳶　說文鶉作鷻鳶作[illegible]
北山四牡彭彭　說文彭彭作騯騯
鼓鍾憂心且妯　妯說文作怞

信南山取其血膋　說文膋作膫
桑扈兕觵其觩　左傳作兕觥其觩說文作兕觵其斛
彼交匪敖　左傳彼作匪
青蠅止于樊　漢書武五子傳作至于藩
賓之初筵屢舞僛僛　說文僛僛作姕姕
側弁之俄　說文側作仄
采菽　左傳作采叔
樂只君子萬福攸同　左傳作樂旨君子福祿攸同
角弓騂騂角弓　說文騂騂作觲觲
都人士垂帶而厲　內則注而作如
綿蠻黃鳥　大學作緡蠻黃鳥

文王本支百世　左傳支作枝
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大學宜作儀駿作峻
緜陶復陶穴　說文復作𡨦
棫樸追琢其章　追師注章作璋
旱麓瑟彼玉瓚　說文瑟作璱
皇矣惟此王季帝度其心　左傳作惟此文王疏云今王
肅注毛詩及韓詩亦作惟此文王
生民克岐克嶷　說文嶷作㘈㘈小兒有知也
烝之浮浮　浮浮說文作烰烰
后稷肇祀　肇表記作兆注云兆四郊之祭處也言祀后
稷于郊以配天

鳧鷖公尸來止熏熏　說文作公尸來燕醺醺
假樂顯顯令德　中庸作憲憲令德
公劉思輯用光　輯孟子作戢
芮鞫之即　漢書地理志下詩芮阸顏注阸讀與鞫同韓
詩作芮阸又周禮職方氏注作汭阸之即
卷阿似先公酋矣　爾雅注作嗣先公爾酋矣
茀祿爾康矣　爾雅注作祓祿康矣無爾字
板下民卒癉　緇衣癉作𤺺
無然泄泄　說文作無然呭呭
民之洽矣辭之懌矣　左傳洽作協懌作繹
[illegible]時無背無側　漢書五行志作以亡背亡仄

抑白圭之玷　說文玷作㓒
桑柔國步斯頻　說文頻作矉
大風有隧　爾雅注作泰風有隧西風也
崧高錫爾介圭　爾雅注作錫爾玠珪珪大尺二寸謂之
玠
韓奕鉤膺鏤錫　說文錫作鍚
瞻卬鞫人忮忒　說文作鞫人伎忒
昊天有成命夙夜基命宥密　禮記孔子閒居基作其注
其聲之誤也
執競鐘鼓喤喤　漢書作鐘鼓鍠鍠
臣工庤乃錢鎛　冬官考工記注庤作偫

振鷺在此無斁　中庸斁作射

閔予小子嬛嬛在疚　說文作焭焭在宊

泮水薄采其茆　說文作言采其茆力久切白與酉醜反釋作卯叶說九反恐誤不是丣丣注叉貝五乎切今讀詩者收與作吳又音乎化切謬甚家宋傳音誤應從說文

束矢其搜　搜說文作捘

憬彼淮夷　說文作獷彼淮夷音礦

置我鞉鼓　明堂位注置作植

鞉鼓淵淵　說文作鼗鼓鼘鼘

鬷假無言　禮中庸作奏假左傳作嘏

玄鳥宅殷土芒芒　史記土作社

長發百祿是遒　說文遒作揫

讀詩質疑卷首十五

孫男有蘊校字

讀詩質疑卷第一

常熟嚴虞惇學

國風

孔氏曰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者十五國之總稱國是風化之界詩以當國爲别故謂之國風

朱子曰國者諸侯所封之域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爲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爲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鑒戒也合之凡十五國云

周南召南

鄭譜曰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太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修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

守述職陳詩諸侯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太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太任思媚周姜太姒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於獲嘉瑞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

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爲節今無貍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爲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爲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

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　孔氏曰孟子云文王以百里王則周召之地共方百里皆名曰周召是周內之別名周公召公因地而稱　李氏曰周召分陝西治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太師採詩得於周南之地者繫之周公得於召南之地者繫之召公皆文武時詩也　蘇氏曰文王之風謂之周南召南何也文王之治周也所以爲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以交於諸侯者屬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言治外也故凡詩言周之治自內而及外者謂之周公之詩言諸侯被周之澤而漸於善者謂之召公之詩其風皆出於文王而有內外

之異內得之深外得之淺故召南之詩不如周南之深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者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謂之南者文王在西而化行於南方以其及之者言之也東北則紂之所在文王之初所不能及也　程氏曰召伯爲諸侯長故諸侯之風至之於召南　傅氏曰二南之國始於文王之治岐成於武王之分陝而其詩定於周公之作樂　曹氏曰繫之周公則由雍州以至荊揚東南之域也繫之召公則由岐山以至梁益西南之域也　鄭樵氏曰二南之詩後世取以爲樂章用之爲

燕樂爲鄉樂爲射樂爲房中之樂所以彰文王之德美也故曰夫武始於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南之爲義蓋如是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周南召南之爲義蓋如是　程氏曰天下之治正家爲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化天下爲此詩者其周公乎古之人由是道者文王也　曾氏曰先王之政必自內始故其閨門之治所以施之家人者必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

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

周南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

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鄭氏曰三百一十一篇詩並是作者自爲名　孔氏

曰儀禮鄉飲酒禮者鄉大夫三年賓興賢能之禮也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者諸侯飲燕其臣子及賓客之禮也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詩言后妃性行和諧貞專化下寤寐求賢供奉職事是后妃之德也二南之風實文王之化而美后妃之德者以夫婦之性人倫之重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萬化成　虞惇按關雎正風之首而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詩漢書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歎之臣瓚曰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深辭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后妃御見有

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今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以刺時而太史公亦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而關雎作楊雄亦以爲傷始亂范蔚宗曰康后晚朝關雎作諷後儒又以關雎爲畢公作云得之張超或云得之蔡邕竊意聖人删詩豈有以刺詩冠一經之首而儀禮鄉飲酒大射燕禮皆合樂周南關雎則其非作於康王時可知惟毛詩序以爲后妃之德王化之本而後關雎之義始正故知毛公說詩皆得聖人之旨先儒以爲源流於子夏不誣也　又按詩序有大小之名孔穎達正義云舊說起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序朱子詩序辨自詩者志之所之也至詩之至也謂之大序自關雎后妃之德也至教以化之又自然則關雎麟趾之化訖末謂之小序今按正義沈重云此止是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領無大小之異而梁蕭氏文選卜子夏詩序亦錄全文不分大小故今仍合爲一篇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興也　毛傳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水中可居者曰洲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

蘇氏曰物之摯者不淫在河之洲言未用也女子在家有和德而無淫僻之行可以配君子也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輾女戰詩本音展古蕭北反後並同

興也　孔氏曰參差不齊也　毛傳荇接余也　鄭箋左右助也　毛傳流求也寤覺寐寢也　朱註服猶懷也　王氏曰悠者思之長也　鄭箋臥而不周曰輾

朱註輾者轉之半轉者輾之周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留皆臥不安席之意

毛傳后妃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　鄭箋后妃將共荇菜之菹必有助而求之者是以覺寐之中常求此賢女欲與之共已職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友古音以後叶采今韻韻與友通不從叶樂陰德明音義五教反

興也 朱註芼取而擇之也 董氏曰芼熟而薦之也

朱註琴瑟皆絲屬鐘金屬鼓革屬

蘇氏曰求得而友采得而芼先後之敘也 孔氏曰此淑女若來則以琴瑟友而樂之思設樂以待之親之至也 毛傳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 鄭箋琴瑟在堂鐘鼓在庭上下之樂皆作盛其禮也 虞惇曰關雎之詩言后妃求淑女也雖鳩爲淑女之興惟淑女可配君子故后妃欲求而得之其未得有寤寐反側之憂其既得有琴瑟鐘鼓之樂志在進賢絕無妬忌故曰關雎后妃之德也 呂氏曰輾轉反側憂之不過其則也琴瑟鐘鼓樂之不過其則也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也

漢書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昏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自上世已來三代廢興未有不由此者也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虞惇按詩序關雎后妃之德也說者以關雎摯而有別后妃之幽閒貞靜似之故云后妃有關雎之德自毛傳鄭箋孔疏朱子集註皆然但朱子以關雎興淑女而淑女即指后妃大姒毛鄭以關雎興后妃而淑女謂指三夫人九嬪以下其說不同據集註文王之宮人於后妃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此詩二章云求而未得其憂思之深如此三章云幸而得之其喜樂尊奉又如此而所云其憂思其喜樂俱未指明爲何人以爲文王耶則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嘉耦非邂無緣寤寐賢妃如

此迫切未得而輾轉反側既得而琴瑟鐘鼓亦似少年輕佻浮露之態非聖人和平雍肅氣象也以爲宮人耶則宮人之於后妃但宜有愛慕之誠不得有求思之事輾轉反側琴瑟鐘鼓擬之情理似出無端朱子語類云此詩看來是妾媵做所以形容得寤寐反側之事外人做不到此則是直以憂思喜樂屬之文王竊恐未然未敢附和毛傳云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若關雎之有別焉又云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鄭箋云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

怨者皆化后妃之德好逑之義雖異其以關雎興后妃則同旣以關雎興后妃而窈窕淑女又爲三夫人九嬪以下則關雎之興竟爲虛設況鄭旣以好逑爲和好衆怨而寤寐求之又爲后妃求此淑女於上下文義亦不相蒙琴瑟友之鄭云共荇菜之時樂必作則又於后妃樂得淑女之義絕然無與矣歐陽修本義駁后妃樂得淑女之說而以寤寐求之爲寤寐勤求其事夫職事固所當求而荇菜絕非難得求荇菜之不得而至於輾轉反側恐非事理宜然嚴粲詩緝以荇菜通指后妃左右流之左右乃指嬪妾所謂窈窕求之者窈窕之淑女

寤寐求此左右也夫文章自有體裁字義必須一貫流之之字指荇菜而言求之之字指淑女而言今以流之爲流此荇菜而以求之爲求此流荇菜之左右天下豈復有此文理乎原其失總由后妃有關雎之德一句誤之也夫所謂后妃有關雎之德者關雎之詩言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故曰關雎后妃之德非謂后妃之德如關雎也關雎爲淑女之興此淑女可以配君子故后妃思求而得之求之不得有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有琴瑟鍾鼓之樂憂樂俱屬后妃與文王宮人無涉三章之義大旨如此如集評則喜

樂不知何人如毛鄭則關雎與無所取王標實失講義又云詩人樂得淑女故設爲哀樂之辭解亦總虛亦非正旨諸家惟蘇轍詩傳爲得今姑從之

凡詩賦比興毛公但標比興於首章餘則否朱子則每章標賦比興今每章賦比興從朱子而於毛與公與首章標毛氏曰或朱子曰於首章以別之首章同有之章異者亦標於後章其有鄙見與毛朱異者更標虞惇曰以別之其同者則否　又按此詩以睢鳩興淑女故毛公傳曰興而朱子從之其實興之中有比睢鳩之摯而有別卽比也興中有比而興之意多於比故仍以興表之所謂興可兼

比比不可兼興者也蘇轍詩論以此爲比而非興失之矣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呂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也所謂本葛覃所陳是也　虞惇按詩意爲后妃之事非言在父母家也序語煩贅蓋說詩者附益之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黃鳥飛微鳴喈隹頡本通不必時虞惇按此節首三句一韻谷木萋喈爲句韻也

虞惇曰賦而興也　朱註葛草名　毛傳葛所以爲絺
綌女工之事煩辱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茂
盛貌黃鳥摶黍也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
歐陽氏曰葛生鳥鳴因時感事樂女功之將作也　朱
註蓋后妃既成絺綌而追敘之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
無斁　谷屋韻莫濩綌斁陌韻宋鄭庠分韻爲六部屋
沃覺藥陌錫職同部不必叶顧炎武詩本音谷莫濩綌斁
皆魚虞之入聲

賦也　毛傳莫莫成就之貌　朱註刈斬也　毛傳濩
煑之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
朱註盛夏之時葛既成矣於是治以爲絺綌而服之蓋
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所以心誠愛之雖極垢敝
而不忍厭棄也　陳氏曰女功之勤非苟知之身親嘗
之所以能儉　嚴氏曰婦人驕侈之情何極苟能厭心
雖窮極靡麗耳目日新猶以爲不足也服之無斁見后
妃之德性　毛傳古者王后織玄紞公侯夫人紘綖卿
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
衣其夫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
父母　氏否私韻歸衣微韻私支韻母古滿以反後並同古
四聲通用此以平上通韻也

賦也　蘇氏曰言辭也　鄭箋告教也　毛傳師女師
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於
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於宗室婦人謂嫁曰歸　蘇氏
曰薄亦辭也　鄭箋汙煩撋之也　毛傳私燕服也婦
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於宗廟進見於君子
其餘則私也　鄭箋澣濯之也衣謂褘衣以下至褖衣
　毛傳害何也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
鄭箋言告師氏者見教告於女師也言告言歸者教告
以適人之道也　孔氏曰師氏告我以適人之道令我
躬儉節用不務鮮華故令薄欲煩撋其私服澣濯其公
衣　鄭箋我之衣服何所當澣乎何所當否乎言常自
潔清以事君子　孔氏曰公私皆悉澣之衣裳既澣身
復絜清故當以時歸寧父母耳　朱註后妃已貴而能
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
於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

葛覃三章章六句

虞惇按此詩毛傳皆得鄭箋於首章取興不倫以
葛覃喻女之形體浸長大葉萋萋然喻容色美盛
鳥鳴喈喈喻女有才美之稱達於遠方皆謬說也
末章言告師氏不取朱子告將歸寧之說蓋此二
句乃追敘未嫁時師氏教告如此末句方說歸寧
若云告師氏以將歸寧因而澣濯其衣服則語意

淺陋似士庶家之事非國君夫人氣象也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毛鄭小異而鄭尤勝　又按首章毛云興也朱云賦也竊意采葛治服衣當屬賦而葛生鳥鳴因時感事興意爲多是賦之中有興故云賦而興也下二章直賦其事則但云賦而已凡賦比興之與傳註異者特標虞惇曰以別之集註亦有賦而興也興而比也賦而興又比也之例然其

所云乃是一章之中既賦復興既興復比如小弁之君子信讒莫高匪山巧言之奕奕寢廟及漢廣三章椒聊三章頍弁三章之類非謂一句中賦而兼與興而兼比者也間有賦其事以起興如彼黍

離離黍與苗野有蔓草之類亦云賦而興也此則朱子之變例通經唯三四見而已六義雖有賦比興之分然亦難截然判屬往往賦之中有興興之中有比今所云賦也興也比也亦止據首二句爲言其實一章之中或比或興一句之中有興有比不能盡拘必欲判何句屬興何句屬比亦不免踏固哉高子之譏讀者以意逆志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得之矣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陂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歐陽氏曰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之[illegible]妃誠其君子愛養臣下慰其勞苦而扶以恩意其官中相語者如是而已非私謁之言也　子貢御文王遣使求賢而閔行役之勤也勞之以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筐行同韻不必叶

毛傳憂者之興也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也　張氏曰枲耳酸酒所須也　毛傳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

虞惇曰我后妃自我也人賢人也　毛傳懷思寘置也

朱註周行大道也

鄭箋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

朱註人臣以兵役之事行思其勤勞於道路也　呂氏曰酒醴婦人之職也臣下之勤勞君當有以勞之因采卷耳而有所感念及酒醴之用以勞臣賢者不當使之遠行從役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嵬隤罍懷皆韻本通不必叶

賦也　毛傳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　[illegible]使臣也　毛傳虺隤病也姑且也　孔氏曰[illegible]韓詩云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　毛傳永長也

鄭箋臣以兵役之事行身勤勞於山險而馬又病君子

宜知其然　朱註此則述其所憂見不得不汲汲於采
卷耳以備酒漿也　虞惇曰此下三章皆設爲使臣之
辭言勞苦之甚思欲酌酒以自解也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觥古音
光不必叶後同
賦也　毛傳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　朱註兕野牛也
孔氏曰觥爵也以兕角爲之
鄭箋此章爲意不盡申殷勤也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賦也　毛傳石山戴土曰砠瘏痡皆病也　朱註吁嘆
也

嚴氏曰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長嘆而已　朱註極道
勞苦之狀以見君子當厚其恩意無窮已之辭也　呂氏
曰夫婦一體也位雖不同而志不可不同求師取友婦
人固無與乎此而好善之志則不可不同也崇德報功
后妃固無與乎此而體羣臣之志即不可不同也婦子
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婦人之
志如是其夫斯能好善矣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后妃之志難是真有所能
體羣臣矣室有撩釜之聲則門無荒客況后妃心志之
所形見者乎
卷耳四章章四句

虞惇按集註云后妃因君子不在而思念之又云
此詩后妃所自作或當文王朝會征伐之時羑里
拘囚之日歟蓋朱子見國風多男女懷思之詩如
伯兮雄雉之類遂以爲后妃亦爾而其實非也左
傳襄公十五年引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
也雖斷詩首章亦可以爲小序之証故今從舊說
周行大道也大東佻佻公子行彼周行與此周行
正同而毛鄭直以周行爲列位則又承左氏而誤
焉者也陟彼崔嵬以下皆設爲使臣之辭而朱子
詩序亦以首章之我爲后妃後章之我皆我使
臣首尾不相承應遂竝爲后妃思念君子不知詩

人立言本無定體如小雅出車天子命我我南仲
也五章既見君子我心則降如朱子說則又爲南
仲之家人矣詩中如此類者甚多何必以后妃使
臣爲嫌但鄭以我馬虺隤之我爲我使臣我姑酌
彼之我又爲我君則一章語意錯雜不成條理矣
酌彼金罍鄭云出使功成而返君當設燕饗之禮
以勞之又云旅醻有醉而失禮者以兕觥罰之亦
所以爲樂皆屬行說今採諸家及朱子舊說訂之
又按此詩首章采采二句於六義屬興蓋懿筐
非后妃所宜執周行非后妃所宜遵采卷耳亦非
后妃之事本爲託興之辭非實賦其事也故今從

之　又按子貢詩傳申公詩說皆後人僞撰以其
流傳既久其間亦有足與序相發明者朱子集註
多採用申說故亦間錄其一二非如劉歆所云與
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之說也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鄭氏曰婦人之德莫大於不妬忌蓋功容可勉而根
於情者難自克也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虞惇曰比也　毛傳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　孔氏曰
藟葛類纍繞也　朱註只語辭　毛傳履祿綏安也
鄭箋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也藟也得纍而蔓之喻后

妃能以惠下逮衆妾使次敘進御則衆妾上附事之
蘇氏曰室家既和故其君子無所憂患而安享其福祿
苟其不和雖有福祿而不能安也　呂氏曰后妃如此
樂哉君子可謂福履綏之矣漢之二趙隋之獨孤唐之
武氏其禍至於亡國則樛木之后妃詩人安得不深嘉
而屢嘆之乎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比也　毛傳荒奄也　鄭箋將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比也　毛傳縈旋也成就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毛鄭於此詩大旨俱得唯鄭箋云衆妾上
附事之而禮義俱盛又云能以禮樂樂其君子則
屬衍說朱註云君子自衆妾指后妃猶言小君內
子也竊意二南二十五篇無有稱后妃夫人爲君
子者不如舊說之意味深遠也南有樛木二句比
后妃之逮下者興也朱註云言后妃逮下而無嫉
妬之心則正以樛木比逮下而下文自說君子之
福履不當以爲興今易之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
也
詩序辨螽斯聚處和一而卵育蕃多故以爲不妬忌

而子孫衆多之比非必知其不妬忌也　歐陽氏曰
據本義宜言不妬忌則子孫衆多若螽斯也　蘇氏
曰螽斯一生八十一子　嚴氏曰螽斯次樛木義相
成也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虞惇曰比而興也　毛傳螽斯蚣蝑也詵詵衆多也
虞惇曰爾斥后妃也　朱註振振盛也
孔氏曰后妃不妬忌則嬪妾俱進所生亦后妃之子孫
故得衆多也螽斯羽蟲舉羽以言多也　陳氏曰宜爾
者歸其所自於后妃也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比而興也　朱註薨薨羣飛聲　蘇氏曰繩繩不絕也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比而興也　毛傳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此詩以螽斯比后妃以螽斯子孫之衆多與后妃子孫之衆多宜爾子孫后妃之子孫也朱子云爾指螽斯則是上二句比不妬忌下二句比子孫衆多矣既以上二句比不妬忌何以詩序辨又極駁螽斯不妬忌之說朱子於草木鳥獸之屬多以爾汝稱之之子無家之子指狐樂子之無家子指萇楚匪女之爲美女指蛟此以爾指螽斯皆

不可訓振振繩繩但美盛多亦不取毛鄭仁厚戒愼之說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李氏曰禮義明則上下不亂故男女以正政事治則財用不乏故昏姻以時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華古音敷家古音姑後並同

興也　朱註桃木名夭夭少好之貌　毛傳灼灼華之盛也　朱註周禮仲春會男女桃之有華昏姻時也　孔氏曰桃少故華盛喻女少而色盛也　鄭箋喻婦人皆以年盛時行也　毛傳之子嫁子也　李氏曰婦人謂嫁曰歸　朱註宜和順之意嘆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興也　毛傳蕡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興也　毛傳蓁蓁至盛貌有德有色形體至盛　一家之人盡以爲宜

王氏曰后妃處乎重闈深密之地而四方之廣家人父子服化若正其本而已故察於治亂之形而不見其本者未可與論聖人之道也　張氏曰雎鳩之風始於閨

門至使萬物不得其所而況昏姻之能以時乎此意甚深遠矣

桃夭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廣漢張氏云此詩興也然興之中有比焉然比義輕於興則謂之興而已桃夭爲仲春昏姻之時又以喻女子之容色又以喻女子盛年而嫁所謂一句而包數義者此也觀比與者當以此意類推之

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虞惇按周南之詩皆言后妃之化其實皆文王修身

齊家之所致以其自家及國故序詩者歸美於后妃讀者勿以辭害意可也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罝古音雎罝夫丁城隔句韻也詩多隔句用韻舉此可以類推

虞惇曰賦而興也 毛傳肅肅敬也兔罝兔罟也丁丁椓杙聲也 孔氏曰杙橜也丁丁連椓之 毛傳赳赳武貌 朱註干盾也 鄭箋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 鄭箋罝兔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是則賢者衆多也有武力公侯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禦難於未然 蘇氏曰世未嘗患無武夫獨患其不知敬而不可近今武而知敬故可以爲公侯干城也 朱氏曰聞椓杙之聲而覘其人甚勇可爲干城者也田野之人皆有可用之才足以見賢人之衆多矣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逵部六脂故逵逵十八尤叔逵巨鳩反又音逵則逵與逵通逵仇同音不必叶顏氏詩本音仇古渠之反

賦而興也 毛傳逵九達之道 朱註仇逑同匹也 孔氏曰此武夫能匹耦於公侯之志 朱氏曰言才德相合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賦而興也 毛傳中林林中也 孔氏曰有文有武可以爲腹心之臣言公侯有腹心之謀事能制斷其是非

蘇氏曰丁丁人之所聞也中逵人之所見也中林罔見之所不及也罔見所不及而猶肅肅然則其敬也至矣

徐幹中論曰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

兔罝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前二章集註皆云興也此武夫實爲椓杙之事詩人因其所事以起興宜云賦而興也公侯好仇與關雎好逑同關雎好逑本亦作仇鄭箋云怨耦曰仇毛傳云匹也今從毛又學子云文王舉閎夭太顛於罝罔中授之政西土服故申公詩說云文王舉太顛閎夭散宜生皆賢人而舉之國史詠其事而美之此或附會之語亦足以廣異聞附

載於此

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虞惇按王肅云自關雎至芣苢皆后妃房中之樂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有古音以後同采有本通不必叶

賦也 毛傳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舄車前也宜懷妊焉 程子曰薄言發語辭 毛傳有藏之也

蘇氏曰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皆樂有子是以采之不厭也 楊氏曰后妃無妬忌之心則和平矣惟其和平故天下化而和平婦人以有子爲樂矣芣苢和平之詩也天下和平非文辭形容所能及故每章言采采而

已無他辭也　黄氏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於此
詩見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　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賦也　毛傳掇拾也　朱註捋取其子也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　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賦也　毛傳袺執衽也扱衽曰襭
芣苢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芣苢之詩毛鄭得之朱子但主家室和平
而不取樂有子之說似爲未盡文選注韓詩薛君
章句云芣苢傷夫有惡疾也列女傳又云蔡人之
妻作在當時毛傳未甚行學者惟三家是宗故其
說多異爾今觀之毛公之有功於經非淺鮮也

其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其化行乎江漢
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鄭箋紂時淫風徧於天下維江漢之域先受文王之
教化　鄭樵氏曰周爲河洛召爲岐雍河洛之南瀕
江岐雍之南瀕漢江漢之間二南之地詩之所起在
於此　虞惇按文王之德化自近而及於遠故序云
德廣所及德廣二字不必於漢之廣矣取義詩序猶
可求之論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
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休與求韻休息韓詩作休思爾

叶韻顧炎武韻補永協方陽韻江陽庚青蒸分韻同部
上去加徵此又古四聲通用此以平上去通韻不必叶韻
氏詩本音永古音向反永古于兩反
興也　毛傳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　朱註漢
水出嶓冢山至大別山入江江水出岷山東流與漢水
合東北入海　毛傳潛行爲泳永長方泭也
鄭箋木以高其枝葉之故人不得就而止息喻賢女雖
出游漢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由貞潔使之然　朱
氏曰其端莊靜一之德見者自無狎暱之心便知其不
可求也　孔氏曰游女尚不可求則在室無敢犯禮可
知　歐陽氏曰木乃陳其不可得之辭如漢廣而不可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
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馬古莫補反後並同不從叶
興也　錢氏曰翹翹高竦貌　毛傳錯雜也　孔氏曰
楚木名荊屬　朱註之子游女也秣飼也　毛傳六尺
以上曰馬
鄭箋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喻女之尤高潔者也於是
子之嫁我願秣其馬　歐陽氏曰秣其馬此慕悅之辭
猶古人言雖爲執鞭猶欣慕焉者也又陳其情雖可悅
而終不可求則見文王之化被人深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

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也 陸氏曰蔞蔞蒿也 毛傳五尺以上曰駒
漢廣三章章八句
虞惇按詩三章集註皆云興而比也蓋以南有喬
木二句爲興漢之廣矣四句爲比今據毛公詁訓
傳所云興也比也但就章首二句爲言下文雖比
興錯出不復更舉故今從其例亦但云興也而已
其或章首二句義兼比興如螽斯摽有梅之類則
云興而比也或比而興也凡賦而興賦而比比而
興俱放此言秣其馬鄭箋云致禮餼示有意焉行
說也 又首章不可休息韓詩作不可休思陸德

明云本或作休思孔氏正義云詩之大體韻在辭
上疑休與求爲韻二字俱作思也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
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虞惇按孔氏引王肅云當紂之時大夫行役 中公
說商人苦紂之虐歸心文王作是詩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虞惇曰賦而興也 毛傳遵循也汝水名墳大防也枝
曰條幹曰枚惄飢意也調朝也 朱註汝水出天息山
經蔡潁州入淮 鄭箋如朝飢之思食也
朱註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因記其未歸之時思望
之情如此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賦而興也 毛傳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遐遠也
朱註伐其枚而又伐其肄則踰年矣 鄭箋既見君子
君子反也於已反得見之知其不遠棄我我於思則愈
故下章勉之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比也 陸氏曰魴魚名 毛傳赬赤也魚勞則尾赤燬
火也 鄭箋燬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 王氏曰父母
指文王也 毛傳孔甚邇近也
張氏曰勞苦之極從而寬之曰王室雖如燬而文王在

邇有以恤我也 陸氏曰周在西北汝墳極南云孔邇
者文王之德漸被暨於人遠而深近也 蘇氏曰婦人
而知文王之可歸所謂道化行也 朱註文王率商之
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
家人勞苦之辭深相勸勉有尊君親上之意而無情愛
狎暱之私其德澤之深風化之美皆可見矣
汝墳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鄭箋云伐薪非婦人之事賢者而處勤勞
之職亦非其事是以伐薪比行役行說也父母孔
邇箋云避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自
思念以免害先儒多有主此說者後漢書周磐傳

論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嘆注薛君章句云王
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
饑寒之憂爲此祿仕也此韓詩之說意亦與鄭小
異今從朱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
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程氏曰自衰世公子以下敍之誤也　申公說文王
之子多仁賢美之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趾子同韻不必叶末句合三章爲韻召南騶虞秦風權輿皆同
興也　朱註麟毛蟲之長　陸氏曰麟瑞獸也音中律

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　毛傳趾足也麟信而應
禮以足至者也　孔氏曰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
毛氏曰振振信厚也于嗟歎辭
朱註文王后妃德脩於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仁厚詩
人以麟趾喩之復嘆美之曰是乃麟也何必麕身牛尾
馬蹄然後爲王者之瑞哉　朱氏曰以物爲瑞不若以
人爲瑞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興也　毛傳定題也　孔氏引釋言文郭璞注題謂額
也　朱註麟有額而不以抵　王氏曰公姓公孫也孫
傳姓者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角古音祿不從叶
興也　陸氏曰麟一角　鄭箋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
不用　朱註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毁有服之親
朱註周南之詩言后妃之德關雎舉全體而言也葛覃卷耳
言志行之在已樛木螽斯美德惠之及人皆所以著文
王修身齊家之效也至於桃夭兔罝芣苢則自家而國
漢廣汝墳則自近而遠而天下有可平之漸矣若麟之
趾則又王者之瑞非有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復以是
終焉而論者以爲關雎之應也　程氏曰有關雎麟趾
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虞梓按毛傳公姓公同姓公族公同祖也孔疏云
同祖謂與公同高祖有廟屬之親此即朱子所本
也惟公姓爲公同姓則五服以外矣詩之序由親
而疎不應以公姓先公族故從朱子爲公孫　又
朱子於詩多用叶韻大約本吳棫才老韻補然其
中舛誤甚多有韻本通而亦叶者如葛覃之萋飛
喈卷耳之嵬隤罍懷是也有本同一韻而亦叶者
如殷其雷之側息卷耳之筐行麟之趾之趾子是
也亦有不宜叶而叶者如旄邱叔兮伯兮之伯小
戎騏馵是中之中秩秩德音之音是也亦有同一
字而一章叶兩音者如騶虞之于嗟乎騶虞行露

之詁謂女無家是也又古人四聲通用詩爲樂歌抑揚抗墜本自相協不必強而叶之朱子詩集註幾於無句不叶殊失聲成文謂之音之意顧炎武詩本音極論古音通用四聲通用之說實先得我心之同然今畧採其說疏於二南諸篇之下更以鄙見參之而於朱子之不必叶而叶者概從刪削以省學者支離煩碎之病其云某字某韻者乃今世通行韻本係宋劉淵平水所刪併今詩家用之姑以便讀者之檢閱云

周南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

孫男有禧校字

讀詩質疑卷之一

讀詩質疑卷第二

常熟嚴虞惇學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朱註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詩人美之不言所美之人者世遠而不可知也

虞惇按舊說以周南之關雎召南之鵲巢皆美文王妃太姒之德夫一文王也於周南爲王者於召南爲諸侯一太姒也於周南稱后妃於召南稱夫人無

是理也或有以周南爲聖人之化召南爲賢人之化同是文王之化不應有賢聖之別又或以周公爲聖召公爲賢或以聖人之化爲文王賢人之化爲太王王季太王王季行召南之教興王業而文王行周南之教以受命皆支離附會之說不可從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居御平去通韻不必叶

興也　朱註鵲鳩皆鳥也之子指夫人也　毛傳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　孔氏曰車有兩輪故稱兩　鄭箋御迎也

蘇氏曰鳩性拙不能自爲巢而居鵲之成巢　呂氏曰

鳩居鵲巢比夫人坐享成業非有婦德者殆無以堪之
也　張氏曰惟其專靜純一能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
德也有所作爲則非婦道矣　朱註此詩之意猶周南
之有關雎也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興也　毛氏曰方有之也將送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興也　毛傳盈滿也　鄭箋言衆媵姪娣之多是子有
鳲鳩之德故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

鵲巢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乚傳鳩鳲鳩秸鞠也孔疏郭璞云今布穀

也埤倉云鵠鶻方言云戴勝歐陽氏云鳩拙鳥也
今人直謂之鳩者是也蘇氏亦云鳩非鳲鳩諸家
迄無定說故今從朱子但曰鳥名而已凡鳥獸草
木箋釋各殊非確然可據者皆未敢以臆定也後
放此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嚴氏曰春秋傳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
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
羞於王公所謂可者不在物而在人也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沚事上上通韻不必叶

賦也　毛傳于於也蘩皤蒿也沼池沚渚也　曹氏曰
采於沼沚者就潔之　毛傳事祭事也

毛傳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
鄭箋執蘩菜者以豆薦蘩葅古夫人於君祭祀而薦
此豆也　劉氏曰尊祭祀故直謂之事春秋有事于太
廟大事於太廟是也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賦也　毛傳山夾水曰澗宮廟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旋歸

賦也　毛傳被首飾也　鄭箋禮記主婦髲鬄　毛傳
僮僮竦敬也夙早也　鄭箋公公事也早夜在事謂視

濯溉饎爨之事　毛傳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　鄭
箋還歸者自廟反其燕寢

蘇氏曰在宗廟則竦敬還歸則舒遲各獲其宜也　朱
註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
愛敬之無已也　虞惇按孔疏周禮追師掌爲副編次
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鬄即次也副以從王祭祀
祭不當服次今言被者視濯溉乃祭前事非正祭之時
祭畢釋祭服復被而還歸也

采蘩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此詩集註有二說後說以此爲后夫人親
蠶之禮蘩所以生蠶公侯之宮卽公桑蠶室其說

蓋本之魯詩世所傳申公說若是也今仍以序為
正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降古戶工反後並同不從叶

毛傳興也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螽蠜也忡忡猶衝衝也止辭也覯遇降下也

鄭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　朱註大夫行役於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興也　毛傳蕨鼈也　陸氏曰周秦曰蕨齊魯曰鼈

毛傳惙惙憂也

朱註登山蓋託以望君子也　歐陽氏曰婦人見時物之變新感其君子久出而思得見之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興也　陸氏曰薇山菜也　毛傳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虞惇按毛鄭以大夫妻為在塗之女憂心不當夫恐被出而歸宗亦非詩本義既云大夫妻其非在塗之女可知鄭引男女覯精解覯止之覯尤屬附會今削之喓喓草蟲是託物以起興三章皆然集註云賦亦非是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鄭箋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為大夫妻能循其為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為法度　朱註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其家人敘其事以美之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賦也　毛傳蘋大萍也濱厓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賦也　毛傳方曰筐圓曰筥湘亨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下古音戶不從叶後並同

賦也　毛傳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　朱註牖下室中西南隅所謂奧也　毛傳尸主齊敬季少也　劉氏曰季女大夫之妻也　朱註祭祀之禮主婦主薦豆實以葅醢

毛傳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

微主也　王氏曰所薦有常物所采有常處所用有常器所奠有常地皆循而不變所謂法度也　呂氏曰煩而不厭久而不衰循其序而有常積其誠而益厚然後祭祀成焉季女之少若不足以勝此而實尸此者以其有齊敬之心也采蘩以賤者執其勞也采蘋以法度言詳其日也尊卑之辨也　蘇氏曰幼而習之既嫁而奉祭祀則終身行焉所謂能循法度也　孫氏傳齊釋之阿行祭之蘋藻實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

采蘋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此詩毛鄭皆以爲教成之祭而王肅則云此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蘋藻以爲葅設之于奧

奧即牖下也據序大夫妻能循法度既云大夫妻則其非未嫁之女可知王說是也集註亦本王說今從之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鄭箋召伯姬姓名奭食采於召作上公爲二伯後封於燕　孔氏曰武王之時召公爲王官之伯　史記燕世家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　漢書王吉傳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於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賦也　范氏曰蔽芾盛貌　毛傳甘棠杜也翦去伐擊也茇草舍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敗卦韻憩霽韻本通不必叶下章同

賦也　朱註敗折也　毛傳憩息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賦也　朱註拜屈也　毛傳說舍也

嚴氏曰愛之愈深護之愈至也　孔叢子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

甘棠三章章三句

虞惇按召伯所茇當是召伯巡行之時偶舍止甘棠之下後人思而愛之耳鄭箋云召伯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遂以蔽芾爲小貌說苑亦云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舍甘棠之下而聽斷說殊褊狹後世大臣有以脫粟布被爲廉以敝車羸馬爲儉矯情干譽而實無益于民者皆此等說啓之矣　又按唐太學博士施士丐說詩云勿翦勿拜拜小低屈也上言勿翦終言勿拜明召伯漸遠人思不忘也毛注拜猶伐失之矣說見朱子韓昌黎集註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敎興彊暴之男
不能侵陵貞女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夜古音豫後同不從叶
虞惇曰比也　毛傳厭浥濕意也行道也
呂氏曰杜氏左傳注云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
已喻違禮而行必有汙辱　李氏曰蓋女子之自守如
此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
我獄室家不足 此章家字不入韻不必叶集註兩章叶兩
音尤非是
興也　毛傳速召獄埆也　鄭氏曰埆者因證於埆核

之庭周禮謂之圜土
鄭箋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強暴之男召我而獄似
有室家之道於我不知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咮強暴
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乃以侵陵物有似而非
者士師所當審也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
來強委之　李氏曰當時男子誣女子嘗有室家之約
欲速之於獄而其實誣之也室家不足所謂使有倚者
得並其家也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
我訟亦不女從 牙古音吾後同家音姑牙家墉從隔句韻
墉訟從同韻不必叶

興也　楊氏曰牙牡齒也　毛傳墉牆也　陸氏曰雀
有咮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　毛傳不從不棄禮而隨
此強暴之男也
呂氏曰使貞女之志得伸者召伯聽訟之明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虞惇按鄭箋云道中有露謂二月中嫁娶時毛傳
云昏禮純帛不過五兩皆屬衍說首章喻女子之
守身而不正言其事於六義屬比毛云興朱云賦
似非是列女傳云召南申人之女許嫁於酆夫家
禮不備而欲取之女不可訟之於理女終守義作
此詩據詩意乃是強暴之男侵陵貞女而女不肯
從若已經許嫁但以六禮不備而拒之亦不得爲

貞信之敎興向之說蓋本魯詩也　又按次章起
二句用韻三句不入韻猶今之律詩也首句
與三句韻次句與四句韻謂之隔句韻或云家字
本章入韻次章何以不入韻不知詩人立言本無
定體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若從世之
詩句櫛字比乎則如燕燕之詩次章及何彼穠首
章二章不入韻凱風之詩首章首句與心韻次章不
入韻詩中如此類甚多必若朱子一字兩叶忽從
谷忽從公勉強牽合以爲詩無句不韻而不顧韻
之可通不可通未敢信以爲然也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呂氏曰德如羔羊如羔羊之詩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皮古音婆蛇古音陀後並同

賦也　毛傳小曰羔大曰羊大夫羔裘以居素白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　蘇氏曰紽縫飾也　范氏曰退食退朝而食於家也　鄭箋自從也　毛傳公公門也委蛇行可從迹也

朱氏曰美其衣服有常制進止有常所　張氏曰委蛇者舒泰而有餘裕也獨言退食者蓋於此時而然則在公之正直可知也不然有所愧於中方促迫怱遽之不暇寧有委蛇之氣象哉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革緎食同韻不必叶

賦也　毛傳革猶皮也　孔氏曰緎縫之界域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賦也　毛傳縫縫殺之大小得其制也　蘇氏曰總縫飾也

王氏曰朝夕往來出公門入私門出私門入公門而已無私交之行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自公退食鄭箋云退食減膳也與傳註為異餘俱同

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靁友韻與斯子哉為韻靁斯陽遑隔句韻子哉平上通韻也

興也　毛傳殷靁聲也山南曰陽　朱註何斯斯此人也違斯斯此所也　毛傳遑去遑暇也振振信厚也

張氏曰殷其靁猶鸛鳴婦嘆之義將風雨則思念行者也　朱註殷殷然之靁聲則在南山之陽矣何此君子獨去此而不敢少暇乎於是又美其德且冀其早畢事而還歸也閔之深而無怨辭所謂勸以義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側息同韻不必叶

興也　毛傳息止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敢遑處振振君子歸哉下音戶

興也　毛傳處居也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虞惇按殷其靁毛傳云靁出地奮震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鄭箋云殷靁喻號令南山之陽又

喻其在外皆屬衍說朱子於凡詩之興皆用則字
矣字點掇成文殊無取義此詩獨得神理故併其
舊說錄之今集註於舊說刪去末二句蓋不欲與
序意合也

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
及時也

孔氏曰譙周云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及
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孫卿曰霜降
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正月也周禮言仲
春夏小正言二月皆爲則諧蕃育之法　朱氏曰迨
女子之何俟昏姻之及時也既殺天則少晚矣行露

死麏之於漢廣亦然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虞惇曰興而比也　毛傳摽落也　孔氏曰梅木名實
在樹者七落者多也　鄭箋我我當嫁者庶衆迨及也
朱註吉吉日也
歐陽氏曰喻盛時不可久當及男女方盛之年相婚姻
也　逸齋曰詩人喜其得及時也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三與貳今從俗本迨不必吉）

興而比也　鄭箋梅之落差多在者餘三耳　歐陽氏
曰今今時也　毛傳急辭也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興而比也　毛傳塈取也　孔氏曰梅盡落矣故以頃
筐取之　歐陽氏曰謂之遣媒妁相語以求之也
許氏曰時雖迫而禮不可廢庶士之求我者必其命媒
妁通辭意然後從之此召南之風化也　朱氏曰人情
喜於及時而懼恐失之故其辭汲汲如此　朱註蓋懼
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　歐陽氏曰召南被文王之
化變前時先奔犯禮之俗男女各待嫁娶之年而始求
昏姻故惜其盛年難久而懼過時也　范氏曰昔者聖
人觀天地萬物之情因民之有男女而制爲昏禮使之
夫婦有別以相生養以相代續是以關雎言后妃之德

而至於昏姻以時鵲巢言夫人之德而至於男女及時
桃夭美其盛也摽有梅欲其早也東山言嫁娶之候亦
曰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聖人觀草木蟲鳥之變意未嘗
不在民也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摽有梅男女及時之詩也如毛鄭說首章
喻時衰二章三章喻衰落又甚乃是男女失時之
詩矣孔氏申毛意以首章爲男年二十六七女年
十六七二章謂男年二十八九女年十八九卒章
謂三十之男二十之女鄭謂其實七兮爲初夏其
實三兮爲夏鄉晚頃筐塈之爲夏已晚皆穿鑿固

滯之解鄭又云女年二十不嫁明年仲春禮雖不
備相奔不禁雖本周禮說然不可從也詩三章皆
興中有比集註云賦也亦非是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
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虞惇按鄭氏周禮九嬪註凡群妃御見之法月與后
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
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
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星征
東公同協句韻

朱註興也 毛傳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噣四
時更見 鄭箋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在東方正月時
也 毛傳肅肅疾貌宵夜征行寔是也 鄭箋命謂命
也
鄭箋衆星隨心噣在天猶衆妾隨夫人進御於君也肅
肅然夜行或早或暮在於君所以次序進御者是其命
之數不同也凡妾御於君不當夕 蘇氏曰自知卑賤
不敢與夫人齒也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昴
昴留今讀作留不從叶

興也 毛傳參伐也昴留也 陸氏曰二星皆西方宿
也 毛傳衾被也 鄭箋裯牀帳也 毛傳猶若也
鄭箋衆無名之星亦隨伐留在天不猶言尊卑異也
程氏曰賤妾進御於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限得踰之
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裯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

小星二章章五句

虞惇按朱註此因詩所見以起興於義無所取特
取在東在公兩字之相應耳下章亦取與昴與裯
兩字相應此殊不然詩之興未有無所取義者若
徒以在東在公兩字相應爲興則凡物皆可興何
獨取於三五參昴耶朱子毎有興不取義之說愚
未敢從也三五在東朱子以三五言其稀是即以三

五爲小星不至三心五噣之說矣下章維參與昴
參昴不得爲小星則三五亦不得即指小星矣今
悉從毛鄭之舊又洪氏容齋隨筆謂妾御於君不
應有抱衾與裯之事此當爲使臣行役之詩不知
抱衾與裯尤於使臣不合而寔命不同語涉怨望
亦非二南之化也凡後儒說經務棄箋傳好立異
說皆此之類也畧舉此以例其餘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
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公羊傳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以娣姪從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汜以紙韻悔韻

竝本通不必叶
興也　毛傳決復入爲汜　殷氏曰江之有汜猶嫡之
有媵也　鄭箋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宜俱
行之子謂嫡也婦人謂嫁曰歸以猶與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興也　毛傳渚小洲也水岐成渚　朱註處安也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興也　毛傳沱江之別者　鄭箋岷山道江東別爲沱
朱註過謂過我而與俱也　鄭箋嘯蹙口出聲也嫡
既覺自悔而歌
呂氏曰始則徇情中則困安終則和敦言之敘也　李

氏曰雖媵不敢怨故嫡能悔過大抵不怨者使人悔過
之道也　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盡其
心江沱之嫡惠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蓋父[illegible]子
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強暴相陵遂成淫風被
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朱註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爲強暴
所污者故詩人美之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包音[illegible]誘[illegible]
包逋尼有爲尤之上聲平上通韻不必叶麕春包誘亦隔
句韻
興也　毛傳郊外曰野　陸氏曰麕獸名麏也　毛傳
白茅取絜清也包裹也懷思也誘道也　鄭箋貞女欲
吉士使媒人道成之
蘇氏曰野有死麕有欲用之猶以白茅包之而後行今
有女於此思以春適人亦必得吉士以禮道之而後可
蓋情亦然也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興也　毛傳樸樕小木也　朱註鹿獸名　沈氏曰純
聚也　孔氏曰束縛也　鄭箋如玉者取堅而潔白
蘇氏曰將取樸樕死鹿以爲用猶知以白茅純束而取

之況有女如玉而可不以禮成之乎　孔氏曰言不可
污以非禮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脫[illegible]兌
賦也　毛傳舒徐也脫脫舒遲也感動也帨佩巾也尨
狗也
鄭箋貞女欲吉士以禮來脫脫然舒也又疾時無禮強
暴之男相劫脅奔走失節動其佩巾非禮相陵則狗吠
張氏曰此惡無禮之辭也但言無動我帨無驚我尨
則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惇按此詩毛鄭無大謬而歐陽氏駁之非也誘

道也儀禮射禮有誘射皆謂以禮道之東萊云古人固有此訓詁者是也歐陽氏直以誘爲挑誘之誘失其旨矣其云人見男女之礼誘而淫亂者惡之末章遂道其淫奔之狀皆所謂以文害辭也毛云凶荒則殺禮鄭云貞女欲令人以白茅裹死麕爲禮而來說亦太拘今不取又魯齋王柏氏有二南相配圖黜何彼襛矣爲王風野有死麕爲淫詩而白雲許謙氏又以此爲鄭衛之風皆非聖無法六經之蟊賊也并附論於此云

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鄭箋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勒面繢總服則褕翟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襛今本誤作穠唐石經作襛華音敷襛雝華車隔句韻

興也 毛傳襛猶戎戎也唐棣栘也肅敬雝和也

朱註何彼戎戎而盛乎唐棣之華也此何不肅雝乎王姬之車也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也 呂氏曰肅雝者王姬而曰車者不敢指切之也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illegible]藏與首韻此章矣與李韻古人用韻變化如此

興也 朱註李木名 毛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

孔氏曰文者謚之正名也稱之則隨德不一以德能平正天下故稱平王大誥謂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周公稱文王爲寧王成王亦稱武王爲寧王皆以受命而言天下既平則稱平王矣 嚴氏曰言文王之孫者見王姬肅雝之德其源流有自來也故此詩爲文王之風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緡眞韻孫元韻本通不必叶

興也 毛傳伊維緡綸也 朱註絲之合而爲綸猶男女之合而爲昏也

徐氏曰前章言族類之貴先女後男尊王也此章言昏

姻之合先男後女從夫也 呂氏曰其辭敬則不驕亢可知 胡氏春秋傳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隨天理也雖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異哉故舜爲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于虞西周王姬嫁於諸侯亦執婦道成肅雝之德而其詩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自秦而後惟欲尊君抑臣爲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遂至人倫缺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爲治也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春秋有王姬歸于齊之文說者遂疑平王即宜臼齊侯之子即襄公諸兒不知二南係東遷

以後詩也蘇氏云平王者周之先王豈文王歟學
如商人謂湯武王蓋亦當時一號也至於齊侯則
武王之世太公望得稱齊侯矣況齊襄公無道豈
人則詩決不列之於正風朱子力排小序而於此
獨從舊說誠有以也　又按宋彭汝礪疏云王姬
下嫁諸侯猶執婦道其事在下然本乃在乎上故
詩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惟有平德故人化之而
有所不能踰惟有齊德故人畏之而有所不敢違
是更以齊侯爲齊一之侯亦與平王之義相配也
先儒亦有主此說者今以箋傳無文故不取又朱
子明詩傳遺說載朱子云詩疏謂武王有五男二

女五男者左傳邘晉應韓武之穆也與成王則五
矣二女者太姬下嫁陳胡公其一也何彼襛矣王
姬下嫁齊侯之子則二也此說亦可補箋傳之所
未備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
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
王道成也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詩末句不必用韻周南于嗟麟兮亦不用韻不必强叶虞字叶兩音尤非是）

賦也　孔氏曰茁草生茁然出也　毛傳葭蘆也　鄭
箋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　朱註發發矢也　毛
傳豕牝曰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騶虞義獸也白
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
孔氏曰五豝惟一發則殺一而已仁心之至不忍盡殺
也　朱註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齊家以治其國
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詩人述其事而
美之且歎之曰此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强是眞所謂騶
虞矣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賦也　毛傳蓬草名豕一歲曰豵
呂氏曰彼茁者葭彼茁者蓬記蒐田之時所謂句芒司
節和風扇物草茂獸肥之候也一發五豝一發五豵獸

之多取之鮮也當特天壤之間和氣充塞庶類蕃殖交
於萬物有道而恩足以及禽獸皆可見矣非騶虞自然
之仁不足以當之也　朱註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
於麟趾則化之入人者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
澤之及物者廣矣蓋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久故其熏
蒸透徹融液周徧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
也　郝氏曰周南以關雎始麟趾終召南以鵲巢始騶
虞終編詩者取德修瑞應之義著王道之成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

虞檸按此詩韓齊二家皆云騶虞天子掌鳥獸官
朱子詩序辨載賈誼新書曰騶者文王之囿名虞

者囿之司獸也嚴氏詩輯云曰令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命僕及七騶咸駕左傳晉悼公使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是騶為騶御也陳氏曰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則其為虞官明矣獵以虞為主其實歎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今從毛鄭義諸說皆不取一發五豝集傳云猶言中必疊雙也竊意一發無中五豝之理詩但主仁心不主善射姑從舊　又按朱子首章騶虞叶音牙次章騶虞叶五紅反竊意一字可以兩音一篇不可兩叶行露誰謂女無家之家亦然詩之末句可不用韻周南于嗟麟兮亦不用韻可見也顧炎武詩本音云古人之詩言盡而意長歌止而音不絕也故有句之餘有章之餘如于嗟麟兮于嗟乎騶虞其樂只且文王烝哉之類皆所謂章之餘也記曰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凡章之餘皆嗟歎之辭可不入韻然合三數章歌之則章之末句又未嘗不自為韻也此說得之北海孝廉劉濱詩虞悖云此詩當以于嗟乎句騶虞句乎字虞字自為韻不必叶其說最有理合之秦風于嗟乎不承權輿正相類但權輿本作二句而此詩舊作二章章三句如此則章四句矣故未敢遽更姑識於此亦以廣異聞云

讀詩質疑卷之二

召南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孫男有鑄校字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讀詩質疑卷第三

常熟嚴虞惇撰

邶鄘衛

鄭譜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　孔氏曰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蓋王道明盛政出一人太平非諸侯之力不得有正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善惡在己不由天子之命惡則民怨善則民喜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變風

嚴氏曰關雎鵲巢爲三百篇之綱領風之正也反乎此者變也邶鄘衛皆衛風也衛禍基於衽席迄及宗社居變風之首二南之變也　朱氏曰衛首滅邶鄘故邶鄘之詩皆爲衛作而猶存邶鄘之名者不與衛之滅國也　薛氏曰邶鄘滅而音存故非衛所能亂

虞惇按變風先邶鄘衛者以其爲商之故都也

劉氏曰綠衣燕燕諸詩莊姜自作共姜作柏舟桑中言沫鄉皆作於衛國而或繫邶或繫鄘泉水載馳竹竿皆作於他國而一繫邶一繫鄘一繫衛意太師各從其得詩之地而繫之也　朱氏曰衛有他國之詩六篇式微旄丘河廣作於衛者也載馳泉水竹竿爲衛而作者也作於衛者衛國之所錄爲衛而作者衛國之所傳　顧炎武氏曰邶鄘衛本三監之地自康叔之封未久而統於衛矣采詩者猶存其舊名謂之邶鄘衛邶鄘衛者總名也不當分某篇爲邶某篇爲鄘某篇爲衛分而爲三者漢儒之誤也左氏傳季札觀樂於魯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而北宮文子引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詩今爲邶之首篇乃不曰邶而曰衛是知累言之則曰邶鄘衛專言之則曰衛一也猶之言殷言商言荊言楚云爾

邶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朱子詩序辨曰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不可以強而推故凡小序惟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於書史如載馳碩人清人黃鳥之類決爲無可疑者其次則

辭旨大概可知爲某事而不可知其的爲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若爲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則雖有不知亦不害其爲不自欺雖有未嘗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强以爲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强以爲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傅會書史依託名諡鑿空妄語以誑後人且如柏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爲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爲不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爲衛頃公之時則其故爲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衛之諸君事皆無可考者謚亦無甚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謚又爲甄心動懼之名如漢諸侯王必其嘗以罪謫然後加以惡謚以是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予之若將以衒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將有明者從旁觀之適所以暴其眞不知而啟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又其爲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爲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時世之先後其或書傳所載當此一時苟無賢君美謚則雖有辭之美者亦例以爲陳古而刺今是使讀者疑於當時之人絕無善則稱君過

則稱已之意而一不得志則扼腕切齒嘻笑冷語以懟其上者所在而成羣是其輕躁險薄尤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敎故不可以不辨　虞惇按詩大小序先儒相承或云子夏作或云毛公衛宏合作朱子據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宏特著詩序辨以抉摘之其是正流弊固多而譏詞詆序亦復不少如此詩序云仁人不遇而朱子以爲婦人序云衛頃公之時而朱子以爲此序詩者以己意妄加之也竊謂詩序之作不敢定其爲何人參較先儒之論大約毛公之前已有之毛公與衛宏加潤色焉其爲說雖未能盡醇要皆有所仰授漢儒專門之學師師相承其曰某王某公某甲某乙者非得於故老之傳聞則得於史乘之記載既未有鑿空而屑爲何人憑虛而造爲某事者也假如詩序果出衛宏去作詩之時數百年朱子生宋南渡時去衛宏又千餘年矣以去詩數百年之人而序詩曰此爲某王某公也此爲某甲某乙也則詆之排之曰此憑虛鑿空而不足信也以去詩數千餘年之人而辨詩曰此決非爲某王某公也此決非爲某甲某乙也則又何從而證之而信之乎柏舟之詩朱子所據者劉向列女傳也向嘗疏論恭顯矣其引此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此正言小人在位仁人不遇也夫向一向也豈列女

傳可據而封事獨不可據乎且同一列女傳也以柔
皆爲蔡人之妻不肯改嫁而作以行露爲召南申人
之女作以燕燕爲定姜送歸而作以式微爲黎莊公
夫人不從傅母作以大車爲息夫人作如此之類朱
子皆不取之何獨於此詩而必以爲可據乎如果以
列女傳爲可據則當如何之所云此詩衛宣公夫人
作而集註又云卽莊姜之詩則亦不盡以列女傳爲
據而亦不免於附會依託以自成其說是其所云憑
虛鑿空者猶之以五十步而笑百步也孟子曰憂心
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朱子註曰本言衛之仁人見
怒於羣小獨於註詩而斥其爲婦人則何其言之自

相刺謬也古者太史采詩以觀民風詩之作爲美刺
作也詩而不爲美刺時君國政而作者其詩可删也
孔子論詩曰可以怨小弁之怨孟子有取爲太史公
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詩之怨夫何
害其爲溫柔敦厚也鄘風之鶉奔唐風之碩鼠忿懟
其君絶無隱諱則陳古刺今主文而譎諫又何害其
爲溫柔敦厚也朱子於詩序一概抹摋獨出臆見於
千載之下竊恐非孔子信而好古之義而適自蹈於
憑虛鑿空之譏不揣固陋畧爲疏通證明不敢曰毛
鄭之功臣亦未必非朱子之諍臣也矣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
以遊

朱註比也　毛傳汎流貌　朱註柏木名　毛傳耿耿
猶儆儆也隱痛也　朱註微猶非也

毛傳柏木宜爲舟汎汎其流不以濟渡也　鄭箋舟載
渡物者今不用而與衆物汎汎然俱流水中喻仁人不
見用而與羣小人並列亦猶是也仁人旣不遇憂在見
侵害　朱註其隱憂之深如此非爲無酒可以敖遊而
解之也　嚴粲曰舟浮於水而不用以載猶國有賢人
而不用以治也不用賢則小人進而國亂矣詩人所以
憂之深非但以其不遇也卒章日居月諸胡迭而微意
蓋如此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
之怒

賦也　孔疏鑒鏡也　歐陽氏曰茹納也　范氏曰兄
弟僚友也　毛傳據依也　朱註愬告也　毛傳彼彼
兄弟

歐陽氏曰鑒納影在內凡物不擇姸醜皆納其影我心
不能兼容善惡　蘇氏曰鑒之於人美惡無所不受仁
人惟擇其可而後受故雖兄弟而有不據也愬不仁必
於仁人今愬之於不仁所以迎其怒也蓋朝無善人矣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
選也

賦也　毛傳棣棣富而閑習也　蘇氏曰選擇也
孔疏石雖堅尚可轉我心堅不可轉也席雖平尚可卷我心平不可卷也　呂氏曰威儀閑習自有常度不可選擇以避禍也　鄭箋言己德備而不遇所以慍也
蘇氏曰小人之惡君子曰何爲斯踽踽涼涼然君子不以其故自改也所謂不可轉不可卷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賦也　毛傳悄悄憂貌慍怒閔病也辟拊心也摽拊心貌

王氏曰國亂而君昏則小人衆而君子獨君子憂而小

人衆君子之憂者憂其國而已憂其國自與小人異趣故爲小人慍也小人得志則爲讒誣以病君子君子既病矣又從而侮之曰既多曰不少著小人之衆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賦也　武曰日居月諸一句中自爲韻

朱註比也　孔疏居諸語助也　朱註迭更也　毛傳微虧傷也

[illegible]氏曰胡迭而微者言國家日蝕月虧也　范氏曰[illegible]如澣衣中垢而不濯也不能奮飛鬱陶無所發也

鄭[illegible]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　孔叢子孔子曰吾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易

柏舟五章章六句

虞惇按柏舟之詩韓詩以爲宣姜自誓作劉向列女傳亦以爲衛宣公夫人作向本學魯詩蓋三家[illegible]三衛集註云此婦人不得於其夫而作豈亦莊[illegible]今皆不取說已見前我心匪鑒日居月[illegible]不從鄭箋從歐陽氏蘇氏　又按章首二句借柏舟以喩仁人不遇[illegible]自按耿耿隱憂不復申言不遇是於六義爲比毛概以爲興失之末章日居月諸亦然故俱從朱子曰此但朱子以日喩婦月喩妾云衆妾反勝正嫡又云日月更迭而虧既衆妾反勝正嫡則月不當復虧何以又云更迭

而虧耶即其說亦已不可通不若歐陽本義爲長矣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鄭箋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朱註比也　毛傳綠間色黃正色　朱註已止也

孔疏間色之綠不當爲衣猶不宜嬖寵今綠兮乃爲衣[illegible]而正色之[illegible]人反見疏而微妾[illegible]而僭也　[illegible]氏曰夫人正嫡而[illegible]妾不正而[illegible]也能[illegible]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比也 毛傳上曰衣下曰裳 鄭箋亡之言忘也

孔疏間色之綠今爲衣而在上正色之黃反爲裳而處下 嚴氏曰綠衣黃裏掩蔽而已綠衣黃裳則貴賤倒置矣 張氏曰綠衣之憂言嬖妾之亂弊將至於不可勝言者憂在宗國也豈特爲一身之私哉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女如字訧古羽其反

比也 朱註治理而織之也 毛傳俾使訧過也

許氏曰絲之所以成綠而爲衣者女以絲染治而成也妾之所以上僭者以君子嬖之而然也 朱註然則我將如之何哉亦思古人有嘗遭此而善處之者以自勵使不至於有過而已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風古方愔反後並同不復叶

比也 毛傳淒寒風也

鄭箋絺綌所以當暑今以待寒喻失所也 許氏曰絺綌夏服也風而淒其則固宜屏之不服矣事逐時變物隨氣遷理勢之常無足怪者能達乎此而在我者處之素定則古人之善處此者乃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豈有一毫怨懟之意哉此莊姜所以爲賢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虞惇按鄭箋綠當作褖即周禮內司服之褖衣此曲說也鄭氏好改經文以就己說皆此類三章女所治兮女讀如字不從箋註作汝卒章鄭箋是本意而許氏說更得辭文旨遠之妙今參錄之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鄭箋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爲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於野作詩見己志 陸氏曰戴諡也嬀陳姓也 鄭氏曰戴嬀旣生桓公及立爲君矣敘詩者猶曰送歸妾也彼爲母以子貴之說者失聖人正名分辨嫡庶之意矣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野古神與反後歸羽野爲句韻

興也 毛傳燕燕鳦也 李氏曰差池不齊之貌 曹氏曰燕燕兩燕也差池相先後也 朱註之子戴嬀也歸大歸也

鄭箋婦人之禮送迎不出門送于野者舒己憤盡己情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興也 毛傳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 鄭箋將亦送也

毛傳佇立久立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

我心

興也　毛傳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頡在衛南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勗先君身人眞韻本通不必叶

賦也　毛傳仲戴嬀字也　鄭箋任以恩相親信也　朱註只語辭　李氏曰塞實也　毛傳淵深也　朱註溫和也　毛傳惠順也　鄭箋先君莊公也　毛傳勗勉也　鄭箋寡人莊姜自謂也

楊氏曰州吁之暴宂之死戴嬀之去皆夫人不見答於先君所致也而戴嬀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可謂終溫且惠矣

燕燕四章章六句

虞惇按差池其羽箋云戴嬀將歸顧視其衣服下上其音云言語感激聲有大小皆求詩之過也後詩以此爲定姜歸其婦而作康成釋坊記又以爲衛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此詩陸德明釋之曰此魯詩也此蓋康成未定之論詳味詩辭則序說爲得矣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詩序辨詩是莊公在時所作籍次當在燕燕之前序云遭州吁之難誤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上下通韻不必叶

虞惇曰興也　鄭箋日月喩君與夫人也之人莊公也　朱註逝語辭古處古道相處也　毛傳胡何定止也　鄭箋寧猶曾也

嚴氏曰日月代明照臨下土天之常道猶君與夫人相須而成古之道也　虞惇曰乃如之人而不以古道相處我失日月相成之義何其心志回惑無定曾不顧念我也　朱註見棄如此猶有望之之意焉詩之所以爲厚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興也　毛傳冒覆也　朱註報答也　毛傳盡婦道而不得報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興也　毛傳日始月盛皆出東方音聲良善也　鄭箋無善恩意之聲語於我也　呂氏曰俾也可忘言公之待我誠使我可忘而我自不忍忘之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興也　毛傳畜養卒終也　王氏曰人之患疾痛極未

有不呼父母者　呂氏曰不述不欲稱述之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虞惇按先儒泥春秋傳將立州吁乃定之矣句遂以胡能有定爲莊公不能定桓疾屬牽合蓋鄭箋誤也曰居月諸從毛鄭父兮母兮鄭箋誤從朱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虞惇按此詩與日月同意亦莊姜傷己不見答於莊公而作也序云遭州吁之暴非是朱子語類云二詩當在燕燕之前終風居先日月次之　子貢傳莊姜見怒於公賦終風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暴敖悼號貢笑

嘯韻本通不必叶
朱註比也　毛傳終日風爲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
朱註謔戲言也浪放蕩也　孔疏敖放慢也　鄭箋悼傷也
朱註莊公爲人狂蕩暴疾莊姜不忍斥言故以終風比之言雖狂暴如此亦有顧我則笑之時但皆出於戲謔之意而無愛敬之誠使我不敢言而心獨傷之也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比也　毛傳霾雨土也惠順也
朱註莊公雖狂惑亦或惠然而肯來但又有莫往莫來之時則使我悠悠思之望之深厚之至也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比也　毛傳陰而風曰曀　鄭箋有又也願思也　朱註嚏鼽嚏也
呂氏曰陰風終日意其止矣不旋日又曀焉厭苦之辭也　鄭箋我其憂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比也　毛傳如常陰曀曀然　朱註虺虺雷將發而未震之聲懷思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虞惇按州吁弑桓公自立莊姜大義滅親其於州

吁安得有悠悠我思之理毛鄭泥序遭州吁之暴故其解多謬今從朱語類云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得之矣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鄭箋平成也將伐鄭先告陳與宋以成其伐事春秋傳曰宋殤公之卽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事在魯隱

四年　孔疏詩五章皆陳兵役之怨辭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兵古必良反錢

亞同

賦也　毛傳鏜然擊鼓聲　曾氏曰踊躍好兵習鬬者

狀　鄭箋用兵謂治兵時　朱註土土功也　毛傳漕

衛邑

曾氏曰興師動衆人所憚也而州吁所最樂國人怨之

正以此踊躍也　鄭箋言衆民或役土功於國或修理

漕城而我獨從軍南行是尤勞苦之甚　李氏曰土國

城漕非不勞苦猶處境內今我在外死亡未可知矣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平去通叶

賦也　朱註孫氏子仲字時軍帥也　鄭箋以猶與也

呂氏曰言所從者乃孫子仲也則輕其帥可知矣　鄭

箋與我南行不與我歸期兵凶事懼不得歸豫憂之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賦也　鄭箋爰於也　毛傳山木曰林

歐陽氏曰此與室家訣別之辭言我之是行未有歸期

亦未知於何所居處於何所喪其馬若求我與馬當於

林之下求之蓋預爲必敗之計也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手有韻老偕韻

亦通

賦也　毛傳契闊勤苦也　呂氏曰成說猶約誓也

毛傳偕俱也

朱註言始爲室家之時期以死生契闊不相忘棄又相

與執手而期以偕老也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信古伸字

賦也　朱註闊契闊也活生洵信也

朱註與闊之約如此而今不得活偕老之信如此而今

不得伸忽之言也　劉氏曰左傳州吁伐鄭圍其東門

五日而還州吁不爲久而衛人怨之如此者身犯大逆

衆叛親離莫肯爲之用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虞仲按死生契闊二章毛鄭以爲從軍之士與其

伍約相期免難後軍士棄約離散故吁嗟歎之不

若歐陽說爲長歐陽蓋本之王肅也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

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

爾

孔疏作是詩而成其孝子自責之志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毛傳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棘難長養者

朱註棘小木　毛傳劬勞病苦也

王氏曰棘心至於夭夭風之爲力多矣此母氏劬勞之

譬也　朱註本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首章南心一韻
夭勞一韻此章但以薪人爲韻南字不入韻
興也　毛傳棘薪其成就者聖叡也　鄭箋令善也
朱註棘可以爲薪則成矣然非美材喻已之壯大而無
善也　劉氏曰自古七子之中有一令善之人則母亦
不舍之而去矣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興也　毛傳浚衛邑也在浚之下言有益於浚
朱註寒泉猶能滋益於浚今有七子而反不能事母使
母至於勞苦乎此乃微指其事而痛自刻責也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興也　毛傳睍睆好貌
朱註黃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七子獨不能慰悅
母心哉
凱風四章章四句
虞惇按朱子首章從比次章從興安成劉氏曰首
章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故屬比次章言風與
薪而下文母與子應故屬興愚意凱風長養萬物
而下云母氏劬勞正與上文相應興義甚明不從
比也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
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虞惇按此乃婦人怨曠之詩宣公淫亂不恤國事序
詩者推本而言詩中無此意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興也　朱註雉野雞也泄泄飛之緩也懷思也　毛傳
詒遺伊維也　朱註阻隔也
朱註雄雉之飛舒緩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思者乃從役
於外而自遺阻隔也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興也　朱註下上其音言其飛鳴自得也　毛傳展誠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思支韻來灰韻
本通不必叶

賦也　毛傳瞻視也　鄭箋曷何也
鄭箋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
我悠悠然思之女怨之辭何時能來望之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行臧與陽韻不
必叶
賦也　毛傳忮害也　朱註求貪也　毛傳臧善也
張氏曰思其君子之切而知其未得歸也於是復自解
曰凡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但能不忮害不貪求則何
用而不善雖久處軍旅間固無害也　朱註憂其遠行
之犯難冀其善處而得全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虞惇按詩序淫亂不恤國事是推本之語鄭氏泥
此遂以泄泄其羽爲宣公整其衣服奮訊其形貌
下上其音爲宣公小大其聲怡悅婦人皆穆說也
我之懷矣毛以安其朝而不去亦行說今從朱傳
彼日月箋義爲精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
鄭箋夫人謂夷姜 春秋傳宣公烝於夷姜 歐陽
氏曰夷姜宣公父妾也夷姜生子曰伋其後宣公爲
伋娶齊女而奪之是爲宣姜皆與宣公爲淫亂 孔
氏曰知非宣姜者宣姜爲公所要此云雉鳴求其牡
明是夷姜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朱註比也 毛傳匏謂之瓠 朱註匏之苦者不可食
特可佩以渡水而已今有葉尚未可用也濟渡處也行
渡水曰涉 毛傳以衣涉水爲厲揭褰衣也
朱註匏未可用渡處方深行者當量度淺深而後渡喻
男女之際當量度禮義而行也 毛傳遭時制宜如遇
水深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義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說文鷕从
鳥唯聲以水反字林于水反今音以小反誤也元戴侗曰上
半何瀰與鷕協下半何盈與鳴協亦一句兩韻也軌古音

比也 毛傳瀰深水貌盈滿也鷕雌雉聲也濡漬也
孔疏軌車轍也 毛傳飛曰雌雄走曰牝牡
朱註濟盈無不濡而曰不濡軌飛雌當求雄而反求走
牡喻淫亂之人不度禮義非其配耦犯禮相從也 陸
氏曰以雌求雄者正也今以雌求雄而又求牡者亂
也 歐陽氏曰濟盈不濡軌喻宣公貪於淫欲身蹈罪
惡而不自知也雉鳴求其牡喻夫人不顧禮義而從宣
公如禽鳥之相求無親疏父子之別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虞惇曰比也 毛傳雝雝鴈聲之和也 鄭箋鴈隨陽而
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 毛傳旭日始出 鄭箋

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歸妻使之來歸於己謂
請期也 毛傳泮散也 鄭箋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
二月可以昏矣
王氏曰古之於昏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如此上
庶亦然況人君乎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否方以反友音
以集註否友俱從叶不可曉
比也 毛傳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
也
毛傳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言室家之道
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 呂氏曰此

刺公之淫亂也一章二章四章皆托物爲比而不正言其事三章雖陳昏禮特舉士之歸妻而不欲斥言之所以小喻大也所謂主文而譎諫也　虞惇曰此詩通篇皆比無一語直陳其事者蓋男女之際固難以顯言而君父之惡又非可以明譏而直刺也故微其詞以諷之詩人之忠厚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虞惇按此詩首章鄭箋殊謬以匏苦濟深爲八月納采問名之時以深厲淺揭喻男女之性賢不肖長幼相當而孔疏又云時豐則禮隆時儉則禮殺皆曲說也二章以下諸家各同意亦未洋毛據荀

子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故以歸妻爲娶妻鄭據周禮媒氏仲春會男女則以歸妻爲請期朱子從鄭說今仍之雝雝鳴鴈一章雖陳昏禮之正亦是借彼以形此故從比不從賦　又按濟盈不濡軌毛傳云由輈以上爲軌正義云說文軌車徹也從車九音龜美反軓車轍前也從車凡音犯毛傳所云則犯音也嚴粲詩緝亦作軓但此章盈與鳴爲韻軌與牡爲韻軓與牡非韻也故今仍作軌云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衞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絶國俗傷敗焉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風心[illegible]韻怒[illegible]韻[illegible]菲體違死[illegible]上通韻俱不必叶

毛傳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　孔疏黽勉猶勉勉也　陸氏曰葑蕪菁也　鄭箋菲葍之類也　毛傳下體根也

朱傳陰陽和而谷風至夫婦和則室家成　鄭箋二菜皆上下可食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　程氏曰當期好音不違至於偕老也　虞惇曰此章言夫婦之道當如此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

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平上通韻

賦也　毛傳遲遲舒行貌　朱注違背也被棄而去足欲前而心不忍若相背然　毛傳畿門內也　鄭箋送我裁於門內無恩之甚　毛傳荼苦菜　朱注薺甘菜　鄭箋荼誠苦矣而君子於己之苦毒又甚於荼比之荼則甘如薺　朱注宴樂也　虞惇曰此[illegible]棄之事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笱古音[illegible]

虞惇曰興也　孔疏涇濁水也渭清水也[illegible]內　鄭箋小渚曰沚湜湜持正貌　許氏曰湜湜水清

見底也　毛傳屑潔也　朱註以與也　毛傳逝之也
梁魚梁　孔疏引韓詩云發亂也笱捕魚器　毛傳閱
容也　鄭箋遑暇恤憂也
虞惇曰涇濁渭清二水相入而清濁混是涇以渭濁也
然別出之渚自湜湜然涇新昏也渭舊室也　鄭箋喻
君子得新昏故謂己惡也己之持正守初如沚然不動
搖　歐陽氏曰棄妻將去猶顧惜其家之物既而嘆曰
我身且不容何暇恤我後事乎　朱註如不能禁而絕
意之辭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
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舟叶　求叶　去韻　亡黽　喪叶　匍

一字　凡　韻顯用而易見者不復註
朱註興也　鄭箋方泭也　毛傳舟船也　鄭箋潛行
曰泳　朱註浮水曰游　鄭箋深淺喻君子家事無難
易我皆爲之　許氏曰匍手行匐伏地也
程氏曰自陳治家之勤勞隨事盡心力而爲之深則方
舟淺則泳游不計有亡而勉強以求之又周睦其鄰里
鄉黨莫不盡其道也　虞惇曰此章以下追言初時治
家之勤及今見棄之苦以深致其怨之之意也
不我能慉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鞫
及爾顚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讎售平去通韻詩本音合
四章爲平去入一韻不必從

賦也　毛傳慉養也　朱註阻卻也　孔疏賈市也
毛傳鞫窮也　鄭箋及與也
朱註我於汝家勤勞如此而女既不我養反以我爲仇
讎　程氏曰惟其心既阻卻我之善故雖勤勞而不見
取如賈物之不見售也　張氏曰因念昔時相與爲生
惟恐生理窮盡俱至顚覆今既遂其生矣乃反比我於
毒而棄之乎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
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朱註興也　毛傳旨美御禦也洸洸武貌　朱註潰怒色
也　鄭箋詒遺也　毛傳肄勞塈息也

鄭箋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君子亦但以我御
窮苦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洸洸然潰潰然無溫潤
之色而盡遺我以勞苦之事欲窮困我　蘇氏曰曾不
念昔者由我而獲此安息也　朱氏曰詩六章皆述逐
婦之辭也當是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
之詩作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如此
谷風六章章八句
虞惇按此詩毛鄭孔朱四家大略相同惟涇以渭
濁毛云涇渭相入而清濁異鄭云涇水以有渭故
見涇濁朱子云二水既合而清濁益分似俱以浮
爲傳寫而爲誤惟程氏呂氏得之今更不以

鄭說一章黽勉同心與以陰以雨相應三章宴爾新昏與涇以渭濁相應俱宜從興不從比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鄭箋寓寄也　孔疏若春秋出奔之君所在亦曰寄左傳齊以郲寄衛侯是也　顧氏曰許無風而載馳之詩錄於鄘黎無風而式微旄丘之詩係於邶聖人存亡繼絕之心也　虞惇按詩序辨云詩中無黎侯字未知是否然則關雎詩中亦未嘗有文王字何以定其為文王后妃之詩乎其說固矣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賦也　鄭箋式發聲也　朱註微猶衰也　鄭箋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　朱註微猶非也　王氏曰中露露中也言有霑濡之辱而無所庇覆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賦也　李氏曰泥中猶泥塗也　王氏曰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孔疏主憂臣勞主辱臣死固當不憚淹恤今言我若無君何為處此自言已勞以勸君歸是極諫之辭

式微二章章四句

虞惇按鄭箋謂君處黎侯以二邑中露泥中邑名也先儒皆以為無所據故今從王氏列女傳以此為黎莊公夫人及傅母二人作蓋本之魯詩也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鄭箋衛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為州伯也　蘇氏曰晉伯宗數赤狄之罪曰奪黎氏地則狄之侵黎其來舊矣　虞惇按春秋桓公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於是始稱小伯蓋齊衛皆以州伯自相命也晉滅赤狄事在衛穆公之時[illegible]狄侵黎[illegible]侯出奔衛而穆公不恤故黎人怨之賦旄丘朱子詩序辨亦引林氏說以此為穆公之詩然今不可考矣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葛[illegible]韻節葛韻日[illegible]韻本通不必叶伯字不入韻

興也　毛傳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闊也　鄭箋叔伯字也呼衛之諸臣

呂氏曰葛始生其節促而密既長其節闊而疎黎臣久寓於衛感歲時之久也　毛傳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　蘇氏曰旄丘之葛其節其闊也然而無以其闊節而謂之不繼及[illegible][illegible]其一節而自節廢矣譬之諸侯雖異國而須為救苟黎亡則衛及矣奈何久而不救哉　朱註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謂優柔而不迫矣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賦也　朱註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

朱註何其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耳何其
久而不來意或有他故而不得來耳皆之曲盡人情如
此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戎也　毛傳大夫狐蒼裘蒙戎以言亂也　鄭箋衛國在
衛西
朱註客久而衣敝矣豈我之車不東告於汝乎特叔伯
無與同心耳至是始微諷切之　蘇氏曰是時衛
猶在河北黎衛壤地相接故狄之爲患黎衛共之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瑣尾比也　蘇氏曰瑣小尾末也　陸氏曰流離鳥

自關西謂之流離大則食其母　鄭箋褎然笑貌充耳塞
耳也人之耳聾恒多笑而已
蘇氏曰衛人以狄之微而不忌譬如流離之養其子不
知其將爲己患也然告之而不聽褎然如或充其耳甚
後衛人遂有狄難
旄丘四章章四句
虞仲按旄丘之篇呂氏說與朱子同乃取與之本
意毛公與蘇氏乃與之旁意亦足相參故皆錄之
鄭箋則無說矣何其處也一章從朱註其不東鄭
云今爾在衛其亦無援瑣兮尾兮從蘇氏爾雅曰
少美長醜爲鶹鷅郭注云鶹鷅猶留離詩所謂流
離之子也陸璣疏本之毛鄭亦本此而其說迂回
不切朱子釋流離爲微似不若蘇氏說爲長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
者也
鄭箋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
號樂官爲伶官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俁俁公庭
萬舞
賦也　鄭箋簡擇將且也爲且祭祀當萬舞也　孔疏
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　鄭箋在前上處
者在前列上頭也　朱註曰中上處明顯之處　毛傳

碩人大德也俁俁容貌大也
孔疏擇大德之人使爲樂吏是不用賢也此賢者復容
貌俁俁然而在公庭親爲萬舞　黃氏曰日之方中明
而易見之時在前上處近而易察之地於是焉而不能
察況側微之際乎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
錫爵　籥爵宋韻翟錫韻鄭本分韻同部本通不必叶韻
不入韻
賦也　毛傳組織組也　孔疏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成
文於彼善御者執轡於此使馬騁於彼猶織組也　毛
傳翟六孔翟羽也赫赤貌渥厚漬也　朱註赭赤色

也錫爵卽儀禮燕飲而獻工之禮也　毛傳祭有畀煇
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也惠不過一散
孔疏碩人有武力比於虎可以御亂又有文德能治民
如御馬之執轡使之有文章如織組動於近成於遠也
歐陽氏曰碩人武勇才藝無所不能乃使之執籥秉
翟非所宜也　鄭箋碩人多才多藝又能籥舞言文武
道備其容色赫然如厚傅丹君徒賜其一爵而已不知
其賢而進用之　陳氏曰籥所以爲聲翟所以爲容聲
由陽來故執籥於左左陽也容自陰作故秉翟於右右
陰也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

今　音古力珍反後並同吳才老讀補以與文元通庚蒸真
非也

與也　毛傳榛木名下濕曰隰苓大苦也
鄭箋榛也苓也生各得其所碩人處非其位我誰思乎
思周室之賢者　呂氏曰西方美人西周之賢士大夫
也周自東遷而衰每思其全盛之時文獻之美也山則
有榛矣隰則有苓矣惟西周然後有此人物也彼美人
者碩人也嘆其眞西周之人而非今世之人也江左諸
人言洛中朝名臣亦此意　李氏曰言美人宜爲西方
之人可在天朝而今乃失其所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

嚴序按簡兮簡兮朱子本横渠張氏之說以爲簡
易不恭之意若自譽而實自嘲訓簡兮爲簡易不
恭賢者玩世時有之若以簡兮自表其玩世竊恐
未必然碩人俁俁亦非自稱之辭故今仍舊說毛
云簡大也鄭云簡擇也今從鄭方將萬舞毛以爲
祭西方鄭以爲仲春教國子皆衍說公言錫爵毛
鄭主祭祀故引祭統朱不主祭祀故引儀禮獻工
今參用之西方美人朱云思盛際之明王鄭云周
室之賢者宜爲碩人在王室似不若呂氏竟指碩
人今從嚴詩記前兩章朱子分二章章四句今玩
在前上處文氣未完公庭萬舞之下復以有力如
虎義不相屬以此分章殊未安故今亦仍舊

泉水衞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
作是詩以自見也

鄭箋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
弟　蘇氏曰凡詩皆繫於所作之國故木瓜雖美齊
桓而在衞猗嗟雖刺魯莊而在齊泉水載馳竹竿皆
異國之詩而在衞者蓋以其聲衞聲歟記曰鄭音好
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衞音促數煩志齊音傲辟驕
志蓋諸國之音未有同者衞女思衞而作詩其爲衞
音也固宜猶莊舄之病而越吟人情之所必然也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衞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

之謀 謀占音媒後並同不從叶也與下韻不必叶

與也　毛傳毖泉始出毖然流也　朱註泉百泉也

毛傳淇水名孌好貌　朱註諸姬姑姊也

嚴氏曰泉水亦流入於淇而已獨不得歸思之至切故

卽諸姬而與之謀歸衛之計也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

及伯姊

賦也　毛傳泲地名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

有事於道也禰地名　鄭箋行道也　毛傳父之姊妹

稱姑先生曰姊

嚴氏曰泲也禰也皆自衛來所經之地追思其始嫁所

宿餞於此也　蘇氏曰衛女思歸而不獲遂自言其可

以歸之義曰婦人有出嫁之道遠於其宗故禮緣人情

使得歸寧因以問其姑姊今曷爲不得哉　適齋曰舍

兄弟而言姑姊遠嫌也　鄭箋問姑姊親其類也先姑

後姊尊姑也　春秋傳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

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

有害　干寒韻言元韻不通不必叶舝字不入韻

賦也　朱註干言地名皆適衛所經之道也脂以脂膏

塗舝使滑澤也舝車軸也車不駕則脫之行則設之也

還回旋也旋其嫁時之車也　毛傳遄疾臻至也　鄭

箋瑕猶過也

嚴氏曰向由泲禰宿餞而來嫁今豈不可由干言宿餞

而歸寧乎爲我塗脂爲我設舝回轅而行則疾至於衛

矣未爲瑕過而有害也　蘇氏曰言至衛非有瑕害也

而曷爲不許哉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

我憂 泉字元韻歎字寒韻不通漕字豪韻悠遊憂尤韻與此通但不

必叶

賦也　毛傳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　鄭箋茲此也

毛傳須漕衛邑也寫除也

嚴氏曰肥泉同出而異歸猶我與諸姬同出而不得歸也

故思之而長嘆　鄭箋肥泉自衛而來所渡水須漕自

衛而來所經邑故思之既不得歸寧且欲乘車出遊以

除我憂也　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

止乎禮義也聖人錄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

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朱氏曰

禮女子已嫁而反兄弟不同席而坐不同器而食所以

厚別也聖人寧以義斷恩而不以恩掩義故父母終不

得歸寧以此爲防而猶有衛獻其行如齊襄會祖夫人

之爲者

泉水四章章六句

虞惇按集註於首章云諸姬姊姪也二章云姑姊

即諸姬也禮諸侯嫁女同姓二國以姊娣媵朱問
有以姑姊從媵者二章之說誤也鄭氏以首章諸
姬爲未嫁之女以聊與之謀爲謀婦人之禮亦行
說二章出宿飲餞與三章語同而意異三章懸想
歸寧之事二章乃追思嫁時之事也鄭氏二章之
說亦誤今從朱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中公說邶之仕者處危國事亂君因征役而出北門
賦之以自嘆　嚴氏曰不得志不得行其所志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
之謂之何哉 [illegible]

之支離亦通但不必外役北與之相通而易曉者不復注

嚴粲曰賦而比也　毛傳北門背明鄉陰　孔疏殷殷
憂也窶謂無財可以爲禮貧謂無財可以自給

嚴氏曰但言貧窶則不見知於君可知非專以刑祿也

鄭箋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
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賦也　鄭箋王事國有王命役使之事　蘇氏曰政事
國事也　毛傳適之也　朱註一猶皆也　毛傳埤厚
讁責也

鄭箋言君政偏已兼其苦室人亦不知已志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
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敦鄭音都回反

賦也　孔疏敦迫也　毛傳遺加摧沮也　鄭箋摧者
刺譏之言

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於窶貧而
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矣先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
事投遺之而莫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懟憾之
辭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爲忠臣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嚴粲按北門背明鄉陰比也而出自北門則是因
出北門而託興非直以爲比故云賦而比也毛鄭

以爲興亦失之政事一埤益我鄭說支離今不取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
去焉

嚴氏曰程子以此詩爲君子見幾而作非謂百姓相
攜而去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
只且 邪音徐後並同虛邪一句中自爲韻

朱註比也　鄭箋北風寒涼之風病害萬物　陸氏曰
行上如字下同雨　毛傳雱盛貌惠愛也　朱註行去也
程氏曰虛寬貌　鄭箋邪讀如徐緩也　毛傳亟急
也　朱註只且語辭

蘇氏曰北風而又雨雪其虐甚矣故欲與其同好去而避之　朱註是尚可寛徐乎禍亂已迫矣　程氏曰君子全身遠害惟恐去之不速故其辭迫切　嚴氏曰其虛其徐猶有眷戀故國之意既亟只且則暴虐已甚不可少留矣至此而後決去焉是欲留者本心決去者不得已也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　毛傳喈疾貌霏甚貌　朱註歸者去而不反之辭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

只且

比也　朱註狐獸名烏鴉也　鄭箋赤則狐也黑則烏也猶君臣相承為惡如一也

北風三章章六句

虞惇按其虛其邪鄭云在位寛仁虛徐者今皆為刻急之行衍說也莫赤匪狐朱云所見無非不祥之物不若鄭氏為長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虞惇按詩無刺君夫人之意序詩者推本而言之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賦也　朱註靜者閒雅之意　毛傳姝美色也俟待也

朱註城隅幽僻之處踟躕猶躑躅也

歐陽氏曰宣公淫亂國人化之禮義大壞此述其男女相慕悅贈答之辭以刺之也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女讀汝管旱韻亦通不必叶

賦也　孔疏彤赤也　李氏曰古者鍼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蓋相貽以結殷勤也　毛傳煒赤貌

歐陽氏曰彼姝然之靜女贈我以彤管此管之色煒然而光盛亦如女之美可說懌也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女如字平上去通韻

賦也　朱註牧外野也歸亦貽也　毛傳荑茅之始生者　鄭箋洵信也

歐陽氏曰我自牧田而歸取彼茅之秀者以贈女此荑洵美且異矣然未足以比女之美聊貽美人以為報耳

朱註此男之贈女也

靜女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此詩序云刺時而毛鄭以為陳靜女之德欲進之君以易夫人其說可謂迂矣城隅幽高不可踰彤管謂女史記過之法度可以供祭祀皆求詩之過也即女之為美朱註女音汝指荑而言稍覺為汝猶稱荑為子恐未安今從歐陽氏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鄭箋伋宣公之世子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鮮古音犀平

通韻

賦也 孔疏爾雅四方而高曰臺 毛傳泚鮮明貌瀰瀰盛貌燕安婉順也籧篨不能俯者 蘇氏曰籧篨戚施天下之惡疾也 王氏曰鮮少也

毛傳水所以絜汙穢反於河上而爲淫昏之行 鄭箋齊女來嫁於衛其心本求燕婉之人謂伋也反得籧篨謂宣公也 謝氏曰籧篨戚施宣公非有此疾也國人

惡其無禮義亂人倫故以惡疾比之既無人道亦非人形也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洒古音銑浼古音免

賦也 毛傳洒高峻也浼浼平地也殄絕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離古音羅施古音何反此章以離施韻不以之施韻顧氏引爲公劉何以十之三章與璲刀鞞載見永言保之保與壽韻相息以門之間亦以顛爲韻蓋古人用韻變化不拘如此

興也 朱註鴻雁之大者離麗也 毛傳言所得非所求也戚施不能仰者

李氏曰衛宣公楚平王唐明皇三君者其惡一也其後宣公之子伋壽皆遇殺惠公奔齊懿公爲狄所滅楚平王鞭尸唐明皇身竄南蜀幾失天下淫亂之禍如此可不戒哉

新臺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鄭箋以籧篨爲口柔戚施爲面柔又改殄爲腆皆由說歟歐陽氏駁鄭而其說更迂曲惟蘇氏得之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毛傳宣公爲伋娶於齊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

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何罪賊又殺之 申公說宣公欲立少子朔使伋壽如齊而沉之於河衛人傷之作是詩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景古音[illegible]兩反

賦也 毛傳二子伋壽也 朱註乘舟渡河如齊也

毛傳願每也養養然憂不知所定

蘇氏曰國人傷二子往而不返汎汎然徒見其景欲救之不可得是以思之養養然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賦也 毛傳逝往也 鄭箋瑕猶過也 金氏曰謂本
無瑕疵而有禍害也
史記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
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
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
弟相戮亦獨何哉 許氏曰衛宣公淫於上下父子夷
戮人道絶矣無足論也惜乎伋之死未得其所耳伋非
得罪於父特朔母子之搆也壽既告之逃以自免不陷
父於惡斯可矣而以棄父命爲辭必於就死是以從命
爲孝而擇義未精者也 蘇氏曰宣公將害伋伋不忍
去而死尚可也而壽之死獨何哉無救於兄而重父之
過君子以爲非義也 王氏曰二子死非其所不得爲
無瑕陷父於不義不得爲無害雖然其心豈有他哉
嚴氏曰衛自宣公殺伋壽以朔爲世子代立是爲惠公
左右公子怨朔之譖殺伋乃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
後諸侯納惠公黔牟奔周惠公怨周之容黔牟與燕伐
周立子頹虢鄭殺子頹而惠公奔[illegible]惠公卒子懿公立
百姓大臣猶以殺伋故皆不服狄來其衆殺懿公而滅
衛嗚呼衛之亂極矣父子兄弟君臣之間相戕相賊不
惟流毒子孫啓侮戎狄而餘殃所漸且移王室之禍蓋
綱常道盡而天地幾於傾陷矣推原亂本皆始於夫婦
之不正衽席之禍一至於此以是知詩首關雎聖人之

意深遠矣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處停按不瑕有害朱註以爲疑辭而毛鄭皆當二
子之不返言思意伋壽遇人倫之變兄弟爭死雖
非中道而志節皎然亦可悲矣故錄太史公之說
以爲準而蘇氏許氏之說附載焉學者讀其辭論
其世擇而取焉可也劉向新序以此詩爲伋之傅
母作蓋本之齊詩云
鄘國十九篇七十一章三百六十三句
讀詩質疑卷之三
孫男有禧校字

常熟 嚴虞惇 學

鄘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衛武共伯僖侯之世子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illegible] [illegible]

興也 毛傳中河河中也 鄭箋舟在河中猶婦人在夫家其常處也 毛傳髧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

父母之飾 孔疏內則子事父母總拂髦 鄭箋兩髦之人謂共伯也 孔疏共伯已死不忍斥言故以兩髦言之 毛傳儀匹之至矢誓靡無也至己之死誓無他心也 朱傳只語辭 毛傳諒信也

嚴氏曰父母於子之天夫者婦之天今父與夫俱不存惟母是我所天也何不信我而欲奪我志耶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也 毛傳特匹慝邪也

呂氏曰衛亂之世淫風大行共姜得禮之正而能守義故以首鄘風也 呂氏曰史記載共伯爲僖侯世子釐侯已葬武公襲攻共伯共伯入僖侯羡自殺按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計其初即位蓋已年四十餘矣使果弒共伯篡立則共伯見弒之時其齒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早死乎髧者子事父母之飾當僖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既脫髦矣詩安得猶謂之髧彼兩髦乎是共伯本無見弒之事武公未嘗有弒兄之惡後之傳者妄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鄭箋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嚴氏曰惠公卽朔朔卽伋者惠公之母宣姜卽宣公所納伋妻也 按春秋傳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興也 毛傳茨蒺藜也 呂氏曰中冓[illegible]構在堂之中蓋閨內隱奧處也中冓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

鄭箋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今內有淫昏之行猶牆之生

蒺蔾　毛傳欲埽去之反傷牆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興也　毛傳襄除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興也　毛傳束而去之也　朱註讀誦言也

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汙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爲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著之於經使後世爲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

彰也其爲訓戒深矣　黃氏曰宣公納伋之妻而公子頑通乎君母傳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可不戒哉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禮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鄭箋夫人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人君小君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宜古魚何反後倣此

賦也　朱註君子夫也偕老偕生而偕死也婦人夫死稱未亡人言亦待死也　毛傳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　孔疏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　毛傳笄衡笄也　孔疏王后之衡笄以玉爲之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珈之言加以玉加於笄爲飾也副既笄而加飾如漢之步搖上飾也六珈飾之有六也委佗行步有儀也　朱註如山安重也如河弘廣也

鄭箋象服褕翟闕翟也　孔疏象翟羽而畫之故曰象

毛傳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　鄭箋服飾如是而爲不善之行云如之何深疾之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晳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晳从析从白音錫朱子改作晳叶征例反非也陸德明星晳晳从析

从白音錫與此不同此章髢瑱揥帝一韻翟晳一韻揥多錯綜用韻不必強叶顧氏合通章爲上去入一韻亦不可從

賦也　毛傳玼鮮盛貌褕翟闕翟羽飾衣也　鄭箋王后六服褘衣褕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侯伯夫人之服自褕翟而下如王后焉　毛傳鬒黑髮也如雲美長也髢髲也　鄭箋髢髲也　許氏曰髲益髮也　毛傳瑱塞耳也揥所以摘髮也　孔疏以象骨搔首因以爲揥名之曰揥　毛傳揚眉上廣也　朱註且語辭　毛傳晳白晳也　蘇氏曰胡然而尊敬之如天帝乎非以其有德則然今無以受之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
之顔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賦也　許氏曰瑳鮮白貌　鄭箋后妃六服之次展衣
宜白　毛傳蒙覆也絺之靡者爲縐是當暑袢延之服
也　孔疏紲袢者去熱之名袢延是熱之氣也　鄭箋
展衣夏則裏衣縐絺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
毛傳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顔角豐滿也　應氏曰
顔角頒也　毛傳展誠也美女曰媛　朱註見其徒有
美色而無人君之德也
呂氏曰一章曰如之何責之也　二章曰胡然問之也三
章曰展如之人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廣傳按三章其之展也毛公云展衣以丹縠爲衣
鄭氏云六服之次展衣宜白今按周禮內司服掌
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褖衣鄭司
農注云展衣白鞠衣黃褖衣黑康成因之又云以
下推次其色則闕狄赤揄狄青褘衣玄是王后六
服之色也毛公惟云展用丹縠餘五服無說孔氏
云丹縠亦不知所出而瑳兮瑳兮瑳字諸家皆解
作鮮白之義王肅亦云衣服鮮白之貌則展衣當
從鄭氏爲色白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
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樂記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
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
也　漢書地理志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
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　水經注晉書地
道記朝歌城本沬邑武丁始遷居之爲殷都有新聲
靡樂　張氏曰鄭衛濱大河其土地薄故其人氣輕
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
其人心怠惰情性如此聲音亦然故聞其樂使人解
慢而有邪僻之心也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

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唐鄉姜一韻中宮一韻不足
强叶末句通三章爲韻鄘屬南之墟雖召南之墟廣也鄭
乎兮東冬江陽同部則通章作一韻亦可
廣傳曰賦而興也　毛傳唐蒙菜也沬衛邑　蘇氏曰
周書明大命于沬邦紂都也　劉氏曰采唐者欲適
幽遠行其淫亂託之於采唐也　朱註孟長也　毛傳
姜姓也桑中上宮所期之地　朱註要猶迎也
鄭箋此思孟姜之愛厚己也序世族在位有是惡行
蘇氏曰刺無禮則稱孟古雖長而志醜也義有禮則稱
季有齊季女言雖幼而好禮也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

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而興也　朱註麥穀名秋種夏熟者　毛傳弋姓也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而興也　毛傳庸姓也　朱註皆貴族也

呂氏曰桑中溱洧諸篇幾於勸矣夫子取之何也曰詩之體不同有直刺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君子偕老之類是也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或曰後世狹邪之樂府冒之以此詩之序豈不可乎曰仲尼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惜懲創

之意隱然見於言外矣或曰樂記所謂桑間濮上之音安知非即此篇乎曰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戰國之際魏文侯與子夏言古樂新樂齊宣王與孟子言古樂今樂蓋皆別而言之雖今之世太常教坊各有司存初不相亂況上而春秋之世寧有編鄭衛樂曲於雅音中之理乎桑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其聲雖已降於煩促而猶止於中聲荀卿獨能知之其辭雖近於諷一勸百然猶止於禮義大序獨能知之仲尼錄之於經所以謹世變之始也借使仲尼之世雅鄭果嘗庞雜自衛反魯正樂之時所當正者無大於此

矣唐明皇令胡部與鄭衛之聲合奏談俗樂者尚非之曾謂仲尼反使雅鄭合奏乎論語答顏子之問迺孔子治天下之大綱也於鄭聲亟欲放之豈有刪詩示萬世反收鄭聲以備六藝乎　朱子詩序辨曰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辭於詩以為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鑒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悖也今不察此乃

欲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於宗廟朝廷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為邦之法又豈不為陽守而陰叛之耶曰然則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夫子所謂思無邪者何耶曰大序指柏舟綠衣泉水竹竿之屬而言以為多出於此耳非謂篇篇皆然而桑中之類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為其有邪正美惡之雜故特言此以明其皆可以懲惡勸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謂桑中之類亦以無邪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史公亦謂三百篇者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耶曰荀卿之言固為此經

而發若史遷之說則亦未足爲據也豈有嗟淫之曲而可以雜合於韶武之音也耶　虞惇按僖風自二南而下雖有正變之殊皆雅樂也季札請觀周樂周南召南邶鄘衛鄭皆工歌之而季札歎曰美哉曰美哉淵乎則知非里巷狹邪之曲也夫子論爲邦曰放鄭聲鄭聲淫鄭聲者乃里巷狹邪之曲也若以鄭聲即鄭風是禁人聽其詩而又令人讀其詩自相刺謬也桑中溱洧刺奔也錄刺奔之辭所以爲戒也錄奔者之辭不唯不足以爲戒而反以爲勸矣春秋書某人弒君某人篡國者所以正篡弒之惡也若弒君者篡國者爲詩桑中溱洧之則奔也桑中溱洧而爲奔者之辭是春秋於篡弒必不書

曰弒君於詩止必書曰不嘗藥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刪詩之大旨也詩有邪正美惡之雜故刪其邪者而錄其無邪者若謂桑中諸篇非以無邪之思作之則夫子又何爲而以無邪之一言蔽之也作詩者非以無邪之思作之而欲讀詩者以無邪之思讀之則何如盡刪其不能無邪之思[illegible]之所以歸於無邪而反存此等詩或不免於風一而勸百耶而又安在其爲發立其辭於詩以爲戒也朱子於刺奔之詩皆曰淫者所自言如此詩三章曰孟姜曰孟弋曰孟庸明是刺者指斥之辭若果淫者所自言何以一人之身而所思而期會者之多而又其時同其地同而謂言之不思也然猶曰詩有期我要我之文以爲淫者所自言猶可也溱洧一篇曰女曰觀乎士曰既且曰維士與女而亦以爲淫者所自言不知將爲女之自言乎士之自言乎抑如後世之詩人會合聯句乎此又不可曉者不然者也按史記衞靈公於濮水之上夜半聞鼓琴使師涓聽而寫之至晉爲平公奏之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昔師延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然則所謂桑間濮上之音者紂之樂非桑中詩也朱子既以鄭風爲鄭聲又以桑中爲桑間亡於枯擊小序而不顧其理之是非如東萊之說最爲明切而朱子深詆之故復論之如此

桑中三章章七句

虞惇按朱注此淫者所自作說已見上爰采唐矣亦詩人託興之辭非必眞采唐也故云賦而興云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申公說刺宣姜以公子頑之詩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兄[illegible]上文[illegible]並同不從叶

鶉也　朱註鶉鶴屬　鄭箋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　毛傳良善也兄君之兄也　孔疏惡頑之辭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興也　毛傳君小君也
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故國從而亡
胡氏曰楊時有言此載衛爲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講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

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鄭箋春秋閔公二年冬狄入衛衛懿公及狄人戰於熒澤而敗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立戴公以廬於漕戴公立一年卒魯僖公二年齊桓公城楚丘而封衛於是文公立而建國焉　春秋傳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賦也　毛傳定營室也　鄭箋定星昏而正中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　蘇氏曰營室中十月中也　毛傳楚宮楚丘之宮也　鄭箋楚宮謂宗廟也　毛傳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　孔疏揆度日出入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視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所謂揆之以日也　鄭箋室居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廏庫爲次居室爲後　朱註榛栗二木其實榛小栗大椅梓實桐皮桐梧桐也梓楸屬漆木有液者爰於也　鄭箋樹此六木於宮其長大可伐以爲琴瑟言豫備也　范氏曰椅桐可以代琴瑟則榛栗之備籩實梓漆之供器用可知是詩美其新造而

志於永久　蘇氏曰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皆類此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虛楚平上通韻京古音疆後並同

賦也　毛傳虛漕虛也　鄭箋堂楚丘旁邑也　毛傳景山大山京高丘也　朱註桑木名　毛傳龜曰卜允信也建國必卜之　朱氏曰本其始之相度而要其終之果吉也
鄭箋登虛以望楚丘觀其旁邑及其丘山審其高下所依倚乃建國焉愼之至也　呂氏曰升於高以覽其大勢觀於桑以察其土宜　毛傳地勢宜蠶可以居民

劉氏曰衛地跨豫兗二州桑者其土之所宜而民生之
所資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
塞淵騋牝三千 零音苓 令古力珍反 人與韻田淵千先韻
本通不必叶
賦也　鄭箋靈善也　毛傳零落也倌人主駕者　鄭
箋星雨止而星見也　嚴氏曰言辭也　鄭箋夙早也
早駕而往勸稼穡務農急也　孔疏說舍也　錢氏曰
直猶但也　毛傳秉操也馬七尺以上曰騋
袁傳曰春雨既降農桑之務作命駕而亟往勸勞之勢
於人也匪但於人如此其操心誠實而淵深兼致畜牧
之富騋馬與牝馬有三千之衆矣　蘇氏曰富強之業
必深厚者爲之非輕揚淺薄者所能致也　謝氏曰秉
心也實不尚高虛之談秉心也淵不爲淺速之計　朱
註此章要其終而言也　鄭箋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
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
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兼邶鄘而有之而馬數過禮制
文公滅而復興徙而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
之　錢氏曰文公國都甫建即汲汲務農養馬衣合餘
燼爲富強之計蓋未嘗一日忘狄難也左傳僖公十二
年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明年春狄侵衛則衛
有備矣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袁傳按匪直也人毛傳云非徒庸君孔氏申之云
非直庸庸之君也朱註云非獨此人所以操心者
誠實而淵深也毛固失之矣如朱說則是合二句
爲一句文義亦迂滯而不達且騋牝三千亦指秉
心塞淵之所致不應將秉心句割斷故今以臆見
參之終然允臧今本作終焉允臧依唐石經改正
顧炎武引漢光和六年白石神君碑銘曰卜云其
吉終然允臧亦一證也
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
齒也

韓詩說蝃蝀刺淫奔女也詩人言蝃蝀在東者邪色
乘陽人君淫佚之徵臣子爲君父隱故莫之敢指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朱註比也　毛傳蝃蝀虹也　曹氏曰淮南子天二氣
成虹虹淫氣也陰日所映朝西暮東
毛傳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
指　鄭箋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爲淫
奔之醜乎惡之甚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母滿鄙反
賓傳曰興也　毛傳隮升也　孔疏周禮十煇九曰隮
隮虹也由升氣所成故號虹爲隮　毛傳崇終也從旦

至食時爲終朝　鄭箋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必雨
氣應自然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亦性自然　程氏曰
蝃蝀陰陽氣之交也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於陽也朝
隮于西乃陽方之氣來交於陰也夫陽唱陰和男行女
隨陽來交陰理之正也　范氏曰陽倡而陰從之女子
有行遠父母兄弟亦猶是矣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命去聲去叶後並同平去通韻

賦也　鄭箋懷思也　程氏曰女子以不自失爲信命
正理也以道制欲則能順命

蝃蝀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朝隮於西朱子云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
朝而止矣似鄭說爲長程范二說尤見精義今從
之女子有行二句泉水竹竿義皆同亦從鄭唐皮
日休云蝃蝀在東爲鶉在梁此後世雙聲之始也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
之化無禮儀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爲去聲叶後同不從叶

興也　毛傳相視也
鄭箋鼠雖有皮貪食苟得不知廉恥人雖威儀亦與之
同傷化敗俗不如其死　嚴氏曰鼠但有皮耳人異於
能豈可以無儀乎凡獸皆有皮獨言鼠者舉卑汚之物
以惡人之無禮也　虞惇曰詩蓋使人以有禮爲自別
於禽獸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興也　鄭箋止容止也　孝經曰容止可觀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興也　毛傳體支體也遄速也
呂氏曰相鼠之惡無禮何其甚也蓋溺於淫亂之俗不
如是不足以自拔也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力

相鼠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此詩毛鄭與朱子小異今從毛列女傳以

此爲妻諫夫之詩其辭太激恐未然也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
也

申公說美文公好賢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
畀之 下四句平去通韻

賦也　朱註孑孑特出之貌　毛傳注旄於干首
也　鄭箋周禮孤卿建旃大夫[illegible]旗矣
旟浚衛邑　呂氏曰爾雅邑外謂之郊　毛傳紕所以
織組也　王氏曰素絲爲組所以帶馬　孔疏姝美也
毛傳畀與也

鄭箋時有建此旄來至浚之郊卿大夫好善也　蘇氏曰素絲良馬所以贈賢者也　程氏曰好善如此彼賢者將何以與之而答其禮意之勤乎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叶上通韻

賦也　鳥隼曰旟　鄭箋周禮州里建旟　毛傳都下邑也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賦也　毛傳析羽為旌城都城也祝織也

程氏曰馬四至於五六禮之益加也自郊而都城好賢

益篤則賢者益至不好賢則士將遠逝也　朱註衛本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其國今破滅之餘人心危懼正其懲創往事興起善端之時故其詩如此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　錢氏曰文公徵發憤勵身先任於役民子惜人才是務故其士大夫化之以好賢相尚式盧樂善於是衛多君子焉　春秋傳曰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虞惇按毛以浚郊為功臣世邑素絲為御民之法鄭以彼姝為卿大夫有忠順之德朱以乘絲良馬為卿大夫乘此車馬而來俱非也今采諸家之說

在浚之郊從鄭素絲良馬從蘇彼姝者子從朱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春秋傳宋桓公立戴公以廬於漕許穆夫人賦載馳

鄭箋國君死於位曰滅露於漕邑謂戴公也戴公與許穆夫人皆公子頑烝於宣姜所生　蘇氏曰列國之詩皆以世為先後載馳一篇曰言至于漕戴公之詩也而列於文公之下王之兔爰桓王之詩也而列於平王之上鄭之清人文公之詩也而列於莊昭之

間皆非孔氏之舊蓋傳者失之矣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侯古音胡後並同驅侯一韻下四句別一韻不必强叶

賦也　鄭箋載之言則也　毛傳弔失國曰唁　鄭箋衛侯戴公也　毛傳悠悠遠貌漕衛東邑也草行曰跋水行曰涉

朱註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將歸唁其兄馳驅至漕而許之大夫有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憂之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

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賦也　鄭箋臧善也爾許人也　朱註遠猶忘也

濟渡也　毛傳閟閉也

朱註大夫既至而果不以我爲善則我亦不能旋反而濟以至於衛矣　許氏曰然既爾謂不以我爲善而我之思終不能已也但欲歸唁之爾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蝱古音芒

虞惇曰興也　毛傳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也采其蝱者將以療疾　鄭箋善猶多也懷思也　毛傳行道也尤過也

朱氏曰升高以舒憂想之情采蝱以療鬱結之疾　呂氏曰女子雖多懷思然今之所以迫切者亦各有道何人不知則以爲女子性情之常而尤之也意者許人之尤我其皆幼穉躁狂忿故不然何其不相體悉至於此也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賦也　毛傳芃芃盛長貌　朱註控持而告之也　嚴氏曰因猶依也　毛傳極至也　鄭箋曰之往也

嚴氏曰我今欲歸衛蓋將經行田野控告於大國求其能救衛者未知諸國之中誰爲可因誰爲肯來多方圖之以求有濟　蘇氏曰雖大夫君子竭爾思慮爲我謀衛終不如使我一親往之爲愈也　王氏曰蓋終欲歸唁之辭　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　朱氏曰聖人錄泉水於前所以著禮之經列載馳於後所以盡事之變

載馳四章一章三章章六句二章四章章八句

虞惇按鄭以升丘采蝱喻婦人適異國欲得力助宋國芃芃其麥爲未收刈民將困皆衍說也大夫跋涉鄭云衛大夫告難於許蘇氏云許大夫來唁於衛皆不若集註爲善未章控于大邦嚴氏詩緝最優今從之舊分此詩五章蘇氏合二章三章爲一章今據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取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義則蘇說是也朱子亦從蘇氏分四章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讀詩質疑卷之四

孫男有籍校字

讀詩質疑卷第五

常熟 嚴虞惇 學

衛

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猗古於戈反後並同下四句今上遥韻

興也 毛傳奥隈也綠王芻也竹萹竹也猗猗美盛貌 朱註淇水之旁多竹所謂淇園之竹也 毛傳匪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瑟矜莊貌 許

氏曰僩武貌 毛傳赫有明德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諼忘也

毛傳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聽其規諫以禮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也 孔疏武公能學問自修而成其德美如此故民稱之久不能忘也 蘇氏曰君子之平居所以日修者至矣切磋琢磨日夜去惡遷善以求全其性然不可得而見也徒見其外之瑟然僩然赫然咺然人之見之者皆不忍忘也是以知其積諸內者厚也 李氏曰磋者切之至磨者琢之詳自粗以及精也 陳氏曰切是窮究事物之理逐一分析有倫有序磋是講究純熟道理瑩徹琢是克去物欲之私使無瑕纇磨是磨礪至極純粹處也 黃氏曰切磋者知之功琢磨者行之功瑟僩嚴敬之內存赫咺輝光之外著

瞻彼淇奥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興也 毛傳青青茂盛貌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也 鄭箋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如星也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 孔疏此言威儀服飾之盛有其德稱其服也

瞻彼淇奥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興也 毛傳簀積也 鄭箋金錫鍊而精圭璧性有質

四者道其學而成也 程氏曰寬弘裕也綽開裕也 陸氏曰猗依也 毛傳重較卿士之車 陸氏曰較車兩傍上出軾也 朱註善戲謔不為虐者樂易而有節也 孔疏武公器德已成鍊精如金錫道業既就琢磨如圭璧又性情寬綽入相為卿士倚此重較之車實稱其德也 鄭箋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也 朱氏曰有德之人嚴而泰和而節之間無往而非容德之盛也 朱註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遂作懿

戒之詩以自警而賓之初筵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
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可知矣　孔叢子孔子
曰於淇奧見學之可爲君子也

淇奧三章章九句

質疑按自前綠竹猗猗註云綠色也據爾雅綠作
菉案王芻今人曰菉一名王芻又詩終朝采綠則
綠與竹自別章不得即以綠爲竹色二章綠竹青
青方言竹之色若綠既爲色青青又爲色語意重
沓不成文理矣孔疏以淇水比康叔以澳内比衛
朝以綠竹比武公質美德盛因潰寧義不可從也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質疑按詩序辨詩未有見棄於君之意不得爲刺莊
公序說失之竊意賢者退而窮處即是其君不能用
賢詩人蓋隱而未發也　申公說考槃美隱者之詩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平去通韻

賦也　毛傳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　鄭箋在澗獨
寐覺而獨言　朱註弗諼自誓其不忘此樂也

孔疏窮處山澗之間而能成其樂者乃大人寬博之德
故獨寐而覺獨言先王之道長自誓不敢忘也　[illegible]君子
之德弘大適寬　嚴氏曰雖在寂寞之濱而非枯槁之
色戚戚之意易所謂肥遯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賦也　毛傳曲陵曰阿薖寬大貌　朱註弗過所願不
踰於此若將終身焉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賦也　毛傳高平曰陸　蘇氏曰軸盤桓不行
之意　朱註寤宿已覺而猶臥也弗告者不以告
人也

孔叢子孔子曰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無悶於世

考槃三章章四句

質疑按此詩毛傳鄭箋孔疏引王肅說訓之王肅
述毛意也鄭箋云賢者誓不忘君之惡誓不過君
之朝誓不告君以善詞氣殊傷溫厚程氏曰

氏諸家又云賢者心在朝廷寤寐不忘亦非遯世
無悶之意今參歐陽氏及朱註而考槃之旨仍在

毛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
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春秋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
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
之姨譚公維私　平上去通韻

賦也　毛傳頎長貌　鄭箋言莊姜儀表長麗俊好頎
頎然　毛傳錦文衣也　鄭箋褧禪也國君夫人翟衣

而嫁衣錦者在塗之服也尚以褧爲其文之大著　孔
疏東宮太子所居之宮繫太子者明與同母所生之貴
也　毛傳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
私　孔疏邢譚皆國名
朱註極稱其族類之貴見其爲正嫡小君莊公所宜親
厚也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
倩兮美目盼兮
賦也　毛傳領頸也蝤蠐蝎蟲也瓠犀瓠瓣　鄭箋螓
謂螓也　朱註蛾蠶蛾也　嚴氏曰手之柔如荑之新
生膚之澤白如脂膏之凝領白而長如木中蝤蠐之蟲

齒白而整如瓠中之子額廣而方如蜻蜻之首眉細而
長曲如蠶蛾之眉　毛傳倩好口輔盼白黑分也
鄭箋此言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
夙退無使君勞　蕭有豪韻本通不必叶
賦也　毛傳敖敖長貌　孔疏說舍也　毛傳農郊近
郊也　朱註四牡車之四馬　毛傳驕壯貌幩飾也
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爲飾　孔疏鑣馬銜外鐵也
爾雅鑣謂之钀　毛傳鑣鑣盛貌翟翟車也夫人以翟
羽飾車茀蔽也　孔疏婦人之車前後設障因以翟羽
爲之飾蓋厭翟也禮玉藻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
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朱註言莊姜自齊來嫁舍止近郊乘是車馬之盛以入
君之朝國人樂得以爲莊公之配故謂諸大夫宜早退
無使君勞於政事不得與夫人相親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
孽孽庶士有朅　朅屑韻本通不必叶
賦也　朱註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　毛傳洋洋盛
大也活活流貌　朱註施設也　毛傳罛魚罟　朱註
濊濊罟入水聲也　毛傳鱣大鯉也鮪鮥也發發盛貌
葭蘆菼薍也揭揭長也　鄭箋庶姜姪娣也　毛傳孽
孽盛飾也庶士齊大夫送女者朅武壯貌

鄭箋此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禮儀盛備而君何爲不
答夫人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虞惇按鄭箋說于農郊說當作襚衣服曰襚鄭氏
好改經文以就己說皆此類今從毛列女傳謂莊
姜始至操行衰惰傅母作詩不可爲據也

衛人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
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因而自悔喪其妃耦
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虞惇按失身於人見棄而悔不得爲反正序語須贅
蓋說經者附益之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於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謀音媒丘古去其反俱不從叶

賦也 毛傳氓民也 呂氏曰謂之氓者初見之不知其爲誰何也 毛傳蚩蚩敦厚之貌布幣也 朱註貿買也貿所蓋爲身將也 鄭箋即就也 蘇氏曰假貿絲而就之謀爲私奔也 毛傳丘一成爲頓丘愆過也 鄭箋將請也 嚴氏曰許之而不遂往託以無媒之故且與之爲後期也

歐陽氏曰此婦人被棄怨悔而追序之辭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

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賦也 毛傳垝毀也 蘇氏曰復關氓之所在也 鄭箋蓋託以號其人 孔疏漣漣泣貌 鄭箋用心專者怨必深 毛傳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之體也 鄭箋爾爾復關也信其卜筮皆吉故從從之 毛傳賄財遷徙也

孔疏上一章女初奔男之事下四章因而自悔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葚耽平上通韻不必叶

比也 朱氏曰沃若潤澤貌喻容色美盛情好歡洽時也 毛傳鳩鶻鳩也 孔疏葚桑實也鳩食葚過則醉 毛傳耽樂也 鄭箋說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婦人無外事唯以貞信爲節 孔疏此深自悔之辭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隕黃爲韻裳爽行皆平上通韻不必叶

比也 毛傳隕墮也 朱氏曰桑之黃落喻色衰而愛弛也 鄭箋徂往也 孔疏食貧貧於衣食也 毛傳湯湯水盛貌 孔疏漸漬也 鄭箋帷裳童容也 孔疏婦人之車飾 毛傳爽差極中也

孔疏自我往爾之家三歲之後貧於衣食而見困苦愧初爲爾所誘涉深水至漸車童容而來今乃見棄非我有差忒乃士貳其行也 朱註言過不在己而在士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婦古房以反後並同與寐遂知之韻通章隔句韻悼叶上去通韻

賦也 毛傳有舅姑曰婦 蘇氏曰靡室勞者不以室家之勞爲勞也 嚴氏曰靡有朝者無朝不然也 蘇氏曰言既遂矣至於暴矣者言我既成而遂之以暴也 孔疏咥笑貌 朱註汝弃見棄不爲兄弟所恤但自痛悼而已

劉氏曰下章言總角之宴則此女未笄而已笄矣又言
老使我怨則至老而後見棄也所謂三歲爲婦三歲食
貧者言其在夫家勤勞之歲月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
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叶上通韻
俱不必叶
興也 鄭箋及與也泮坡也 孔疏總角女子未笄結
髮爲兩角也宴安也 毛傳晏晏和柔也 朱註旦旦
明也 鄭箋反復也
朱註始也將與汝偕老今老而反使我怨淇則有岸矣
隰則有泮矣而我總角之時與汝宴樂言笑成此信誓
曾不思其反復以至於此也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
思其反之謂也婦人失身於人人所賤惡至於無往不
困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者何以異此可不戒
哉

氓六章章十句
虛梓按于嗟鳩兮鄭箋云於時國之賢者刺此婦
人見誘故于嗟而戒之上下文意全不相蒙此固
說也桑之沃若桑之落矣喻男女情好盛衰而鄭
以未落爲仲秋既落爲季秋謂復關以季秋至來
迎已亦曲說也其他文義傳註皆得之淇水湯湯
從傳靡室勞矣從註註蓋本之蘇氏云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朱註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 嚴
氏曰婦人以夫爲家者也衛女嫁異國而思衛國之
樂其於異國必有不得其所者矣此雖不言其夫之
不見答而思歸之切如此則其情可知此風人之辭
也 毛鄭以在異國而思衛作詩以寓宗國採詩者
得之衛地故繫之衛焉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虛梓曰賦而興也 毛傳籊籊長而殺也 朱註竹衛
之産淇衛水也
歐陽氏曰思國俗之樂而嘆其遠莫能致也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右古音以女
遠同不從叶
賦而興也 朱註泉源百泉之源也 王氏曰百泉在
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左淇在衛之西南而東
流與泉源合故曰右
朱註思二水之在衛而自歎其不如也 嚴氏曰女子
出適於人離父母兄弟之親且以遠矣安得復至少時
遊戲之所乎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叶上通韻
賦而興也 朱註瑳鮮白色也笑而見齒其色瑳然
毛傳儺行有節度也

李氏曰思遊笑於二水之閒者其樂如此也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而興也　毛傳滺滺流貌檜柏葉松身楫所以櫂舟也

虞惇曰皆思而不得見之辭

竹竿四章章四句

虞惇按毛鄭以泉源不見答之語其以物比事皆牽合不可當求詩之過也今從毛而參嚴氏之說詩四章皆賦而無興比其以言也許云然亦非見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孔疏杜預以初惠公之即位也少杜預云蓋年十五

六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興也　孔疏芄蘭草名蔓生枝葉柔弱　朱註支枝同

嚴氏曰喻幼弱不能自立也　毛傳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　朱註知智

也言其才能不足以知於我也容兮遂兮舒緩放肆之貌

毛傳悸帶也　朱註悸帶下垂之貌

鄭箋言其德不稱服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興也　毛傳韘玦也能射御則帶韘　孔疏玦決也挾矢時著右手巨指以鉤弦用象骨為之　朱註甲長也其才能不足長於我也

張氏曰再言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而其驕慢無所知之氣象益可想矣

芄蘭二章章六句

虞惇按集註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今從小序以為刺惠公蓋必有所本也其訓釋文義亦從集註容兮遂兮不作容刀佩璲解與其佩觿佩韘相應非方文之謂也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鄭箋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止也　孔疏夫人為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為一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　嚴氏曰衛都河北宋都河南自衛適宋必渡河魯閔公二年狄入衛戴公始渡河而南詩云誰謂河廣是作於衛未遷之時宋襄公猶為世子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虞惇曰興也　毛傳杭渡也　嚴氏曰跂舉踵也古者近

嚴氏曰河廣矣宋遠矣而言如此者所以見其思宋之

心也蓋曰雖在衛猶在宋耳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興也　鄭箋小船曰刀不容刀喻狹也

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為襄公者宜奈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莊姜至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而女子猶知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焉故也　呂氏曰按說苑宋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曰臣之母在衛使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不見母而曰舅者

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

河廣二章章四句

蘋埒按孔疏文公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　嚴氏詩緝以河廣起興當為渡河而失故今錄嚴氏之說河廣亦從興不從賦

伯兮　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蘋埒按與箋當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詩疑此時作然無明文可考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賦也　鄭箋伯君子字也　毛傳朅武貌　鄭箋桀英桀也　毛傳殳長丈二而無刃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賦也　朱註蓬草名其華似柳絮聚而飛如亂髮也膏所以澤髮者沐滌首去垢也　毛傳適主也婦人夫不在無容飾　孔疏鄭在衛之西而云東者時從王伐鄭自京師而東也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比也　錢氏曰杲杲日色明也　鄭箋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而復不來

朱氏曰思之不能已故雖首疾而不辭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賦也　孔疏諼訓為忘也忘憂之草也　毛傳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痗病也　朱註心痗則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敘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如在己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之閔恤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之怨思以為人情不出乎此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廣序按伯兮揭兮傳云伯州伯也今從箋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廣序按凡序言國有凶荒以下序詩者陳古之辭非詩本義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比也綏綏獨行求匹之貌　毛傳石絕水曰梁　鄭箋之子是子也時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爲作裳者欲與之爲室家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厲寄叶帶泰韻本通不必叶

比也　王氏曰岸近危曰厲　毛傳帶所以申束衣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服蒲北反不從叶

比也

有狐三章章四句

廣序按毛傳綏綏匹行貌朱註獨行求匹貌朱說爲長有狐綏綏喻無妻者之子無裳之子即無妻者也朱云託言有狐獨行而憂其無裳又云在梁則可以裳矣是以之子即指狐恐於理未通憂狐之無裳正與憂蜉蝣之無歸處相類皆不可訓毛云裳所以配衣無室家若人無衣服亦衍說也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春秋傳閔公二年狄人入衛衛之遺民立戴公以廬於漕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僖公二年齊桓公合諸侯城楚丘而封衛衛國忘亡　國語衛人出廬於漕齊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　問氏曰木瓜有取於齊衛人之情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瓜古音孤衛叶圖不從叶

朱註比也　毛傳木瓜楙木也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　朱氏曰瓊琚之於木瓜重矣然猶不敢以爲報也姑欲長以爲好而不忘爾蓋報人之施而曰如是報之足矣則報者之情倦而施者之德忘惟其歉然常若無物可以報之者而後報者之情施者之德兩無窮也　李氏曰古人贈我以微物必有以厚報之況於桓公之德如此其大則報之當何如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比也　毛傳瓊瑤美玉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玖古韻凡役同不必叶

比也　毛傳瓊玖玉名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

木瓜三章章四句

嚴傳按木瓜之美齊桓見於史傳者數矣註以爲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此何說也凡註之有必不可從者此類是也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讀詩質疑卷之五

孫男有禧校字

讀詩質疑卷第六

常熟嚴虞惇學

王

鄭譜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孔疏風雅之作本自有體而云貶之謂之風者言作爲雅頌貶之而作風非謂採得其詩乃貶之也鄭志張逸問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在雅何答曰幽厲無道酷虐於民以彊暴至於流滅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於百姓乎其意言幽厲以酷虐之政被於諸侯故爲作雅平王則政教不及畿外故爲風也　春秋傳吳季札請觀周樂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　歐陽

氏曰周之衰也始之以東遷終之以平桓平桓而後
不復支矣故書以文侯之命而不復錄春秋起平王
之年而合其事時得黍離之作而降爲風　黄氏曰
黍離之爲國風以其詩之體爲風也周室未遷其雅
天下之正雅也平王遷而東之則其實乃東土之諸
耳故曰王國風　蘇氏曰自平王東遷而變風遂作
其風及於境內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然其王號
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　嚴粲曰王降爲風而次
於衛者衛商之故都也周不監於商商亡於是乎風
矣王所以次衛也　呂氏曰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
成周之王城也雒陽成周之下都也平王東遷之後

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
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雒陽也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
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鄭箋宗周鎬京也　孔疏書多方王來自奄至于宗
周周官歸于宗周正月赫赫宗周皆謂鎬京也後平
王居洛亦謂洛邑爲宗周祭統即宮于宗周謂洛邑
也　申公說平王遷洛命秦伯帥師逐犬戎於鎬京
□遣尹伯封偕秦師過故宗廟宮室秦人皆張所以
咸生禾黍彷徨不忍去作此詩　李氏曰箕子過故
殷墟作麥秀之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與此詩
意同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
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離靡搖苗韻何叶太句以人入韻
朱注賦而興也　毛傳彼彼宗廟宮室也　許氏曰黍
禾屬而黏者也　孔疏離離垂貌　沈氏曰稷今之穄
也　毛傳靡靡猶遲遲也　孔疏搖搖憂無所愬也
鄭箋謂我何求者怪我久留不去也　毛傳悠悠遠意
蒼天者據遠視之蒼蒼然也　孔疏知我者希無可告
語乃訴之於天　李氏曰致此者何人哉不欲斥其人
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
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　毛傳穗秀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
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　孔疏詩人以黍秀時至稷則尚苗未得還
歸遂至於稷之穗稷之實歷道其所更見也　毛傳噎
憂不能息也
謝氏曰閔宗周者一行役大夫之外無人也當文武之
舊土所以謂我者寧爾邦而已王室之盛衰故都之興
廢悉置之度外若於黍離之詩重有感矣

黍離三章章十句

虞惇按劉向新序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陳思王植云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蓋韓詩說也而子貢傳申公說則又以伯封爲閔亡之人大夫毛小傳不合之甚宋異說太略然此小序出於毛公毛傳存而三家亡余於三家之說之見於傳記者閒采錄之非從違異同亦以著小序之不可廢學者不可疑此而信彼耳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虞惇按此詩乃大夫託爲行役者室家思念之辭亦以風其上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賦也 朱註君子婦人目其夫也 毛傳鑿牆而棲曰塒 鄭箋言畜產出入尚有期節而行役者反不也

嚴氏曰羊畏露晚出早歸常先於牛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饑渴

賦也 朱註不日不月不可計以日月也 毛傳佸會也雞棲於杙爲桀括至也 鄭箋苟且也且得無饑渴憂其饑渴也 嚴氏曰此所以風王而使察焉者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賦也 毛傳陽陽無所用其心也 孔疏簧笙管中之金薄鍱也必有簧故以簧表笙 鄭箋我君子之友自謂也由從也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樂官也

毛傳曰君有房中之樂 孔疏房中之樂於路寢之下小寢之內作之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 朱註只且語辭

鄭箋君子遭亂道不行相與樂此而已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賦也 毛傳陶陶和樂貌翿纛也 鄭箋翿舞者所持謂羽舞也敖燕舞之位也

嚴氏曰陽陽陶陶皆不任憂責全身自樂而已君子居亂世如是 蘇氏曰房中之樂賤事耳君子相招而樂之則以賤爲樂矣君子以賤爲樂則其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爲矣此所以爲閔周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虞惇按集註此詩疑前篇婦人所作其夫既歸安

於貧賤以自樂其家人識其意而嘆美之未知朱子所據今仍從舊說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周人怨思焉

鄭箋平王母家申國姜姓在陳鄭之南迫近彊楚數見侵伐故戍之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水予蒲申屬何處懷歸而不必月

興也 毛傳揚激揚也 歐陽氏曰激揚之水力弱不能流束薪從王宗政衰不能役使諸侯也彼其之子謂他國人之當戍者也 毛傳戍守也 朱註懷思也

蘇氏曰揚之水非自流之水也水不能自流而或揚之雖束薪之易流有不流矣水之能自流者物斯從之安在其揚之哉周之盛也諸侯聽役于王室無敢違命及其衰也雖令而不至矣其曰不與我戍申者怨諸侯不戍之辭也曷月予還歸者久戍而不得代之辭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 毛傳楚木也甫諸姜也 孔疏尚書有呂刑禮記作甫刑孔安國云呂侯後為甫侯國語曰胙四嶽國賜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是申與甫許同為姜姓詩人重章變文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皆嬴姓而史記漢書多謂秦為趙亦此類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蒲音平上通韻

興也 鄭箋蒲草也 毛傳許亦諸姜也

朱註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弒幽王則申侯者平王不共戴天之仇也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立己為有德而不知弒父為可怨至使復讐討賊之師反為報施私之舉其忘親逆理得罪於天甚矣況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

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威令於天下徒使畿甸之民遠為諸侯戍守周人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其衰懦微弱而得罪於民又可見矣詩亡而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

虞惇曰平王於大義不得戍申詩人但以遠戍為憂所謂怨而不怒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虞惇按鄭氏以揚之水為激揚之水喻平王政教煩急朱子以彼其之子為戍人指其室家俱非是今從歐陽氏蘇氏又詩云此詩之興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安成劉氏附會其說云此乃興之不取義者特取之不兩字相應耳詩無不取義

之與六義之壞皆此種說啓之

中谷有推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中谷有推暵其乾矣有女仳離慨其嘆矣慨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興也　毛傳推鵻也　郭氏曰今茺蔚也又名益母　許氏曰暵燥也　毛傳仳別也　朱註嘅嘆聲　孔疏人斥其夫也

程氏曰谷中之草待陰潤而生今暵則乾矣喻夫婦衆歲相保凶年相棄也　鄭箋傷然而嘆自傷君子之終厄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脩尤甚歗蹙口而出聲平聲殊留反偏看象尤即通此以平去入通一韻也集註俱叶從叔非是

興也　陳氏曰脩長乾者也　毛傳條條然歗也　程氏曰歗長吟也悲恨深於嘆矣　鄭箋淑善也　朱註古者死喪饑饉皆曰不淑

曾氏曰凶年遽相棄背蓋衰薄之甚者而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絶無怨懟過甚之辭厚之至也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興也　蘇氏曰暵甚濕卑之甚也　毛傳啜泣貌　朱註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窮之甚也

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室家相棄者上之所殺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詩人乘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以為政荒民散國將無以為國也　黃氏曰王者之治必使天下有相生相養相親相恤之道顧其父子兄弟夫婦而有不忍相去之意然後禮義生焉今平王不能善天下之風俗而反以敗天下之風俗至於夫婦衰薄凶年相棄夫人而棄其夫婦則亦無所不至矣尚何望其尊君愛親哉予於谷風而知衛之所以亡於中谷有蓷而知周之所以亡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廣停按暵其乾矣毛鄭說頗迂曲朱註本蘇氏程氏今從之遇人之不淑亦從朱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廣停按春秋傳魯桓公五年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於繻葛蔡衛陳皆奔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序蓋指此事爲言然經無此意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
罹尚寐無吪（爲古音羅古音羅後並同不從叶）
毛傳興也爰爰緩意　朱註離麗也　毛傳鳥網爲羅
罹憂也　鄭箋尚庶幾也　毛傳吪動也　鄭箋寐不
欲動無所樂生之甚
朱註張羅本以取兔今兔狡得脫而雉以耿介反離於
羅以比小人致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
受禍也爲此詩者蓋猶及見西周之盛時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
憂尚寐無覺（[illegible]）
（但叶從造並是）

興也　毛傳罦覆車也　郭氏曰今之翻車大網也
朱註造爲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
凶尚寐無聰
興也　毛傳罿罬也　孔疏韓詩施羅於車上曰罿
毛傳庸用也聰聞也
兔爰三章章七句
虞淳按毛鄭以雉兔爲政有緩急用心不均東萊
呂氏以兔比諸侯恣肆而雉爲周人自比守常繫歐
陽氏僅以物之幸不幸爲言則寄托亦淺今從朱
鄭以逢此百罹爲遇軍役之事雖本序說亦不必
如是之痾也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鄭箋九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
綿綿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
我顧（藟音壘滸叶音虎父顧上去通韻）
興也　毛傳綿綿長不絶之貌水厓曰滸
蘇氏曰葛藟生河之滸得其潤以長大猶王族得王之恩施
以茂盛也今棄其兄弟而謂他人父彼非王族亦安
肯顧我哉
綿綿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
我有（[illegible]朱註一章與叶不可曉）

興也　毛傳涘厓也　朱註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
鄭箋有識有也
綿綿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
我聞
興也　孔疏爾雅夷上洒下曰漘　毛傳昆兄也　李
氏曰聞相聞知也
虞淳曰平王宜復父之仇而德申侯之立所謂謂他
人父謂他人母也不有子其父何有于其族乎周之衰
亟也鄭氏依宋闕異姓之能竭力於艱難亦莫我顧之
言信矣
葛藟三章章六句

虞惇按集註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
失所者作此以自嘆不主序說蓋朱子於三百篇
凡刺其君上之詩概不以為然不獨此詩也緜緜
葛藟　何註無解蘇氏本之毛鄭呂氏謂葛藟生
非其地猶宗族失所依為言葛藟生於河濆不得
為非其地不若蘇說之為長也

采葛懼讒也

鄭箋桓王時臣無大小使出者則為讒人所毀故懼
之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嚴緝曰比而興也　鄭箋采葛喻臣以使事出也

毛傳葛所以為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
讒矣　孔疏曰久情疏為懼益甚故以多時況少時

李氏曰小人之譖人多因其不見之時乘隙而入如上
官桀譖霍光伺光出沐日奏之弘恭石顯譖蕭望之亦
候望之出沐日上之忠臣義士一日不在朝廷則讒說
殄行而作矣　嚴緝曰汲黯不願之郡疑張湯也京房
不敢離左右畏石顯也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蕭尤韻不必叶

比而興也　孔疏蕭荻也　毛傳蕭所以共祭祀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比而興也　朱註艾蒿屬　毛傳艾所以療疾

采葛三章章三句

虞惇按詩序辯此淫奔之詩其辭與大車相屬其
事與采唐采葑采麥相似其辭與鄭子衿正同蓋
朱子說詩專闢小序於鄭風之褰裳子衿者概以
為淫奔之詩故其說云爾不可從也鄭以采葛喻
小事出采蕭喻大事出采艾喻急事出亦太拘今
刪之但曰使事出而已彼采葛兮毛曰興朱曰賦
今曰比而興者采葛以比使出而即以興懼讒之
意也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
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賦也　毛傳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天子
大夫之服菼蘆之初生也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
如子男之服　鄭箋毳衣之屬衣繢而裳繡皆有五色
其青者如菼　朱註周淫奔者相命之辭也子大夫也
蘇氏曰古者大夫巡行邦國以聽男女之訟而刑之
畏而止之也有淫民聞其車聲而見其衣服猶不
敢非行刑之而後已也蓋傷今不能爾　鄭箋此古之
欲淫奔者之辭

大車哼哼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賦也　毛傳哼哼重遲之貌　許氏曰璊玉赬色也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賦也　毛傳穀生也　鄭箋穴壙也　毛傳皦白也

朱註男女之欲奔者畏其大夫自以終身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皦日約誓之辭也　呂氏曰此詩所謂陳古其猶在文武成康之後歟蓋唯能止其奔未能革其心與行露之詩異矣

大車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集註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故淫奔者畏而歌之詩不取陳古之說也謂予不信二句鄭箋謬今從註劉向列女傳以此為息君夫人作考之左傳殊不合未可爲據也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施式何反弋麻韻通不必叶

虞惇曰賦而興也　朱註麻穀名皮可績爲布　毛傳留大夫氏子嗟字也　朱註將願也　鄭箋施施舒行也

蘇氏曰子嗟隱居丘園之間種麻麥果實以爲生民思其賢而冀其肯徐來以從我也　孔疏賢者其肯來乎言不肯復來所以思之特甚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賦而興也　朱註子國亦字也　蘇氏曰來食從我食也　鄭箋庶其親已已得厚待之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玖音几不從叶

賦而興也　毛傳玖石次玉者　言能貽我美寶　蘇氏曰冀其貽我以善也

嚴氏曰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金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其序云屈原以珍寶爲仁義騷人之辭源流國風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集註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疑丘中

麻麥之處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故作此詩也今按詩前二章子嗟一人也子國又一人也婦人所望其來者子嗟乎子國乎抑子嗟子國俱來乎何婦人所與私者之多也丘中有麻之處已有與子嗟私者丘中有麥之處復有與子國私者丘中有李之處又有與子嗟子國私者如其言則是徧國中皆淫婦人觀鄉于厚傳可悶婦人亦不足過也此雖世衰俗淫恐必不至於此而聖人删詩以鑒勸後世恐亦決不存此等詩也故今斷從序說毛傳子國子嗟父也正義曰毛時書籍猶多或有所據然今未能確知故但云字而已毛鄭又以子嗟

子國能治麻麥草木爲賢說亦通泥今畧參歐陽氏蘇氏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讀詩質疑卷之六　孫男有禧校字

讀詩質疑卷第七

常熟嚴虞惇學

鄭

鄭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爲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罰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鄢蔽補丹依疇歷華

君之土也修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作　漢書地理志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蕑兮此其風也吳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程氏曰鄭本畿內之封因周之衰兼有虢鄶自爲列國變自近始故王後次之　錢氏曰王室東遷鄭爲懿親又有定王之功蓋

從周而東者也故久於王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

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嚴氏曰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詩之好賢惡

惡者多矣衆二詩者以其至者言之也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

兮

賦也 毛傳緇黑色緇衣卿士聽朝之正服也 鄭箋

緇衣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 朱註宜稱

也 毛傳改更也適之館舍粲餐也

今日子之服緇衣也甚宜服此我將爲子更爲之且

將適子之館既還而又授子以粲好之無已也 孔疏

敝改爲兮願其常居此位常服此服也 范氏曰適子

之館親之也 鄭箋卿士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

廬也曰館還在采地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

食之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

兮

賦也 毛傳好猶宜也 鄭箋造爲也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

兮 蓆音席反不從叶

賦也 毛傳蓆大也 程氏曰蓆有安舒之義服稱其

德則安舒也

孔叢子孔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緇衣三章章四句

愚按緇衣武人云改予又改爲兮還予授子之

粲兮敝字還字各作一句當作三章章六句今依

孔氏正義云句必聯字爲言一字不制也以詩考

之亦一字則爲句而不會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

則敝字還字宜屬讀不得竟作一句還予授粲毛

傳則以今從箋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

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春秋傳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

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

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佗

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

百雉國之害也公曰姜氏欲之焉避害既而太叔命

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

太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

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將襲

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伐京段入於鄢

公伐諸鄢太叔出奔共 申公說鄭莊公欲陷弟段

授以大邑祭仲諫陽拒之大夫頭其情而制之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懷畏平去通韻

賦也 毛傳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二十五家爲里杞木名 鄭箋慶私曰㯃

嚴氏曰設爲仲諫而公拒之之辭 蘇氏曰異姓而干公族以謀兄弟如踰里而折杞也 呂氏曰辭雖拒仲而意則與之 蘇氏曰莊公非畏父母之言者也欲必致叔於死耳叔之未襲鄭也有罪而未至於死是以讓而不聽諫而不聽非愛之也未得所以殺之也未得所以殺之而不禁而曰畏我父母君子知其不誠也故因其言而記之大因其言而記之名以示得其情也莊公豈眞不忍者哉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賦也 毛傳牆垣也諸兄公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賦也 孔疏園者圃之藩 毛傳檀彊韌之木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虞惇按朱子以論語有鄭聲淫之說故於鄭國風大半以爲淫詩如此詩引莆田鄭氏曰此淫奔者之辭也今按春秋傳鄭伯爲衛侯故如晉子展賦將仲子兮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凡六詩朱子皆以爲淫奔之詩而當時皆見美於叔向趙孟韓宣子有伯有賦鶉之奔奔則趙孟譏之以爲牀笫之言不踰閾則知淫詩固不可賦於宴饗之時而此六詩絕非淫奔之詩也然則小序之言信矣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嚴氏曰二叔于田皆美叔段之才武而序皆以爲刺莊公蓋與春秋書鄭伯克段譏失敎之意同知序經聖人之手矣說詩不用序則叔于田皆爲美叔段被詢爲美桓叔矣叔段桓叔可美也乎哉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賦也 毛傳叔大叔段也 鄭箋于往也 毛傳田取禽也巷里塗也 鄭箋洵信也

歐陽氏曰叔出於田則所居之巷若無人矣非實無人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也 孔疏國人注心於叔悅之若此而公不知禁故刺之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賦也 毛傳冬獵曰狩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野神與
反馬莫補反

賦也　鄭箋適之也郊外曰野服馬猶乘馬也

呂氏曰段不義而得衆國人稱之以得衆心爲仁以飲
酒爲好以善服馬爲武　王士禛曰此詩皆是叔段黨
羽僞作之辭以愚國人者而非國人愛之稱之也
如漢淮南王之伍被左吳明宸濠之李士實劉養正之徒
謀逆反相推戴皆此類也況其後公子呂伐京京人叛
叔段則豈國人果說而歸之哉

叔于田　三章章五句

虞惇按此詩朱註從序說而末又云疑此亦民間
男女相說之辭當以前說爲正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蘇氏曰二詩皆曰叔于田故此加大以別之非謂段
爲大叔也不知者又加大於首章失之矣　范氏曰
莊公之於段養其惡而欲斃之也故春秋書克段于
鄢以罪鄭伯詩人言叔多才好勇而得衆心以深咎
莊公也段之惡易知而莊公之罪難見故春秋書鄭
伯而詩人刺其君皆本其所起以罪之所以爲世戒
也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
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藪古色主反狃字
不入韻

賦也　朱註車衡外兩馬曰驂如舞者謂和中節御之
善也　毛傳藪澤禽之府也　陳氏曰火火田也　朱
註烈熾盛貌　毛傳具俱也襢裼肉袒也暴空手搏之
也　孔疏公所君所也將請也　毛傳狃習也
朱註國人戒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恐其或傷汝也蓋其
多才好勇而人愛之如此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
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射古音樹後同

賦也　毛傳四馬皆黃也　朱註衡下夾轅兩馬
曰服　鄭箋襄駕也上駕者馬之最良也鴈行驂與中服

相次序也　朱註揚起也忌抑皆語辭　毛傳騁馬曰
磬止馬曰控　朱註舍拔曰縱覆鞬曰送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
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鴇俗本誤作鳵慢
藪韻罕阜韻上去通韻弓古音肱後並同

賦也　毛傳驪白雜毛曰鴇齊首馬首齊也　鄭箋如
手如左右手相佐助也　毛傳阜盛慢遲也　鄭箋發
發矢也　毛傳罕希也　朱註釋解也　孔疏掤矢箭
蓋春秋傳作冰　朱註鬯弓囊也　鄭箋馬行遲發矢
希矣禮矢弢弓田事畢　朱註美其從容整暇如此

鄭氏曰段以國君介弟之親京城太叔之貴而所好者

馳驅弋獵也所矜者馬之陽暴虎也所賢者射御足力也
出而人思之者飲酒服馬之事也氣習至此而又恃君
母之愛玩於莊公之惟其所欲而莫之誰何也欲不爲
叛得乎是則置段於必亂之地者莊公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
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
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
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春秋閔公二年鄭棄其師左氏傳鄭人爲之賦清人
孔疏閔公二年狄人滅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

渡河侵鄭故使高克禦之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彭古音旁英古音央後並同不復叶
賦也　鄭箋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也　毛傳彭河上地鄭之郊也　鄭箋駟四馬也　毛傳介甲也　孔疏駟介四馬被甲也旁旁馳驅不息也　鄭箋二矛酋矛夷矛也　毛傳英矛飾也　孔疏二矛並建其飾重累
朱註翱翔遊戲之貌　鄭氏曰擁大衆而無所事不爲亂則潰散耳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賦也　毛傳消河上地麃麃武貌　朱註矛之上句曰喬所以懸英也英敝而盡所存者喬而已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軸韓子叶　陶音傜
平上入通韻
賦也　毛傳軸河上地　董氏曰陶陶樂而自適也
鄭箋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　朱註抽拔刃也
鄭箋中軍將也
嚴氏曰師久不歸變遷其處故自彭而消而軸
鄭箋高克久不得歸日使御者[illegible]右抽刃自居
中[illegible]之容好而已兵甲之事將居鼓下故御者在
左　呂氏曰師久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以自樂而已
[illegible]之兆也不言已潰而

言將潰其詞深其情危矣　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耳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次而莫之恤乎春秋書鄭棄其師責之深也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侯音胡　集註濡侯渝俱叶二句不可叶
賦而興也　朱註羔裘大夫服也　毛傳濡潤澤也　朱註直順也　孔疏韓詩侯美也　鄭箋舍猶

處也　毛傳渝變也　鄭箋不渝謂守死善道見危授
命也　孔疏刺今朝廷無此人
歐陽氏曰上兩言述羔裘之美下兩言稱其人之善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賦而興也　毛傳豹飾緣以豹皮也　孔疏禮君用純
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　毛傳司主也　朱註豹武而
有力故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賦而興也　毛傳晏鮮盛貌　朱註三英裘飾也粲光
明貌　毛傳彥士之美稱　歐陽氏曰言稱其服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毛傳侯君也鄭箋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
且君也稱大夫為君於理不順正義載韓詩說云
侯美也今用之三英粲兮毛傳俱以三英為三德
亦衍說三章首句於六義屬賦但詩意似又以洵
直且侯起舍命不渝孔武有力起邦之司直亦兼
取興義故今云賦而興也中公說鄭子皮子產
思之追頌焉亦附會之說也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平去通韻
賦也　毛傳遵循摻擥袪袂也寁速也　朱註故舊也
朱氏曰君子去其國國人思而望之於其循大路而去
也攬持其袪以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
遽絕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 平上通韻
路字不入韻
賦也　毛傳魗棄也　蘇氏曰好皆好也
錢氏曰不言惡君而言惡我詩人之忠厚也言故言好
不止為留賢亦所以諷君也　呂氏曰武公之朝蓋多
君子矣至於莊公尚權謀專武力氣象一變左右前後
無非祭仲高渠彌祝聃之徒也君子安得而不去之乎
不寁好也詩人豈徒勉君子遲遲其行也感於事變而
懷其舊者深矣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虞惇按不寁故也箋云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
使我然義頗難曉集註淫婦為人所棄故於其去
而留之引宋玉賦遵大路兮攬子袪之句為証不
可從也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
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
與鴈
賦也　呂氏曰昧晦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晦明未辨時
也　歐陽氏曰子婦人謂其夫也　蘇氏曰明星啓明

也　鄭箋弋繳射也　朱註鳧水鳥
毛傳夫婦相警覺以夙興言不留色也　鄭箋無事則
往弋射鳧鴈以待賓客爲燕具　歐陽氏曰此古賢夫
婦相警勵以勤生之辭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
靜好　宜魚何反
賦也　蘇氏曰加中也史記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
上是也　朱註宜和其所宜也內則鴈宜麥之屬是也
朱註射者男子之事中饋者婦人之職也既得鳧鴈以
歸則當和其甘脆之宜以之飲酒相樂而琴瑟之在御
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言樂而不淫也　毛傳君子無

故不徹琴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
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來贈報未詳集註與叶入聲恐非是
賦也　朱註來之謂致其來者　毛傳雜佩珩璜琚瑀
衝牙之屬　鄭箋贈送也　朱註順愛也　毛傳問遺
也
蘇氏曰苟子有所招來而與之友者吾將爲子解雜佩
以贈之　歐陽氏曰勉君子不獨厚於室家又當親賢
友善而因物以結其歡心所謂說德而不好色也刺時
之不然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虞惇按經文與子宜之與子偕老知子之來之皆
婦人語其夫之辭而毛傳皆以爲賓客末章云與
異國賓客燕時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厚意衍
說也今從歐陽氏及集註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太子忽嘗有
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
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春秋傳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
仲曰必娶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弗從莊公
卒昭公出奔衛　孔疏齊侯請欲以文姜妻忽及其
敗戎師復欲以他女妻忽再請之此言齊女賢而不
取謂復請妻者非文姜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
且都　華車叶翔姜都隔句韻
賦也　孔疏親迎之禮與婦同車　毛傳舜木槿也孟
姜齊女也　朱註都閑雅也
鄭箋國人以忽不娶齊女故稱同車之禮齊女之美以
刺之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
不忘
賦也　毛傳英猶華也　孔疏將將玉佩聲也
呂氏曰不借助於大國而自求多福忽非奮然有是志

也使誠有是志而深求其實則質之弱固可彊而所以
持國者固無待於外助也惟其爲善有名而無情故卒
見逐於祭仲而爲詩人所閔此功利之說所以多勝而
信道者所以益寡 嚴氏曰突挾宋之援以逐忽故國
人惜忽之無援而作此詩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虞惇按集註此亦淫奔之詩不可從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虞惇按此與狡童褰裳三篇疑皆爲祭仲足而作錢
氏之云據左傳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
卿爲公娶鄧曼蓋嬖倖之臣也仲雖爲卿詩人本其

進身之始而醜之故目以狂且狡童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華音敷

興也 毛傳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
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辭也
鄭箋喻忽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 呂氏曰山宜有
扶蘇者也隰宜有荷華者也朝宜有賢俊者也今觀昭
公之朝則所美非美可知矣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興也 孔疏橋喬同高也 鄭箋游放縱也 毛傳龍
紅草也 朱註子充猶子都也 鄭箋狡童有貌而無
實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虞惇按此詩之興毛鄭異說毛云喻高下大小得
其宜然扶蘇非大木則其說謬矣鄭云喻小人在
上君子在下以下章例之則橋松非惡木也鄭又
因此轉以橋松喻大臣紅[illegible]游龍喻小臣放恣皆
曲爲之說非詩本旨末二句呂氏得之毛以狡童
指昭公亦非也說見下篇狡童朱子此淫女戲其
所私之詞不可從

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吹古吕戈反

虞惇曰比而興也 毛傳蘀槁也 鄭箋槁謂木葉也

木葉槁待風乃落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自以彊弱相
服女倡矣我則將和之
呂氏曰昭公微弱孤危其羣臣相謂國勢如槁葉之待
衝風難將及矣叔兮伯兮蓋各自爲謀耳倡我則我其
和汝要汝矣蓋君不能倡故其下自相倡和也 蘇氏
曰苟倡予將和女蓋各有異志矣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比而興也 朱註漂飄同 呂氏曰要結也

蘀兮二章章四句

虞惇按朱註此淫女之辭叔伯男子字也曰叔曰
伯應非一人不問叔伯而即欲相從於理不可訓

倡予和汝毛鄭小異今參蘇呂二家詩以捧今比
國勢之危而詞以爲倡和之興故云比而興也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賦也 虞惇曰狡童權臣祭仲之屬也了序昭公也昭公信狡童而不與賢臣圖事故詩人憂之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賦也 蘇氏曰食祿也 毛傳不與賢人共食祿 朱註息安也

范氏曰昭公孤危將亡君子憂之至於不能餐息愛君之至也夫不與我言不與我食則棄賢可知也然賢人豈以君之不知而浩然忘之哉亦盡其忠愛以憂之而已

狡童二章章四句

虞惇按史記箕子作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後之說詩者援此以證鄭風之狡童爲刺昭公愚以爲不然鄭風山有扶蘇狡童褰裳三詩皆爲昭公而作山有扶蘇之序曰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其詩曰不見子充乃見狡童言昭公所美非美不見賢人而見小人也既以小人爲狡童則此篇狡童亦應指小人一也狡童之序曰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其詩曰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予指昭公也既以昭公爲子又以昭公爲狡童屬文之體不應如是且詩人以昭公之故至於不能餐息忠愛之意宛然豈有以狡童目其君之理二也褰裳之序曰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其詩曰狂童之狂也且夫自祭仲逐忽立突突欲殺仲不克出奔忽歸於鄭爲高渠彌所弒子亹立而被殺祭仲復立子儀其後傅瑕弒子儀而復納突二十餘年中忽突亹儀旋出旋入旋立旋弒方且惴惴奔亡救死之不暇而祭仲高渠彌之屬專制國柄生殺在手置君如奕棋豈非所謂狂童恣行乎褰裳之狂童不指突忽則此篇之狡童亦不應指昭公三也詩所云狡童即昭公之所美非美者是也彼狡童兮者嘆昭公之信彼狡童而不與賢人圖事也其詞雖若與麥秀相類而意各有屬不得以箕子爲證近代錢澄之田間詩學略見及此朱子詩序辨極論狡童之不可以目君而又以此爲淫女見絕而戕其人之辭意主排擊小序亦未可從也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虞惇按春秋魯桓公十一年鄭祭仲逐忽而立突忽

奔衛十五年突欲殺祭仲不克出奔蔡忽歸鄭十七
年高渠彌弒忽立公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子亹祭仲
逆子儀於陳而立之莊公十四年傅瑕殺子儀而納
突所謂狂童恣行也出其東門序云公子五爭即指
此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賦也　嚴氏曰子斥大國之人也　毛傳惠愛也溱水
名　虞惇曰狂童祭仲之屬也　朱註且語辭
歐陽氏曰大國有惠而思正我亂者褰裳涉溱而來即
至矣不難也　李氏曰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縱爾
不我思豈無大國肯大義以正我者哉蓋激之也　朱

氏曰所以然者狂童之狂已甚而不可縱也　黃氏曰
忽突微弱不能自存而祭仲諸人恣爲狂狡之行專擅
廢立弄其君於股掌之上故國人思大國之正己而怨
諸侯之不我救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賦也　毛傳洧水名　鄭箋他士猶他人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

虞惇按狂童恣行毛鄭以下皆指突忽爭國其實
不然說已見上褰裳涉溱鄭云告難他國豈無他
人鄭云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荊楚皆曲說毛以士
爲事亦非也朱註謂淫女戲其所私之人不可從

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虞惇按陽倡而陰不和其說似迂蓋講師附益之文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巷古胡貢反予叶演韻

賦也　鄭箋子謂親迎者　毛傳丰豐滿也巷門外也
鄭箋有親迎我者而我不然出門而待我於巷中悔
乎我不送是子而去也　孔疏男子親迎而女有異志
不從後乃追悔此陳其辭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賦也　毛傳昌盛壯貌將行也
孔疏士昏禮主人揖賓入於廟主人升堂西面賓升堂

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是則士禮受
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室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賦也　鄭箋褧襌也　毛傳叔伯迎己者
鄭云中衣裳用錦而上加襌縠焉庶人之妻嫁服也士
妻紬衣纁袡以前之悔今則叔也伯也來迎己者從之
志又易也　孔疏言服飾盛備若復駕車而來我則與
之行矣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賦也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虞惇按俟我于堂鄭易堂為根疏引王肅述毛說今從之

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賦也　毛傳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茹藘茅蒐也　呂氏曰爾雅陂者曰阪

朱註門之旁有墠墠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識其所欲奔之處也室邇人遠者思之切欲奔而未得間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即音子悉反後並同

賦也　毛傳栗行上栗也　朱註踐行列貌　毛傳即

就也

朱註門之旁有栗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家室亦識其處也　嚴氏曰女欲奔而未得尊男之來就己也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虞惇按毛以東門之墠喻男女之際近而易茹藘在阪遠而難鄭以茹藘在阪為易越而出有踐家室為栗在淺家室之內易竊取皆曲說今從朱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虞惇曰比也　朱註淒淒寒涼之氣喈喈聲也　毛傳夷說也

毛傳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　鄭箋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　孔疏今世無復此人得見之則心悅也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比也　毛傳瀟瀟暴疾也　錢氏曰膠膠聲雜也　毛傳瘳愈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喜叶去通韻

比也　毛傳晦昏也　鄭箋雞不為如晦而止不鳴

黃氏曰稱仁誦義於閒暇之時變節易慮於緩急之際也不可以託六尺寄百里今日亂世思不改其度意當時之士皆隨世俛仰無歲寒之操者也噫顯沛而不違

仁然後為仁之至舉足而不忘親然後為愛親之篤此詩人所以思君子於衰亂之世歟

風雨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朱註以此為淫奔之詩詩序辨說又云此詩輕佻狎暱非思賢之意下篇子衿亦辭氣儇薄意輕佻儇薄就辭則然而非其所以學也離騷之言美人古公子言蹇修亦可目之為儇薄亦豈其男女相贈答耶說詩而以辭害志則屈原宋玉之賦皆淫邪之作矣愚之於朱子不敢以苟同者如此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孔疏學校廢者謂鄭國之人廢於學問耳非廢毀學
宮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賦也　毛傳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　鄭箋嗣續也父母
在衣純以青絹繡也　朱註音聲問也
歐陽氏曰學校廢士相與棄業朋友不復羣居故不相
見而思之　蘇氏曰其留者念其去者而責之曰我雖
不往見子子何不傳聲問於我乎　孔疏責其忘志已
也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賦也　鄭箋思
來不思十去過願不劣耳

賦也　毛傳佩佩玉也士佩瓀珉而青組綬不來者不
一來也　錢氏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賦也　李氏曰挑達往來輕肆之貌　鄭箋人廢學業
但好登城闕以候望為樂
呂氏曰士之於學不可一日忘廢一日忘之則其志荒
放辟邪侈之心勝之矣　鄭箋君子之學以文會友以
友輔仁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　程氏
曰治世則庠序之教行有法以率之不率教者擯屏不
齒又禮義廉讓之風所漸陶父兄朋友之義所勸督故
人莫不強進於學及夫亂世上不復主其教則無以率
之風俗雜亂淳偸父兄所教者趨利朋友所習者從時
故人莫不肆情廢惰為自棄之人雖有賢者欲強之於
學亦豈能也但悲傷之而已　王氏曰世之亂生於上
之人不知而其知以本以致之微趣於末流以紛目
前之見而以學爲不切於世務此學校所以廢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愚按朱註此亦淫奔之詩也今考鄭風如將仲
子之倒且有女同車之刺忽風雨之思君子子衿
之刺學校廢朱子皆以為淫詩而他日賦白鹿洞
賦亦爲子衿之遺聞樂菁莪之長育亦自與其言
相枘鑿又毛傳以嗣音爲嗣習誦歌絃舞亦不若
鄭氏說爲長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
而作是詩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
迂女
興也　鄭箋鮮寡也　毛傳迂誑也
嚴氏曰悠揚之水不能流漂束楚猶忽之微弱不能號
令臣下也　孔疏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唯我與女二人
而已既無賢臣多被欺誑故又誡之　許氏曰他人毀
間之言乃鄭宜而誑女決不可信也　鄭箋作此詩者
同姓之臣也　錢氏曰按左傳原繁謂厲公曰莊公之

子猶有八人則昭公兄弟不得為鮮言鮮者無與同心者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平去邇誑）

興也　鄭箋二人我與女也

朱氏曰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然亦不能自保於讒閒此其所以亡也　呂氏曰忽既微弱強公子復多其原大抵懷二心而外市僅有一二人實心向之者乃睛於構偽不知所倚故提耳而告之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虞惇按揚之水與王風正同皆喻微弱之意毛因

失之鄭亦未盡得也朱註云此淫者要結之辭兄弟婚姻之稱因曲引曾子以附會兄弟之解不可從也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虞惇按鄭風刺亂之詩丰東門之墠出其東門溱洧凡四篇此篇序云閔亂也餘三篇皆曰刺亂也所謂亂者乃淫亂之亂非喪亂也故班固地理志引此詩出其東門有女如雲以為男女聚會之證後世講師不達此旨誤以為閔喪亂遂附益兵革不息民人相棄思保其室家等語於是全詩之義俱失凡此類皆當以序之首句為定餘俱削之可也　適齋曰先儒以東門與蔓草繫之昭公殆非也東門序言公子五爭蔓草序言民窮於兵革且五爭自魯桓公十一年至莊公十四年首尾共二十年可謂窮於兵革矣而桓公十七年昭公已卒二詩乃五爭既畢之後豈得繫之昭公蓋厲公時詩也　申公說鄭之貞士宜其室家不染淫俗而作此詩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賦也　朱註如雲美且衆也　毛傳縞白色綦蒼艾色

朱註縞衣綦巾女服之貧陋者員云同語辭也

虞惇曰東門男女會聚之處也有女如雲女之遊蕩而淫佚者也如雲之女非我思所存也我自有綦縞之妻雖貧且陋聊可娛樂如是足矣何必以美色為悅哉蓋爾時俗之淫亂而有羞惡懲艾之心此序所為閔亂也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賦也　毛傳闉曲城也闍城臺也　鄭箋荼茅秀也

毛傳茹藘茅蒐之染女服也娛樂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虞惇按此詩毛鄭泥序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室家之語其訓釋多失本義如鄭以有女如雲為從風

無定毛以匪我思存為不存救急又以如荼為喪
服以聊樂我員為時人見其相棄願其還自配合
鄭以已妻時亦絕去願得少留以暫相樂皆求詩
之過也朱集註願為得之其云人見淫奔之女而
作此詩亦未然有女如雲大概是女之遊蕩者非
必定指淫奔也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
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呂氏曰君澤不下流蓋講師見零露之語從而附益
之　虞惇按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猶未至於淫奔
也故序不曰刺亂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
願兮　平上去通韻

朱註賦而興也　毛傳蔓延也　鄭箋零落也　毛傳
漙漙然盛多也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
會也

鄭箋蔓草有露謂仲春之時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
之無夫家者　歐陽氏曰男女昏娶失時思邂逅於草
野之間而賦之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
偕臧

賦而興也　毛傳瀼瀼盛貌　朱註偕臧各得其所欲

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虞惇按蘇氏詩解據左傳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遂
鄭以此為澤不下流之詩不知古人賦詩斷章未
可據以為定也說苑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
路取束帛以贈鄭此詩恐亦斷章之意今從毛鄭
舊說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
焉

詩序辨鄭俗淫亂乃其風聲氣習流傳已久不為兵
革不息男女相棄而後然　孔疏詩止乎禮義而變

風所陳多姦淫之狀何也男淫女奔傷化敗俗詩人
所陳者亂狀淫形時政之疾病也所言者忠規切諫
救世之藥石也尚書之三風十愆疾病也詩人之四
始六義救藥也若夫疾病尚輕有可生之道則醫之
治也用心銳扁鵲之療太子是也疾病已重有將死
之勢則醫之治也用心緩秦和之視平公是也詩人
救世亦猶是矣典刑未亡觀可追改則箴規之意切
鶴鳴沔水殷勤而責王也淫風大行莫之能救則匡
諫之志微溱洧桑中咨嗟歎息而已不敢望其存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
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

勺藥渙前平去通韻

朱註賦而興也　毛傳渙渙春水盛也蕑蘭也訏大也

鄭箋伊因也　毛傳勺藥香草也

鄭箋仲春之時冰已釋水則渙渙然男女感春氣並出託采芬香之草爲淫佚之行女問於士曰盍往觀乎士曰已觀矣未從之也女復要之曰且更往觀乎洧之外信寬大而可樂也於是男則往也士女往觀因相戲謔其別則送女以勺藥結恩情也　呂氏曰韓詩注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以祓除不祥勺藥離草也言相離別贈此草也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

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賦而興也　毛傳瀏深貌殷衆也　鄭箋將大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虞惇按朱註此淫奔者自敍之辭今詩女曰觀乎士曰既且維士與女伊其相謔明是詩人作此以刺之非士與女自敍也詳見鄘風桑中篇又朱註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不翅七之五今按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風雨出其東門子衿揚之水皆各指一事而註皆以爲淫奔之詩東門之墠溱洧皆刺淫之詩而註皆以爲淫奔者所自作蓋其意泥於鄭聲淫之一言遂若鄭國之俗無一人之不淫而鄭國之詩無一篇不爲淫奔而作者恐亦不免於固哉高子之爲詩也今既著其意於每篇之下而復具論之如此　更按魯齋王栢氏謂孔子之說既以鄭衛風爲淫奔之詩而又以鄭人明以放鄭聲決無存淫奔之詩之理於是謂秦人焚書之後詩決不能獨全夫子刪去之詩容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者漢儒病其亡逸妄取而攙雜之以足三百之數莫若盡舉而刪去之召南之野有死麕邶之靜女鄘之桑中衛之氓有狐王之丘中有麻大車鄭之將

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東門之墠丰風雨子衿野有蔓草溱洧秦之晨風齊之東方之日唐之綢繆葛生陳之東門之池東門之枌東門之楊防有鵲巢月出株林澤陂共三十有二篇皆王氏之所刪也竊意六經經聖人手定學者雖有所疑亦當謹而存之以附於不知而闕之義何乃公肆狂悖奮筆句刪自用自專非聖無法斯之謂矣

鄭國二十有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讀詩質疑卷之七　　孫男有禧校字

讀詩質疑卷第八

常熟嚴虞惇撰

齊

鄭譜曰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法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自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其子丁公嗣位於王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　孔疏變風之作齊衛為先齊哀公當周懿王衛頃公當周懿王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是周衰自懿王始　蘇氏曰太公姜姓本四嶽之後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齊為大國　漢書地理志臨甾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虖嶩之間兮吳札聞齊之歌曰泱泱乎大風也哉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　嚴粲曰王鄭之後次之以齊王自是變而霸矣

鷄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鷄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鷄則鳴蒼蠅之聲

賦也　朱註古賢妃御於君所將旦之時告其君曰鷄既鳴矣會朝之臣既盈矣欲令君早起視朝也然其實非鷄之鳴乃蒼蠅之聲耳　孔疏常禮鷄鳴而起賢妃之在君所心常警懼恐其傷晚故以蠅聲為鷄聲　書傳說夫人御於君所之禮太師奏鷄鳴於階下夫人鳴玉佩於房中告去此夫人自警戒必待告乃起也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叶古郎反

賦也　朱註昌盛也　毛傳見月出之光以為東方明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叶咨騰反後並同

賦也　朱註蟲飛夙且而百蟲作也甘樂也　蘇氏曰子豈不欲與子同夢哉然群臣之會於朝者且欲歸而治其家事是以為之早作　鄭箋無使群臣以我故憎惡於子戒之也　孔疏古之夫人配其君子情亦不忘敬

鷄鳴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會且歸矣朱註云群臣之會於朝者俟君不出將散而歸矣竊意君雖晚朝群臣無自散而歸之理故今從蘇氏嚴粲詩緝以此詩為直刺荒淫者說也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

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廣脩按申公說齊俗好田君子刺之而其篇名謂之
營營營即也蓋指其通國之俗而言也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
兮
賦也　毛傳還便捷之貌峱山名從逐也獸三歲曰肩
儇利也
鄭箋子也我也皆士大夫也俱出田獵而相遭併驅而
逐禽謂子則揖耦我謂我儇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
還也　孔疏田獵相逢更相稱與歸說其事以爲戲樂
朱註從者交錯於道以便捷輕利相稱譽而不自知

其非也蓋其來必有所自矣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
兮　茂古音叢後並同上去通韻
賦也　毛傳茂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
兮
賦也　毛傳昌盛也　朱註山南曰陽　毛傳狼獸名
呂氏曰當是時齊以游畋成俗詩人載其馳驅相逐意
氣飛動鬱鬱然見於眉睫之間染其神者深矣夫豈一
朝一夕所能反哉周遷商民三紀之後畢命猶不敢忘
其憂良有以也

還三章章四句　著
廣脩按漢書地理志引詩云子之營兮遭我乎嶩
之間兮顏師古註云毛詩作還齊詩作營嶩山名
也正義云還韓詩作嫙嫙好貌又陸氏釋文云儇
韓詩作婘婘好貌蓋當時經師傳授各有異同如
此之類甚多不能悉舉茲以其篇名之異故特志
之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華音敷
上去通韻
賦也　毛傳俟待也　鄭箋我嫁者自謂也　毛傳門

屏之間曰著　鄭箋素素絲也素爲充耳所以懸瑱者
或名爲紞　朱註尚加也　鄭箋瓊華石色似瓊者懸
紞之末所謂瑱也
朱註時不親迎故女至壻門始見其俟已而識其服飾
也　嚴氏曰此設爲嫁者之辭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賦也　毛傳瓊瑩石似玉者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賦也　鄭箋瓊英猶瓊華也
呂氏曰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旣奠鴈御輪而先歸俟於
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昏俗不

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俟于著卽昏禮所謂婦至壻揖婦以入之時也俟于庭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所謂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于堂升階而後至堂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揖道婦入故于著于庭于堂每節皆俟之也　漢書地理志齊詩曰俟我于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

著三章章三句

虞悖按詩序此刺時不親迎絶無陳古之說而毛鄭皆以爲陳古親迎之禮非也尚之以瓊華毛以爲佩玉之飾鄭以爲縣紞之瑱當從鄭瓊華瓊瑩瓊英詩人潤色之語猶卷耳金罍兕觥之類毛以

爲士與大夫人君之服之別亦衍說也集註本讀詩記今從之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兮

[illegible]曰比也　毛傳曰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

鄭箋姝美也　朱註履躡也　鄭箋卽就也　朱註言躡我之跡而相就也

程氏曰日月明照則物無隱蔽姦慝莫容如朝廷明於上也今君不明故下有淫昏之行詩人以東方之日刺其當明而昏也　歐陽氏曰在我室兮履我卽兮蓋相邀以奔之辭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闥

考韻發月韻本通不必叶

比也　毛傳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闥門內也發行也　朱註言躡我而行去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虞悖按序有不能以禮化之語毛鄭遂以爲禮謂陳婚姻之正以刺非就之行說也集註不解東方之日但以爲淫奔之詩今參歐陽氏及程氏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孔疏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挈懸繫之名壺盛水器

蓋置箭壺內刻以爲節而浮之水上令水漏而刻下以記晝夜昏明之度數也　虞悖按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由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之故非挈壺氏失職也

東方未明顚倒衣裳顚之倒之自公召之

賦也　毛傳上曰衣下曰裳自從也

鄭箋禮羣臣之朝別色始入今東方未明而以爲明羣臣促遽顚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召之　朱註蓋猶以爲晚也

東方未晞顚倒裳衣倒之顚之自公令之　令力政反後同

賦也　毛傳晞明之始升也　嚴氏曰令猶召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夜音亦上去通
韻
興也　毛傳柳柔木也樊藩也圃菜圃也　朱註瞿瞿
驚顧貌　毛傳辰時夙早莫晩也
程氏曰折柳爲藩非堅固也狂夫知其有限猶瞿然却
顧今辰夜之限甚明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暮無節之甚
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虞傳按毛鄭泥序挈壺氏不能掌其職之語遂云
柳木不可以爲藩猶狂夫不任挈壺氏之事非也
集註從程氏說今仍之不能辰夜辰今本誤作晨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
而去之
虞傳按經文無大夫去之之意序語贅也　春秋傳
魯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謫
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
車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
懷止
朱註比也　毛傳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貌　鄭箋
綏綏求匹貌　毛傳蕩平易也齊子文姜也　鄭箋婦
人謂嫁曰歸　毛傳懷思也

朱註南山有狐比襄公居高位行邪行　孔疏文姜既
從此道歸於魯矣襄公何爲復思之乎　呂氏曰此罪
襄公也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
從止雙古音容反兩雙亦同韻
比也　朱註兩二屨也緌冠上飾也　毛傳庸用也
朱註從相從也
朱註屨必兩緌必雙物各有耦不可亂也　呂氏曰葛
屨賤之賤者冠緌服之貴者貴賤各有耦也屨與屨爲
耦緌五兩之多各相耦冠緌之雙自爲耦襄公文姜非
其耦也　鄭箋文姜既用此道嫁於魯矣襄公何復從

之爲淫泆之行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
曷又鞠止畝古滿以反從叶同
興也　毛傳蓺樹也衡獵之從獵之　孔疏謂既耕而
東西踐躐擾摩之也　鄭箋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
死者此之謂告　呂氏曰鞠養也
呂氏曰此罪魯桓公不能制文姜也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
曷又極止
興也　朱註極窮也
呂氏曰納之不正容有不敢制者魯侯既以正禮納文

姜當早裁制之毋爲又養其姦而至於極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虞惇按鄭箋以葛屨五兩喻文姜與姪娣及傅姆同處五人爲奇而襄公往從而雙之是謂冠緌雙止穿鑿殊甚不可從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田人驕忉爲句韻

毛傳興也 上句田耕治之也 毛傳甫大也 朱註莠害苗之草也 李氏曰驕驕來且茂也 毛傳忉忉憂勞也

鄭箋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脩德積小以成高大無德而勤諸侯徒勞其心耳 蘇氏曰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莠盛思遠人而德不及則心勞田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蔚矣思遠人必自近者始近者之旣服而遠人自至矣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興也 李氏曰桀桀強立也 毛傳怛怛猶忉忉也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上去通韻

朱註比也 毛傳婉孌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丱幼穉也 孔疏丱卒相見謂之突 毛傳弁冠也

鄭箋人君內善其身外脩其德居無幾何可以立功猶是童子之突爾成人也 呂氏曰苟由其道而循其序則小者俄而大微者俄而著厥德脩罔覺非計功求獲者所能與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詩上二章曰甫田興思遠人也於六義屬興朱註云比也是田甫田思遠人皆比矣正未知所比者何事也今從毛傳易之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孔疏畢噣也掩兔之畢或謂之噣 虞惇按此詩大意與還同非陳古以風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令力珍反

賦也 毛傳盧田犬也 孔疏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 毛傳令令纓環聲 蘇氏曰昔人以田獵相尚故聞其聲而美之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賦也 毛傳重環子母環也 許氏曰鬈髮好貌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賦也 毛傳鋂一環貫二也偲才也

虞惇按國語桓公語管仲曰昔我先君襄公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惟女是崇戎車待游車之裂戎

上符陳姜之罪則其荒於會可知矣

盧令三章章二句

虞惇按首章美且仁毛傳云行美德而盡其仁愛

蓋泥序陳古之說也次章及卒章箋云當爲權權

勇壯也亦非是二章偲才也從傳不從朱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

至淫亂爲二國患焉

張氏曰按春秋文姜以桓公三年歸至十八年與

桓公如齊齊侯通焉其後文姜稱如齊者五今詩言

齊子歸止不言與桓公同行是指莊公既葬文姜如

齊之事　虞惇按詩序辭桓當作莊此詩蓋刺魯莊

公不能制文姜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鰥叶昆雲文韻

本韻不叶

毛傳興也鰥大魚也　孔疏孔叢子衛人釣於河得鰥

魚焉其大盈車是鰥大魚也王肅云魯桓之不能制文

姜若敝笱之不能制大魚也　朱註歸歸齊也　毛傳

如雲盛也　歐陽氏曰言其黨衆盛恣無復畏忌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興也　孔疏鱮鰱也　毛傳如雨多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興也　鄭箋唯唯行相隨順之貌　毛傳如水衆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其從如雲鄭箋云文姜初嫁其從者之心

意如雲然言之行順風耳後知魯桓微弱文姜遂

淫恣從者亦隨而爲惡其說鑿矣今不取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

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春秋魯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夫人

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

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會齊侯于穀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夕古祥龠反

賦也　毛傳薄薄疾驅聲也簟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茀

鞹革也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發夕自夕發

至旦也

蘇氏曰襄公疾驅其車以會文姜文姜夕發於魯而往

會之　鄭箋魯之道路平易文姜發夕由之往會焉曾

無慚恥之色

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賦也　朱註驪馬黑色也　毛傳濟濟美貌垂轡轡之

垂者　錢氏曰濔濔柔貌　毛傳豈弟樂易也言文姜

於是樂易然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賦也　孔疏汶水名　毛傳湯湯大貌彭彭多貌翱翔

翱彷徉也　蘇氏曰言公與文姜會於通道大都之中而無所愧也

汶水湯湯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賦也　毛傳湯湯流貌儦儦衆貌

載驅四章章四句

虞惇按齊子豈弟鄭箋云豈讀當為闓弟古文尚書以弟為圛圛明也闓明也謂侵明而行也鄭氏好改經字大率如此不可從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申公說魯莊公朝於齊從及齊大夫狩[illegible]齊人刺之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賦也　毛傳猗嗟歎辭昌盛也頎長貌　嚴氏曰抑若揚抑揚中節也　孔疏揚眉揚起也　毛傳蹌巧趨貌　朱註極道威儀技藝之美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　虞惇曰三章皆以猗嗟發端深致痛惜之意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賦也　毛傳目上為名目下為清　鄭箋成備也　朱註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侯之的也　孔疏周禮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　鄭箋天子五正諸侯三正大夫二正士一正外皆居其侯中參分之一為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容貌技藝如此誠我齊之甥也言誠者拒時人言齊侯之子　朱註言稱其為齊之甥也而又以明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辭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賦也　毛傳孌好貌婉好眉目　孔疏謂其善舞齊於樂節也　王氏曰貫貫革也　鄭箋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

蘇氏曰君子之於射也將安用之亦以禦亂焉耳今莊公徒以為技而已　范氏曰射足以禦亂而禮不足以防閑乎故深刺之　呂氏曰是詩譏刺之意皆在言外嗟歎再三而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　趙氏春秋傳曰或曰子可以制母乎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行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敬之不至耳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讀詩質疑卷之八

孫男有馥校字

讀詩質疑卷第九

常熟嚴虞惇學

魏

鄭譜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　漢書地理志魏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側吳札聞魏之歌曰美哉渢渢乎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朱註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爲晉而作故列於唐風之前猶邶鄘之於衛也今按篇中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疑實晉詩又恐魏亦嘗有此官蓋不可考矣　許氏曰魏晉皆有儉嗇之風然晉自獻公以後俗漸荒侈此詩每刺儉勤知其猶未并於晉皆魏詩也　嚴氏曰魏唐無淫詩蓋猶有先代之風化焉　虞惇按晉滅魏而猶存魏之詩猶并邶鄘詩皆衛之詩而猶存邶鄘之號皆聖人興滅繼絕之心也

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
而無德以將之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
服之 服蒲北反
興也　毛傳糾糾猶繚繚也夏葛屨冬皮屨摻摻猶纖
纖也　朱註女婦未廟見之稱也　毛傳婦人三月廟
見然後執婦功要褸襋領也　范氏曰好人女而未婦
爲容好者也　孔疏服之整治之也
鄭箋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利其賤也使未三
月婦縫裳者利其事也　范氏曰非特使之縫裳而又
服要襋之功其儉嗇且急亦已甚矣　蘇氏曰君子之

爲國致隆而極廣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葛屨而履
霜及其畧也將安用矣婦未廟見而縫裳及其成爲婦
也將安使之矣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平去
通徹
賦也　毛傳提提安諦也宛然辟貌婦至門夫揖而入
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象揥所以爲飾也
蘇氏曰女子始嫁而治其威儀其修如此而可以賤事
使之與然褊者以爲爲是無益故爲其益者而至於縫
裳也君子則不然躍其不容降矣　張氏曰儉雖失中
非惡德也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分毫之
間而謀利之心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皆言急迫瑣
碎之意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虞惇按好人服之朱子云好人猶大人也今從舊
又云此詩疑卽縫裳之女所自作玩其辭氣未必
然凡說詩而必拘於詩恐亦未免於高叟之固矣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虞惇按公路公行皆官名則此詩非刺其君也崔靈
恩集註云君子儉以能勤疑今本君下脫子字王肅
孫毓之說皆然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

路
虞惇曰賦而興也　毛傳汾水名　蘇氏曰汾水出於
晉其流及魏　朱註沮洳水浸下濕之地也　毛傳莫
菜也　鄭箋無度言不可尺寸量也公路主君之軞車
庶子爲之晉趙盾爲軞車之族是也
言於汾水漸洳之中采莫以爲菜是儉以能勤也
鄭箋是子之德美信無度矣雖然其采莫之事則非公
路之禮也　許氏曰大夫而爲細民之事是急於利而
用心褊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
行

賦而興也　范氏曰英者草木之華也　鄭箋公行主君兵車之行列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賦而興也　朱註一曲水曲流處也　毛傳藚水舄也

鄭箋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

虞惇曰昔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我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采莫采桑采藚蓋即茹葵之類非特儉嗇而已是亦與民爭利也儉不中禮則吝嗇必至於貪伐檀碩鼠之所爲作也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虞惇按言采其莫如毛鄭之說則賦也集註以爲興而不言取興之義竊意采莫是言其儉勤亦非必之子之親行采莫也故以爲賦而興云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虞惇曰比也　朱註殽猶食也　毛傳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　鄭箋彼人謂君也

孔疏園有桃得其實爲之殽食國有民得其力爲君用

程氏曰國有民雖寡能用則治今不能用其民故心憂之　朱註彼不知我心者見其歌謠而反以爲驕且曰彼之所爲已是矣而子之言獨何爲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爲驕也於是憂者重嗟嘆之以爲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　[illegible]氏曰儉而非之則疑於驕　程氏曰此詩可謂憂深思遠矣所刺者不能用其民耳不能用其民則不能治豈復有德教其致侵削可知也國無政事則亡故詩人憂思之深也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比也　陸氏曰棘酸棗也　鄭箋聊且略之辭也　毛傳行國出行國中以寫憂也　范氏曰罔極言責君無已也

虞惇曰酸棗非美實而亦可食喻雖小國寡民亦可用

謝氏曰使忠臣義士之心畧見知於人通國上下不舉然而衆惡之問其所憂者何說今之所當行者何事急爲扶顛持危之謀者豈至喪滅其國哉國雖亡未必如是之速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虞惇按鄭箋魏君薄稅省用從食園桃桃非常食
之物於理未通今從毛傳朱註園有桃則其實之
殽矣心有憂則我歌且謠矣以兩則字兩矣字相
應爲興所謂興之不取義者也今亦從毛傳斷屬
比不我知今本作不知我依唐石經改正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
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愼旃
猶來無止 [illegible]父曰嗟予子行役本一句讀
[illegible]爲韻與已叶[illegible]通韻下二章亦然

賦也 毛傳山無草木曰岵 鄭箋無已無解倦也

蘇氏曰上猶尚也 毛傳旃之也 朱註止止於彼也
生則來歸死則止而不來矣

蘇氏曰孝子登高以望其父而不見思其將行之戒以
自慰也 張氏曰直述所以念父之意未若思父所以
念己之心之爲深切也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愼旃
哉猶來無棄 屺母季寐 哉棄平上去通韻

賦也 毛傳山有草木曰屺季少子也 王氏曰愛少
子者婦人之情也 毛傳無寐無耆寐也 呂氏曰無
棄無棄母而不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愼旃
哉猶來無死 弟偕哉死平上通韻

賦也 蘇氏曰必偕必與同役者偕無獨行也
顧氏曰觀陟岵而魏之所以役其民者可知觀碩鼠而
魏之所以賦其民者可知也嗟乎時使薄斂是何人哉

陟岵三章章六句

虞惇按上愼旃哉鄭箋云上者謂在軍事作部列
時也不若從蘇氏作尚夙夜無寐夙夜必偕朱註
以爲勞苦之辭今從舊說

十畝之閒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虞惇按魏國削則小無十夫一井之理且國小則民
愈何至民無所居序說誤也 申公說政亂國危賢

者不樂仕於其朝而思與友歸於農畝也 水經注
故魏國城南西二面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
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
詩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賦也 張氏曰十畝之間郊外場圃之地也 朱註閑
閑往來自得也行猶將也還歸也

蘇氏曰此君子不樂仕於其朝之詩也曰雖十畝之田
桑者閑閑其可樂也行與子歸居之夫有十畝之田其
所以爲樂者亦鮮矣而可以易仕之樂則仕之不可樂
也甚矣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賦也　朱註十畝之外鄰圃也泄泄猶閑閑也逝往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虞惇按毛鄭泥於小序專主削小之意於理未通申公說今集註用之蘇氏亦本之申公也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嚴緝氏曰伐檀刺賢者不遇明主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虞惇曰興也　毛傳坎坎伐檀聲也　朱註檀木可為

車者　毛傳寘置也干厓也風行水成文曰漣　朱註猗語辭　毛傳種之曰稼斂之曰穡　鄭箋胡何也毛傳一夫之居曰廛　鄭箋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貉子曰貆彼君子斥伐檀之人也　毛傳素空也

呂氏曰伐檀而置之河干悠悠然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閔者也　嚴氏曰伐檀則供勞賤之役河干則在寂寞之濱賢者不得其所矣然其心無入而不自得故見河水之清漣而翫而樂之不戚戚於得喪也　鄭箋是謂君子不得仕進也　蘇氏曰伐檀以俟世用置之河干河非用車之處也君子之仕亂世其難合也如檀之於河小人則不然不稼穡而得禾矣不狩獵而縣貆矣君子不得其君不仕小人則未可以取而取之矣　鄭箋是謂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也君子仕有功乃肯受祿　朱註君子之志以為不耕不可以得食不獵不可以得獸是以甘心窮餓而不悔後世若徐穉之流非其力不食其厲志蓋如此　黃氏曰君子有其功而無其祿小人有其祿而無其功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illegible]

興也　毛傳輻車輻也直直波也　鄭箋十萬曰億三百億禾秉之數也　毛傳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興也　朱註輪車輪也　毛傳漘厓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　孔疏囷圓倉也鶉鶉屬　毛傳熟食曰飧

孔叢子孔子曰吾於伐檀見君子先事後食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虞惇按詩序辨此詩專美君子之不素餐序言刺貪失其旨矣玩詩胡瞻爾庭有縣貆兮爾者指在位貪鄙之人而言詩人美君子之不素餐正以刺在位之素餐也若但云君子厲志如此則胡瞻爾

庭殊無所謂又伐檀是取興之義非必君子貞自

伐檀註云賦也亦非是河水淸且漣猗毛傳云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淸且漣孔氏正義云河水性濁淸則難待猶闇主常多明君稀出皆承詩之過今亦不取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詩序辨說亦託於碩鼠以刺有司之辭未必直比其君也　申公說大夫貪殘魏人怨之作是詩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上土通字

比也　毛傳貫事也　鄭箋逝往也樂土有德之國也

朱註爰於也

鄭箋言女無復食我黍疾其稅斂之多也我事女三歲矣曾無恩德來顧眷我又疾其不脩政也往矣將去女與之訣別之辭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比也　鄭箋德恩德也　嚴氏曰直猶伸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比也　毛傳苗嘉穀也　朱註勞勤苦也　范氏曰莫我肯勞者不以我爲勞也　毛傳號呼也

張氏曰碩鼠之詩聖人所爲取者以君失道如此國人疾之甚而欲去之猶有所未忍絶也故著其情於詩乃其所未忍絶者也誰之永號謂我將去爾而適樂郊當誰復永號於爾之土者乎此則尤可見其情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讀詩質疑卷之九　孫男有階校字

讀詩質疑卷第十

常熟嚴虞惇學

唐

鄭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恆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危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 朱註詩不曰晉而曰唐仍始封也 虞惇按唐晉風也稱唐何也不與曲沃之滅翼也自成王封叔虞於唐子燮父嗣封改爲晉則晉之爲唐文武受土之舊也成侯徙曲沃穆侯徙絳昭侯從翼昭侯封成師於曲沃曲沃寖强遂與翼分國春秋傳於鄂侯哀侯小子侯緡皆謂之翼於莊伯武公皆謂之曲沃而皆不書晉翼與曲沃之國分而晉之名遂沒自魯莊十六年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至僖二年而晉之名見於經蓋翼侯失地曲沃簒國自緡而上向之翼侯非晉侯也武公而下今之晉侯實曲沃也夫子錄詩多翼曲沃時事故傷之病之惡之不稱翼不稱晉復爾之舊而稱唐、漢書地理志河東本唐堯所居詩風唐國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而故唐詩蟋蟀山有樞葛生之篇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孔疏季札聞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是發思深遠之事情見於詩詩爲衆在奢儉之中有堯之風俗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莫去居韻堂康荒又自爲韻

風也 毛傳蟋蟀蛬也九月在堂 嚴氏曰周建子故以十月爲歲莫 毛傳聿遂除去也已甚康樂職主也

鄭箋居所居之事也 朱註瞿瞿卻顧貌

鄭箋蟋蟀在堂歲功畢君可以自樂矣今不自樂日月且過不復暇爲之無已太康欲其用禮爲節也思其居謂國中政令君之好樂不當至於廢事當如善士瞿瞿然顧禮義也 范氏曰人之憂樂如晝之有夜陰之有陽君子以禮節之不過乎中而已所以順天地而理性情也僖公有國而不能自樂憯戚以窮年是猶有夜而無晝有陰而無陽故君子閔之 呂氏曰是詩欲僖公之

自虞樂也而曰無已太康好樂無荒無乃太早計乎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乎唐風之憂深思遠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賦也　毛傳邁行也　歐陽氏曰思其外謂廣爲慮也

毛傳蹶蹶動而敏於事也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賦也　鄭箋庶人乘役車役車休農功畢矣　毛傳慆過也　朱註休休安閒之貌

嚴氏曰既思內事又思外事內外無遺慮矣然憂患之來更有出於非常者不可不預爲之備也　朱註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　孔叢子孔子曰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虞惇按傳以職思其外爲禮樂之外箋以職思其憂爲鄰國侵伐之憂皆非也事無出於禮樂之外者國之可憂不止侵伐說亦太拘今不取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婁古音閭

興也　毛傳樞荎也　呂氏曰爾雅榆白枌也　孔疏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　毛傳婁亦曳也　孔疏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　朱註宛坐見貌　毛傳愉樂也

蘇氏曰人君有衣服車馬鍾鼓飲食而不能用如山木之不采終亦腐敗摧毀歸於無用而已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興也　毛傳栲山樗杻檍也洒灑考擊也　孔疏保居有也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興也　毛傳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永引也　孔疏人無事則長日難度飲食作樂則忘憂愁可以永長此日也

呂氏曰詩人豈眞欲昭公馳驅飲樂者哉蓋曰是物也行且爲他人所有曾不若及今爲樂之愈也其激發感切之者深矣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虞惇按詩序稱此詩蓋以答蟋蟀之意而寬其憂

非臣子所得施於君父也集說亦主此爲說然范
詩辭氣悲憤激切幾幾有不終日之懼以此爲寬
其憂誤矣且亦未見其爲啓前篇之意也末章云
人多變則貌日疑驗之情理恐未然今不取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
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春秋傳晉穆侯之太子曰仇其弟曰成師穆侯卒仇
立是爲文侯文侯卒昭侯立封成師於曲沃是爲桓
叔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
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
弱矣其能久乎魯惠公之二十四年晉潘父弒昭侯而

納桓叔不克 申公說成師有篡國之謀唐人知之
而作是詩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
樂 古韻沃樂同部不必叶
朱註比也 陳氏曰鑿鑿巉巖貌 毛傳襮領也諸侯
繡黼丹朱中衣 孔疏中衣朝服祭服之裏衣也以素
爲衣丹朱爲緣繡黼爲領 鄭箋君子桓叔也國人欲
進此服去從桓叔也
歐陽氏曰揚之水力弱不能流移白石喻昭公微弱不
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強於晉國如白石鑿鑿然見於水
中也 嚴氏曰子指叛者如潘父之徒也言欲從此人
往見桓叔其意謂國中有和與爲叛以應曲沃者乃此
微辭以泄其謀欲昭公早爲之備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
憂 鵠與平聲豪侯上去入通韻
比也 毛傳皓皓潔白也繡黼也鵠曲沃邑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命粼各反平上通韻
比也 毛傳粼粼清澈也 蘇氏曰命桓叔之政命也
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爲之隱蓋欲其成矣
李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衆
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齊猶是也故其召公子

陽生也國人皆知其已至而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
以告人也 許氏曰時沃有篡國之謀潘父將爲內應
而昭公不知此詩正發其謀以警昭公也其曰我聞有
命不敢告人者乃反辭以見意若眞欲從沃則是潘父
之黨必不作此以泄其事丹自取敗也自桓叔至武公
要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攻而去之更六世六七
十載迫於王命而後聽之在昭公時晉人豈從沃哉如
助桓叔而匿其情則此詩不作可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虞惇按鄭以白石鑿鑿喻桓叔除民所惡民有禮
義毛以我聞有命爲曲沃有善政命不敢告人皆

衍說今從歐陽氏蘇氏集注云沃人將叛晉而歸
沃故作此詩愚意若此詩果爲叛晉而作則衆人
之詩夫子必不錄之以垂教故今從嚴氏許氏之
說以正之從子于沃正義集註皆云子指桓叔也
旣謂之子又謂之君子辭意重沓今亦從嚴氏鄒
氏特推流曰魯詩云素衣朱綃改襮爲綃蓋魯詩
之云爾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蕃
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申公說昭侯封桓叔于成師於曲沃成師好衆盛強飾
假晏之仁以為 嚴氏曰此詩言桓叔之盛而不及
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將失國也說詩而不用序則
以此詩爲美桓叔可矣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興也 朱註椒木名其實味辛而香烈 陸氏曰聊語
助也 鄭箋之子桓叔也 毛傳朋比也 朱註且歎
辭條長枝也
蘇氏曰椒之性芬烈而能奪物者也以桓叔之德而傾
晉猶以椒之芬而奪物 陳氏曰是椒也其餘遠矣言
子孫大也 嚴氏曰稱桓叔爲彼者意主告昭公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興也 毛傳兩手曰匊篤厚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嚴傳按碩大無朋毛云朋比也王肅孫毓皆以爲
倫比之比鄭云大謂德美廣博無朋謂平均不朋
黨是衍說也孔氏捨毛而從鄭今正之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
良人何
興也 毛傳綢繆猶纏綿也 鄭箋三星心也二月之
合宿嫁娶者以爲候焉昏而在天三月之末四月之中
也 朱註良人夫稱 鄭箋子兮斥嫁娶者
毛傳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也 嚴氏

曰嫁娶用仲春二月心星見則時已晚矣 朱氏曰失
時而後遂喜之極而不自勝也 呂氏曰良人曰粲
者蓋互爲男女之辭 許氏曰上四句詩人述夫婦之
言下二句詩人述其夫婦之喜也首章子兮指女卒章
指男二章則兩指之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
邂逅何 邂古[illegible]反逅[illegible]豆反
興也 毛傳隅東南隅也 鄭箋心星在隅四月之末
五月之中也 王氏曰邂逅不期而會也 嚴傳曰失
時而後遂若邂逅然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

衆者何者古今説後並同不必泄
興也 鄭箋在戶五月之末六月之中也 孔疏粲美
女也
李氏曰晉陝之禍生於桑後專風俗偷婚姻雖不得時
猶未至於淫奔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
嚴傳按毛云三星參也 鄭云心也參心皆三
星而心為嫁娶時 亦有三五在東亦
以三星為心故今從之 以在天為十月在隅
為十一月十二月在戶為正月皆昏姻之正時
以諸相傳婚姻之候時不必 正時也故今亦從

鄭伯綱紀之義從毛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
弟將為沃所并耳
由公說君子教人孝友之詩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
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興也 毛傳杕特生貌杜赤棠也 王氏曰湑湑潤澤
也 毛傳踽踽無所親也 范氏曰比親也 毛傳佽
助也
嚴氏曰杜雖特生其葉湑然猶足以芘其本根今公室
枝葉不若曾杕杜之不如 鄭箋此豈無異姓之臣乎

顧恩不如同姓親親也 呂氏曰苟他人可恃則行道
之人胡不自相親比凡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佽助蓋
深曉晉君以行道之人必不相親苟非兄弟必不相助
也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
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平去通韻
興也 毛傳菁菁葉盛也睘睘無所依也同姓同祖也
杕杜二章章九句
嚴傳按此行之人四句毛鄭以為異姓之臣當助
者朱註以此無兄弟者自傷孤特而求助於人之
辭語不合當前說之為善今從之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平去通韻
賦也 毛傳袪袂也 陳氏曰羔裘上下通服君純羔
大夫閒之 毛傳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 鄭箋故
故舊也
孔疏在位不與民相親居居然有悖惡之色不憂我之
困苦我豈無他人可歸乎以子故舊不忍去耳 鄭箋
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上去通韻
賦也 毛傳褎猶袪也究究猶居居也 嚴氏曰好舊
好也

羔裘二章章四句

虞惇按集註居居究究未詳又云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强解據爾雅居居究究惡也毛鄭說蓋本此陸佃埤雅云豹袪下大夫也豹褎上大夫也以褎法爲大夫之物恐亦臆說[illegible]

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鄭箋大亂五世者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興也　毛傳肅肅鴇羽聲也　朱註鴇鳥名　毛傳集止也　孔疏物叢生曰苞栩柞櫟也　毛傳鴇之性不樹止盬不攻致也　鄭箋蓺樹也　毛傳怙恃也　鄭箋君子下從征役危苦如鴇之樹止然、許氏曰蓋以王事不可以不堅緻故竭力在外不得蓺黍稷以養父母也　孔疏乃告於天曰何時使我得其所乎人窮則反本困則呼天也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興也　鄭箋極已也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興也　蘇氏曰行列也　朱註嘗食也常復其常也

鴇羽三章章七句

虞惇按顧大韶氏炳燭齋隨筆云詩王事靡盬註云不可以不堅固也夫以不堅固訓盬字毛鄭已來皆然不可易矣以不可以三字訓靡字則其辭類曲而未暢竊謂靡盬二字各自爲義漢書爲酒醪以靡穀註靡散也說文靡披靡也徐曰披靡分也蓋謂王事如草之披靡而不植如鹽之細碎而不堅固正臣子勤勞奔走之時也此說最爲近理然先儒從未有見及此者故未敢遽據以釋經姑識於此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虞惇按春秋傳及史記平王三十二年魯惠公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曲沃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平王四十七年桓叔卒子莊伯鱓立伐翼弒孝侯晉人立其弟鄂侯桓王二年魯隱公之五年莊伯伐翼鄂侯奔隨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鄂侯之子哀侯莊伯卒子武公稱立桓王十一年魯桓公之三年武公伐翼殺哀侯晉立其子小子侯桓王十五年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明年遂滅翼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於晉僖王四年魯莊公之十六年武公伐晉滅之

盡以其寶器賂王王命武公以一軍爲晉侯　曹氏曰自桓叔初封曲沃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年　孔疏武公以孽奪宗於法不當賜之命曰美者其臣之意美之也　程氏曰武公始有晉國而能請命天子故詩人美之美其所可美也　申公說晉公孫偁鉞三分而取其國盡以寶器賂周僖王王命之爲晉侯國人作此以刺之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賦也　毛傳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　孔疏子天子之使也　虞惇曰欲其請於天子而賜之

朱註我非無是七章之衣也而必請命者以不如天子

之命服之爲安且吉也　毛傳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　鄭箋武公初并晉國心不自安故以得命服爲安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賦也　鄭箋變七言六者謙也　毛傳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燠煖也　鄭箋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

朱註當時周室雖衰典刑猶在武公負弑君之罪人人得而討之故賂王請命而爲說如此然其倨傲無禮亦已甚矣釐王貪其寶器旣不能討又從而爵命之王綱於是乎不振而天理民彝或幾乎絶矣　嚴氏曰篡弑大惡也于法之所不容誅也武公請命於天子豈眞知有王哉特以人心不與非假王寵則不能定也此與唐藩鎭殺其主帥而代之以坐邀旌節者無以異無衣之詩不删者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他日三家分晉王又發其命武公請命三家實爲之王者代天爵人而竊以行之君子是以知周之不復振也　王氏曰有曲沃之命則有三大夫之命[illegible]以衛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虞惇按集註子天子也此說未安則稱子天子不稱子也稱天子爲子而直斥曰不如子之衣此何等語而錄之恐不可以爲訓今從舊說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末二句無韻今二章爲韻如二南之騶虞也

朱註比也　鄭箋道左道東也　蘇氏曰噬逝通　鄭箋曷何也

鄭箋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也喻武公兼其宗族不求賢者與之在位　虞惇曰彼賢者其肯過我乎若肯過我我中心好之則當思何以飲食之矣　孔疏敎武公求賢之法當盡禮極歡以待之　陳氏曰使武公誠有好賢之心唯恐無以

飲食賢者則賢者自來矣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比也　毛傳周曲也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虞惇按曷飲食之曷何也毛鄭云何但飲食之朱子云無自而得飲食之而嚴氏又解作曷不飲食之皆非詩本義也孔疏與陳氏說頗得何字之意更以鄭說申之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鄭箋喪棄亡也夫從征役棄亡不反則其妻居家而怨思　程氏曰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　虞惇按春秋傳獻公伐驪戎滅耿滅霍滅魏伐東山皋落氏滅夏陽滅虢滅虞敗狄于采桑所謂好攻戰也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野叶神與反

興也　朱註蘞草名　鄭箋予美謂其君子也　朱註葛生蒙楚蘞生蔓於野各有所依託也　蘇氏曰今予所美者亡矣將誰與哉亦獨處而已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興也　毛傳域塋域也息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賦也　朱註粲爛鮮美貌獨旦獨處至旦也

蘇氏曰物存而夫亡見以感而思之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夜音豫平去通韻

賦也　朱註夏日永冬夜永　毛傳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故極言之以盡情　鄭箋居墳墓也

朱註相見無期惟死而相從也　鄭箋婦人專壹義之至情之盡　蘇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賦也　鄭箋室猶冢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虞惇按角枕粲兮章毛鄭以為齊而行事亦太刻今從蘇氏

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巔力珍反平去通韻

朱註比也　毛傳首陽山名　朱註巔山頂也　毛傳苟誠也

毛傳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　孔疏喻小人言無徵也讒言之興由君多問細事於小人　鄭箋采苓采苓者非一人也采苓者皆云采於首陽之山首陽信有苓矣而采者未必然也然而人必信之事或有似而實非者　歐陽氏曰戒以聽人之言勿得聽信舍置之勿以為然　孔疏如此不受偽言則人之偽言者復何所

得其旣無所得自然讒止也　朱氏曰苟亦無信欲其察之詳也苟亦無然欲其聽之審也小人之爲讒譖或積小以成大或飾虛以爲實患人君不能徐察而審聽之苟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遁其情而被讒者亦可以免於禍矣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比也　毛傳苦苦菜也　朱註與猶許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比也

陸氏曰荼甘者苦苦者葑則有時而甘有時而苦也讒人無所不至或因人之所甘而譖之或因人之所苦而譖之或因人之所甘所苦而并譖之

采苓三章章八句

虞惇按毛鄭以人之爲言爲稱薦人使進用之言舍旃舍旃爲讒訴人使貶退之言非也人之爲言是泛說舍旃舍旃是教之舍置其言非言有所憎惡也下文再云人之爲言不復更云舍旃益可見矣集註及歐陽本義得之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讀詩質疑卷之十

孫男有穰校字

常熟嚴虞惇撰

秦

鄭譜曰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有伯翳者實皋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歷夏商興衰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孝王為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為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迆山在荊岐終南惇物之野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　蘇氏曰伯翳之後子孫當夏商之間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商之衰也中潏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雒生成及非子孝王邑非子於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命秦仲為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平王東遷秦仲之孫襄公興兵救周平王賜之岐豐之田列為諸侯後二十九世而并諸侯有天下　漢書地理志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

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轔駟驖之詩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吳札觀樂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孔疏季札聞歌秦曰此之謂夏聲杜預云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禮樂車馬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　李氏曰鄭風都曼齊風闊緩秦風廉勁亦由風聲氣俗使然　朱註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見於詩者大抵尚氣概先勇力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何哉蓋雍州土厚水深其民敦重質直不為驕靡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嗚呼後世欲為定都立國之計者尚當監乎此而凡有國者其於導民之路尤不可不謹其所之也　朱氏曰或問秦有風而吳楚無風何也曰吳楚僭王猾夏外之故無風　虞惇曰杞用夷禮黍服於楚滕薛役於宋故皆無風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賦也　孔傳鄰鄰眾車聲也白顛的顙也寺人內小臣

也　鄭箋欲見國君者先令寺人傳告之
朱註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
阪有漆隰有栗旣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興也　毛傳陂者曰阪下濕曰隰耋老也八十曰耋
鄭箋阪有漆隰有栗喻秦仲之君臣各得其宜也並坐
鼓瑟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　范氏曰今者不樂
恐失時也　呂氏曰旣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
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悲歌慷慨之氣也秦之強以
此而止於秦者亦以此
阪有桑隰有楊旣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興也　毛傳簧笙也

秦詩□秦始立國而寺人首見於國詩秦之用寺人皆
矣其後遂以寺人亡天下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鄭箋始命命爲諸侯也秦始附庸也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上上通用
賦也　毛傳驖驪阜大也　孔疏驪馬當八轡言六轡
者以驂馬內轡納之於觖故在手者唯六轡也馬孔大
而驂服御者以手執轡而已不假控制也　毛傳媚子
能以道媚於上下者冬獵曰狩　鄭箋媚子從公往狩
言襄公親賢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賦也　毛傳時是辰時也禮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
豕羣獸　朱註奉之者虞人驅以待射也碩肥大也拔
矢括也　董氏曰五御三曰逐禽左自左膘而射之達
於右腢爲上殺　孔疏戒御者從左而逐之公親射之
舍矢則獲言必中也
遊于北園四馬旣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賦也　朱註田事畢□公遊於　毛傳閑習也輶
輕也　鄭箋□□□□□□□　朱註鸞鈴也效鸞鳥之
聲鑣馬銜也　鄭箋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　孔疏乘
車鸞在衡和在軾　毛傳獫歇驕田犬也長喙曰獫短

喙曰歇驕　朱註以車載犬休其足力也韓愈畫記有
騎擁田犬者亦此類
朱氏曰一章言其往而狩二章言其狩而獲三章言其
獲而息也
駟驖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公之媚子朱註云媚子所親愛者也今從
毛　遊于北園鄭箋云公所以田則克獲者乃平居
遊於北園時習之也載獫歇驕云載始也謂達其
搏噬始成之也今從朱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強而征伐
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虞惇按史記秦仲爲西戎所殺莊公伐西戎破之及西戎弒幽王襄公討西戎以救周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　王氏曰後漢書西羌傳秦襄公攻戎救周及平王之末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豲邽冀之戎涇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戎伊洛有楊拒泉臯之戎潁首以西有蠻氏之戎　張氏曰車鄰駟驖小戎諸篇武事皆具蓋其地與戎錯而秦仲以來武事最勝故能使秦霸有天下而其後亦以强兵黷武不三世而亡失其嚴急之風與三代之溫柔敦厚者相大懸矣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續叶徐邈辭叶及收叶一韻驅韻叶丑去入一韻玉屋曲一韻不必强叶集註又何通用□韻非是

賦也　毛傳小戎兵車也俴淺收軫也　孔疏軫者車前後兩端之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也淺收者對大車平地任載之軫爲淺也兵車當輿之內從前軫至後軫惟深四尺四寸大車前軫至後軫深八尺兵車比之爲淺也　毛傳五五束也楘歷錄也梁輈輈上句衡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錄　孔疏輈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句之衡橫於輈下而輈形穹隆如屋之梁又以皮革五道束之每束皆有文章歷錄然也　毛傳游環靷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慎駕具所以止入也　朱註以皮爲環當服馬之背上游移無定處引驂馬之外轡貫之驂馬欲出此環牽之所以禦出也脅驅亦皮爲之前繫於衡後繫於軫當服馬之脅驂馬欲入此皮約之所以止入也　毛傳陰揜軌也　孔疏軌在軾前而以板橫側揜之所以陰映此軌也　孔疏靷所以引也　孔疏車輪長六尺六寸止容一服驂馬頸不當衡別以皮爲二靷繫於陰板之上令驂馬引之左傳兩靷將絕是也　孔疏鋈沃也　毛傳續續靷也　朱註於板之上有續靷之處消白金沃其環以爲飾也

孔疏茵者車上之褥文茵用虎皮爲之有文采也

毛傳暢轂長轂也　孔疏轂所以貫輻者大車之轂長尺有半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比大車爲長也　毛傳騏騏文也左足白曰馵　朱註君子婦人目其夫也

孔疏板屋西戎之俗以板爲屋也　鄭箋心曲心之委曲也

朱註西戎者秦之臣子不共戴天之仇也襄公上承王命往而征之故從役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與師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矣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阜手一

詩劉台拱邑乎入韻　讀斯之一韻此字不入韻不必叶
詩多不用韻之句最者爲之可也
賦也　鄭箋赤馬黑鬣曰騮　毛傳黃馬黑喙曰騧
鄭箋中中服也驂兩騑也　朱註盾干也　孔疏畫龍
於盾合而載之以蔽車也　朱註觼環之有舌者　毛
傳軜驂內轡也　朱註置觼於軾前以繫軜故謂之觼
軜亦銷氏白金以爲飾也邑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
何時爲還期乎何爲使我念之極也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
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錞釋文音
對案此句是平上通一韻膺弓縢興一韻末二句韻未詳

賦也　孔疏俴駟四馬皆用淺薄之金爲甲欲其輕而
易旋習也　鄭箋羣和調也　毛傳厹三隅矛也　孔
疏矛鐓底曰鐏平底曰錞鋈錞以白金爲其錞也
鄭箋蒙尨也　孔疏伐中干也干大者曰櫓中者曰伐
朱註苑文貌畫雜鳥之羽於伐苑然有文也　毛傳
韔弓室也　孔疏虎韔虎皮爲之　補傳曰膺胷也謂
弓室之胷以金鏤飾之也　孔疏交韔二弓於韔中
謂顛倒安置之二弓備折壞也　朱註閉弓檠也儀禮
作䩛　毛傳緄繩縢約也　孔疏以竹爲閉置於弓隈
以繩約之而後納於韔　朱註檠弓體使正也厭厭安
也秩秩有序也　鄭箋閔其君子寢興之勞又思其性

與德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廣傳按此詩車中弓矛之制孔疏最詳集註增損
字句尤較明顯今參用之虎韔鏤膺從逸齋補傳
以上下文皆言弓不應鏤膺二字獨言馬嚴氏詩
緝亦主此義也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
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呂氏曰比也　毛傳蒹薕葭蘆也蒼蒼盛也逆流而上
曰遡洄順流而涉曰遡游

毛傳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成喻國家待禮然後興
歐陽氏曰蒹葭必待霜然後堅實秦必用周禮以變
其夷狄之俗　程氏曰順而求之則易且近逆而求之
則艱且遠　呂氏曰此詩全篇皆比也所謂伊人猶曰
所謂之理也蓋指周禮也襄公所以未能用周禮者畏
其難耳若孝公云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也
故詩人諷之以禮其易且近特人求之非其道耳　嚴
氏曰周弱而餘秦強而顯禮之存亡異也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
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比也　程氏曰淒淒青蒼之間也　毛傳晞乾也　陸

氏曰水草交為湄　鄭箋躋升也言難至也　毛傳坻
小渚也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
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右音以
比也　朱註采采盛而可采也　毛傳涘厓也右出其
右也
蘇氏曰蒹葭之方盛也蒼然其強勁而不適於用至白
露凝戾為霜然後堅成可施用於人秦起西垂與戎狄
雜居本以強兵富國為先襄公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
義終成之豈不蒼然盛哉然君子以為未成也故其後
世沉於功利而不知義至商君為之以法卒勝天下既勝

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
蒹葭三章章八句
麟祥按毛傳於此詩簡而未達鄭箋以蒹葭蒼蒼
喻衆民不服所謂伊人為知周禮之賢人不若蘇
詩記之意味深長也故今從之朱子不主小序太
約以為懷人之詩若在鄭衛篇中恐亦不免於淫
女望其所思而不來之說矣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
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子貢傳襄公克戎始取周地秦人矜之賦終南　歐
陽氏曰按史記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
地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十六年伐
戎戎敗走遂收周餘民而有之地至岐蓋自戎侵奪
岐豐周遂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終襄公
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兵至岐至文公始逐戎而取
岐豐之地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
也哉　叶古案之以後並同梅裘哉韻本通不必叶
興也　毛傳終南周之名山也條稻梅柟也　鄭箋至
止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諸侯狐裘錦衣以裼之渥厚
漬也渥丹言赤而澤也
鄭箋名山高大宜有茂木喻人君有盛德乃宜有顯服

蘇氏曰終南則有草木以自衣被而成其深君子則
有章服以自嚴飾而成其尊　范氏曰有其服有其容
必德足以稱之其君也哉戒之之辭也　孔疏君當務
崇明德無使不宜言其宜以戒不宜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
不忘
興也　毛傳紀山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黑與青謂之
黻五色備謂之繡　朱註不忘者欲其君此位服此服
長久而安寧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春秋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貽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孔疏殺人以葬璇環其左右曰殉秦本紀穆公卒葬於雍從死者百七十人然則死者多矣獨哀三良者傷善人也　朱註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於戎狄之俗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爲常雖穆公之賢而不免論者從閔三良之不幸而嘆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

不忌則莫知其爲非也嗚呼俗之敝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哉

蘇氏曰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從其言而不改其亦異於魏顆矣故黃鳥之詩交譏之也　朱氏曰三人者不食其言以死從君而詩人不以爲美者死不爲義不足美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棘息特與穴慄各韻韻不必叶

興也　李氏曰交交飛而往來之貌　孔疏止於棘得其所也　毛傳子車氏奄息名　朱註特傑出之稱穴壙也惴惴懼貌　毛傳慄懼殲盡良善也

蘇氏曰臣之託君猶黃鳥之止木交交而和鳴今三子不得其死曾鳥之不若也　孔疏秦人哀傷三子之死臨視其穴惴然悼慄乃怨之於天　鄭箋若可以他人贖之者人皆願百其身謂一身百死猶爲之惜善人之甚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　鄭箋防猶當也一人當百夫也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

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　毛傳禦當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虞惇按交交黃鳥止於棘止棘爲得所之義鄭云黃鳥止於棘以求安已也此棘若不安則移是衍說也臨其穴惴惴其慄其穴乃三良之穴國人哀之故臨穴而惴慄非三良畏死惴慄也朱云康公從父亂命迫而納之於壙觀臨穴惴慄之言可見是曲說也皆不從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申公說秦君遇賢始勤終怠賢人譏之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
實多　風方錯反

虞惇曰比也　毛傳鴥疾飛貌晨風鸇也鬱積也　鄭
箋君子賢人也　程氏曰欽欽憂而不忘之意　虞惇
曰我我賢者也

程氏曰林木茂盛則飛鳥集朝廷有道則賢人歸以晨
風喻賢者取其去來之疾也人君好賢則貢士禮貌衰則
浩然去之　呂氏曰憂心欽欽康公初立想望賢者如
是之切也忘我實多責其不能終也

山有苞櫟隰有六駁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

實多　占頭覺反　駁同駮不必叶

比也　陸氏曰櫟柞櫟也駁梓榆也皮青白如駁
鄭箋山之櫟隰之駁皆其所宜有也賢者亦國家所宜
有矣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
實多

比也　毛傳棣唐棣也檖赤羅也
呂氏曰秦之寖忍於晨風猶與見之

晨風三章章六句

虞惇按朱註此婦人以夫不在而言與扊扅之歌
同意蓋秦俗也今從序毛鄭說序忘穆公之業遂

以詩上四句爲穆公好賢下二句爲康公
意殊迂曲今但主康公爲說從呂氏讀詩記也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
同欲焉

孔疏按春秋文公七年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年秦
伯伐晉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
人滅庸見於經傳者如是是其好攻戰也　朱氏曰
襄公以王命征伐之故報君父之讐故征役不休而詩
人美之康公令狐河曲之戰修私怨逞小忿故好攻
戰亟用兵而詩人刺之詩可以觀於此見矣　虞惇
按此詩刺用兵而云王于興師者秦之先公嘗奉王
命以討西戎詩人稱其先君之事以刺之見今之不
然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衣師
他刀反句韻下章同

賦也　毛傳興也袍襺也　嚴氏曰于曰也　毛傳戈長六尺
矛長二丈　鄭箋怨耦曰仇

蘇氏曰古者君與民同其甘苦非謂其無衣也然有是
袍也願與之同之故王之興師也亦修其戈矛願與之
同仇矣傷今無恩於民而用其死也秦本周地故其民
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　毛傳上與百姓同欲則
百姓樂致其死　孔疏上卒衆矣君不能皆與之同袍

也仁人在上恤民饑寒知其有無救其困乏皆如此同
袍矣　虞惇曰此設爲平居相謂之辭以諷其上也
朱氏曰與子同袍感愛相結於無事之時也與子同仇
患難相恤於有事之日也先王之世居而爲比閭族黨
之民出而爲伍兩軍師之衆其所以使之相保相愛相
扶持者非一日之積矣故其民尊君親上而樂爲之致
死也然曰王于興師則非從其君之私誠欲其君奉王
命以討賊復讎爲事耳　謝氏曰驪山之禍中國之大
恥周宗爲世不共之仇也讀文侯之命平王君臣已無
復仇之志矣無衣　詩獨稱王于興師懍然有奉天討
申大義之意此十二國風之所僅見者乃知岐豐之地
被文王之化最深雖世已屢降而忠君親上之澤猶未
衰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興也　鄭箋澤褻衣近汙垢者也　孔疏戟車戟常也
長丈六尺　毛傳作起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興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虞惇按此詩唯毛傳爲得鄭箋誤矣集註以秦人
强悍好鬬其平居相謂如此殊未得上下相一體
之意今畧用蘇氏但蘇氏云於王之興師也民皆
自修其戈矛而與之同仇則是與子同袍之子指
民言與子同仇之子指君言兩子字各爲義恐未
安今用其句而以鄙意稍更之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
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
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
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虞惇按詩是作於送之之時非即位後作也末二句
後人附益之文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韻句韻亦平上通韻

賦也　毛傳母之昆弟曰舅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
者蓋東行送之咸陽之地　朱註路車諸侯之車乘黃
四馬皆黃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平上通韻
賦也　毛傳瓊瑰石而次玉
張氏曰康公送舅而念母是固良心也卒不能自克於
令狐之役怨欲害乎良心也使康公能循是心養其端
而充之則怨欲可消矣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　毛傳夏大也　朱註渠渠深廣貌　毛傳承繼
也權輿始也　陳氏曰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故以
始爲權輿
朱註始有夏屋以待賢者其後禮意寖衰供億寖薄故
嘆其不能繼始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簋古
音九後同
賦也　孔疏簋瓦器容斗二升方曰簠圓曰簋簠盛稻粱
器也簋黍稷器也　朱註四簋禮食之盛也
朱訂楚元王敬禮申公白公穆生穆生不嗜酒元王
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
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
於市遂稱疾申公白公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
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
三人者爲道之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
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亦此詩之意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虞惇按夏屋渠渠鄭云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
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意勤勤然攷正
義王肅云夏屋大屋也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
夏屋渠渠楚辭大招云夏屋廣大沙堂秀只是夏
屋大屋也集註亦以爲大屋今仍之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讀詩質疑卷之十一

孫男有禧校字

讀詩質疑卷第十二

常熟嚴虞惇學

陳

鄭譜曰陳者大皡虙戲氏之墟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都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豬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　漢書地理志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

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吳札聞陳之歌曰國亡主其能久乎　漢書匡衡曰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大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　朱氏曰或問陳也杞也宋也皆先代子孫也何以陳有風而杞宋無風曰宋之詩則有商頌矣杞當春秋時用夷禮春秋貶之夫子亦曰杞不足徵也故無風　嚴氏曰陳詩十而六爲淫靈公之時世變已極詩訖於此下於秦夷之也　虞惇按春秋周定王之九年楚莊入陳書自是而中國無霸矣故變風終陳靈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遊蕩無度焉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賦也　鄭箋子斥幽公也　毛傳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　鄭箋無望無威儀可瞻望也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夏古音户後同不發叶

賦也　毛傳坎擊鼓聲值持也鷺鳥之羽可以爲翳鄭箋翳舞者所持以指麾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上去通韻

賦也　孔疏缶瓦器可以節樂　毛傳翿翳也

宛丘二章章四句

虞惇按漢書地理志引宛丘東門之枌二詩以爲陳俗巫鬼之証則此二詩當爲淫祀鼓舞之詩而序不言他亦無可考故今但以序爲正子之湯兮毛傳子大夫也鄭箋子斥幽公也序明言刺幽公當從鄭詩序辨陳國小無事實幽公但以悲諡故得遊蕩無度之詩朱子嵩攻小序於凡序之刺其人論某事者皆詆而斥之故其說云爾詳見邶風柏舟篇之下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

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賦也　毛傳枌白楡也栩杼也東門宛丘國之交會男女之所聚也子仲陳大夫氏　鄭箋之子男子也　毛傳婆娑舞貌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差古音磋差麻婆韻原字不入韻

賦也　毛傳穀善也　鄭箋差擇也　毛傳原大夫氏也

孔疏陳國男女棄其事業候良辰美景而歌舞淫佚見朝日善明曰可以相擇而行樂矣南方之原氏有美女可從之也彼原氏之女亦卽不復績麻與男子聚會婆娑於市焉　范氏曰先王惡夫飽食而逸居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所以愛日也今也民於善日乃相就而荒樂焉　蘇氏曰原與子仲陳大夫之者也今而循然則民可知矣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賦也　毛傳逝往也　鄭箋越於鬷總也　毛傳邁行也荍芘芣也椒芬芳之物也

鄭箋朝日善明曰往矣於是男女總集合行交會而相說曰我視女之顏色美如荍之華然女乃遺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嚴[illegible]按此詩毛鄭之說俱得歐陽氏駁毛鄭以子仲之子[illegible]爲男女南方之[illegible]野其[illegible]大夫[illegible]子仲之故集註云子仲之子子仲氏之[illegible]南方之原[illegible]作原氏之[illegible]上文皆無所承故不得不以子仲[illegible]皆言女而未嘗覩[illegible]而荍貽我握椒[illegible]男女相悅則於上下文之脈絡未見其爲妥帖也又首章婆娑其下次章市也[illegible]婆娑[illegible]亦煩贅又首章言東門之枌次章[illegible]南方之原既往來門復往南方之原於理不順又上言南方之原下復言市也婆娑原是郊原市乃市井一在國門之外一在國門之內既期會於南方之原又婆娑於國中之市揆之情事俱未爲合按春秋莊公二十七年季友如陳葬原仲是陳有大夫原氏非臆說也子仲旣爲氏安知原之不爲氏首章之婆娑子仲之男也次章之婆娑原氏之女也末章越以鬷邁乃專其男女之相說贈物以結好則三章之文意俱與窺遠而無錯亂複疊之病矣集註又云此男女會聚而賦其事以相樂亦未然玩子仲之子明是他人之言不績其麻直是刺其廢事本非男女賦詩相樂而自

言不績其麻者毛傳鄭箋之說没久矣晉爲疏通
證明以竊附於後從之之意非敢故爲異同
也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虞惇曰比也　毛傳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樂飢樂道而忘飢也

歐陽氏曰喻陳國雖小苟有志於立事則亦可以爲政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比也　鄭箋姜齊姓

歐陽氏曰上言小國皆可爲此又言何必大國然後可爲皆所以誘之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比也　鄭箋子宋姓

蘇氏曰食魚必魴鯉取妻必姜子則終身有不獲者矣故安其所有而爲之及其至也雖天下之美無加焉不然雖有天下之至美而常挾不足之心以待之則終亦不爲而已矣

衡門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此詩之解惟歐陽本義與序誘掖之旨相合意理殊妙鄭箋王任用賢臣失之偏矣朱註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辭其辭則然而非辭之所以然也可以樂飢鄭箋作療飢說文云療治也唐石經亦依鄭作療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池古音沱後並

興也　毛傳池城池也漚柔也　鄭箋晤猶對也君子宜與對歌相切化也

鄭箋於池中柔麻使可緝績作衣服喻賢女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　蘇氏曰陳公荒淫無度不可告語故詩人思得淑女以化之於內若婦人之於君子日夜處而無間焉可以漸革其暴如池之漚麻漸漬而不自知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興也　朱註紵麻屬　毛傳論難曰語直言曰言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興也　孔疏菅已漚名爲菅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集註此男女會遇之辭詩中可與晤歌可與晤言絕無淫邪褻狎之意不得目爲淫詩朱子說未敢從也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虞惇按坊記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興也　朱註楊柳之揚起者也　毛傳牂牂盛貌　鄭箋楊葉牂牂三月中喻時晚也　朱註明星啓明也煌煌大明貌

鄭箋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　孔疏刺當時之淫亂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晳晳　晳从析从日音制

興也　毛傳肺肺猶牂牂也晳晳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虞惇按昏姻失時毛以爲失秋冬之時鄭以爲失仲春之時今據周禮媒氏仲春會男女則從鄭爲是但此詩之旨與鄭之丰同皆刺親迎而女不至以見當時之淫亂不重昏姻失時也故略之詳見邶風匏有苦葉章之下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

虞惇按陳佗文公子桓公鮑之弟桓公疾病佗殺其太子免而代之明年蔡人殺陳佗詩蓋刺佗之不良而咎桓公之不能去佗也序云無良師傅者失之

逸齋曰佗已自立爲君矣序詩者直言陳佗不稱君蓋得春秋書蔡人殺陳佗之旨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興也　毛傳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　蘇氏曰夫陳佗也　鄭箋已猶去也誰昔昔也

毛傳墓門幽閒希行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　虞惇曰喻佗之不良而公當早去之也　蘇氏曰國人皆知佗之不良矣知而不之去昔者誰爲此乎蓋歸咎桓公也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訊文或又作誶徐邈息悴反楚辭章句引詩誶予不顧蓋古人二字通用也顧予叶去通韻

興也　毛傳鴞惡聲鳥也萃集訊告也

蘇氏曰墓門有梅而鴞則集之梅雖善將得全乎桓公之沒也雖有太子免以爲後而佗在焉求太子之無危不可得矣　朱氏曰告之而不予顧至顛沛而後思予則豈有所及哉亦追咎之詞也

墓門二章章六句

虞惇按毛鄭泥序無良師傅之語遂以夫也不良爲師傅之不良全旨俱失今從蘇氏詩序辨云陳佗亂賊被討故序以無良之詩與之序之作大率

類此此說非是詳見邶風栢舟篇之下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興也　毛傳防邑也邛丘也　鄭箋旨美也　陸氏曰苕苕饒也　毛傳侜張誑也　[illegible]氏曰予美心所賢者也　陸氏曰忉忉憂也

歐陽氏曰讒言惑人非一[illegible]一日[illegible]積累而成如鵲巢之漸有積成又如苕之[illegible]引[illegible]而及彼也

[illegible]氏曰[illegible]人者必迂曲以致其惡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興也　毛傳中中庭也唐堂塗也甓瓴甋也鷊綬草也

程氏曰惕惕懼也

歐陽氏曰中堂有甓非一甓也亦以積累而成綬草雜衆色成文猶多言交織而成惑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虞惇按朱註此男女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辭蓋朱子於懼讒之詩則皆以爲淫風矣予貢傳申公說洩冶被讒內子憂之而作亦未有明據鵲巢旨苕毛鄭取興之義殊未安今從歐陽氏[illegible]不指宣公而云心所賢者程氏之說也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興也　毛傳皎月光也　朱註佼人美人也　毛傳僚好貌　朱註窈幽遠也糾愁結也　孔疏悄默憂也

虞惇曰皎月光潔也皓月光白也神女賦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　朱註安得見之以舒窈糾之情乎是以爲之勞心而悄然也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興也　孔疏懰好貌　朱註懮受憂思也　王氏曰慅不安而騷動也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慘五經文字作懆上去[illegible]

興也　蘇氏曰燎明也　朱註夭紹糾緊之意　王氏

曰慘不舒而愈恐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毛傳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今從朱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虞惇按春秋傳夏姬鄭穆公之女嫁於陳大夫夏御叔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洩冶諫不聽而殺之後卒爲其子徵舒所弑明年楚莊王入陳殺徵舒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賦也　毛傳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　鄭箋徵舒字子南

朱註淫乎夏姬不可言也以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
也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賦也　朱註說舍也　鄭箋或說舍焉或朝食焉互之
也
呂氏曰國人問靈公胡為乎株林而從夏南乎詩人則
為之隱曰公非適株林從夏南乃他有所適耳然而駕
我乘馬則舍於株郊乘我乘駒則食於株矣雖欲為之
隱不可得也　朱氏曰陳之亂至靈有炎而極於是有
狄人衛之禍申之亂至株林而極於是有楚入陳之禍
此之詩次哉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
傷焉
王氏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應也澤陂株林之應也
許氏曰月出男子思婦人也澤陂婦人思男子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
滂沱　陂古音波
興也　毛傳陂澤障也蒲水草荷芙蕖也自目曰涕自
鼻曰泗
蘇氏曰思而不得見故憂傷涕泗也　嚴氏曰寤而覺
寐而寢更無他事但憂傷涕泣而已鄙之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蕳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為中心
悁悁
興也　毛傳蕳蘭也　朱註卷鬢髮之美也　毛傳悁
悁猶悒悒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輾轉
伏枕
興也　毛傳菡萏荷華也儼矜莊貌　朱註輾轉伏枕
臥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呂氏曰變風始於邶柏舟終於澤陂凡一百二十八篇而
男女夫婦之詩四十有九抑何多耶曰有天地然後有
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

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
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
也正風之所以為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
以為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
俗之汙隆民之死生胥於是乎在錄之煩悉篇之重複
亦何疑哉　蘇氏曰詩止於陳靈何也古之說者曰王
澤竭而詩不作是不然予以為陳靈之後天下未嘗無
詩而仲尼有所不取也蓋亦嘗原詩之所為作者乎詩
者發於思慮之不能自已而無與于王澤之存亡也世
之盛也其人親被王澤之純其心和樂而不流於是焉
發而為詩則其詩無有不善今之正詩是也及其衰也

有所憂愁憤怒不得其平淫泆放蕩不合於禮者亦有猶知復反於正故其為詩也亂而不蕩則今之變詩是也及其大亡也詩人[illegible]放恣[illegible]而忘反則其詩遠義而無所歸嚮由是觀之天下[illegible]由詩而尼有所不敢也故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先王之澤[illegible]有[illegible]民之邪心未盡則猶有取焉以為變詩及其邪心大行禮義消亡其詩淫而無度不復可取故詩止於陳靈而非天下之無詩也有詩而不可以訓焉耳

澤陂三章章六句

虔按彼蒲菱荷以喻男之情性荷以喻女之容體

又按蕑為蘭蓮以喻女之言信又云以陂中二物興者喻淫風由同姓生皆曲說也毛以傷如之何為傷無禮亦非是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讀詩質疑卷之十二

孫男有[illegible]校字

讀詩質疑卷第十三

常熟　嚴虞惇　學

檜

鄭譜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其國北鄰於虢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檜之變風始作　蘇氏曰周衰檜為鄭桓公所滅其世次微不傳故其作詩之時世不可得而知也　顧氏曰滕許之無詩微也鄶檜皆為鄭滅而檜獨無詩陳蔡許列於[illegible]秋之會盟而蔡獨無詩有司失其傳爾

虞惇曰檜滅於西周之終天下無王也曹滅於春秋之終天下無霸也亂極則思治故終之以曹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賦也　蘇氏曰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錦衣狐裘其朝天子之服也檜君以朝服燕而以朝天子之服朝　許氏曰服其服尸其位而已　毛傳國無政令使我心勞　范氏曰所事惟在衣服之間則其怠於政治可知矣此賢人所以去也夫臣之事君言不用而去之不得已也其心豈舍君哉故憂之而傷悼也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賦也　毛傳堂公堂也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賦也　孔疏如膏光澤也

嚴氏曰凡人憂勞疾懼則不暇於外飾禹惡衣文王卑服衛文大布之衣是也檜君絜其衣服逍遙暇豫而一無所爲是偷安歲月坐而待亡也能無中心之悼哉

羔裘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上但言狐裘不言色玉藻狐裘黃衣以裼之又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曰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是狐裘非一色也於禮狐白

裘最貴故爲朝天子之服鄭箋云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檜君以朝服燕祭服朝今云錦衣狐裘朝天子之服者從蘇氏說也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鄭箋喪禮子爲父父卒爲母皆三年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

賦也　毛傳庶幸也素冠練冠也棘急也　朱註喪事欲其總總爾哀遽之狀也　毛傳欒欒瘠貌慱慱憂勞也　鄭箋憂不得見是人也

孔疏禮三年之喪至朞而練至祥乃除練後常服此冠故爲練冠也　張氏曰不能三年至期而除則未始用練冠　鄭箋時人皆解緩無三年之恩於其父母而廢其喪禮故覬幸一見素冠急於哀戚之人形貌欒欒然瘦瘠也　輔氏曰庶見素冠而繼之以棘人欒欒言服與情之相稱也不然服於外而忘於內則亦何以爲哉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賦也　毛傳素冠故素衣　朱註同歸者愛慕之辭也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賦也　朱註韠蔽膝也以韋爲之冕服謂之韍其餘曰韠韠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韠矣蘊結思之不解也

錢氏曰如一守而不變也

毛傳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衎衎而樂

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素冠三章章三句

虞惇按毛以素冠爲練冠鄭以素冠爲大祥之冠王肅孫毓皆以變說爲長而朱子從之惟東萊讀詩記則從毛今按宰我謂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公孫丑曰爲期之喪猶愈於已乎大抵不能三年者

皆服一歲服唯其不能三年足以哀傷不見既練
之冠若除喪之縞冠雖使短喪其除喪亦必服之
不必再見之也若云喪禮始終無憾遂以三章兼
釋為殯期二章之素衣於禮亦無文禮朝服緇衣
素裳無素衣既衣可從裳則釋亦可從裳不必援
喪服小記為釋也故今仍從毛二章與子同歸毛
以為歸己之家鄭以為歸彼之家觀其居處說皆
太拘今不取

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
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毛傳興也萇楚銚弋也猗儺柔順也夭少也　嚴氏曰
沃沃生意盛也
呂氏曰萇楚枝條柔弱至於長而牽蔓蓋如人之多欲
者矣反思始茁其可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然可愛此
所謂赤子之心也此檜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
曰無知無家無室者蓋疾其君之多慾故其辭過而激
蘇氏曰君子幸其少而柔和不樂其有知而恣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興也　毛傳家室家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興也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虞侍按樂子之無知鄭云知匹也非是陸璣草木
疏云萇楚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於草上而鄭云
始生正直及其長大不妄尋蔓草木亦非也朱註
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歎不如草木之無知蓋本
申培說也又云子指萇楚也萇楚可言無知不得
言無家有狐之之子指亦即指我無衣裳萇
楚無家室說皆未可通今取呂氏說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賦而興也　毛傳發發飄風也偈偈疾驅也　朱註周道

適周之道也　毛傳怛傷也
蘇氏曰匪風也而發發然匪車也而偈偈然言惡政之
及民也　嚴氏曰反顧昔日周道之盛心自傷怛傷今
而思古也　漢書王吉傳詩云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說
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偈偈者蓋傷
之也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平上去通韻
興也　毛傳迴風曰飄嘌嘌無節度也弔傷也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興也　毛傳溉滌也鬵釜屬　嚴氏曰檜在周之東
朱註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為之溉其釜鬵誰將西歸

乎有則我願懷之以好音　呂氏曰言有能與周道者則已將歸之也　程氏曰魚人所欲善政人所思　毛傳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　呂氏曰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於曹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強不凌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微發之類其息之國侵伐之暴惟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睠懷宗周爲獨切也我國時有謂韓工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益信

匪風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匪風發兮匪車偈兮毛公與漢書王吉傳正相合朱註過於簡捷遂失取興之義今參用毛

氏毛公亨魚之說亦非詩本義而意旨殊妙故附錄之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讀詩質疑卷之十三

孫男有韓校字

讀詩質疑卷第十四

常熟嚴虞惇學

曹

鄭譜曰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

人將無所依焉

嚴氏曰奢則國必亡故刺奢者而言衣裳楚楚者衆一篇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毛傳興也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楚楚鮮明貌　鄭箋曰昭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徒整飾其衣裳不知死亡之無日如蜉蝣然　朱註此喻人之玩細娛而忘遠慮者也　呂氏曰賢者憂其君之將亡曰國無所依其於我歸處乎　嚴氏曰見當時在位無一可倚仗者雖憯然以亡國爲憂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服蒲北反

興也　朱註采采華飾也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興也　孔疏掘閱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　鄭箋麻衣深衣也諸侯朝朝服夕則深衣　毛傳如雪鮮絜也

鄭箋說舍息也

呂氏曰曹君方修絜衣服志氣揚揚而賢者已憫之如亡國喪家之人可哀也哉

蜉蝣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詩以蜉蝣之羽興衣裳之楚楚而朱註則全篇皆指蜉蝣似於於我歸處未可通也毛傳蜉蝣猶有羽翼以自修飾則似反以昭公不能修飾衣服爲不如蜉蝣失詩意矣今從箋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焉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賦也　毛傳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何揭也祋殳也　朱註之子指小人也　毛傳芾韠也一命縕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

孔疏賢者之官不過候人是遠君子也服赤芾者三百人是近小人也諸侯之制大夫五人今三百赤芾愛小人過度也　春秋傳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興也　毛傳鵜洿澤水鳥也　蘇氏曰梁魚梁　嚴氏曰鵜之在梁猶小人在高位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嚴氏詩本音咮古音屋媾古音故

興也　毛傳咮喙也媾厚也　蘇氏曰不稱其寵厚也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薈蔚婉孌句中自爲韻

比也　毛傳薈蔚雲興貌隮升也婉少貌孌好貌

蘇氏曰小人用事相援並進於朝如山之升雲薈蔚而上君子守道困窮於下如幼弱之女雖有飢寒之患而婉孌自保不妄從人季女者無求於人而人之所當求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

虞惇按彼候人兮二句正言曹君之用小人而朱子以爲興非也維鵜在梁毛傳誤不遂其媾季女斯飢鄭箋誤今俱正之　又按唐大學博士施士丐說詩云梁人取魚梁也鵜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鵜在人梁上也此說見朱子韓昌黎集註附載之

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虞惇按詩意言君子用心之壹而序云刺不壹者刺

曹之無此君子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興也　毛傳鳲鳩秸鞠也　孔疏如結心不放也

毛傳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也

君子執義一則用心固　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見於威儀動作之間者有常度矣豈故爲是拘拘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由其威儀一於外而其心之如結於內者從可知也　說苑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興也　毛傳在梅飛在梅也　鄭箋帶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　毛傳弁皮弁也騏騏文也　朱註言有常度不差忒也

孔疏鳲鳩在桑而子與木者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

蘇氏曰帶伊絲矣而弁不騏則爲充於下而不充於上上下有一不充則不一矣君子之行無不充足故周旋反復觀之如一夫無一不然者一之至也德未充而求其一不可得也既充矣而求其有一不然亦不可得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興也　朱註忒差也　朱氏曰由其身之修故化有以行於國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興也　鄭箋能長人則人欲其壽考　朱氏曰由其國之治故禱有以裕於身

蘇氏曰鳲鳩在桑而已其子則不可常也以其愛之宜其無所不從然而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榛則失其在棘是以君子惟從之而猶不及者此得一之要也

鳲鳩四章章六句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其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嚴氏曰鄭之褰裳思大國之見正齊桓未霸也曹共之時晉文霸矣襄王命之爲侯伯而下泉猶思明王賢霸何耶文之於曹執其君分其田以私憾而欲甘心焉後乃僅以貨免文寧能帖曹乎下泉嘆未已矣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賦句韻

虞傳曰比也　毛傳冽寒也下泉泉下流也　朱註苞叢生也　毛傳稂童粱也　許氏曰愾太息也　孔疏周京周之京師也

朱註寒泉下浸苞稂見傷喩王室陵遲小國困弊也
孔疏念周京者思古明王也有明王則無此困矣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

比也　毛傳蕭蒿也　朱註京周猶周京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比也　朱註蓍筮草也　孔疏京大師衆也公羊傳天子之居必以大衆言之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興也　毛傳芃芃美貌　孔疏有王有從王之事也
毛傳郇伯郇侯也　鄭箋文王之後爲州伯治諸侯有功　孔疏勞者以恩德勞來之傷今之不然也　毛傳

諸侯有事二伯述職
錢氏曰明王在上四國共稟一尊又有方伯以時巡省之陰雨之膏非下泉之冽也黍苗之芃非苞稂之浸也此周京之所以盛也　孔叢子孔子曰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　程氏易傳曰剝上九諸陽消剝已盡獨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其亂可知亂極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　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人道絕矣聖人於變風之極係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呂氏曰匪風下泉雖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遷之前此一時也下泉作於齊桓之後此又一時也　王氏曰檜亡東遷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夫子删詩繫曹檜於國風之後檜之卒章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曹之卒章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處戶按苞稂之稂鄭改爲涼正義云草木見有名涼者未知鄭何據也四國有王朱云四國既有王矣語意殊略今從舊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讀詩質疑卷之十四

孫男有穗校字

讀詩質疑卷第十五

常熟　嚴虞惇　學

豳

鄭譜曰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太王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歸之公劉之出太王之入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思公劉太王居豳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己志後成王迎而反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於公劉太王之所爲太師大述其志主意於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爲豳國變風焉　朱詩傳夏之衰棄稷弗務棄子不窋失其官守自竄於戎狄之閒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周之王業自此興十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爲天子武王崩成王幼不能踐阼周公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以戒成王謂之豳風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爲周公而作之詩附焉　春秋傳吳季札觀周樂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　漢書地理志昔后稷封斄公劉處豳太王徙郱文王作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　文中子程元問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文中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能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　孔疏此述論豳公爲諸侯之政不美王業之本不得入周召之正風又非美刺成王不得入成王之正雅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進退既無所繫因其上陳豳公故爲豳之變風鴟鴞以下不陳豳事亦繫豳者七月是周公之事既爲豳風鴟鴞以下亦周公之事尊周公使專一國故并爲豳風也　蘇氏曰七月之詩言后稷公劉勤勞以致王業之艱難文武受命功未及究而沒成王幼沖恐其不能承以墜先公之功是以周公當國而終成之故七月者道周公之所以當國而不辭也周公之所以當國而不辭者重王業之艱難也然是詩言豳公而已不及於周公故謂之豳而以周公之詩附之夫豳

公之詩一國之風也周公之詩一人之事也以其
非天下之政是故得爲風而不得爲雅也　范氏曰
豳居風雅之間何也風之所爲終而雅之所爲始也
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霸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豳
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
公也　朱氏曰豳不先二南尊文王也不繼二南豳
先岐後也不與王風相爲興衰非其類也文王致治
周公反正十五國風以是始終之尊周公與文王等
矣　劉氏曰公劉之詩言政事也七月之詩言風俗
也故一爲雅一爲風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

致王業之艱難也

朱註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
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　眞氏曰周
家以農事開國成王幼沖周公作詩使瞽矇歌之蓋
幾王知小民之依不敢康寧蓋與無逸同一意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
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
田畯至喜　火古音燬後並同少衣平上通一韻發烈褐歲
去入通一韻耜趾子畝喜一韻此章凡三韻

賦也　朱註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七月也　蘇氏曰此
詩凡言月者夏正也言日者周正也　毛傳流下也火
大火心星也　朱氏曰火星中而寒暑退以六月之昏
加於正南午位當東西之中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
矣　毛傳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以授冬衣矣一之日
者十之餘也　孔疏一之日斗建子周正月也二之日
斗建丑殷正月也　朱註發月言日是月之日也　毛
傳觱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　鄭箋褐毛布卒終也
孔疏三之日斗建寅夏正月也于於也耜田器也月令
季冬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孟春天子躬耕帝
藉豳土晚寒溫亦晚三之日於是始修耒耜也四之日
斗建卯夏二月也　毛傳舉趾舉足而耕也饁饋也
朱註少壯在田其老者率婦子往饋也　毛傳田畯田

大夫也　歐陽氏曰喜者喜其勤農樂業也

孔疏周公陳先公在豳教民周備使衣食充足寒暑及
時民奉上教知其早晚各自勸勉以勤事業之意　鄭
箋此章陳人以衣食爲急餘章廣而成之　范氏曰民
生本乎衣食天下之務莫實於此矣禮義之所以起孝
悌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同也故勤儉
之俗莫如豳風　嚴氏曰七月之詩　言誠之曰豫而
已凡感節物之變而修人事之備皆豫爲之誠也　范
氏曰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先王教民農桑以爲
衣食非以充欲所以備患也是故將言衣之本則先著
寒之候　朱氏曰二陰之月陰氣始盛於是而豫爲禦

寒之備三陽之月陽氣始盛於是而豫為治田之作先衣而後食故以七月為首　張氏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為斷　朱註一之日二之日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故周有天下遂為一代之正朔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此章凡[illegible]句

賦也　毛傳言流火授[illegible]　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　鄭箋載之言則也陽[illegible]　毛傳倉庚離黃也　鄭箋倉庚鳴可蠶之候也　毛傳懿筐深筐也遵循也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　鄭箋柔桑

穉桑也蠶始生宜之　孔疏遲遲日長而暄也　毛傳蘩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物化也　程氏曰殆庶幾也　朱註公子豳公之子也　鄭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　孔疏此章言女功之始養蠶之事　范氏曰男莫不耕女莫不織則衣食之本立矣昏姻以時則男女正矣　張氏曰此意次於耕織者重昏姻本人情　鄭箋女感事苦而生此志是謂豳風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此章凡[illegible]句

賦也　毛傳將陳女功自始至成故又本流火言之　萑葦薍也豫畜之為來歲之曲薄　朱註蠶月治蠶之月也　鄭箋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　孔疏隋銎曰斧方銎曰斨遠揚遠枝揚起者也　蘇氏曰取葉存條曰猗女桑柔桑也女桑不枝落就樹采之其條猗猗然也　毛傳鵙伯勞也　鄭箋五月陰氣至伯勞鳴幽地晚寒[illegible]物之候從其氣焉　孔疏績緝麻也　毛傳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祭服玄衣纁裳陽明也　朱註凡蠶績所成皆染之其朱者則以供公上厚於所貴不敢自愛也　程氏曰民之知義如此則美俗成矣

孔疏衣之所用非絲即麻春既養蠶秋當緝績此章陳女功自始至成之事　陸氏曰倉庚知分鳴鵙知至故陽氣分而倉庚鳴可蠶之候也陰氣至而鵙鳴可績之候也　朱氏曰上章之求柔桑為今年授衣計也此章條桑為明年養蠶計也蓋豫而又豫矣　朱氏曰蠶月獨不言三月今以月令證之蠶月係於三月歟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illegible]之反　此章凡[illegible]句

賦也　毛傳不榮而實曰秀葽草名　嚴氏曰四月陽氣極於上而微陰已受胎於下葽感之而早秀故曰物

成自秀葽始　毛傳蜩螗也穫禾可穫也隕墜也
疏落葉謂之蘀　鄭箋秀葽也鳴蜩也穫禾也隕蘀也
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　孔疏貉狸皆獸名　鄭箋
于貉往搏貉以自爲裘也狐狸以共尊者其制君民同
習兵俱出田也　毛傳纘繼功事也　孔疏纘繼武事
農隙習之不忘戰也　毛傳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
孔疏絲麻不足以禦寒故爲皮裘以助之月令孟冬天
子始裘令仲冬捕獸者爲本月之也天官掌皮秋斂
皮冬斂革春獻之註云皮革踰歲乾冬乃可用獻之以
入司裘是其事也戰鬬不可以不習四時而習之兵革
不可以空設因獵兔狩以閑之又先公將敎備矣　李

氏曰田獵取獸以充賓客豋豆國君之庖大獸公之小
獸私之愛上之無已也　嚴傳曰上章陳絲麻衣服女
功之正此章陳女功之助所以終首章無衣無褐之意
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
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
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此章通一韻子歲二字不入韻
賦也　毛傳斯螽蚣蝑也　陸氏曰莎雞絡緯也　朱
註動股躍而以股鳴也振羽飛而以翼鳴也　孔疏宇
屋霤也　鄭箋自在野至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將寒
有漸非卒來也　朱註穹空隙也　毛傳窒塞也　孔
疏熏鼠令出其窟也　毛傳向北出牖也墐塗也庶人
蓽戶　孔疏改歲者仲冬陽氣始萌歲事將改也
范氏曰五月陰至而陰生斯螽動股莎雞鼓翼氣使
之然也陰陽之氣知微而爲寒暑君子之戒民也早矣
孔疏豳人告妻子以穹室墐戶之意云我所以爲此
者以改歲大寒當入此室居之也　何氏曰室邑中之
室也去田廬而入處此室也　[illegible]氏曰出在野冬
則畢入於邑所以順陰陽[illegible]之也　張氏曰
此章見老者之處　嚴傳曰[illegible]至此一歲之女功
已[illegible]故此章陳避寒之事以終前[illegible]歲之意也　呂氏
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於民俗尚矣商周特舉而

迭用之耳　朱氏曰夏書甘誓言怠棄三正則三正之
通行自古而然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
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
食我農夫　此章月三韻
賦也　毛傳鬱棣屬薁蘡薁也　呂氏曰葵承露也菽
大豆也　毛傳剝擊也春酒凍醪也　鄭箋介助也
王氏曰酒所以助養氣體也　毛傳眉壽豪眉也壺瓠
也　朱註食瓜斷壺去圃爲場之漸也　毛傳叔拾也
苴麻子也荼苦菜樗惡木也
鄭箋既以鬱薁及棗助男功又穫稻而釀酒以助養老

之具是謂豳雅瓜瓠之畜麻實之糝乾荼之菜惡木之
薪亦所以助養農夫之具也　呂氏曰衣裘具矣居室
安矣老者之養不可以無加也農夫之勤其養不可以
不嗇也　未可[illegible]蔬棗酒以供老疾奉賓祭瓜壺苴荼
以爲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也　虞淳曰此章陳飲
食之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賦也　鄭箋場圃同地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

物盡成熟築堅以爲場納禾稼納內也治於場而內之
囷倉也　朱註禾者穀連藁秸之總名禾之秀實而在
野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再言禾者稻秫
苽粱之屬皆禾也　鄭箋同聚也　陸氏曰宮功官府
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鄭箋爾汝也汝
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用　毛傳綯絞也
鄭箋亟急也　毛傳乘升也　孔疏播種也　朱註
亟升其屋而治之蓋以來歲將復始播百穀不暇爲此
也　張氏曰不待督責自相警戒不敢休息如此
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　范氏曰
天運而不息人動而不已故秋成既同則又將始播殖
矣易所謂終則有始也　陸氏曰絲事方息而麻事尋
興野功既訖而宮功隨至藏疏於其秋以助不給之冬
索綯於其夜以補不足之晝　虞淳按呂泉物理論曰
稻粱菽各二十爲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爲四
十凡百穀故詩曰播百穀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　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
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
彼兕觥萬壽無疆[illegible]
[illegible]
賦也　朱註鑿冰謂取冰於山也[illegible]正歲十二月令斬
冰　毛傳冰盛水腹堅則命取冰於山林沖沖鑿冰之

意凌陰冰室也　孔疏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illegible]
寒故正月藏冰也蚤朝也　朱註韭菜名　孔疏月令
仲春天子獻羔開冰先薦寢廟祭韭者時韭新出也
毛傳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也滌掃也場功畢入也
兩樽曰朋饗者鄉人以犬大夫加以羔羊　孔疏躋升
也　王氏曰公堂君之堂也稱舉也　毛傳疆竟也
鄭箋上章備寒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十日民
事男女俱畢無飢寒之憂國君閑於政事而饗群臣飲
酒既樂欲君大壽無竟是謂豳頌　張氏曰豳民忠愛
其君既勸趨其藏冰備暑又相與以速其功殺羊爲
酒既公堂也　呂氏曰周之先公國容未備無君民

之鬪故曰朋酒斯饗躋彼公堂　蘇轍曰自六章以下皆陳農圃飲食收穫蓄積以終吉蠲蚤食之意　蘇氏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如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至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由此觀之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故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

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　王氏潛夫論曰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自逸也　劉氏曰此詩所記苟非邑其民鄉黨其教各有長部分司其歲功未易集也　孔叢子孔子曰於七月見豳公所以造周也　朱註周禮春官籥章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吹豳頌以息老物今考之於詩未見其篇章之所在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其道情思者爲風正禮節者爲雅樂

成功者爲頌然一篇之中割拾分裂無此理故王氏不取但謂本有是詩而亡之或者又疑以七月一篇隨事而變其音節或爲風或爲雅或爲頌又或雅頌之中凡爲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豳號其說具大田良耜諸篇讀者擇焉可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昔金縢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則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朱註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於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於國故周公東征二年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　朱氏曰管蔡流言使成王疑周公周公雖已滅之然成王之疑未釋則亂未弭也故周公作鴟鴞以貽王告以王業艱難不忍毀壞之意所以爲救亂也　申公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周公避居於東[illegible]父處與一七國作亂周公變之作此詩啓成王欲下省悟以備毀全篇以鳥之言子承業者比先王之創業而代爲之

言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災武蒋本音子室上入通韻勤閔平上通韻

朱註比也爲鳥言以自比也鴟鴞惡鳥也鬻養閔憂也

彭氏曰鴟鴞喻武庚子喻管蔡室喻王室也

朱註託爲鳥之愛其巢者呼鴟鴞而告之曰爾既取我子矣無更毁我室也以我恩勤鬻養此子甚可憐閔今既取之其毒甚矣況又毁我室耶喻武庚既敗管蔡不可使危王室也　李氏曰言子非不愛尤惜其巢也　劉氏曰此詩歸罪武庚而於三叔則閔惜之爲親者諱也書大傳亦然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比也　毛傳迨及徹剝也桑土桑根也　鄭箋綢繆猶纏綿也下民巢下之民也

朱註亦爲鳥之爲巢如此以比己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之意　孔疏先王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或敢侵侮不可不遏絶以全周室也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比也　毛傳拮据撠挶也　朱註捋取也　毛傳荼萑苕也　朱註蓄積租聚也　王氏曰卒盡也　毛傳瘏病也　朱註室家巢也

蘇氏曰以手捋荼則至於拮据以口蓄租則至於卒瘏所以勤勞病瘏而不辭者曰予未有室家故也　朱註喻己前日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新造而未集故也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比也　毛傳譙譙殺也翛翛敝也翹翹危也嘵嘵懼也

蘇氏曰鳥之勞至於羽殺尾敝室成而風雨漂搖之則其音得無急乎　朱註亦以喻己勞瘁王室又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告王者不得不汲汲也　孔疏周公言以王恐將亂因作此詩言周室將危由管蔡作亂使獲罪者此故不得不誅之也

鴟鴞四章章五句

炎按按此詩當以金縢爲據金縢言周公先攝政

中誅管蔡後爲詩以貽王叙次甚明而鄭氏云周公先爲冢宰中避而出作詩貽王作詩之後乃攝政而誅管蔡非也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罪人亦與管蔡也斯得者討而誅之也鄭氏於金縢註云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今一年盡爲成王所得於此詩則云成王多罪周公之屬黨周公言此諸臣乃世臣子孫其祖父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絶其官位奪其土地其說支離穿鑿最爲無理毛公云鬻稚也稚子成王也亦非是歐陽氏辨之詳矣今從朱

又按金縢周公居東罪人斯得居東東征也居東

而詠管蔡東山破斧二詩其明徵也朱子作詩註初不主鄭說後與蔡仲默論書手帖又云從鄭氏爲是語錄云管蔡流言成王未知罪人之爲誰及周公居東二年成王悟乃知罪人在管蔡也若曰所謂罪人者今得之矣按上文明言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何得云未知罪人爲誰元儒金履祥又云東征乃東行非東伐也按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東山亦云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又豈得云東征非東伐乎朱子詩說主鄭氏而諸儒復從而附會之故今錄朱子詩集註而復具論之如此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敘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李氏曰周在豐鎬管叔挾三監叛其地在王室之東周公征之自西而東故謂之東征二年而罪人斯得至歸周則三年矣　朱註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雷風之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而作此詩以勞歸士也　申公說周公伐武庚既克而歸勞其從行之士作此詩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此章凡三韻章首歸字隔二句與下韻悲衣枚爲韻四章隔二句與下飛歸韻爲韻一章二章又因首章而獨韻起皆詩用韻之變格古樂府及唐人詩餘長調亦有獨韻起者此也蒙按說七章用篇曰二章之實室三章之垤室窒至亦皆與盬字平去入通韻是未嘗無韻也末四句隔句韻

賦也　程氏曰東山所征之地也　毛傳慆慆言久也濛雨貌　朱註裳衣平居之服也　毛傳士事也　鄭箋行陣也　孔疏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軍法以止語也　朱註蜎蜎動貌　毛傳蠋桑蟲也　鄭箋烝久也　朱註敦獨處貌

鄭箋此敘歸士之情也我往之東山既久勞矣歸又道遇雨濛濛然是尤苦也　范氏曰人情憚征而樂歸於其歸猶閔其遇雨則其往可知也　蘇氏曰東征之士西人也方其在東未嘗不曰歸耳而未可以歸故其心念西而悲　呂氏曰役久則衣敝制爲平居之服自幸全身而歸願勿從事於行陣也　朱註其在塗也則又覩物起興而自嘆曰彼蜎蜎者蠋則久在桑野矣此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車下也所謂敘其情而閔其勞

程氏曰首四句言在外之久往來之勞故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此章凡四韻實宇户行韻畏懷乎去通韻

賦也 毛傳果臝栝樓也 嚴氏曰施延也 郭氏曰伊威鼠婦也 毛傳蠨蛸長踦也 程氏曰町畽[illegible]蚰蜒也 朱註鹿場以為場也 毛傳熠燿螢火也

鄭箋室中久無人故有此五物不足可畏乃可憂思耳 朱註此述其歸未至而思家之情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此章凡二韻垤室窒至叶入通韻

賦也 鄭箋鸛水鳥 毛傳垤螘冢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鸛好水長鳴而喜也 鄭箋行者於陰雨尤苦婦念之則嘆於室也洒灑埽拚也穹窒窮塞鼠穴也

王氏曰聿遂也 程氏曰有敦圓成之狀也 朱註婦方灑埽之後而征夫忽已至矣頓見苦瓜繫於栗薪之上而曰自我之不見此亦已三年矣 虞惇曰蓋閔行役之久而深幸室家之相見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此章凡三韻飛歸羽馬嘉何韻縭古音羅

賦也 鄭箋倉庚仲春鳴嫁娶之候也熠燿其羽羽鮮明也 毛傳黃白曰皇騮白曰駁縭婦人之褘也母戒女施衿結帨也九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 嚴氏曰嘉美也歸而新昏以孔嘉矣舊昏之婦見其樂當如何哉

鄭箋極敘其情樂而戲之

朱註本言[illegible]而美其新婚之[illegible]不敢言者[illegible]之人乃先[illegible]之則其歡欣感激為何如哉蓋古者[illegible]之 [illegible]父子與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此此所以[illegible]數十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患也 孔叢子孔子曰於東山見周公先公而後私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虞惇按我心西悲傳云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為之變如其倫之喪意旨殊勝然非詩本義也勿士行枚箋云善兵者不陣亦太迂有敦瓜苦其新孔嘉俱不如集註之善熠燿宵行註云宵行蟲名按爾雅及埤雅諸書俱云熠燿螢火也朱子避末章之熠燿而改宵行為螢火於經傳未有所據今從舊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虞惇按此乃美周公之詩小序以惡四國也傳承序之誤遂以四國為管蔡商奄皆非之 孔疏書傳稱周公二年救亂一年克殷三年踐奄 申公說周公至自

征殷四國美之
旣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賦也 朱註曰四國四方之國也 毛傳皇匡將大也
朱註東征之役旣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爲此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而後已其所以哀我人者其哀我民人之德豈不大哉 蘇氏曰使周公嫌於殺其身然後可以避二叔之謗則亂將及於四方以爲計與行天而不免於小也但不嫌於自投哀人之不治以誅管蔡而後可以爲大 范氏曰舜封象周公誅管蔡迹雖不同其道一也象之禍及舜而已管蔡啓商以

間王室得罪於天下非周公所得私也安得而不誅之哉
旣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錡古宜反
賦也 陸氏曰錡鑿屬 毛傳吪化也
旣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賦也 毛傳銶木屬遒固也休美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虞倬按毛以斧斨喻禮義鄭以斧斨喻周公成王比擬失倫皆不取集註以此爲從軍之士答前篇東山之詩亦未敢信爲然也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程氏曰此蓋周公旣得罪人之後周公猶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不知還周公之道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朱註比也 毛傳柯斧柄也
蘇氏曰伐柯必用斧取妻必用媒王欲治國則當還周公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補傳曰興也 鄭箋則法也之子斥周公也 朱註籩竹豆也豆木豆也 毛傳踐行列貌

虞倬曰伐柯之則卽在所執之柯王欲迎周公列籩豆爲相見之禮則見之矣惜乎朝廷之不知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
虞倬按鄭箋云成王旣得雷風之變欲迎周公而群臣猶惑流言疑於王迎之禮故刺之此衍說也伐柯伐柯毛云禮義亦治國之柄匪媒不得鄭云成王欲迎周公當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往此曲說也朱註云首章喻東人見公之難次章喻東人見公之易之子指其妻而言亦非是下篇之子指周公則此章之子亦指周公首章屬比而次章屬興故今採程氏蘇氏之說而以臆見參之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程氏曰周公居東未反士大夫思之切而責在朝之人不速還公也　申公說周公歸於周魯人欲留之不可得作是詩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興也　毛傳九罭緵罟小魚之網也鱒魴大魚也　孔疏大魚而處小網非其宜也　又云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所見周公也袞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畫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裳天子之龍一升一降公但有降龍首卷然故曰袞此東人喜見周公之辭

歐陽氏曰袞衣繡裳上公之服也上公宜在朝廷者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興也　毛傳遵循也　孔疏渚小洲也　朱註女東人自相女也　毛傳再宿曰信
鄭箋鴻飛戾天而今遵渚喻周公處東都失其所也
朱註公歸豈無所乎於女信處而已　歐陽氏曰言終當歸也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興也　孔疏高平曰陸　朱註不復言將留相王室不復來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賦也　朱註公惟信宿於此是以東方有此袞衣之人又願其且留於此無遽迎公以歸而使我心悲也　歐陽氏曰此迺東人留公之意云爾東人猶能愛公所以深刺朝廷之不知也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虞傳按此詩以歐陽說爲正其訓詁則朱子得之鄭箋於首章云王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末章云成王所齎來袞衣願其封周公於此皆衍說鴻飛遵渚毛鄭爲優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申公說魯人睹周公德容而作是詩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賦也

興也　毛傳跋躐也　朱註胡頷下懸肉也　毛傳疐跲也　鄭箋公周公也　朱註孫讓也　毛傳碩大膚美也　朱註赤舄冕服之舄也几几安重貌
程氏曰狼進而躐其胡則退而跲其尾所以致困難者以有貪欲故也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以謙遜自處不有其尊不矜其德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几几然安也　嚴氏曰凡人處利害之變則易止不安其常懼者喪履喜者折屐詩人以赤舄几几見周公之聖其善觀聖人者矣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瑕古音胡

興也　鄭箋不瑕不可疵瑕也

程氏曰周公之處己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

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惟其可以畜之故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心乎哉顧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孔子阨於陳蔡不以為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虞惇按狼跋之作當在周公居東成王未啟金縢之前故序云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若金縢既啓悔泣迎公是已知公矣安得云王不知乎鄭云攝政七年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又為之太師終始無愆者誤也公孫碩膚鄭云孫遁也如公孫于齊之孫孫遁此成功之大美謂復子明辟也此說非是朱子云讓大美而不居指管蔡流言之變乃詩人迴護之辭愚亦以為未然管蔡流言周公東征詩書皆大書特書何煩掩飾迴護程氏說頗近理以後說參之似謂公以孫為順以碩膚為膚美充盈亦未免杜撰至毛傳云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蘇氏又云公孫周公也是詩專美周公何得又云成王之大美而破斧九罭皆已明言周公不應此詩復假公孫爲稱此二說尤支離迂回不可從也

豳風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讀詩質疑卷之十五

孫男育禧校字

讀詩質疑卷第十六

常熟嚴虞惇學

小雅大雅

鄭譜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於太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爲天下所歸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於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賢聖之情著天地之助如此而已矣又大雅生民下及卷阿

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内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著畧大技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　陸氏曰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節南山至何草不黄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爲幽王之變小雅民勞至桑柔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雲漢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雅　朱註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或歡欣和悅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辭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　陳氏曰周家之治至於文武其體文浹以煩縟故周公因一事以作一詩太史錄之其後或有是事則復歌是詩焉　孔疏變雅雖亦播於樂或無算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也　春秋傳吳季札請觀周樂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

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小雅鹿鳴之什

孔疏風及商魯頌當國爲別詩少可以同卷雅頌篇數既多不可混并故分其篇每十爲卷卷首之篇則爲什長以統餘篇之目　朱註謂之什者猶軍法以十人爲什也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孔疏案燕禮大夫爲賓賓唯一人而云羣臣嘉賓者燕禮於客之內立一人爲賓使宰夫爲主與之對行

禮與賓君設酒殺羣臣皆在君爲主羣臣總爲賓也又燕禮若與四方之賓燕則迎之於大門內四方之賓唯迎之爲異其燕皆與臣同則此嘉賓之中容四方之賓矣故鄉飲酒燕禮注云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是也　朱註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也　張氏曰羣臣在位者也嘉賓聘而未受職者也禮仕而未有祿君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不純臣之道也　李氏曰饗在廟燕在寢饗有酬燕輕饗則君親獻燕則不親獻　鄭箋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　孔疏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

之幣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云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是禮食用幣也聘禮云君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又云致饗以酬幣亦如之然則親饗有酬幣矣禮惟言饗食之幣不言燕幣燕禮亦當有焉

虞惇按周語先王之燕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是燕禮亦有酬幣也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注宵之言小也肄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　朱註儀禮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鄉飲酒用樂亦然學記又言宵雅肄三是上下通用之樂也豈本爲燕羣臣嘉賓而作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歟　嚴氏曰古者上下交而爲泰於鹿鳴諸詩見之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上下分韻不必叶

興也　朱註呦呦聲之和也　鄭箋苹藾蕭也　朱註簧笙中之簧也　毛傳吹笙而鼓簧矣　鄭箋承猶奉也　毛傳筐篚屬所以盛幣帛也　朱註將行也　毛傳周至行道也

毛傳鹿得苹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　孔疏人君嘗有一國位絕卑小臣有賓燕之道公法不得不設忠誠愛樂賓爲

至少故取懇誠爲喻　王氏曰飲食以享之瑟笙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庶乎好愛我而示我以至美之道矣

朱註君臣以嚴爲主朝廷以敬爲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蓋其所望於羣臣嘉賓者惟在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爲德而自留矣此所以和樂而不淫也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平去通韻

興也　毛傳蒿菣也　鄭箋孔甚昭明也視示同　朱

註恌偷薄也　毛傳放遊也
鄭箋德音先王道德之教也嘉賓之語先王德教甚明可以示民使不偷於禮義是乃君子所法傚言其賢也
孔疏鄉射記右者於旅也語謂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之道也　嚴氏曰與之燕飲而遨遊庶乎從容款洽而有序勢浸潤之益也　劉氏曰燕禮有親疎之義有尊卑之别有長少之序有内外之分有賓主之位人倫之道無有不備而我嘉賓踐其禮安其樂誠信感於人心故聞者見者莫不爭而化之　范氏曰式燕以敖者禮之從容也莊而不至於矜和而不至於流此其德之純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興也　毛傳芩草也湛樂之久燕安也
范氏曰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所以樂其心也　毛傳人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　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為悅哉昏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孔叢子孔子曰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
鹿鳴三章章八句

史傳按舊說以此為周衰之詩司馬遷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曰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絃風諫蔡意孔子刪詩正樂雅頌各得其所不應以刺詩冠小雅之首自當以序為正國風之關雎三家亦以為刺詩毛公詩序出而三家紛矣首章示我周行鄭箋改示為寘又以周行為周之列位俱非是今從毛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賦也　毛傳騑騑行不止之貌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

嚴氏曰使臣既還文王燕饗以勞之而歌是詩述其在途之情而設為使臣之自道也　孔疏皆稱其處苦以勞之　毛傳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　鄭箋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　程氏曰上不知下之勞則下不自盡其力　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此章隔句韻
賦也　毛傳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　白馬黑鬣曰駱遑暇啟跪處居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興也　朱註翩翩飛貌　毛傳鵻夫不也將養也
蘇氏曰夫不祝鳩孝鳥也春秋傳祝鳩氏司徒也謂其
孝故爾是以孝子不獲養而稱焉　朱氏曰使臣勤勞
於外不暇遂其恩私是鵻之不如也　范氏曰忠臣孝
子之行役未嘗不念父母也爲君者豈待其勞苦而自
傷哉亦體其情如己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母滿已反此章盬字不入韻）
興也　毛傳杞枸檵也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平上通韻）

賦也　毛傳駸駸驟貌　鄭箋諗告也
鄭箋君勞使臣述敘其情汝曰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
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　孔疏
臣有勞苦患上不知今探其情以勞之所以爲悅　范
氏曰卒章獨言將母者本其恩所起以敬愛也愛母則
敬父矣敬父則尊君矣未有愛親而不愛其君者也
錢氏曰鄉飲酒歌此以其勤王事而念父母有忠孝之
道焉
四牡五章章五句
虞惇按翩翩者鵻應從蘇氏傳如鄭箋則與勞使
臣之意不相合故不取其云文王率諸侯撫叛國
而朝聘乎紂故周公作樂以歌之爲後世法者衍
說也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鄭箋臣之出使當揚君之美延譽於四方則不辱命
也　程氏曰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
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下國蒙被聲教是以光華
曹氏曰燕以遣之禮也歌以樂之樂也　嚴氏曰
遣使以禮樂歸又勞之體群臣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華音敷隔句韻）
興也　毛傳皇皇猶煌煌也　孔疏華草木之華也

毛傳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駪駪衆多貌征夫行人也
王氏曰使臣之行必有上介衆介　朱註懷思也
蘇氏曰煌煌之華生於原隰而不知高下之異臣奉君
命以出每懷不及事之憂不以遠近險易易其心亦如
華之無不煌煌也　程氏曰慮不能宣上德達下情故
每懷如不及也　嚴氏曰遣使之初預道其忠勤以勉
其能然也　錢氏曰諸使臣皆同此懷故曰每懷外傳
所謂懷和爲每懷也　朱註此詩若以戒夫使臣者而
託於自道之辭以發之詩之忠厚如此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賦也　鄭箋如濡鮮澤也　毛傳忠信曰周　鄭箋爰

於也。朱註咨訪也。孔疏諏聚謀也。
程氏曰咨訪使臣之大務 鄭箋見忠信之賢人則於
是訪問求善道也 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方教之以
咨諏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
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謀則可以
謀君矣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謀音媒
賦也 毛傳如絲調忍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賦也 朱註沃若猶如濡也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賦也 毛傳陰白雜毛曰駰均調也
春秋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
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問
之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
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
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
敎使臣曰必咨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
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國語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
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敎使臣
曰每懷靡及諏謀詢度必咨於周敢不拜敎臣聞之曰
懷和為每懷咨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詢
忠信為周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度序按每懷靡及毛傳云每雖懷和也謂雖懷中
和猶自以為無所及蓋本國語懷和為每懷之義
鄭箋改和為私謂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事無
所及其說誤矣忠信為周亦本國語朱子從歐陽
氏作周徧之周宜仍舊咨謀詢度內外傳皆有異
同今竝載之
棠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
孔疏按外傳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

則此詩周公作也內傳富辰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
類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蓋棠棣本周公傷管蔡
失道而作之以燕兄弟取其相親召穆公見厲王之
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以親之故鄭氏答趙
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杜預亦云周公作詩
召公歌之 王氏曰棠棣之作在武王既崩周公誅
管蔡之後而為文武治內之篇何也夫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文武之行也閔管蔡之失道
陳兄弟之恩義故內之於文武之正雅以成燕羣臣
兄弟朋友之樂歌焉 申公說天子燕兄弟之歌
度序按棠棣韓詩序作夫移云夫移燕兄弟也閔管

恭之失道也
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興也　毛傳棠棣棣也　鄭箋承華者曰鄂　朱註不猶豈不也　毛傳韡韡光明也　嚴氏曰凡今之人總言朋友妻子也
孔疏華以鄂承鄂以承華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　程氏曰花蔕相依生相親力相承猶人之有兄弟也　蘇氏曰小人好以親爲怨而樂從其疎故此詩勤陳朋友之不足恃以告之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賦也　毛傳威畏懷思裒聚也

鄭箋死喪可怖畏之事惟兄弟之親甚相思念　朱註至於積尸裒聚原野之間亦惟兄弟爲相求　程氏曰蓋甚言兄弟之相恃賴也　李氏曰兄弟之情尤於死喪時見之莊子曰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　朱註此詩蓋周公既誅管蔡而作故此章以下專以死喪急難鬬鬩之事爲言其志切其情哀乃處兄弟之變如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之意也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興也　毛傳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猶兄弟之相救於急難況茲也永長也
蘇氏曰人之患難相救不舍斯須如脊令者惟兄弟耳
朱註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爲之長歎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　呂氏曰疎其所親而親其所疎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以親疎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由親及疎秩然有序兄弟既翕而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施而不遜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　王氏曰古者朋友之喪則視兄弟視兄弟則急難務禦何爲而不與曰莫不有君而爲之臣莫不有父而爲之子莫不有師而爲之弟子莫不有兄弟而爲之兄弟則吾急難務禦所當致力也博矣又推而

致之朋友則吾有所不取而無禮以節之則吾之憂無窮而人之責無已蓋古之道如此而後世之士猶有以恩寵朋友而至於離絶者矣然則世之致力於朋友者非獨曰勢足以振之力足以周之而無傷於義則隣里鄉黨不可以不勉也而況朋友乎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務春秋傳作侮戎音汝元儒熊朋來五經說此與常武首章以修我戎立當音汝叶高武有良輸民勞戎雖小子亦從訓汝古戎汝同音吳氏改務爲蒙非是
賦也　毛傳鬩很也　鄭箋禦禁務侮也　曹氏曰烝衆也　朱註戎助也

范氏曰兄弟雖內鬩而猶外禦不敗親也　孔疏他人
侵侮之時雖有善友終無相助之事唯兄弟相助耳
王氏曰很於內非令兄弟也然及其禦侮則雖有良朋
曾不如不令兄弟之爲可恃也　嚴氏曰言兄弟之不
令者猶勝朋友之良者也　處愷按國語富辰曰兄弟
讒鬩侮人百里註兄弟雖以讒言相違很猶禁禦他人
侵侮已者百里論遠也春秋傳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
親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賦也　陳氏曰兄弟之急難相求如此及其既安寧也
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可乎　蘇氏曰人居平安之世不

知兄弟之可恃而以至親相責望則兄弟常多過失易
以生怨故有以朋友爲賢於兄弟者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豆古氏飫反後同

賦也　毛傳儐陳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　朱註
具俱也　孔疏孺骨肉相親屬也

許氏曰雖有陳列籩豆之盛而飲酒醉飽必兄弟具在
然後能和樂相親慕也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illegible]

賦也　毛傳翕合也

許氏曰雖妻子好合如瑟琴必兄弟皆翕合然後和樂
可久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帑音奴

賦也　毛傳帑子亶信也

朱註宜爾室家者兄弟具而後樂且孺也樂爾妻帑者
兄弟翕而後樂且湛也兄弟之於人其重如此試以是
究而圖之豈不信其然乎　蘇氏曰凡人思慮不能及
遠常以爲兄弟之於我無所損益不知兄弟之相親乃
所以宜室家而樂妻帑者患其淺陋而不信故使之深
思而遠圖之以信其然否也　呂氏曰告人以兄弟之
當親未有不以爲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
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名

義而已矣　朱註此詩首章畧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
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
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四章則又以情義之
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喪然
後相求但有急難便當相助不幸至於或有小忿猶必
共禦外侮其所以責之者雖若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
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五章遂言安寧之後乃謂兄
弟不如友生則是至親反爲路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
故下兩章乃復極言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
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反復窮極而驗其
信然可謂委曲漸次極盡人情矣讀者宜深味之

棠棣八章章四句

虞惇按鄭箋解鄂不韡韡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謂原隰以聚居之故能定高下之名不如友生謂禮義琢磨則友生急飲酒之飫謂圖非常之事議大疑於堂皆衍說也今多取朱註而以諸家參之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興也　毛傳丁丁伐木聲　鄭箋嚶嚶兩鳥聲也　毛傳幽深也　鄭箋遷徙相親也　毛傳矧況也

朱註以伐木之丁丁興鳥鳴之嚶嚶而言鳥之求友遂以鳥之求友喻人之不可無友也　鄭箋其鳴之志似於有友道然求其友聲求其尚在深谷者　毛傳君子雖遷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　鄭箋鳥尚知居高木呼其友況是人乎可不求之　蘇氏曰先王不遺朋友故舊以為非特有人助也鬼神亦將聽之以和平矣　程氏曰朋友之信恆久不渝可質於神明　邢氏曰伐木者其聲丁丁然空谷響應出於自然朋友故舊氣類之相從亦如此也故下章以伐木起興焉　呂氏曰此興之象賦比者也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簋音九上去通韻

興也　朱註許許眾人共力聲也淮南子舉大木者呼邪許　孔疏釃酒者或以筐或以草　朱註湑之而去其糟也　毛傳藇美貌羜未成羊也　鄭箋速召也　朱註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　毛傳微無也　鄭箋顧念也　朱註於嘆辭　毛傳粲鮮明貌　孔疏簋盛黍稷之器也　毛傳天子八簋　朱註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　毛傳咎過也

蘇氏曰伐木至小矣而猶須友故君子於閒暇酒食以燕樂之所以求其懽心也　朱註具酒食以樂朋友寧使彼適有故而不來無使我恩意之不至也　李氏曰常人怨生於相責己而不責人此所以和平也　孔疏陳饋八簋謂食禮肥羜醴酒謂燕禮燕言諸父食言諸舅互文也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踐古音餞衍阪同平上平去通韻

興也　蘇氏曰衍多也　鄭箋踐陳列貌　朱註兄弟朋友之同儕者無遠皆在也　毛傳餱食也以筐曰釃以藪曰湑　鄭箋酤買也　朱註坎坎擊鼓聲　毛傳

蹲蹲舞貌

蘇氏曰民之失德也有以乾餱薄物相譴責故君子於其朋友故舊無所愛者有則湑之無則酤之不以有無爲辭也奏之以鼓重之以舞盡其所以樂之也　謝氏曰湑我我湑之也酤我我酤之也舞我我舞之也鼓我我鼓之也　毛傳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兄弟謂父之黨母之黨　鄒氏曰古者人君以燕禮養臣者有四焉宗族兄弟也朋友故舊也孤卿大夫士也公侯伯子男也其禮之行也有饗焉有食焉有燕焉饗者烹太牢以飲賓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

恭儉也食者饗禮之中舉衆以爲牲體爲俎則異於饗食之禮所以示慈惠其衆無算也取其飽而已其爵無算也取其醉而已然燕或因祭而餕或因勞而勞或因暇而會中庸曰燕毛所以序齒坊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則是祭畢而燕四牡皇華所歌則是因勞而勞伐木之亂所謂迨我暇矣飲此湑矣則是因閒暇而時會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廣傳按蔡邕正交論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蓋關雎鹿鳴伐木諸篇漢儒皆以爲刺詩矣伐木丁丁鄭箋云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孔氏申之云此章追本文王幼少之時結友之事其說穿鑿不足據也有酒湑我以下鄭云此族人陳王之恩按此乃燕朋友故舊之樂歌宜但陳己之待臣不宜遽臣之感己故今亦不取舊分六章章六句集註從劉氏以每章首皆云伐木凡三云伐木知當爲三章今仍之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鄭箋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宜歸美以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歌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上去通叶

賦也　鄭箋保安也　朱註爾指君也　廣傳曰爾其君者稱天以臨之　毛傳單信除開也何福而不開皆開出以予之　朱註除除舊而生新也　毛傳庶衆也　嚴氏曰使爾每事盡厚則何福不消與也使爾多行利益則何物不蕃庶也損上益下謂之益曰厚曰益曰穀皆以俾爾言之祝君之德也曰除曰庶曰宜曰興曰升皆以莫不言之祝君之福也天下無德外之福歸美之中有責難焉　朱疏言天安定我君使之獲福如此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顧氏曰爾字不入韻

賦也　朱註賦盡殺善也　毛傳嘏盡也　鄭[illegible]
也
顧氏曰罄無不宜者宜室家宜兄弟宜子孫宜民人也
朱註爾既有以受天之祿矣天又降爾以遐遠之福
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書曰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意
正如此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
莫不增
賦也　鄭箋興盛也　毛傳大陸曰阜大阜曰陵　鄭
箋言廣厚高大也川之方至謂水縱長之時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

無疆　平上通韻
賦也　毛傳吉善蠲潔也　王氏曰吉言諏日擇士之
善蠲言齋戒滌濯之潔　毛傳饎酒食也享獻也春曰
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　鄭箋公先公也謂后稷至
諸盩　朱註先王太王以下也君先公先王也　毛傳
卜予也　鄭箋君曰卜爾者尸嘏主人傳神辭也　孔
疏少牢禮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是也
歐陽氏曰非徒天之福我君如此至於四時豐潔酒食
祀其先王先公而神亦降之福也　朱註文王時周未
有曰先王者此詩亦武王以後作也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

爾德　古方韻　反後通用
賦也　毛傳弔至也　鄭箋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著
矣　毛傳詒遺也　程氏曰質實也　朱註質實無僞
日用飲食而已黎黑也黎民猶秦言黔首　毛傳百姓
百官族姓也　鄭箋徧爲汝之德言則而象之
朱氏曰神降多福不惟福爾一身必使民德歸厚而爲
人君之大福也　孔疏人定事而作下衆從是爲天安
定王業使君聖臣賢上下皆善也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
無不爾或承
賦也　毛傳恆弦升出也　鄭箋月上弦而就盈日始

出而就明　毛傳騫虧也　朱註承繼也　鄭箋枝葉
茂盛青青相承無衰落也
歐陽氏曰既欲其興盛又欲其承久殷勤反覆總以致
其愛上之深意
天保六章章六句
序作按鄭以罄無不宜爲羣臣舉事得宜以莫不
興爲草木暢茂侖歌頌大民之質矣爲民事平以
禮飲食皆行說毛傳于公先王公事也亦非是吉
蠲鄭箋作吉圭吉圭惟韓蓋韓詩說云爾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
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

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勸歸也
後漢書西羌傳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避於岐下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二年周人克無余之戎于是太丁命季歷為牧師自是之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及文王為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賓服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國以事紂 鄭箋此文王為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也天子殷王也 孔疏獫狁大於西戎出師征伐獫狁故戎叛戍役以獫狁為主而略於西戎也 程氏曰文王遣戍役以守衛歌此詩

以遣之敘其情而風以義當時之事也後世因用之以遣戍役 虞惇按皇甫謐帝王世紀文王受命四年周正月丙子混夷氏侵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而不與戰尚書傳四年伐犬夷註犬夷昆夷也則獫狁昆夷為難其在文王時明矣漢書匈奴傳穆王之孫懿王王室衰戎狄交侵詩人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獫狁之故豈不日戒獫狁孔棘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則又以采薇出車為懿王宣王時詩蓋秦火之後簡帙散佚經師習傳各有異同漢書所載或如棠棣周公作詩召公歌之之類未可知然今不可考矣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獫狁之故不遑啟居獫狁之故 首章兩句起下四句亦可平去通韻

興也 毛傳作生也 鄭箋莫晚也靡無也 毛傳獫狁北狄也

程氏曰采薇采薇以薇為遣戍之候也曰歸曰歸深念歸時在歲暮也 孔疏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從仲春涉冬者不豫告恐一時望還故丁寧歸期定其心也 朱註此設為戍役者之言敘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也 孔疏敘其中情告之使之懷恩而忘寇也 程

氏曰毒民不由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 馮氏曰史記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蠻逐水草移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攻戰以侵伐其天性也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 熊氏曰北狄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乃彎弓可用故於冬易生侵暴須留屯以防之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兩四句隔句韻下兩章同

興也 朱註柔始生而弱也 鄭箋烈烈憂貌定止聘問也

李氏曰始遣戍役之時薇始生其後薇始長而采又其後薇始剛而歸見天時之變　范氏曰作以至于采未久也已念歸而憂矣　蘇氏曰内憂歸期之遠而外為饑渴之所困亦甚病矣　孔疏方守北狄未得止息無人使歸問家安否所以憂也　嚴氏曰將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此託為在道之辭而勉之以義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疚古音几後並同來或平上通韻不從叶

興也　朱註剛既成而剛也　鄭箋十月為陽時坤用事嫌于無陽故名此月為陽　毛傳疚病也　鄭箋我

戍役自我也來猶反也據家曰來　朱註不來者猶力致死無還心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華音敷

興也　毛傳爾華盛貌常常棣也　鄭箋喻將率車馬服飾之盛　王氏曰路戎路也　鄭箋君子將率也　毛傳業業壯也捷勝也

朱註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也　王氏曰爰勤之至與其功之速成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服叶蒲北反

賦也　毛傳騤騤彊也腓辟也　孔疏戎車者將率之所依乘戍役之所倚以避患也翼翼閑習也　鄭箋弭弓反末也以象骨飾之助御者解轡紛也　孔疏魚獸名魚服以魚皮為矢服也　鄭箋戒警棘急也

程氏曰整車甲修器械日為警備玁狁之難甚急故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賦也　毛傳楊柳蒲柳也遲遲長遠也

朱註設為役人預道其歸時之事見其勤勞之甚也

鄭箋極言其苦以說之　錢氏曰上言莫知我哀則

知之者深矣　毛傳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

范氏曰予于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矣　嚴氏曰采薇出車杕杜諸詩周之所以興也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周之所以衰也　程氏曰古者戍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乃今之防秋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虞惇按一月三捷箋云侵也伐也戰也說似太拘

小人所腓箋云腓當作芘集註云腓猶芘也鄭改腓為芘非訓腓為芘鄭氏好改經文以就己說朱

子因其伎字仍爲字訓恐未安今從毛

出車勞還率也

鄭箋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牧古音莫狄反與棘叶來叶釐子其通韻如車叶居之例皆人所習之變格又牧叶莫爲牧將將子以爲祀其反亦可通章平去入一韻從類爻貳之說也

賦也 虞悖曰我設爲南仲門戍也爾雅郊外曰牧鄭箋自從也 虞悖曰天子殷王也文王以天子之命命南仲而南仲語其軍士以天子命我也 毛傳僕夫御夫也 鄭箋載裝載也

歐陽氏曰南仲爲將始駕戎車出至於郊稱奉天子之命而來遂戒僕夫以趨王事之急也 孔疏蓋序其忠敬以慰勞之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郊旐旄平上通韻

賦也 毛傳龜蛇曰旐旄干旄也鳥隼曰旟 孔疏胡何也 毛傳旆旆旒垂貌 董氏曰禮德車結旌武車綏旌 鄭箋況茲也

程氏曰既受命而行有旐章之盛見付與之重多事也 鄭箋將率既受命行而憂臨事而懼也僕夫則茲益憔悴憂其馬之不正 呂氏曰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泣涕 楊氏曰曲禮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師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其方爲左右前後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伍離次矣 陸氏曰禮交龍爲旂旂東方也鳥隼爲旟旟南方也熊虎爲旗旗西方也龜蛇爲旐旐北方也太常則象天爲環以覆之故繪日月星辰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賦也 蘇氏曰王文王也文王未王而稱王者後世之追稱也 朱註南仲文王之臣時大將也 毛傳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也 鄭箋城于方爲壘壁以禦敵也

蘇氏曰彭彭壯盛也 毛傳交龍爲旂央央鮮明也赫赫盛貌襄除也

孔疏旂南仲所建也周禮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南仲爲將專行分得載旂以下或載旐或載旟也 程氏曰此指元帥之名以顯其功也城朔方而玁狁之難除禦戎之道守備爲本不以攻擊爲先

呂氏曰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于是車馬壯盛旂旐鮮明威靈氣焰赫然動人矣兵事以哀敬爲本而所

句則感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
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叶音敷
賦也 孔疏方華方生華也塗凍釋而泥塗也 毛傳
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
鄭箋黍稷方華朔方之地六月時也以此時始出壘征
伐獫狁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而來反其間未有休息
劉氏曰王事多難言獫狁雖衰西戎又入也 嚴氏
曰獫狁于襄也少定矣觀而西戎復興於是以簡書號
命南仲移師伐之此及下章述南仲承命西伐之事也
呂氏曰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出

師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
還師在道時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
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興也 鄭箋君子斥南仲也
鄭箋近西戎之國聞南仲既征獫狁將伐西戎皆跳躍
而鄉望之如阜螽之聞草蟲鳴焉草蟲鳴晚秋時也此
以其時所見而興之 程氏曰草蟲阜螽其類相應民
心之望王師猶是也兵出衆和四方侯慰南仲之功於
此尤盛 朱說謂之爲寄聊也蓋不勞餘力矣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
還歸赫赫南仲獫狁于夷
賦也 毛傳卉草也 程氏曰訊問也其魁首當訊問
者也醜徒衆也 毛傳夷平也
鄭箋伐西戎以凍釋時反朔方之壘息戍役至此時而
還京師稱美時物以及其事喜而詳之也執其可言問
所獲之衆以歸當獻之也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獫狁
者獫狁大故以爲始以爲終 輔氏曰但曰獫狁于夷
而已則固不費乎畧地居城衂師蹀血也 錢氏曰禦
獫狁而伐西戎遂通西夷猶以制匈奴右臂即是法也
孟子曰文王事昆夷惟與昆夷通和乃可以全力制北
狄然非此伐不能受其和也此詩所爲制獫狁而以

餘力伐西戎以孤獫狁之勢兵家之勝算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虞惇按采薇序云文王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天子
紂也王文王也毛鄭於此詩以王與天子俱爲殷
王非是朱子不主小序遂以王與天子俱指文王
亦非也蘇氏曰王文王也南仲文王之屬紂得命
文王而不得命南仲故王得爲文王而不得爲紂
文王未王而稱王者追稱之詞此詩之作蓋非文
王之世矣此說與序最爲合惟以天子命我之我
爲文王則非是我出我車二句毛以爲出車就馬
於牧地鄭以爲先出戎車乃召將率則歐陽氏已

駁之朱子云前軍已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亦未知然否疑郊牧亦是通言不必如此之拘也嘤嘤草蟲以下六句歐陽氏以國風草蟲之詩有之遂以爲室家思念之語而朱子從之今玩下文赫赫南仲詞氣揚揚恐非閨中之語且其室家無端而作薄伐西戎之想殊亦無謂杕杜女心傷止乃勞還役之詞以此施於將率則不雅今仍主舊說

杕杜勞還役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杜實歸句韻

興也 毛傳睆實貌 呂氏曰杜有實秋冬之交也

鄭箋嗣續也 李氏曰以日繼日無休息也 鄭箋十月爲陽遑暇也

鄭箋序其男女之情以悅之陽月而思望之者以初時云歲亦莫止 朱註此時可以暇矣曷爲而不歸哉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興也 邱氏曰萋萋新葉也 呂氏曰萋萋將落矣

朱註歸止言可以歸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杞滿以反

興也 呂氏曰杞可食春已桑矣 毛傳檀車役車也

幝幝敝貌痯痯罷貌

鄭箋杞非食菜也而升北山采之託有事以望君子也

朱註車敝矣馬罷矣征夫之歸當不遠矣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疚音几逝古音誓說見崧高鄭箋云如彼記之子之記也負疚讀爲支疚推之人爲卒上夫人邇韻

賦也 鄭箋載裝載也 毛傳逝往恤憂也 鄭箋偕俱會合也

朱註征夫不裝載而來憂之固甚病矣況歸期已過而猶不至則使我多爲憂恤也 鄭箋逝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或卜之或筮之介言事謂爲近征夫

於今近耳 孔疏言汝室家念汝如是也 范氏曰以卜筮終之思之切而無所不爲也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杕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己之心爲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 嚴氏曰詩四章皆不言成歸之事惟述其未歸之時室家思望之切如此則今日之歸其樂爲何如所以深慰勞之也

杕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朱註此燕饗通用之樂歌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賦也　毛傳麗歷也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鱨揚也鯊
鮀也
李氏曰寡婦之笱而獲鱨鯊見物之盛多也　孔疏謂
美而魚又多先儒謂也　蘇氏曰古之仁人交萬物有
道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草木鳥獸繁殖無有求而不
得君子於是及其閒暇爲酒醴以燕樂之既旨且多無
所不備也　黃氏曰萬物盛多而舉魚以微者言之也
詩人言萬物不得其性則曰魚在在藻言豐年之兆則
曰衆維魚矣亦此意也　毛傳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
草木不折不殺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獺祭魚

然後漁鷹隼摯然後罻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
掩羣大夫不麛不卵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
然後入澤梁故山不童澤不涸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賦也　毛傳鱧鯛也
鄭箋酒多而此魚又美也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有音以
賦也　毛傳鰋鮎也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賦也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平上通韻下章同
然也　蘇氏曰偕齊也
呂氏曰物雖嘉旨然陸産不如水産之盛水物不如上
物之蕃猶未可以言偕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劉愛熙曰此一章與前一章各相
叶
賦也　呂氏曰物雖盛多而偕有必適當其時然後盡
善所謂時者不專爲用之之時也若非國家閒暇內外
無故則物雖盛不能全其樂矣　蘇氏曰多則患其不
嘉旨則患其不齊有則患其不時多而能嘉旨而能齊
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朱註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
樂既畢皆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

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言一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
一時之詩而皆爲燕享賓客上下通用之樂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盧格按止義以君子有酒旨絶句且多二字爲句
旨酒既旨美魚復衆多下三章還覆上三章分章
且多也首章云物其多矣二章曰旨五章云物其旨
矣六章且有六章云物其有矣明是緊疊上文謂
之物者皆指魚也朱子以有酒爲何旨且多爲句
言酒旨而又多似不如舊說爲善又註云此即燕
饗所薦之羞而極道其美且盛也按詩中鱨鯊鱨
鯊魴鱧鰋鯉未必皆所薦之羞推之南有嘉魚南

有蓼木翩翩者騅亦以爲所薦之蓋則殊不可通今不取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

讀詩質疑卷之十六

孫男有藴校字

讀詩質疑卷第十七

常熟嚴虞惇學

南陔之什

鄭氏曰南陔白華華黍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　虞惇按毛公推改什首以見在爲數初鹿鳴之什附南陔白華華黍於魚麗之後次南有嘉魚之什則降由庚崇丘以下從由儀又次鴻雁之什節南山之什谷風之什甫田之什魚藻之什皆非孔子之舊矣朱子據儀禮鄉飲酒燕禮奏樂之序改正什首以南陔附杕杜後爲鹿鳴之什次白華之什後降魚麗於華黍之下亦與六月序之次不相合今按六月序魚麗之後次南陔次白華次華黍次由庚次南有嘉魚次崇丘次南山有臺次由儀蓋孔子序詩之次如此故今於鹿鳴之什始鹿鳴而終魚麗其次則南陔之什如六月之序又其次則彤弓之什祈父之什小旻之什北山之什桑扈之什都人士之什蘇氏復南陔之什既得之矣而由庚崇丘尚仍毛氏之舊今悉

以六月序爲振而改正焉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毛傳有其義而亡其辭　孔疏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卽亡　朱註此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然後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無辭明矣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薛鼓之節而亡之耳　董氏曰笙入者有聲而無詩也蓋詩有歌有聲見於詩者歌也寓於樂者聲也以其用於鄉人邦國故當時人習其義是以因其事而識其聲知其義也然則亡其辭者乃本亡之非失亡也　朱氏曰南陔以下逸詩旣有聲無詩則樂譜也夫子刪詩而係樂譜者何也然則如武宿夜之類何以不入周頌也　呂氏曰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詠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旣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獨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必是有其詩而亡之也　嚴氏曰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卽所歌之辭也若本無其辭則無由有其義序本因其辭以知其義後亡其辭惟序之義存焉耳

郝氏曰儀禮鄉射奏騶虞貍首騶虞有辭也亦云奏

國語金奏肆夏樊遏渠肆夏卽時邁也樊遏爲韶夏卽執競也渠爲納夏卽思文也皆有辭而皆曰金奏周禮籥章以籥吹豳詩卽七月也籥吹七月猶笙吹南陔白華華黍也明堂位祭統升歌清廟下管象象卽維清也亦曰管是知笙詩固未嘗無辭也　虞惇按古書鄭氏云笙詩有聲有辭如其有聲無辭宜曰笙謂不曰笙詩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今亡左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將謂管亦有聲無辭乎其謂斯干爲新宮者非也笙詩之亡猶管詩之亡也書曰琴瑟以詠笙鏞以間詩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皆有詩也是故升歌三終鹿鳴三詩也笙入三終南陔三詩也間歌三終魚麗由庚六詩也合樂三終則二南六詩衆聲俱作矣於是工告樂正曰正歌備皆謂之歌而可謂之有聲無辭乎凡樂四節首節歌也此歌以瑟也二節笙也輔笙以磬也三節笙歌相禪也四節鄉樂六詩也凡樂四節爲詩十八篇皆有聲有辭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此之謂也然則序所謂有其義而亡其辭者遭戰國秦火而亡之非本亡也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朱註此亦燕饗通用之樂 嚴氏曰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皆燕賢之樂歆其曰樂與賢者言以樂樂之也鄉射義言騶虞者樂官備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皆以播之樂取爲樂之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興也 毛傳南江漢之間魚所產也 孔疏嘉善也 鄭箋烝久也 王氏曰烝衆也 毛傳罩篧也 范氏曰罩罩取之不已也 邱氏曰君子成王也 鄭箋嘉賓賢者也燕飲也

孔疏君子有至誠之心思是此賢者欲致於朝猶罩者之類魚也 嚴氏曰魚深潛者也罩然罩之又罩而後得之喻賢者隱伏於下必人君勤求而後得之 陸氏曰得賢致酒歡情怡暢故樂 呂氏曰賢才多寡繫君上之好惡樂與賢則衆多不樂與賢則亦從而衰少矣君子有酒而嘉賓燕樂之道其樂與賢之心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

興也 毛傳汕樔也 鄭箋樔今之撩罟也 毛傳衍樂也

陸氏曰君子求賢上能之如罩下撩之如汕至誠之道也淮南子罩者抑之罾者舉之爲之雖異得魚一也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興也 鄭箋綏安也

呂氏曰樛木下垂而美實纍之固結而不可解也 鄭箋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也 嚴氏曰醴酒不設而穆生去蓋禮貌衰則不能安賢者之心也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又古音肄後並同來又平去通韻

興也 嚴氏曰鵻孝鳥也 孔疏思辭也 鄭箋又復也

李氏曰賢者之來如鵻之來集也 孔疏嘉賓既來與之燕而又從燕之甚也 陳氏曰太平之時得賢未必益於治失賢未必趨於亂是以賢者漸致疎棄禮有然逕與賢者共享其樂亦不能久故惟至誠而後賢者歸之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愚按衣南有樛木朱註云此興之取義者翩翩者鵻註云此興之全不取義者詩無不取義之興朱子說未敢從也註又云此亦因所覩之物以起主人樂賓之意按南有樛木翩翩者鵻恐未必皆所覩之物故亦未敢從南有嘉魚註云嘉魚出沔南之丙穴雖本太冲三都賦然此恐只是嘉美之義故鄭箋云南方水中有善魚嚴粲亦云下文樛

木非木名則嘉魚亦非魚名也君子有酒箋云君子斥特在位者按鳧鷖序太平之君子箋以君子爲成王則此序太平之君子亦當指成王詩譜亦云南有嘉魚以下周公成王時詩也故今從鄭氏說云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朱註此亦燕饗通用之樂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興也　毛傳臺夫須也萊草名　鄭箋君子賢人也

嚴氏曰無期無窮期也

歐陽氏曰高山多草木猶大國多賢才　虞惇曰樂只君子以下皆稱頌賢者之辭所謂美其德而祝其壽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興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興也　鄭箋不已長見稱頌也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茂音耄

興也　鄭箋遐遠也　毛傳眉壽秀眉也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耇古[illegible]

興也　毛傳枸枳枸也楰鼠梓也　孔疏黃老人髮白復黃也　孫氏曰耇面凍梨色如浮垢也　毛傳保安艾養也

嚴氏曰多舉草木之名喻賢者之多而皆有用也　曹氏曰凡此皆可用之材成王能得之以爲用秉收並蓄巨細不遺國家賴之是以基本堅固事業光華治安殖盛名譽福祿傳之無窮是可樂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虞惇按魚麗以下諸詩朱子皆以爲燕饗通用之樂是矣而皆以爲無所取義之興則殊不然如此詩南山有臺以序樂得賢之義求之則意味親切而深厚若云無所取義便成贅語矣鄭箋云人君得賢則廣大堅固如南山之有基趾此又別生枝節非詩本義陸佃埤雅更以臺萊桑楊杞李栲杻之屬逐物取義則又矯朱子而失之穿鑿詩人未必如是之繁碎也邦家之基萬壽無期皆指賢人而言諸家以序有爲邦家立太平之基句遂以爲稱頌得賢之效其實非也今正之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鄭箋由庚崇丘由儀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

蓼蕭澤及四海也

鄭箋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嚴氏曰蓼蕭湛露彤弓皆天子諸侯燕饗之樂故湛露彤弓天子燕諸侯蓼蕭則諸侯答天子也　虞惇按詩以蓼蕭零露爲興正言天子澤及諸侯而詩序猶以爲聽說淺矣者非也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古音有役重可

興也　毛傳蓼長大貌蕭蒿也　嚴氏曰諸侯以蕭望自喻君臣之辭也　曹氏曰湑湑澤貌　鄭箋君子天子也　毛傳寫輸寫也　朱註譽聲聞也處安樂也

蘇氏曰諸侯來朝天子推恩以接之無所不及如零露之於蕭然故其既見天子也莫不思盡其心之所有以告之天子又申之以燕禮及其燕也極其笑語之樂而無閒　嚴氏曰接之以溫厚故下情喜悅稱頌天子謂宜有譽有處也有譽則得其名有處則保其位大榮大安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興也　毛傳瀼瀼露蕃貌龍寵也　孔疏爲天子寵遇光榮也　毛傳爽差也

呂氏曰德施之普使遠近大小親疏各稱其分莫不滿足所謂不爽也　虞惇曰皆諸侯頌美天子之辭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興也　毛傳泥泥霑濡也　鄭箋孔甚也　毛傳豈樂弟易也　蘇氏曰兄弟同姓諸侯也

嚴氏曰孔[illegible]也[illegible]又豈弟樂易文俱平也

呂氏曰自同姓親者言之四海諸侯咸在其中矣　李氏曰天子於諸侯無不親睦宜其有令善之德壽考且樂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興也　毛傳濃濃厚貌鞗轡也革轡首也沖沖垂飾貌

朱註和鸞皆鈴也　毛傳在軾曰和在衡曰鸞　鄭箋攸所也　朱註同聚也

鄭箋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於門故云然　孔疏乘是車服明已之尊降接卑賤恩遇若是故宜萬福歸聚之　賈誼新書曰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虞惇按朱註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按下篇湛露乃天子燕諸侯之詩此詩則諸侯頌美天子也註以君子爲諸侯者非是今從鄭箋彼蕭斯鄭以爲四夷之長亦太拘嚴氏說得之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春秋傳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 虞惇按周禮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二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傳曰饗以訓共儉

燕以示慈惠 申公說天子燕同姓諸侯之詩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興也 毛傳湛湛露盛貌陽日也晞乾也厭厭安也夜飲私燕也

歐陽氏曰湛湛之露潤浥於物非至晞則不乾厭厭之飲恩被於諸侯非至醉則不止舉其燕私殷勤之意見天子恩禮諸侯之厚也 鄭箋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 毛傳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 虞惇按燕禮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醉所謂不醉無歸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興也 毛傳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 朱註蓋路寢之屬也 鄭箋載則考成也

歐陽氏曰露之被草如王恩之被諸侯 嚴氏曰燕禮將宰具官饌於寢東註寢路寢也草茂則得露多夜飲在路寢而成禮受恩優渥也 鄭箋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 范氏曰王者天下之宗諸侯之所宗也在宗載考備成而恩合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興也 孔疏顯明允信也 朱註君子諸侯爲賓者也

蘇氏曰露之在草也如將不勝其在木也則能任之矣

將言其無不醉故以豐草言之將言其醉而不亂故以杞棘言之 朱註令德者飲多而不亂德足以將之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椅古於戈反離音羅儀音俄

興也 毛傳離離垂也

蘇氏曰桐椅雖實繁而枝不披君子雖飲酒至醉而終之以禮 孔疏言蘊藉自持威儀不至醉亂 曾氏曰前言厭厭夜飲後言令德令儀雖過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 黃氏曰上之所以繩下者愈寬而下之所以自繩者愈嚴君有餘恩臣有餘敬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

虞惇按鄭氏以二章有在宗載考之文遂以二章為燕同姓三章為燕庶姓卒章為燕二王後皆衍說也湛湛露斯鄭謂露之在物使柯葉低垂喻諸侯似醉之貌匪陽不晞謂天子賜爵貌變肅敬似露之見日而晞亦為穿鑿今不取又許氏云此詩皆無義與一句以匪不二字與下不無二字二章兩在字相應為興皆無取義蓋自興不取義之說行而六義晦亡故錄歐陽氏蘇氏之說以正之

南陔之什十篇其六篇亡其四篇十七章八十六句

讀詩質疑卷之十七

孫男有禧校字

讀詩質疑卷第十八

常熟嚴虞惇學

彤弓之什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朱註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賜以弓矢之樂歌　春秋傳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註愾恨怒也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　鄭箋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　呂氏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篡弑不容待報者其他則九伐之法大司馬所職非諸侯得專也與後世強臣拜表輒行者異矣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平上去通韻

賦也　毛傳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弨弛貌　李氏曰言語辭　毛傳貺賜也　鄭箋大飲賓曰饗朝早朝也

王氏曰受言藏之者工成而獻王王受而藏之以待賜也　呂氏曰是賜也非以為儀也出於中心而非勉強也功之大者情必厚情之厚者賜必多賜之多者儀必盛所謂本末情文無所不稱也　劉氏曰行慶賞必與神人共之故行饗禮於廟　孔疏周語王饗有體薦燕

有折俎公當饗卿當宴燕或至夜而饗行於朝禮成而罷故以一朝言之左傳鄭伯饗趙孟禮終乃宴是饗不終日也　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後世視府藏爲已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寵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夕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刻印刓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右音又上去通韻

賦也　王氏曰載抗之也　毛傳右勸也　孔疏設饗

禮以勸其功也　鄭箋右之者主人獻之賓受爵奠於薦右既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之謂也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　平去通韻

賦也　毛傳櫜韜也醻報也　鄭箋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醻醻猶厚也

孔叢子孔子曰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虞惇按受言藏之鄭箋云言者王策命也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之受出藏之乃反入也是以受之爲諸侯受之既言諸侯受之而後言我有嘉賓中心貺之似於文勢不順故不從而受言之言亦不作策命解右之醻之毛鄭小異今兩載其說按禮饗以訓恭儉爵盈而不飲未必有酬酢之文則以毛傳爲長也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鄭箋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　歐陽氏曰育材之道博求人之才性不一隨有材者因其性而養成之成就於學成就於官勸以爵祿勵以名節使人人各極其所能焉　朱氏曰先王盛時家有塾黨有庠術

有序國有學其制見於周官孟子與大戴記漢儒之說者皆不同也若其教之以孝弟忠信詩書禮樂養其良知良能之善以俟其成德而賴其用則意未嘗不同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此所謂長育人材者能如是則天下喜樂之也　陳氏曰小雅二十二詩皆因其事而歌之也菁菁者莪之詩則當何歌其天子行禮於學校燕飲而歌之歟

申公說天子燕賓與之士歌此詩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虞惇曰比也　毛傳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

大陵曰阿　孔疏君子若也
韓氏曰君子能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莪草能使之
菁然也　鄭箋既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見也　嚴
氏曰見此能育材之君子則莫不喜樂而有威儀也喜
樂身長心之興起有儀見善教之作成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比也　毛傳中沚沚中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比也　毛傳中陵陵中也　鄭箋錫賜也古者貨貝五
貝為朋百朋言得祿多也
韓氏曰言得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錫命之賜之厚祿以
寵貴之云爾　王氏曰厚之以祿則士之材成矣樂其
成吾才而又能用我也豈特為厚祿乎哉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比也　毛傳楊木為舟　孔疏載則也　嚴緝曰則沉
則浮言唯才是用也　孔疏休美也
鄭箋喻人君用人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才無所廢
韓氏曰君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嚴緝按集註以此為燕飲賓客之詩不主育材之
說故於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載沉載浮我心則休
皆與傳說異今以毛鄭為主而參用韓文公上宰

相書推育才樂且有儀從嚴氏詩緝不從鄭載沉
載浮毛鄭以喻為載物之載而孔氏正之今從之
六月宣王北伐也　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
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
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
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
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
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
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
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
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
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
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鄭箋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　朱
註成康既沒周室寖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
之出居於彘玁狁內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靖即
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序其
事　申公說尹吉甫帥師征玁狁史籀美之　呂氏
曰成康既沒文武之政侵尋弛壞至於夷厲而小雅
盡廢矣蓋其人亡其政息雖鐘鼓筦絃之聲未廢而
其實不舉則無所施之所謂廢也宣王中興內修政
事外攘夷狄北伐南征以復文武之境土故序詩者

詳記其所由廢興者如此以發其端而小雅之見於經者於是變矣　蘇氏曰宣王之詩而不免於變何也曰周之興也積仁行義數百年至於文武風俗純備是以其詩發而爲王詩自成康以來周室不競至幽厲而大壞其敗亦數百年其蓄之也亦厚矣是以其詩不復其舊而謂之變夫自其正而之乎變其敗之也甚難其間必有幽厲大亂之君爲之而後能自其變而復於正其反之也亦難苟非有后稷公劉文武積累之勤亦不能也今夫宣王之善之積者未若幽厲之變之厚也是以不免於變也　虞惇按竹書宣王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玁狁至于太原秋

八月方叔帥師伐荊蠻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棲騤飭服隔句韻急國韻不通錢第氏曰韻譜論引此作我是用戒戒字古有入音紀力反常武既敬既戒與國韻正同

賦也　鄭箋六月建未之月盛夏出兵明其急也　蘇氏曰棲棲不安也　鄭箋戎車革路也其等有五　孔疏春官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所謂五戎也飭齊正也　朱註騤騤彊貌

鄭箋常服戎事之常服韋弁服　孔疏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舄也載之者戎服當戰陳時服之在道未服也　毛傳熾盛也　鄭箋于曰匡正也王曰今汝出征玁狁以正王國之封畿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成征里子隔句韻

賦也　孔疏比齊同也　毛傳物毛物也　孔疏比物者比同力之物也　蘇氏曰比物而又四驪言馬有餘也　毛傳則法也　鄭箋服戎服也　朱註三十里一舍也古者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

孔疏夏官校人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閑之者先教戒後用師也書傳曰征伐必因蒐狩以閑之閑之者

何貫之貫之何習之是也　朱註此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引道不疾不徐盡舍而止慮變之速從事之敏不失其常度也　鄭箋王曰令女出征伐以佐助我天子之事禦北狄也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賦也　毛傳脩長廣大也顒大貌膚大公功也嚴威嚴敬也　鄭箋共典也服事也　朱註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也　范氏曰兵事莫尚於嚴莫先於敬共武之服者如此則足以定王國矣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

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茆蔑上去通韻
賦也 鄭箋茹度蹙齊也 蘇氏曰啓始者無所擇也
毛傳焦也穫也周地之接於玁狁者 鄭箋鎬也方
也皆北方地名涇陽涇水之北也織微織也 毛傳鳥
章錯革鳥為章也白旆繼旐者也 曹氏曰白帛也以
絳帛為旆 毛傳央央鮮明貌元大也 朱註戎戎車
也 王氏曰車前曰啟後曰軽以元戎從突敵陳之前
行所謂選鋒也 毛傳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
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 韓詩章句元戎兵車也
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
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

朱註玁狁不自度量深入為寇是以建旗選鋒銳疾
其罪而致討為直而壯律而臧有不戰戰必勝矣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
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平去通韻
賦也 朱註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 毛
傳戎車之安從後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
也佶壯健貌 孔疏閑習也 朱註太原地名亦曰大
鹵 毛傳文武有文有武吉甫尹吉甫也 鄭箋時大
將也 毛傳憲法也 王氏曰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
以威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為法也
朱註至太原者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

法如此 漢書嚴尤傳曰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於
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蟁蝱之
螫毆之而已 虞惇按困學紀聞後漢書西域傳穆王
西征犬戎遷戎於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
率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宣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
蓋自穆王遷戎而太原為戎居宣王僅能驅之出境而
已其後料民太原而戎患益深卒至驪山之禍其端自
穆王遷戎始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
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久上 友音以
賦也 毛傳祉福也御進也侯維也張仲賢臣也善父
母為孝善兄弟為友

鄭箋吉甫伐玁狁而歸王以燕禮樂之則歡喜矣又多
受賞賜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今飲之
酒進其諸友恩舊者與俱飲又加珍美之饌所以極勸
也 陳氏曰於諸友之中維誰在矣獨舉其孝友之賢
者曰張仲 朱註舉與燕者之賢所以賢吉甫而善是
燕也 毛傳言王使文武之臣征伐而與孝友之臣處
內 范氏曰朝廷心腹也戎狄四支也孝友之臣日納
王於善而救邪之然後戎狄可攘外患可除矣 王氏
曰吉甫為將於外而內無忠賢之臣與之同志輔王耳
目術也其心則妬功害能之人至矣妬功害能之人至

則若吉甫者其身之不閑何暇識勝敵哉．漢書劉向疏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

六月六章章八句

虞惇按王肅述毛云宣王親伐玁狁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追伐追逐至于太原王基云六月命吉甫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惟常武宣王親征王基鄭之徒也今考詩意鄭說爲長故首章箋是常服從鄭不從毛傳鎬及方王肅云鎬鎬京也而王基駁之孫毓以箋義爲長周師古註漢書亦云鎬非豐鎬之鎬故今亦從鄭按按之義與簡閱不相配今從蘇

采芑宣王南征也

孔疏宣王命方叔南征蠻荊之國　陳氏曰南征北伐二詩皆班師時作北伐其初用兵也南征則北方已服中國粗定方叔乘北伐之威以臨蠻荊也下篇車攻則中興之功成矣　申公說宣王命方叔征荊荊人來歸史籀美之　虞惇按鄭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荊蠻注云芊姓之蠻鬻熊之後也後漢書南蠻傳槃瓠其後滋蔓今長沙武陵蠻是也周世黨衆彌盛宣王中興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所謂蠻荊來威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　此章十二句一韻芑止田千隔句韻

輿也　毛傳芑菜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方叔卿士受命而爲將也涖臨也　朱註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其車三千法當三十萬人蓋極言其盛也　毛傳師衆干扞也　朱註試肄習也　毛傳翼翼壯健貌　蘇氏曰路車金路也　毛傳奭赤貌　孔疏簟茀以方文竹簟之蔽爲車蔽也鉤膺馬婁頷有鉤而在膺有樊有纓樊馬大帶纓鞅也

程氏曰采芑於新田菑畝皆地力方盛處　毛傳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　李氏曰田必治而後菜可食士必練而後戰可用　蘇氏曰將采芑者於何取之其必於新田菑畝而後得之方其治田也則勞而及其采芑也則佚故宣王南征則亦使方叔治其軍而後用之方叔之治軍也陳其軍馬試其衆以扞敵之法又親以身率之士之從之者皆知愛之故美其車馬之盛服飾之美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　衡珩古戶郎反後並同此章一句一韻衡瑲皇

對又自爲韻

興也　蘇氏曰中鄉民居在爲其田尤治　鄭箋交龍
爲旂龜蛇爲旐　朱註約束也　毛傳軝長轂之軝也
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　朱註鈴在旂曰旂四馬則八
鸞　毛傳瑲瑲聲也　朱註命服天子所命之服也
毛傳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瑲珩聲也蔥蒼也
朱註珩佩首横玉也　孔疏三命赤芾蔥珩
程氏曰其行也受服章之寵美言付之重　嚴氏曰方
叔戎名素著又蒙寵服職以王師臨小醜故雍容閑暇
如此

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猶止其車三千師干
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
振旅闐闐　隼古之木反後並同此亦三句一韻隼止與止
試韻天千隔句韻前章後六句一韻此章後六句分兩
韻鼓旅淵闐又自爲韻

興也　毛傳戾疾飛貌　鄭箋隼鷂屬急疾之鳥也
毛傳戾至也　鄭箋爰於也　孔疏鉦鐃也　毛傳伐
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　鄭箋鉦也鼓也各有人焉
鉦人伐鼓互文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　毛
傳鞠告也　鄭箋將戰陳其師旅誓告之陳師告旅亦
互文　毛傳淵淵鼓聲也　鄭箋振止旅衆也春秋傳
出曰治兵入曰振旅　董氏曰闐闐衆行聲也

鄭箋鳥飛而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深攻入敵也集於其
所止喻士卒須命乃行也三稱其車三千者重師也
孔疏鉦人伐鼓未戰而聞鼓也陳師鞠旅將戰而申告
也伐鼓淵淵當戰而作氣也至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
闐闐然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　嚴氏曰方進師而即
振旅蠻夷望風畏服不待戰也　蘇氏曰方叔之南征
先治其兵既衆且治而蠻荆遂服故詩人詳其治兵而
略其出兵上二章言車容車服之盛此章陳師未戰而
振旅下章乃言其服敵也

蠢爾蠻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
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

蠻荆來威　此章上八句兩句一韻於平上通韻下六句
句一韻嘽焞又自爲韻

賦也　毛傳蠢動也蠻荆荆州之蠻也　朱註大邦猶
言中國也　毛傳元大也　鄭箋猶謀也　毛傳嘽嘽
衆也焞焞盛也　呂氏曰爾雅疾雷爲霆
嚴氏曰少年輕俊之人勇力求勝未能遠謀方叔老成
故能謀不尚戰以謀爲壯不以力爲壯　鄭箋方叔
昔與吉甫征伐玁狁今特往伐蠻荆皆使來服於宣王
之威美其功之多也　錢氏曰北伐之役方叔佐吉甫
以成功而六月但美吉甫不及方叔平此則南征之功
始并及之於此見古人將權之一而諸將不爭功之美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集傳按毛傳云采芑朱註云宣行采芑而食故賦其
事以起興殊無意義今從毛其車三千鄭箋云宣
王承亂羨卒盡起王氏謂合諸侯之師故有此數
大抵詩人鋪張揚厲之辭不必盡拘也今從朱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
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
徒焉

朱註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爲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
衰久廢其禮宣王中興復於此會諸侯故詩人作此
以美之 申公說宣王大閱於東都諸侯皆會史籀
美之 集傳按竹書宣王九年王會諸侯於東都遂
狩於甫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賦也 毛傳攻堅同齊也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
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龐龐充實也東洛邑也 孔
疏當駕此車馬乘之以往東都與諸侯行會同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上去通韻

賦也 孔疏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 毛傳
甫大也

孔疏東都之界有廣大之草可以就而田獵爲當駕此
車馬我將乘之而往狩言既會諸侯又興之田也 毛
傳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纏
質以爲槸間容握驅而入轚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
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
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
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賦也 毛傳之子有司也夏獵曰苗 孔疏選數也
毛傳囂囂聲也 鄭箋敖鄭地近滎陽

朱註選車徒者其聲囂囂則車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
譁唯數者有聲又見其靜治也 孔疏選車徒備器械
將往搏獸於敖行也 呂氏曰宣王之行東都以會
諸侯爲主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爲戒具
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賦也 嚴氏曰奕奕大也 毛傳諸侯赤芾金舄舄達
屨也 孔疏金舄黃朱色加金爲飾也 毛傳時見曰
會殷見曰同 朱註繹陳列聯屬之貌

孔疏宣王之至東都四方諸侯駕四牡之馬而來朝見
於王服赤芾金舄之飾與王行會同之禮所謂復會諸
侯於東都也 王氏曰諸侯人君宜朱芾而此赤芾者
會同故也從其臣民則朱芾君道也會同於王則赤芾
臣道也 孔疏周禮大宗伯注云時見無常期王將有

征伐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殷
見者十二年〔〕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畢王爲壇合
諸侯以命政此會諸侯於東都非十二年之事而言同
者會同對則別散則通　徐氏曰獨春蒐冬狩而四時
之田通稱蒐狩秋嘗冬烝而四時之祭通稱烝嘗如此
篇之于于苗未必果是仲夏而爲言行狩又豈必在仲
冬也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調字非韻未詳
柴韻補調讀如同柴說文作㧘音恣伏與柴韻與同韻
乃丹設之受格

賦也　毛傳決鉤弦也拾遂也　孔疏決著於右手大
指所以鉤弦開體象骨爲之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以
韋爲之　鄭箋佽手指相次比也調弓强弱與矢輕重
相得也　朱註射夫卽諸侯來會者同協也　鄭箋柴
積禽也　朱註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
呂氏曰此章以下言既會同而田獵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猗於戈反馳古
音陀破叶去迴韻

賦也　程氏曰猗偏猗也　朱註馳馳驅之法也　鄭
箋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
物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賦也　朱註蕭蕭悠悠皆閑暇之貌徒步卒也御車御
也不驚不讙譁也大庖君庖也不盈取之有度不極欲
也

嚴氏曰田事既畢軍旅旋歸惟聞馬鳴之聲蕭蕭而靜
無他聲也見旆旌之行悠悠而緩無亂次也徒行者御
車者皆不驚駭大庖不盈擇取三十而已　朱註言終
事嚴而頒禽均也　毛傳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
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爲上殺射右耳本
次之射左髀達於右腢爲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
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
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
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賦也　鄭箋允信展誠也　孔疏君子謂王也
嚴氏曰會同之事師徒衆盛由鎬至洛道路甚長非紀
律嚴整其擾多矣觀者以田事之終而徒御整肅如此
乃深美之曰有司之是役也謂師之行而不聞其聲信
矣宣王誠哉其大成也言功業極盛無遺憾也　朱氏
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而宣王中興
亦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已無二道也凡詩所賦自
整車馬備器械以下其修政事攘夷狄則前乎此矣

車攻八章章四句

虞惇按東有甫草箋云甫草甫田之草也鄭有圃
田朱注宣王時未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內故有
以甫為圃經無明文下言搏獸于敖此不應又言
行狩于圃後漢書注韓詩薛君章句云圃博也有
博大之茂草也雖以甫為圃而仍訓為博故今從
毛有聞無聲毛云有善聞而無喧譁之聲亦衍說
也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孔疏天子 曰萬幾尚留意馬祖之神為之祈禱是
慎微也人君遊田意在適樂今工求禽獸唯以給賓
是接下也 中公說吉日田獵從右史籀美之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
羣醜 戊古音茂
賦也 鄭箋戊剛日也 毛傳外事以剛日 朱注以
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歟 毛傳伯馬祖也重物慎
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禱獲也 孔疏夏官
校人春祭馬祖馬祖天駟也孫炎云龍為天馬故房四
星謂之天駟 鄭箋醜衆也田而升大阜從禽獸之羣
衆也
嚴氏曰既伯謂有事於馬祖將用馬力而祭之也既禱
謂因祭而禱之願馬之強健而獲多也 孔疏車牢馬
健可以歷險從禽矣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
之所 下四句協何韻
賦也 朱注庚午亦剛日也 毛傳差擇也 鄭箋同
聚也 毛傳鹿牝曰麀麌麌衆多也 李氏曰漆沮二
水名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
朱註戊辰之日既禱矣越三日庚午遂擇其馬而乘之
視獸之所聚麀鹿最多之處而從之唯漆沮之旁為盛
宜為天子田獵之所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
天子 有友右俱韻以

賦也 陸氏曰廣平曰原 毛傳祁大也趨則儦儦行
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 鄭箋率循也悉驅禽順左
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
酌醴
賦也 毛傳一發而死曰殪言中微而制大也 朱註
御進也 鄭箋賓客諸侯也 朱註醴酒名周官五齊
二曰醴齊 鄭箋酌醴而飲群臣以為俎實也
呂氏曰車攻吉日皆以蒐狩為言何也蓋蒐狩之禮所
以見王賦之復焉所以見軍實之盛焉所以見師律之
嚴焉所以見上下之情焉所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
武之功業者此足以觀矣

吉日四章章六句

虞惇按麀鹿麌麌箋云麕牡曰麌其祁孔有箋云
祁當作麎麎與毛異今不取漆沮之從二句朱註
爲長悉率左右仍從鄭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
集之至於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
鰥寡 寡古音古古反並同

興也 毛傳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 歐陽氏曰之
子使臣也 毛傳矜憐也老而無妻曰鰥偏喪曰寡
歐陽氏曰使臣奔走於外如鴻鴈之飛羽肅肅然而勞

其體也 劉氏曰宣王憂勤於上則使者劬勞於下不
敢遑寧爰及可矜之人鰥寡孤獨皆得其養以天子哀
困窮爲急也 鄭箋貧窮者欲令賙餼之孤獨者收斂
之使有所依附 朱氏曰悲鮮鰥寡文王所以興也哿
矣富人哀此煢獨幽王所以亡也鰥寡孤獨乃民之
窮而無告者聖王發政施仁必自此始誠使鰥寡孤獨
得其所而天下之民無有不被澤者矣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
安宅

興也 孔疏垣牆也 毛傳一丈爲板五板爲堵 朱
註究終也

歐陽氏曰使臣暫止於野爲民營築居室如鴻鴈之集
於澤也使臣雖劬勞而民終得寧居矣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
宣驕

虞惇曰興也我我使臣也
歐陽氏曰哀鳴嗷嗷使臣自訴也知我者謂我以君命
安集流民不憚勤苦不知我者謂我好興役動衆爲宣
驕也 朱氏曰作詩所以告哀也韓詩曰勞者歌其事

鴻鴈三章章六句

虞惇按此詩以歐陽本義爲正鴻鴈于飛興之子
于征之子使臣也而已鄭云鴻鴈知辟陰就陽喻

民知去無道就有道下文之子乃云侯伯卿士則
上下文義全不相關首章之劬勞指之子而二章
之劬勞又指萬民義亦不相貫朱註以之子爲流
民自相謂而下文爰及矜人乃云且其劬勞者皆
鰥寡可憐之人則爰及二字文理亦未可通今皆
不取末章云比也亦非是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孔疏美宣王勤於政事因以箴之下文規誨爲箴失
之漸習於下無羊於末見終善以隱之 董氏曰傳
云百官箴王闕此詩其司烜之屬所爲歟 申公
說宣王勤政史箴美之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賦也　孔疏其語辭　蘇氏曰央久也　鄭箋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　毛傳庭燎大燭也　孔疏周禮司烜供蕡燭庭燎　毛傳君子諸侯也將將鸞聲也

蘇氏曰宣王將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矣則對曰夜未央也庭燎光矣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　許氏曰此言王勤於政事惟恐後時之意也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賦也　蘇氏曰艾將盡也　朱註晣晣小明也　毛傳噦噦徐行有節也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旂方言

芹後並同

賦也　朱註煇火氣也天欲明燭光相雜也

鄭箋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我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　程氏曰天下之事貴乎得中而可常是之謂宜苟以意之所欲而已雖不勤於始而怠於終故其進鋭者其退速宣王之於始不守法以治盡其力以勤於事固知其不能終也此所以方美其勤而遂以箴之也　朱氏曰厥後宣王宴起至煩賢后脫簪待罪詩人固已見其微矣

庭燎三章章五句

虞惇按鄭箋王不正雞人之職而問夜早晩故詩人箴之其說淺矣詩大旨是美宣王而箴之之意在言外

沔水規宣王也

孔疏欲王治諸侯禁讒佞皆規王使爲善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隼之水反友音以毋滿以反

虞惇曰比也　毛傳沔水流滿也　鄭箋水流而入海猶諸侯朝天子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載則也　歐陽氏曰載飛載止比諸侯或來或不來不可常也　孔疏兄弟同姓臣也邦人諸友異姓也

邈族曰諸侯亂强大必知矜王室今敢服不常是亂也

朱註我兄弟諸友乃無肯以亂爲念者誰無父母乎亂則危將及之矣此憂亂之詩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上四句賦句興

比也　毛傳湯湯放縱無所入也飛揚無所定止也

嚴氏曰水盛隼揚喻諸侯強大而放恣不朝事也　毛傳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　鄭箋諸侯不循法度我念之憂不能忘也

陸氏曰宣王無游之德故諸侯有沔水之流縱宣王無陵之德故諸侯有隼之飛揚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

其興

比也　鄭箋率循也隼飛循陵阜者是其常也喻諸侯

之守職順法度者亦猶也

嚴氏曰飛止者已無他志飛揚者未有回心率彼者蓋

僅有之所當綏懷以勸來者今民之訛言復欲中以讒

譖而使之不自安豈可不懲止之乎　呂氏曰諸侯因

自相戒曰我友敬之讒言其將興矣蓋深規宣王以

屏絕讒慝也讒人在朝乃諸侯疑畏之本故終言之

毛傳疾王不能察讒也　許氏曰讒言可畏唯敬足以

勝之詩人知所本矣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虞惇按此詩首章謂無父母傳云京師者諸侯之

父母也次章其流湯湯箋云既不朝又不復不事

侯伯載飛載揚云諸侯出兵妄相征伐皆衍說也

朱註於次章云水盛隼揚興憂亂之不能忘也與

首章取興之義不相合卒章以隼之高飛興民之

訛言又與次章取興之義不相合今詳繹詩說而

訂之二章俱改從比又此詩疑當作三章章八句

末章似脫前二句朱子固嘗有是說矣

鶴鳴誨宣王也

鄭箋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

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朱註比也　孔疏鶴善鳴其音高亮聞八九里

皋澤中水溢出所為坎也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　范

氏曰檀美木也　毛傳蘀落也錯厲石也可以琢玉

鄭箋鶴處九皋而野聞其鳴聲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

之魚之性寒則逃於淵溫則見於渚喻賢者世亂則隱

治平則出也園有樹檀檀下有蘀猶朝廷尚賢者而下

小人也　孔疏遠方沉滯之賢任而官之以之輔治猶

寶玉得石錯琢以成器也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

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比也　毛傳穀惡木也攻錯也

李氏曰漢王符云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

以灰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　程氏曰玉之溫

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麤厲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相

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玉之器成焉猶君子之

與小人處也橫逆侵加然後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

預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吾聞諸邵子云

鶴鳴二章章九句

虞惇按集註此詩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陳善

納誨之辭也鶴鳴二句言誠之不可揜魚潛二句

言理之無定在園有樹檀二句言愛當知其惡他

山之石二句言人當知其善其惡者也但二篇之中衆舉四事不若毛鄭尊賢求賢之爲愈况毛氏在衆説之先其傳必有所自故今仍之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

讀詩質疑卷之十八

孫男有穗校字

讀詩質疑卷第十九

常熟嚴虞惇學

祈父之什

祈父刺宣王也

毛傳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爲敗　虞惇按國語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牙音吾

賦也　毛傳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　朱註爪牙鳥獸所用以爲威者也　鄭箋轉移也　毛傳恤憂也

鄭箋昔曰若時圻父謂司馬也司馬掌祿士故司士屬焉又有司右主勇力之士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爪牙之士　董氏曰古者宿衛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平有四方之役調兵諸侯故征徐以魯追貊以韓平淮夷以江漢略見於經可考也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賦也　李氏曰爪士爪牙之士也　毛傳底至也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賦也　毛傳亶誠也　劉氏曰尸主也　毛傳熟食曰饔　鄭箋已從軍而母主飲食之事自傷不得供養也

呂氏曰蓋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焉以宿衛之士從軍一也親老而無兄弟不免征役二也觀句踐伐吳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存古之世必有成法故呼司馬而責其不聰若曰此法也人皆聞之汝獨不聞乎呼司馬者不敢斥王也[illegible]晉陳[illegible]曰[illegible]我先[illegible]幽[illegible]而貪天禍乎於今未得守王中興之主也[illegible]與幽厲並數之觀是詩所刺則于晉之言豈無所自歟

祈父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周書酒誥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蔡九峯註以若疇句薄違句鄭康成引書若疇圻父薄違今

句讀之異也朱註則云此亦未見其必為宣王之詩下篇放此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鄭箋刺其不能留賢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賦也　孔疏皎皎潔白也場圃也　毛傳縶絆維繫也　鄭箋永久也伊人賢者也

毛傳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　朱註詩人以賢者去而不可留託以所乘之駒食我場苗我將縶之維之庶幾以永今朝使其人得以於此逍遙也　鄭箋愛之欲留之　蘇氏曰逍遙不事事也雖逍遙猶愈於去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賦也　毛傳藿猶苗也夕猶朝也　朱註嘉客猶逍遙也　嚴氏曰[illegible]其[illegible]此爲嘉客也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侯音胡[illegible]

賦也　朱註賁然光采之貌　孔疏思語辭　朱註爾白駒之人也　蘇氏曰慎誠勉強也

蘇氏曰詩人欲賢者之來故告之曰子苟來也將待爾

以公侯其為樂顧豈少哉爾亦慎爾優游而勉爾遁思以來從我乎　朱註蓋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足縻留之苦而不恤其志之不得遂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賦也

朱註賢者必去而不可留矣於是嘆其乘白駒入空谷束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也蓋逝乎不可留矣然猶冀其相聞而不絕也故語之曰毋自貴重其聲音而有遐棄我之心　呂氏曰此雖祝其音問無絕亦以君臣之義微諷之

白駒三章章六句

虞惇按爾公爾侯毛傳云爾公爾侯邪何為逸樂無期以反也語意唐突殊非待賢之體或云貴當時在位之公侯則又於上下四爾字不相貫生芻一束鄭箋亦迂滯今從朱朱蓋本蘇氏說也

黃鳥刺宣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毛傳興也　孔疏穀木也　毛傳穀善也

朱氏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呼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於穀而啄我之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我亦不久

於此而將歸矣無以侵迫為也　呂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興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興也

黃鳥三章章七句

虞惇按毛鄭以此詩為夫婦相棄故云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之不固今考詩中絕無此意也以此邦之人稱其夫尤非理朱集註得之但讀詩記所引朱氏說與今註小異今註作比而讀詩記之說則興也當以讀詩記為定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虞惇曰興也　毛傳樗惡木也　鄭箋婦之父壻之父相謂曰昏姻　毛傳畜養也

王氏曰此民不安其居而適異邦從其昏姻而不見收恤之詩也惡木尚可庇而息爾不我畜則樗之不如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野故蓫宿爾句韻

興也　毛傳蓫惡菜　鄭箋牛蘈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葍[illegible]方墨反富古方二反後並同上下各韻不必叶

興也　毛傳葍惡菜　鄭箋葍也　蘇氏曰特匹也

毛傳祇適也

王氏曰蓫之惡猶可采以治疾葍之惡猶可采以禦饑昏姻之相與固為其窮則相收困則相恤也今不思舊姻而求爾新特則又蓫葍之不如　鄭箋是不足以得富也適以此自異於人道言可惡也　王氏曰先王躬

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爲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卹六行教民爲其有父母也教以孝爲其有兄弟也教以友爲其有同姓也教以睦爲其有異姓也教以婣爲鄰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教以任相賙相救也教以卹以爲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爲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卹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虞惇按鄭箋此刺不正嫁娶之數而有荒政多淫昏之俗又云稱之復有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娶之

月求爾新特謂不以禮嫁必無肯媵之者曲說舊姻新特似棄婦之詞然玩昏姻之故言就爾居其非夫婦相謂可知朱註本王氏說今從之成不以富從鄭不從朱三章首二句義屬興朱云賦亦非是求爾今本作求我成不今本作誠不俱依唐石經及國子監註疏本改正

斯干宣王考室也

孔疏雜記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註云設盛食以落之 朱註舊說厲王流於彘宮室圮壞宣王即位更作宮室既成而落之或曰儀禮下管新宮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疑即此詩也 漢書劉向傳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 呂氏曰斯干無羊宣王初政之詩次於刺詩之後何也宣王晚年雖怠於政然中興之大德不可掩也故復取此二篇以終之宣王之大雅有美無刺大雅言大體者也論其大體則宣王固一代之賢君也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叶上去通韻

朱註賦也 毛傳秩秩流行也 孔疏斯此也 朱註干水涯也 毛傳幽幽深遠也 劉氏曰南山終南山

也 朱註苞叢生而固也 鄭箋式用也 歐陽氏曰猶謀也

董氏曰宣王作室後臨水前對山其盤基之厚如竹之苞其幹蔭之密如松之茂而兄弟之居此室者皆相好而無相謀所謂聚國族於斯也 朱註蓋頌禱之辭

張氏曰猶似也人情大抵施之不報則輟故恩不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己之所能爲者無效其不相報而廢恩也君臣父子朋友亦莫不用此道盡己而已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賦也 毛傳似嗣也 朱註妣姜嫄后稷也 毛西南其戶西鄉戶南鄉戶也 鄭箋爰於也

蘇氏曰厲王之亂宮室敗壞宣王謀所以繼續其先[illegible]
先祖者故築其宮室於是居處於是笑語焉　孔疏天
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推此有東
鄉戶北鄉戶也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平去
通韻
賦也　鄭箋約縮板也　蘇氏曰閣閣上下相乘也
孔疏椓築也　蘇氏曰橐橐杵聲也　毛傳芋大也
鄭箋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也其堂作堅緻則鳥
鼠之所去也　蘇氏曰君子於是居焉所以為尊且大
也　曹氏曰君子雍容於其間心廣體胖是以大也

嚴氏曰此以下由外而內由牆垣而堂寢詩之次第也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賦也　朱註跂竦立也　歐陽氏曰翼敬也棘急也矢
行緩則枉急則直革變也　孔疏白雉五色曰翬　毛
傳躋升也
蘇氏曰其嚴正如人跂而翼也其廉隅如矢之急而直
也其峻起如鳥之警而革也其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
翼也　朱註其堂之美如此君子之所升以聽事也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賦也　毛傳殖殖平正也　孔疏庭宮寢之前庭也
朱註覺高大而直也　孔疏楹柱也　鄭箋噲噲

快也　朱註正向明之處也　蘇氏曰噦噦深廣貌
朱註冥奧窔之間也
朱註其室之美如此君子之所休息以安身也　董氏
曰噲噲其正所謂陽室也噦噦其冥所謂陰室也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
維羆維虺維蛇 [illegible]通韻寢夢莫騰反羆古音波後同蛇
音陀與不叶
賦也　鄭箋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興夙興也有善
夢則占之熊羆之獸虺蛇之蟲陽者夢之吉祥也
朱註祝其君安其室居夢兆而有祥亦頌禱之詞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賦也　鄭箋大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熊
羆在山陽之祥也故為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為
生女
范氏曰身安志平誠意感通而吉夢可占故生男則世
為君王生女則宜人之家室人道盡於此矣　朱註或
曰夢之有占何也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晝
之所為夜之所夢善惡各以其類至先王建官設屬使
之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
凶獻吉夢贈惡夢其於天人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
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宗祝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
也以守至正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
斯皇室家君王 喤音皇後同
賦也 毛傳半圭曰璋 孔疏喤喤聲大也 鄭箋芾
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皇猶煌煌也
鄭箋臥於牀尊之也 毛傳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
孔疏言無生而貴者也欲爲君父當先知爲臣子
朱註衣之裳服之備也弄之璋尚其德也男子之生於
是室者皆將服朱芾煌煌然有室有家爲君爲王矣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
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地古音陀 瓦古音我 儀古音俄 議古魚寶
反後同 罹音羅 叶上去通韻 裼字不入韻

賦也 毛傳裼褓也瓦紡塼也 鄭箋儀善也 毛傳
罹憂也
鄭箋臥於地卑之也 蘇氏曰衣之裼卽用其所衣無
加也 鄭箋弄之瓦習其所有事也婦人無所專於家
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婦人之職唯議酒
食耳無遺父母之憂 王氏曰女子以順爲正無非足
矣有善非吉祥可願之事也 朱註在易家人之六二
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
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
外之志此之謂也 孔疏六章以下盛陳夢得吉祥生
育男女貴爲王公慶流後嗣皆因考室而得然 呂氏

曰此詩一章總述宮室之面勢而頌其親睦二章三章
述其作室之意與營築之狀四章五章言堂室之美六
章以下則頌禱之詞也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應麟按鄭氏以首章喩宣王德行國富民衆使好
以似續妣祖爲宮廟已成如跂斯翼一章爲主作
宮廟考之詩義皆未必然詩序但言考室無作宗
廟之文似續妣祖一句之下卽已別言築寢室四
章君子攸躋亦未見有祭祀之意鄭又改猶爲瘉
改芋爲幠改似爲巳午之巳皆鑿說也
無羊宣王考牧也

鄭箋厲王之時牧人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
成謂復先王牛羊之數 孔疏周禮牧人掌牧六牲
而阜蕃其物六牲牛馬羊豕犬雞也獨言牛羊者以
祭祀爲重馬則祭之所用者少豕犬雞比牛羊爲卑
故舉牛羊以爲美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
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賦也 毛傳黃牛黑脣曰犉 王氏曰濈濈和也 朱
註濕濕潤澤也
蘇氏曰羊以三百爲羣其羣尚多也牛之犉者九十非
犉者尚多也 毛傳聚其角而息濈濈然呞而動其耳

濕濕然　王氏曰羊以善觸爲患故美其聚而和　陸氏曰牛病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澤　鄭箋言此者美畜産得其所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池音陀餱音侯阿池訛韻餱具乎去通韻不必強叶

賦也　毛傳訛動也何揭也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

蘇氏曰物類也　毛傳三十維物異毛色者三十也

孔疏祭祀之牲當用五方之色毎色之物皆有三十祭祀索則有之

劉氏曰牛羊無所驚畏而牧者曰持雨具齎餱糧從牛羊之所宜適以順其性而蕃其息故牲有餘備矣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雄古乎陵反後同

賦也　鄭箋麤曰薪細曰蒸　毛傳矜矜兢兢堅强也騫虧也崩羣疾也肱臂也升升入牢也

蘇氏曰牧人有餘力則取薪蒸合牝牡而牧事盡矣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騶擾從人意也　王氏曰言羊不言牛者羊善耗敗故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賦也　毛傳溱溱衆也

毛傳陰陽和則魚衆多矣旐旟所以聚衆也　鄭箋魚者庶人之所以養也夢魚是歲熟之祥　張氏曰縣鄙建旐統人少州里建旟統人多建旐之處乃建旟是民庶衆也　孔疏歲熟民滋國之休慶也　王氏曰此牧成而考之詩也故以吉祥之事終焉　呂氏曰以斯干無羊之卒章觀之所願乎上者子孫昌盛所願乎下者歲熟民滋皆不願乎其外也彼秦漢好大喜功之主肯以是爲可願哉　錢氏曰當牧畜滋人衆殷富朝獻太平臣獻休瑞治於此盛而志亦於此荒矣此不籍千畝料民太原之所由舉也史稱漢武初年國家無事財用富足因之甲兵土木神仙聘祠海内虚耗物盛極而衰亦其勢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虞惇按此詩毛鄭說俱得惟衆維魚矣鄭云夢人衆相與捕魚不如毛傳之自然若集注云夢人乃是魚則意想不倫於六夢爲噩夢非吉祥善事矣凡註有必不可從者此類是也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鄭箋家父字周大夫　孔疏春秋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卒七十有五年蓋古人以父氏爲字或累世同之雲漢序曰仍叔而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

或亦世字叔也　虞惇按春秋隱公三年尹氏卒公羊曰譏世卿也胡氏曰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爲周階亂家父所刺秉國之均不平謂何者是也困學紀聞云尹氏不平此幽王所以亡春秋於平王之末書尹氏卒見權臣之繼世也於景王之末書尹氏立王子朝見權臣之亂國也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譏以此坊民猶有五侯擅漢三馬食曹之禍以三說推之則春秋之尹氏蓋即家父所刺之後人矣　項氏曰幽王時爲亂者皆宣王時故家也崧高之申伯率犬戎以攻周韓奕之蹶父爲趣馬以亂政而孔聖之鄭上不平之太師蓋即常武之皇父尹氏也國人雖未

必皆其身而亦必無皆死之理以此知人才唯上所用之唐之裴矩乃隋之佞人魏之華歆即漢之名士也　呂氏曰按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杜氏謂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義則此詩在古止名節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平上通韻

興也　毛傳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太師也具俱惔燔也卒終斬斷絕監視也

陳氏曰南山國之望太師民之瞻　鄭箋民視汝之所爲憂心燔灼又畏汝之威不敢相戲言語疾其貪暴脅下以刑辟也　朱註國既終斬絕矣汝何用而不察哉

輔氏曰小人欲行不平之政未有不先脅威虐以箝人之口者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猗於宜反

興也　毛傳猗長也薦重瘥病憯曾也

蘇氏曰山之實草木是也山之生物其長平均如一凡生於其上者無不猗猗其長也師尹不平其心則下之榮悴勞佚有大相絕者矣是以天怒而重以喪亂人怨而謗𧦝其上而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也

鄭箋責三公不均平不如山之爲也

尹氏太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賦也　毛傳氐本均平也　鄭箋毗輔也　朱註弔愍也　毛傳空窮也　鄭箋師衆也

孔疏尹氏爲太師之官是周根本之臣秉國政之平居維衡之任　鄭箋當維制四方上輔天子下教化萬民使不迷惑所任至重　李氏曰尹氏不能如此則其亂必矣故呼天而告之曰昊天不弔不宜使此人居高位以困窮我衆民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

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殆仕平去通韻
賦也　嚴氏曰仕謂官使之也　毛傳夷平也　王氏
曰已廢退也　毛傳瑣瑣小貌壻之父曰姻兩壻相謂
曰亞膴厚也
嚴氏曰師尹之不平在於遠君子而任小人故戒以弗
躬弗親則庶民不信也不瀾問之不官使之豈可誣罔
君子以爲不可用哉不用君子而用小人則必致亂當
平其心察其義而已退之無使危殆其國也瑣瑣姻亞
者小人也無以親暱而厚任之謂之大位也大臣官使
人材當開布公道乃於君子則弗仕唯姻亞則膴仕所
謂不平也　虞惇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言不當委任

小人也弗問弗仕勿罔君子言不當棄置君子也故下
章遂言用君子以已亂之效焉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
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訩吳勇反屆居拜反闋苦穴反夷
讀違發頒爲支發之入聲平去入通韻
賦也　毛傳傭均也　朱註鞠窮訩亂也　嚴氏曰惠
愛也　鄭箋戾乖也屆至也　毛傳闋息也　鄭箋夷
平也　蘇氏曰違遠也
嚴氏曰民罹師尹之害而歸之於天曰昊天不均而降
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夫天生小人
以禍天下也所以救此禍者唯在用君子而已幽王信
用小人故君子去之君子若至則民心自息矣君子若
平夷其心則民之惡怒遠矣所患君子不至耳至則無
不平夷也　鄭箋言民之失由於上可反復也　朱註
爲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歸之於天見君臣
隱諱之義焉見天人合一之理焉　朱氏曰國之危亡
以爲人事歟則日月薄蝕山崩川竭未可盡責之人也
以爲天意歟則武丁困桑穀而復成湯之業宣王困雲
漢而繼文武之功未可盡歸之天也君子以人合天不
諉於天以義制命不諉於命是以轉禍爲福轉亂爲治
天也有人焉使王能平其心以任尹氏尹氏能平其心
以用君子而不以小人間之則豈至於危亡而不可救

哉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
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平去通韻
賦也　鄭箋式用也式月斯生日月益甚也　毛傳病
酒曰酲成平也
嚴氏曰國之有成乃法度紀綱一成而不變者也人君
之所操天下之所守今誰秉持之乎　虞惇曰王委政
於尹氏尹氏委政於小人不自爲政即所謂弗躬弗親
姻亞膴仕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賦也　毛傳項大也　鄭箋蹙蹙縮小之貌

歐陽氏曰我駕此大領之四牡四頸天下王室昏亂諸侯交爭四方無可往之所　呂氏曰蓋本根病則枝葉皆瘁故無地可往矣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

賦也　朱註茂盛也、鄭箋相視也　朱註懌悅也　鄭箋醻酢也

蘇氏曰方其盛於為惡也如將相賊者視其矛矣及其解也如相與醻酢者小人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不忍立於其側也　嚴氏以上言夫之不可而此言留之不可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賦也　嚴氏曰尹氏不平而歸之於天謂天生小人也即所謂昊天不傭也天下不寧而歸之於王謂王用尹氏也即所謂俾民不寧也王用尹氏由其心之蔽或今王心不自懲創而反怨正救之者言不能從諫改過也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邦叶博工反平去通韻

賦也　鄭箋究窮訛化畜養也

朱註家父自言作為此誦以窮究王致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也　呂氏曰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爲致亂者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　范氏曰攻其惡者正其心而已此所以為幽王變雅之首　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詩乃復自表其出於己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存亡故也　孔疏詩人之情其道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期於申寫下情冀上改過而已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為寺人孟子亦此類也　孔叢子孔子曰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嚴氏按此詩前八章皆刺尹氏之不平至末二章乃歸咎於王而毛鄭遂以弗躬弗親為王不躬親政瑣瑣姻亞為王任用親戚六章不自為政乃云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皆曲說四章五章之君子或以為指王或以為斥時在位者九章不懲其心十章式訛爾心一以為指尹氏一以為指王弗問弗仕之仕與則無膴仕之仕一字而兩訓俱未安今俱從嚴氏又漢書董仲舒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今玩詩辭無爭訟之意仲舒蓋襲三家之說云爾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賦也　毛傳正月夏之四月　孔疏謂之正月者純陽用事爲正陽之月也　毛傳繁多也　鄭箋訛僞也

毛傳將大也京京憂不去也　呂氏曰癙憂幽憂也

毛傳痒病也

范氏曰正月長養之月繁霜肅殺之氣　鄭箋純陽用事而霜多急恒寒若之異傷害萬物故心爲之憂傷

董氏曰繁霜非時洊降於上也訛言非常爲起於下也

呂氏曰凡讒譖爲患以罔上惑衆者皆謂之訛言

朱註衆人莫以爲憂我獨憂之而至於病也　歐陽氏曰見幽王之朝多小人而君臣不知憂懼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

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侮音戶叶古音皆後同

賦也　毛傳瘉病莠醜也　蘇氏曰愈愈益甚也

王氏曰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己之適丁是時也　朱註訛言之人虛僞反覆言之好醜不出於心而但出於口

黃氏曰言不由衷則顚倒是非變亂黑白　鄭箋我心憂之甚是與訛言者殊塗用是見侵侮也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賦也　毛傳惸惸憂意也　陳氏曰祿福也無祿猶言不幸也

朱註古者以罪人爲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爲臣僕箕子所謂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是也我不幸遭國之將亡將與無罪之民同爲臣僕哀此民人復從何而得祿如烏之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　謝氏曰忠臣不事二君義士不食周粟所可哀者一世之人不知當於何受祿耳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夢莫滕反

興也　鄭箋侯維也　呂氏曰爾雅夢夢亂也　朱註皇大也上帝天也　程子曰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

蘇氏曰中林之木莫不摧毀而誰薪蒸在爲其殘之也

甚矣幽王播其虐於天下大家世族散爲皂隸亦猶是也民方在危殆之中視天之夢夢若無能爲者不知此天理之未定故也方其未定何所不至及其既定人未有不爲天所勝者不然天豈有所憎而禍之耶福善禍淫一自然之理而已申包胥曰人衆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雄于陵反

賦也　朱註故老舊臣也　毛傳訊問具俱也

李氏曰謂山蓋卑而其實則岡陵之崇也訛言之變亂如此　鄭箋王不懲止訛言反侮慢元老召之不問政

事但訊占夢不尙道德而信徵祥之甚　王氏曰故君臣皆自謂聖而上下同德如烏之雌雄無以相別也

漢書藝文志曰惑者不稽諸躬而忌妖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孔叢子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旣自賢矣而羣下同辭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鄭庠古韻沃局同部不必叶

賦也　毛傳局曲也蹐累足也倫道脊理也蜴螈也

鄭箋局蹐者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淪陷也此民疾苦王政上下皆可畏怖之言也維民號呼而發此言者皆有道理非苟爲誕也　朱註哀今之人胡爲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此乎　家語孔子讀詩於正月之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妄也故賢也旣不遇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逄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興也　鄭箋阪田崎嶇墝埆之處也　朱註菀茂盛貌特特生之苗也　毛傳扤動也　蘇氏曰則法也　毛傳仇仇猶謷謷　孔疏釋訓云傲也

蘇氏曰君子仕亂世而困於羣小如特苗之生於阪田風雨搖動之如恐不勝也　歐陽氏曰扤我而曰天者君子危推其命於天也　鄭箋其始求我以爲則如恐不得我也旣得我則空執留我其禮待我謷謷然亦不以我爲力也言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　錢氏曰彼非留我也執我也進不殺用退不得去所謂虛拘也

錢氏曰士君子居亂世惟去而不仕耳讀此詩乃知亂而可去猶士君子之幸也　歐陽氏曰此大夫自傷獨立於昏亂之朝也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去入通韻

賦也　錢氏曰正正月也厲謂繁霜也　鄭箋火田曰燎　朱註揚盛也　毛傳宗周鎬京也褒國也姒姓也有褒國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爲后威滅也

顏師古曰火燎方盛寧有滅之者宗周之盛而爲一褒姒所滅怨其甚也　孔疏於時宗周未滅詩人明得失之迹見微知著以褒姒淫妒知其必滅周也　歐陽氏

曰上七章皆述王信讒言亂政至此始言王淵女色而
致昏惑勢必滅周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　朱註或
曰褒姒威之有監戒之意而無憂懼之情者宗周已滅
矣此東遷後詩也　虞惇按褒姒威之不曰滅而曰威
者時雖未滅而滅之形成也曰召彼故老曰彼求我則
皆斥王之棄賢而亂政於時幽王尚在也若宗周已滅
則繁霜又何足憂訛言又何足畏乎以此知詩非東遷
以後詩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
助予　輔伯韻予上去通韻

比也　毛傳窘困也　朱註載車所載也　蘇氏曰輔

輻之斜木所以助輻也　鄭箋輸墮也　毛傳將請伯
長也

蘇氏曰王為淫虐譬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
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　鄭箋陰雨喻
王有泥陷之難車載喻王任國事棄輔喻遠賢也棄女
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喻國危而求賢者已
晚矣　呂氏曰前既言周之必亡矣此懷不能已復以
求賢籌之所謂猶欲救之之辭也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
不意　輻方墨反去入通韻

比也　毛傳員益也　鄭箋顧視也僕將車者也
孔疏爾若能無棄爾輔以益其輻又數顧視爾之僕則
得不墮爾所載終用踰度陷絕之險矣女曾不以是為
意乎教上之用賢敬臣也　范氏曰治天下者任重道
遠故以將車為喻　陸氏曰爾輔是已用之賢喻大臣
也爾僕是益求未用者喻庶臣也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
之為虐　去入通韻集註炤音灼

比也　朱註炤明也

朱註魚之在沼其為生已蹙矣其潛雖深亦炤然而易
見言禍亂之及無所逃也　孔疏喻時賢者在朝廷道
不行無所樂退而居山林又炤然顯微不足以避害也

嚴氏曰君子不專為一身之安危其憂心慘慘然唯
念國行虐政禍及宗社耳　歐陽氏曰大夫既憂國之
將亡又自傷己之將及於禍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
慇慇　酒殽子上通韻

賦也　嚴氏曰彼小人也　毛傳洽合也　孔疏比親
也　毛傳云旋也

蘇氏曰小人以利相求故與其鄰比昏姻周旋和洽君
子獨子然無朋也　歐陽氏曰大夫既同傷將及禍而
又哀衆人不知危亡之可憂猶有以酒食相娛樂者而
我獨慇慇然痛也　孔疏時權臣奢富親戚相黨此賢

者孤特而门傷也　朱注昔人有言燕雀處堂母子相
安自以為樂也突決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此
之謂乎
仳仳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
人哀此惸獨
賦也　毛傳仳仳小也蔌蔌陋也　朱注天禍椓害也
毛傳哿可也
蘇氏曰仳仳者有屋蔌蔌者有祿小人得志也今民之
無祿天既夭禍之小人又椓害之富人猶可勝也惸獨
則甚矣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虞惇按父母生我毛云父母文武也彼有旨酒鄭
云彼尹氏太師也謂山蓋卑鄭云喻為君子之道
人向謂之卑皆非是瞻烏爰止鄭云今民當求明
君而歸之如其言是教民叛上也樂成之失此最
為大侯薪侯蒸從蘇氏今兹之正即指正月繁霜
從錢澄之之說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鄭箋當為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
節刺師尹不平此譏皇父擅恣正月惡褒姒滅周此
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
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　蘇氏曰小雅無厲王之詩

鄭氏以為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皆厲王
之詩也其說曰師尹皇甫不得並政褒姒豔妻不得
偕寵番與鄭桓不得同位此其所挾以為厲王者也
使幽王之世師尹皇甫番與鄭桓先後在事褒姒以
色居正位謂之豔妻其徒曰不可且漢儒異師相攻
甚於仇讎苟毛公誠改詩第則他師將不肯信而韓
詩之次與毛詩合此足以明其非厲王也　遂齋曰
竊嘗因是而詳考之詩十月辛卯日有食之驗之唐
曆在幽王六年一也百川沸騰山冢崒崩稽之史記
幽王二年山川皆震二也雨無正言周宗既滅指赫
赫宗周褒姒滅之之事三也小旻言謀夫孔多發言
盈庭謂七子之徒若厲王監謗道路以目安有孔多
盈庭之刺四也小宛言念昔先人有懷二人先人謂
宣王二人謂文武若厲王先人則夷王也安能懷文
武之事五也　虞惇按竹書紀年幽王元年錫皇父
命二年涇渭洛竭岐山崩三年王嬖褒姒冬大震雷
四年夏六月隕霜五年王世子宜臼奔申皇父作都
於向六年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其事與此詩及
正月之詩皆合其為幽王詩無疑也　申公說幽王
之時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而亂臣亂政於外嬖
妾敗德於內大夫憂亂亡之將至作是詩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

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賦也　朱註十月夏正建亥之月也　毛傳交日月之交會也醜惡也　朱註微虧也　鄭箋月則有虧此日而虧非其常

毛傳月臣道日君道　鄭箋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君臣失道災害將起故下民亦甚可哀

孔疏日食者月食之也何休曰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睹故疑言日有食之也曆家為日月交會之法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為限然日月行天道有表裏若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惟正陽之月君子忌之　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為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交日月之交會也交當朔則日食然亦有交而不食者交而食陽微而陰乘之也交而不食陽盛而陰不能掩也故日食君子醜之大變既見君子知國之將亡國亡則民被其患是以哀之也

朱註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

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是以聖人於春秋每食必書而詩人亦以為醜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賦也　毛傳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

朱註月不避日失其道也所以然者以四方無善政天子不用善人也　王氏曰月食非其常也然比日食則以陽侵陰猶為常也　李氏曰春秋日食三十六月食則未嘗書也豈月未嘗食耶亦以為常故也　許氏曰于何不臧者未知有何不善之應也　昭七年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對曰不

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
政不可不慎也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
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令力政反與電協集註叶盧崩
并是
賦也　毛傳爗爗震電貌震雷也　朱註令善也　毛
傳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　鄭箋崒崔嵬也　朱註高
岸崩陷故爲谷深谷塡塞故爲陵
鄭箋雷電過常天下不安政敎不善之徵也百川沸出
相乘陵由貴小人也山頂崔嵬者崩君道壞也岸谷易
位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今在

位之人何曾無以道德脩止之　朱註是宜恐懼修省
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
道之敗而天乃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
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仁愛人
君而欲止其亂也　孔疏按推度災曰百川沸騰衆陰
進山冢崒崩人無仰高岸爲谷賢者退深谷爲陵小臨
大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
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陽句韻中上通叶
賦也　鄭箋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聚蹶楀皆氏也
孔疏卿士六卿之外更爲都官總統六官之事也

鄭箋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
六典皆卿也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飮食膳羞內史中大
夫也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趣馬中士也掌王馬
之政師氏亦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　毛傳豔妻
褒姒也美色曰豔　鄭箋敵夫曰妻　毛傳煽熾也
鄭箋王淫於色七子皆用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妻
黨盛女謁行之甚也雖官有傳卑權寵相連朋黨於朝
皇父則爲之端首兼擅羣職是以疾焉　王氏曰求變
異所以用七子七子所以用財以豔妻煽方處故也
李氏曰掌小用事於外嬖妾蠱惑於內爲之主災變所
以變至也　嚴氏曰褒姒嬖之亦皇父輩之魁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田卒
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平上通韻
賦也　毛傳時是也　朱註作動卽就卒盡也　孔疏
汙停水也萊草穢也　鄭箋戕殘也
孔疏小人自於謂舉無不當皇父以親寵封畿內旣封
卽築都邑令邑人居之先毀牆屋而後令遷邑人廢其
家業故述其情以責之　鄭箋此皇父豈曰我所爲不
是乎言其不自知惡也　嚴氏曰女何爲欲動我以遷
徙而不先就我謀遽徹毀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下者
汙而高者萊　鄭箋反云我不殘敗女田業禮下供上
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此皇父所築邑人之怨辭　范

氏曰前章備舉朝之小人而皇父實尸之此章專言皇
父專恣害及於民也　彭氏曰三代之君不敢鄙夷其
民以從已之欲每有興作謀及庶人如盤庚遷殷登進
厥民而告之三代世守此道矣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遺一老俾
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平去通韻
賦也　朱註孔甚也都大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
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所封也　毛傳向邑名三
有事國之三卿也亶信侯維也　鄭箋慭者心不欲自
強之辭也　朱註徂往也
鄭箋皇父專權足已自比聖人作都立三卿皆取聚斂

之人言不知厭也　孔疏畿內諸侯二卿立三卿者
自比列國也　陳氏曰擇多藏之人以為卿儒故老在
位盡出之不強留一人以保我王　鄭箋又擇民之富
有車馬者往居向以資其邑　朱註不忠於上但知貪
利以自私也　謝氏曰皇父棄舊臣耆德而不用不留
一老成以衛王室其不忠大矣平王東遷作文侯之命
推原亂本亦曰罔或耆舊俊乂在厥服西周之亡實兆
於此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
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賦也　陳氏曰噂聚談也　蘇氏曰沓重複也　毛傳

職主也　朱註競力也
鄭箋詩人賢者見時如是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
謂勞畏刑罰也　蘇氏曰無罪猶且見讒而況敢告勞
乎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為也噂噂沓沓多言相說背則
相憎專力為此者人也而豈天哉　孔疏由在位信讒
故民皆競為此以相害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
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里痗上去通韻憂
有韻逸質韻徹本韻不必叶
賦也　嚴氏曰悠悠遠也　毛傳里居痗病也羨餘也
朱註徹均也

王氏曰幽王之時天下病矣而我所居里則又甚病也
錢氏曰人皆饒逸我獨憂勞明知天命之不均而不
敢傚我友之自逸所以思故里而不忍言去也　毛傳
親屬之臣心不能已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虞惇按十月之交鄭氏箋謂周之十月夏八月也
讀詩記引什方張氏云詩有夏正無周正謂此詩
為周正可乎漢曆幽王無八月朔食而唐曆有之
議者疑其附會而為此也今從之豔妻箋作閻妻
蓋漢書杜欽傳云然班倢伃賦云悲晨婦之作戒
今哀褒閻之為郵閻即豔也家伯維宰今本誤作

篆字鄭康成周禮注引此亦作維宰今從唐石經
及國子監注疏本改正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
所以為政也

歐陽氏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
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
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當闕其所
疑　劉氏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
大夫刺幽王也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
八字　朱注幽王之時饑饉喪亂羣臣有去者有居
者此詩乃正大夫離居之後暬御之臣所作也　中

公說東遷之初大夫有不忠於王室者暬御之臣閔
之而作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慮
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賦也　朱註浩浩廣大貌　毛傳駿長也穀不熟曰饑
蔬不熟曰饉　朱註疾威猶暴怒也舍置淪陷也　鄭
箋胥相鋪徧也

蘇氏曰幽王之亂民之被禍災者無所歸咎曰天實為
之天之生物浩然其若無窮者奈何不長其德既生之
而又斬伐之豈天怒迅烈曾弗圖慮乎彼有罪者既伏
其辜矣置而弗疑可也此無罪者亦與相附溺而無不
徧何也　李氏曰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甚其君之辭
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
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惡　夜音豫
夕晒韻惡桑韻韻戾氏分桑而之中為無慮之入聲夫入通
韻

賦也　孔疏周宗宗周也周為天下宗也　王氏曰周
未滅而曰既滅者滅之形成故也　毛傳戾定也　鄭
箋正長也　王氏曰周官八職一曰正謂六官之長上
大夫也　毛傳勩勞也　王氏曰三事大夫三公及其
屬也　錢氏曰朝朝見也夕夕見也　毛傳覆反也

朱氏曰君有淪亡之兆臣有離散之心非特無與同
休戚者亦無與衆同休戚名也衆人去而已獨留衆人
逸而已獨勞則雖黽勉從事就得而知之哉　范氏曰
公卿無在公之節列辟無尊王之禮君臣解體國將滅
亡庶王之儆懼而用善乃反出為惡莫之懲焉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
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平去通韻

賦也　鄭箋如何乎昊天痛而愬之也　毛傳辟法也
朱註臻至也

朱註辟法度之言而不見信如人行而無所至也然凡
百君子獨可以王之為惡而不敬爾身哉　王氏曰世

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爲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
也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
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訊欲遽息弃反此亦當作誶與
誶門同答詩序漢書皆作對對字入韻
賦也　毛傳戎兵遂安也暬御侍御也　朱註憯憯憂
貌　毛傳瘁病也　鄭箋訊告也
孔疏兵寇已成不能禦而退饑困已成不能恤而安之
但我侍御小臣憯憯憂之羣臣雖知其危無肯告王者
朱註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
一有譖言及己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

其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懟乎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
躬處休
賦也　毛傳哿可也
朱註言之忠者世之所謂不能言者也非但出諸口其
身旋見困病　孔疏賢者意雖欲言言則忤物小人惡
直將共害之　毛傳可矣可矣世之所謂能言也巧言
從俗如水轉流使其身安休休然　朱註蓋亂世昏主
惡忠直而好諛佞類如此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
及朋友

賦也　毛傳于往也　鄭箋棘急也
孔疏賢者在朝進退多難今曰往仕乎往仕固理也但
居今之世往仕則甚急且危矣　鄭箋不可使者不正
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　蘇氏曰直道者王之所
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於
君而枉道者見怨於友此仕之所以難也　孔疏朋友
之道相切以善今從君爲惡故朋友怨之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
出居誰從作爾室
賦也　朱註爾指離居者鼠思猶癙憂也　毛傳無聲
曰泣血

孔疏於將正大夫離居其友之在朝者思而呼之令復
還於王都去者不肯以無室家爲辭　蘇氏曰居者於
是憂思泣血思其出言而畢皆疾之無與和之者故詰
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爲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
毛傳遭亂世義不得去思其友而不肯反者也　范氏
曰君子閔周之將亡故招其在下之賢者使還於王都
以繫天下之心　虞惇按此詩之作必當幽王既弑平
王初遷之時故曰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於時正大夫離
居無肯從王而遷於東者故曰謂爾遷于王都王都者
東都也王之初遷國勢未寧人心未定羣臣懷私頗望
莫肯出身以衛王室故曰曰予未有室家以此爲辭而

此大夫以大義責之欲使還於王都以繫天下之望春
秋傳殺會七姓從王王賴之而勝之驊鹿之盟則當時
之從王者蓋無多人可知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虞惇按首章浩浩昊天無所歸咎之辭詩人凡言
天者皆所以責王也箋云王不駿昊天之德非詩
意矣斬伐四國云諸侯更相侵伐亦衍說聽言則
答一句毛鄭俱失之戎成不退飢思泣血毛鄭爲
得朱失之鄭以此詩爲刺厲王則十月之交已辨
之矣首章旻天疾威鄭箋作昊天唐石經亦依鄭
作昊天正義云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三章亦云

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三十六句

讀詩質疑卷之十九

孫男有禧校字

讀詩質疑卷第二十

常熟嚴虞惇學

小旻之什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
別其爲小雅也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
闕焉意孔子刪之矣　朱注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
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
旻天疾威敷於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
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平去通韻
賦也　劉氏曰元氣廣大爲昊天仁覆閔下爲旻天

毛傳敷布也　鄭箋猶圖也　毛傳回邪遹辟也　鄭
箋沮止覆反也　毛傳邛病也
虞惇曰呼旻天者不敢斥王也　鄭箋謀之善者不從
其不善者反用之我視王之謀爲政之道亦甚病天下
矣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
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平去通韻
賦也　蘇氏曰潝潝相和也訿訿相詆也　鄭箋具俱
哀毛也我視今之謀猶將何所至乎言必至於亂　許
氏曰上章言王不從善謀而用不臧比章言臣共違善
謀而信不臧也謀臧之謀指臣言謀之之謀指衆人言

漢書劉向曰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潝潝相是而背君
子故其詩曰潝潝訿訿亦孔之哀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
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爭上去通韻集字非
韻能朋來吾與說云陸德明釋文從韓詩作是用不就于
虞韻子朱子亦作就今本仍作集
賦也　毛傳集就也　鄭箋道路也
蘇氏曰卜筮數故龜厭而不告謀者多無斷而行之者
故其功不成故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　鄭箋訩訩滿
庭無敢決當是非任其咎責者言小人爭知而讓過君
臣謀事如此猶不行邁而坐圖遠近於道路何遇於跬

步哉　毛傳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
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賦也　孔疏先民古聖賢也　毛傳程法猶道經常潰
遂也
鄭箋哀今君臣之謀事不用古人之法不循大道之常
維淺末之言聽其同者爭其異者如當路築室人與之
謀路人之意不同故不得遂於成也　孔疏淺近之人
不可與謀道猶路人不可與謀室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
泉流無淪胥以敗 平上去通韻

賦也　蘇氏曰止定也　孔疏膴大也　朱註艾又同
治也
李氏曰國論雖未定而人或聖或否者民雖小而有哲
謀肅乂者王當擇而用之　黃氏曰或聖或否言不皆
否者也　蘇氏曰雖世亂民貧猶有賢者在焉苟能用
之愚者可親以皆淪胥而不用而使愚者參之於上則
相與皆敗無能爲矣　李氏曰如泉流之清濁而至於
淪敗也　朱氏曰能別聖否則不惑邪謀矣能用哲謀
肅乂則斷以從善矣不然則邪謀之致敗也必矣　鄭
箋書曰肅作聖明作哲聰作謀恭作肅從作乂詩人之
意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故云然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
賦也　毛傳徒搏曰暴徒涉曰馮馮陵也戰戰恐也兢
兢戒也臨淵恐墜也履冰恐陷也　蘇氏曰小人慮不
及遠暴虎馮河之患則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則莫知
以爲憂也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爲國
者常如是矣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虞傳按卒章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鄭云他不敬
小人之危殆也左傳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
吾從之杜預註云義取不敬小人亦危殆杜註本

荀子之説荀子云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遂
引詩此章今考詩之上下文全無此意恐左氏亦
斷章取義耳朱註本之蘇氏今從之如彼泉流今
本作流泉依唐石經國子監註疏本改正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虞惇按國語秦伯賦鳩飛韋昭注云小宛之首章也
未知然否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
二人
興也　毛傳宛小貌　陸氏曰鳴鳩班鳩也　蘇氏曰
翰羽也　孔疏明發謂日向明地開發也二人文武也

歐陽氏曰鳩雖小鳥亦翰飛而至天王不能勉強奮起
嘗飛鳩之不如　蘇氏曰君子憂傷而念其先王緝慢
文武哀其業之將墜也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
不又　克國職爲支微之入聲富方二反又音背平去入
通韻
賦也　毛傳齊正也　孔疏聖通也　毛傳克勝也
朱註溫克蘊藉自持以勝所謂不爲酒困也　蘇氏曰
彼昏斥幽王也　嚴氏曰壹專也　陳氏曰富益也
劉氏曰壹意於醉日益甚也　毛傳又復也
王氏曰用燕喪威儀而臣下化之天命將改大禍不再

故戒之使無耽樂以敬天命之無常言各具并戒其君
臣也　輔氏曰昏亂於酒則必喪其威儀能敬其威儀
則能敬天矣天豈在吾身外哉　嚴氏曰或疑飲酒小
節未必係天命之去留不知蕩心敗德縱慾荒政疎君
子而狎近倖玩寇讐而忘遠憂皆自飲酒啟之禹惡旨
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歷觀前史可監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
似之　菽古房汎反後同
興也　毛傳中原原中也菽藿也螟蛉桑蟲也蜾蠃蒲
盧也負持也　鄭箋式用穀善也
鄭箋菽生原中力采則得之喻王位無常家勤於德者

得之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
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今有教誨爾之萬
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將得而子也　王氏曰王者作
民父母故以民爲子　李氏曰此申上天命無常之意
馬氏曰法言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
我久則肖之矣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
爾所生　令力珍反不入韻邁寐隔句韻
興也　毛傳題視也　鄭箋邁征皆行也　朱註而汝
也　毛傳忝辱也
鄭箋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止息　蘇氏曰脊令之

鳴不能自舍君子之勤於事不舍日月者以自況也故
告王宜夙夜勉厲庶幾不忝其父祖　陳氏曰日茲往
矣月茲行矣日月不易得也　漢書曰士所以日夜孳
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鶺鴒飛且鳴矣　徐幹中論
曰有進業無退功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遷善不懈之謂
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
能穀　寡音古包反粟叶獄韻句韻

興也　毛傳交交小貌桑扈竊脂也　朱註填與瘨同病
也　蘇氏曰岸亦獄也　孔疏韓詩作犴鄉亭之繫曰
犴朝廷曰獄

鄭箋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也哀哉
窮寡之人入於獄訟無可自救但持粟行卜求其勝負
其何自而能善乎　孔疏國無善政教民被枉濫乃謂
之宜在位不矜恤也　朱註言王不恤鰥寡喜陷之於
刑辟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
薄冰

賦也　毛傳集木恐隊也臨谷恐隕也
鄭箋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　荀子曰行
而拱翼非漬淖也立而俯項非繫戾也偶視而先俯非
恐懼也然夫士欲獨修其身不以得罪於比俗之人也

小宛六章章六句
庭桴按宛彼鳴鳩毛云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
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鄭云于日視朝月視朝皆行
說也朱註此大夫遭亂兄弟相戒免禍之詩今從
序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史記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太子母申侯女
而為后幽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
以伯服為太子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
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罹音羅

興也　毛傳弁樂也鸒卑居卑居雅烏也　孔疏斯語
辭　毛傳提提羣貌　鄭箋穀養罹憂也
鄭箋樂乎彼雅烏出食在野甚飽羣飛而歸提提然喻
凡人父子兄弟出入宮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樂也
李氏曰民莫不父子相養而我獨於憂是鸒斯之不如
也　朱註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者怨而慕也

踧踧周道鞫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維憂
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賦也　毛傳踧踧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也鞫窮惄
思也　孔疏擣築也　鄭箋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疢
猶病也　孔疏疢首頭痛也

劉氏曰昔者諸侯朝宗車轍馬跡周道坦然平也今之
諸侯無復來者故盡生茂草矣　朱註精神憒眊至於
假寐之中不忘永嘆憂之之深未老而老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
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興也　孔疏屬連屬也　朱註毛膚體之餘也離麗也
裏心腹之間也　鄭箋辰謂六物之吉凶
錢氏曰見父母之所植尚不敢不恭敬況父母乎我所
瞻惟有一父他無可瞻也我所依惟有一母他無可依
也　蘇氏曰今父母之不我愛豈我獨無所麗屬乎未
知我生所值之辰安在何不祥乎是也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
所届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興也　孔疏菀茂也　毛傳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
淠淠衆貌
鄭箋柳茂則多蟬淵深則多葦大者之旁無所不容今
大子不爲王所容而見放逐狀如舟之流行無制之者
不知終所至也　劉氏曰猶假寐此則不遑其寐
矣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
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興也　毛傳伎伎舒貌　鄭箋鹿之奔宜疾而舒留其
羣也雊雉鳴也尚猶也　毛傳壞瘣也謂傷病也　鄭
箋寧猶曾也
蘇氏曰鹿走而留其羣雉鳴而求其匹物無不有思於
其親　朱註今大子獨見棄逐如傷病之木憔悴而無
枝憂之而人曾莫之知也　劉氏曰鹿足伎伎顧其子
也雉雊求其妃也王放逐太子曾不知鹿雉之申
后仍不知猶木壞則無枝無枝則木斃王受讒而自殘
其羽翼殘了亦且踣矣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
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上去通協
興也　鄭箋相視行道也　毛傳墐路冢也　鄭箋君

子斥幽王也　毛傳隕墜也
鄭箋相彼被逐而投人之兔尚有先驅之使脫者道中
有死人尚有覆埋之成其墐者其心不忍也　朱註今
王信讒棄逐其子曾視投兔死人之不如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
扡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掎右居彼反扡待可反佗
平上叶
賦也　鄭箋醻旅酬也惠愛也　朱註舒緩究察也
孔疏掎倚也以物掎其巔也扡隨其理也　鄭箋予我
也　毛傳佗加也
錢氏曰此原王心之忍由於信讒也　孔疏王信讒如

之讒如受醻爵得則飲之也心不愛太子故不復舒緩而究其實也　毛傳伐木者掎其巔析薪者隨其理朱註皆不欲妄挫折之今舍彼有罪之譖人而加我以非其罪曾伐木析薪之不若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賦也　毛傳浚深也　陳氏曰由言言之所由發也

嚴氏曰莫高者豈非山乎莫深者豈非泉乎然山雖高而人能登之泉雖深而人能入之王勿謂處高深之地而人不得聞之也王不可輕易於由言恐屬耳垣墻者將窺伺意指而生讒譖也　蘇氏曰既以此告王又恐褒姒伯服之害其成業故告之以無敗梁笱猶谷風之義也　王氏曰無逝我梁無發我笱者太子放逐而其愛終不忘國也　呂氏曰唐德宗將廢太子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生言語以爲階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虞悴按趙岐孟子註曰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中山王劉勝亦以爲伯奇之詩王充論衡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維憂用老蓋當時三家之說云然詩序出而三家廢矣鄭箋以蹙蹙周道喻王信褒姒之讒亂其德政使不通於四方維之朝雖云太子之放棄其罪已不得與備去疾用無枝云太子放逐不得生子皆曲說朱集註宜曰作此以自怨序以爲太子之傅作不知何據按朱子註孟子亦云宜臼之傅作此詩何以註詩獨不主序說蓋忘序之過而忘其說之自相矛盾也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朱註以五章巧言二字名篇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威罪于上通韻

賦也　李氏曰悠悠遠大之意　歐陽氏曰且語辭　毛傳憮大也　鄭箋已泰皆甚也　毛傳慎審也

蘇氏曰大夫傷於讒乃呼天而訴之曰天之於人若父母然今我無罪而遭此大亂何也威已甚虐矣亂已甚大矣而我自審實無罪也　朱氏曰此自訴之辭欲其察已也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賦也　鄭箋僭不信也　毛傳涵容也　邱氏曰君子斥王也　毛傳遄疾祉福也

蘇氏曰小人爲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言

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忘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
然後亂成若人君一日覺悟大有所誅責如楚莊齊威
之事則亂庶幾可止也　鄭箋君子見讒人如怒責之
於賢者如福祿之如此則亂庶幾可疾止也　朱註今
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讒者益勝而君子益病　虞
惇曰亂生於讒讒生於疑柔不斷所謂孤疑之心者
本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爭枉之門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
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盟音孟餤音談

賦也　鄭箋屢數也　毛傳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
相要　鄭箋盜謂小人也　春秋傳曰賤者窮諸盜　毛

傳餤進也　鄭箋邛病也
王氏曰不能如怒如祉以明是非好惡而誣罔讒說衆
至則任賢安能勿貳去邪安能勿疑既貳且疑豈免於
盟屢盟而不知反本亂之所以長也穿窬之類何能滅
幾以罔善人而君子信之亂之所以暴也　蘇氏曰讒
人之言必有以悅人者人君而昧於甘言小人所以獲
進也　錢氏曰言之甘者人喜聽之猶餤之也是餤亂
也　孔疏此小人非特不能供職事惟以爲王之病而
已　朱註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維
其言之甘而悅焉則國豈不殆哉　家語孔子曰匪其
止共維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
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興也　毛傳奕奕大貌　朱註秩秩序也　鄭箋猷道
也　王氏曰莫定也　錢氏曰忖默度也　孔疏躍躍
跳疾貌　毛傳毚兔狡兔也
鄭箋此四事者各有所能也因己能忖度讒人之心故
列道之　朱註反覆比興以見讒人之心我皆得之不
能隱情也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
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荏音[illegible]上去聲

興也　毛傳荏染柔意也　朱註行言行道之言也數

辨也蛇蛇舒徐也　鄭箋碩大也
虞惇曰此承上章而言荏染之柔木則君子樹之矣往
來行道之言則心辨之矣小人或肆爲大言而不忌或
巧爲邪說以惑人二者之情態我皆得而知之不難辨
也　鄭箋大言者言不顧其行徒從口出非由心也　顏
之厚者出言虛僞而不知慙於人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尰爾勇
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斯麋與階韻勇與尰韻又
尰音腫

賦也　鄭箋何人者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
毛傳水草交謂之麋拳力也　鄭箋職主也　孔疏謂

梯也　毛傳骭瘍爲微腫足爲尰　鄭箋微謀將大也
朱氏曰居河之麋則非高明爽塏之地也　呂氏曰彼
何人斯其居至阨其力至怯乃主爲亂階况加以微尰
之疾其勇亦何能爲爾爲讒佞之謀大且多爾所聚居
之徒衆幾何而敢爲此哉此非特賤而惡之之辭蓋言
其本易驅除特王不悟耳　吳氏曰前二章刺惡讒者
後三章刺讒人也

巧言六章章八句

虞惇按序刺幽王信讒而辭於首章云刺王教慢
無法度二章云君子斥在位者皆於本義不相合
往來行言云善言者往亦可行來亦可行是之謂

行非也朱註以蛇蛇碩言爲善言亦非是歐陽氏
分奕奕寢廟六句爲一章躍躍毚兔六句爲一章
今從舊在荏染柔木一章畧以私見參之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
公作是詩以絕之

毛傳暴也蘇也皆畿內國名　虞惇按春秋傳昔周
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此蘇公蓋忿
生之後也桓王八年王以蘇忿生之田與鄭人則蘇
公被讒當在東遷之際矣　孔疏經無絕暴公之事
八章皆言暴公之侶疑其讒已而未察故作詩以窮
極其情欲與之絕則暴公之絕明矣故序云刺暴公
而絕之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
之云

賦也　虞惇曰何人蘇公之友也不欲斥其姓名故言
何人　朱註艱險也　鄭箋梁魚梁也　朱註暴暴公
也

蘇氏曰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蘇公之友有與俱譖之
者從暴公以過蘇公而不見入故并譏之此詩主言何
人而曰刺暴公者譖出於暴公而何人與焉以暴公爲
不足刺而刺何人則亦所以刺暴公也　虞惇曰暴公
譖已者也今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其人可疑矣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
不我可

賦也　鄭箋二人暴公與何人也　朱註唁弔失位也
蘇氏曰始者不如今始謂我可而今謂我不可也
虞惇曰於是始疑其譖已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
于天

賦也　毛傳陳堂塗也
鄭箋汝今不入唁我何所愧畏乎皆疑之未察之辭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
我心　祇方楷反

賦也　毛傳飄風暴起之風攪亂也
朱註其往來之疾如飄風然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値
也今乃逝我之梁適所以亂我心而已　虞惇曰言不
得不使我疑汝也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
其盱　舍古音署平上通韻
賦也　鄭箋舍息盱病也
呂氏曰謂汝行之緩乎何為不少舍息而見我也謂汝
行之急乎何為復有暇而脂車也　鄭箋極其情求其
意終不得壹者之來見我於汝亦何病乎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

祇也　平去通韻
賦也　鄭箋還行反也　毛傳易悅也　鄭箋祇安也
朱註爾之往也既不入我門矣倘還而入則我心猶庶
乎其悅也還而不入則爾之心我不可得而知矣何不
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　董氏曰詩至此辭益緩若
不知其為譖矣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
爾斯
賦也　鄭箋伯仲喻兄弟也　毛傳樂器土曰壎竹曰
篪　朱註如貫如繩之貫物也　鄭箋諒信也　毛傳
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
以雞
鄭箋我與女俱為王臣義如兄弟其相應和如壎篪相
次比如物之在貫　孔疏何女之誠信不使我知而令
我疑也若實不譖者當共出此三物以詛之使鬼神有
央令我不疑也當相親不欲長怨也　鄭箋為其情之
難知又不欲長怨故設之以此言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
反側
賦也　毛傳蜮短狐也　孔疏一名射工在水中含沙
射人　毛傳靦姡也　孔疏面見人之貌
鄭箋使女為鬼為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而見也女乃人

也姡然有面目與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
孔疏故我作此八章之善歌窮極汝反側之情冀得其
實也　王氏曰作是詩將以絕之也而曰好歌者唯其
好也是以極其反側極其反側非惡之也有欲其悔悟
之心焉爾　王氏曰暴公為卿上而譖蘇公不忠於其
君不義於其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作詩以絕之既絕
矣又告之以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又欲出三物以詛之以
詛而作好歌以極之不殆於棄言乎哉蓋君子之遇人
也仁而不忮彼之譖我是失其本心也使其由此悔悟
更以善意從我固我所願也雖彼不能如此在我固不
為已甚我豈若小丈夫然哉一與人絕則醜詆固拒惟

恐其復合也　胡氏曰與其人分義已絕而其言傷存
望來有不忍遽絕之情何其厚也蓋所謂詩人之言也
人能以詩之言養性則性定以詩之義治心則心安以
詩之氣接人則人和以詩之性情處變則無往而不自
得故曰不學詩無以言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虞惇按孔氏正義云世本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塤篪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篪記者因以為作謬矣世本之謬信如周言其云蘇公暴公所善亦未知所出蓋暴雖公卿不當自言於樂之小器以相親也孔氏

之說足以正從前之謬毛傳鄭箋亦未有一言及塤篪之事者朱子詩序辨說而譏之殊不可解也又此詩蘇公為見譖於暴公而作而所深責者蘇公之友有與暴公同行譖者所謂何人也詩不責暴公而專責何人以何人與蘇公素相親故責之朱註云蘇公不欲直斥暴公故但指其從行者而言詩既言惟暴之云矣則已明指暴公何云不欲直斥也又云以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已也明矣竟若此詩之作專責暴公之譖已而借何人以為辭則於詩本義全失毛鄭孔疏之外諸家惟蘇氏為得今錄之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孔疏巷是宮內道名今後宮稱永巷伯長也王宮內道官之長　陳氏曰巷伯寺人之長者也詩名巷伯序以寺人解之明巷伯即寺人也　朱註班固司馬遷贊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意謂巷伯本以被譖而遭刑也　呂氏曰寺人近習也近習日見於君然猶傷於讒則疏遠者可知矣　黃氏曰當幽王之世人皆傷於讒如蘇公小臣傷於讒如寺人孟子則上下其得以免乎兼列於此著其所以亂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萋斐哆侈皆句中韻

興也　毛傳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　鄭箋譖人集己過以成罪猶女工集采色以成錦文也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哆侈古皆昌果反

興也　許氏曰哆張口也　孔疏侈大也　毛傳南箕箕星也　孔疏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踵狹而舌廣

鄭箋適往也

蘇氏曰南箕非箕也因其有是形而命之讒人之譖君子亦必因其近似而名之　毛傳斯人自謂避嫌之不審也　鄭箋讒人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猶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誰往就女謀乎怪其言多且巧　陳

氏曰貝錦南箕皆曰成是者言本無是實因萋斐哆大以成之也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平去通韻

賦也　毛傳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

李氏曰言讒人之意在欲譖人爾無他營為也　朱註譖人者自謂得意矣然須慎爾之言不慎爾言則聽者有時而悟且以爾為不信矣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賦也　陳氏曰捷捷儇利貌幡幡反覆貌

王氏曰上好譖則固將受女然好譖不已則遇譖之禍既遷而及女矣　曾氏曰皆君子忠告之辭　虞惇曰謀欲譖人惟以譖人為謀也謀欲譖言惟謀工所以譖人之言也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賦也　毛傳好好喜也　蘇氏曰草草憂也

王氏曰驕人譖行而得意勞人遇譖而失度其狀如此

李氏曰呼天而告之曰察此驕人之有罪乎閔此勞人之無辜乎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謀字不入韻者與虎韻食與北韻受與昊韻

賦也　毛傳投棄也　許氏曰豺狼屬　毛傳北北方寒涼不毛之地也　毛傳昊昊天也　鄭箋付與昊天制其罪也

孔疏豺虎之食人寒鄉之凍物非有所擇言不食不受者惡之甚也故禮記緇衣曰惡惡如巷伯言欲其死亡之甚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丘去其反

興也　毛傳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　孔疏孟子寺人字也

王氏曰楊園下地以況賤人畝丘高地以況大臣欲僭畝丘則必道楊園　鄭箋讒人欲譖大臣必從近小者

始　劉氏曰讒人罔極不獨譖已而已必將上及大臣骨肉但先自已始也故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讒廢者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虞惇按詩以巷伯名篇巷伯即寺人也鄭箋云詩人謂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詩無此意矣哆兮侈兮一章朱子不取毛鄭之說然毛鄭義甚精不可廢也所引魯男子事則贅矣楊園之道鄭云欲之楊園之道必先歷畝丘據詩意當是從楊園而升於畝丘故今從王氏其取與之意從鄭不從

朱又第六章章首二句疑衍文當爲二章章六句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嚴氏曰伐木之化行則民德歸厚故以俗薄道絕刺其上也　呂氏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忘厚不知怨小必錄皆小人之交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則莫非小人之交矣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平上通韻

興也　鄭箋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將且也　毛傳風雨相感朋友相須朋友趨利窮達相棄　鄭箋風而有雨則潤澤行朋友同志則恩愛成當厄難勤苦之時獨我與汝爾朋友無大故則不相遺棄今女以志達而安樂棄恩忘舊薄之甚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興也　毛傳頹風之焚輪者也　鄭箋寘置也　毛傳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　孔疏迴風從上下曰頹迴風從下上曰猋頹風從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猶朋友同心乃相與而成也　鄭箋寘於懷親已也如遺忘如人遺忘於物忽然不省存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朱二句韻未詳

興也　蘇氏曰習習之風草木之所以生也崔嵬之山草木之所以養也然不能使草不死木不萎者天地之功猶有所不足也奈何忘我大德而獨思小怨哉　孔疏良朋成就之德雖大無能使色不有忿者無能使辭不有訟者然小萎無虧於長夏小怨無損於交好汝何爲忘大德思小怨而棄我乎

谷風三章章六句

愚按此詩朱註殊簡云習習谷風則惟風及雨矣將恐將懼則惟予與女矣於大旨全無發明　嚴粲詩緝則以風雨及頹喻恐懼患難之時說較有捷但毛鄭解朋友相須之義意理殊妙有足以感人者故今從之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鄭箋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時在役所不得見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朱註比也　毛傳蓼蓼長大貌　朱註莪美菜也蒿賤草也

蘇氏曰采莪者將以食之猶生子者將賴其養也孝子行役而遭喪哀父母生已之勞而養不得終如采莪者之得蒿也　嚴氏曰此孝子自怨其身之辭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比也　毛傳蔚牡菣也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久音九母滿以反上去通韻父怙母恃一句中自爲韻

比也　毛傳缾小而罍大罄盡鮮寡也　鄭箋恤憂也　王氏曰缾譬則民也罍譬則君也缾之罄則罍之恥民之窮則君之羞　呂氏曰鮮猶窮獨也窮獨而從役其生不如死　孔疏已無父母出門則中心銜憂旋入門則堂宇空曠不復覩見如行田野無所歸投所以悲恨生不如死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

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賦也　孔疏父兮本流氣以生我母兮懷妊以養我父母拊循我起止我長遂我覆育我顧視我反覆我出入懷抱我父母之劬勞如此　朱註欲報是德而父母之德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爲報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害去入通韻

興也　歐陽氏曰烈烈望之可畏也發發暴急而中人也　蘇氏曰虐政之病人如大寒之視南山而觸飄風　鄭箋穀養也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興也　毛傳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　鄭箋卒終也民皆得養其父母我獨不得終養而自哀傷也　朱註晉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爲廢此篇詩之感人如此　朱氏曰孝子行役不得養其父母而形於嘆咏者陟岵鴇羽皆是也而蓼莪之詩獨使人流涕嗚咽而不能止何也曰陟岵鴇羽思念於父母尚存之日蓼莪之詩感傷於父母既沒之後父母尚存雖曠廢於今日猶幸來日之可釋也則是猶有望也若父母既沒容貌不可以復見音聲不可以復聞雖有甘旨輕煖無所奉之念生育之艱思顧復之勤罔極之恩不可得而報則無涯之悲亦孰得而止之也此蓼莪之所以作也噫彼父母

俱存者猶未知是詩之悲也若父母既沒讀是詩而不三復流涕者亦非人子也　孔叢子孔子曰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虞惇按蓼蓼者莪匪莪伊蒿鄭箋云喻憂思昏亂不精識其事此曲說也缾之罄矣維罍之恥　云刺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亦衍說朱註云缾之罄乃罍之恥猶父母不得所乃子之責亦於缾小罍大之義不可通欲報之德德卽指上六句故箋云之猶是也朱註云欲報之以德恐未安今易之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

告病焉
　鄭箋譚國在京師之東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
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興也　毛傳饛滿簋貌飧熟食謂黍稷也捄長貌匕所
以載鼎實　朱註棘匕以棘爲匕也　孔疏砥礪石也
　毛傳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睠反顧也
潸涕下貌
　孔疏有饛然滿者簋中之飧也有捄然長者載肉之匕
也　鄭箋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凡飧饔餼以其爵
等爲之牢禮之數陳此喻古天子施于之恩於天下厚

也　歐陽氏曰周道平直而賦役均君子履其道小人
供其役　鄭箋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小人皆視之供
之無怨此事在乎前世過而去矣從今顧之爲之出涕
傷今不如古也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
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疚音久來叶平上兩讀
賦也　孔疏杼持緯者也　朱註柚受經者也佻佻輕
薄不耐勞苦之貌周行大道也　毛傳疚病也
蘇氏曰自周視諸侯皆東也小大皆取於東東人之杼
柚空矣　鄭箋小也大也謂賦斂之多少也小亦於東
大亦於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譚無他貨唯絲麻

耳今盡杼柚不作也　歐陽氏曰公子於寒之以葛屨而
履霜其公子佻佻然奔走於道路祇役往來頻數使其
力疲而心病也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
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載息去入通韻
興也　毛傳冽寒意也側出曰氿泉穫刈也契契憂苦
也　孔疏憚勞也　鄭箋尚庶幾也
鄭箋穫薪不欲使氿泉浸之浸之則濕腐不中用也譚
大夫寤寐嗟歎哀其民人之勞苦者亦不欲使賦役極
盡之至於困病也　蘇氏曰薪已刈矣而復浸之則腐
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

勞則庶其息而安之　歐陽氏曰此告病之辭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
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服蒲北反裘渠之反平上去入通韻
賦也　朱註東人諸侯之人也　鄭箋職主也　毛傳
來勤也西人京師之人也舟人舟楫之人　朱註私人
私家皁隸之屬也僚官也　毛傳試用也
鄭箋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西人衣服鮮潔而逸豫
歐陽氏曰至於採舟之賤亦衣熊羆之裘私家之人皆
備百官而祿食　王氏曰私人之子試於百僚則是絕
功臣之世棄賢者之類寵賤者用事而貴也　鄭箋言

王政不均舉小得志也自此章以下皆言周道衰政賦偏衆官廢職如是而已　嚴氏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故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周之衰也政以賄成而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又其甚也私人之子皆得進而服官而文武周公之法盡矣候人而赤芾曹是以亡不狩而縣貆魏是以削又不但仍叔之子譏其年蘇尹氏之嬖刺其材瑣而已自古國家吏道雜而多端未有不趨於危亂者舉賢材僃名器豈非人主之所當兢兢者乎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賦也　朱註鞙鞙長貌　毛傳璲瑞也漢天河也　鄭箋監視也　毛傳跂隅貌　朱註織女星名在漢旁鄭箋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至暮七辰辰一移因謂之七襄

孔疏王政之偏或有醉於酒者或有不得漿者所用之人猶然佩王府官職不以其才之長美其佩而無其德也天漢有光而無明跂然三隅之織女徒見其終日七襄耳言王之官司徒列於朝也　虞惇曰自此章以下錯舉天漢織女牽牛啟明長庚天畢南箕北斗皆刺當時在位之人不稱職唐盧仝月蝕詩蓋本此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庚音剛

虞惇曰比也　毛傳報章反報成章也睆明星貌河鼓謂之牽牛　朱註服駕也箱車箱也　毛傳曰旦出謂明星爲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　朱註天畢畢星也行行列也

鄭箋織女有織名耳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之織經緯往來反報成文章也牽牛不可用於牝服之箱啟明長庚有助日之名而無實光畢所以掩兔今天畢則施於行列而已　孔疏是皆有名無實喻王之官司虛列而無所用也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比也　毛傳挹㪺也　鄭箋翕猶引也　董氏曰箕四星一爲踵二爲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翕斗四星爲斗三星爲柄垂而下揭故曰揭

歐陽氏曰雖有箕不能簸揚糠粃雖有斗不能挹酌酒漿且非徒不可用而已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噬斗西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也　李氏曰此及上章皆言任用非人在位無助王照臨善惡施行賞罰者只我賦役偏重政令不均無所赴訴也　惠周惕曰大東五六七章刺君臣后妃也劉向曰天官列宿在位之象則星辰無虛名者此詩人不敢直指而托之星象也曰維天有

漢監亦有光識臣失其度而君不明也爾雅天漢析木之津天文志天漢起東方經箕尾間分南北二道石氏曰天漢天一所生所以為東南西北之限其行其合其起其止皆有常度猶人臣之有常職越度曠職則人君為虛位猶天漢之徒明矣織女刺後宮也天文志織女三星在河北天紀東端天女也晉書汪皇后未崩之前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傳言天公織女死為著服至是后崩故知織女為後宮蓋指豔妻之類也不成報章所謂婦無公事休其蠶織也牽牛刺將帥也牽牛即河鼓天文志一曰三武天子之三將軍晉志升平三年月犯牽牛中央大星占曰牽牛天將也犯中央大星大將死

故知牽牛為將帥也不服箱言驕悍不可制也故明謂大臣其號曰太上所謂出早為月食晚為天妖東西但不可也畢入星主邊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晉穆帝永和七年太白入畢口升平三年月犯畢占為邊兵為下犯上時君臣無紀將帥失律邊兵必興驪山之禍詩人知之矣維南有箕維北有斗刺后與王也重言之刺之深也天文志箕十一度亦謂之天津後宮妃后之位北斗七星魁四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又為帝居天文志斗為人君號令之主石氏曰第一曰正星主陽天子之象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天文志箕主口舌故曰載翕其舌猶言婦有長舌也西柄之揭猶言倒持太阿授人以柄也又杵三星在箕南糠一星在箕口前故以簸揚言外廚三星在紫微宮西南角天廚六星在東北又斛樓在角南二星曰酒官之旗主饗宴故以酒漿言

大東七章章八句

廣淳按此詩鄭氏但附之惟以舟人之子為周世臣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為衍說四章以下意旨尤着詩中歷舉人漢織女牽牛啟明長庚天畢南箕北斗皆刺當時在位之人唐太學博士施士丐說詩云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不得其人也近將忠周揚之說雖稍引譬維小器與毛鄭相

發明故備錄之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中公說大夫遭讒流離南國而作是詩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平上通

興也　毛傳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蘇氏曰四月始夏而六月暑遂往矣言治世未幾而亂作也君子自傷生於亂世曰先祖非人哉而忍予我於是無所歸怨之辭也　孔疏人困則反本窮則告親故言先祖非人出悖慢之言明怨恨之甚猶正月之篇怨父母生已不自先後也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興也　毛傳卉草腓病也　杜氏曰爰於也
鄭箋凉風用事而衆草皆病喻貪殘之政行而萬民病
也　朱註今亂離瘼矣我將於何適歸哉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去入通質
興也　鄭箋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
李氏曰虐政愈甚如冬日之烈飄風之疾也　朱註夏
則暑秋則病冬則烈禍亂日進無時而息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尤羽其反
興也　鄭箋侯維也尤過也
李氏曰民猶嘉卉君忍而殘虐之曾莫知其所以得罪
之由也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穀古直谷反
興也　鄭箋構集合也
李氏曰泉水猶有時清有時濁今我日構禍害無時而
善如泉之濁不復清也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興也　毛傳滔滔大水貌　朱註紀綱紀也謂經帶包
絡之有識有也
李氏曰王者如江漢之紀衆水使天下有所賴今我盡
瘁以從仕而王曾不我有也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賦也　毛傳鶉鵰也　孔疏鳶鴟也　毛傳鱣鮪大魚
也
朱氏曰君子遭禍不能飛潛無所逃也　劉氏曰言非
此四者則皆罹其患矣　陳氏曰雖欲高飛深藏不可
得也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興也　毛傳桋赤楝也
鄭箋草木尚各得其所人反不然傷之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虞傳按滔滔江漢匪鶉匪鳶二章鄭箋俱誤其以
江漢爲吳楚之君者尤穿鑿也每章取興之義朱
註但以則字矣字了之殊不可解歐陽氏稱按先

祖所入之句兩解作任間非人亦未可爲據爰其
適歸家語作奚其適歸古本俱作爰春秋傳引詩
亦作爰今從之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讀詩質疑卷之二十

孫男有韓校字

讀詩質疑卷第二十一

常熟嚴虞惇學

北山之什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上去通韻

興也 毛傳偕偕强壯貌士子有王事者也

孔疏采杞非可食之物勞役非賢者之事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賦也 毛傳溥大率循濱涯也賢勞也

鄭箋王庶矣臣衆矣何求而不得何使而不行而王不均平獨使我從事乎自苦之辭 朱註不斥王而曰大夫不曰獨勞而曰獨賢詩人之忠厚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賦也 毛傳彭彭不得息也傍傍不得已也 鄭箋嘉鮮皆善也 毛傳將壯也 朱註旅膂同 陳氏曰此所謂獨賢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賦也 毛傳燕燕安息貌

李氏曰此以下皆言役使不均也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賦也 孔疏不知叫號者居家閒逸不知上有呼召也 鞅掌煩勞失容也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議魚貨反為音僞平去通韻

賦也 王氏曰出入風議者親信而優游也

劉氏曰以彼為賢耶則國事待我而集以我為賢耶則厚祿居彼為多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鄭箋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與小人並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兮 宋劉彝曰疧當作疷音底

興也 鄭箋將猶扶進也 孔疏大車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者也祇適也 毛傳疧病也

虞惇曰比而興也

孔疏大車比小人言無扶進此小人也 嚴氏曰君子推輓小人小人既進則譖害於君子如人推輓大車大車既進則塵汚於人也小人害君子則可憂多端君子自悔而言事已至此亦不必更思之是我自取其病悔無及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 叶上聲
比而興也　朱註冥冥昏晦也熲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
耿耿然不能出也
荀子曰君人者不可以不愼取人匹夫者不可以不愼
取友友者所以相友也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均薪施火
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濕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著也
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平去通韻
比而興也　鄭箋雝猶蔽也重猶累也
嚴氏曰塵雝蔽則小人之勢盛矣是其始將之之過也
可憂多端亦不必更思之是我自累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此詩以將大車喻任小人祇自塵喻任小
人之害無思百憂乃自悔之辭故當從比而興也
毛鄭之說亦未見其爲確然者今更參嚴氏詩緝
意較明顯朱註云此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恒
以將大車爲行役竊未然將大車不可卽指行役
而無思百憂亦未見有行役之意不若且從舊說
之爲得矣　又按顧氏詩本音曰祇自疷兮宋劉
彝云疷當作疧病也唐人避太宗諱凡字從民者
皆省而爲氏今人書昏爲昏猶其遺法也張參五
經文字愍字下云緣廟諱偏旁準式省從氏凡泯
昏之類皆從氏又岆字下云莫田反見詩風作岷是
其例也按說文亦本無疷字今本作疷者誤也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
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太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
畏此罪罟
賦也　毛傳艽野荒遠之地初吉朔日也　孔疏離歷
也　鄭氏曰共人賢而不仕者也　毛傳罟網也
孔疏上天照臨下土之國使無幽不燭品物咸亨王者
察理天下之事使無幽不伸勞逸得所今王不能然使
我行役遠荒淹久不歸爲苦之甚　鄭氏曰賢者久不

得歸於是悔仕念彼不仕之友閒居自樂欲似之而不
得故涕零如雨　王氏曰又自傷仕於亂世欲去而畏
罹罪不敢歸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
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
畏此譴怒 暇音豫
賦也　毛傳除除陳生新也　孔疏謂二月中也　毛
傳憚勞也　朱註身獨而事衆是以勤勞而不暇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
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
畏此反覆

賦也　毛傳奧煖也戚促也　蘇氏曰出宿不安寢也
鄭箋反覆謂不以正道見罪
董氏曰蕭所以祭菽所以畜歲莫不得有備故憂之
鄭箋冒亂世而仕自遺此憂悔仕之辭　虞惇按詩三章曰罪罟曰譴怒曰反覆及乎有憂讒畏譏之心非僅傷久於遠役也下章告其同列曰正直是與蓋所以諷切之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賦也　朱註君子僚友也　王氏曰靖靜也　鄭氏曰穀祿也　朱註以猶與也

呂氏曰上三章皆悔仕亂世厭於勞役欲安處休息而不可得故每章有復歸之嘆至是知不可去矣則又戒其僚友之在朝者曰嗟爾君子無恒欲安處也當靖共爾位惟正直之人是助則神將佑女以福祿矣　蘇氏曰有久勞於外則必有久安於內者矣故告之使無以安處爲常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賦也　鄭箋介助也　毛傳景大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虞惇按鄭箋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自小其明也據詩但述征行勞苦畏於得罪不敢懷歸乃大夫悔仕之辭絕無幽王自小其明之意若名篇曰小明以別於大雅之大明耳若如鄭說則小旻小宛又何取義乎歐陽氏辨之詳矣念彼共人鄭云靖共爾位以待賢者之君朱云指僚友之處者玩下文豈不懷歸則共人正指不仕之人不若邱氏說爲善也後章嗟爾君子朱註得之今更參呂氏鄭

箋疏亦不足據也

鼓鍾刺幽王也

虞惇按韓詩及申培說皆以詩爲刺昭王鄭康成中候握河紀云昭王時鼓鍾之詩作孔氏曰鄭時未見

毛詩依三家爲說也歐陽氏又云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巡之事則不得作樂於淮上矣當闕其所未詳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賦也　孔疏鼓擊也古者作樂必先擊鍾所謂金奏也　陸氏曰將將聲也　呂氏曰禹貢淮水出桐柏山東會於泗沂而東入海　陸氏曰湯湯流盛也　朱註允信也

王氏曰幽王鼓鍾淮水之上爲流連之樂久而忘反聞者憂傷而思古之君子不能忘也　毛傳用樂不與德比賢者爲之憂傷

鼓鐘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賦也　毛傳喈喈猶將將也湝湝猶湯湯也回邪也

鼓鐘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賦也　毛傳鼛大鼓也三洲淮上地妯動也猶若也

蘇氏曰始言湯湯水盛也中言湝湝水流也終言三洲水落而洲見也言幽王之久於淮上也　董氏曰其地遠其役久則民怨而音變悽慘之氣貫金石入陶匏故聞之者憂傷而心動也　孔疏念古之善人君子其用禮樂不若今王之失所也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平去通韻

賦也　孔疏欽欽亦鐘聲也磬石磬也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和也　鄭箋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　朱註僭亂也雅二雅也南二南也籥籥舞也三者皆不僭也

蘇氏曰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而人則非也

鼓鐘四章章五句

虞惇按毛傳以幽王鼓其淫樂以示諸侯鄭箋以幽王作先王之樂於淮上爲失禮二說相戾今以末章論之鄭義爲長以雅以南毛傳云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爲籥舞鄭箋云雅萬舞也萬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爲雅雅正也籥舞文樂也孔氏申之云以爲雅樂之萬舞以爲南樂之夷舞以爲羽籥之翟舞蓋皆以南爲南夷之樂矣後漢書陳忠傳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株離今詩無此文蓋齊魯之詩有之集註本蘇氏以南爲二南鄭樵程大昌俱主其說更援季札觀樂之象箾南籥文王世子之胥鼓南以力駁南夷之說之謬信而可徵今從之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申公說農事既成乃祭宗廟此及王茨之詩　孔疏言古之明王能政修斂畦田疇墾闢年有豐穰時無災厲下民則安土樂業祭祀則鬼神歆饗以明今不然故刺之　嚴氏曰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皆述古事形容其田野修治年穀豐穰祭祀禮樂燕飲威儀言之反覆而不厭者蓋詩人追思太平之盛田家之樂恨不生乎其時所以傷今而思古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侑古音以通方疊反平上入通韻

賦也　毛傳楚楚茨棘貌　鄭箋茨蒺藜也　毛傳抽
除也　鄭箋與與翼翼蕃廡貌　毛傳露積曰庾十萬
曰億　鄭箋饗獻也　毛傳妥安坐也侑勸也
鄭箋伐除蒺藜與棘者古人何乃勤苦爲此乎我將得
黍稷焉古者先王之政以農爲本陰陽和風雨時則萬
物成萬物成則倉庾充滿矣於是以黍稷爲酒食獻之
以祀先祖既又迎尸使處神坐而食之爲其嫌不飽祝
以主人之辭勸之所以助孝子受大福也　王氏曰古
之明王黍稷成倉庾實其成民如此然後可以致力於
鬼神　處猗按少牢饋食禮尸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
尸答拜遂坐尸告飽祝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

不言拜侑尸又三飯所謂以妥以侑也　朱氏曰此章
主酒食言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
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
萬壽無疆　亨古普郎反祊古音方慶古音羌後並同平上
通韻

賦也　毛傳濟濟蹌蹌言有容也　鄭箋冬祭曰烝秋
祭曰嘗剝解剝其皮也　毛傳亨飪之也肆陳也　鄭
箋將進也　毛傳祊廟門內也　鄭箋孔甚也　朱註
明備也著也　毛傳皇大保安也　朱註孝孫主祭者
也

孔疏古之明君其助祭之臣威儀蹌蹌濟濟然甚皆敬
愼乃鮮潔所祀之牛羊爲烝嘗之祭周禮祭祀之職事
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六牲各有司也既潔此牲其治之
亦各有職或解剝之者或烹煮之者或肆其骨體於俎
者或奉持而進之者　鄭箋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
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
故先祖精氣歸附之其神安而享其祭祀　孔疏本其
生存謂之祖考其精氣謂之鬼神既歆饗之故令孝孫
有慶賜之事報之以大福使得萬年之壽無窮竟也
王氏曰凡祭祀皆求諸陰諸求諸陽索祭祀於祊求
於陰陽之間夫遊魂爲變無不之無不在求之不可一

所故祝祭於祊而祀事孔明也　朱氏曰此章主牛羊
言祝祭於祊以下始行祀禮

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
爲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
萬壽攸酢　去入通韻

賦也　毛傳爨饔爨廩爨也　朱註踖踖敬也俎所以
載牲體也碩大也　鄭箋燔燔肉也炙炙肝也皆從獻
之俎也　呂氏曰爲俎孔碩謂薦熟也或燔或炙謂從
獻也　孔疏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
弟以燔從　鄭箋君婦后也凡適妻稱君婦事舅姑之
稱也　毛傳莫莫清靜而敬至也豆內羞庶羞也　孔

疏天官九嬪贊后薦徹豆籩是后夫人主共籩豆也庶
衆也　朱註賓客筮而戒之使助祭者也　鄭箋主人
酌賓曰獻賓飮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飮酌賓曰醻至旅
而爵交錯以徧　毛傳東西爲交邪行爲錯　鄭箋卒
盡也　毛傳度法度也　鄭箋古者於旅也語　朱註
獲得其宜也　鄭箋格來酢報也
孔疏執爨有俯仰之容君婦有淸靜之德俎豆肥美獻
醻得法以事鬼神鬼神安之報以多福　虞惇按此章
言俎豆燔炙及獻醻之事　坊記子曰七日戒三日齊
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致敬也醴酒在室醍
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飮三衆賓飮一示民

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敎民睦也故堂上觀
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
飮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旣齊旣稷旣匡旣勑永錫爾極
時萬時億　熯愆孫平上通韻
賦也　鄭箋我我孝孫也　朱註熯竭也　崔氏曰式
用也　毛傳善其事曰工賚予也　鄭箋苾芬馨香也
卜予也　毛傳幾期式法也　王氏曰齊整也　毛傳
稷疾也　王氏曰匡正也　蘇氏曰勑戒也　陳氏曰
極中也
蘇氏曰禮行旣久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於

是祭將畢祝致神意以報主人曰爾飮食芳潔故報爾
以福祿使其來如幾其多如法爾禮容莊敬將事敏疾
誠正愼固故報爾以中和應萬物而不豎言各隨其事
而報之以其類也　嚴氏曰不言錫福而言錫極者建
其有極則五福備也　鄭箋此皆嘏辭之意　孔疏少
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汝孝孫來汝
孝孫使汝受祿於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
大夫之嘏辭也天子嘏辭無以言之永錫爾極時萬時
億是其辭之畧　虞惇曰此章祝致神意告主人使受
嘏也
禮儀旣備鍾鼓旣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

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
備言燕私　平上去通韻告字不入韻
賦也　鄭箋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也徂位孝孫
往位堂下西面位也致告祝傳尸意告利成也具皆也
朱註皇尸者尊稱之也　鄭箋鼓鍾尸出入奏肆夏
也神安歸者歸於天也　錢氏曰諸宰膳夫及其屬也
鄭箋廢去也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不遲以
疾爲敬也　孔疏燕私燕而盡其私恩也
鄭箋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謖送尸而神歸祭祀畢歸
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
孔疏此受嘏之後告祭畢告利成送尸徹饌與同姓燕

之事　朱註鬼神無形醉而歸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
李氏曰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故送迎尸皆廟門外
斷　孔疏特牲告利成云主人出立於戶外西南少牢
告利成云主人出立於阼階上西面是尊者出稍遠也
孝孫徂位明遠於大夫故知至堂下也特牲告利成即
云尸謖祝前主人降少牢祝告利成即云祝入尸謖主
人降此二者皆祝告主人以利成是致尸意也孝子之
事尸有尊親及賓客之義命當由尊者出讓當從賓客
來禮畢義由於尸非主人所當先發故知祝告主人以
利成也利養也言孝子之養禮畢周禮膳夫云凡王祭
祀賓客則徹王之胙俎胙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

矣特牲少牢皆云祝執其俎以出是祭畢賓客歸之且
也特牲云祝命徹阼俎豆籩設於東序下注云設於東
序下亦將私燕也是祭末為燕私之事同姓則留與之
燕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
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
勿替引之　奏叶則救反後並同奏藏去入通韻

賦也　毛傳綏安將行也　鄭箋大小猶長幼也惠順
也　毛傳替廢引長也
鄭箋燕而祭時之樂復皆入奏以安後日之福祿骨肉
歡而君之福祿安也　朱註於祭既受祿矣故以燕為
將受後祿而安之也爾殽既進與燕之人無有怨者而
皆歡慶醉飽稽首而言曰向者之祭神既嗜君飲食矣
是以使君壽且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於禮甚得其
時無所不盡子子孫孫當不廢而引長之也　孔疏上
云備言燕私故此章創陳燕私之事祭在廟燕在寢故
祭不同樂而云具入者歌詠雖異樂器則同故皆入也
神嗜飲食以下是慶辭也　呂氏曰楚茨極言祭祀事
神受福之節致詳致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甚
則致力於神者詳觀其威儀之盛物品之豐所以交神
明逮群下至於受福無疆者非德盛政修何以致之
孔叢子孔子曰於楚茨見孝子之思祭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虞按朱註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
奉宗廟之祭不主序陳古之說下信南山甫田大
田意略同未詳何據五章鼓鐘送尸註云尸出入
奏肆夏也肆夏是天子之禮毛鄭主思古明王故
引周禮為說朱子主公卿奉祭則不當仍肆夏之
文郊特牲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是卿
大夫不得奏肆夏矣今仍舊說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
功故君子思古焉

劉氏曰天下之土昔為水之所汨禹決九川距四海

濬畎澮距川暨稷奏庶艱食蒸民乃粒萬邦作乂弼
成五服至於五千是田法成於禹稷久矣夏道衰而
公劉紹興后稷之業商道廢而太王王季纘理公劉
之道文武既有天下周公輔成王處五服爲九服推
后稷之法以踐禹功遂成畎澮於天下至於幽王政
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畎畝之政不
修是以夫間之遂不距於溝畛下之溝不距於洫涂
下之洫不距於澮道下之澮不距於川路下之川不
距於海是所謂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
功也疆理名川自六鄉而鄉於海路自荒服而達於
畿之謂也　申公說于蕃勤農而祈祀之詩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
其畝　平去通韻畝滿以反

賦也　董氏曰南山終南山也　毛傳甸治也畇畇墾
辟貌曾孫成王也　孔疏曾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
得稱曾孫　毛傳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　王氏曰
疆者爲之大界理者定其溝塗
孔疏信乎彼南山之野得成平田可種殖者本禹之所
治也今畇畇然原隰墾闢則又曾孫成王所因之正經
界之疆分土宜之理隨勢之便南東其畝遂修禹之功
焉　劉氏曰其遂東入於溝則其畝南矣其遂南入於
溝則其畝東矣　王氏曰言信彼者見幽王之時王政
衰矣不明乎得失之迹者問有道先王之事則疑其不
能如彼故也　朱氏曰將言原隰墾闢之事故推其始
自禹盡力溝洫然後后稷播種之功可施是農功自禹
始也禹貢成賦三壤成賦中邦則此甸之法亦始於禹
矣　鄭箋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
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　孔疏稱繡曰禹平水土
除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
出於周法虞夏之制未有聞焉而謂禹亦丘甸之者據
論語禹盡力乎溝洫是與周禮匠人井間有洫同也皐
陶謨濬畎澮距川是與匠人同謂有澮專達于川同也
是丘甸之法禹之所爲也　徐氏曰周禮百畝爲夫夫

間有遂遂深廣各二尺遂上有徑十夫爲井井間有溝深
廣各四尺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深廣各八尺洫上有涂
千夫有澮廣二尋深二仞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大水通
流非人力所治故不載其廣深爲遂之水達於溝溝達
於洫以次而達於川以資畜洩備旱潦凡地西北高東
南下水避高而就下南東其畝者或東或南順地勢及
水之所趨也　春秋傳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
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
我百穀

賦也　朱註同雲雲一色也　毛傳雰雰雪貌小雨曰

霢霂

鄭箋陰陽和風雨時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　陸氏曰三農之事雪欲盛而徧故言霶霶雨欲小而潤故言霢霂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彧古于逼反

賦也　毛傳埸畔也　朱注翼翼整飭貌　毛傳彧彧茂盛貌　鄭箋斂穫曰穡畀與也以黍稷爲酒食至祭祀則以畀尸與賓尊尸與賓所以敬神也

劉氏曰陰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懽悅以奉宗廟則神降之福故壽考萬年也　邱氏曰與尸謂獻熟食并酌齊

獻尸是也與賓謂助祭之賓酌齊獻尸尸因酌以酢賓并祭畢燕同姓於寢是也此祭始終用酒食之事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瓜音孤平上通韻

賦也　鄭箋中田田中也　曹氏曰菹淹菜也

蘇氏曰田中爲廬以便田事疆埸種瓜以盡地利　孔疏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於田中種穀於畔上種瓜所以便地也瓜新熟獻於天子剝削淹漬以爲菹以供祭祀　鄭箋獻於先祖者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心也　後漢書注春秋井田記人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

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　邱氏曰公田百畝內除二十畝爲八家治田之廬　錢氏曰自禰以上皆稱祖不言禰者據遠以該近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　平上通韻

賦也　鄭箋清謂玄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　毛傳騂牡周尚赤也鸞刀刀有鸞者　鄭箋膋脂膏也

鄭箋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享于祖考納亨時也已以告純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　劉氏曰王乃執鸞刀以啓牲耳之毛豆爲其血膋熱其膋　虞惇按祭義祭之日君牽牲既入

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尙耳鸞刀以封取膟膋乃退執其鸞刀乃卿大夫之事非王親殺也　郊特牲周人尙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愼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平上通韻

賦也　毛傳烝進也　董氏曰苾苾芬芬香氣上達也

吳氏曰一章疆理修二章雨雪時三章黍稷盛四章菜菹具五章犧牲備六章祀事成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虞惇按維禹甸之甸治也毛傳爲正鄭箋訓推原其制之所自起也朱註云此詩大指畧與楚茨同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申公說農事既成祀田祖而并犒農夫之詩　嚴氏曰甫田述徹法與社稷報祭所及省耕納稼之事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賦也　毛傳倬明貌　孔疏甫大也　朱註十千公田所取之數也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陳陳粟也　呂氏曰今今盛王時也　毛傳耘除草也耔雝本也　朱註薿薿茂盛貌　王氏曰介助止息也　毛傳烝進髦俊也

嚴氏曰幽王政繁賦重故詩人思古什一之法　鄭箋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所謂十千也上地穀畝一鍾倉廩有餘取其陳以食農人所以紓官之積皆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豐年之法如此　蘇氏曰一成之田歲取萬畝以供國用又取其陳積以時發斂以助農夫之乏因此自古有年之法也　朱註積之久而有餘於是存其新而散其舊以食農人所謂補不足助不

給也　朱氏曰今適南畝省耕也　呂氏曰周王親適南畝見農夫散布田野或耘或耔黍稷薿然而盛乃相助而休息之又於其間進其髦俊者以勞勉之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管仲曰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　毛傳治田得穀俊士以進　孔疏倉廩實知禮節豐年多穫故髦士得進　蘇氏曰進其髦俊者如漢寵力田之類歟　漢書食貨志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芓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　虞惇曰三代有補助之法無賒貸之法蓄積有餘則發其陳以濟農夫之困此先王所爲損上益下勸農力本之道也春秋時始有施舍已責之事而陳氏遂以家量貸公量收取齊國其後王安石泥周禮國服之息叛行青苗新法而天下後亂蓋自三代而下有賒貸而無補助矣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賦也　朱註齊與粢同曲禮稷曰明粢　鄭箋犧羊純色之羊也　毛傳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　鄭箋御迎也　毛傳田祖先嗇也　鄭箋介助也　毛傳穀

壽也

鄭箋以潔齊豐盛與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田事已善則慶賜農夫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也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至孟春月又設樂以迎祭先嗇謂郊後始耕也求甘雨佑助我禾稼我當以養士女也周禮曰凡國祈年於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　王氏曰作樂以御田祖農事終則有始也介黍稷以穀士女樂歲士女多賴也　朱氏曰上五句言報成之祭下五句言祈年之祭　孔疏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句

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爲后土死以配神社而祭之曲禮曰天子祭四方歲徧注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祀在秋而并言四方者蓋常祀歲徧此秋成報功總祭之也社爲陰祀其犧用純黑色其方祀則各以其方之色也周禮大司馬羅弊致禽以祀祊注祊當爲方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是報祭四方在仲秋也郊特牲注先嗇若神農春官籥章注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祖始也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爲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以敏古音每後同

賦也　鄭箋饁饋也田畯司嗇也　蘇氏曰攘取也

毛傳易治也長畝竟畝也敏疾也

孔疏王者非特爲民報祭祈年又親循畎畝以勸之

朱氏曰王者省耕見農夫之婦子以酒食饋於南畝見田畯往來其間喜而攘取左右之饋以嘗其旨否見禾之易治竟畝如一知其終善而且多　呂氏曰此言省耕之時上者在上耕者在下田畯往來其間勸勞而無厚之煦然其若一家也不曰喜而曰不怒者若不敢以農則怒矣言其歡欣激奮在於農也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　鄭箋稼禾也謂有藁者也茨屋蓋也　毛傳梁車梁也　鄭箋庾露積穀也坻水中高地也　毛傳京高丘也　朱注箱車箱也

呂氏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凡土所生者皆曾孫之稼也　鄭箋禾稼委積於是求千倉以處之萬車以載之言年豐收入踰前也　朱氏曰黍稷稻粱既無所不有農夫相與慶於下謂此皆君賜也何以報之神助君以福至萬年之永乃所以爲報也　錢氏曰此承上章農夫克敏而預期其秋成大有終歸恩於上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虞惇按我取其陳二句鄭箋云倉廩有餘民得貯貰取食之此說非也三代有補助而無賒貸王介甫泥周禮國服之息一語新法幾亂天下經學之誤流毒如此立言不可不慎倬彼甫田鄭以甫爲夫云太古以丈夫稅田曾孫來止一章鄭改饁爲饎喜爲饎云成王出觀農事親與后世子行亦繫說也攸介攸止二句鄭以介爲舍云於廬舍及所止息處以道藝相講肄亦屬迂闊曾孫之稼鄭云上古稅法近者納總遠者納粟米說亦偏陋皆不取朱集註此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

社田祖之祭而卒章末二句云此皆賴農夫之慶而得之是宜報以介福使之萬壽無疆也以萬壽無疆頌農夫恐於理未安朱子說詩有極疎脫者此其類也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孔疏此亦思古之詩序不言者承上篇而略之也

申公說農夫報上之詩　錢氏曰周禮春官籥章職云凡國祈年於田祖歙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朱子疑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詩爲豳雅何氏爲之說曰此篇及甫田二詩篇中皆言田祖故禮用以迎年於田祖也又皆稱田畯故禮吹之於籥以樂田畯也似於理爲近矣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上去通韻稼字不入韻

賦也　孔疏種擇其種也　朱註戒飭其具也　毛傳覃利也　許氏曰耜耒端木也　孔疏俶始載事也　毛傳庭直也　鄭箋碩大若順也

鄭箋大田謂地肥美可墾耕多爲稼可以授民者也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戒是既備矣至孟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而事之　蘇氏曰取其利耜而始事於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勃而種之也時故苗之生

者皆條直而茂大以順王之所欲　呂氏曰大田多稼總言之也既種既戒以下至於卒章自始及末以次敘之也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火音燬上去通韻

賦也　鄭箋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　毛傳實未堅者曰皁稂童梁也莠似苗者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　許氏曰穉幼禾也　陸氏曰秉執持也

鄭箋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而無稂莠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　孔疏蟲災

禾穉者偏甚故願田祖之神持此四蟲付與炎火使白
消亡　呂氏曰此禱辭也
有渰萋萋興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
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叶去通韻
賦也　毛傳渰雲興貌　朱注萋萋盛貌　毛傳祈祈
徐也　朱注公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中爲公田八
家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也　孔疏穧禾之鋪而未束
者秉刈禾之把也滯穗滯漏之不惣也
王氏曰雲欲盛盛則多雨雨欲徐徐則入土　鄭箋古
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祈祈然而不暴疾其民之心先
公後私願天雨於公田因及私田民怙君德蒙其餘惠

也百穀既多種同齊熟收刈遽促力所不足而有不穫
不斂遺秉滯穗故聽矜寡取之以爲利　朱注此見其
豐成有餘而不盡取又與鰥寡共之蓋既足爲不費之
惠而亦不棄於地也　李氏曰矜寡孤獨民之窮而無
告者地官遺人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則官自有常餼
矣在上有常餼在下有遺秉滯穗此所以各得其所也
漢書蕭望之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雨我
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
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賦也　朱注精意以享謂之禋　鄭箋騂騂牲也黑騊

牲也　呂氏曰來南方則用騂牲來北方則用黑牲
劉氏曰王以其西成乃出郊省民之斂　孔疏時耕者
皆以其婦子同饁彼農人於南畝之中田畯既至喜樂
其勤故得成穫王之來則又於四方之神禋敬而潔祀
焉以其牲或赤或黑與其黍稷之粢盛以獻以祀神賚
之而報以大福所以常得年豐也　朱註四方各用其
方色之牲言騂黑者舉南北以見其餘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愚按鄭箋以載南畝俶載讀爲熾菑康成
喜改字以就已說不可從也以其騂黑畧從鄭氏
朱註此詩爲農夫之辭以頌美其上若以答前篇

之意蓋意曾孫王祭之稱農夫稱公上爲曾孫恐
未安亦未知朱子何所據也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
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
六師　首二句會韻合二章爲韻猶東山之首二句也
毛傳興也　王氏曰洛水名東都之所在也　毛傳泱
泱深廣貌　孔疏君子諸侯也　鄭箋爵命爲福賞賜
爲祿如茨喻多也　毛傳韎韐茅蒐染草也　孔疏韎
韐韠也用茅蒐之草染之其草色赤也奭赤貌　朱註
韠合韋爲之周官所謂韋弁服也　王氏曰周官凡有

兵事韋弁服左傳所謂韎韋之跗注是也　朱註作起
也　毛傳天子六軍　李氏曰天子六鄉六遂當十二
軍而止六軍蓋六鄉爲正軍六遂爲羨卒也
王氏曰瞻彼洛矣者思古之明王見其地而不見其人
也　鄭箋洛水泱泱然古明王恩澤深廣也君子至止
謂來受爵命者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
家室
興也　毛傳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也天子玉琫
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
珕珌　王氏曰既爵命之又賜予備物如此

劉氏曰天子尊賢樂善非徒爵命其一身又將世其子
孫俾克安於封土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
家邦
興也　朱註同猶聚也
嚴氏曰當是之時朝覲會同四海來假爵賞征伐自天
子出何其盛也今泱泱之水猶昔也而盛事不可得見
矣故傷而思之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愚按朱註此天子會諸侯於東都以講武事而
諸侯美天子之詩蓋本魯詩說也今按韎韐乃將
卒之服非天子所御保其家邦亦非頌美天子之
辭故今從毛鄭但鄭以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服
士服而來亦太拘又以韎韐爲祭服之韠不若朱
註之以爲戎服也毛傳云洛宗周溉浸水也此據
周禮職方氏雍州其浸渭洛之文然洛水出京兆
上洛西山其流出殽函東都之洛正天子會諸侯
之處諸家俱云是東都之洛故易之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
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孔疏古者有世祿復有世位世祿者直食其先人之
祿而不居其位不替尚然子若復賢則居父位矣

陳氏曰小人在位欲引進其私人故不使賢者之
後復居位而棄絕之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
有譽處兮
興也　毛傳裳裳猶堂堂也湑盛貌　劉氏曰之子賢
者功臣之子孫也
陳氏曰華葉上下相承而俱茂猶賢者前後相繼而無
頓　朱註夫能使見者悅樂之如此則其有譽處宜矣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
是以有慶矣
興也　毛傳芸黃之盛也　朱註章文章也　蘇氏曰

其文粲然如華之盛也　朱註有文章斯有福慶矣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興也　朱註言其車馬威儀之盛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宜音儀左宜平上通韻右有似音以

賦也　鄭箋君子斥其先人也多才多藝有禮於朝有功於國　朱氏曰言其先世之君子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則無所不有是以其子孫亦似之而如此也

朱氏曰此詩美賢者之有功臣之世祿與文章威儀之盛以其先人以見不可廢絶之意蓋明之先王於功臣之子弟甚其教養之方故其成就若此雖更幽厲之亂猶不忘也　孔叢子孔子曰於裳裳者華見賢者世保其祿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嚴粲按裳裳者華二句鄭以華喻君葉喻臣又以我覯之子爲古之明王其說多駁而不純不足取也朱註此天子美諸侯之詩蓋以答瞻彼洛矣也則又鑿空之說無所依據諸家唯讀詩記爲善今從之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四句

讀詩質疑卷之二十一

孫男有編校字

讀詩質疑卷第二十二　　常熟嚴虞惇學

桑扈之什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虞惇按此亦思古之詩也幽王沉湎縱恣臣下化之故思古之君子遵禮法者以為戒其曰萬邦之屏曰之屏之翰蓋兼百辟卿士而言其實所以刺王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平上通韻）

興也　鄭箋交交往來貌　毛傳鶯鶯然有文章也

蘇氏曰胥辭也

鄭箋竊脂飛而往來有文章人觀視而愛之君臣以明法威儀升降於朝廷天下亦觀視而仰之　李氏曰君子以循禮義為樂則能受天之福祜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屏叶何韻平上通）韻

興也　毛傳領頸也屏蔽也

蘇氏曰樂循禮義則足以屏萬邦矣　曹氏曰魯秉周禮而齊不敢圖何屏如之有禮則安無禮則危秦襄公未能用周禮則無以固其國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難乃多反）

賦也　毛傳翰榦也　鄭箋辟君也　毛傳憲法也

朱註戢斂難愼也　毛傳那多也

鄭箋外能蔽捍四表之患難內能立功立事為國之楨榦則百辟卿士莫不修職而法象之　蘇氏曰人君屏翰四方為諸侯法苟不以禮自戢難而求肆情焉則亦不足以受多福矣　王氏曰戢則不肆難則不易肆則放逸易則傲慢動不以禮非所以受福也　鄭箋苟不自斂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亡國之戒則其受福亦不多也　毛傳不戢戢也不難難也不那那也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賦也　鄭箋兕觥罰爵也　朱註觩角上曲貌　呂氏曰彼古之人也

鄭箋古之王者與群臣燕飲上下無失禮者其罰爵徒觩然陳設而已其飲美酒思得柔順中和與共其樂不憮敖自淫恣　朱註交際之間無所傲慢則無事於求福而福反求之矣　春秋傳寗惠子曰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彼交匪傲萬福來求

桑扈四章章四句

虞惇按詩序君臣上下動無禮文則之屏之翰皆指諸侯而言集註說是但註云此天子燕諸侯之詩無所據依仍當以序為正君子樂胥箋云胥有才知之名非是其云王者樂臣下有才知文章者亦衍說也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

焉

一呂氏曰楚茨至鴛鴦八篇皆陳古以刺今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虞惇曰賦而興也　毛傳鴛鴦匹鳥也　孔疏罔小柄長謂之畢羅鳥罟也　鄭箋君子明王也

毛傳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於鳥之飛乃畢掩而羅之　王氏曰於其飛然後畢之羅之則不取卵弋不射宿可知也　鄭箋交於萬物其德如此則宜壽考受福祿也此交萬物之實而言興者廣其義也獺祭魚而後漁豺祭獸而後田亦皆待其成而取之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賦而興也　鄭箋石絶水曰梁戢歛也

鄭箋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　蘇氏曰惟俟其飛而後取故其在梁者戢翼而安也

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去入通韻

賦而興也　毛傳摧莝也秣粟也艾養也

鄭箋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廐無事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穀愛國用也以興於其身亦猶然齊而後三舉設盛饌恆日則減焉此之謂有節其自奉養如此故宜久爲福祿所養也　劉氏曰所乘之馬節儉如此其他服用從而可推[illegible]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賦而興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虞惇按朱註以爲興然無所發明鴛鴦之雅畢羅絶非吉祥善事而以興人王之福祿取義亦不倫又以此爲諸侯答桑扈之詩亦未知其果何所據也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

庶幾說懌　上下分韻[illegible]

朱註賦而興也　毛傳頍弁貌弁皮弁也　鄭箋實猶是也　毛傳蔦寄生也女蘿兔絲也　鄭箋君子斥幽王也　毛傳奕奕憂無所薄也

鄭箋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爲乎言其宜以宴而弟爲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女酒已美矣女殽已美矣何不用與族人宴也王所當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至親非他人也

孔疏蔦與女蘿之依松柏松柏存而茂松柏殞而亡是存亡在松柏　蘇氏曰兄弟之於王譬蔦與女蘿之託松柏耳不見則憂見則庶幾悅懌矣王奈何獨不顧

哉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
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
庶幾有臧[illegible]古[illegible]在反
賦而興也　鄭箋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　毛傳時善
也怲怲憂盛滿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
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
君子維宴
賦而興也　鄭箋阜猶多也　劉氏曰甥舅謂姑姊
妹及妻族也　嚴氏曰推親親之恩當由兄弟以及甥

舅也　逸齋曰霰稷雪也
鄭箋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
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　陳氏曰霰者雪之兆王疏兄
弟甥舅亡之兆也　蘇氏曰君子是以知死亡之無日
相見之無幾無所復傾而相告曰苟今夕有酒也君子
維以相宴而已不其他矣　嚴氏曰上二章族人只未
見王爲憂既見王爲喜其辭猶緩也末章言困亡無日
族人縱得見王亦無幾時當急與飲酒相樂於今夕耳
言今夕謂未保明日之存亡言維宴謂天下事無可爲
惟須飲耳其辭迫促所以警告於王者切矣豈真望王
以宴樂者哉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虞惇按朱註此燕兄弟親戚之詩玩詩中死喪無
日無幾相見情辭悽惋決非歡宴喜悅之詞而如
彼雨雪先集維霰憂禍之意顯然自當以序爲正
車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妒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
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虞惇按詩人思得賢女以爲內助猶陳風東門之池
思淑姬也　董氏曰左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
賦車舝考其時將爲季孫迎宋公女　章潢圖書編
車舝思賢者之德音也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

好友式燕且喜　上四句去入通韻
朱註賦也　毛傳間關設舝聲也孌美貌　鄭箋逝往
也　毛傳括會也　鄭箋式用也燕飲也
鄭箋大夫嫉褒姒之爲惡故嚴車設其舝思得孌然美
德之少女往而迎之以配王　朱註匪飢也匪渴也望
其以德音來會而心如飢渴耳　孔疏凡人燕飲喜樂
須好友共之今思賢女之切若迎得此女雖無朋友亦
將獨喜也　虞惇曰婦有長舌德音不聞久矣故思賢
女之來而心喜樂也詩五章皆想慕冀幸之辭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
無射　射音亦顧氏韻音豫平去去入通韻

興也　毛傳依茂大貌平林林之在平地者鷮雉也辰
時也　鄭氏曰碩女也　鄭箋射厭也
鄭氏曰茂盛之林集有鷮雉王宮之貴宜有碩女居之
　嚴緝曰今時當得此碩女以令德來配君子而教誨
之與我式燕且與而悅樂之無厭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
歌且舞　酒叶平上通韻
賦也　嚴緝曰若果得賢女以配王則人情歡樂雖酒
不必旨亦可飲殽不必嘉亦可食雖無德及女亦用以
歌且舞思賢女之切望宴姻之甚也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

寫兮　寫字自為韻不叶爾字音寫
興也　鄭箋鮮善也
孔疏陟岡而析伐其柞木以為薪其葉湑湑然茂盛
嚴氏曰析薪喻昏姻也善乎我得見爾賢女則心愉悅
而無所憂矣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
我心　仰行平上通韻
興也　朱註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如琴調和也
朱註高山則可仰景行則可行馬服御良則可以迎季
女而慰我心也　歐陽氏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若
其不已之辭也以譬賢雖難得求之不已必有得也

牡騑騑六轡如琴謂調和車馬往迎之如首章之車舝
也使我見王得此賢女為新昏則我心慰矣　錢氏曰
言高山之共仰知卑人之不足為王矣言大道之共趨
知邪人之不可與行矣　嚴氏曰言新昏則外其舊者
也
　車舝五章章六句
　嚴緝按集註此宴樂其新昏之詩不主序說今玩
首章思變季女逝今四章想望而未得之辭鮮我
覯爾覯爾新昏通篇語意皆然若新昏而燕樂則
既已得之不當復作此想望語矣德音來括箋云
晉合離散之人析其柞薪人皆除嫉妬之女四牡
騑騑云御羣臣如御四馬皆屬衍說好爾無射云
爾爾王也亦非是雖無德與女註云女指季女
言亦未可通也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毛傳興也　朱註營營往來飛聲也　毛傳樊藩也
鄭箋蠅之為蟲能變白黑喻佞人變亂善惡也止于藩
欲外之令遠物也　孔疏青蠅當止於藩籬無令在宮
室之內讒人當棄於荒野無令在朝廷之上　陳氏曰
讒言多由猜忌而後入故君子當持心樂易　呂氏曰
止于樊行且至於几席盤杼之間矣蓋憂之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興也　毛傳棘所以爲樊也
呂氏曰漢書汪樂易之君子不當信讒人若讒言無極
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興也　鄭箋構合也　孔疏二人君與見讒之人也
呂氏曰漢書昌邑王傳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
六石以問郎中令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營營青蠅
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
青蠅惡矣
青蠅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集註首章屬比下二章屬興劉氏曰首章
青蠅與君子對言故屬比下二章青蠅與讒人對
言故屬興愚意青蠅正興讒言首章無信讒言則
明是興矣安得云比耶止于樊以鄭孔爲正東萊
說亦有意理故并錄之袁孝政釋劉子云衛武公
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止于樊蓋襲三家之誤
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
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
也
初學記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席者謂之禮跣而上
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醧齊顏
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湎君子可以宴
可以醧不可以沈不可以湎　後漢書孔融傳韓詩
曰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　虞惇按此詩五
章前二章陳古也後二章刺今也卒章承上文而申
敬戒之辭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
孔偕鍾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
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的古音略反楚旅一韻旨
偕設逸平上入一韻抗張平去一韻同功一韻的爵一韻
首二句備韻起

賦也　朱註初筵初即席也左右筵之左右也　蘇氏
曰秩秩有序也　毛傳楚列貌殽豆實也　鄭箋豆實
菹醢也核籩實桃梅之屬也　毛傳旅陳也　鄭箋偕
齊一也既設者將射改縣也　朱註舉醻舉所奠之酬
爵也　毛傳逸逸往來次序也大侯君侯也抗舉也
鄭箋射大衆射者也獻猶奏也發發矢也　毛傳的質
也祈求也　朱註爵豐上之解也
蘇氏曰先王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燕禮既
安賓然後改縣以避射既旅然後張弓及侯比其射夫
而耦之既耦然後拾發求勝以爵其不勝　黃氏曰儀
禮主人酌賓曰獻賓既酢主人主人又自飲而獻賓曰

酬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遂舉所奠之爵交錯以徧所謂舉酬逸逸也　陸氏曰孔術未射之飲也舉酬將射之飲也所爵既射之飲也　鄭箋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既比衆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射者與其耦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爵射爵也射之禮勝者飲不勝所以養病也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孔疏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宮賓射者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燕射者因燕賓客即與射於寢冬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

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皮侯大射也五采之侯賓射也獸侯燕射也燕禮樂人宿縣將射改縣者天子宮縣階間妨射位故改縣以避射也鄉射禮將射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於下彼琴瑟之樂尚遷因此鼓之懸改之也燕射之禮自天子至士皆一侯上下其射之故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注云此所謂獸侯也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白質畫熊於外則丹地畫以雲氣射人云王大射張三侯司裘王大射供虎侯熊侯豹侯設鵠是天子之射張三侯也大射巾車張三侯是諸侯之射張三侯也大射前期三日司馬命量

人巾車張三侯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是天子亦前射三日張侯矣此舉酬下始言大侯既抗者鄉射之初雖言張侯經云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將射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左下綱是將射始張之也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射人說賓射之禮云王以六耦則天子大射賓射皆六耦也鄉射禮司射比三耦於堂西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御射注云比選次其才相近者也王肅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謂之槷方六寸槷則的也射義孔子曰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

以祈爾爵是的爲正鵠也大射禮司射命設豐於西階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坐奠於豐上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執弣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坐奠於豐下興揖先降三耦卒飲是飲射爵之禮也　虞惇曰此章陳因射而燕其威儀節度之盛如此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奏則故反能奴來反又音耐　鼓奏祖一韻禮至上去一韻林湛一韻能又時平去一

奏假從鄭箋讀烝不入韻

賦也　劉氏曰籥舞文舞也　鄭箋烝進衎樂也　孔疏列祖有功烈之祖也　鄭箋洽合也　蘇氏曰百禮百國所獻助祭之禮所謂庭實旅百也　鄭箋壬任也謂卿大夫也林諸侯也　朱註錫神錫之也　鄭箋嘏大嘏福也湛樂也各奏爾能者子孫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仇讀曰𣁋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也　蘇氏曰康安也毛傳酒所以安體也　蘇氏曰時時物也

蘇氏曰既射而祭既祭而燕於寢於其祭也先作樂以求諸陽故烝樂內舞籥舞與笙鼓和奏以進樂其祖考

以合見其百禮其以禮至者非其諸侯則其卿大夫也於是神則報之以福使其子孫無不湛樂者祭既畢燕賓客之俎而留兄弟曰將燕樂於寢也　孔疏於是子孫各奏其奉進之能酌酒而獻尸以事神也子孫既獻於是賓則手斟挹其酒室中佐食之人又入而酌爲加爵以獻尸也既加爵之後欲使神惠徧行而賓之子弟及己弟子酌彼安體養病之爵於父兄而進之以時物焉　王氏曰先王用酒嘗以祭祀既祭矣於是乎燕燕必有禮樂有大禮斯有大樂以和之有備樂斯有備禮以成之籥舞笙鼓備樂也以洽百禮備禮也　鄭箋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文王世子曰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是也　孔疏尸尊神之象子孫敢獻之是其能也禮獻必有酢故知尸酢而卒爵也特牲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也謂於賓客之中取人令佐主人爲尸設饌食名之曰佐食也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及衆賓長先致爵加爵注云大夫三獻而禮成又多之是加爵也　歐陽氏曰古之人君與臣下飲酒非徒宴樂而已必行射禮以揖讓周旋因其勝否以相爵或因祭其先祖子孫受福乃相湛樂盡明不以崇飲爲樂也　虞惇曰此章陳既射而祭祭畢復燕其賓以禮樂之盛如此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

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反幡遷僊一韻抑怭秩一韻首二句獨韻起

賦也　蘇氏曰反反顧禮也幡幡輕數也　毛傳遷徙也　王氏曰僊僊軒舉之狀　毛傳抑抑愼密也怭怭媟慢也秩常也

孔疏此章陳幽王燕賓失禮之事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呶古音奴豆田故反郵古音怡其反呶豆平去一韻僛郵一韻俄傞一韻出福德一韻

賦也　毛傳號呼呶讙也　王氏曰僛僛傾側也　朱
註郵尤同過也　鄭箋俄傾也　毛傳傞傞不止也
鄭箋出猶去也　朱註伐害也
歐陽氏曰刺王之君臣上下飲酒失儀號呶雜亂籩豆
無敘至於屢舞　鄭箋賓醉而出則與主人俱有美譽
醉至若此是喪伐其德也　朱註飲酒之所以甚美者
以其有令儀也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　蘇氏曰此章
中言其亂而終誨之也　呂氏曰燕禮賓醉北面坐取
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霤遂出
卿大夫皆出所謂既醉而出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
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
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又音肆否史恥謂怠上去
一韻語羖一韻識又一韻
賦也　朱註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禮立司正以監
之察儀法也謂告也　鄭箋由從也童羖無角之羖羊
也三爵者獻也酬也酢也　朱註識記也
虞惇曰凡此飲酒總上文而言也前二章飲酒之善如
此後二章飲酒之失如彼所謂或醉或否也立之監佐
之史防其醉也醉而失禮則不臧醉者不自知而不醉
者反代爲之恥甚言醉之可惡也　朱註安得從而告
之使勿至於大怠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
當語者勿語醉而妄言將罰汝使出童羖設必無之物
以恐之也飲酒至三爵已醉而無所識矣況敢多飲乎
又丁寧以戒之也　春秋傳臣侍君燕過三爵非禮也
玉藻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
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虞惇按此詩首章毛以爲燕射鄭以爲大射今按
一章烝衎烈祖明是將祭而射射而先行燕禮故
從鄭賓載手仇室人入又毛以爲祭畢復射鄭以
爲祭畢而飲按手仇入又於射義無取禮經亦無

有祭畢復射之文故亦從鄭三章賓之初筵鄭云
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此說非
是首章賓之初筵陳古也三章賓之初筵刺今也
上下各分二章法戒顯然朱註首章因射而燕次
章因祭而燕按前二章陳古而首章以賓之初筵
冠之後二章刺今而亦以賓之初筵冠之明是一
章爲一截次章籥舞笙鼓猶四章賓既醉止之節
承上文非各自爲義也卒章凡此飲酒是總承上
四章而申戒之鄭云凡此時天下之人蒙混殊甚
朱註亦未有見其爲確然者今以臆見參之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

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孔疏幽王之詩思古多矣此言思武王者武王始居鎬京也　呂氏曰魚藻之詩與孟子惟賢者而後樂此及王制旱乾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之義同　章潢圖書編魚藻刺時王之崇飲也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興也　毛傳頒大首貌　鄭箋豈亦樂也
毛傳魚以依蒲藻爲得其性　孔疏魚何所在乎在於藻也魚得其性則能肥充有頒然其大首也既萬物得所天下無事王何所在乎在於鎬京與羣臣相樂飲酒而已　鄭箋時人物皆得其所者魚者以潛逃之類信

其著見今王方有危亡之禍亦豈樂飲酒而無憂心故以此刺焉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上章通一韻此及下章隔句韻

興也　毛傳莘長貌　劉氏曰魚得其性游戲無虞既升而露其首又降而露其尾莘然其長矣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興也　鄭箋那安貌
鄭箋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然安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朱註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嚴氏詩緝又以此詩爲直刺幽王魚在在藻爲淺涸窘迫之狀有那其居爲不知危亡之憂皆不主序說今從舊豈樂飲酒鄭箋云樂八音之樂衍說也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虞惇按詩義是陳古明王錫命諸侯之禮序云數會之而無信義恐亦附會之說孔氏引褒姒烽火事以實之於經無所當也　國語韋昭注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

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興也　鄭箋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藿也　孔疏公食禮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藿豆葉也筐筥受所采之菜也　毛傳君子諸侯也　孔疏路車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姓也　鄭箋玄袞玄衣而畫以卷龍也　朱註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諸公之服九章自袞冕以下侯伯鷩冕七章自華蟲以下子男毳冕五章衣自宗彝以下而裳黼黻孤卿絺冕三章衣粉米而裳黼黻大夫玄冕則玄衣黻裳而已
劉氏曰菽薄物采以爲藿然而不可不敬故或筐之或筥之況諸侯之君乎故當有以厚錫予之　陳氏曰雖

無十之者好之無已意猶以為薄也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旂音芹
興也 毛傳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 鄭箋芹水菜也可以為菹亦所用待君子也周禮芹菹鴈醢 毛傳淠淠動貌嘒嘒聲中節也 蘇氏曰駕者既服而三之曰驂四之曰駟 歐陽氏曰屆至也君子所至車旂如此之盛也
鄭箋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儀所以為敬且省禍福也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命彌并反平去通韻

虞惇曰興也 毛傳諸侯赤芾 鄭箋芾太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為之邪幅如今行縢也偪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 朱註交交際也 毛傳紓緩也
鄭箋諸侯能自偪束如此非有解怠紓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 朱註諸侯服此芾偪見於天子恭敬齊遫不敢紓緩則為天子所予錫之命而申之以福祿也
孔疏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太廟示不敢專也賜在廟故神得福祿之 朱氏曰桑扈言彼交匪敖上交乎下也采菽言彼交匪紓下交乎上也匪敖則受福於天故曰萬福來求匪紓則受福於君故曰天子所予 荀子曰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彼交匪紓天子所予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右音以間句韻
興也 毛傳蓬蓬盛貌殿鎮也平平辯治也 鄭箋率循也
許氏曰柞之有枝葉猶天子之有諸侯枝葉盛而庇其本根猶諸侯殿天子之邦而萬福之所同集 劉氏曰柞之有枝葉以庇其幹者由根本堅固氣脈盛大也根本天子也枝葉諸侯也氣脈者朝廷之寵命也葉之蓬

蓬根本氣脈之所及而反以衛其根本而為之堅固猶天子寵錫諸侯俾之茂盛反能衛天子之邦而益朝廷之固也 王氏曰萬福攸同君臣並受福也 鄭箋諸侯有賢才之德能辯治其連屬左右之國使得其所則連屬之國亦循順而從之 春秋傳便蕃左右亦是帥從杜預注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平上去通韻
興也 毛傳紼繂也纚緌也葵揆也膍厚也戾至也
鄭箋楊木之舟浮於水上汎汎然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紼繫其緌以制行之 毛傳言明王能維持諸侯也

蘇氏曰天下之諸侯撫之則懷棄之則去亦如舟之無定也　孔疏天子於是揆度其功德而命賜之以禮樂又以福祿優厚之　嚴氏曰諸侯於是優哉游哉而來止於天子之庭矣　孔叢子孔子曰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采菽五章章八句

虞惇按朱註此天子所以答魚藻也與前篇鴛鴦之義同未知何據赤芾二句註屬賦其實以興彼交匪紓非賦也平平左右亦從鄭不從朱鄭唯以維柞之枝爲喻繼世相承汎汎楊舟爲喻諸侯治民御以禮法屬衍說其餘皆得之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漢書杜鄴曰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以作也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興也　毛傳騂騂調和也　朱註角弓以角飾弓也翩反貌　鄭箋胥相也

歐陽氏曰弓之爲物其體往來張之則內嚮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　蘇氏曰譬之兄弟昏姻親之則合而疎之則離是以告之使無相遠也　鄭箋骨肉之親無相疎遠相疎遠則親親之望易以成怨　陳氏曰詩刺王不親九族而曰兄弟昏姻頍弁亦曰兄弟甥舅則知兄弟者父族也甥舅昏姻者母族妻族也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遠然平上通韻

賦也　鄭箋爾斥王也

鄭箋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慎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平去通韻

賦也　鄭箋令善也　毛傳綽綽寬也裕饒瘉病也

朱註王化之不善此善兄弟則綽綽有裕而不變彼不善之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矣　孔疏天下善人少惡人多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平去通韻

賦也　朱註一方彼一方也　毛傳爵祿也

王氏曰民喪其良心不參彼已之曲直躬自薄而厚責於人也則各相怨於一方矣　朱註相怨者各據其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責己愛己之心愛人使彼己之間交見而無蔽則豈有相怨者哉　毛傳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　歐陽氏曰貪爭不已至於亡身也　朱氏曰此言民之化於上殆有甚焉者也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後音戶平上去通韻

比也　毛傳饇飽也　朱註孔甚也

鄭箋老馬反以爲駒而用之喻王見老人反侮慢之如幼稚不自顧念後至年老人之遇己亦將然　呂氏曰不知長少之義慢老而虐之其快意不顧如食者但知稱其僅飽之欲酌者但知多取曾不少加斟量也　孔疏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況其宗族之老者乎故九族不宜慢之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去人通館

比也　毛傳猱猨屬塗泥附著也徽美也，鄭箋猷道也屬連屬也

劉氏曰小人之爲不善皆其所自能不必敎之也王又疎薄骨肉爲不善於上以倡之是猶敎猱升木而以塗塗附其墨且相著不可脫矣非爲上之道也故陳爲上之道曰君子有徽猷則小人與屬矣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其五品示之孝友是之謂徽猷　呂氏曰親親長長之道乃民之良心非由外鑠也宜其與屬而不可解矣　孔疏人性皆有仁義因其性而道之故敎之必從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比也　孔疏瀌瀌雪盛貌　毛傳晛日氣也　蘇氏曰遺予也　王氏曰婁數也

王氏曰雨雪之盛瀌瀌然見日而消矣譬之君子自昭明德以在民上則民之惡德消矣，歐陽氏曰今王不以恩意下及九族而自居驕傲日以斧斨其何能化民哉　漢書劉向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云雨雪瀌瀌見晛聿消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比也　毛傳浮浮猶瀌瀌也流流而去也　鄭箋蠻南蠻也髦夷髦也

歐陽氏曰言骨肉相殘如夷狄無仁恩禮義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虞惇按老馬反爲駒朱註云但知讒害人以取爵位而不自知其不勝任如老馬憊矣而反自以爲駒竊意此詩乃刺王不親九族不應連章敘小人之貪爵位也歐陽氏云讒人變易善惡乃以老馬爲駒亦成贅義今從毛鄭之舊如食宜饇如酌孔取毋敎猱升木鄭箋誤莫肯下遺箋註俱誤今從歐陽氏

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興也　毛傳菀茂木也　鄭箋尚庶幾也　孔疏上帝斥王也　毛傳蹈動暱近也，歐陽氏曰靖安也　毛傳極至也

蘇氏曰諸侯願庇於王如行道之人無不庶幾息於茂柳者徒以王變動不恒故相戒以無自暱近恐得罪也

涑氏曰且俾我安之待其改惡從善而後我至焉言朝王也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興也　毛傳愒息瘵病也　李氏曰邁往也　歐陽氏曰謂待其可往朝而後往也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矜古居銀反後同

興也　鄭箋傅臻皆至也彼人斥王也　呂氏曰矜憐矜也

劉氏曰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幽王之心於何所至乎言轉側無常人莫知其所屆也　呂氏曰前二章猶欲朝以待王之改然後往朝此章言王心不可測度不知其悛改之期也故歎曰曷為予靖以待之乎王且自居以凶暴驕矜其惡日熾也於是乎絕意於王室矣

菀柳三章章六句

虞惇按上帝甚蹈之蹈鄭箋讀為悼云中心悼病非也朱註又改作神據戰國策以改經恐未可為訓俾予靖之二句註與箋小異曷予靖之二句註別為一說皆未安今從東萊讀詩記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讀詩質疑卷之二十二

孫男有禧校字

常熟嚴虞惇學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董氏曰緇衣公孫尼子作也其書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序蓋雜出於古之遺言也　孔疏左傳襄十四年引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服虔云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爲逸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賦也　毛傳彼彼明王也　鄭箋城郭之域曰都于於也　毛傳周忠信也

鄭箋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其動作容貌既有常言語又有法度文章其所行要歸於忠信萬民咸瞻望而法傚之疾今不然　孔疏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道先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僞都邑尤甚故舉古以駁今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賦也　鄭箋臺夫須也　毛傳緇撮緇布冠也　朱註其制小僅撮其髻而已君子女都人貴家之女也　孔疏綢密也

鄭箋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緇布爲冠儉且節也　朱氏曰女則不爲華靡其首飾綢直一如髮之本然亦言其儉素也　鄭箋疾時皆奢淫我不復見今士女之然者心思之而憂也　張氏曰都人士如論長民者次論都人之士女一章言長民者故不言女次章以下統言男女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賦也　毛傳琇美石也　王氏曰以美石爲瑱塞實其耳也　鄭箋吉讀爲姞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姞之女言有禮法　毛傳苑猶屈也積也　孔疏節南山曰尹氏太師常武曰王謂尹氏韓奕曰爲韓姞相攸又左傳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以此知尹氏吉氏世貴舊姓昏連王室家風不替故人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吉也　李氏曰猶晉之王謝唐之崔盧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賦也　毛傳厲帶之垂者　孔疏禮大帶垂三尺　鄭

箋蠆螫蟲也尾末揵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也邁行也

王氏曰是不可得見也得見則我從之邁矣思之甚也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賦也　毛傳旟揚也　朱註盱望也

鄭箋士非故垂此帶也帶於禮自當有餘也女非故卷此髮也髮於禮自當有旟也　朱註皆自然而非好爲容飾之意今不得而見矣如何而不望之乎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虎傳按朱註謂亂離之後人不復見都邑之盛人

物之美而作此詩玩經文無亂離之意故仍主序說行歸于周亦從毛鄭綢直如髮不取鄭性情密緻操行正直之語蓋此詩二章以下俱但言服飾不應此章獨言德性也言從之邁鄭云欲自毀求從古人雖憤時疾俗亦太傷於激矣漢儒說經多膠滯之見然亦見其樸鈍戇直風俗猶近古不似今人如脂如韋以習軟軟美爲能事也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毛傳興也自旦及食時爲終朝　鄭箋綠王芻也　毛傳兩手曰匊局卷也

鄭箋綠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手怨曠之深憂思不專於事也　嚴氏曰予髮曲局矣庶幾君子之歸而沐之　毛傳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興也　鄭箋藍染草也　毛傳衣蔽前謂之襜詹至也

朱註五日爲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怨曠也

後漢書劉瑜疏曰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韔音暢

賦也　鄭箋之子謂其君子也于往也　朱註理絲曰

綸

朱註君子若歸而往狩耶我則爲之韔其弓往釣耶我則爲之理其繩望之切思之深欲無往而不與之俱也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者音渚

賦也　朱註於其釣而有獲也又將從而觀之愛之至也

采綠四章章四句

虎傳按詩序刺幽王之時多怨曠而鄭以爲刺怨曠之婦人譏其欲從君子於外爲非禮考詩四章絕無此意也五日爲期傳據禮經內則爲說云婦人五日一御亦太拘後二章集註殊妙非毛鄭諸

冢所能及也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虞惇按國語韋昭注云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召伯召康公之子穆公虎也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興也　毛傳芃芃長大貌悠悠行貌

鄭箋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國將徒衆南行悠悠然召伯則能勞來勸說以先之　蘇氏曰召公之勞行者猶陰雨之膏黍苗哀今不能爾思之也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牛古音疑後皆同

賦也　鄭箋集猶成也

鄭箋營謝轉餫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　邱氏曰召伯知其勞苦憂思故皆呼而諭之曰俟我南行之功既成蓋云歸哉解之使說也　王氏曰召伯之撫役夫如此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賦也　鄭箋召伯營謝邑以兵衆行其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　王氏曰召伯之遇征夫如此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賦也　鄭箋肅肅嚴正貌　朱許謝邑名申伯所封國也　鄭箋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

鄭箋美召伯治謝邑則使之嚴正將師旅行則有威武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賦也　毛傳土治曰平水治曰清

鄭箋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　呂氏曰天子于萬姓者也大臣處四方者也方伯分一面者也申伯之體勢不重則無以鎮定南服召穆公身為卿士豈得辭其憂責哉宣王雖身居九重宵旰之慮固未嘗一日忘之也必待召

公告厥成功而王心始寧焉此真知職分者也彼幽王近不能察犬戎之禍以復宗周何暇經略江淮之間乎此詩人所以思古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虞惇按此詩傳箋皆以為詠召伯營謝之事而嚴粲詩緝乃以二章為營謝三章為平淮四章以下總言營謝平淮二役今以詩辭玩之恐未然首章芃芃黍苗興義專主召伯而箋云喻宣王以恩澤育養天下亦贅說也集註則云此宣王時之詩與大雅崧高相表裏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

事之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難乃多反）

虞惇曰比而興也　朱註隰下濕之處宜桑者也　毛傳阿美貌難盛貌

蘇氏曰君子之在下如桑之生於隰其長阿然其盛難然見者無不悅之　虞惇曰詩以隰桑比君子而桑之阿難可喜又以興人之樂見君子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比而興也　朱註沃光澤貌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比而興也　毛傳幽黑色也膠固也　王氏曰其德音

之所及人附離之甚固也

虞惇曰下章之遐不謂矣即所謂德音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賦也　鄭箋遐遠也　朱註謂猶告也

虞惇曰我心誠愛君子君子豈以遠而不我告乎我思念君子之心藏之於中無日而忘之也春秋傳鄭伯享趙孟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注云欲子產之見規誨

隰桑四章章四句

虞惇按此詩前三章毛鄭泥序小人在位君子在野二句殊多支蔓之語後一章朱註云何不遂以告之未知所告何事東萊云詩人欲往告賢者則又與思見君子之意不相合今以左傳爲據而僭易之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

鄭箋申姜姓之國也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昔夏之衰有二龍之妖卜藏其漦周厲王發而觀之化爲玄黿童女遇之當宣王時而生女懼而棄之後褒人有獄而入之幽王幽王嬖之是謂褒姒　虞惇按序云周人刺幽后也歐陽氏蘇氏皆以爲幽后褒

姒也程氏曰幽后當作幽王字之誤也今據漢書班倢伃傳顏師古注云白華小雅篇周人刺幽王黜申后也則后字之上應有闕文其曰刺幽后者非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虞惇曰興也　毛傳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　歐陽氏曰之子棄妻斥其夫也

朱註白華以爲菅白茅以爲束二物至微猶相須爲用何之子遠棄我而使我獨耶　虞惇曰此章下國之棄妻以菅茅自喻而自傷其窮獨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興也　朱註英英輕明之貌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

而上騰者也露即其散而下降者也　程氏曰天步猶
時運也猶如也
毛傳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　程
氏曰天道雲蒸露降菅茅皆被其澤今天運艱難而使
之子不善不如雲之潤物也　虞惇曰此章言之子之
遠我由天運始然蓋由王棄妻立妾下國效之是天運
使然也詩人詞緩意深可謂怨而不怒矣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比也　毛傳滮流貌　鄭箋豐鎬之間水北流　虞惇
曰碩人斥申后也
鄭箋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今恩澤不通澁也

之不如也　虞惇曰此章言王之寵澤不流下國無所
承仰因己之見棄而思申后之失職所謂小己之得失
其流及上也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隔句韻
比也　朱註樵采也　鄭箋桑薪薪之善者　毛傳卬
我也烘燎也煁烓竈也　朱註煁無釜之竈可燎而不
可烹飪者也
歐陽氏曰桑薪宜爨烹飪而但為燎燭棄妻自傷失職
也　虞惇曰此章亦自傷失職而思申后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比也　許氏曰懆懆愁不申也　王氏曰邁邁遠我不
顧也
鄭箋王失禮於內而下國聞而化之如鼓鐘于宮而欲
外之不聞不可得也　虞惇曰此章言之子之所以去
我不顧者由上化之使然也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比也　毛傳鶖禿鶖也
蘇氏曰鶖鶴皆以魚為食然潔濁則有間矣今鶖在梁
而鶴在林鶖則飽而鶴則饑也　歐陽氏曰二物皆非
其所處如妾不宜居正位而妻不宜彼遠棄也　虞惇
曰此章言妻妾之失位亦因己而思申后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隔句韻

興也　王氏曰鴛鴦能好其匹雄雌相從不失其性之
子二三其德鴛鴦之不如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兮
興也　毛傳扁扁乘石貌乘石也王乘車履石疧病也
蘇氏曰石之扁然下者可施於履之卑而不可施於貴
如人之賤者可以為妾而不可以為主　歐陽氏曰棄
妻指此石常在人下如妾止當在下耳今之子遠我而
進彼使我病也　虞惇曰上章喻妻不可棄此章喻妾
不可升皆自傷之辭也漢書劉輔曰腐木不可以為柱
卑人不可以為主亦此意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虞惇按歐陽本義云據序意幽王黜申后而立褒姒致下國化之亦多棄妻而立妾詩人作詩本爲下國之人以妾爲妻耳毛鄭二家所解終篇不及下國之人妻妾事此其所以失也此說最爲得之毛鄭以之子斥幽王碩人指褒姒俱非是更以碩人爲妖大之人尤曲說也歐陽氏但知之子之非幽王而不知碩人之非褒姒則亦失矣朱集註謂申后被黜而作此詩之子與碩人皆指幽王尤非是衛詩碩人其頎碩人指莊姜此詩碩人正指申后莊姜之失位與申后之見黜略相似故詩人皆以碩人稱之詩人既惡褒姒決不稱之爲碩人而

一篇之中既斥王爲之子又斥王爲碩人於辭文亦無是體也今畧採諸家之說而以己見附之又此詩八章集註皆云比也今按首章以菅茅之相須與俾我獨兮二章以雲露之潤物興之子之不猶俱是興而非比七章八章亦然今悉訂之

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鄭箋微臣士也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爲末介士之祿薄或困於資財則當賙贍之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　程氏曰詩序有後人增入者緜蠻序飲食教載之絕不成語非國史之舊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毛傳興也緜蠻小鳥貌阿曲阿也　鄭箋後車倅車也

毛傳鳥止於阿人止於仁　鄭箋小鳥知止於丘之曲阿靜安之處而託息焉小臣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至於爲末介從而行道路遠矣我罷勞則卿大夫之恩宜如何渴則予之飲飢則予之食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之車敗則命後車載之　孔疏教誨雖於人無費而無仁心亦不肯也此大臣之於小臣其義當然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興也　毛傳隅角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興也　鄭箋極至也

緜蠻三章章八句

虞惇按朱註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爲鳥言以自比也玩詩文絕無爲鳥言之意以教誨施之於鳥已不可以後車載之豈復有是理乎斯眞可以解頤矣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
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鄭箋牛羊豕爲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生曰
牽　嚴氏曰賓之初筵知幽王君臣沈湎淫泆崇
飲無度故此詩極言簡儉之意以刺之若曰誠苟在
苟亨瓠燔兔可以爲禮何必酒池肉林長夜之飲乎
而序云有牲牢饔餼而不肯用失之矣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賦也　毛傳幡幡瓠葉貌　鄭箋亨熟也熟瓠葉者以
爲飲酒之菹也此君子庶人之有賢行者也　王氏曰
嘗其旨否然後行獻酬之禮

杜氏春秋傳注曰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兔首猶
與賓客享之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同切鋪平上兩韻
賦也　孔疏斯此也　蘇氏曰有兔斯首言一兔也
毛傳毛曰炮加火曰燔　鄭箋炮之燔之者將以爲飲
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　蘇氏曰獻
者主人酌以獻賓也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炙古張客反
賦也　毛傳抗火曰炙酢報也　鄭箋報者賓既卒爵
洗而酌主人也凡治兔之宜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
者燔之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賦也　毛傳醻道飲也　鄭箋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
飲卒爵復酌以進賓謂之醻
謝氏曰瓠葉以爲菹不必嘉蔬兔首以爲殽不必異饌
先王之燕賓客惟其誠而已豐以燕賓者魚麗是也薄
以燕賓者瓠葉是也在易鼎之象曰大亨以養聖賢損
之象曰二簋可用享皆貴誠不貴物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虞惇按首章鄭箋云庶人之賢者農功畢爲酒以
合朋友習禮講道藝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亨瓠
葉而飲之所以急和親親也意旨殊妙而近於拘
詩但取不以薄物廢禮耳不必如此說也有兔斯
首鄭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蓋齊魯之
間方言耳錄之以廣異聞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
率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也
毛傳荆謂楚也舒舒鳩舒鄝舒庸之屬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
朝矣
賦也　毛傳漸漸高峻貌　鄭箋武人將率也　朱註
皇暇也　歐陽氏曰不皇朝者久處於外不得朝見天

予也
王氏曰將率遠征戍役不息乃更漸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　劉氏曰漸漸之石維其高矣者諭所歷之路石皆廉利傷人之足刓馬之蹄不可踐履也其高峻峭拔非攀援不可登也山川悠遠維其勞矣者其山窮者川斷之也其川盡者山間之也山川重復遠不可極困以陟降之勞沴以烟嵐之氣既病且死莫保生還故不皇於朝覲也　蘇氏曰遠人可以德懷而不可以力勝武人征之連兵不解宜其不能服也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賦也　鄭箋卒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　毛傳沒盡也　孔疏言所登歷何時可盡徧也　歐陽氏曰不皇出者深入險阻之地將不得出也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賦也　毛傳蹢蹄也　鄭箋烝衆也　毛傳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　孔疏離歷也　毛傳畢星也月離陰星則雨
張氏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　嚴氏曰豕之涉波而見白蹢久雨停潦故也月離于畢則是又將雨矣　歐陽氏曰豕涉波而月離畢雨之驗也征役者在險阻之中唯雨是憂不皇及他也履險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為言　劉氏曰此記征夫遠行之所見也深入蠻夷之域為山川之所困雨水之所淫戰敵未捷病疫相仍救生命之不暇何暇及他事哉　孔疏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好風者箕也好雨者畢也鄭氏注風土也為木妃雨木也為金妃故星好焉推此而往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是由已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箕東宮宿也畢西宮宿也　鄒氏曰淫雨則失天時險遠則失地利久役則失人和君不仁而好戰亡可立待也漸漸之石以下三詩悽愴哀颯亡國之音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虞惇按鄭氏於此詩箋釋全謬以漸漸之石喻戎狄不可伐以山川悠遠專指荆舒之國以不皇朝矣為不能正荆舒使朝於王以有豕白蹢喻荆舒之君躁疾難制以月離于畢喻荆舒之叛漸由于下出皆曲說歐陽氏辨之詳矣維其勞矣箋云勞勞廣濶蓋勞與遼同義不皇朝矣今本皆作遑依唐石經及國子監註疏本改正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陳氏曰此詩其辭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人哀之而已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朱註比也　毛傳苕陵苕也將落則黃　蘇氏曰言周室之衰如是華矣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比也　毛傳華落葉青青然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虞惇曰興也　毛傳牂羊牝羊也墳大也　朱註羊瘠則首大　鄭箋三星心星也　毛傳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　朱註罶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

虞惇曰喻歲饑民窮百物彫耗也人得苟且一食足矣無望其飽也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鄭以苕之幹喻京師苕之華喻諸夏更援詩華為說穿鑿殊甚卒章牂羊墳首特借以形歲饑民窮之意非由賦此二物集註云賦也亦非是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興也　朱註草衰則黃　嚴氏曰將亦行也

孔疏氣則時經寒燠物則華變死生日月長久征行不息所以怨也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矜居銀反今讀鰥

興也　鄭箋玄赤黑色　朱註草既黃而玄也無妻曰矜

鄭箋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從役過時不得歸此豈獨非民乎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野叶上與反暇音豫

賦也　毛傳兕虎野獸也　孔疏率循也　毛傳曠空也

朱註征夫非兕非虎何為使之循曠野而朝夕不得閒暇也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隔句韻

興也　邱氏曰芃尾長貌　毛傳棧車役車也

蘇氏曰車之行道如狐之循草無有止期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二章二百句

讀詩質疑卷之二十三

孫男有禧校字

常熟嚴虞惇學

大雅文王之什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歐陽氏曰周自后稷以來積功累仁至於文王威德並著國自此大武王因之遂滅商有天下是以盛德爲天所相而與周者自文王始也故序但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也　虞惇按周書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武成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是文王受命之事也帝王世紀云文王卽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

於是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史記周本紀西伯蓋卽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是文王稱王改元之事也歐陽氏以文王未嘗稱王改元故著論以辨之而於詩本義亦極詆毛鄭之妄然謂文王未嘗稱王是矣而謂文王未嘗受命改元則非也書泰誓惟十有三年春說者曰此武王卽位之十三年也今按大戴禮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是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文王世子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是文王之終武王已八十三武王以八十四卽位至九十三而終卽位僅十年

不得以十三年伐紂則所謂十三年者蓋據文王受命改元之年數之武王未嘗有十三年也文王受命改元故書有九年大統未集之語若謂文王未嘗改元則文王卽位共五十年何得云九年也鄭氏赤雀丹書之說出於讖緯不足爲據若受命改元以經史推校無可疑者司馬溫公稽古錄云文王爲諸侯四十二年更稱元年又云武王卽位四年克商克商七年而崩壽九十三皆與經傳合稱王之事六經無明文書西伯戡黎旣稱西伯其非稱王可知先儒云文王未王而稱王者史臣追尊之辭游氏云紂在上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觀泰誓三篇稱文王爲文考

至武成柴望然後稱文考爲文王則可知矣斯言得之矣　國語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　申公說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作詩獻奏於宗廟受釐陳戒之時以訓嗣王也　呂氏曰按呂氏春秋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熟味此詩信非周公不能作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時右平上通韻

賦也　毛傳在上在民上也於歎辭昭見也顯光也不顯顯也不時時也陟升也　鄭箋在察也

鄭箋文王初爲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爲王使君天下也　王氏曰周受封自后稷則其邦舊矣至文王而天命之肇造區夏則其命新矣　朱註文王在上而昭於天則周之德豈不顯乎周雖舊邦而命維新則帝之命豈不時乎　孔疏文王升接天下接人常觀察上帝之意隨其左右之宜順而行之所謂聖人與天地合德也　蘇氏曰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與天如一故也詩於天人之際多以陟降言之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土通蘇

賦也　毛傳亹亹勉也　鄭箋令善也聞聲聞也陳猶錫施也　毛傳哉載也侯維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鄭箋勉勉乎不倦文王之勤用明德也其善聲聞日見稱頌無止時也　朱註文王非有勉也純亦不已而人見其亹亹也其德不已則令聞亦不已　蘇氏曰由文王敷恩惠之施於民而民載之是以鍾美于子孫而爲天子而庶爲諸侯其祚無不百世者　嚴氏曰文王惟知錫民而錫民者乃所以錫子孫也不特子孫之祚如此凡周之臣子皆光明俊偉其德甚顯亦世世相傳與周匹休焉此文王德澤之逮也　春秋傳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杜氏注文王布陳大利以賜天下故能載行周道福流子孫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賦也　鄭箋猶謀也　毛傳翼翼恭敬也思辭也　呂氏曰皇美也　毛傳楨榦也濟濟多威儀也
鄭箋周之臣既世世光明其爲君謀事忠敬翼翼然
歐陽氏曰美哉衆多之賢士生於周王之國爲楨榦之臣而文王用之遂以安寧周邦也　劉氏曰濟濟多士本由文王教化陶鎔而後生而文王之國又待多士濟濟以安寧焉猶人勤於菑田反以自養樂於植材反以自庇　嚴氏曰生此王國天生之也王國克生文王教化作成之也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於周服

賦也　朱註穆穆深遠之意　孔疏於歎辭　歐陽氏曰緝續熙廣也　蘇氏曰假大也　毛傳麗數也　孔疏不億不止於億也　鄭箋周服周之九服也
歐陽氏曰穆穆然文王之德於此乎續而廣之敬愼不懈大哉天命乃使之有商之孫子商之孫子數甚衆多而上帝乃命之爲周諸侯由商失德而天奪之周有世德而天與之天之予奪惟德所在而已　鄭箋言衆之不如德也　朱氏曰穆穆以盛德氣象言敬則指其德

之實也緝者緝此敬熙者熙此敬此聖德之極致聖學
之極功凡所以昭於天聞於人皆由不已其敬致然也
嚴氏曰形諸外者皆其根諸中者表裏一始終一也
黃氏曰敬止者敬於其所當止所謂敬厥止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
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賦也　毛傳殷士殷侯也膚美敏疾也祼灌鬯也周人
尚臭將行也　朱註京周京也　黃氏曰黼黼裳也
孔疏冬官繢人曰白與黑謂之黼　毛傳冔殷冠也夏曰
收周曰冕　鄭箋王成王也　毛傳藎進也無念念也
孔疏爾祖文王也

王氏曰商之孫子而侯於周則天命靡常故也天常命
商使有九有之師矣今侯服於周所謂靡常也故商之
子孫其為士而膚美敏疾者皆祼將於周京以助周之
也　董氏曰常服者不變其服存商制也　朱註先代
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於王家時王不敢變而
亦所以為戒也於是呼王之藎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
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也　漢書劉向
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於京喟然歎曰大哉
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
公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
之亡也　孔疏宗廟之祭以祼為主於禮王正祼后亞
祼則祼將王人之事而云助行祼者天官小宰凡祭祀
贊祼將之事注云又從太宰助王是祼將之事有臣助
之矣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
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賦也　毛傳聿述永長也　鄭箋師衆也　毛傳駿大
也　孔疏不易言難也
李氏曰成王欲念爾祖則在乎述修厥德而已能修德
則可以長配天命而福祿自來矣　蘇氏曰既告之使
修文王之德又告之以殷之未失衆也其君皆能配天
及其末世違天以敗故今當以為鑒而不可忽於天命

之難保也　呂氏曰命之去留視師之喪否大學所謂
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躬字韻未詳孚古音浮與同
問天與孚俱平去通韻
賦也　毛傳遏止義善也　孔疏問聞也　鄭箋有又
也　毛傳虞度載事也　朱註儀象也　毛傳刑法孚
信也
歐陽氏曰知天命之不易無使天命至爾躬而止當布
明善聞常虞度殷之所以廢興者而折之於天也　呂
氏曰凡欲配天命者當法天然天無聲臭之可求苟儀

刑文王則天德全而萬邦於是作孚矣　朱氏曰文王與天爲一法文王即所以法天也　黃氏曰周至成王再世耳周公已憂其命之不延無遏爾躬猶堯之告舜曰天祿永終也古君臣更相告戒不諱危亡如此　朱註此詩於天人之際興亡之理丁寧反覆至深切矣故立之樂官因以爲天子諸侯朝會之樂蓋將以戒後世之君臣而又以昭先王之德於天下國語所謂兩君相見之樂特舉一端而言耳

文王七章章八句

處仁按大雅三十一篇毛鄭與朱子大旨畧同所異者訓釋字句耳如文王在上宜從毛在民之上

不當云文王既沒其神在上也觀先言於昭于天而後言其命維新則可知矣陳錫哉周宜從鄭敷恩惠之施不當云上帝敷錫也觀左傳國語兩引陳錫載周則可知矣思皇多士宜從朱毛鄭以皇爲天云願天多生賢人者非也駿命不易宜從朱鄭云天之大命不可改易者亦非也維緝熙敬止毛鄭與朱子皆以熙爲光明止爲語助愚意緝熙爲光明則學有緝熙於光明復作何解止爲語助則大學之敬止何以有止仁止孝之說故今采歐陽氏黃氏說正之侯于周服亦從鄭不從朱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申公說周公追文武受命之功以誡嗣王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平去通韻

賦也　朱註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　毛傳忱信也殷適殷之正適也　朱氏曰挾挾而有之也

朱註將陳文武受命故言在下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去就無常善則得之此天之所以難忱而爲信之所以不易　鄭箋今紂居天位又殷之正適以其爲惡乃棄絕之使不得有四方是天命靡常惟德是與耳言此者厚美周也　嚴氏曰此泛言天人之理以著殷亡之由爲文武受命張本也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賦也　毛傳摯國名仲中女也任姓也　朱註殷商殷商之諸侯也　毛傳嬪婦也　朱註京周京也　鄭箋及與也　毛傳王季太王子文王父也身重也　鄭箋重謂懷孕也

鄭箋摯國中女曰大任從殷商之畿內嫁爲婦於周之京配王季而與之共行仁義之德同志意也　朱註將言文王之聖而本其所從來者如此蓋曰自其父母而已然矣　列女傳大任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

聖君予謂大任爲能胎教　孔疏成湯之初以商爲號
及盤庚後爲殷曰殷商者取前後二號而言之　虞惇
曰此章言大任生文王之事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
方國
賦也　鄭箋翼翼恭愼貌昭明也　蘇氏曰懷來也
毛傳回違也　鄭箋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
李氏曰文王小心恭愼明事上帝遂能懷來百福蓋惟
其德不回邪所以朝諸侯受方國也　朱氏曰聖人之
德皆爲大聖人之後上與天心合下與人心合故事天
則多福集之治人則方國附之　朱註此章言文王之
德

天監在下有命旣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
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賦也　毛傳集就也　朱註載年也　毛傳合配也洽
水名　呂氏曰穀梁傳水北曰陽　毛傳涘厓也嘉美
也　朱註大邦莘國也
朱註將陳武王伐商之事故又推其本　蘇氏曰天監
視文王之德大命旣集於周故於文王之始載爲之作
配於洽渭之間　王氏曰洽之陽渭之涘莘國所在也
孔疏名山大川皆有靈氣　鄭箋天爲文王生配於
氣勢之處使必有賢才謂生太姒文王聞太姒之賢則

美之曰大邦有子可以爲妃乃求昏　虞惇曰此下三
章言太姒配文王生武王之事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
其光　子妹渭上去通韻
賦也　毛傳俔磬也　孔疏磬譬也　鄭箋太姒之賢
尊之如天之有女弟也　朱註文禮祥吉也　鄭箋問
名之後卜而得吉則以禮定其吉祥謂納幣也　朱註
造作梁橋也　孔疏作船於水比之而加版於上以通
行者卽今之浮橋也　毛傳不顯顯也
鄭箋賢女配聖人得其宜故備禮也迎太姒而更爲梁
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愼重昏禮也　毛傳賢聖之配王業
始於是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天子造舟諸侯維舟

大夫方舟士特舟　孔疏六禮親迎爲重公羊說天子
至庶人娶皆當親迎造舟周制也文王敬重昏事始作
而用之後世以文王所用遂制爲天子之法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
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天與莘韻上六句三句一截
賦也　毛傳纘繼也莘太姒國也長子長女也右助燮
和也
鄭箋天將命文王君天下於周之京則使莘國之長女
太姒纘太任之女事配文王維德之行　蘇氏曰其德
積厚遂生武王天復保佑而命之使燮和伐商之事

嚴氏曰保安之佑助之而命之以伐商以順而動因天人之所欲是之謂燮伐　孔疏上言迎得太姒此言其能與文王行德生聖子以克殷也　朱氏曰有大任爲之母復有太姒爲之婦故曰纘言女德之有繼也既生文王於前又生武王於後故篤言天命之申解也其伐商也上以應乎天下以應乎人故曰燮言無衞佗也　范氏曰大姜炎帝之後大任大昊之後太姒大禹之後太姒生十子武王周公皆聖人也其餘皆爲顯諸侯徧於天下太姒之德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賦何韻與宇韻未詳

賦也　毛傳如林衆也矢陳也　孔疏牧野紂南郊地名　鄭箋侯諸侯也臨視也女斥武王也貳疑也　朱氏曰紂陳其師旅會合如林之盛而我周家以諸侯而興起蓋有天人之助　蘇氏曰紂之衆雖武王是爲無不欲武王興者曰上帝臨女矣無疑不克紂也　孔疏衆人衆勸武王惟恐不戒天與人勸所以能克　呂氏曰紂以天子之威如林之衆來戰武王方惕然自諸侯而起苟較强弱計衆寡其心必疑貳矣然當是時武王一心以奉天討若上帝實臨之何敢有較計之私哉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蓋設爲勉之之辭以形容武王奉天討之非得已也　孔疏武成曰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周本紀云紂發兵七十萬人拒武王武王使師尚父以大卒馳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心欲武王之亟入皆倒戈以戰開武王泰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於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是衆心樂勸武王也　朱註此及下章言武王伐紂之事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賦也　毛傳洋洋廣也煌煌明也騵馬白腹曰騵　孔疏彭彭强也　朱註師尚父太公望爲太師號尚父也　毛傳鷹揚如鷹之飛揚也涼佐肆疾也　朱註會朝會戰之朝也

鄭箋戰地寬廣不用權詐兵車鮮明馬又强盛則暇且整太公佐武王爲上將天期已至合兵伐商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　孔疏三代乘馬各從正色而周不純騂者言戎事乘騵蓋因武王所乘遂爲一代常法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　輔氏曰君有明德則天有明命有王季文王則有大任太姒有王季大任則有文王有文王太姒則有武王有武王之君則有太公之臣讀大明之詩當知天人夫婦父子君臣之際安危治亂廢興存亡之機如影響形聲之相似皆非苟然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虞惇按大雅之大明小雅之小明鄭氏皆爲之說其曰大明者二聖相承明德日以廣大故曰大明小明者幽王日小其明也大明於理無害小明則偏矣燮伐大商引國語合位三五之文亦屬衍說長子維行鄭說是不易維王從朱維子僕興從呂會朝淸明從王肅

緜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中公說周報太王周公述其事以訓嗣王之詩　朱註詩一章言在豳二章言至岐三章言定宅四章言授田居民五章言作宗廟六章言治宮室七章言立門社八章言至文王而服混夷九章遂言文王受命之事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朱註比也　毛傳緜緜不絶貌　孔疏大曰瓜小曰瓞瓞瓝也　朱註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其蔓不絶至末而後大也　毛傳民周民也自用土居也　孔疏沮漆二水名在豳地　毛傳古公豳公也古言久也亶父字也或殷以名言質也　孔疏大王追號爲王不稱王而稱公者本其生時之事　許氏曰陶瓦器竈也復重竈也　孔疏穴土室也　毛傳室內曰家

鄭箋后稷帝嚳之胄封於邰其後公劉失職遷豳居沮漆之地子孫衰小如瓜之瓞歷世緜緜然至太王而德盛得民心而生王業故本周之興云於沮漆也　毛傳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　鄭箋此本其在豳時也　蘇氏曰太王始猶處於復穴未有家室之盛及遷於岐周而後大興焉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賦也　蘇氏曰朝早也　毛傳率循也滸水厓也姜女太王妃太姜也　鄭箋聿遂也　毛傳胥相宇居也

孔疏古公避狄之難其來以早朝之時疾走其馬循西

方水厓漆沮之側東行而至岐山之下　鄭箋於是與其妃大姜來相可居者著大姜之賢知也　呂氏曰來朝走馬形容初遷之時略地相宅精神風采也或以爲避惡早且疾則豈杖策而去雍容之氣象哉　莊子讓王篇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皮帛犬馬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吳越春秋古公去邠處岐周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
于茲
賦也　朱註周地名　鄭箋廣平曰原周原在岐山之
南　毛傳膴膴美也　孔疏堇烏頭也　毛傳荼苦菜
也　鄭箋飴餳也　孔疏契所以灼龜儀禮所謂楚焞
是也　鄭箋時是也
鄭箋周原之地膴膴然肥美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甘
如飴也此地將可居於是始與豳人之從己者謀謀從
又契灼其龜而卜之卜又從矣則曰可止居於是可築
室家於此定民心也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

執事上去通韻
賦也　毛傳慰安也　孔疏止定也　蘇氏曰左右東
西列之也疆畫經界也理分土宜也宣導溝洫也　朱
註畝治田疇也周徧也　毛傳爰於也
王氏曰既築室於茲矣乃勞來其臣民而慰之乃安集
其臣民而止之　鄭箋乃開地置邑左右而處之乃疆
理其經界乃耕治其田畝於是從西而往東之人皆徧
於執事競出力也　孔疏言築室耕田無不勸樂也
何氏曰自此至七章先民事而次宗廟先宗廟而及宮
室門社經綸之次第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
翼翼
賦也　毛傳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召之使
立室家之位處俾使也　朱註繩所以為直也縮束也
鄭箋載上下相承也
毛傳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
曹氏曰俾立室家者定其規模而已若其營作則先從
廟始　鄭箋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既正則以索
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廟成嚴顯翼翼然　王氏曰
乃者繼事之辭民居既奠乃事營作先王之重民如此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
弗勝

賦也　毛傳捄虆也　孔疏謂捄土於虆也　毛傳陾
陾衆也　鄭箋度猶投也　蘇氏曰薨薨衆聲也　毛
傳登登用力聲也　蘇氏曰削屢屢復削治也　李氏
曰馮馮聲之堅也　鄭箋五版為堵興起也　毛傳鼛
大鼓也長一丈二尺
王氏曰既作廟矣於是營宮室焉　鄭箋築牆者捊聚
壤土盛之以虆投諸版中　蘇氏曰用力築之築之既
成而削之其聲馮馮然堅也　鄭箋百堵同時而起鼛
鼓不能止之使休息周禮曰以鼛鼓鼓役事　毛傳言
勸事樂功也
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

攸行 平去通韻

賦也　毛傳王之郭門曰皋門王之正門曰應門伉高貌將將嚴正也冢土大社也戎大醜衆也

孔疏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正門朝門也內爲路門一曰路門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皋應故以皋應爲王門之名

朱註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大社亦太王所立後取其制以爲天子之法　王氏曰宗廟宮室內事也自內以及外故於今言立冢土也　毛傳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去入通韻

賦也　毛傳肆故今也　蘇氏曰殄絶也　毛傳慍恚隕墜也　鄭箋小聘曰問柞櫟也棫白桵也　孔疏拔拔然生柯葉也　毛傳兌成蹊也　孔疏混夷人夷也

毛傳駾突也　朱註喙息也

陳氏曰太王雖不能殄絶混夷之慍怒亦不隕墜其聲問之好使我之植木拔而遂茂行道兌而成蹊疆理肯治則混夷疾奔而遠我矣　朱註太王始至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木拔道通混夷畏之奔突竄服惟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混夷自服也蓋已爲文王之時矣　呂氏曰軍國之容雖備然太王未敢輕用其民也故不敢殄絶所慍之夷狄亦不隕廢聘問之禮蓋寒暑之節龍蛇之蟄未有不積而能施不屈而能伸者也重以王季三以文王畜之可謂厚矣然猶有樂天之事焉至於王業光大而不可掩郊關之內鬱鬱葱葱輪蹄輻湊則混夷不待擯斥自奔頭鼠竄之不暇此固天時人事之所必至也此章總叙周家王業積施屈伸之理始於太王而終於文王者如此　鄭箋太王避狄文王伐混夷成道興國其志一也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上去通韻

賦也　朱註虞芮二國名質正也　毛傳成平也　朱註蹶動而疾也生猶起也　呂氏曰予予文王也　毛傳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

毛傳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　鄭箋虞芮之質平而文王之王業大所以致然者由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臣力

也　呂氏曰文王王業雖成而謙退不敢居歸功於輔佐之臣曰我無以致此是皆諸臣之力也　蘇氏曰太王雖基王迹至文王猶國於岐山之下其地甚狹其後克密須而居岐渭之間既克崇然後涉渭作都於豐拓地漸廣服從之國亦衆三分天下有其二然其政猶行於西南而已未及東北也其後虞芮之訟既平其旁聞之相率而歸者四十餘國東北既集文王於是受命

虞惇曰文王蹶厥生者文王於是始受命也史記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諸侯皆朝於周所謂文王蹶厥生也　輔氏曰已上三篇皆周公作以戒成王之詩文王則專美文

王之德大明追述王季太任文王太姒以及武王之德緜又追述太王太姜之德而其意則蓋歷敘先王積累德業之盛以見成王之任大艱重不可不謹戒而保守之也

緜九章章六句

虞惇按此詩申公說作八章而削去卒章今據左傳昭公二年季武子賦緜之卒章杜氏注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宣子比四臣則緜之有卒章其傳舊矣柞棫拔矣四句鄭箋誤亦不隕厥問朱註作肆聞之聞今從鄭子曰有疏附箋註俱云予詩人自予也今從呂氏讀詩記意更精自土沮漆漢書地理志作自杜沮漆顔師古注云齊詩作自杜古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也今仍毛氏之舊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鄭氏曰人官有能物曲有利養之盡其材故取之備其官官之當其人故用之得其宜能官人而后道畢矣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趣倉九反

興也　毛傳芃芃木盛貌　孔疏樸叢生而樸屬也　毛傳槱積也濟濟多威儀也　鄭箋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　毛傳趣趨也

毛傳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

興　歐陽氏曰芃芃然棫樸茂盛採之以備薪槱猶文王養育賢才官之以充列位而王威儀濟濟然左右之臣趨而事之見君臣之盛也　孔疏賢人在朝各司其職左右輔助而疾趨之是其能官人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賦也　鄭箋璋璋瓚也　毛傳峩峩盛壯也髦俊也　鄭箋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奉璋之儀峩峩然故今俊士之所宜也　歐陽氏曰言在宗廟則奉璋助祭皆髦俊之士　孔疏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璋瓚也郊特牲云灌以圭璋故知璋是璋瓚祭之用璋惟灌爲然天官内宰職云大祭祀后祼

獻則贊是王行初祼后行亞祼而祭統云君執圭瓚祼
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者或后有故不與則大宗伯攝
之小宰云凡祭祀贊祼將之事然則太宰助王祼小宰
又助之是助行祼事非獨一人也又小宰注云唯人道
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莫稱焉則此奉璋助祼
者祭宗廟也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興也　毛傳淠舟行貌　鄭箋涇水名烝衆也　毛傳
楫櫂也　鄭箋于往邁行也　毛傳六師六軍也天子
六軍

孔疏淠淠然涇水之舟烝徒以楫櫂之周王往行征伐則

六師與之俱進　陳氏曰汲汲然追而及之不待戒命
而至也　歐陽氏曰王所官之人入宗廟居軍旅皆可
用文武之材各任其事也　王氏曰奉璋文事卿大夫
之職征伐武事將帥之職　虞惇按春秋繁露云左右
奉璋此文王之郊也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以是
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興也　毛傳倬大也雲漢天河也遐遠也　朱註作人
謂鼓舞變化之

歐陽氏曰雲漢在上爲天之文章猶賢人在朝爲國之
光采　陳氏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所謂壽考
作人也　鄭箋文王是時九十餘矣故云壽考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虞惇曰比也　毛傳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　鄭箋章
文章也　毛傳相質也　朱註勉勉猶不已也　鄭箋
網罟張之爲綱理之爲紀

王氏曰文王作人外則使有文內則使有質　邱氏曰
有雕琢之文金玉之質表裏如一所以爲賢　呂氏曰
所以綱紀四方維持而不墜者皆勉勉作人之效也
何氏曰文王勞於作人逸於任人勉勉我王作人之不
倦也既得人以任四方之事而已不與焉但持其綱紀
而已所謂綱紀四方也

棫樸五章章四句

虞惇按此詩五章總以官人爲主首章芃芃棫樸
鄭云祭天積薪以燎之蓋舉於次章之奉璋也次
章左右奉璋正指助祭之事而毛傳但云半圭曰
璋此則當從鄭氏其四章以下鄭但主文王之爲
政不主官人殊與序義不合末章追琢其章二句
正承上作人而言而傳箋集註俱指文王之身均
失之矣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太王王季
申以百福干祿焉

虞惇按百福干祿不成語蓋講師附益之文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興也　毛傳旱山名麓山足也　孔疏榛栗屬楛荊屬
毛傳濟濟衆多也　孔疏豈樂弟易也　朱註君子
文王也　毛傳干求也
程氏曰瞻彼旱山之草木得麓之氣濟濟茂盛興周家
豈弟之君子承其先祖豈弟之道所以興盛受福也
嚴氏曰麓承山之氣者也其山高大則麓之得氣也深
厚峯巒回合之所此雲雨潤澤之所漸故草木濟濟然
而茂盛　李氏曰君子有樂易之德非以求祿也然究
其得祿之道亦惟樂易而已所謂異乎人之求之
也　朱氏曰旱麓無意於榛楛而榛楛自生之以其地

之美也君子無意於福祿而福祿自歸之以其德之盛
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降戶工反
興也　鄭箋瑟絜鮮貌　毛傳玉瓚圭瓚也　鄭箋以
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其中央黃流秬鬯也
孔疏釀秬黍爲酒擣鬱金煑而和之使芬芳條鬯也鬱
金黃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　鄭箋攸所降下也
程氏曰縝密溫潤之玉瓚其中所盛必黃流也豈弟君
子則福祿所降矣　朱註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黃流
不酌於瓦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淫
人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興也　鄭箋鳶鴟類　朱註戾至也
孔疏其上則鳶飛至天而遊翔其下則魚躍於淵而喜
樂是道被飛潛萬物得所化之明察故也　謝氏曰猶
所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性也詩人言
如此氣象周家作人似之　李氏曰抱朴子曰鳶之在
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然後知鳶飛更不用
力亦如魚躍之怡然自得也王者作人鼓之舞之使各
盡其才亦不如其所以然而然也　呂氏曰作人之盛
至於如鳶飛魚躍非積累薰陶久且熟者不能然其大
蓋有自矣此序所謂受祖也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騂方營反上去入通韻
賦也　孔疏清酒濼清之酒也載載於尊也　朱註備
全具也
鄭箋祭祀之事先爲清酒其次擇牲故舉二者　毛傳
言年豐畜碩祀所以得福　李氏曰古人奉牲醴以告
所謂馨香無讒慝也如此則降之以福　朱註承上章
言有豈弟之德則祭必受福也　呂氏曰先祖遺子孫
之業莫大於人材故上言作人此章以報祀繼之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興也　程氏曰瑟茂密貌　鄭箋燎熂燎除其旁草養

治之使無害也　毛傳勞佑助也
孔疏上言祭以助福此言得福之事柞棫所以得茂者正以為民所熂燎君子所以得福者正以為神所勞來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叶上通韻）
興也　朱註莫莫盛貌　許氏曰枚榦也　朱註回邪也
鄭箋葛也藟也延蔓於木之枝本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業而起　李氏曰君子之求福無所回邪唯承其先祖之道以致之而已　朱氏曰詩人咏文王之德而必曰豈弟何也蓋豈為而樂弟為而易文王之德一太和元氣之流行而於其燕居之時有春生而無秋

殺有陽舒而無陰慘此所以能作興天下之材綱紀天下之治不惟斂福於一身而又有以敷是福於子孫臣民也歟

旱麓六章章四句

虞惇按此詩以受祖為義言周家受先祖之道而申之以福祿詩六章意旨甚明毛鄭過泥序太王王季百福千祿之語遂以豈弟君子為指太王王季二章瑟彼玉瓚更援孔叢子王季九命作伯以功德受圭瓚之賜以實之其說誤矣國語單穆公曰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此亦賦詩斷章不得據以釋雅彼旱麓之義鄭箋又以榛楛濟濟喻周民豐樂鳶飛戾天喻惡人遠去魚躍于淵喻民喜得所皆屬曲說朱子不主序受祖之說因百福千祿一語遂斥序為紕繆而力排之亦偏滯之見也惟以君子為文王者得之

毛詩質疑卷之二十四上

孫男有禧校字

讀詩質疑卷第二十四下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賦也　毛傳齊莊媚愛也周姜大姜也京室王室也大姒文王之妃也　鄭箋徽美也

鄭箋常思莊敬者大任也乃文王之母又常思愛大姜之德而勤行之故能爲京室之婦言德行純備故生聖子也　王氏曰爲人母盡母道爲人婦盡婦道大任也

蘇氏曰周家比世皆有賢妃而大姒又能繼大任之德音無妬忌之行以母百男此文王所以能全其聖也

毛傳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　孔疏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郕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叔季載　朱氏曰春秋傳皆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武王爲十八人然此特見於書傳者耳亦可以見其多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二句一韻妻弟平上自爲韻

賦也　鄭箋惠順也　孔疏宗公宗廟先公也時是也

毛傳恫痛也刑法也寡妻適妻也　孔疏適妻惟一故言寡　毛傳御迎也

朱註文王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故能順於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恫者其儀法內施於閨門而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也　蘇氏曰文王上順其先公推其心以事天地百神而無有怨痛下治其室家推其道以御宗族邦國而無有不順　張氏曰言接神人各得其道也　呂氏曰毫髮不愧於隱微然後近者孚故神罔怨恫乃可以刑寡妻也　朱氏曰孝感於鬼神而教行於家國皆積盛致然也此言其德之所施者如此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上去通韻

賦也　毛傳雝雝和也肅肅敬也　朱註不顯幽隱之

處也　毛傳射厭也　歐陽氏曰保守也

朱註文王在閨門之內則極其和在宗廟之中則極其敬雖居幽隱亦常若有臨之者雖無厭斁亦常有所守焉其純亦不已如是　許氏曰此聖人之自强不息也

呂氏曰聖人神人之主也上章神人孚格可謂得爲主之道矣欲求所以孚格者當於此章觀之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此與下章韻未詳

賦也　毛傳肆故今也戎大疾害殄絶也　歐陽氏曰烈光也　毛傳假大也　陳氏曰瑕玷也　朱註式法也

呂氏曰大難羑里之囚是也昆夷獫狁則其餘也文王之德雖遭大難而不失其聲光大而不可毀缺也　孔疏文王聖德生知無假學習不聞人之道說亦自合於法不待臣之諫諍亦自入於道動應規矩性與天合也　輔氏曰不聞亦式從心所欲不踰矩也不諫亦入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賦也　鄭箋成人謂大夫士也小子弟子也　毛傳造爲也　李氏曰古之人指文王也　毛傳斁厭也譽名髦俊也

李氏曰文王之德如此故士皆化之　王氏曰周之成

人皆有成德小子有所造爲進於善也　錢氏曰文王教育人材沒世不倦不特當時化之雖今此之譽髦亦皆其無斁之心所造就而成之者也　呂氏曰聖人流澤爲世者莫大於作人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大德也故此詩以是終爲文王之無斁孔子之誨人不倦其心一也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此篇鄭箋多謬如以宗公爲大臣言文王咨於大臣順而行之以在宮爲辟雍言羣臣助文王養老以無射之射爲射言無射才亦得居位以烈假爲厲假言厲惡者人皆自化以不聞爲有仁義而不得聞達以不諫爲有孝德而不能諫諍皆曲說也卒章古之人無斁毛鄭不指文王朱註指文王而即以成人二句爲譽髦斯士則古之人字斯字俱爲贅義矣今畧採錢澄之田間詩學訂之又鄭氏作四章章六句朱子從毛氏分五章今仍之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

申公說詩叙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　朱註一章二章言天命太王三章四章言天命王季五章六章言天命文王伐密七章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賦也　毛傳皇大也　鄭箋臨視也　程氏曰赫威明也　毛傳莫定也二國夏殷也四國四方之國也　鄭箋獲得也　程氏曰究尋也　鄭箋度謀也耆老也式用也　毛傳廓大也　朱註此謂岐周也　毛傳宅居也

孔疏大哉天之照臨赫然甚著知殷紂之虐乃監察四方欲得聖人爲主使安定下民維此夏商二國其政既不得民心矣　蘇氏曰天乃究度四國將擇其可者與

之然於殷紂猶須假而養之至其老而不變僧其所用
爲惡者寖大乃眷然西顧見周德之可依而以岐周之
地與之爲居宅焉言天之非私周也　李氏曰書曰天
惟五年須暇之子孫所謂上帝耆之也上帝仁愛人君
自非大無道者皆欲扶持而安全之惟其久而無悛心
此天之所以眷顧周也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啟之辟之其檉
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
受命旣固　柘古之恕反屏卑平翳辟與剔叶德與配叶韻通
章固何韻亦平去去入通韻

賦也　孔疏作攻作之也屏除也　毛傳木立死曰菑
自斃爲翳　程氏曰修平皆治之使疏密正直得宜也
毛傳灌叢生也栵栭也　程氏曰啟辟芟除也　毛
傳檉河柳也椐樻也　程氏曰攘剔穿剔去其繁冗使
成長也　毛傳檿山桑也　朱註檿柘皆美材可爲弓
幹又可蠶也　毛傳串習也　程氏曰夷平也
陳氏曰此本周作宅之始太王之初也　蘇氏曰太王
之徙於岐周也伐山刊木而居之帝依其明德而遷焉
四方之民習其道路夷其險阻而歸之來者載路而不
絕　程氏曰故天以其德之可配天而立之使王其受
命堅固而不易也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

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
無喪奄有四方　友音以上去入通韻

賦也　歐陽氏曰省視也山岐山也　毛傳兌易直也
對配也　鄭箋作邦興周國也作配生明君也　歐陽
氏曰太伯太王之長子王季之兄也　毛傳善兄弟曰
友　程氏曰錫予也　毛傳喪亡奄大也
鄭箋天旣顧文王乃和其國之風雨使其山樹木茂盛
言非徒養其民人而已復爲立之國又爲生賢君是乃
自太伯王季時則然矣太伯讓於王季而文王起　孔
疏太伯見王季之生文王知天命之必在王季故去而
適吳太王沒而不返而後國傳於王季周道大興　朱

註以太伯遜季則季疑於不友故特言王季之友其兄
乃因心自然無待勉强旣受太伯之讓益修其德以厚
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
不爲徒讓也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於文武
而奄有天下也　孔疏太伯以王季爲賢故讓之若王
季不賢則讓功不顯由季有賢德見太伯爲知人達命
名傳之後世是載錫之光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
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旣受帝祉
施于孫子　心音一韻類比悔祉子上去一韻明君邦不入
韻

賦也　孔疏度揆也貊淸靜也　朱註明察是非也類
分善惡也　邱氏曰比親也　朱註比予至于也　鄭
箋施延也
朱註上帝制度王季之心又淸靜其德音而王季之德
有此六者至於文王其德尤無遺恨是以受天福祿延
及子孫也　春秋傳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
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
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
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
周祜以對于天下

賦也　劉氏曰畔離畔也　程氏曰援攀援也歆欲之
動也羨愛慕也　王氏曰登岸猶涉川而濟難也　孔
疏密密須氏姞姓之國也　張氏曰阮國名徂往也共
阮之邑也　程氏曰按遏也　朱註徂旅密師之往共
者也　鄭箋祜福對答也
朱註設爲天命文王之辭　程氏曰天謂文王無黨援
以爲强無貪欲而妄動惟是所先者濟天下於險難蓋
使之順天伐罪也於是有密人不恭拒我大邦之命侵
阮直至共之地文王赫然而怒整師以遏徂共之衆救
亂安人以厚周家之福以答天下望周之心此文王征
伐之始也　呂氏曰文王以無心得天下雖赫怒用師

皆出於無心也畔援歆羨則有心者也文王之心與斯
民速濟乎大難而已　孔疏文王上應天意下順人心
非恃强貪羨妄伐密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
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
下民之王
賦也　程氏曰依馮也　孔疏京周所都也　毛傳矢
陳也　鄭箋大陵曰阿鮮善也　毛傳將側也　鄭箋
方猶鄉也
呂氏曰用兵必有根本之地文王馮依京都以爲三軍
之鎮遂與師從阮疆而出以侵密　鄭箋於是登山脊

而望之兵無敢當其陵及阿者無敢飲於其泉及池者
此以德攻不以衆也　錢氏曰旣入其境則岡陵池泉
皆我所有旣奪其險阻復據其水泉不與密戰而密自
困　蘇氏曰文王旣克密須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
所謂程邑也及其克崇乃徙居於豐　孔疏地在岐山
之南渭水之側背山臨水營建國都爲萬邦之所趨向
下民之所歸往　嚴氏曰伐崇有訊馘伐肆之事而密
不言者蓋師次其境密人卽服不待戰也　虞惇按呂
氏春秋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　劉氏曰文王
伐密而作程邑伐崇而作豐邑方其伐之討罪而已未
嘗先有作邑之心也自常情觀之必謂貪其上地矣詩

人知其心之無私故伐密伐崇皆以帝命發之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
臨衝以伐崇墉　漢書伏湛傳引詩作同爾弟兄兄字入韻
賦也　朱註懷眷念也　毛傳夏大革更也　鄭箋則
法也詢謀也怨耦曰仇仇方謂旁國諸侯爲暴亂者
朱註兄弟與國也　毛傳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
者臨臨車衝衝車也　孔疏臨在上臨下者衝從旁衝
突者皆攻城之具也　朱註崇國名　毛傳墉城也
鄭箋時崇侯虎倡紂爲無道罪尤大
朱註上帝眷念文王之明德不暴著其形迹不作聰明

而順天理故又命之以伐崇　呂氏曰聲以色發者與
笑貌也夏以革傳大與變革也不大聲以色則不事外
飾矣不長夏以革則不縱私欲矣此明德之實也　金
氏曰不大聲以色則不言而信不動而化不長夏以革
凡事不自高不自大不輕改作不識不知則全不用私
智也　李氏曰文王行所無事所以與天同德天之所
經文王亦然之故命之以伐崇之事　程氏曰謀爾爲
仇之方率爾兄弟之國以爾攻伐之具以伐爲仇之崇
言文王之德如此而天下有昏惡之甚不能化者謀而
伐之則天下皆善而王業成　呂氏曰文王德不形而
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興兵伐崇莫非順帝之則而

非我也　後漢書伏湛曰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
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故謀則
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
兄　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西伯
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獻紂紂乃赦西伯賜
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
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
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
忽四方以無拂　閑古音賢言去入通韻
賦也　程氏曰閑閑徐緩也　毛傳言言高大也　鄭

箋訊問也執所生得者訊問之　王氏曰連連屬而弗
絕也　毛傳馘獲也軍法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
程氏曰安安不輕暴也　鄭箋類也禡也師祭也
孔疏王制天子將出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類禮依
郊祀爲之禡祭造軍法者蓋黃帝及蚩尤也　王氏曰
致致其至也附使之附也　毛傳茀茀彊盛也　王氏
曰仡仡壯也　鄭箋肆犯突也　孔疏絕殄也　毛傳
忽滅也　朱註拂戾也
朱註文王伐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羣神以致附來者
而四方莫不畏服及終不服則縱兵以滅之而四方無
不順從也　孔疏文王德足撫民威足除惡四方畏服

無故違戾此天所以用文武代殷也　春秋傳文王聞
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
而降　歐陽氏曰詩人述侵密伐崇皆先言帝謂者古
人舉事必稱天以臨之如所謂天討有罪肅將天威也
侵密而外患息乃定邑居伐崇而威德著則四方服詩
人推大祖宗之功德其先後固有次第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虞惇按鄭以二國爲殷紂及崇侯四國爲密阮徂
共非也崇侯不得與殷紂並言共邑名徂訓往阮
徂共亦不得與密共舉推毛傳及朱註得之又以
串夷即混夷天立厥配爲大姒亦非也釋路爲應

傳無明文以敵配爲大姒於上下文不相蒙而朱
註亦主此說惟歐陽本義得之誕先登於岸鄭以
岸爲獄朱以岸爲道之極皆非也平獄訟爲細
事造道之極亦與本章伐密事不相協依其在京
一章當從鄭不長夏以革讀詩記得之其他多從
朱註而參以他說云其政不獲朱子從毛傳作政
唐石經從鄭箋作正今從毛以篤于周祜今本無
于字今增入者從唐石經及國子監註疏本也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有其靈德以及鳥獸
昆蟲焉

竹書商紂三十七年周作辟雍四十年周作靈臺

鄭箋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文
王受命而作邑於豐立靈臺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
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爲備故也　蘇氏曰文王克
崇而都豐豐鎬之間民始附之於是作靈臺焉靈之
言善也　說苑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
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　劉氏曰文王之臺名靈臺
至周有天下遂以爲天子之臺而諸侯別名觀臺矣
申公說文王遷都於豐作靈臺以齊七政奏辟廱
周公述之以訓嗣王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賦也　毛傳經度之也　蘇氏曰靈善也　毛傳四方
而高曰臺　鄭箋營表其位也　毛傳攻作也　朱註
不日不終日也

鄭箋文王應天命度始靈臺之基趾經理之營表之衆
民則築作不設期日而成之悅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己
勞也　朱氏曰臺而謂之靈神之也易爲乎神之以其
不終日而成也　李氏曰民謂其臺曰靈臺非文王自
名之也　呂氏曰文王之作靈臺主於望氣祲觀民俗
察天人之意因以疏瀹精神節宣勞逸蓋一弛一張無
非事也國語曰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
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
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

務疥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僚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其言得之矣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囿古音韋伏古蒲北反平去入通韻

賦也　鄭箋亟急也　邱氏曰子來猶子為父來也　毛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　孔疏囿沼言靈者於臺下為囿沼因臺為名　毛傳麀牝也　鄭箋攸所也

鄭箋度始靈臺之基趾非有急成之意衆民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　朱註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民心樂之如子趣父事不召自來也　陳氏曰勿亟者愛

民之仁子來者事上之義　鄭箋文王親至靈囿視牝鹿所遊伏之處言愛物也　趙岐孟子注曰文王在此囿中麀鹿懷任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

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上入通韻

賦也　嚴氏曰濯濯潔白貌　毛傳翯翯肥澤也沼池也牣滿也

鄭箋鳥獸肥盛喜樂靈沼之水魚盈滿其中皆跳躍言得其所也　韓詩說文王聖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　鄒氏曰麀鹿之在囿不知囿之為囿亦如遊於山林魚鼈之在沼不知沼之為沼亦如相忘於江湖向非文王之德及於飛胥豈能若此　朱氏曰能使鳥獸魚鼈得遂其性者文王之靈德也古者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亦如是也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賦也　孔疏懸鐘磬者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橫木　毛傳植者曰虡橫者曰栒業大版也　孔疏栒上加大版刻之捷業如鋸齒為之飾也　毛傳樅崇牙也　孔疏業上懸鐘磬處以采色為大牙其狀樅樅然也　毛傳賁大鼓也鏞大鐘也　孔疏於此虡業之上懸鼓鐘而擊之觀其和否也　鄭箋論之言倫也　朱註辟廱通廱澤也　孔疏辟廱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　毛傳水旋丘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

鄭箋文王立靈臺而知民之歸附作靈囿靈沼而知鳥獸之得所以為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於喜樂乎諸在辟廱者言感於中和之至　孔疏治世之音安以樂故在辟廱之內聞者莫不喜樂是和之至也　嚴氏曰此與下章述辟廱作樂之事蓋文王既遊囿沼遂於辟廱作樂也　呂氏曰或疑靈臺之詩敘臺池苑囿與民同樂不應及於辟廱學校不知三代人君與士大夫甚親遊宴之暫御征行之息衛無往不與髦俊俱焉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樂者固學士之所常隸也夫豈有二事哉　朱氏曰王制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說者以為辟廱大射行禮之

處也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泮宮諸侯鄉射之宮也其
水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故振鷺之詩曰振
鷺于飛于彼西廱廱澤也蓋卽旋丘之水而其學卽所
謂澤宮也蓋先王之學與今不同孟子曰序者射也則
學蓋有以射爲主者矣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辟廱之
樂遂以辟廱亦爲樂名而因古人以樂敎胄子則未知
學以樂而得名歟樂以學而得名歟延又以爲習樂之
所也張子亦曰辟廱古無此名其制蓋始於此及周有
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記所謂魯人
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者蓋射以擇士云爾
也　孔疏鄭氏說王制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天

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辟廱卽大學也靈臺一篇之詩
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廱是辟廱及三靈皆同處
在郊矣王制所陳是殷制其周制則大學在國然大學
在國而辟廱仍在郊何則囿沼魚鳥所萃終不可在國
也辟廱是學之名耳不必常以大學爲辟廱也周立三
代之學虞庠在國之西郊是周以虞庠爲辟廱矣韓詩
說辟廱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言辟廱者取其
雍和也所以敎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
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
潔淸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
辟廱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若以靈臺辟廱同在西郊

則與明堂宗廟皆異處矣按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外
水名曰辟廱政穆篇云大學明堂之東序也盧植禮記
注云明堂卽太廟也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
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圓之以水似璧故謂之辟廱
蔡邕月令論云取其宗廟之淸貌則曰淸廟取其正室
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
太學取其周水圓如璧則曰辟廱頴子容春秋釋例云
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淸靜謂之淸廟行禘祫序
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
之辟廱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
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賈逵服虔注左傳亦云

靈臺在太廟明堂之中凡此諸儒皆以廟學明堂靈臺
爲一鄭知皆異處者袁準正論云明堂宗廟太學禮之
大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爲明堂大朝諸侯講禮之處
宗廟享鬼神歲覲之宮辟廱大射養孤之處大學衆學
之居靈臺望氣之觀淸廟訓儉之室制度旣殊方所亦
異世之論者合爲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而附致之失
之遠矣然則辟廱靈臺雖非一處而皆在郊其明堂太
廟固不得合爲一處也

於論鼓鍾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賦也　毛傳鼉魚屬逢逢和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
眸子曰瞍公事也

呂氏曰樂者矇瞍之事也聞鼉鼓之聲知矇瞍方奏其事也前三章樂文王有靈沼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辭也 錢氏曰辟廱論樂乃文王制作之大者而文王之德業亦莫大於興賢育才故詩人申言之以歎其盛其樂不專在鐘鼓而樂鐘鼓之在辟廱也

靈臺五章章四句

虔傳按此詩朱子分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已鄭分五章章四句今據國語僅舉引詩止於麀鹿攸伏盖全舉前二章之文若首章六句則末句在第二章於引詩文氣不叶又第二章平去

入通韻正是每章一韻不必以一韻分兩章不皆仍舊為善至毛傳云神之精明者稱靈又云靈沼行於囿沼皆求詩之過略之可也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王之功焉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賦也 鄭箋下猶後也 蘇氏曰武迹也 鄭箋哲知也 毛傳三后太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 鄭箋京鎬京也

蘇氏曰先王既沒而其迹垂於後世不絕者惟周為盛也 鄭箋周家世有明知之王三后既沒登假精氣在天矣武王又能配行其道於京所謂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孚音浮

賦也 蘇氏曰作起也 鄭箋孚信也

李氏曰武王之所以配三后者以其作求先世之德而繼之也 陳氏曰三后之孚於民久矣而王道未成也武王能配天之命然後成王者之信 嚴氏曰王者之德業莫大於信信則天下心服而王矣後世以詐力取天下莫有僅成王業者而不能成王孚故世祚不長不足以永配天命也 錢氏曰王配于京配三后也永言配命配天也三后以天之心為心故沒而精神在天武王以三后之心為心故配三后實所以配命永言者長

存此配命之心不敢一毫有戾於天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賦也 鄭箋王道尚信則天下以為法勤行之 李氏曰下土之所以為式者以武王之孝而民則之故也

朱氏曰武王既成王業天下咸法則之亦法其孝思而已蓋求世德而成王孚孝思之至孰大於是 王氏曰繼其志述其事是謂永言孝思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賦也 鄭箋媚愛也一人武王也 毛傳侯維也 鄭箋服事也

朱註天下皆愛戴武王以為天子而所以應之維以順

德是武王能長言孝思而明哉其嗣先王之事也　李氏曰順德者孝也武王盡孝道於上而天下應之以順德所謂天子之孝刑于四海也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賦也　朱註來後世也許猶所也　蘇氏曰繩約也

毛傳武迹也

蘇氏曰武王昭其孝於後世使約其祖武而行故能荷天祿而不替也　朱氏曰後王之孝思如武王則無不受福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賦也　鄭箋遐遠也　孔疏佐助也

李氏曰繩祖武而受天祜祖考之心即天之心也受天祜而四方賀天之心即民之心也　黃氏曰大孝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得萬國之歡心所以受天祜而四方賀也　虞惇曰若此豈不遠有佐助乎蓋求世德而永孝思其得天人之效如此

下武六章章四句

虞惇按下武之義朱集註云未詳或云下當作文言文王武王造周也此說未知所據大要皆經文以就己說吾無取毛傳武繼也五章繩其祖武毛又云武迹也字同訓異亦未安或以為武王之武功或以為奏大武之樂皆不若蘇氏說為善永言配命鄭箋云此為武王之言尤非是或疑詩有成王字當為康王以後之詩則集註固已辨之矣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孔疏上四章言文王之事下四章言武王繼之武王君天下服四方定鎬京皆善謀所施之事皆繼伐之功故言繼伐以總之　孫氏曰按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犬夷黎邘崇　蘇氏曰繼文者言繼其文德繼伐者兼言其武功也　許氏曰此詩為武王都鎬京而作文王伐崇而作豐武王克商而都鎬美作都而推言征伐武王之克商皆以繼文王之功故曰繼伐也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末句八章合一韻如周南之麟趾也

賦也　鄭箋聲令聞也遹述駿大也　毛傳烝君也

蘇氏曰文王之所以有聲者能述大其先人之聲也凡求其所以安觀其所以成無非述之者此文王之所以為君也　孔疏孔子閒居曰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言有善可聞於外是為有聲矣先人之聲長之使大安民成民皆述行其道而增廣之君哉者得君人之道也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賦也　鄭箋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作邑者徙都於豐以應天命　孔疏武功非特伐崇而已受命之後

所伐邪者密須混夷之屬皆是也而伐崇之功最大其
伐最後故特言之爲作邑張本言功成乃作邑也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元龢
朋來曰匹淢其欲欲禮記引詩作猶當從之猶孝平去通
韻不叶
賦也　毛傳淢成溝也　孔疏淢洫同韓詩淢池也
鄭箋方十里曰成成間有淢廣深各八尺　毛傳匹配
也　鄭箋棘急來勤也
鄭箋文王受命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偶大於諸侯
小於天子之制此非以急成已之欲欲厥都邑乃述追
先人勤孝之行進其業也　蘇氏曰仁其克崇作豐而

工業成故以王后名之　孔疏上言作邑於豐此述作
豐之制　馮氏曰文王遷豐城方十里四面共四十里
也所謂大於諸侯小於天子者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
蓋封建上公之制天子之城則方十二里四面共四十
八里也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賦也　朱註公功也　毛傳濯光大也翰幹也
鄭箋豐邑既成又垣之立宮室天下同心而歸之爲之
幹者正其政教定其法度　許氏曰文王功業浸以廣
大築豐之垣而四方皆來歸之以文王爲楨幹也　顧
氏曰以上言文王遷豐之事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賦也　毛傳皇大也　鄭箋辟君也
鄭箋昔禹治洪水使豐水入渭東注於河豐邑在豐水
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　蘇氏曰豐水之所以東注者
禹之功也四方之所以歸周者武王維君也武王之於
文王則王業益大故稱皇王　嚴氏曰以武王之功配
禹皆除害濟民也　朱註此武王未作鎬京時也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賦也　毛傳武王作邑於鎬京　劉氏曰以諸侯之朝
覲四夷之來王非豐邑之可容也故越豐水之東作鎬
京焉　鄭箋武王於鎬京行辟廱之禮四方皆感化其

德心無不歸服者　朱註無思不服心服也　張氏曰
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至此始爲天子之學矣當武王
作鎬京辟廱之時天下無思不服於此乃見王業之成
也　劉氏曰都鎬而先建學首善之地教化之原也
說苑聖王修禮文設庠序陳鐘鼓天子辟廱諸侯泮宮
所以行德化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
謂也　何氏曰左傳周景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
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
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蓋周自西土與近
者先被其化其後漸及於東故曰自西自東周自文王
化行江漢其後乃漸及於北故曰自南自北此立言之

序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賦也　鄭箋考猶稽也稽疑之法必契灼龜而卜之宅
居也
鄭箋武王卜居是鎬京龜則出吉兆正之武王遂居之
修三后之德以伐紂定天下成龜兆之占功莫大於此
呂氏曰言武王稽天命宅鎬京定都以為天下君也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上通韻
興也　嚴氏曰仕官之也　毛傳燕安也　嚴氏曰翼
輔翼也　呂氏曰孫與子互文也

嚴氏曰豐水以潤澤生芑喻養成人材也武王豈有不
仕之以官者言用之無遺材也武王之官人材蓋欲傳
其孫之謀而燕安輔翼其子耳畢人為子孫計莫大於
人材所謂繫求哲人俾輔於爾後嗣也纘伐之詩而言
人材者見創業垂統之可繼子孫賴之也　輔氏曰每
章言烝哉者不獨歎美無已之意又以示後世子孫使
知必如文武之為然後於君天下為宜也　嚴氏曰以
上言武王遷鎬之事　朱註此詩以武功稱文王至於
武王則曰皇王維辟無思不服而已蓋文王造其始武
王纘而終之無難也又以見文王之文非不足於武而
武王之有天下非以力取之也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虞惇按鄭譜此以上為文武時詩此詩後二章樂
武王之謚則知非武王時詩也大要正雅文王之
什十篇皆歌頌文王武王之德而其詩則成王周
公時作也朱子說得之王后烝哉鄭云變謚言王
后者非其盛事不以義謚亦曲說末章豐水有芑
嚴粲詩緝爲後詩人每以芑喻人材於小雅采芑
可驗也且於上章建學行禮相脗合更不煩改仕
為事也陳澔禮記集註亦主此為說今從之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讀詩質疑卷之二十四下
孫男有禧校字

常熟嚴虞惇學

生民之什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孔疏周公成王致太平制禮樂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推舉之以配郊天爲祭天而以祖配者天無形象推人道以事之當得人爲之主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俱爲其本可以相配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經上二章言后稷生之所由顯

異之事下五章言后稷長而有功見其所以得配天之意也　申公說周公制禮作樂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生之祥明其受命於天者其原如此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爾雅釋訓以履帝武敏句歆首句夙育自爲韻稷合祀子韻止上上入通韻如思齊之二章也

賦也　鄭箋厥其初始也　朱註民人也　鄭箋時是也姜姓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爲高辛氏之世妃　孔疏精意以享曰禋祀祀郊禖也　鄭箋弗之言祓也　毛傳祓無子求有子也履踐也　鄭箋帝上帝也　毛傳武迹也　鄭箋敏拇也　朱註歆動也　鄭箋介左右也　蘇氏曰震娠也　鄭箋夙肅也

鄭箋民賴五穀以生其初生此民者誰歟是維姜嫄也以后稷生於姜嫄故也　嚴氏曰食者民之所以生也姜嫄生后稷所以生民也　鄭箋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於郊禖以祓除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人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如有人道感已者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生子而長養名之曰棄舜臣堯而舉之是爲后稷　何氏曰封爲諸侯故稱

后后稷官故稱稷周語曰稷爲大官　毛傳古者必立郊禖焉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祀於郊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郊禖之前　孔疏祭天而以先祖配之變媒言禖者神之也

史記姜嫄出野見巨人迹心欣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嫄以爲神遂收養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　朱註姜嫄巨跡之說先儒或疑之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　蘇氏曰物之異於常物者

其取天地之氣也多故其生也或異虎豹之生異於犬
羊蛟蜃之生異於魚鼈物故有然者神人之生而異於
人何足怪哉學者以其耳目之陋而不信萬物之變夫
物之變無窮而耳目之見有限聖人則不然苟誠有之
不以所見疑所不見河出圖洛出書稷契之生皆載於
詩易不以爲怪其說蓋實如此　孔疏大戴禮帝繫篇
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
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鋒氏
之女曰慶都生堯下妃娵訾之女曰常儀生摯以堯與
稷契俱爲嚳子家語世本其文亦然故毛公司馬遷及
劉歆班固賈逵馬融服虔王肅皇甫謐等皆遵其說鄭
康成據命歷序云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
世則堯非嚳子稷年又少於堯則姜嫄不得爲帝嚳之
妃蓋高辛後世子孫之妃也若稷契皆嚳子如史記之
說是堯之兄弟也堯有賢弟七十而不用須舜舉之此
不然明矣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
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副古方二反上四句去入通韻
賦也　朱註誕發語辭　毛傳彌終也　鄭箋終十月
而生　朱註先生首生也　鄭箋達羊子也　孔疏羊
子生之易故比之坼副皆裂也　毛傳赫顯也　鄭箋
寧康皆安也

孔疏婦人之生首子其產多難后稷雖最先生者其生
如羊子之易不坼副災害其母天見祐令有身又使之
生易是天以此顯其有神靈也　朱註上帝豈不寧乎
豈不康我之禋祀乎而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
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
字與翼韻二林字自爲韻上下去入叶去通韻
賦也　毛傳寘置腓避字愛也　朱註會值也值人伐
木而收之　蘇氏曰覆蓋翼藉也　毛傳大鳥來一翼
覆之一翼藉之　孔疏呱泣聲也　毛傳覃長訏大也
陳氏曰載滿也

朱註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爲不祥故棄之而有此異
也於是始收而養之　孔疏嬰兒未有所知當爲牛羊
所踐今乃避而愛之置之林野當爲鳥獸所害今乃値
人收取置之寒冰鳥非人類而覆藉之此其神靈之驗
也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
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旆唪平上通韻
賦也　毛傳岐知意也嶷識也　朱註就向也口食自
能食也　鄭箋蓺樹也荏菽大豆也　毛傳旆旆長也
役列也穟穟苗好美也幪幪盛茂也唪唪多實也
鄭箋后稷方匍匐時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

然有所識別也以此至於能口自食謂六七歲時則已
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　孔疏上既言收取后稷此言
其長養之事史記棄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
種樹麻菽麻菽美即此章是也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
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爲
農師天下得其利下章是也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
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平上
去通韻
賦也　毛傳相助也茀治也黃茂嘉穀也　朱註方房
也苞甲而未坼也此漬其種也　鄭箋種生不雜也褎

枝葉長也發發管也　呂氏曰秀始穟也　王氏曰堅
其實堅也好形味好也穎實繁碩垂末也　朱註栗旣
成熟實栗栗然不秕也　毛傳邰姜嫄之國也
孔疏此言后稷爲農官時事也后稷教民稼穡種之必好
若有神助之力其種殖也除去茂草種之以黃色而茂
盛者謂黍稷之嘉穀也穀既成熟收入弘多　張氏曰
他人之穡任其自然惟后稷之穡則盡人力之助有相
之道焉亦贊化育之一端也　錢氏曰穀可收曰穡但
舉穡者要其成而言也茀厥豐草以下言有相之道
朱註后稷之穡如此堯以其有功於民封於邰使即其
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

金氏曰堯以棄之母感化而生不由有父故使繼母氏
之國祚之土而命之曰姬氏　孔疏邰國當自有君或
滅絕或遷徙故以其地封后稷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
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賦也　毛傳降天降之也秬黑黍也秠黑黍一稃二米
者也　孔疏穈赤粱粟也芑白粱粟也恒徧也徧種之
也　嚴氏曰穫刈也　王氏曰任肩任之也　蘇氏曰
負背負之也　朱註秬秠言穫畝穈芑言任負互文也
毛傳肇始也
蘇氏曰后稷既封而穫嘉種曰天實降此於是徧種之

既成則穫而棲之於畝負任而歸而始祭天焉　鄭箋
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　朱氏曰秬秠可以供鬱鬯穈
芑可以供粢盛　孔疏天降種者美大后稷以種之必
穫歸功於天非天實下之也　王氏曰后稷始受國爲
祭主故曰肇祀　劉氏曰后稷得國而始主祭則宗廟
郊禋之祀皆始此矣　呂氏曰孔叢子魏王問子順曰
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爲之下嘉穀周遂以興
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
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
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也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

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平上平去入通韻

賦也　毛傳揄抒臼也　朱註簸揚去糠也　劉氏曰蹂踐其穗也　毛傳釋淅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　劉氏曰謀卜日擇士也惟齊戒具修也　朱註蕭蒿也脂膟膋也宗廟之祭取蕭合膟膋爇之使臭達牆屋也

毛傳羝牡羊也軷道祭也傳火曰燔貫之加於火曰烈

孔疏上言得穀祭天此言將祭之事我后稷之祀天何如乎以所得秬秠穈芑之粟或使人在碓而舂之或就臼而抒之或簸揚其糠或蹂踐其穗既蹂舂得米乃浸

之於盆淅而釋之其聲叟叟然又炊之於甑爨而烝之其氣浮浮然既烝熟乃以為酒及簠簋之實乃謀其日思惟其禮至祭之日乃取香蒿與祭牲之脂爇之於行神之位使馨香遠聞又取羝羊之體以為軷之祭其祭軷也又燔烈其肉以為尸之羞既祭神道乃曰此而往於郊以祭天欲以興起來歲使繼嗣往歲而恒得豐年也　蘇氏曰此所謂孟春祈穀於上帝也　虞惇按月令中央土其祀中霤春祀戶夏祀竈秋祀門冬祀行軷之所祭即行神也禮卿大夫用酒脯諸侯以羊天子以犬天子諸侯皆有尸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 上下以韻今分韻上登下時祀悔平上通韻又用韻之變格

賦也　毛傳卬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葅醢登薦大羹也　鄭箋居安也　董氏曰鬼神食氣曰歆　鄭箋胡之言何也　朱註臭香也　鄭箋亶誠也　毛傳迄至也

孔疏上言將往祭天此言正祭之事　鄭箋我后稷盛葅醢之属當於豆者於登者其馨香始上行上帝則安而歆饗之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美之也祭天用瓦豆陶器質也后稷肇祀上帝於郊而子孫蒙其福無有罪過以至於今故推以配天焉　曾氏曰自后稷肇祀以

來前後相承兢兢業業惟恐一有罪悔獲戾於天閱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於今言周人世世用心如此也　金氏曰易大傳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以教天下耕耨之利其來久矣書曰播時百穀詩稱誕降嘉種貽我來牟則百穀之備自稷始也過曰后稷始畎田則畎隴之法自稷始也董氏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則農時之節自稷始也大哉后稷之為天下烈矣其流慶子孫光有天下宜哉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虞惇按生民之詩履帝武敏毛鄭異說鄭以姜嫄履巨人跡而生后稷毛則云從帝而見於天將事

齊斂諸儒聚訟紛紛歐陽子力闢鄭氏而朱子則從之更引蘇氏張氏說以爲証於商頌玄鳥亦從鄭吞鳦卵之說蓋鄭本之史記非好異也至姜嫄爲帝嚳元妃考之史傳多不合史記五帝本紀以堯與稷契同爲帝嚳之子按其年次亦多牴牾馬融王肅更以后稷爲帝嚳之遺腹子其穿鑿尤甚故今從鄭氏但云高辛氏之世妃而已卬盛於豆一章諸家皆以爲郊天配后稷之祭集註亦云此言其尊祖配天之祭今按誕我祀如何以下二章相續成文上言將祭之事下言此祭之事若以上爲后稷之祀天下爲武周之祀假則卬盛于豆於

上章文義不相貫穿或以誕我祀以下但指武周配稷之祀尤未可通上云以歸肇祀此云誕我祀如何二章文義正自相承不應以誕我祀爲武周之祀稷故今亦從鄭毛鄭舊分第三章八句第四章十句集註云第三章當十句第四章當八句如此則去呱訏路音韻諧協呱聲載路文勢通貫而此詩八章皆十句八句相間爲次又二章以後七章已前每章之首皆有誕字篇法尤爲整齊今從之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內則凡養老五帝憲三王又乞言皆有惇史　黃氏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此序詩者推本言之也因戚王睦族敬老而推本周家所以及草木之仁見其積累之久而忠厚之至也　朱氏曰此詩因行葦起興自戚戚兄弟至序賓不侮皆親睦九族燕射之禮也自曾孫維主至以介景福皆尊事黃耇乞言之禮也

申公說天子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

興也　毛傳敦聚貌行道也　邱氏曰苞抱韡也　鄭箋體成形也　朱註泥泥柔澤貌

蘇氏曰道上之葦其爲物也微矣仁人君子謂其方且

茂盛也故禁牛羊使勿踐之而況於人乎此忠厚之至也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賦也　毛傳戚戚內相親也　鄭箋具俱也　蘇氏曰爾邇同近也　毛傳肆陳也

呂氏曰敦彼行葦其可使牛羊踐履之乎戚戚兄弟其可疏遠而不親愛之乎　朱氏曰行道之葦不爲牛羊所踐履故能甲坼成形泥泥然柔澤由物理以察人倫乃知兄弟內心相親出於天性相聚而處相依而生亦如葦然所以不可相遠當常相近而陳設宴飲以相親樂也　劉氏曰肆筵行禮也授几優尊也　鄭箋年稚

者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　朱註方開燕設席之初
而慇懃篤厚之意藹然已見於言外矣讀者詳之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　斝古音古上夫通韻亦同句韻

賦也　孔疏鋪陳曰筵藉之曰席　毛傳設席重席也
鄭箋緝續也御侍也　毛傳斝亦爵也夏曰醆殷曰
斝周曰爵
鄭箋兄弟之老者既爲之設筵又爲設重席既授之几又
有相續代而侍者進酒於客曰獻客荅之曰酢主人又
洗爵醻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用殷爵者尊兄弟也
劉氏曰緝御所以侍老不暫闕其侍從也

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賦也　孔疏以肉作醬曰醓醢肉汁也　蘇氏曰醓醢
醢之多汁者　鄭箋燔用肉炙用肝以脾臄爲加殽
謂之嘉　李氏曰脾土臄也　毛傳臄函也　孔疏口
上曰臄口下曰函　毛傳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
咢
孔疏於獻酒之時則用醓醢并韭菹以薦進之又或燔
其肉或炙其肝以爲羞其正饌以外所加嘉殽則脾之
與臄酒餚既備又作樂助歡以此燕樂族人也　李氏
曰凡此皆親親之誠無不用其極也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

賦也　毛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　朱註堅勁也
孔疏金鏃翦羽謂之鍭鈞參亭也冬官矢人爲鍭矢參
分一在前二在後注云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
鄭箋舍釋也　邱氏曰均徧也四鍭徧釋之也射以中
多者爲賢
朱註言既燕而射以爲樂也　鄭箋序賓以賢謂以射
中多少爲次第　呂氏曰鄉射禮若右勝則曰右賢於
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　虞惇按何休公羊注云天
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王者與同姓燕射
故用天子之弓言之

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鍭音胡平上去通韻

賦也　孔疏句彀同引滿也　鄭箋射禮搢三挾一个
既挾四鍭則徧釋矣　邱氏曰如樹如手就植之　朱
註言貫革而堅正也　鄭箋不侮者敬也　朱註不侮
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中多爲雋以不侮爲德　呂
氏曰四鍭既鈞泛言射者也故曰序賓以賢四鍭如樹
專言勝者也故曰序賓以不侮　孔疏大射禮搢三挾
一个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　斗古滿主反耇音矩

賦也　毛傳曾孫成王也醹厚也大斗柄長三尺　孔

疏祈求也

虞惇曰此及下章言成王之養老也　孔疏凡王承先
王之法度為主人而酬醋緝序矣遂酌大斗而獻之以
養黃耇之老人　呂氏曰酌大斗而祈黃耇頌禱與乞
言皆在其中矣　嚴氏曰古者於旅也語因燕飲而求
誨於老成人一話一言皆足為乘御漸染之益不徒燕
樂已也

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平去入通韻

賦也　鄭箋台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引導翼輔也在
前曰引在旁曰翼　毛傳祺吉也
孔疏凡王於此黃耇之老使人以禮前導引之以禮
在旁扶翼之故得壽考維吉以助其受大福也

行葦八章章四句

虞惇按此詩五章六章毛鄭以為將養老大射擇
士王肅以為燕射蓋王說是也呂祖謙以孔氏謂
燕射在旅酬後為之不當設文於曾孫維主之上
遂從鄭氏以為大射不知此篇乃成周燕宗族兄
弟之詩非大射擇士時也儀禮燕射如鄉射之禮
射雖舉而燕未終舉觶無算爵獻酬偏多則酌大
斗於既射之後亦豈不可又禮經無養老大射擇
士之文而孔氏云養老與祭相類故亦射以擇士
蓋由誤也集註亦云既燕而射故今以燕射為正

序實以賢毛引嬰婿之也不如鄭說簡而又此詩
毛分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分八章章
四句朱註謂毛氏首章以四句興二句不成文理
二章又不協韻鄭氏首章有起興無所興皆誤遂
分四章章八句愚意詩有全篇比興或一章但有
比興無正義者如行露之首章卷阿之九章是也
鄭氏首章之興於義無害故今仍鄭氏之舊作八
章

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蘇氏曰周自文王至於成王而天下平無所復事故
君子作此詩言王與羣臣祭畢而燕於寢旅酬至無
算爵醉之以酒而飽之以德臣之所以願其君者反

復而不厭此所謂太平也　陳氏曰君臣湛湎於上
而天下之民穀粟不繼饑窮無聊君雖有酒豈能獨
樂夫維民俗安靖於下君臣肅恭於上於是因祭祀
之餘旅酬偏及非夫太平之時而能若是　申公說
王族與燕答行葦之詩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賦也　毛傳既者盡其禮終其事　朱註德恩惠也
鄭箋君子成王也　朱註爾亦王也
鄭箋成王祭宗廟旅酬下徧羣臣至無算爵故云醉焉
乃見十倫之義志意充滿是之謂飽德成王有萬年之

壽天又助之以大福謂五福也　孔疏福者備也備者
大順之總名君子萬年壽也天被爾祿富也室家之壺
康寧也昭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景命有僕考終
命也下文具此五者故以是言之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賦也　鄭箋殽俎實也　毛傳將行也　朱註昭明光
大也　孔疏天助之以昭明之道謂使之政教常善永
作明君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賦也　朱註融明之盛也朗虛明也　毛傳俶始也
朱註公尸君尸也　鄭箋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

鄭箋天既與爾以光明之道又使之長有高明之譽而
以善名終也　朱註欲善其終者必善其始今固未終
也而既有其始矣於是公尸又嘉告之　呂氏曰周之
追王上於太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尊者乃公尸也自既
醉以酒至高朗令終皆祭畢而燕頌禱之辭也自令終
有俶至於卒章皆追道祭之受福以明頌禱之實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賦也　鄭箋靜嘉絜清而美也　朱註朋友賓客助祭
者也　蘇氏曰攝檢也
蘇氏曰尸之所以嘏主人者以其籩豆靜嘉君臣相敕
以無違禮故也　孔疏攝者各自收斂以相助佐為威

儀之事祭義所謂濟濟漆漆是也　毛傳恒豆之菹水
草之和也其醢陸産之物也加豆陸産也其菹水物也
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
交於神明者言道之徧至也　黃氏曰祭不在物而在
誠誠之所可見者寓於威儀之間蓋惟助祭者皆敬則
主祭者之威儀自莫不敬矣謂本於朋友之攝可也
朱註自此至終篇皆述尸告之辭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平上去通韻
賦也　朱註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
舉奠　毛傳匱竭類善也
呂氏曰成王與助祭者威儀甚得其宜又有嗣子之孝

舉奠於後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神之錫爾之善宜其
永久不替也　廣博按祭義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
勞大孝不匱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此詩不匱之義同
門恭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上去通韻
賦也　孔疏宮中巷謂之壺　董氏曰壺內也自內以
達外也　朱註祚福祿也胤子孫也錫之以善莫大於
此
孔疏天之錫爾以善云何乎謂以此善道施於室家而
廣及於天下使汝有萬年之壽又長與汝以福祿而施
及子孫也天被爾祿景命有僕即祚也釐爾女士從以

孫子卽循也此章舉其目下分言之　國語叔向曰類
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壹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
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胙循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
其循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賦也　鄭箋被覆後也　毛傳僕附也
朱注將使爾有子孫者先當使爾被天祿而爲天命之
所附屬也下章乃言子孫之事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賦也　毛傳釐予也　鄭箋從隨也天既予爾以女而
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爲之妃又使生賢知之子孫以
隨之謂傳世也

旣醉八章章四句
虞惇按此詩毛鄭孔朱四家無大異惟公尸之解
從東萊讀詩記
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
之也
孔疏天下太平治功之極物極則反或將喪之成之
旣難守亦不易故美其能守神祇以人爲主人能守
成則神祇亦安樂之矣　申公既祭之明日繹公尸
之樂歌　李氏曰繹繹前祭也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旣清爾殽旣馨公尸燕飲
福祿來成

興也　毛傳鳧水鳥　孔疏鷖鷗也　鄭箋涇水名
孔疏鳧鷖在水中得其處也　鄭箋爾斥王也　毛傳
馨香之遠聞也
鄭箋祭祀旣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公尸之來燕也
其心安寧美成王事尸之禮備　蘇氏曰鳧鷖之爲物
也息而遂公尸之安詳似之　孔疏爾酒殽清美以公
尸燕樂而飲之則爲神所說以此致福祿而來成汝孝
子也燕尸之禮大夫謂之賓尸卽用其祭之日天子諸
侯謂之繹以祭之明日春秋辛巳有事于太廟丁午猶
繹是也　杜氏曰天子不以公爲尸諸侯不以卿爲尸
天子諸侯以卿大夫爲尸皆取同姓之嫡卿大夫不以

臣爲尸皆以孫避君故也　徐氏曰楚茨鼓鐘送尸神
保聿歸則祭畢之燕尸不與也尸何以不與以其象神
故不敢留而爲次日之燕也燕於次日尊尸也尊尸尊
神也　錢氏曰宗廟之稱公尸謂自祖紺以上第祀以
天子之禮而不追王服尸以先公之服則其稱公尸宜
也而概稱公者統於尊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旣多爾殽旣嘉公尸燕飲
福祿來爲　爲韻
興也　毛傳沙水旁也　鄭箋爲猶助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旣湑爾殽旣脯公尸燕飲
福祿來下

興也　鄭箋湑酒之泲者也　孔疏脯乾肉也
鳧鷖在潀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
福祿來崇
興也　毛傳潀水會也宗尊也　鄭箋于宗宗廟也
呂氏曰崇積而高大也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
無有後艱
興也　毛傳亹山絕水也熏熏和說也欣欣樂也芬芬
香也　嚴氏曰艱猶患也　黃氏曰無有後艱者非止
一身之福而子孫無艱之福也
鳧鷖五章章六句

廣惇按歐陽氏云在涇在沙皆言公尸和樂之意
如水鳥得其所鄭氏強爲分別以在沙爲祭四
方物之尸在渚爲祭天地之尸在潀爲祭社稷山
川之尸在亹爲祭七祀之尸皆穿鑿臆說不可從
也

假樂嘉成王也
申公說公尸美王者之詩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右命之自天
申之　上入平去通韻
賦也　毛傳假嘉也　鄭箋君子成王也顯光也　朱
註民庶民也人在位者也　毛傳申重也
鄭箋天嘉樂成王有光顯之善德安民官人皆得其宜
以受福祿於天　朱註天之於王猶反覆眷顧之而不
厭既保之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
舊章
賦也　鄭箋干求也十萬曰億　呂氏曰穆穆敬也皇
皇美也　孔疏君諸侯也王天子也　鄭箋愆過率循
也　劉氏曰舊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
蘇氏曰成王子孫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蕃至於千億
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無不穆穆皇皇以遵先王之法者
朱氏曰願其子孫之多而且賢也　謝氏曰不愆則

無聰明亂舊章之過不忘則常有繼志述事之美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
之綱
賦也　鄭箋抑抑密也　毛傳秩秩有常也　朱註匹
類也
歐陽氏曰成王有威儀有令德其臨下無有怨惡於人
率用羣臣以共治之王享其福祿總其綱紀而已　輔
氏曰無所不容故無怨無所不矜故無惡　嚴氏曰推
誠樂與惟循用羣臣之賢故能受無疆之福爲四方之
綱　李氏曰人之才品高下各有其類循其類而任之
不以己之愛憎參其間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所謂建官

惟賢任事惟能也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上去通韻

賦也 董氏曰大曰綱小曰紀 蘇氏曰燕安也 毛傳朋友羣臣也 鄭箋媚愛也 朱註解惰也 毛傳塈息也

嚴氏曰成王於天下之治惟總其大綱而已大綱舉而小紀自隨則太平極治可傳於永久此無窮之福也羣臣與國同休是安及羣臣也 蘇氏曰成王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故外而百辟內而卿士思所以媚之者曰惟不解於位以使民獲休息也 呂氏曰泰誓曰友邦冢君酒誥曰大史友內史友則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爲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詩所以終於不解於位民之攸塈也方嘉之又規之者蓋皋陶賡歌之意也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於位乃民之所由以休息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虞惇按首章保右命之鄭箋云成王之官人也羣臣保右而舉之乃後命用之又用天意申勅之此誤也詩嘉成王之德能受天祿不應獨舉官人一節也卒章燕及朋友箋云當與羣臣燕飲非獨樂

族人而已亦非也之綱之紀與燕飲之意不相貫蘇氏訓燕爲安而朱集註用之者是也三章威儀抑抑以下集註云此皆稱願其子孫之辭玩詩意乖於嘉成王不應連章累牘頌美其子孫畧於今王而詳於後嗣亦非體也故今仍舊說云

孫男有穡校字

讀詩質疑卷之二十五上

讀詩質疑卷第二十五下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孔疏公劉后稷之曾孫也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公劉本封於邰 王肅云公號也劉名也

王基曰公劉字也 金氏曰周家稱公自公劉始

史記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孫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 王氏曰周之有公劉

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懲其逸蓋召公之志也 中

公說周報公劉召公進其事以訓嗣王使知民事之

詩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賦也 毛傳篤厚也 朱註居安康寧也 董氏曰埸畔疆界也積露積也餱食糧糗也 毛傳小曰橐大曰囊輯和也 鄭箋干盾也戈句矛戟也 毛傳戚斧揚鉞也 朱註方始也

鄭箋厚乎公劉之爲君也不以所居爲居不以所安爲安部國乃有疆埸也乃有委積囷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爲夏人迫逐之故不忍鬭其民乃裹糧食於囊橐之中棄其餘而去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爲今子孫之基於是整其師旅設其兵器方始開道而行遷於豳焉是其愛厚於民也 毛傳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 謝氏曰周人以忠厚爲家法詩六章皆曰篤公劉言公劉之厚子孫不可忘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平上通韻

賦也 毛傳胥相也 蘇氏曰宣導也 鄭箋陟升也 毛傳巘小山別於大山也舟帶也下曰鞞上曰琫

孔疏容刀容飾之刀

蘇氏曰公劉之相此原以居民也其民則已繁庶矣公劉能順其所欲而導之以事故其民勞而不怨公劉則與之陟巘而降原民滋愛之於是相與進其玉瑤容刀之佩以帶之愛之至也 鄭箋由原而升巘復下在原反覆之重居民也 呂氏曰躋攀跋涉難者之事非貴者所能堪也公劉陟巘降原其勞如此視其何所佩服矣則維玉及瑤鞞琫容刀也以如是之佩服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爲厚於民也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賦也　鄭箋逝往也　蘇氏曰百泉衆水也　鄭箋溥廣也山脊曰岡　朱註京高丘也京師高丘而衆居之也　鄭箋于於時是也　朱註處處居室也廬寄也旅賓旅也　毛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

蘇氏曰公劉之營京邑也審矣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覯京師審其可處矣則經畫以定之曰此可以營居室此可以廬賓旅此可以施教令此可以議政事蓋自遷豳至此而始有朝廷邑居之正焉　鄭箋謂安民館客施政令也　孔疏上既相地居民此言營立都邑　謹氏曰所謂京師者起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爲京師　錢氏曰前章陟巘降原

自北山而南望也此章陟岡覯京自南岡而北望也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平上通 協未

二句韻未詳

賦也　朱註依安也　鄭箋蹌蹌濟濟士大夫之威儀也俾使也　毛傳登登筵也依依几也　孔疏曹羣牧之處也　鄭箋宗尊也　毛傳爲之君爲之大宗也

鄭箋公劉之居於此京依而築宮室其既成也與羣臣飲酒以落之乃使人爲之設筵几　孔疏賓來就燕既登席矣乃依几矣乃使人造其羣牧執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殽　毛傳執豕於牢新國殺禮也酌之用匏儉

以質也　孔疏公劉於羣臣設饌以食之設酒以飲之已身與之爲君與之爲大宗也　錢氏曰對異姓之臣稱君對同姓之臣稱宗　呂氏曰食之飲之君之宗之既饗燕而定經制使上下相維也公劉之爲君久矣於是始曰君之者公劉整屬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也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春秋之末晉執戎蠻子畀楚楚司馬置邑立宗以誘其遺民當典刑大壞之時猶爲詐誘之計而猶必立宗前乎此者可知矣

虞惇按困學紀聞君之宗之周禮宗法始於此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賦也　毛傳景考日景也陟登高岡也　孔疏山南爲陽山北爲陰　鄭箋三單三軍無羨卒也　朱註徹通也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皆私田百畝同養公田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謂之徹　毛傳山西曰夕陽　鄭箋允信也　毛傳荒大也

鄭箋公劉之居豳也既廣其土地之東西又長其南北既以日景定其經界復登山之脊相其陰陽寒暖所宜流泉浸潤所及皆爲利民富國　孔疏知天氣宜其禾黍地利足以生物乃居處其民焉　鄭箋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單之數無羨卒也度其隰田與原田之

多少徵之使出稅以爲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　李氏
曰周之徹法自公劉始　蘇氏曰於是又度其山西之
田以廣之而豳人之居於此益大　錢氏曰此章言宫
室既定營建既畢於是授民之田則壤制賦立國之本
務也公劉爲夏諸侯夏后氏五十而貢公劉自以其意
變而通之行徹法於國子孫仍之遂爲定制　王氏曰
大國三軍之法以治兵徹田什一之法以備衆周家軍
制賦法皆起於此　嚴氏曰三軍惟舉賦法以徵兵食
皆不病民厚之至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廼理爰衆爰
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乃密芮鞫之即

賦也　毛傳館舍也正絶流曰亂　朱註厲砥石也鍛
鐵也理疆理也衆人衆也有財足也　毛傳皇過二澗
名遡鄉也　朱註旅衆也　孔疏芮水之内也鞫水之
外也即就也
鄭箋公劉於豳作館室先使人度渭水爲舟絶流而南
取鍛厲斧斤之石以利器用伐材木給築事也　朱註
既止基於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
有夾澗者有遡澗者其止居之衆日益密乃復即芮鞫
而居之而豳地日以廣矣此章又總敘其始終也　呂
氏曰止旅乃密芮鞫之即風氣日開締造日衆規模日
擴有方興未艾之象周之王業兆於此矣

公劉六章章十句
虞惇按既登乃依鄭以依爲斧扆之扆云公劉負
扆而立羣之宗之鄭以爲羣臣從而君之尊之猶
在邰也今從傳其軍三單註云三單未詳傳云二
單相襲也謂初至之時慮有寇鈔故三重爲軍以
禦備也今從箋
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春秋傳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平
去通韻

興也　毛傳泂遠也行潦流潦也餴餾也　孔疏餴一
蒸米也餾飯氣流也蒸米謂之饙饙必餾而熟之　毛
傳饎酒食也
朱註遠酌行潦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尙可以餴饎豈
弟君子豈不爲民之父母乎　鄭箋流潦水之薄者也
酌而置之大器之中又挹之而注於此小器可以沃酒
食之餴者以行忠信之德齊絜之誠以薦之故也傳曰
人不易物惟德緊物樂以强教之易以說安之民皆有
父之尊有母之親　朱氏曰民歸之如父母則皇天親
之饗之矣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平
上通韻

興也　毛傳濯滌也罍祭器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乎
上去通韻此詩合三章通一韻
興也　毛傳溉清也　鄭箋塈息也
泂酌三章章五句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逸齋曰召公陳三詩以戒成王公劉厚民也泂酌奉
天也卷阿求賢也國家大政無出此三者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阿歌
南音隔句韻
虞惇曰比而興也　毛傳卷曲也　孔疏大陵曰阿

毛傳飄風迴風也　朱註君子成王也、毛傳矢陳也
鄭箋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喻王
當屈體以待賢者　王氏曰有卷者阿則虛中屈體之
大陵飄風自南則化養萬物之迴風不虛中則風無自
而入不屈體則風無自而留其爲陵也不大則其化養
也不博王之求賢亦如此而已　朱氏曰召康公從成
王遊卷阿之上託興於飄風以諷王之求賢此則總序
以發端也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
酋矣
賦也　朱註伴奐閒暇之意爾君子皆指王也　鄭箋

俾使也　蘇氏曰彌充也　毛傳酋終也
呂氏曰自此以下皆召公陳其詠歌之辭也國家閒暇
君臣游衍可謂伴奐而優游矣所嚮乎王者惟充其性
至於無虧闕之地似先公之克終而已召公周之尊老
故其祝王遠本先公不忘舊也祝之所以戒之也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
主矣 厚音戶
賦也　毛傳昄大也　蘇氏曰章著也
李氏曰成王承文武之緒其土宇大而且著亦甚厚矣
惟充其德性然後可爲宗廟社稷之主　呂氏曰天子
百神之主也苟以逸欲虧其性則天位難保將無以
主百神矣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
常矣
賦也　鄭箋茀福純大也予福曰嘏　蘇氏曰常常享
之也
呂氏曰此上三章皆歎美祝戒之辭雖未及於求賢然
成王之所以彌爾性而似先公主百神而常純嘏者果
何以致之乎其意蓋有在矣　虞惇按首章以卷阿興
求賢而其意隱而未發也二章至四章極言壽考福祿
之盛以廣王心而歆動之而歸重於彌爾性究其所以
彌爾性者則非求賢以自輔不可也故下章遂言得賢

之事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賦也　毛傳馮依翼輔也　朱註引導其前也翼相其左右也

孔疏王之臣有善行可爲馮依者有藝能可爲輔翼者有至孝可爲感化者有大德可爲軌訓者　朱註得賢以爲引翼則德日修而四方以爲則矣自此章以下乃言所以致福祿之由也　呂氏曰此章始明言賢者之益爲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而發德性鎖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故宣王在

内之臣唯曰張仲孝友而漢臣蕭望之亦謂張敞材輕非師傅之器皆此意也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賦也　毛傳顒顒溫貌卬卬盛貌　蘇氏曰如圭如璋純潔也

鄭箋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磋體貌則顒顒然敬順志氣則卬卬然高朗如玉之有圭璋也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　陳氏曰德行如此故能爲四方之綱紀　朱註此承上章言得馮翼孝德之助則能如此而四方以爲綱矣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子上通韻羽字不入韻

興也　毛傳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　鄭箋翽翽羽聲也　毛傳藹藹猶濟濟也　朱註君子亦王也

鄭箋媚順愛也

呂氏曰自此以下廣言人材之盛也　錢氏曰君樂於得賢賢亦樂於得君君能以賢爲輔則賢者爭趨於朝隨所用而皆能盡職也　鄭箋因時鳳凰至故以喻焉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平去通韻

興也　鄭箋傅猶戾也命猶使也

朱氏曰傅於天喻吉人在高位也在高位者藹藹而盛

則能宣布王之命令而使膏澤下於民媚庶人所以媚天子也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鳴生岡陽隔句韻

朱註比而興也　毛傳山東曰朝陽　鄭箋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　毛傳菶菶萋萋梧桐盛也雝雝喈喈鳳凰鳴也

劉氏曰高岡之鳳凰者高世之賢才也朝陽之梧桐者治朝之賢君也惟其梧桐菶菶萋萋是以鳳凰雝雝喈喈由此觀之則君臣感會之機可想矣　朱氏曰此戒王誠於用賢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馬音姥馳音陀車馬多馳協句叶上通韻

賦也　鄭箋庶衆閑習也

朱註承上章之興也菶菶萋萋則雝雝喈喈矣君子之車馬則既庶而且閑矣其意若曰是亦足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不厭其多矣　李氏曰此言人君待賢之禮當如此其厚也賢者之道德絶異於衆人苟以衆人待之則將拒而不至故其所以載之者車必庶而多馬必閑而馳而後君子至焉觀車馬之富則其禮貌之厚可知矣　鄭箋我陳此詩不復多也欲今遂爲樂歌使王日聽之則不損今之成功也　王氏曰此詩并不多也召公以爲不多者愛君之心無已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虞惇按此詩以集註爲善毛鄭皆誤也詩中豈弟君子皆指王無有稱其臣者鄭云樂易之君子來就王游而歌以陳其音一誤也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以喻吉士之多而鄭云衆鳥慕鳳凰而來喻賢士慕賢者而往仕二誤也維君子使君子亦指王曰君子又曰天子正朱子所云猶曰天子出征以佐天子也而鄭云王之朝多善士有名子在上位者率化之使親愛天子其說迂曲而難通三誤也有馮有翼有孝有德皆指賢臣而鄭以有孝爲成王有德爲羣臣謂王之祭祀擇賢者爲之尸使祝贊道之扶翼之於上下文不相蒙四誤也有此四誤通篇之義俱失惟首章有卷者阿鄭云喻王當屈體待賢者此爲得之鳳凰一章鄭云因時鳳凰至故以喻焉歐陽氏辨之云成王時未嘗有鳳凰至今按竹書成王十八年鳳凰至而周書君奭篇亦曰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鳴鳥鳳凰也則前此或嘗有鳳凰至未可知今亦無可考詩義亦不重此篇之首章來游來歌謂召公從王來游遂歌以獻于前朱註云召公因王之歌作此以爲戒未知何所據卷阿諷風義兼比興朱註但云賦也亦非是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鄭箋厲王成王七世孫也穆公康公十六世孫名虎　申公說厲王之時公卿憂亂同列相戒而作此詩　虞惇按厲王無道使衛巫監謗道路以目召穆公故微其辭託於戒同列實所以刺王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賦也　鄭箋汔幾也惠愛也　毛傳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　蘇氏曰詭隨不顧是非妄隨人者也　鄭箋

式用遏止也　毛傳憯曾也　朱註明天之明威也
毛傳柔安也　朱註能順習也
鄭箋民之疲勞甚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愛京師之人
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　蘇氏曰人未有無故
而妄隨人者惟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為寇
虐則為之故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肅而寇虐無畏之
人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　虞傳按後漢陳忠
疏曰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穴氣洩鍼芒
是以明者慎微智者察幾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
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　呂氏曰一言而喪邦曰惟
予言而莫予違則詭隨者誠喪邦家之人也無縱詭隨

乃所以謹無良而遏寇虐也此詩每章之始皆言民亦
勞止思此中國者欲王息民而固根本也中言無縱詭
隨式遏寇虐者欲王謹察小人無使害政也章末皆丁
寧反覆勸王之辭使之去危即安去惡從善也　萬時
華曰大抵居高位者喜軟熟而惡剛直小人欲進其身
亦必未命先唯未令先諾逢迎諂諛容悅取寵人主不
察而信之於是逞其無良之志肆其憯慢之口窮其罔
極之惡露其醜厲之狀遂其繾綣之奸寇虐播於下民
而國家因之大壞無縱者明以辨之斷以絕之之謂也
春秋傳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縱
詭隨以謹無良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

以和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無縱詭隨以謹
惽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賦也　鄭箋休息也逑聚也　毛傳惽怓亂也　鄭箋
勞猶功也　毛傳休美也
鄭箋無廢女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為王之休美逑其始
功者誘掖之也　虞傳口無棄爾勞者託為語同列之
辭實所以戒王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
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賦也　鄭箋罔無極中也

嚴氏曰詭隨之人無所不至所謂罔極也　李氏曰敬
慎威儀則能親近有德之人禮貌苟衰賢者去之矣
呂氏曰此戒王逆小人近君子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
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賦也　毛傳愒息泄去也醜衆也　鄭箋厲惡也　朱
註正敗正道敗壞也　鄭箋戎猶汝也式用也
鄭箋汝雖小子自遇而汝用事於天下甚廣大不可不
慎也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
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是以此
戒之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
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汝是用大諫叶上去通韻
賦也　毛傳賊義曰殘　蘇氏曰繾綣小人之固結其
君者也　朱註正反反於正也
王氏曰正敗者敗而已未盡反而爲不正也正反則無
正矣　鄭箋玉者君子比德焉王乎我欲令汝如玉然
故作是詩用大諫正汝此穆公至忠之言　顏氏曰此
本召穆公諫王之辭乃託爲王意以戒公卿百執事之
人故曰王欲玉汝是用大諫猶之轉予於恤而呼祈父
從事不均而怨大夫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

也豈亦監謗之時疾威之日不敢指斥而爲是言乎然
而亂君之國無治臣至於我卽爾謀聽我囂囂則又不
獨王之愎諫矣
民勞五章章十句
虞惇按此詩朱註從申公說以爲同列相戒之辭
今從序
板凡伯刺厲王也
鄭箋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爲王卿士　孔疏
春秋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世在王朝蓋畿內之
國　申公說厲王用事之臣多懷不忠以致禍敗公
卿臧此以責之　虞惇按此詩雖託於責同列其實

以戒王猶上篇之意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
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叶上去通韻
賦也　毛傳上帝斥王也板板反也　朱註卒盡也
毛傳癉病也　鄭箋猶謀也　毛傳管管無所依也亶
誠也
朱註上帝反其常道而使下民盡病矣其出言皆不合
理爲謀又不久遠　孔疏惟耽樂於目前不知禍之將
至又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不實之於誠信
李氏曰人苟知聖人之法度則必戰戰兢兢不敢苟
作其心既無聖人矣則矯誣詐僞何所不至哉　鄭箋

王之謀不能圖遠用是故我大諫王也　孔疏自此以
下皆大諫也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
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賦也　毛傳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輯
和洽合懌悅莫定也
蘇氏曰天方爲艱難以震動周室無爲是欣欣而不顧
沓沓而不已　鄭箋王者政教和悅順於民則民心合
定此戒語時之大臣　李氏曰從來危亂之際惟政爲
號令足以收拾人心所謂安危在出令也　虞惇按上
章出話不然正與辭輯辭懌相反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
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平去通韻
賦也 毛傳寮官也 鄭箋即就也 毛傳囂囂猶警
警也 鄭箋服事也 毛傳芻蕘采薪者
鄭箋我雖與爾職事異乃與爾同官俱為卿士我就女
而謀忠告以善道女反聽我警警然不肯受我所言乃
今之急事女無笑之古之賢者常言有疑事當謀之芻
蕘匹夫匹婦或知及之况於我乎 呂氏曰不敢斥王
託與執政公卿言而風之也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
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賦也 蘇氏曰謔謔戲侮也 鄭箋老夫凡伯自謂也
毛傳灌灌猶欵欵也蹻蹻驕貌 朱註耄老而昏也
毛傳熇熇熾盛也
蘇氏曰言天方為虐安得以為戲而不信哉老者知其
不可而盡其欵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
老耄而妄言乃女以憂為戲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
為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矣 孔疏如
人病甚不可救以藥也
天之方懠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
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平去通韻
賦也 毛傳懠怒也夸毗體柔也 王氏曰載尸不言

不為飲食而已者也 毛傳殿屎呻吟也 鄭箋葵揆
也 毛傳蔑無資財也 鄭箋師衆也
鄭箋天方行威怒女無夸毗以形體順從之君臣之威
儀盡迷亂賢人君子則如尸矣不復言語也時厲王虐
而弭謗 朱註民方愁苦呻吟而莫敢揆度其所以然
者是以至於喪亂困竭而卒無能惠我師者也 顧氏
曰夏侯湛云居位者以善身為靜以寡交為慎以弱斷
為重以怯言為信白居易云拱默保位者為明哲柔順
安身者為賢能直言危行者為狂愚中立守道者為凝
滯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鮮執咎之臣雖點云無所可否
曰得臘與世浮沉曰有量衆皆默已獨言曰沽名衆皆
濁已獨清曰立異此三言者可謂窮切而深至也從者
柔體順之人常足為人心世道之禍至於使諂日熾剛
克消亡朝多沓沓之流士保容容之禍習天下化為巧
言令色孔壬而後已綱紀日壞家國隨之然則喪亂之
所從生豈不階於夸毗之常乎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
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多辟之辟音僻 立辟之辟音璧
賦也 毛傳牖道也壎篪言和也圭璋言合也 蘇氏
曰取攜言易也 鄭箋辟邪也 毛傳辟法也
朱註壎倡而篪和璋判而圭合取求攜得而無所費
鄭箋王之道民以禮義則民和合而從之如此 蘇氏

曰聖人之導民如瞽者之願明而爲之瞷焉導其天也故其導之也携之而已不求益於民故導之甚易　孔疏言上爲善政民必從之是甚易也今民之所行多邪僻者乃汝君臣之過女無自謂所建立者爲法當更改行以化民無得行此惡政也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屏與寧城韻翰與藩垣韻

賦也　朱註价大也大德之人也　蘇氏曰大師大衆也大邦大諸侯也大宗強族也宗子同姓也　朱詩藩籬也　毛傳垣牆也　王氏曰屏樹也　毛傳翰榦也　呂氏曰前告以爲治之本此告以爲治之輔也　荀子曰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　春秋傳曰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平去上去通韻

賦也　鄭箋渝變也　毛傳馳驅自恣也　鄭箋及與也　毛傳王往也旦亦明也游行衍溢也

朱註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板板也難也蹶也虐也憯也其怒而變也甚矣而王之君臣不之敬也亦知其有日監在茲者乎　鄭箋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常與女出入往來游溢相從視女所行善惡可不愼乎　張氏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人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朱氏曰天者理而已理無往而不在故天無往而不監御此則敬天之意常存而易亂爲治無難矣此一詩之要旨也　李氏曰末章所陳文王之在帝左右也而凡伯以此告厲王者蓋古人責難於君無非堯舜禹湯之道也

板八章章八句

虞惇按朱子從申公說以此爲責同列之詩其實託於同列以戒王與民勞同意上帝板板亦與菀柳上帝甚蹈正同假上帝之尊以斥王而朱子以上帝爲天帝誤矣出話不然云云即承上帝說下語意顯然不煩覼縷其他訓釋諸家略同惟無自立辟從鄭不從朱价人維藩從朱不從鄭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三十三句

讀詩質疑卷之二十五下

孫男有禧校字

讀詩質疑卷第二十六上

常熟嚴虞惇

蕩之什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蘇氏曰蕩之所以爲蕩由詩有蕩蕩上帝也序云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非詩意矣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上辟音璧下辟音闢七月陰與諶韻此終與衆韻實未詳集註終韻衆及

賦也 歐陽氏曰蕩蕩廣大貌 孔疏曰上帝者不敢斥王也 毛傳辟君也 朱註疾威猶暴虐也 鄭箋辟邪也烝衆也 蘇氏曰諶信也

朱註蕩蕩之上帝乃下民之君也今此疾威之上帝其命乃多邪辟何哉蓋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降命之初本無不善而人鮮能以善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使天命亦罔克終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嚴氏曰言人自不爲善非天賦予以惡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滔今本作加

賦也 朱註此設爲文王之言也 毛傳咨嗟也彊禦

彊梁禦善也 李氏曰掊克掊斂克深也 毛傳服事也滔慢也 蘇氏曰力任也

蘇氏曰召公知厲王之將亡故爲此詩託於文王所以咨嗟商紂者皆朝廷在位服事皆彊禦掊克之人所謂滔德也天降是人以妖孽天下女人興而任之何哉

歐陽氏曰此章以下乃條陳王者之過惡言此皆殷紂之所已行文王咨嗟以戒於前而厲王又蹈而行之於後也 錢氏曰從來酷吏與聚斂之臣未有不相濟爲惡者詩所以刺彊禦掊克之在位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賦也 朱註而汝也義善懟怨也 鄭箋式用侯維也 朱註作詛同詛祝怨謗也 毛傳屆極究窮也

孔疏女秉事之臣當用善類反任彊禦衆懟爲惡者作爲流言謗毀賢者以之對上使上不得用之而寇盜攘竊爲姦宄者王反信之使用事於內 朱註是以致怨謗之無極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卿古音羌

賦也 鄭箋炰烋自矜氣健之貌 朱註背後也側左右也 毛傳陪貳也

朱註多爲可怨之事而反自以爲德前後左右公卿之

臣皆不稱其官如無人也　許氏曰□背曰側小臣也
曰陪曰卿大臣也　李氏曰亂世之君是非顛倒邪正
錯迕無人以輔弼之故也　傾氏曰由無人故不明是
責在輔弼也亦由不明故無人是責在舉錯也　輔氏
曰呂正獻公言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而不知其終
爲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賞其任怨而不知
其怨歸於上所謂斂怨爲德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
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式止晦上上入　夜音
豫
賦也　孔疏飲酒齊色曰湎　朱註式用也　許氏曰

止容止也
章停曰言天未嘗以酒湎汝乃女自爲之惟不義之是
從是式縱欲敗度如此之極也　孔疏既愆女之容止
又無明無晦飲酒不息叫號讙呼使晝日作夜不視政
事此所以大壞　漢書班伯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
去也式號式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
皆在於酒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
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劉氏曰各章首字不入韻
獨此章入韻詩人用韻亦心自然不膠於一如此
賦也　毛傳蜩蟬螗蝘也奰怒也不醉而怒曰奰　孔

疏覃延也　朱註鬼方遠夷也
鄭箋飲酒號呼之聲如蜩螗之鳴其笑語沓沓如湯之
沸羹之方熟君臣失道如此無小無大莫不皆近喪亡
矣時人化之尚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　王氏曰昏亂
如此故內自中國外及遠方莫不怨怒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
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時舊忌時舊平去通韻
賦也　朱註非上帝爲此不善之時乃殷不用舊致此
禍耳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　王氏曰雖無老成
人與圖先王舊政然典刑尚在可循守也而曾莫之聽
人命所以傾也　鄭箋老成人謂若伊尹伊陟臣扈之
屬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
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去入通韻
賦也　毛傳顛仆沛拔也　鄭箋揭蹶貌撥猶絕也夏
后謂桀也
鄭箋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其根本實先絕
蘇氏曰譬如商周之衰典刑未廢諸侯未畔四夷未起
而其君不義以自絕於天莫可救止也言商之鑒在夏
則周之鑒在商明矣　歐陽氏曰穆公作詩之時周未
亡也然知其必亡者以王爲無道本根先壞也非獨周
之鑒殷殷之初興亦鑒夏之亡矣謂今既然則後之興

者當又鑒厲王也此傷之至痛也
蕩八章章八句
虞惇按詩二章以下皆託為文王咨紂之辭未嘗斥厲王也天降滔德鄭箋云厲王施倨慢之化女彊臣相與而力為之誤矣箋本實先撥喻國家本根撥壞而鄭云紂之官屬雖俱存紂誅亦皆死亦誤也今參諸說正之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楚語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警也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韋昭云懿即大雅抑之篇也抑讀曰懿　侯包曰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　呂氏曰史記載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即位國語亦稱武公年九十五作懿戒自儆於是說者遂以此詩為追刺厲王今考其辭如曰其在於今曰匪面命之曰聽用我謀決非追刺之語史記國語始末可據一以詩為正可也　錢氏曰按此當是刺幽王之詩武公當厲王時年尚幼稚不應作詩刺王若云事後追刺暴揚先王之惡尤非臣子之義篇中於乎小子等語應是老成耆舊之言計幽王距厲王所幾百年矣武公為幽王卿士已在耄年幽王初政昏亂已著武公追維往事以明鑒戒故曰告爾舊止曰言示之事曰曰喪厥國取譬不遠舉厲王之事以為幽王戒故序詩者以為刺厲王其實此詩之作在幽王時也然則史記國語之言固亦未嘗不可據矣　虞惇按此詩以為刺厲王者序說也武公當厲王時年尚幼稚未為諸侯不應作詩刺王則序說未可據也以為追刺厲王者孔穎達之說也武公當幽王平王時入為卿士無謀暴揚先王之惡而追刺之詩文其在於今亦非追刺之語則孔說未可據也以為武公常以自儆絕非刺王者朱子之說也考詩意乃託於自警以刺王其自儆者即所以刺王也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聽用我謀庶無大悔若專以自儆不必設為我爾之辭朱子於小序多詆排之故其說如此是亦未可據也據史記厲王在位三十七年又共和十二年武公以宣王十四年即位二國語稱武公年九十有五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則此詩之作當在平王之時而詩中一則曰於乎小子再則曰於乎小子其非斥厲王可知而武公年已踰耄亦不得自稱曰小子其非專以自儆亦可知也惟李

迂仲以爲刺幽王而近世鄒敬鈴潛之力主之者其時世似爲切合然詩傳無明文亦未敢以遽定諸家訓釋多云刺厲王故今仍其舊而附載錢氏之說以備參考云　又按小雅棠棣之詩則公傷管蔡而作也而左傳云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杜注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鄭氏荅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則知詩有古亦可又作懿詩武公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則是詩之作蓋已久矣意者是詩之作本刺厲王國史錄其作詩之人武公以其言可以自儆故使人朝夕誦之至老而不衰序詩者即以此爲武公之作如左傳所云召穆公作棠棣之詩之類未可知然亦未敢臆定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疾戾去入通韻

賦也　毛傳抑抑密也隅廉也　朱註哲知也　毛傳職主也　朱註戾反也

鄭箋人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　王氏曰德譬則宮城也儀譬則隅也觀其隅則宮城之中可知矣有諸中必形諸外故也　歐陽氏曰靡哲不愚者哲人不自修愼則習陷於昏愚者所謂雖聖罔念作狂也衆人性本善而不明不能勉自開發而終於昏愚皆人之疾是其不幸也哲人性明而本善雖不自修愼習陷於過惡終爲愚人則自戾其性矣此之論人之善惡貴乎自修愼以護王之喪厥德亦以自警其怠忽也　李氏曰威儀者德充之符非聲音笑貌爲也愼於威儀則爲哲人忽於威儀斯爲愚人哲愚之分在不愼之間而已　呂氏曰此時以威儀爲迂乃自古論修身者之所同蓋至切近莫過於此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愼威儀維民之則　人行韻上叶

賦也　毛傳競彊也　朱註覺直大也　毛傳訏大也

謨謀也　朱註命號令也　鄭箋猶圖也　毛傳辰時也

朱註天地之性人爲貴能盡人道則四方皆以爲訓有覺德行則四國皆順從之　歐陽氏曰莫彊於人以一身而訓道四方所謂以天下爲己任能自彊者也德行修者可以服四國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也

嚴氏曰其於政事必有訏大之謀以堅定其命令謂先定大計也　呂氏曰所謀不止一身而計天下之安危不止一時而監百世之損益是大其謀也既訏謨以定命矣猶未敢輕出也復長慮却顧思其所終思其所弊然後以時而播告之　蘇氏曰政事既修又能敬其威儀以爲民之法則所以爲國者略備矣　嚴粲曰此及

上章皆泛論修德愼身之要也

具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顚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酒與紹韻政與刑平去
廻顧如車攻之五章也今字不入韻

賦也 鄭箋今今王也興猶尊尚也 朱註湛樂從惟湛樂之是從也 毛傳紹繼也 鄭箋敷廣也 毛傳共執刑法也

孔氏曰爲人子孫當紹繼考廣求先王之道而恪守其法度今王不能然 歐陽氏曰此章專以刺王也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庭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

賦也 鄭箋肆故今也 朱註弗尚厭棄之也淪陷胥相也 毛傳洒灑章表也 蘇氏曰戒備戎兵作起也 鄭箋逷治也

蘇氏曰天不尚厲王之行君子憂之恐其如泉之流相陷以就亡竭故教之使修其政事以自救 朱註內自庭除之近外及蠻方之遠細而寢興灑埽之常大而車馬兵戎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 鄭箋時中國微弱故復戒將帥修治軍實用備兵事之起用治九州之外不服者 嚴粲曰此章告之以自治之道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磨儀平去
退顓爲韻

賦也 朱註質成也定也 蘇氏曰侯度天子御諸侯之度也 鄭箋柔安嘉善也 毛傳玷缺也

蘇氏曰天子苟內失其人民而外慢其諸侯則將有不虞之禍起夫怨不在大言語之不愼威儀之不敬卽禍之所由起也故又以斯言之玷殷勤戒之 孔疏王之教尚可磨鑢而平若政教一失遂行而不可改爲王者安危在出令故特宜愼之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舌逝矣人逝韻讎報平去通韻首二句無韻

賦也 毛傳捫持也 孔疏朕我也 鄭箋逝往也 朱註讎答也 鄭箋惠順也 孔疏朋友諸侯及卿大夫小子庶民之子弟也承奉也

蘇氏曰王無得輕易於發言無曰苟如是而已雖無有執持吾舌者然而言不可以妄出也何者言行之出未有不反報之者也苟能順於朋友以至庶民小子則民必承其子孫繩繩而不絕矣 朱註皆謹言之效也 李氏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施報必然不可掩也患之所及子孫且受其禍則怨之所積子孫亦受其福可不愼與 嚴粲曰此二章戒之以愼言也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
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賦也 毛傳輯和也 鄭箋遐遠愆過也 朱註尚庶
幾也 毛傳室西北隅謂之屋漏格至也 呂氏曰思
語辭 鄭箋矧況射厭也

許氏曰觀爾與君子爲友和柔其顏色以相接豈不遠
於過已然此乃顯明之地可勉强而爲之相爾在室中
可謂不與物交之際庶幾亦戒懼而無愧於心則善矣
勿謂此冥暗無人莫我見也人雖不見鬼神其見之矣
朱註鬼神之妙無物不體[illegible]有失況可
厭射而不敬乎 輔氏曰明有神者其必小於杳冥不

可見之中當自察於吾心昭昭不可欺之際蓋吾心之
不可欺者即神也人可欺而心不可欺故中庸曰誠之
不可揜 錢氏曰按莊子爲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
而非之爲不善於幽暗之中者鬼神得而責之君子無
人非無鬼責 呂氏曰此章戒王以內外交修也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愼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
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賦也 李氏曰辟君也 鄭箋止容止也 毛傳僭差
也 朱註賊害也 毛傳童羊之無角者虹潰也 鄭
箋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 黃氏曰周公稱成王爲孺
子召公亦曰仲子稱君爲小子蓋自古老成人之常
蘇氏曰人君苟修其德而愼其容止無僭僞殘賊之行
則民鮮不以爲法矣譬如投之以桃而報之以李不可
誣也今王無其實而欲求民之法之是童羊而求其角
人謂信汝我徒自潰亂而已 王氏曰童無角理譬我
施惡無報我以善之理 朱氏曰投桃報李言理之必
有者以勉之也彼童而角言理之必無者以戒之也
虞惇曰此章告之以修德之效也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
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人與言韻
僭與心叶人通韻行字不入韻

興也 朱註荏染柔貌 孔疏緡綸也以絲爲綸被之

木以爲弓也 毛傳話古之善言也 鄭箋覆反也
僭不信也

鄭箋柔忍之木則被之絲以爲弓寬柔之人則能爲德
之[illegible]內有其性乃可以成德 張氏曰柔忍之木乃
弓之材溫恭之人乃德之質 眞氏曰有溫恭之基乃
能聽古而進德 鄭箋語賢智之人以善言則順行之
告愚人反謂我不信民心不同如此 虞惇曰此章告
之以聽言也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
其耳借曰未知亦旣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平上
去通韻

賦也　毛傳臧善也　孔疏否惡也提挈也　毛傳借
假也　孔疏盈滿夙早也　毛傳莫晚也
鄭箋於乎傷王不知善否我非但以手攜之親示以事
之是非庶其曉之而悟非但對面語之親提撕其耳庶
其志而不忘此言教道之熟不可修覺也假曰王尚幼
少未有所知亦已抱子長大矣不幼小也　朱註人若
不自盈滿能受教戒則豈有早知而反晚成之理　歐
陽氏曰由王心自滿故教不可入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
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慘讀作懆
乎上大人通節

賦也　孔疏夢夢昏亂也　毛傳慘慘憂不樂也　歐
陽氏曰諄諄款誠也　毛傳藐藐然不入也　嚴氏曰
聿遂也　毛傳耄老也
鄭箋昊天乎乃甚明察我生無可樂也視王之意夢夢
然我心之憂慘慘然恕其自恣不用忠臣也我教告王
語諄諄然王聽聆之藐藐然　歐陽氏曰君瞻於上臣
憂於下臣言甚至君聽甚忽不以爲德而反以爲罪
許氏曰借曰王未有知亦遂至於耄矣言及今不能改
過且將因循忽而既耄也　孔疏傳所謂老將至而耄
及之也　嚴粲曰此二章皆刺王之拒諫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
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上四句乎
上通節
賦也　鄭箋止辭也　朱註忒差也棘急也
歐陽氏曰我所告爾者非妄言皆據舊事之已然者庶
幾聽我猶可不至於大悔也　朱註天運方艱難將喪
厥國矣我之取譬夫豈遠哉　張氏曰天道福善禍淫
無有差忒王方爲邪僻之行使民困急而無告其喪厥
國也必矣　嚴粲曰此章丁寧反覆取以譬言修德之
意　錢氏曰告爾舊止者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取
譬不遠者厲王流於彘其事不遠當以爲鑒也蕩之詩
戒殷亡取喻於殷此詩戒幽王取喻於厲其意一也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嚴粲按此詩鄭箋頗多曲說如以靡哲不愚爲佯
愚畏罪以質爾人民二句爲戒鄉邑大夫及邦國
之君以相在爾室爲助祭在宗廟之室其尤甚者
以虛羊爲皇后而角者喻於政事有所害此之紕
繆不可從也集註不言刺王故其說略見於語今
博採諸家訂之如彼泉流今本作流泉依唐石經
及國子監註疏本改正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鄭箋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　孔疏書序
云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武王時也顧命同召六

卿芮伯在爲成王時也桓九年王使虢仲芮伯伐曲沃桓王時也此又厲王之時世在王朝常爲卿士故知是畿內諸侯也書序注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則芮伯姬姓也左傳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周書有芮良夫之篇則知字良夫也　申公說芮良夫傷厲王之失國而作是詩　慶源按厲王三十七年國人畔襲于王奔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乃立太子靜是爲宣王朱子云詩有滅我立王之語則是詩之作疑在共和時也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塡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瘼音莫矜居陵反上六句隔句韻

朱註比也　毛傳菀茂貌　錢氏曰侯維也　毛傳旬均也言陰均也　蘇氏曰劉殘也　毛傳瘼病也　鄭箋殄絶也　朱註倉兄猶愴怳也　毛傳塡久也　鄭箋倬明大貌　毛傳昊天斥王者也

蘇氏曰桑之爲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詩人取以爲比言周之盛時如菀桑之茂其陰無所不徧至於厲王肆行暴虐以敗其成業則王室忽焉彫弊如桑之既采民失其蔭而受其病故君子憂之不絶於心悲之益久而不已遂號天而訴之也

鄭箋昊天倬然明大而不矜哀下民怨愬之言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隔句韻平去通韻

賦也　毛傳騤騤不息也夷平泯滅也　王氏曰黎黑也猶言黔首也　鄭箋具俱也災餘曰燼　陳氏曰步猶運也　毛傳頻急也

蘇氏曰厲王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　歐陽氏曰禍亂日生而不夷無國不見民滅民皆爲灰燼　陳氏曰於乎可哀兮國運如此之頻促也　朱註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者之怨辭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競古其兩反梗古杏反隔句韻平上去通韻

賦也　毛傳蔑無資財也　鄭箋將養也　毛傳疑定也　朱註疑如儀禮疑立之疑徂亦往也競爭也　毛傳厲惡梗病也

呂氏曰國運困窮天不我養止則不知所安行則不知所往　許氏曰夫秉心無競者君子之道也誰實生此禍階而使至今爲病乎　歐陽氏曰意者禍有根原其所從來也遠矣其實則禍由王致也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　此章亦隔句韻獨東字不入韻

不必此

賦也　毛傳寧居俾厚也　鄭箋瘏病也　毛傳圉垂
也
鄭箋此士卒從軍久勞苦自傷之言　孔疏多矣我之
所遭困病也急矣我之在邊垂甚勞也

爲謀爲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
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賦也　毛傳毖愼也　鄭箋況滋也恤亦憂也　朱註
告爾以別賢否之道也　鄭箋執熱手持熱物也　朱
註逝語辭

令氏曰上言不謀且愼然亂日滋而國日削者以王之

謀非所謀而愼非所愼也　鄭箋我語女以憂天下之
憂教女以次序賢能之爵其爲之當如手持熱物之用
濯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　蘇氏曰誰能執熱而不以
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也否則其何能善
相與入於陷溺而已　張氏曰爵未嘗無序也序之者
使賢者皆不肖者卑而已呂晏曰彼疏斯稗不能序爵
故也　虞惇曰此章告之以用賢已亂也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
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上四句叶何韻

賦也　毛傳遡鄉僾唈也　鄭箋肅進也　毛傳荓使
也

蘇氏曰君子覩厲王之亂悶然如遡風之人唈而不能
息雖有欲進之心皆使之曰世亂矣非吾所能及也於
是退而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而已當是
時也仕進之憂甚於稼穡之勞故曰稼穡維寶代食維
好言雖勞而無患也　虞惇曰此節刺王不用賢而賢
者去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
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後六句叶何韻

賦也　鄭箋蟲食苗根曰蟊食節曰賊痒病也恫痛也
具皆也　毛傳贅屬荒虛也　王氏曰穹蒼大也穹言
形蒼言色也

歐陽氏曰天降喪亂將滅亡我王室而又蝗螟爲災稼
穡害病　李氏曰痛此中國之民皆相連屬至於空虛
無不被其禍而王之羣臣無有肯陳力以念天禍者由
王不能用賢也　張氏曰前言稼穡代食今至於稼穡
卒痒民窮而財盡安得不亂乎　虞惇曰此章言賢者
既去無人以救亂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愼其相維彼不順自獨
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右二句無韻

賦也　鄭箋惠順宣徧猶謀也　朱註相輔也
鄭箋維至德順道之君爲百姓所瞻仰者乃執持正心
舉事徧謀於衆考愼輔相而用之言擇賢之審彼不順

道之君自多足獨謂巳之所任皆善也不復考慎自有
漸陽行其心之所欲乃使民盡狂惑是又不宣僭　李
氏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一人曰賢矣天下不以為賢
也惟明君公天下之好惡而慎用之此治亂所由分也
虞惇曰此章言用人公私之得失也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
維谷　林叶平去聲句韻
興也　毛傳甡甡眾多也　鄭箋譖不信也穀善也
毛傳谷窮也
鄭箋視彼林中其鹿相輩耦行甡甡然眾多今朝廷羣
臣皆相欺背不相與以善道曾鹿之不如也前無明君
卻迫罪役故進退皆窮也　虞惇曰此章言賢人不用
而為小人所困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
畏忌　上去通韻
賦也　鄭箋覆反胡何也
毛傳瞻言百里遠慮也　鄭箋聖人見事遠所視而言
者百里而王不用愚闇之人見事淺近耳王反迷惑信
之而喜我非不能別白言之然不言之何也畏懼犯顏
得罪　孔疏刺王親愚遠聖虐而拒諫　虞惇曰此章
以下皆刺王不用賢而用小人以致亂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
荼毒
賦也　毛傳迪進也　鄭箋貪猶欲也　孔疏荼苦菜
毒螫蟲喻惡行也
鄭箋國有善人王不求索而進用之有殘忍為惡之心
者反顧念而重復之忽賢者而愛小人故民苦王之政
欲其亂亡安為荼毒之行也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
中垢　垢古音古上入通韻
興也　毛傳隧道也　鄭箋式用穀善征行也　朱註
中隱暗也垢汙穢也
鄭箋大風之起有所從而來必出於大空谷之中　陳
氏曰喻人之為善為不善皆有所從來也　蘇氏曰善

人之作也以用其善小人之行也以播其惡皆發其中
之所有於外也　呂氏曰言治亂有所自來治由君子
而亂由小人也　虞惇曰八章之維彼不順對惠君而
言也此章之維彼不順對善人而言也有不順之君即
有不順之臣此臣以昏愚之性具殘忍之心工欺背之
術貪利敗德行同寇盜順於君而不順於民使民習為
邪僻貪亂而不知止故曰維彼愚人曰維彼忍心曰貪
人敗類曰職涼善背曰職盜為寇皆窮極小人之情狀
以刺之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

我悖。
興也　毛傳類善也　鄭箋聽言道聽之言對答也
蘇氏曰誦言先王之言也
蘇氏曰風之起也有道類之敗也有自貪人在上類之所由敗也　李氏曰王之性本善但以貪人敗之耳道聽之言則答之誦詩書之言則如醉由王先入於貪人之言故不用善而反使我爲悖逆之行以從貪人之所爲也　呂氏曰此章言王之所以疏棄君子者由小人敗之也　朱註厲王説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備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詩所謂貪人其榮公也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賦也　李氏曰弋繳射也　鄭箋之往陰覆也口距人謂之赫
鄭箋嗟爾朋友者親而切瑳之也　張氏曰如彼飛蟲時亦弋獲猶言千慮一得也　鄭箋我以言告女既往陰覆女女反赫我出言悖怒不受忠告　虞惇曰自此至終篇託爲告其僚友之辭以反覆戒王之用小人也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去入通韻
賦也　鄭箋職主也涼諒同信也　朱註善背工爲反覆也　鄭箋克勝也
蘇氏曰民之所以貪亂而不知止者職女信用反覆之人也上之害民如恐不勝故民曰以邪僻由上之用力而競之也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戾古若故反寇與詈韻予與歌韻丁一句各應上三句交韻之變格亦平去平上通韻
賦也　毛傳戾定也
蘇氏曰民之所以未定者職上有盜賊之臣爲之寇也女苟信以爲是不可則又易爲反背而詈我哉爾雖曰是非我所爲然我既作爾歌矣　朱註言得其情且事已著明不可掩覆也　鄭箋我已作女所行之歌女當受之而改悔也　呂氏曰此詩本厲王之亂在於任小人故於聽任之際屢致意焉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虞惇按此詩文繁理富義難遽曉諸家詮釋亦多異同而蘇氏爲優矣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此詩也
鄭箋仍叔周大夫也春秋魯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

之子來假　孔疏考之桓五年上距宣王之崩七十六年至其初則百餘年也春秋之世晉之知氏世稱伯趙氏世稱孟仍叔或亦世稱叔非必即此仍叔也　呂氏曰宣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大雅始於雲漢言其心也無見心安得有見功哉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上六句一韻下四句一韻

賦也　許氏曰倬著大也　鄭箋雲漢天河也　孔疏河精上爲天漢　鄭箋昭光也　毛傳回轉也　曹氏曰天漢起於東方經箕尾之間是爲漢津委蛇向西南

行至七星南而沒此其回旋之度也　毛傳薦重臻至也　朱註圭璧禮神之玉也　孔疏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圭璧總稱也　鄭箋卒盡也

鄭箋天河水氣精光轉運於天時旱渴雨故宣王夜仰視雲漢望其候焉　毛傳瞻仰昊天不見雨候於是嘆傷人之無辜而遇此喪亂饑饉也　鄭箋爲旱之故求於群神無不祭也無所愛於三牲禮神之圭璧又已盡矣曾無聽我而興雲雨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吳氏曰蟲直中反與宮臨韻韓詩作爞衛北與七月卒章韻古人方音不必强叶

賦也　嚴氏曰蘊積隆盛也　李氏曰說文蟲蟲旱氣也　鄭氏曰殄絶也郊天地也　鄭箋宮宗廟也　孔疏奠瘞之於地也瘞埋之於土也　毛傳宗尊也　錢氏曰克勝也　朱註臨享也　鄭箋斁敗也　毛傳丁當也

鄭箋爲旱故潔祀不絶從郊而至宗廟奠瘞天地之神無不齋肅而尊敬之　毛傳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　孔疏將有事於上則宗其神而祭之　蘇氏曰宣王

憂旱百神無所不舉然后稷不能救上帝不復饗耗斁而無告故曰與其耗斁下土寧使我躬當之無使人人被其患也　嚴氏曰在宮之神莫尊於后稷非不臨顧我而力不足以勝旱災在郊之神莫尊於上帝力足以勝旱災而不肯臨顧我　輔氏曰先郊後宮先尊後親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賦也　毛傳推去也　孔疏孑孤獨之貌

鄭箋旱既不可移去心動意懼有如雷霆近發於上　朱氏曰大亂之後周之黎民僅有存者今又遇旱災將孑然無復有遺　蘇氏曰昊天不復使我有遺餘也胡

爲尚不恤畏哉先祖之業將於是摧滅矣

旱旣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上去通韻

賦也 毛傳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大命近止民近死亡也 朱註羣公先正月令所謂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者是也

蘇氏曰旱旣不止民或曰我無所庇死期不遠莫有贍顧而哀閔之者 鄭箋百辟卿士雩祭所及者今曾無肯助我憂旱先祖文武又何爲施忍於我不使天雨也 朱註於羣公先正但言其不見助父母先祖則以恩望之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

旱旣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平去通韻

賦也 毛傳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 王氏曰山枯川竭如滌濯然也 毛傳魃旱神也惔燎之也 鄭箋憚畏也 毛傳熏灼也 朱註遯逃也

鄭箋旱旣害於山川矣其氣生魃而害益甚草木燋枯如見焚燎然 蘇氏曰君臣所以祈旱者至矣而莫之答故曰若我之不善不當天心則寧使我遯去以避賢者無以我故苦此庶民也

旱旣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平去通韻

賦也 鄭箋瘨病也 朱註憯曾也 孔疏祈年孟春祈穀於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 朱註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 鄭箋虞度也

蘇氏曰始以旱故欲遯去以避賢者旣又以爲棄位以避憂患非人臣之義故黽勉不去求濟斯難 鄭箋天何病我以旱曾不知爲政何所失而致此害我祈豐年甚早祭四方與社又不晚天曾不度知我心我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恨怒於我我何由當遭此旱也 輔氏曰皆自反之辭

旱旣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賦也 朱註紀綱紀也 鄭箋鞫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 毛傳周救也 鄭箋里憂也

鄭箋人君以羣臣爲友凶年祿餼不足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 蘇氏曰旱旣甚則國用空竭無以綱紀羣臣朋友故望告之曰鞫矣疚矣然尚相戒以無所不周無以不能而止 嚴氏曰自庶官之長冢宰之官皆究心於職所驅救之事夙夜不遑以致勞瘁下至趣馬也師氏也其人也左右之臣也人皆勉力救災無有自謂不能而遂止者 鄭箋王愁悶於不雨但仰天曰當如我之何 毛傳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

兵䭾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修大夫
不食粱士飲酒不樂
瞻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
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仰昊天曷惠其寧
賦也 毛傳嘒衆星貌 朱註昭明也 毛傳假至也
呂氏曰贏餘也 毛傳戾定也
孔疏宣王以旱故瞻仰於昊天唯見嘒然光明之衆星
未有雨徵 朱註羣臣之竭其精誠助王昭假於天者
已無餘矣雖今死亡將盡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所
以昭假者而修之 鄭箋使女無棄成功者何但求為
我身乎欲以安定衆正也困復仰天曰當何時賜我之

求命我心安乎渴雨之甚也得雨則心安
雲漢八章章十句
虞惇按此詩諸家訓釋無大異寧丁我躬寧俾我
遯則蘇氏為優躬人不周鄭云賙給諸臣之困於
食者昭假無贏云天之光耀升行不休無自贏緩
之時行說也先祖于摧改摧為嗺亦非是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
申伯焉
鄭箋尹吉甫申伯皆周卿士也尹官氏申國名 竹
書宣王七年王錫申伯命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
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賦也 毛傳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
西嶽華北嶽恒駿大極至也 鄭箋甫甫侯也申申伯
也 毛傳翰幹也 王氏曰蕃蔽也
毛傳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
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
之大功 鄭箋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主方嶽
巡守之事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興其子孫歷虞夏商世
有國土周之甫申齊許皆其苗裔甫侯申伯皆以賢知
入為周楨幹之臣四國有難則往扞禦之為之蕃屏四
方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美此

俱出四嶽故連言之 孔子閒居孔子曰清明在躬志
氣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
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此文武
之德也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
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事式去入通韻
賦也 鄭箋亹亹勉也纘繼于往于於也 毛傳謝周
之南土也 鄭箋式法也 孔疏召伯召穆公虎也
毛傳登成也
鄭箋亹亹然勉於德之申伯以賢入為卿士佐王有功
王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邑於謝使為侯伯南方

之國有統理之施其法度使召伯定其宅令徑居謝成
法度於南邦世世持其政事傳子孫也　孔疏必命召
公者王肅云召公爲司空主繕治也　李氏曰按史記
申本侯爵曰申伯者命之爲方伯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
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賦也　傳庸城也　毛傳徹治也　毛傳御治事之官
也　朱註私人家人也
孔疏召公既定申伯之居又告申伯以將封之意使爲
法度於南方之國因是故謝邑之人以此作國城　孔
疏又命召伯治理申伯國內土田以其井牧定其賦稅

又命王治事之臣遷徙申伯之私人在京師者使從申
伯共歸其國也　錢氏曰蓋自厲王貪暴而稅法壞故
於韓奕曰實畝實籍於江漢曰徹我疆土此云徹申伯
土田申與之績於此可見　朱氏曰徹土田王者之大
法故以命大臣遷私人王者之私恩故以命傅御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
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俶字不入韻
賦也　朱註俶始作也　錢氏曰藐藐高廣貌　毛傳
蹻蹻壯貌鉤膺樊纓也濯濯光明貌
鄭箋申伯居謝之事召公營其位而作城郭及寢廟定
其人神所處築之已成告於王王乃賜申伯爲將遣之

孔疏按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
而得此賜者以舅爲侯伯故車如上公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
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賦也　朱註介圭諸侯之封圭　毛傳寶瑞也　鄭箋
近辭也　毛傳申伯宣王之舅也
鄭箋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贈因告之
曰我謀女之所居無如南土之善　孔疏又特賜女以
大圭謂桓圭九寸者也以爲女之瑞既賜其物又發
而送之行我此王之舅也當於南方之土安居之以守
命遣之辭　呂氏曰介圭非天子所寶藏者因以其介

圭入覲于王當是諸侯之瑞圭介之爲言大也詩人美
大其圭而稱之非周官之介圭也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
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賦也　鄭箋邁行也餞送行飲酒也　毛傳郿地名
鄭箋時王蓋省岐周故餞於郿也還南者北就王命於
岐周而還反也謝于誠歸誠歸於謝也　朱註峙積也
鄭箋粻糧遄速也
王氏曰王既餞之申伯於是實歸其國也曰信邁誠歸
見王之數留疑於行之不果故也　鄭箋王使召公治
申伯土界之所至峙其糧者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用

是速申伯之行　呂氏曰是詩敘封申伯如還私人作其得莫不曲盡寶王之待元舅其恩意周浹綜理微密如此　曹氏曰郿近岐周先王之廟在岐申伯受封則用命於先王之廟故王餞於郿也江漢言召伯之封亦曰于周受命　虞惇按三章曰徹申伯土田是治其田畝之賦稅也此曰徹申伯土疆是正其封國之疆界也

孔疏地官遺人掌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番如字與嘽翰憲韻平去通韻

賦也　毛傳番番勇武貌徒行者御御車者　鄭箋嘽嘽安舒也戎女也翰幹也　毛傳不顯顯也　朱註憲法也

鄭箋申伯之貌有威武番番然其入謝國車徒之行嘽嘽安舒言得禮也禮入國不馳　蘇氏曰於是周人皆喜而相謂曰女有良翰矣文武是憲言其文武皆足法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賦也　鄭箋揉順也　孔疏誦工師所誦之樂辭也

鄭箋碩大也　毛傳肆長也

孔疏申伯以柔伯之德揉服萬邦不順之國使之皆順其聲譽聞達於四方是申伯之德實美大矣　鄭箋今吉甫為此誦也其詩之意甚美大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為樂　王氏曰風雅也所謂之風明以辭不迫切而能感動人之善心故謂之風也　孔疏此詩之作主美申伯而已申伯有德王能建之美申伯亦所以美宣王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虞惇按此詩惟　之說不從鄭餘諸家皆同

讀詩質疑卷之二十六上

孫男有蘊校字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申公說宣王命樊侯築城於齊尹吉甫詩以送之

孔疏仲山甫是樊國之君爵為侯而字仲山甫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韋昭云食采于樊左傳晉文公納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　虞惇按竹書山甫城齊事在宣王之七年困學紀聞云魯獻公仲子曰山甫人輔周室食采於樊或即此樊公也

陳氏曰崧高烝民皆尹吉甫餞行之詩而序詩者皆以為美宣王何也蓋人君委任得人而僚友之間賦詩以相娛樂則人君之美莫大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賦也　毛傳烝衆則法也　鄭箋秉執也　毛傳彝常懿美也　朱註昭明也　鄭箋假至也　毛傳仲山甫樊侯也

朱註天生衆民有物必有則蓋自百骸九竅五臟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而況天監視有周能以昭明之德感格於下故天保佑之為生賢佐曰仲山甫則所以鍾秀氣而全其美德者又非特如凡民而已也　黃氏曰凡天地之間莫非物也人亦物也事亦物也有是物即具是理所謂則也則者準則之謂一定而不可易也彝而言秉者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為其有此故於美德無不知好之者仁義忠信所謂美德也人無賢愚莫不好之也　嚴氏曰民皆秉此常性故皆好此懿德於均稟同賦中而賢者獨運氣之粹是有關於國家盛衰之數而非偶然也　朱氏曰惟天子昭明之德格於天則天自保佑之命故賢佐得於天之德其天性之本善者雖賢愚之所同而氣稟之獨厚乃賢哲之所以異於人也　孔疏天生衆民有物有則物謂仁義禮智信

也情謂喜怒哀樂好惡也五性本於五行六情本於六氣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是人性法五行也左傳曰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六情法六氣也性者生之質命者人所稟受也情者陰之數精內附著生流通也性生於陽以理執情生於陰以繫念是性陽而情陰也性本五行者木行則仁金行則義火行則禮水行則智土行則信是也情本六氣者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是也人之情性俱稟於天天不差忒則人亦有常故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美德之人也　李氏曰董仲舒曰宣王刑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

佑之爲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絶蓋謂此詩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
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若賦去入通韻）
賦也　鄭箋令善也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力猶勤也
毛傳若順賦布也
呂氏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爲弱不得謂
之柔嘉矣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表裏柔嘉也古訓是式
威儀是力學問進修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發而措之
事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德　鄭箋勤威儀者恪
居官次不解於位也　嚴氏曰大臣以道事君而曰天
子是順何也順者臣道也婦道也坤元承天順也六二

直方亦順也事君盡禮順也有犯無隱亦順也將順匡
救皆出於忠愛無非順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然
則天子是若非面從容悅之謂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
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首二句無韻）
賦也　鄭箋戎女也　朱註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
之也喉舌所以出言也發發而應之也
呂氏曰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入
則與可政本出則經營四方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
孔疏王有所言出而宣之下有所爲納而白之作王
之喉舌布政教於畿外政教明美四方諸侯莫不發應

朱註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太保而太保抑其世官也
歟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賦也　李氏曰肅肅嚴也　毛傳將行也　鄭箋若順
也若否猶臧否也　朱註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解怠也
朱氏曰王命之嚴大臣固當奉而行之然明不足以知
邦國之情則有便有不便必至於拂而不可行矣惟明
足以察人情之從違而後奉行之際取舍由當政令所
以必行邦國所以徧允也　朱註既明且哲者達於天
下之事理順而行之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爲

臣和道行避害偷以全軀之謂也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
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賦也　朱註茹納也
孔疏人有常言人之食物其不柔耎者則茹食之堅剛
者則吐出之喻見寡弱者則侵侮之強盛者則畏避之
惟仲山甫不然不侮不畏即是不茹不吐既言其實又
言其實以充之　呂氏曰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
朱註觀此則仲山甫之柔嘉非軟美之謂而其保身
亦未嘗枉己以狥人可知矣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

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下上去通韻〉
賦也　鄭箋輶輕儀匹也愛惜也　朱註袞職王職也
天子龍袞不敢斥言王闕故曰袞職也
鄭箋人之言云德甚輕然而衆人寡能舉之我與儀匹
圖之而未能也惟仲山甫能獨舉此德而行之惜乎莫
能助之者多仲山甫之德歸功言耳　黃氏曰助生於
有所不足仲山甫能舉人不能舉之德則無所不足矣
無所不足何助之有故雖愛之而莫能助之　毛傳袞
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　朱註保大
人格君心之非未有不自舉其德而能補君之闕者也
徐氏曰此二章言仲山甫之賢各以人言起之見常

情如此而仲山甫不然蓋其美德之全所由獨異於凡
民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
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賦也　鄭箋祖將行犯軷之祭也　朱註捷捷疾貌
毛傳東方齊也
蘇氏曰王命仲山甫城齊祖祭而行其馬業業而健其
徒捷捷而敏猶常恐不及於事　鄭箋以此車馬命仲
山甫使之而行言其盛也　毛傳古者諸侯之居逼隘
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淄也
虞惇按孔疏據史記太公封齊都營丘至五世胡公徙
都薄姑丁獻公從治臨淄獻公當夷王時與此傳不合
意者獻公始遷至是而始備城郭之守歟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
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賦也　鄭箋穆和也　毛傳清風清微之風化養萬物
者也
孔疏式遄其歸周人愛仲山甫不欲使久在外也　鄭
箋穆之故欲其用是疾歸也吉甫作此工歌之誦其調
和人之性情如清風長養萬物原以仲山甫述職多所
思而勞故述其美以慰安其心　曾氏曰賦政於外雖
仲山甫之賢然保其躬補王闕尤所急也城彼東方是

心不忘王蓋有所不安者吉甫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遄歸
所以安其心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虞惇按有物有則朱子之說至矣然鄭箋所謂性
法五行情法六氣性生于陽以理執情生于陰以
繫念者同于太極圖說所擇取今并錄之我識圖
之從婆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鄭箋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爲國之鎮所望祀焉
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謂之韓奕韓姬姓之國也後爲
晉所滅大夫韓氏以爲邑焉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
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
以佐戎辟 命韻 不句 與命韻 道與考韻 解與位韻 易與
辟韻 下五句音可去入通韻

賦也　毛傳奕奕大也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　孔
疏韓侯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受命蓋即
位階代則上服入見天子而聽命也　鄭箋戎女也
朱註虔敬也　鄭箋共恭同易改也　朱註榦正也不
庭方不來庭之國也　鄭箋辟君也王自謂也
蘇氏曰韓古韓侯故先敘其國曰梁山之下有倬然之
道此韓侯之所從朝因以受命者也　孔疏纘戎祖考

以下王命辭之略也　朱氏曰朕命不易乃之以信也
榦不庭方以佐戎辟欲其敵王之愾也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
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
鞗革金厄 張王章衡鍚一韻 鞃厄一韻

賦也　毛傳修長張大也　鄭箋諸侯秋見天子曰覲
朱註介圭封圭執之為贄以合瑞也　毛傳淑善也
交龍為旂綏大綏也　孔疏染鳥羽或旄牛尾為之注
於旂竿之首為表章也　鄭箋簟茀漆簟為車蔽也
毛傳錯衡文衡也　孔疏玄衮以玄為衣畫卷龍也赤
舄赤色之舄也　鄭箋鉤膺樊纓也鏤刻金也馬眉上
曰鍚刻金飾之今當盧也　毛傳鞹革也鞃軾中也
孔疏以革鞔軾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　毛傳淺虎皮
淺毛也幭覆式也　孔疏依禮記作幦周禮作複以淺
毛之皮為幭也　鄭箋鞗革轡首也金厄以金為小環
鞗搤之也

鄭箋韓侯以常職來覲于王王多錫以厚之此覲乃受
命先行受命之朝其實也　丁氏曰淑旂綏章於精後
建之簟茀在後衡在左右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
厄則皆在前　孔疏大路侯朝覲禮以有德見命而
受此所賜也按巾車王路鍚樊纓介路鉤樊纓任云金
路無錫有鉤王路有錫同之物此言鉤膺則金路矣而

得有鏤鍚者蓋特賜之使得施於金路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
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
侯氏燕胥 十上通韻

賦也　鄭箋祖將去而犯軷也　毛傳屠地名　鄭箋
顯父周之卿士也　毛傳蔌菜殽也　鄭箋筍竹萌也
毛傳蒲蒲蒻也　鄭箋且多貌　呂氏曰覲禮稱來
朝之諸侯曰侯氏　鄭箋胥皆也
鄭箋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祖
於國外畢乃出宿示行不留也王既使顯父餞之又使
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

餞之時皆來與燕其籩豆且然榮其多也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賦也 鄭箋汾王厲王也厲王流於彘在汾水之上時人因以號之姊妹之子曰甥 毛傳蹶父卿士也里邑也諸娣衆妾也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 鄭箋媵必姪娣從之獨言娣舉其貴者 毛傳祁祁徐靚也如雲衆多也 鄭箋爛爛粲爛也
朱註此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

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叶上通韻
賦也 毛傳姞蹶父姓也 鄭箋相視攸所也 毛傳訏訏大也甫甫大也噳噳衆也貓似虎淺毛者也 朱註慶善令善燕安也
鄭箋蹶父甚武健為王使於天下國國皆至為其女韓侯夫人姞氏視其所居韓國最樂甚樂矣韓之國土也川澤寬大衆魚禽獸備有言饒富也蹶父既善韓土使韓姞嫁焉而居之韓姞則安之盡其婦道有顯譽也
王氏曰韓侯取妻何豫於王政而詩言此者蓋汾王失道王室幾毁為諸侯所卑侮則王甥亦安能相攸惟宜

王任賢使能然後汾王之甥更為幾國賢君所願娶而威儀備具光顯如此乃所謂邦之榮懷也 呂氏曰古者任遇方面之臣既盡其禮復恤其私使之內外光顯體安志寧然後能展布自竭為王室之屏翰詩人述宣王錫命諸侯而因道其嫁娶之盛其意蓋在於此而王室尊安人情暇豫亦不在其中矣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賦也 鄭箋溥大也 董氏曰燕召公之國也 毛傳師衆也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

也墉城壑池也 鄭箋籍稅也 毛傳貔猛獸也
朱註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衆為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也
鄭箋韓侯先祖受先王之命封為韓侯居韓城為侯伯其州界外接蠻服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今宣王以韓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令撫柔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予之 孔疏韓侯於是令其州內所有滅絕之國築治是城濬深是壑井牧是田畝收斂是賦稅皆使復於故常又令百蠻追貊獻其貔獸之皮及赤豹黃羆之皮韓侯依舊法總領之美韓侯之賢而王命

得人也　錢氏曰宣王命召伯營謝以經界南方命山甫城齊以鎮撫東國此命韓侯爲北國伯所以備玁狁也中興制禦之大計如此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盧惇按有倬其道毛以爲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有倬然之道鄭以爲美韓侯有倬然著明之道皆不若蘇氏爲簡直以其介圭鄭云覲於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按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貢璆琳琅玕未嘗貢介圭今從毛燕師所完鄭云乃古平安時衆民所築完今從朱按竹書成王十二年王命燕師城韓朱子蓋本此爲說也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盧惇按後漢書東夷傳殷武乙衰東夷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周公征之定東夷厲王時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伐而平之　孔疏召穆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北淮之南北皆有夷也　陳氏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有夷則在淮北者也揚州有夷則在淮南者也江漢常武同言淮夷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滸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也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也　嚴氏曰周與西北戎獫去江漢最遠故淮夷最難服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其後又同奄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至厲王之時西夷交侵宣王一命吉甫北方旋定繼命方叔伐蠻荊其後又命召公平淮南之夷命皇父平淮北之夷南方之役凡再至三必東土平然後西京安此宣王常武所以爲宣王之終事而係之大雅之末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賦也　蘇氏曰浮浮水盛貌滔滔順流貌淮夷夷之在淮上者　朱註鋪陳也陳師以伐之也

鄭箋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　蘇氏曰宣王自周而南出於江漢之間命召公率兵循江而下以伐淮夷行者皆莫敢安徐曰吾之來也惟淮夷是求是鋪告用命也　朱氏曰詩無執訊獲醜之事來求來鋪而淮夷遂平可謂有征無戰矣　許氏曰此章叙伐淮夷出師之事　呂氏曰按江漢合流之處去淮夷絕遠或者會江漢之師以伐之歟　林氏曰古者戢兵不出所以重內調兵諸侯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爰自荊旅武王伐商實用西土至於征徐以南平淮夷以江漢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賦也通韻

賦也　毛傳洸洸武貌
鄭箋召公既受命伐淮夷而服之復經營四方之國告
成功於王　孔疏時無有叛戾乖爭者王之心於是安
寧也　朱註此章言既伐而成功也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
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賦也　毛傳召公召穆公也　朱註辟關同徹井其田
也　鄭箋疚病棘急極中也
朱註江漢既平王又命召公辟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
界　蘇氏非可以兵病害之非可以兵急躁之也惟使
來王國受政教之中正而已齊桓公經陳鄭之間及伐

山戎則違此言者　孔疏不以兵病害之謂所過之處
不厚斂貧財使民困斂也不以兵急躁之謂所與對戰
不多殺傷殘害民命也　蘇氏曰召公於是疆理其地
至南海而止　許氏曰此章言經理旁國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
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賦也　毛傳旬徧也　蘇氏曰宣布也　毛傳召公召
康公奭也　朱註予小子王自稱也　毛傳似嗣也
朱註肇開也　毛傳敏疾也　朱註戎女公功也
孔疏王命召虎汝勤勞於徧服四方宣揚王命言其功
大已悉知之　鄭箋昔文王武王受命召康公爲楨幹

之臣以正天下爲虎之勤勞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
朱註令女無曰以予小子之故但自爲嗣女召公之事
開敏女功則我當錫女以祉福也　劉氏曰此述王命
召公之辭終上章經營疆理之事而起下章之錫命也
朱氏曰此下皆述王冊命召公與公復於王之辭也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
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瓚人田命年平上去通韻
賦也　毛傳釐賜也　鄭箋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
芬香條鬯也　毛傳九命錫圭瓚秬鬯　孔疏卣中尊
也　嚴氏曰孫炎云彝爲上罍爲下卣居中　毛傳
文人文德之人也　鄭箋周岐周也

鄭箋王賜召虎以鬯酒一尊使祭其宗廟告其先祖之
有文德者又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使虎受山川土田
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爲其
先祖之靈故就之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臣受恩無
可報謝但言使君壽考而已　朱註古者爵人必於祖
廟示不敢專也　孔疏上言用錫爾祉此言錫之之事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
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此上通韻
賦也　鄭箋對答揚稱也　毛傳考成也　朱註矢陳
也
陳氏曰召虎受此休命以對揚于王下以告成於召公

而祝天子以爲壽也　朱氏曰明明天子以下召虎頌
願其君之辭言武功之不可恃亦所以戒之也　嚴氏
曰宣王方以武功褒虎而虎乃以文德勉王蓋不矜已
之功而納君於德意度遠矣
江漢六章章八句
虞氏按四章無曰予小子鄭箋云無自減損曰我
小子耳與上文武受命意不相協李章云王命召
虎用召祖命故虎對王亦爲召康公對成王命之
辭天子萬壽以下是也亦迂曲不可通告于文人
朱註云文人文王也作召公考云作康公之廟器
對王策命之辭以考其成亦無所據俱不取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
朱註詩中無常武字召穆公特名其篇蓋有二義有
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爲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而
有戒也　徐氏曰按竹書紀年宣王三年王命大夫
仲伐西戎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玁狁至於太
原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荊蠻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
夷王帥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伐徐戎次於淮王
歸自伐徐錫召穆公命厥後伐太原之戎不克伐條
戎奔戎則敗伐姜戎丞於千畝則又收美業不終惜
哉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
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戒音戒士與叶平上通叶甫父
與戎叶戒與國去入通韻
賦也　朱註卿士皇父之官也　鄭箋南仲文王時武
臣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　朱註戎兵器也
鄭箋顯著乎昭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
以南仲爲大祖者今官大師字皇父者是也使之整齊
六軍之衆治其兵甲之事命將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
於是尤顯　孔疏師旅器備當先從以臨之戒懼以處
之施仁恩於淮浦之旁國勿暴掠爲民之害　董氏曰
伐其暴亂所以惠之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

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賦也　鄭箋尹士周之世大夫也　朱註蓋爲內史掌
策命卿士者也程伯休父周大夫也　孔疏行列也
毛傳浦涯也　鄭箋三事三農之事也緒業也
孔疏上命元帥此乃命司馬也王謂其內史大夫尹氏
女當爲策書命此程國之伯字休父者爲大司馬也楚
語重黎氏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
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　朱註上既命皇父此又命
休父者蓋王親命大師以三公治軍事而使內史命司
馬以六卿副之也　鄭箋於軍行之時令士衆左右陳
列而勅戒之使循淮浦之旁省視徐國之土地叛逆者

軍禮司馬掌誓戒又使諭告徐土之民云不久留處於
是女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爲其驚怖先以言安之　嚴
氏曰率彼淮浦謂征淮夷也省此徐土謂征徐方也徐
戎淮夷自伯禽就封之初同惡相濟今又相挺而起故
王親征之　曹氏曰師之所聚荆棘生焉不留不處然
後三農得以就緒　劉氏曰此上兩章皆言命戒將士
之事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首二句無韻遊與騷韻霆與驚韻

賦也　朱註赫赫顯也業業大也　毛傳嚴威也舒徐保安也　鄭箋作行也　朱註紹糾緊也遊遨遊也繹連絡也騷擾動也

蘇氏曰王之南征也人望其赫赫業業之威而畏之曰有嚴哉天子也　孔疏王乃舒徐而安行謂依於軍法日行三十里　蘇氏曰王師之行不疾不徐而徐之人莫不聳動　鄭箋其震驚徐國如雷霆之恐怖人然徐國則震驚而將服罪　李氏曰宣王出師先征淮夷後征徐國此兵方及淮而徐夷已震恐也四章言征淮五章言征徐末章言徐方之服也　錢氏曰徐大而淮夷小淮夷卽徐州之夷而服屬於徐者故此與卒章獨言徐方也宣王卽位凡五出師他皆命將獨此親董六師者穆王時徐戎僭號率九夷以伐宗周又居中國之地不得而不親征也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賦也　鄭箋進前也　朱註闞奮怒之貌　毛傳虎之自怒虓然　陸氏曰言將帥之勇發於忠毅非激而怒之也　朱註鋪布敦厚也　毛傳濆涯也仍就也　鄭箋醜衆也

鄭箋王奮揚其威武而震雷其聲而勃怒其色前其虎臣之將闞然如虎之怒也兵淮水入防之土以臨敵就執其衆之降服者　孔疏既敗其根本又窮其枝葉

蘇氏曰王師之所在截然無侵掠者　孫氏曰截彼淮浦蓋師旅形勝截淮浦以立營一以絕淮徐之聲援一以防徐戎之奔逸也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上三句平去遍韻

賦也　毛傳嘽嘽盛貌　朱註翰羽也　毛傳疾如飛摯如翰苞本也濯大也

朱註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漢衆也如山不可動也如川不可禦也緜緜不可絕也翼翼不可亂也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　孔疏此既服淮浦之後又進而伐徐也兵法有動有靜靜則不可驚擾故以山喻動則

不可禦止故以川喻　顧氏曰如山之苞營法也如川之流陳法也　曹氏曰先伐淮夷次征徐國先其小而易者後其大而難者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塞來平入通韻）

賦也　朱註猶道也　鄭箋允信也塞實也　毛傳來庭來王庭也　鄭箋回違也還歸振旅也

蘇氏曰王將大征徐國兵未及之徒以王道允塞而徐人來服矣　鄭箋所謂善戰者不陣　朱註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序所謂因以爲戒者此也

曹氏曰宣王北伐玁狁西征荒戎南威荆蠻獨徐方未服今徐方來庭則四方平矣　劉氏曰武成則戒[illegible]曰還歸者止於義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虞惇按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毛傳云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父爲大師孔氏申之以王命南仲爲卿士皇父爲大師皆於大祖之廟此曲說也元帥止一人不應二人並命況王命南仲見於小雅明是文王之臣薄伐玁狁者宣王之將南仲則傳無聞焉當以鄭說爲正三事就緒毛云立三有事之臣今亦從鄭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鄭箋凡伯天子大夫也春秋隱公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　虞惇按此詩之凡伯或以爲即厲王時之凡伯非也厲王之後共和攝政凡十四年又宣王在位十六年至幽王三年嬖褒姒八年立伯服九年王室始騷中間相距六七十年板之詩曰老夫灌灌是凡伯作詩時年已老矣豈能至幽王時尚存耶鄭氏引春秋凡伯來聘蓋以證周之世卿有凡伯非謂即春秋之凡伯也家父仍叔亦然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塡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賦也　毛傳昊天斥王也　鄭箋惠愛也　毛傳塡久厲惡瘵病也　孔疏蟊賊害苗之蟲也　朱註疾害也夷平也　鄭箋屆極也　朱註罟網也　毛傳瘳愈也

朱註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　鄭箋王不愛我下民甚矣天下不安王乃下此大惡以敗亂之邦國騷擾士民勞病其爲殘酷如蟊賊之害禾稼然無有止息時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亦無止息時

蘇氏曰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無所定則民受其病於是有小人肆之蟊賊刑罪爲之網罟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上下以奪說分韻上田人韻下）

二罪字韻與生民卒章同有救不入韻

賦也　鄭箋覆猶反也　毛傳收拘也說赦也

鄭箋此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　錢氏曰罪罟之設蓋以刑罰爲陷穽因而奪取所有所以成其爲蟊賊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賦也　毛傳哲知也　鄭箋城猶國也　朱註傾覆懿美也哲婦指褒姒也　鄭箋梟鴟惡聲之鳥也長舌喻多言也　朱註階梯也　歐陽氏曰寺奄人也

歐陽氏曰士多才智爲謀慮則能興人之國婦有才智

干外事則傾敗人之國　王氏曰婦人以無非無儀爲善無所事哲哲則足以傾城而已　李氏曰顏師古云懿厥哲婦幽王以哲婦爲美　鄭箋今王之亂政非從天而下但從婦人出耳又非有人教王爲惡誨王爲亂者惟信愛婦寺用其言故也　輔氏曰此言其致亂之由也　朱註婦寺二者嘗相倚爲奸不可不并以爲戒

歐陽公言宦者之禍甚於女寵尤爲深切　錢氏曰此詩次江漢常武之後有深意焉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所謂哲夫指召虎仲山甫皇父休父之屬也以諸臣經營十數年而不足以褒姒一笑滅之而有餘凡伯同姓世卿蓋憫乎其言之矣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上去入通韻

賦也　鄭箋鞫窮也　毛傳忮害忒變也　鄭箋譖不信也竟終也胡何慝惡也　朱註賈居貨者也三倍獲利多也公事朝廷之事蠶織婦人之業

鄭箋婦人之長舌者好以智辨窮屈人忮害轉變其言無常始於不信終於背違豈肯自謂不得中乎反云我言何用爲惡　孔疏惡而不知其非故可痛傷也　鄭箋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紝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其爲非宜亦猶是也　毛傳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

以蠶織爲事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富方二反

賦也　毛傳刺責富福也　蘇氏曰介大弔閔也　毛傳類善也

朱註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福王哉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是必將有夷狄之大患今王舍之不忌而反以我之正言不諱爲忌何哉夫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自修今王遇災而不恤又不慎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之殄瘁宜矣　輔氏曰夷狄陰類也自古寵任婦人者多致夷狄之禍　眞氏曰危亂之君不忌其所當

忠而惟忠忠臣義士之正已著千古一轍所以論詩於

亡也　謝氏曰國有賢人如一身之有元氣元氣亡則身喪賢人亡則國危　虞惇按左傳叔舉曰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國語史伯曰申繒西戎方强王室方騷所謂介狄也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協例韻平上通韻

賦也　朱註罔罟優多也　鄭箋幾近也

嚴氏曰天降罪以爲罪網多於前矣　謝氏曰蓋因民之貽倒而論賢人亡之痛也　錢氏曰所悲者不在身之將死而在人之亡亡其人若存猶可以回天心而維國脈也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後胡口反 先與天韻後與鞏韻鞏字不入韻

興也　鄭箋觱沸泉涌貌檻泉泉正出者　朱註藐藐高遠貌　毛傳鞏固也

鄭箋涌泉之源所由者深喻己之憂所從來久也不先己不後己怪何故正當之　李氏曰天雖高遠然仁愛人君無不能鞏固其命王苟側身修行改過自新上爲有以㳟其祖宗則下焉可以救其子孫也　嚴氏曰幽王大亂垂此凡伯尚欲救之拳拳之忠不能自已也

召旻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虞惇按時維婦寺毛鄭俱訓寺爲近謂近愛婦人今從歐陽氏婦婦人也寺寺人也從來宦官宮妾未有不相比爲亂者觀召旻昏椓靡共則幽王之信任奄人蓋可識也人之云亡鄭云賢人皆言奔亡亦其是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蘇氏曰因詩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小旻而已序乃謂天下無如召公之臣蓋亦衍說矣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賦也　鄭箋天斥王也　蘇氏曰篤厚也　鄭箋瘨病卒盡也　蘇氏曰居國中也圉邊陲也　鄭箋荒虛也

朱註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也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賦也　毛傳訌潰也　鄭箋昏椓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椓椓毀陰者也　朱註共與供同　毛傳潰潰亂也　朱註回遹邪僻也　蘇氏曰靖安也　鄭箋夷滅也

蘇氏曰天降罔以執有罪使小人爲蟊賊以潰其內昏奄椓毀之人亦莫肯共其職事皆潰潰然惟邪是行安然而夷滅其國　胡氏曰人我之害在外小人之害在

內幽工之亂國者小人也故曰蟊賊內訌　孔疏奄者防守門閤親近人主凡庸之君闇於善惡以其少小慣習朝夕給使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常近姝第探知主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奸或乃捷對敏才飾巧亂實愚主謂其智足匡時忠能輔國信而使之親而任之國之滅亡多由此作

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賦也　毛傳皋皋頑不知道也訿訿窳不供事也　鄭箋玷缺也　朱註填久也

朱註小人在位而王不知其缺君子戒懼恐懼久而不寧其位乃更見貶黜顛倒錯亂如此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此章韻未詳

賦也　毛傳潰遂也　孔疏棲苴草枯棲於木上者

朱註相視也　鄭箋潰亂也

鄭箋王無恩惠於天下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草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棲苴　蘇氏曰君子以是相其國如其潰亂不久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富方二反疚音九平上去通[illegible]字不入韻

賦也　朱註時是也　鄭箋疏麤也謂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　毛傳替廢也　鄭箋職主也

毛傳兄況同滋也引長也

蘇氏曰先王之世天下富衆固不若是之窮也至於今世人民瘦病亦未有若此之甚者蓋指幽王大亂時也

鄭箋彼賢者祿薄食麤而此昏椓之黨反食精粺汝小人耳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復主長此為亂之事乎責之也　朱氏曰前刺王任用小人此刺小人知進而不知退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　[illegible]

比也　毛傳頻厓也　鄭箋溥猶徧也

朱註池水之鍾也泉水之發也池之竭由外之不入泉之竭由內之不出喻禍亂有所從起而今不云然也

鄭箋池之溢由外灌焉今竭矣王猶池也政之亂由外無賢臣益之泉者中水生則益深今竭矣王猶泉也政之亂由內有小人害之　李氏曰今時猶有此內外之害矣小人猶復專益大之是豈不烖我躬乎　錢氏曰池竭自頻外有賊之者也泉竭自中內有害之者也蟊賊蟊疾表裏為奸故王澤日竭而上不知也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舊音忌哉叶平上去通韻

賦也　鄭箋先王文武也召公召康公也　毛傳辟開

蹙促也
蘇氏曰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所謂日辟國百里者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至於江漢之間服從之國日益衆及虞芮質成而其旁諸侯聞之相率歸周者四十餘國焉今幽王之時犬戎內侵諸侯外叛所謂日蹙國也　許氏曰既悲傷之又思有以救之惟今之人豈不尚有舊德乎何爲而不用也凡伯憂王之爭故責望於王之深如此　劉氏曰此詩居變雅之終而亂然有懷於文武召公之盛以見亂極思治之理其猶下泉之終變風歟　王氏曰國風終於美周公二雅終於思召公蓋傷衰亂之極其周召不能救也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虞惇按昏椓靡共自毛鄭而下皆主幽王信用奄人惟集註不從今按瞻卬時維婦寺正與此篇昏椓相合集註於婦寺已主奄人立說何於此獨反不然今從舊　池之竭矣箋云王猶泉也政之亂由內無賢妃助之今按此章但指蟊賊內訌無刺褒姒之說所云蟊賊卽昏椓也泉竭自中亦當指蟊賊今以意見備易之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毛詩質疑卷之二十六下

孫男有矞校字

讀詩質疑卷第二十七

常熟嚴虞惇學

周頌

鄭譜曰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　春秋傳吳季札請觀周樂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

也　蘇氏曰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之詩有徒作而不用者也　虞惇按頌之言容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周頌三十一篇或有非告神之詩如烈文有客振鷺臣工武賚桓及敬之小毖閔予小子之類先儒嘗疑之今按烈文臣工振鷺有客皆助祭之詩武奏大武賚封於廟皆廟中之詩桓類禡亦祭祀之詩閔予小子朝廟之詩惟敬之小毖不言廟而承謀廟之下當亦於廟進戒於廟求助則亦宗廟之詩也其他郊社明堂耤田祈穀山川岳瀆無一而非祭祀之詩而或以頌爲頌美功德非必告神明者誤矣　孔疏商頌那祭祀之歌祭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功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若魯頌頌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　黃氏曰錄魯頌所以尊周公存商頌所以仁先代　成德曰風雅旣有正變頌亦有正變清廟至般正頌也魯殷之頌頌之變也

周頌清廟之什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旣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鄭箋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立宮室象貌之　張氏曰治人之道尚

明故施政之堂曰明堂事神之道尚潔故文王之廟曰清廟　申公說清廟周公成洛也奉成王見諸侯作明堂宗祀文王以配昊天上帝率諸侯祀之而作此樂歌　錢氏曰清廟我將同爲宗祀文王之詩以序及蔡邕獨斷之說考之我將是季秋大饗帝時所用清廟乃洛邑初成特奉文王配帝之樂歌即雒誥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者是也　朱註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鄭

氏曰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也孔氏曰樂歌文王之道不極音聲故但以熟弦廣孔少倡寡和此音有德傳之無窮是有餘音不已也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　程氏曰朱弦聲濁疏越聲遲絲本取聲而貴於遲濁者[illegible]大羹爲味而棄味者同意故曰有遺音有遺味也　孔疏禮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爲周頌之首　逸齋曰王褒四子講德論曰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國語亦以時邁思文爲周文公之頌則周頌蓋周公作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韻未詳

賦也　毛傳於歎辭　朱註穆深遠也　孔疏肅然清靜謂之清廟　毛傳肅敬雝和也　朱註顯明相助也謂助祭之公卿諸侯也多士與祭執事者也　毛傳秉執也　鄭箋對配越於也　朱註駿大而疾也承尊奉也　毛傳射厭也　朱註斯辭也

蘇氏曰於穆哉此清靜之廟所以祀文王也有肅肅其敬雝雝其和者實顯相其禮文王沒矣其神在天其主在廟多士之助祭者亦皆不忘秉持其德以對其在天而奔走其在廟者　鄭箋是不光顯文王之德歟言光顯之也是不承順文王之志意歟言承順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　許氏曰文王之德不可名言言助祭之人敬且和與執行文王之德是即文王之德之所在也其心足以對在天之神則乃可以盡駿奔走之職事助祭之臣且如是則王祭之誠可知　錢氏曰秉文之德者謂相之諸侯濟濟之多士皆有一文王之德持於心而不敢失也對越在天即顯也駿奔走在廟即承也

清廟一章八句

虞惇按周頌三十一篇每篇一章朱子集註自維天之命以下一章分爲數節非詩之舊也今仍

合爲一章朱子云周頌多不叶韻疑自有和聲相叶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歎即和聲也顧炎武氏云周頌之詩多若韻若不韻者意古人之歌必自有音節而今不可考矣闕之可也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蘇氏曰文王受命未終而沒周公成王繼之天下太平以爲文王之德之致也故以告之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韻未詳

賦也　鄭箋天命即天道也　朱註純不雜也　蘇氏曰假大也　鄭箋溢盛也　歐陽氏曰如水之溢而旁

及也　朱註牧受也　鄭箋駿大惠順也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

鄭箋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　程氏曰言天之自然者曰天道言天之賦與萬物者曰天命天命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鄭箋美其與天同功也　蘇氏曰文王亦既沒矣而其德美不亡以大盈溢於我我既牧之以成太平天命之不已也如此今將以大順文王之心惟我子孫世益厚之　李氏曰後世當大順文王而益厚之斯可以保人君之業也　輔氏曰駿惠我文王自期之辭也曾孫篤之望後人之辭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虞惇按毛傳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鄭箋我其收之以制法度謂爲周禮六官之職也文王之德無所不包而毛鄭以制禮立言所見亦偏矣朱註何之爲假聲之轉也恤之爲溢字之訛也蓋據左傳何以恤我之文今左傳杜注以此爲逸詩況說詩不煩改經從傳又詩序稱此詩無告太平之意然則清廟一章亦無成洛邑朝諸侯之意不知朱子何以取之維清之奏象舞烈文之即政助祭序必有所據而云然而朱子概不取今俱仍其舊

維清奏象舞也

蘇氏曰象文王之樂所謂象箾者蓋文舞也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故其序曰奏象舞而其辭稱文王將舞武則先歌武故其序曰奏大武而其辭稱武王記曰十三舞勺大武也十五舞象象箾也　嚴氏曰仲尼燕居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古樂歌者在上以人歌爲皆曰升歌匏竹在下以管奏者皆曰下管春官大師帥瞽登歌下管奏樂器鄭註曰下管鼗鼓是也清廟以人歌之自宜升象以管奏之自宜下　賈氏曰維象所以歌維清以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

申公說亦祭文王於明堂而奏象舞之詩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典與禋韻成與禎韻平上通韻

賦也　王氏曰緝續熙廣也　毛傳典法也肇始禋祀也　鄭箋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毛傳迄至禎祥也

王氏曰此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　黃氏曰清以言其清明也緝以言其周密也熙以言其廣大也文王之德不可形容而文王之典著見于天下曰典則禮樂法度皆見也　李氏曰自文王始受命祭天其後王業有成至今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周之禎祥實本於此矣

維清一章五句

虞序從鄭箋以象舞爲象用兵時刺伐之舞以文王之典爲征伐之法皆非也象舞蓋象文王功德之舞非象其征伐即左傳所謂象箾南籥者乃文舞也詩但言文王之典絶無征伐之意武之章言勝殷遏劉耆定爾功乃是象武王伐紂之事故聖云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朱干玉戚所謂武舞也孔穎達以下管象之象爲象武不指此詩愚意若下管象之象爲武則下文何以又言舞大武若以清廟維清俱文王之樂不應一升下則下管鼗鼓管自堂下之樂仲尼燕居示德

示事之說甚明不必以明堂位鄭注爲拘也東萊呂氏又謂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爲肇禋愚意若以宗祀文王爲肇禋則迄用有成文何所指若以文王三分服事不應祀天則皇矣之詩是類是禡注云類祭天也是文王固嘗祀天矣集註則云此詩疑有闕文焉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孔疏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用朝享之禮祭祖考因而戒諸侯　蘇氏曰古之儒者皆言武王崩成王幼不能踐祚周公攝天子位以爲政七年而後反余考於詩書無之古者君薨世子即位諒闇而聽於冢宰三年蓋免喪而復成王之終喪也以幼不能聽政旨聽於周公七年而復故書稱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相成王以黜商有大政令未嘗不稱王命也然則成王既已即位矣成王雖即位而不能治天事故未嘗即政是以周公當國而治事非攝其位蓋行其事也其後七年還[illegible]成王於是即政亦非復其位也復其事也故[illegible]之序曰成王即政即政非即位也[illegible]有即政則周公之未嘗攝位可知矣　[illegible]左傳注曰烈文成王初即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

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公猶崇功一節語皇忘一篇周頌多錯雜不可盡覺今就所知者稍爲之

賦也　毛傳烈光也　孔疏辟公諸侯也　朱註封封殖也靡汰侈也　毛傳戎大也　朱註皇大也

歐陽氏曰成王朝享於廟呼助祭之諸侯而告之曰有光明文章之辟公錫我以此祉福矣　朱註言諸侯助祭使我獲福是諸侯錫此祉福而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永保之也　蘇氏曰因戒之無封以專利無靡以傷財則王尊之矣念其先祖之功則繼其序者益大矣勸

於擇人則四方順之矣敏於修德則百辟憲之矣　孔疏我前王文武勤行此道故大稱頌之不忘汝辟公宜效法前王也　朱註此戒飭而勸勉之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虞惇按錫茲祉福鄭箋云天錫之以祉福語意似迂不若朱子即指助祭之福但朱子以念茲戎功爲助祭錫福之大功則非也無封靡于爾邦四句毛鄭多衍說集註亦無發明今從蘇氏詩序成王即政諸侯助祭是也此詩所由作詩序辨以爲詩中無即政之意然則南陔又何嘗有成雒邑之意乎先[illegible]似必有所據不可輕廢也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鄭箋先王謂大王已下先公諸盩至不窋　蘇氏曰祀時祀也周之初時祀猶及先公　孔疏經但述先王而序并及先公者衆王跡所自起也昊天有成命經無地而序言地般經無海而序言海亦此類也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行戶郎反[illegible]

賦也　鄭箋高山岐山也　胡氏曰荒奄也　鄭箋彼彼萬民也徂往也　程氏曰夷平也　鄭箋行道也　鄭箋天生此高山大王自豳遷焉彼萬民居岐邦者皆築作宮室以爲常居文王則能安之　嚴氏曰彼民又皆徂往而歸岐昔之險阻今爲平夷之道矣大王文王之業子孫當世守而不墜也

天作一章七句

虞惇按彼徂矣岐後漢書西南夷傳作彼岨者岐故朱子云岨險僻之意今就詩說詩不煩改字仍作徂韓詩薛君章句亦曰徂往也沈括尹文對齊宣王引詩岐有夷之行是彼徂矣句岐有夷之行[illegible]從之然據漢書則當彼岨矣岐四字爲句今仍之有夷之行鄭箋云岐邦之君有[illegible]之道引易[illegible]易知易從爲[illegible]彼[illegible]矣彼徂矣[illegible]作彼[illegible]民以[illegible]兩彼字相照應較之朱註爲長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孔疏此郊祀天地之樂歌也於南郊祀所感之天神於北郊祭神州之地祇上者之有天下乃天地同助故言天而不及地者言天可以兼地也　虞惇按周禮大司樂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是但天地分祭皆以周禮爲準昊天有成命之詩郊祀天地也詩文言天而不言地於是說者紛紛或以爲此祀成王而非祀天地或以爲此一詩而兩用如秋冬報之豐年夫以爲祀成王而非祀天地者此排

辭小序之說非定論也以爲一詩兩用而歌於宮中
之方丘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豈有是理哉蘇轍
圜丘合祭六議劉子曰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詩
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帝也此乃合祭天地經
之明文愚以爲信然古者天地合祭非昉於周虞書
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夫自
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則知
類于上帝地祇已在其中矣周書武王克商庚戌柴
望大告武成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自上帝而及
山川皆以武成祭告而獨不告地祇則知地祇已從
祀於上帝明之時未嘗不合祭天地也卽如周頌三

十一篇自昊天有成命之外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也豐年秋冬報也載芟春籍
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桓講武類禡也般
巡守祀四嶽河海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莫不徧舉
而獨無一詩爲地祇而作向非天地合祭則豈地祇
獨不在祀典之列而祭地祇之樂歌又獨可以祭天
之詩假借而用之乎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
也以郊社爲事上帝則地祇之從上帝可知王者父
天母地母不得別父地不得殊天祭天地而特歌昊
天猶稱父而不稱母統於尊也宋李君翁據此詩以
爲天地合祭而不信南北郊之說李迂仲詩集解亦

主之故敢援蘇子瞻之議以爲證而復詳論之如此
孔氏正義以爲祭感生帝蓋惑於鄭氏讖緯之說不
足爲信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
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叶式尉
賦也　毛傳二后文武也　朱註宥宏深也密寧謐也
蘇氏曰單盡也　嚴氏曰肆故也　鄭箋靖安也
朱氏曰大[illegible]周以天下旣有定命矣文武受之成此王
功不敢自安逸惟夙夜積德以爲受命之基者宏深而
靜密又能殫[illegible]之盡其心而不懈故能安靖天下而
保受之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虞惇按朱子集註云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
王之詩經文成王不敢康成王者卽成王誦武王
之子也詩序辨復極闢毛鄭成此王功之說而援
國語爲證復參以歐陽之本義今按歐陽氏曰周
頌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二后者
文武也成王者成王也猶文王之爲文王武王之
爲武王也昊天有成命當是康王已後之詩而毛
鄭以頌皆成王時作遂以成王爲成此王功不敢
康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
成康奄有四方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執競當

是昭王已後之詩而毛鄭以為成大功而安之則
皆以為武王也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而
毛鄭亦皆以為武王由信其已說以頌皆成王時
作也詩所謂成王者成王也成康者成王康王也
豈不簡且直哉而毛鄭之說豈不迂而曲也歐陽
氏之言辨矣而未然也若以成王不敢康及噫嘻
成王之即為成王則成王之子又何以不為成王
也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又曰惟助成
王德顯而商頌亦曰武王靡不勝然則書之成王
皆成湯而商頌之武王人皆即成湯故何彼穠矣
平王之孫朱子因未嘗以為東遷之平王矣何

獨於此而必以為成王康王也周公當成王時制
作禮樂郊廟之歌皆經手定不應祀武王之詩至
昭王而始作班固言成康沒而頌聲寢則成康之
後不容復有頌爾於我將天作之間國語金奏肆
夏樊遏渠孔疏引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
競也渠思文也此即周禮九夏之三朱子於時邁
之詩亦既引此為說矣若以執競為昭王以後之
詩則何以周公先列之於九夏也朱子但主闢序
而不顧其說之自相矛盾不知其適足以見舊說
之可信而頌之決非康昭以後之詩可知也況國
語道成王之德韋昭注云是詩道文武能成其王

德而所謂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
者原未嘗即指成王之論朱子援以為據蓋亦考
之不詳至蘇氏所云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
有四方非自成康始者尤為深切之論不得以說
經之異同而遂詆為北郊集議之餘論也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孔疏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也月
令季秋是月也大饗帝　朱氏曰明堂之制始於黃
帝之合宮有虞謂之總章夏謂之世室商謂之重屋
周謂之明堂　呂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
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
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
成物之時也　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
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
以盡其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饗之禮焉天即帝
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
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
文王配為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
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
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朱子語類問帝即天天即
帝而分祭何也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
以神祇事之故謂之帝　曹氏曰以天道事之則尊

秸以爲席匏以爲器繭栗之牲埽地而祭所以貴
之也以帝道事之則牛羊以爲牲簠簋以爲器鼎俎
之實其薦用熟所以親之也　胡氏曰文王已有廟
矣季秋享帝而奉文王配焉不可於七廟中獨舉大
禮於一廟故迎主致之明堂以配帝也祭帝必於明
堂者帝出震而宰萬物猶向明而治天下也　虞惇
按六經之文或言天或言昊天或言上帝或言昊天
上帝或言五帝今考陳氏禮書云言天則百神皆預
言昊天上帝則統乎天者言五帝則無預乎昊天上
帝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明堂之祀上帝其爲

昊天上帝及五帝可知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
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配祖者天也配考者兼五帝也
是合天與五帝而謂之上帝也鄭康成以上帝爲五
帝而不及天王肅以上帝爲昊天上帝而不及五帝
其說與禮經皆不合五帝之文詩書無之唯見於周
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因吉土以饗於郊家語孔
子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
神謂之五帝蓋五帝者天之貴神主五方之事者固
不出於天之外也陳氏曰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
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
王最爲得之後世立青帝赤帝黃帝白帝之祠後儒

又加以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汁光紀含樞紐之號
後又分而爲六天大抵其說多出於讖緯不足爲據
也　又按朱子語類問祀文王于明堂周公以義起
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而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
之父配耶曰諸儒持此二義至今未決且周公制禮
不知在武王之時在成王之時若在成王時則文王乃
其祖也問繼周公者當何如曰只以有功者配之顧
夢麟曰明堂之作不始於周公自武王時已有之樂
記曰武王克殷祀於明堂而民知孝是也且不獨武
王作之淮南子曰神農之世祀以明堂新論曰神農
氏祀明堂有蓋而無四方通典曰黃帝拜祀上帝於

明堂則明堂爲祭祀之所上古已然惟宗祀文王配
上帝之禮則昉於周公文王有盛德宜享此盛禮文
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後世不達此義
誤執嚴父之說以爲凡有天下者必尊崇其父以配
天而後爲孝西漢孝武建明堂固以高祖配矣其後
又以景帝配唐初以元帝配後以高祖太宗配孝和
時以高宗配明皇時以睿宗配永泰時以肅宗配元
和時以順宗配穆宗即位以憲宗配宋初以宣祖配
後以太祖配既而真仁英神徽諸宗皆相繼而配莫
有能正其失者惟東漢明帝時以光武配明堂迄章
安而後不變識者稱爲近古善乎司馬光之推言之

也曰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者聖人制禮以爲之極不敢踰也故祖己訓高宗曰祀無豐于昵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蓋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然後爲孝也朱子亦曰此是周公創立一法如此將文王配天亦爲定制以后稷配郊推之曰可見後世妄將嚴父之說亂了斯言足破千古之惑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牛字舊本石經以牛方變韻牛右韻與羊上通韻者書字文

選傳引詩作維牛維羊則羊與饗韻右字不入韻矣後三句無韻

賦也 鄭箋將奉也 毛傳享獻也 鄭箋右助也儀則式象也 毛傳刑法也 鄭箋受福曰嘏時是也 鄭箋我奉我享祭之羊牛充盛肥腯庶神饗其德而右助之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以綏靖天下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矣 嚴氏曰我所將享者惟羊牛而已禮之常也天其右而享我乎蓋不敢必也天之所享不在於物我法文王之典以安四方惟天與民惟文王之典足以安民天福文王則必右而享我矣其右之者不敢必之辭也既右之者自必之辭也 李氏曰雖曰享我之祭我豈可自滿哉當夙興夜寐盤休惕畏天之威然後可以保太平之業也 輔氏曰夙夜畏天之威則儀式刑者益至而安靖四方者益久此所以能保天與文王降鑒之意也 呂氏曰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焉雖文王之樂歌必先言祀天而後言祀文王也維天其右之言祀天也伊嘏文王既右享之言祀文王也於天維庶其享之不敢加一辭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維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 孔疏禮郊用特牲祭統云燔柴於泰壇祭天用騂犢則明堂祭天止當用特牛

亦所得有羊者矣祭天以物莫稱焉貴誠用犢若所配之人則無莫稱之義自當用太牢也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是配天者與天異饌此祀有文王爲配於禮得用羊也

我將一章十句

虞惇按維天其右之朱註云神坐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也朱公遷疏義云明堂之位帝居中文王居西南皆西坐東向東左西右則饌在左而神在右右字據禮甚核然不若右助之義爲簡當今從鄭既右饗之今本或作享依唐石經及國子監註疏本改定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朱氏曰周制十有二年王巡守殷國柴望祭告諸侯畢朝　孔疏武王既定天下巡行其守土諸侯至於方岳之下乃作告至之祭爲柴望之禮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　朱註或曰此即所謂肆夏也外傳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即周禮九夏之三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劉氏曰此詩雖爲武王巡守而作其後王巡守則

皆用之爲樂歌矣　申公說述武王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蓋大武之三成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韻未詳

賦也　毛傳邁行也　鄭箋右助序次也　曹氏曰序帝王之傳序也　毛傳疊動懾懼也懷來柔安喬高也　鄭箋式用也　毛傳戢聚櫜韜也　鄭箋肆陳也

李氏曰夏中夏也

嚴氏曰巡守王者之禮武王初定天下時巡邦國曰天其子我乎則曰天實右序有周矣武王之巡守也於諸國薄言動之而諸侯莫不震懾又所至方岳之下懷柔羣神望祀河岳初得天下而神人受職是天實右序之故天下莫不信武王之宜君天下也則又曰天實明昭有周矣武王之巡守也以慶賞黜陟之典序諸侯之在位者又戢斂其干戈韜藏其弓矢惟求懿美之德布陳於中國既定天下而治道彰著是天實明昭之故天下莫不信武王之能保天下也既右序之又明昭之是天之子之也　呂氏曰宗子主一家者也天之子主天下者也明邁其邦神人莫不受職則昊天子之可知矣

李氏曰文猶膏粱武猶藥石藥石可以治病而不可以養生武王既取天下矣必求久德以施中國而後可以保天下也　許氏曰薄言震之朝會之事也懷柔百神望祭之事也載戢干戈偃武也我求懿德修文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

廣傳按此詩之解鄭箋多誤如右序有周謂多生賢知之臣薄言震之謂兵所征伐動之以威我求懿德謂求美德之士任用之肆于時夏謂樂歌大者稱夏歐陽氏固已辨之矣至以此爲至方岳之下而封禪則其矯誣尤甚不可不辨也六經中無封禪之文後儒援禮器因名山升中於天遂以爲封禪之事其實皆附會之說管仲對齊桓公云周成王封太山禪社首未嘗言武王也史記詩云文

王受命政不及太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豈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此詩乃武王巡守祭告何得以封禪目之成王封禪詩書無明文太史公亦設爲疑辭未可遽以爲信歐陽公駁鄭而不及此豈有鑒於眞宗天書之事爲尊者諱耶

執競祀武王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賦也 鄭箋執持競彊也斤斤明察也 毛傳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多也簡簡大也 鄭箋反反順習之

毛傳反復也

李氏曰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君惟自强然後可以成功 蘇氏曰武王持其强心爲而不捨故其功烈天下莫能與之競所以成大功而安之爲天之所君夫周之興也遠矣至于武王成而安之然後能奄有四方使其明無所不至此所以備其禮樂修其祭祀以受多福者皆武王之德之致也 鄭箋武王既定天下祭祖考之廟奏樂而八音克諧神與之福衆大謂如嘏辭也君臣醉飽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祿也 李氏曰既醉既飽祭終而飲福也祭時禮樂明備故神降之福祭終而飲威儀愼重福祿所以反復日至而未艾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虞惇按朱註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朱孟章氏倬云以周禮考之執競乃九夏之一是作於周公之時非祭成王康王也先儒舊說亦取古注疏成大功安天下之語後乃更定從初說爲正奄有四方明是頌武王之辭成康二字不應至成康始奄有四方詳見昊天有成命下

思文后稷配天也

公羊傳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孔疏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是后稷配天周公爲之國語周文公之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自歌與時邁同也 楊氏曰冬至之郊爲大報天正月之郊爲祈穀二郊不同而皆配以后稷 錢氏曰郊特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郊禮有二而皆配以后稷家語定公問孔子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 朱氏曰此詩即所謂納夏也亦名渠 馬氏曰按楊氏

祭禮以思文天作清廟執競維清武雝七篇皆爲祫
祭之樂歌蓋本杜氏通典之說然以序考之惟天作
祭先王先公近於祫祭而其他詩則皆非也蓋朱文
公說詩皆廢序而自爲之說故其門人宗之然祫者
合祭太祖以下所該甚廣則其詩之所贊頌者亦不
當專指一人如天作如執競如武如雝贊頌者廣或
祫祭之時歌之可也至於思文專言后稷清廟維清
專言文王施之祫祭則不可矣當以序說爲正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
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稷極韻天民韻後四句韻

未詳

賦也 鄭箋文文德也 毛傳極中也 鄭箋貽遺也
孔疏來小麥牟大麥也 鄭箋率循育養也
鄭箋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也 孔
疏昔堯遭洪水后稷播殖百穀存立我天下衆民之命
使衆民無不於爾后稷得其中正言復其常性也 朱
註且其貽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所命以徧養下民者
是以無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
於中國也 陳氏曰使常道得陳於中國所謂富而後
敎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愼停按貽我來牟鄭箋云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
於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
此謂詒我來牟也按此乃僞泰誓文無論其荒誕
不經而以武王之事釋后稷之詩亦可謂疎而不
切矣據鄭注周禮以時邁爲肆夏執競爲繁遏思
文爲渠今釋詩於時邁則曰陳其功於是夏而歌
之樂歌大者稱夏於此詩則曰陳其久常之功於
是夏而歌之夏之屬有九書說烏以穀俱來云穀
紀后稷之德蓋因詩有時夏之文遂以夏爲九夏
之一之篇恐亦未然執競之詩不云時夏何以亦爲
之繁遏渠何以好爲繁說不必從也來牟之牟字
古作麳或作麰牟之爲麥古有此訓其以來爲小
麥牟爲大麥者則廣雅之說而正義載之歐陽氏
疑來牟之義遂云二詩當闕其所未詳則亦固矣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讀詩質疑卷之二十七

孫男有禧校字

讀詩質疑卷第二十八　常熟嚴虞惇學

周頌臣工之什

臣工諸侯助祭遣于廟也

朱註此戒農官之詩　孔疏此戒諸侯及時勤農也
天子賓敬諸侯不敕其身戒其臣所以戒諸侯也
張氏曰先王深知義禮之本原起於稼穡故其於農
事嘗首先天下之政諸侯助王祭而歸戒之以農事
者此故也先王巡四岳較諸侯之善惡其慶始於土
地辟田野治其罰始於土地荒蕪田野不治夫催戒
諸侯之事莫急於新畬之勤定諸侯之賞罰莫先於
田野土地之政則夫先王之意蓋可見矣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
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
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工與公韻茹與
畬韻來與牟韻年與人韻帝與艾韻　周頌韻多錯綜未敢
據爲必然也

賦也　朱註嗟嗟重歎以深敕之也　毛傳工官也
朱註公公家也　蘇氏曰釐賜也成成法也　鄭箋茹
度也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
保介之御間　朱註莫春斗柄建辰夏正之三月也
毛傳曰一歲曰菑二歲曰畬　鄭箋皇美也　朱註明
上帝之明賜也　錢氏曰迄終也　朱註衆人甸徒也
毛傳庤具也錢銚也　孔疏鎛鋤也銍穫禾短鎌也
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鎒一銚然後成農　朱
註艾穫也

蘇氏曰諸侯朝正於王因助於廟祭終而遣之遂戒其
羣臣百官曰戒爾公事王既錫爾成法有所不知則來
咨度以定之　嚴氏曰於是戒其保介曰今既莫春矣
將何所求乎惟農事不可緩耳新田畬田今如何也
許氏曰於此時見來牟之美而歎之知其必有成而將
受上帝之明賜矣以來牟之美則可以卜上帝之必終
賜以豐年也　王氏曰斯世亦使農夫各具錢鎛以治

田奄忽之間則以觀銍艾矣　朱氏曰嗟嗟臣工者謂
凡百官之事皆不可不敬也嗟嗟保介者謂爾農官之
事尤不可不敬也　朱氏曰莫春在夏正爲建辰之月
在周正爲建寅之月先儒謂商周雖改正朔特以是月
爲歲首至於朝聘烝享猶用夏時祭用仲月則當建卯
祭畢遣之時春已向莫農事不可緩也　朱氏曰來牟
當夏而熟暮春則將熟矣民間舊穀已盡新穀未登所
賴來牟以補民食之闕故特言之見其爲受天明賜之
本而后稷貽我來牟之爲德大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

虞惇按嗟嗟臣工鄭箋云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

臣之義於其將歸獻中正君臣之禮衍說也於皇
來牟亦仍僞泰誓之誤今不取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鄭箋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歟
孔疏左傳稱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郊以報天而
云祈穀者報其已往又祈其將來襄七年左傳云夫
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月令
孟春元日祈穀於上帝卽郊天也後乃擇元辰親載
耒耜躬耕帝籍是郊而後耕也月令仲夏大雩帝以
祈穀實雩以龍見爲之當在孟夏而云仲夏者爲月
令者錯置之　孫氏曰祭大一歲凡九至日圜丘正

月祈穀五時迎氣孟夏雩季秋饗帝日至其禮最大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
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耦古偶反爾私里平上通韻
夫發耦平上入通韻
賦也　王氏曰噫嘻歎辭　朱註昭明假格也駿大發
耕也　毛傳私私田也　鄭箋服事也　朱註二人並
耕爲耦
嚴氏曰我周家以農事開國致王業之成既昭假於爾
上帝矣　朱氏曰我今率是農夫播其百穀使之大發
其私田盡三十里而後已而民亦皆服其農事萬人畢
出而並耕也　朱許耕本以二人爲耦今萬人畢出幷
力齊心如合一耦也　毛傳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
民之大發其私田　孔疏言私而不及公令民知君於
已之厚則感而樂業也　鄭箋周禮凡治野田夫間有
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
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
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云三十里者舉成數也耜廣
五寸二耜爲耦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　孔疏計萬
夫之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
以百乘百是萬也既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百步爲一
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餘百步也遂人云十夫二鄰
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

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遂洫
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塗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
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塗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
容三軌以南畝圖之則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
周其外焉如是者九是爲方百里之間　蘇氏曰古人
事盡矣所不足者雨耳是以祈之於天也私民田也上
之告民則先其私民之奉上則先其公君曰駿發爾私
終三十里民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交相愛也　朱氏
曰終三十里盡無遺利也十千維耦人無遺力也
噫嘻一章八句
虞惇按朱子以此爲戒農官之詩成王所戒上誦

也錢澄之曰周之王業自武王始成故書之酒誥
大烈之下武皆以武王爲成王凡詩稱成王者大
抵指武王也蓋一時臣子尊稱之號而王諡則以
爲諡耳頌在先諡在後即如雝詩文武維后朱註
亦以爲美文王之德而武王固自諡武也宋王旦
封祀壇序所稱烈祖太祖也神宗太宗也呂氏言
本朝太宗稱神宗及神宗爲諡乃不復以神宗稱
太宗矣以成王稱武王王諡後曰固得以爲諡也
詳見昊天有成命之下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鄭箋二王之後杞也宋也　孔疏史記杞世家武王

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杞其殷後則初封武
庚於殷墟後以叛而誅之更封微子於宋　朱註二
王之後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
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斁韓詩作射中庸引詩亦作射
射音豫

興也　毛傳振羣飛貌鷺白鳥也雝澤也　朱氏曰群
飛也　毛傳客二王之後也　鄭箋戾至也　孔
疏數飛也

鄭箋白鳥集於西雝所集得其處也杞宋之君有潔白
之德來助祭於周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
鷺然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
愛敬之無厭之者　嚴氏曰然猶庶幾其能夙夜敬戒
以長終此美譽愛之以德也

振鷺一章八句

虞惇按在彼無惡在此無斁集註有二說後說引
陳氏云在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有惡於我知天命
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
有厭於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忠厚之至也前說
乃詩之本義故今取鄭箋

豐年秋冬報也

鄭氏曰嘗報上帝也　陳氏曰嘗既祈之於春夏豐

年報之於秋冬祈曰上帝而報不曰上帝者皆文也
朱註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
社之屬也　蘇氏曰報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
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平上通韻首二句無韻

賦也　毛傳稌稻也廩所以藏齍盛之穗也數萬至萬
曰億數億至億曰秭　鄭箋烝進畀予也　朱註洽備
也　毛傳皆徧也

王氏曰豐年者天之功也利高燥而寒者黍利下濕而
暑者稌多黍多稌無所不利也　朱氏曰我所以爲酒
醴以供祭祀備百禮者皆豐年之所致而田祖方社之

所賜也故以降福孔皆歸功於神焉　廣悖曰百禮非
特祭祀燕老享賓皆在其中矣

豐年一章七句

廣悖按鄭箋云報者嘗也烝也永嘉鄭氏云烝嘗者宗廟事也祈之上帝而報之宗廟於人情物理不類然則報者亦報上帝也蘇氏以爲祭四方八蜡朱子以爲祭先農田祖方社曹氏云秋季大享於明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而同歌是詩故不言其所祭今從永嘉鄭氏以上帝爲主而附載諸家之說云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鄭箋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以首二句分韻器與虡羽鼓圉奏舉韻庭與聲鳴聽成韻上去通爲又爲之變格

賦也　毛傳瞽樂官也　鄭箋瞽矇也以爲樂官者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有視瞭者相之　毛傳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爲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爲虡衡者爲栒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　孔疏崇牙刻畫之爲重牙即業之上齒也置羽置之於栒虡之上角也　毛傳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　孔傳夏后氏足鼓殷楹鼓周縣鼓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　朱註磬石磬也　毛傳柷木椌也圉楬也　孔疏柷狀如漆筩中有椎拔椎於中而撞之圉亦作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　朱註柷所以起樂也敔所以止樂也　鄭箋簫編小竹管爲之管如遂併兩而吹之　朱註成樂闋也如簫韶九成之成

孔疏始作人武之樂合於大廟之中作此詩人皆在周之庭矣又使人爲之設其橫者之業又設其植者之虡其

上刻爲崇牙因樹五采之羽爲之飾既有應之小鼓又有田之大鼓其鼓懸之虡業爲懸鼓也又有鞉有磬有柷有圉皆視瞭設之於庭矣既備具乃使瞽人擊而奏之又有吹者編竹之簫併竹之管已備舉作之喤喤然和集其聲皆恭敬和諧而鳴不相奪倫先祖之神於是降而聽之我客二王之後適來至止與聞此樂而觀其成焉助祭之人多矣以二王之後尊故特言之　劉氏曰虞書曰虞賓在位商頌曰我有嘉客有瞽曰我客戾止蓋皆以此爲盛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廣悖按蘇氏云合乎祖祖文王也曹氏引祖文王

而宗武王爲証或云祖通言先祖也又或以合乎
祖考大祫皆無明文可考始作樂毛以爲始作大
武之樂亦未知然否姑闕其所未詳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鄭箋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
孔疏太平之時漆及潛逃魚皆肥美獻之先祖神
明降福故述其事而歌焉天官漁人春薦王鮪月令
季春薦鮪於寢廟季冬乃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
嘗魚先薦寢廟白虎通云王者不親取魚以薦廟故
親行也外傳魯語里革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
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而嘗之廟大寒降爲季冬土

蟄發則謂春也陸璣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
穴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
入漆沮故張衡云王鮪岫居山穴也蓋其來有時
春取而獻之明新來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
景福 猗方宜反上入通韻

賦也 鄭箋猗與歎美之辭也 毛傳漆沮岐周之二
水也潛槮也 孔疏積柴養魚曰槮 鄭箋鱣大鯉也
鮪鮥也鰷白鰷也鰋鮎也

潛一章六句

雝禘太祖也

鄭箋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太祖謂文王
李氏曰鄭氏以禘爲大於四時是矣以爲小於祫則
非也天子之祭有禘有祫有四時之祭諸侯有祫有
四時之祭至於郊禘則非所當講也春秋書大事於
太廟大事者祫也有事於太廟有事者四時之祭也
祫於太廟不言祫而謂之大事四時之祭不斥其名
而曰有事言諸侯之事也郊禘非諸侯之祭故斥其
名以見其僭也觀此則禘之大於祫可知矣 虞惇
按禘者宗廟之大祭所謂五年一禘三年一祫者是
也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謂之禘四時之
祭春礿夏禘秋嘗冬烝明時祭亦名禘又春秋書吉

禘於莊公謂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亦謂之
吉禘此詩言烈考文母則當是祭文王既祭文王則
當是四時之禘若吉禘則不當在成王若五年之禘
則當禘嚳而配以稷不應禘文王也烈考爲文王則
皇考當爲武王閔予小子曰於乎皇考皇考爲武王
則此皇考亦當是武王也祭法父曰考祖父曰王考
曾祖曰皇考其實散文則父祖皆得稱皇考皇是尊
之之辭稱烈考者美其功也既曰皇考又曰烈考故
知是成王祭文王若武王祭文王不應皇考烈考並
稱也烈考與文母相配故知是文王若武王不應子
先於母也祭法周人祖文王而宗武去文王爲百世

不祧之祖故謂之太祖若以太祖爲后稷則詩中旣
無后稷之文更不應言烈考文母也漢儒議禮之失
一則混禘於郊一則混禘於祫混禘於郊者以祭法
之禘爲祀昊天於圜丘不知郊是昊天之祭禘是宗
廟之祭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於圜丘無與也混禘
於祫者以禘爲羣廟合食於太祖不知祫是兼羣廟
之主自太祖而下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
之廟禘則惟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不兼羣
廟也更或謂禘大而祫小或謂禘小而祫大聚訟紛
如皆不可據又引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說者
以爲即此詩引論語三家以雍徹亦稱相維辟公天

子穆穆則此詩蓋徹祭所歌也陳暘禮書云大祭祀
告利成之後徹必歌雍古之祭祀有樂以迎來必有
樂以徹食黃佐云此詩本爲祭文王徹俎之詩而
後乃通用之於他廟耳理或然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
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
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旣右烈考亦右文母 通章
偏句韻

賦也 毛傳相助也 朱註廣牡大牲也 鄭箋肆陳
也 蘇氏曰假大也 王氏曰皇考武王也 虞惇曰
孝子成王自稱也 朱註宣通哲知也 毛傳燕安也
鄭箋繁多也右助也 王氏曰烈考文王也 毛傳
文母太姒也
鄭箋有來時雝雝然至止而肅肅然者乃助王禘祭之
諸侯也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於進大牡之牲諸侯又助
我陳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也 蘇氏曰大哉我
皇考武王之安我也其臣明哲其君文武故能安人以
及於天天地神人莫不蒙享其利用能昌其後嗣安之
以眉壽而助之以多福 呂氏曰是皆武王之力而文
王太姒之所右助豈藐予小子所能致哉 漢書韋玄
成曰惟聖人爲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
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

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
穆 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詩曰克昌厥
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
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也

雝一章十六句

虞惇按朱子以此詩爲武王祭文王李迂仲黃實
夫以爲禘帝嚳陳氏又以爲禘后稷諸說紛紛皆
非也毛鄭以皇考爲文王烈考爲武王朱子以皇
考烈考皆爲文王鄭又以爲禘大於四時而小於
祫此說經之誤前已辨之詳矣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蘇氏曰烈文言成王卽政諸侯助祭載見言諸侯始見乎武王廟則載見之作也成王未卽政歟　鄭氏曰竹書成王四年春正月初朝於廟蓋免喪始朝廟也詩當作於此時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於純嘏 平上通韻嘏古音古後同徐氏曰以介眉壽而下二句一韻壽人功德施本此

賦也　毛傳載始也　鄭箋辟王成王也　朱氏曰章法度也　鄭箋交龍爲旂　毛傳陽陽有文章也和在軾前鈴在旂上　孔疏央央聲也　鄭箋鞗革轡首也

鶬金飾貌　朱註休美也　毛傳昭考武王也　李氏曰思語辭也皇美也　鄭箋純大也

朱註諸侯來朝稟受法度其車服之盛如此　鄭箋旣以朝禮見於王至祭時又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以助壽考之福而長保此多福　朱氏曰又以多福綏諸侯使緝續廣大其純嘏而均福於諸侯之辭　黃氏曰成王得四海之歡心以祀其先王則成王有得福之道四海諸侯各以其職來祭則諸侯亦有得福之道君臣並受多福而相勸戒以保於無窮盛矣哉　朱註廟制大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及訪落皆謂武王爲昭考此乃王率諸侯以祭武王廟也

載見七章十四句

虞惇按烈文辟公三句所引朱氏曰者卽朱子舊說也較集註爲勝今從之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鄭箋成王旣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旣受命來朝而見也　孔疏微采地名微子啓紂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於宋因命之封爲宋公代殷後承湯祀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旣有淫威降福孔夷 且七序反馬叶旅馬韻追綏威夷韻

賦也　朱註客微子也　李氏曰春秋傳於周爲客　嚴氏曰重言有客者嘉之也　蘇氏曰亦仍也殷尚白白其馬仍殷之舊也　毛傳萋且敬慎貌　鄭箋敦琢選擇也以賢美之故王言之　朱註旅其卿大夫從行者也　毛傳一宿曰宿再宿曰信　鄭箋縶絆也追送也綏安也　毛傳淫大夷易也

鄭箋微子乘殷之馬而來威儀萋萋且且又選擇衆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周之君臣皆愛微子其所館宿可以去矣而言絆其馬意各殷勤於微子去王餞送之又從而左右安樂之厚之無已也　張氏曰有客宿宿宿者一宿者再也有客信信信者再宿者信也

如是而猶縶其馬既行矣又薄言追之於以見微子之所以爲社此無斁而周之臣子好善而不厭也　王氏曰純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有淫威則所享宜盛大故降福孔彰也　孔疏言有德故易福

有客一章十二句

虞惇按什方張氏以周公誅武庚祿父爲淫威言昔者既有淫威矣今則降福孔夷蓋順逆之理如此嚴氏詩緝亦主此說今玩上下文氣當以舊說爲正王氏亦本之鄭箋也

武奏大武也

孔疏周公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於

廟奏之　周官大司樂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　樂記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陳氏曰禮記八佾以舞大武語其數也朱干玉戚以舞大武語其器也冕而舞大武語其服也

申公說大武一成之歌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韻未詳

賦也　蘇氏曰皇大也　鄭箋遏止也　毛傳劉殺耆致也

蘇氏曰於乎大哉武王無競之烈文王開之也文王開之武王嗣而受之勝殷而止其殺以致定其大功也　朱氏曰於勝殷見伐暴之義於遏劉見止殺之仁　李氏曰大武之詩在於止殺　虞惇按春秋傳於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然則此蓋大武之卒章也

武一章七句

虞惇按耆定爾功鄭箋云年老乃定此功謂不汲汲於誅紂須暇五年今從蘇氏說蘇蓋本之王肅也據春秋傳武王克商而作頌而此及桓詩皆有武王謚其非武王時作可知蓋周公作之以歌頌武王之功即以爲武王作云爾無煩聚訟也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讀詩質疑卷之二十八

孫男有禧校字

讀詩質疑卷第二十九

常熟嚴虞惇學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朱註此成王除喪朝廟所作疑後世遂以爲嗣王朝廟之樂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疚音几予疚皆韻造考孝一韻庭敬一韻王忘一韻上去平去通韻

賦也 鄭箋閔悼傷之言也 朱註予小子成王自稱也 鄭箋造猶成也 李氏曰嬛嬛孤獨也 毛傳疚病也 鄭箋皇考武王也皇祖文王也陟降上下也 毛傳庭直也 鄭箋皇王兼文王武王也 毛傳序緒也

鄭箋可悼傷乎我小子耳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在憂病之中 蘇氏曰我皇考武王終身能孝繼念我皇祖文王以其直心上下天人之際無有不達今我夙夜敬止行祖考之道思繼此序而不忘也 李氏曰武王以念茲皇祖爲孝則成王亦當以率時祖考爲孝夙夜敬止則可以繼陟降庭止之道矣易曰敬以直內惟敬則能直 漢書匡衡曰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虞惇按陟降庭止朱註云楚辭三公揖讓登降堂只顏師古注匡衡引詩亦云鬼神上下臨其朝廷今考毛鄭而下說詩之家俱訓庭爲直大田既庭且碩韓奕榦不庭方周官四征弗庭古皆訓爲直故今從其舊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蘇氏曰閔予小子成王朝廟於祖考之詩訪落謀所以繼之之詩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止哉艾平上去通就猶難一韻下家平上一韻未二句無韻

賦也 毛傳訪謀落始率循也 孔疏昭考武王也 毛傳悠遠也 孔疏艾歷也 毛傳判分渙散也 鄭箋紹繼也休美也皇考亦武王也

鄭箋成王始即政自以承聖父之業懼不能遵其道德故於廟中與羣臣謀始即政之事 蘇氏曰言我將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然而其道遠矣予不能及也將使予勉強以就之而所以繼之者猶恐其判渙

而不合也　李氏曰今將紹文王直道於上下俯仰以
家未嘗○離庶幾賴皇考之休有以保明其身也　王
氏曰保其身無危亡之憂明其身無昏蹇之患　李氏
曰人君者天下之本也始卽位者又人君之本也始卽
位而知所戒懼歎眇躬之涼薄若前哲之高遠惟恐有
忝祖父之訓宜其以中人之質而保盛成之業也

訪落一章十二句

虞惇按鄭氏以率時昭考爲羣臣之言於乎悠哉
以下爲成王之言非也下篇敬之乃先述羣臣之
言而成王答之耳紹庭上下陟降厥家鄭謂繼文
王陟降庭止之道上下羣臣之職使有次序亦屬
衍說朱註訓庭爲朝廷之廷說已見前篇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申公說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
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
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韻上下通韻

賦也　朱註顯明也思語辭　毛傳士事也　鄭箋將
行也佛弼同輔也仔肩任也

朱註羣臣進戒於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
不易保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當知其聰明明畏常若
陟降於吾之所爲無日不臨監乎此者王不可以不敬
也　歐陽氏曰王乃答羣臣見戒之意爲謙讓之辭曰
我小子不聰明於敬天之道但當以日月悠遲積學而
增緝廣大至於其道光明更賴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
任而告示我以顯然可修之德行則庶乎其可及也
許氏曰陟降厥士天無事而不在也卽監在茲天無時
而不在也君子所以無不敬也　孔疏日就謂學之使
每日有成就月將謂至於一月則有可行言習之以積
漸也　朱氏曰有聖人之學有賢人之學緝熙敬止聖
人之學也緝熙光明賢人希聖之學也而皆以敬爲主
張氏曰德行固道之顯者也而成王尚欲使示之以
顯德行者蓋學之始當然也以其德行之幽者未足以

知之故曰顯德行非獨成王爲然伊尹之告太甲曰明
言烈祖之成德夫以言爲未足而明言之未足以言顯
之道而言祖之烈未足以言德之妙而言德之成則亦
以太甲始進於學故也　嚴氏傳詩緝敬之敬之天惟
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虞惇按鄭以命不易哉爲吉凶不變易日監在茲
爲轉運日月施其所行皆非也學有緝熙于光明
云學於有光明之光明者謂賢中之賢也凡遺篇
不可通說已見大雅文王篇至云成王自知未能
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更屬衍說蔑王

崩成王幼周公攝政行事豈待祭廟見羣臣自陳不能然後攝政耶其亦固哉高叟之爲詩矣

小毖嗣王求助也

孔疏周公還政之後成王因祭在廟而求羣臣助已詩人述其事而作歌　鄭箋毖愼也天下之事當愼其小小時不愼後爲禍大　張氏曰成王懲周公之事將毖後患而求助於羣臣何也蓋昔之不知周公出於無助故也成王在廷之臣聖莫如周公而賢莫如召公周公之爲師召公固不說之矣召公且不說則在廷之臣孰復有能辨而言之者此成王所以懲前日之無助而將毖後患首之以求助者宜也破斧刺朝廷之不知蓋擧朝廷而刺之夫擧朝廷之不知則孰爲成王之助哉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於蓼　蜂叶一韻鳥蓼一韻

賦也　鄭箋懲艾也　王氏曰荓使也蜂小物而善螫　鄭箋肇始允信也　毛傳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　陸氏曰鷦鷯之雛化而爲鵰故俗語鷦鷯生鵰　鄭箋拚翻也　孔疏蓼苦菜也　鄭箋始者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至後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命舉兵誅之歷年乃已故今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也曰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畏愼後復有禍難也　曹氏曰成王之遇辛螫也豈有使蜂螫之者哉實自求之而已　嚴氏曰我今始信桃蟲之微能翻飛爲鳥言小物之能成大不可不毖也　朱註荓蜂而得辛螫信桃蟲而不知其能爲大鳥此其所當懲者也　許氏曰莫予荓蜂自求辛螫在我有間物得以乘之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事機不謹變必至於大　劉氏曰不以蜂爲小而後無辛螫之患矣不信其爲桃蟲之小則後無拚飛之患矣　蘇氏曰予方未堪家難而又集於辛苦之地羣臣奈何舍我而弗助哉　顏氏曰蜂以比三叔桃蟲以比武庚集於蓼謂武王之喪也

小毖一章八句

廣停按莫予荓蜂二句鄭箋謂以多雜爲衆雖成之事亦非是集於蓼指三監及淮夷之叛不若顧夢麟說爲長

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

鄭箋藉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藉田　孔疏藉民之業以農爲本五禮之事惟祭爲大以天子之貴親執耒耜所以勸農業也祭之所奉必用己力所以敬明神也藉田之禮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

芋終之是借民力治之也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藉
仲春擇元日命民社社與耕籍異月而俱在春故以
春總之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爲立社曰
王社此爲百姓祈祭當主於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
當謂泰社社稷焉、寘惇按陳氏禮書社祭五土之
示稷祭五穀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
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王社侯社無預農事皆不置
稷大社國社則農之所報在焉故皆有稷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
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
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

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
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
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柞澤一韻耘畛一韻
侯旅上人一韻以婦士耜畝一韻活達傑一韻苗麃一韻
濟積秭醴妣禮上去一韻香光一韻馨寧一韻後三句無
韻叢字不入韻

賦也 毛傳除草曰芟除木曰柞 孔疏澤澤土解也
耘除草也 鄭箋隰新發田也畛舊田有徑路者也
毛傳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 鄭箋
彊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彊予任民 毛傳以用也 孔
疏能左右之曰以太宰所謂閑民轉移執事者若今時
備賃也 李氏曰嗿衆飲食聲也 鄭箋饁饋饟也媚
愛也 嚴氏曰依就也 朱註士夫也 毛傳略利也
王氏曰俶始載事也 鄭箋實種子也函含活生也
蘇氏曰驛驛苗生貌 鄭箋達出地也 王氏曰厭
受氣足也 鄭箋傑先長者也厭厭衆齊等也 孔疏
緜緜詳密也 毛傳麃耘也 蘇氏曰濟濟人衆貌
鄭箋有實實成也 朱註積露積也 毛傳飶芬香也
椒猶飶也胡壽也且此振自也
鄭箋成王之時萬民樂治田業將耕先始芟柞其草木
土氣烝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於是耘除其根株
皆作於千耦言趨和也或往之隰或往之畛父子餘夫

俱行強有餘力者相助又取傭賃務疾畢已當種也
嚴氏曰當饁餉之時有嗿然飲食之聲其夫則愛其婦
其婦則敬其夫言相慰勞若也 孔疏農人既去草木
根株乃更以此利耜始耕於南畝以種其百穀此穀之
種實皆含當生之活氣從土中驛驛然而出乃有厭然
而特茂者其傑立之苗也厭厭然而長大者其齊等之
苗也於是農人緜緜然而麃耘之以至於大熟則穫刈
之濟濟然有成實而積聚者萬億及秭之多取之以爲
三種之酒五齊之醴進予先祖先妣又以會合其百禮
爲祭祀燕饗之用 蘇氏曰此芬香之酒醴以燕饗賓
客則邦家之光也以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安也 朱

氏曰非獨此時有此稼穡之事非獨今時有今豐年之
慶蓋自極古以來已如此矣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虞惇按朱註此詩未詳所用大約與豐年相似今
從序

良耜秋報社稷也

黄氏曰祈報上帝之詩其辭畧畧者所以尊之也噫
嘻豐年是也祈報社稷之詩其辭詳詳者所以親之
也載芟良耜是也　朱註或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
載芟良耜諸篇即所謂豳頌也詳見豳風及大田篇
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
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
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
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
續古之人　耜畝一韻女筥黍一韻糾趙蓼朽茂止一韻
挃栗櫛室一韻盈寧一韻角續一韻未卸無韻殺活韻未
詳

賦也　孔疏畟畟嚴利也　鄭箋良善也瞻視也或來
瞻女謂婦子來饁者也　朱註筐筥饟具也　毛傳笠
所以禦暑雨也　蘇氏曰糾然笠之輕舉也　毛傳趙
刺也　陸氏曰薅拔田草也　孔疏荼陸穢也　毛傳
蓼水草也挃挃穫聲也　朱註栗栗密也　毛傳墉城
也　朱註櫛理髮器也　鄭箋百室一族也　孔疏周
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　毛傳黃牛黑脣曰
犉　孔疏地官牧人陰祀用黝牲陰祀祭地北郊及社
稷也社稷當用黝而用黃者正禮用黝至於報功以社
是土神故用黃色仍異脣也　鄭箋捄角貌　毛傳社
稷之牛角尺似嗣也　朱註續續先祖以奉祭祀也
孔疏農人以畟畟然之利耜始事於南畝而耕之種其百
穀其實含氣而生長自來而旋而往饋者載其方筐
及其圓筥其饋所盛以饟者維是黍也　鄭箋豐年
之時雖賤者猶食黍饋者見戴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

薅去荼蓼之事言閔其勤苦也草穢除而禾稼茂禾稼
茂而穀成熟穀成熟而積聚多如墉之高大如櫛之相
比迫也其已治之則百室開戶納之千耦其相助同時納
穀親親也百室者出必共洫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
又有祭酺合醵之歡五穀畢入婦子俱安　孔疏於是
天下人熟國家乃殺是犉牡之牲有捄然之角者以報
祭社稷嗣續前歲復求其豐年接續往事復得以養人
也　嚴氏曰求嗣歲之豐續古人先農先嗇之功也
蘇氏曰以嗣以續與來歲繼往歲也續古之人庶幾不
替其先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鄭箋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繹商謂之彤　孔疏鄭志答趙商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靈星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　虞惇按宗廟之祭則有尸靈星不應有尸靈星之尸亦不應有賓此後儒附益之語蓋誤也　申公說士執事於下祭而飲以旅酬之樂歌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紑音浮之反俅音求之反牛音疑上五句一韻下四句一韻不從叶

賦也　毛傳絲衣祭服也紑絜鮮貌　鄭箋載猶戴也弁爵弁也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　毛傳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基也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鼒　鄭箋鼎圓弇上謂之鼒　毛傳吳譁也
鄭箋繹禮輕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之牛反告充已乃舉鼎冪告絜禮之次也　王氏曰自羊徂牛先小後大也鼐鼎及鼒先大後小也或先小後大或先大後小反復展視致勤敬也　蘇氏曰祭終旅酬而罰爵無有讙譁放慢者於是神畀之以胡考之福　孔疏禮有冠弁韋弁皮弁皆不以絲爲衣且非祭服也雜記士弁而祭於公士冠禮有爵弁服純衣純衣絲衣也故知弁是爵弁士服之以助王祭也繹禮在廟門外祊特牲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繹於門內爲失明其當在門外自堂徂基謂廟門外西夾之堂基也人子正祭無兕觥爵之禮至旅酬而用兕觥者獻酬交錯或容失禮宜於此時設之　李氏曰上五句未祭之先齊絜詳審如此下四句既祭之後敬靜如此則當祭之詳於禮可知矣
絲衣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朱註酌勺也內則十三舞勺卽以此詩爲節而舞也

此詩與般賚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爾　虞惇按春秋繁露周公輔成王作汋樂以奉天前漢志周公作勺勺武樂也春秋傳作汋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序詩者說名篇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禮記曰舞莫重於武宿夜註云武曲名武王至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故名篇　申公說亦謂武王之詩蓋大武之五成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時晦熙介一韻受造一韻嗣師一韻皆平去通韻
賦也　朱註鑠盛遵循也　鄭箋純大也　王氏曰熙

賚也　鄭箋介助也龍寵也　毛傳蹻蹻武貌　李氏
曰造猶成也　鄭箋允信也　黄氏曰師法也
歐陽氏曰於鑠哉武王之師也有師而不耀其威武循
養以自晦之道時至而後動　蘇氏曰退自晦養與時
皆晦遵而益明其後既大光矣則天下無不助之者
李氏曰天下皆助之矣武王遂能受之蹻蹻乎成其王
天下之功是用後世嗣續而不絶　黄氏曰後世嗣而
承之實惟武王公天下之心允爲師法而已　蘇氏曰
方其未可而晦見其可而爲之此所以酌也

酌一章八句

虞惇按詩序此告成大武之詩則當主武王之說

而鄭箋以爲文王以遵爲率殷之叛國以事紂以
養時晦爲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割裂字義殊
失經旨蹻蹻王之造云蹻蹻之士爭來造王載用
有嗣云王則用之有嗣傳相致皆非是孔氏述毛
義以遵養時晦爲率師取闇昧之君亦非也朱註
敍諸家爲優而以介爲甲謂一戎衣而天下大定
恐屬臆解今不取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鄭箋類也禡也皆師祭也　孔疏王制天子將出征
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注上帝謂五德之帝所祭
於南郊者禡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黄帝

申公說此大武六成之歌　虞惇按春秋傳以此爲
大武之六章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
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首三句無韻王方一韻天
間一韻

賦也　毛傳綏安也　錢氏曰桓桓武貌　鄭箋皇君
也　毛傳間代也
鄭箋誅無道安天下則亟有豐熟之年陰陽和也　蘇
氏曰武王克商以安天下屢獲豐年之祥矣然天命之
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武王相相保有其衆用之四方之
不服以定其家其德上昭於天遂以代商有天下言武
之不可廢也　王氏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
必有凶年桓武志也而曰綏萬邦屢豐年則其爲武志
也異乎人之武志矣　春秋傳寗莊子曰昔周饑克殷
而年豐

桓一章九句

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孔疏武王封功臣於廟周公追述其事而爲此歌焉
春秋傳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
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古文尚書武成篇說武王克
殷而反祀於宗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賚於四海
而萬民悦服皇甫謐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

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祭統曰古
者明君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此大封於廟
謂文王廟也　申公說爲大武之二成　虞惇按春
秋傳以此爲大武之三章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
於繹思　韻未詳

賦也　毛傳勤勞也　朱註敷布也繹尋繹也　蘇氏
曰思辭也

朱註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　蘇氏
曰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應受而有之然而不
敢專也　丁氏曰推布此文王之德在人而可尋繹者

以賚有功而往求天下之安定而已蓋大賚有功者正
所以敷文王之德而定天下也　朱氏曰此我周之所
以受天命也又欲使諸臣之受封賞者皆當尋繹文王
之德以求之也　鄭箋以文王之功業勑勸之

賚一章六句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孔疏般樂也爲天下所美樂也溝洫志中國川原以
百數貞著於四瀆而河爲宗言河可以兼四瀆矣經
無海而序言海者海爲衆川所歸其祭之可知也
公羊傳曰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皆秩而祭之
書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
者視子男　朱氏曰般祀四嶽河海之詩四嶽河海
無合祀之理蓋一詩而兩用之如豐年之秋冬報也
虞惇按桓之講武纇禡賚之大封於廟般之巡守
祭告皆武王時事而詩則成王周公時作也　申公
說此爲大武之四成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
之對時周之命　韻未詳

賦也　郭氏曰嶞山山狹而長也　鄭箋喬高也允信
也　蘇氏曰猶道也翕河大河受衆水者也　嚴氏曰
高山嶞山祭法所謂山林丘陵能出雲爲風雨皆曰神
者也喬嶽則四嶽也禹貢河自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

逆河注云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然則翕河即逆河也
戴氏曰祭先河而後海故以河爲主　毛傳裒聚也
蘇氏曰對答也

蘇氏曰於乎美哉王之巡行天下也陟其山嶽而道於
大河思其有功於民　孔疏是以徧天之下衆山川之
神皆聚而祭之以答其功能爲百神之主德合山川之
對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

般一章七句

虞惇按允猶翕河箋云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
敷爲九祭者合爲一思意翕河之名當從河取義
不當從祭河取義故今從蘇氏裒時之對但指望

祭山川不及肆覲之事註云敷天之下莫不有望
於我故祭而朝於方嶽之下贊說也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六句

讀詩質疑卷之二十九

孫男有禧校字

讀詩質疑卷第三十

常熟嚴虞惇學

魯頌

鄭譜曰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茲乎昔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崇禮敎僖十六年會諸侯於淮遂伐淮夷二十年新作南門修姜嫄之廟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頌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功樂周室之聞是以行父請焉

孔疏此雖名為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也　朱註魯頌之辭僭矣夫子猶錄之者蓋其體固列國之風未純乎天子之頌也其所頌者又皆有先王禮樂敎化之遺焉夫子魯人固不得而刪也然因其實而著之而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掩者亦春秋之法也

王氏曰周頌之辭約約所以為嚴美盛德故也魯頌之辭侈侈所以為誇德不足故也　許氏曰魯頌之

異於商周者有四商周天下頌之魯國人頌之一也商周以告神明而魯用以燕樂二也商周子孫頌其先魯臣下頌其君三也商周多事實魯多頌禱之辭四也　虞悖按周學記聞云商周之頌皆以告神明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至魯頌始爲溢美之言所謂善頌善禱者非商周之體也後世作頌做魯而違謬又下矣

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於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

鄭箋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魯史也　孔疏僖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弟季友立之當周惠王襄王時紓

玫云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名生於不足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賦也　毛傳駉駉腹幹肥張也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驪馬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彭彭有力有容也　鄭箋臧善也

鄭箋必牧於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周禮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坰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其時則自肥健　孔疏薄言駉者有何馬也乃有驈有皇有驪有黃用之以駕車則彭彭然　鄭箋

僖公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無有竟已乃至於思馬斯善多其所及廣博　朱註此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騋牝三千亦此意也

顏氏曰魯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而有駉牧之盛衛文公布衣帛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而有騋牝之多然則古之馬政皆本於田功吾未見瘠民肥馬野有餓莩而能國者也　毛傳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　孔疏校人之法以馬二百一十六匹爲一廄每廄爲一閑諸侯四種其三種別爲一閑駑一種而分三閑也朝祀所乘爲良馬征伐所乘爲戎馬田獵所乘爲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　張氏曰思馬斯臧良馬也臧者言其德思馬斯才戎馬也才者言其用陳於禮者尚德用於戰者尚才思馬斯作田馬也謂習其動作之節思馬斯徂駑馬也言足以行而已是謂四種之馬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賦也　毛傳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騂蒼祺曰騏伾伾有力也　王氏曰無期久也　朱註才材力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賦也　毛傳青驪驎曰驒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
騮黑身白鬣曰雒　繹繹善走也　鄭箋斁厭也　朱註
作奮起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
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駰音因騢音遐驔音簟魚音徐）
賦也　毛傳陰白雜毛曰駰彤白雜毛曰騢豪骭曰驔
二目白曰魚祛祛彊健也　鄭箋徂行也
呂氏曰僖公修牧馬之政以誠心行之故其思無疆思
無期思無斁思無邪而馬之所以盛才作徂者其效也
古之賢君誠心以行善政其效皆若此非獨牧馬而已
蘇氏曰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昔之
為詩者則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會於其心

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
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上去通韻末句合二章乃韻叶）
周頌之韻也
興也　毛傳駜馬肥彊貌　孔疏四馬曰乘黃黃馬也
朱註明明辨治也　毛傳振振群飛貌咽咽鼓節也
朱註胥相也
毛傳馬肥彊則能升高進遠臣彊力則能安國　嚴氏
曰自早逮夜在於公家其在公家則修明職事言忠勤
也　李氏曰在公明明事上盡職也僖公於是燕之以
禮樂群臣之來者如振鷺之修潔而有威儀也　鄭箋
與之飲酒以鼓節之咽咽然至於無筭爵則又起舞以
盡其歡君臣於是則皆喜樂也　虞惇曰有駜有駜喻
臣之能盡力也臣盡力以忠其上君致禮以遇其下可
謂各盡其道矣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
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興也　鄭箋鷺于飛喻羣臣飲酒醉欲退也　毛傳臣
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
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興也　毛傳青驪曰駽　鄭箋載則也　毛傳有有年
也　鄭箋穀善也善道也君臣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
其善道可以遺子孫也　朱註頌禱之辭也
有駜三章章九句
虞惇按此詩之義毛鄭為善但鄭以有駜二句為
僖公用臣先致其祿食以在公明明為明德明義
則爲行說振振鷺鷺于下云潔白之士羣集於朝
孔氏申之言在位賢士競來事君則似以夙夜在
公爲在朝之臣以振振鷺爲新來之士宜歐陽氏

以為安生枝節也朱註云此燕飲而頌禱之詞有
駜二章句不言取興之義振振鷺但喻舞者之容意
蓋不主序說也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禮器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　申公
說僖公作泮宮而落其成史克頌禱之辭　蘇氏曰
此詩言既作泮宮遂將出兵以克淮夷閟宮言公子
奚斯作新廟考於春秋其事皆不載也有以是疑二
詩之妄者予嘗謂之泮宮魯之學也閟宮魯之廟也
自魯先君而有之矣僖公因其舊而新之是以不見
於春秋至於淮夷之功予亦疑焉然詩固有之或因

爾猶淮夷卒獲有所未獲而欲終之則其所獲尚少
也自僖公至於孔子八世事之小者容有失之其大
者未有不錄也今此詩之言甚美而大則君臣之辭
欺而孔子錄之可乎曰雖可之是以錄之錄其所可
而去其所不可此孔子之所以為詩也　虞惇按先
儒多以此為頌伯禽之詩以伯禽征淮夷見於書之
費誓而僖公時未嘗伐淮夷有功也考春秋僖公十
三年從齊桓公會於鹹為淮夷之病杞也十六年又
從齊桓公會於淮為淮夷之病鄫也淮夷在徐州之
域最近於魯詩人因修泮宮而祝其若有平淮夷之
功以繼伯禽之烈詩之篇皆頌禱之辭非必實有此

事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
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旂音芹末止間句韻
賦而興也　毛傳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
宮　鄭箋芹水菜也　李氏曰茷茷飛揚也　朱註噦
噦和也　鄭箋邁行也
鄭箋魯人思樂僖公修泮宮之水復伯禽之法而往觀
之采其芹為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
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
也天子諸侯宮異制因形然我采人之言見僖公來至
於泮宮我則觀其旂茷茷然鸞和之聲噦噦然　孔疏

言車服得宜行趨中節也　李氏曰國人無長幼皆從
公而往見國人從公之樂也　鄭箋言僖公賢君人樂
見之　黃氏曰魯人之樂泮水非樂乎泮水也樂乎樂
公之賢而人材所賴以長養成就也　朱氏曰一章樂
其來而至也二章樂其至而教也三章樂其教畢而燕
也　孔疏魯人作詩而自稱其君為魯侯者因其請于
而作不復公之德為四方所則非獨魯人頌之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
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蹻居表反
賦而興也　孔疏藻水草也　毛傳蹻蹻強盛也　鄭
箋音德音也　毛傳色溫潤也

蘇氏曰僖公之至泮宮好其顏色和其笑語未嘗有所
怒也教之而已 王氏曰此洪範所謂而康而色者也
夫然後能教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
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賦而興也 毛傳茆鳧葵也 鄭箋難老壽考也 朱
註長道猶大道也 毛傳醜衆也
孔疏魯侯在泮召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既飲此
美酒而得其宜則天長與之以難老之福故能順仁義
之長道以屈羣衆也 蘇氏曰苟無其人雖有其道不
能從也苟無其道雖有其衆不能服也是以順 公之強

老也 朱註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辭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
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賦也 朱註烈祖周公魯公也 鄭箋祜福也
朱氏曰此章專頌僖公之德爲下服淮夷張本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
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 馘蒱北反陶古音遙
賦也 鄭箋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也淑善也
朱註問訊囚也 鄭箋囚所虜獲者
鄭箋僖公能明其德修泮宮而德化行於是伐淮夷所
以能服也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使武臣獻馘又使善

聽獄之吏如皋陶者獻囚言所伐有功所任得其人
孔疏王制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
於學以訊馘告 司馬氏曰古人受成獻馘莫不在學
欲其先禮義後勇力也 朱註此詩人因魯侯之在泮
而願其有是功也 朱氏曰此下四章皆言服淮夷之
事而歸功於學校也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
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賦也 鄭箋多士謂虎臣及如皋陶之屬也 毛傳桓
桓威武貌 王氏曰狄逖也撲而逖之也 孔疏淮夷
在魯之東南 鄭箋烝烝進也 李氏曰皇皇大也

鄭箋吳譁也訩訟也無以爭訟之事告于治訟之官者
朱註烝烝皇皇盛也不吳不揚肅也不告于訩師克而
和不爭功也 李氏曰人心爲血氣所使一有忿爭之
利則忿而爭心於是乎臨矣惟德心克廣故其征伐有
逖遠淮夷之功既盛且肅未嘗爭訟惟在泮獻功而已
孔疏美其軍旅齊整又能克捷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
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賦也 蘇氏曰觩弓健貌 毛傳五十矢爲束 鄭箋
搜勁疾也 朱註博廣大也 鄭箋斁厭也徒行者御
車者皆敬其事無厭倦也 毛傳式用也 蘇氏曰猶

道也

蘇氏曰僖公兵戎精繕士卒競勸故能克淮夷甚順軍法而善無有違逆更勉之使益固其道庶幾淮夷可盡得也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興也　毛傳鴞惡聲之鳥也黮桑實也　鄭箋懷歸也　李氏曰憬覺悟也　毛傳琛寶也元龜尺二寸賂遺也南謂荊揚也　鄭箋荊揚之州貢金三品　鄭箋鴞恒惡鳴今來止於泮水之木食其桑黮為此之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喻人感於德而化也　孔疏淮夷來獻其琛寶其所獻之物是大龜象齒又廣賂我南方之金是皆修泮宮所致

泮水八章章八句

廣傳按禾錫難老鄭氏引王制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非是順彼長道非道路之道屈此群醜亦不指淮夷鄭於此為誤餘得之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蘇氏曰詩所謂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者人之所以願之而其實則未能也而遂以為頌其能復周公之宇是以知此詩之序蓋後世之所增而非孔氏之舊也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賦也　朱註閟深閉也　毛傳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孟仲子曰是禖宮也侐清靜也　蘇氏曰實實鞏固也　毛傳枚枚礱密也先種曰稙後種曰穉　鄭箋奄猶覆也　毛傳緒業也　孔疏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於大王文武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之受命者其所以有魯之由　蘇氏曰魯以周公故得立姜嫄之宮僖公修而新之　鄭箋赫赫乎顯著姜嫄也其德貞正不回邪天用是馮依之而生后稷其任之又無災害不坼不副終十月而生子不遲晚既生后稷天又多與之福以五穀盡覆天下使民知稼穡之道民賴其功堯時洪水為災民不粒食禹平水土后稷乃教播種於是天下大有故曰纘禹之緒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 平上通叶

賦也　鄭箋翦斷也　朱註屆極也　鄭箋虞度也敦

治旅衆減同也　毛傳王成王也　鄭箋叔父周公也
元子伯禽也啓開也　毛傳宇居也
鄭箋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而
有王迹是翦商之始　孔疏文王武王繼大王之業於
時商家雖虐天命已極武王乃致天之誅於牧野之地
鄭箋民皆樂武王之如是故勸之無有貳心無復計
度天視護女至則克勝　朱註克商之事猶作之臣咸
有功而周公亦與焉者也　鄭箋故封魯公以爲周公
後大開爾居爲我周家之輔謂封以方七百里欲其强
於衆民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

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
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
福女犧古許何反宜魚何反
國也　鄭箋東東藩魯國也　朱註附庸猶屬城也小
國不能自達於天子附於大國者也　毛傳周公孫莊
公子僖公也　鄭箋交龍爲旂　朱註耳耳柔從也
孔疏今秋錯舉四時也　鄭箋皇皇后帝天也　毛傳
騂赤犧純也　鄭箋皇祖伯禽也
鄭箋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乃策命伯禽使爲君於
東加賜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令專統之　嚴氏曰山
川使主其祭土田使有其賦附庸使屬其封　金氏曰
土謂城邑場圃牧地萊地之類田謂諸侯一同之田孟
子所謂周公封於魯爲方百里者是也山川附庸與凡
土地周禮所謂封疆方五百里禮記所謂魯境七百里
者是也　孔疏至於今日僖公尊建交龍之旂承奉宗
廟祭祀所乘四馬其六轡耳耳然四時無有解怠所獻
所祀不有差忒　鄭箋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
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天亦
饗之宜之多予之福　孔疏周公與伯禽亦其福女僖
公矣　朱註此章以後皆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降之
福國人稱願之如此也　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
爲有勳勞於天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

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
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
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祭統
曰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旣沒成王康王追
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
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淸廟
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
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於今不廢禮
運曰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
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
諸侯祭社稷　嚴粲按春秋自隱桓而下未有書郊禘

者至僖公八年書禘於大廟三十一年書四卜郊然則魯之郊禘自僖公始也明堂位祭統皆漢儒所撰其言成王賜魯公以天子禮樂蓋亦未可盡信矣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賦也　鄭箋載始也　朱註嘗秋祭名　鄭箋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　孔疏楅衡設橫木於牛角以楅之為其觝觸人也周禮封人凡祭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是也　朱註秋將嘗而夏楅其牛以成也　毛傳白牡周公牲也騂剛魯公牲也　孔疏白牡殷牲也周公

死有王禮嫌不敢與文武同魯公諸侯無所嫌故從周制也犧尊畫為犧形也將將盛美也　毛傳毛炰豚也　孔疏爓去其毛而炰之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是也　毛傳胾切肉也羹大羹鉶羹也　孔疏大羹太古之羹羹肉汁不和盛之於登鉶羹肉汁之有菜和者盛之鉶器故曰鉶羹　毛傳大房半體之俎也　孔疏足下有跗如堂房然明堂位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　鄭箋萬舞干舞也　毛傳洋洋眾多也　孔疏孝孫僖公也熾盛也　毛傳震動騰乘也　鄭箋三壽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　嚴氏曰有詩考之卿與作朋文皆卿岡陵之固祝其君臣同壽也　歲

嚴按李善文選注三壽三老也蔡邕獨斷曰天子事三老毛詩曰三壽作朋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賦也　毛傳千乘大國之賦也朱英矛飾也縢繩也　孔疏縢約也謂約之以繩矛當有衣也　鄭箋二矛重弓備折壞也　貝冑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　朱註徒步卒也　鄭箋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合為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　毛傳貝冑貝

貝飾也朱綅以朱綫綴之　孔疏綅綫也　鄭箋烝進也　毛傳增增眾也膺當也　孔疏楚一名荊舒其與國也　鄭箋懲艾承禦也　朱註僖公嘗從齊桓公伐楚故以此美之　毛傳黃髮台背皆壽徵也胥相也壽而相與試謂講氣力不衰倦也　鄭箋行壽秀眉亦壽徵也

蘇氏曰此言僖公治兵車旅結其車甲器械以攘戎狄故其民無不欲其昌大壽考而託之以為安也　孔疏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計魯方七百里而云千乘者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是地雖廣大以千乘為限也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

法當七萬五千人與公徒三萬之數不合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周禮比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家出一人是鄉爲一軍諸侯三軍亦出自三鄉公徒三萬者自謂鄉之所出非此千乘之衆也云公車千乘者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車也　許氏曰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也大國三軍次國二軍而已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賦也　孔疏泰山魯之望也　朱註詹與瞻同　毛傳龜蒙山也　鄭箋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

也

朱氏曰頌其有功如此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繹宅韻邦貊又與從韻

賦也　毛傳鳧繹二山也宅居也　鄭箋諾應辭也

毛傳若順也

蘇氏曰龜蒙鳧繹魯之固山其餘則東南夷伯連屬可以服從之國也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賦也　毛傳常許魯南鄙西鄙也　顧氏曰管子小匡篇反其侵地常潛許即此常也　鄭箋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　孔疏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　鄭箋燕燕飲也　朱註令妻令善之妻壽母壽考之母也僖公娶於齊曰聲姜母曰成風　鄭箋有常有也　孔疏兒齒齒落更生細者齒微也

蘇氏曰常許魯之故地而未復者也此三章言僖公懷柔遠方至於淮夷蠻貊之國莫不服從而頌其壽考以復魯之侵地宜其室家臣庶以保有其所服從之國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賦也　毛傳徂來新甫二山也　孔疏斷斬度量也

毛傳八尺曰尋舄大貌路寢正寢也　鄭箋新廟姜嫄之廟也　孔疏奚斯公子魚也　鄭箋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曼修廣也

蘇氏曰僖公上爲神之所福內爲國人之所安外爲列國之所懷於是修舊起廢治其宮室寢廟以順萬民之望焉

閟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內第四章脫一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虞惇按此詩有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其爲頌僖公無疑而考之春秋僖公之時如所謂膺戎狄懲荊舒服淮夷荒徐宅皆無事實可據孟子云戎狄是

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則膺戎狄懲荆舒乃周公之事於僖公無與也於是說者紛紛或以此詩非孔子所錄或以此為祝頌其君之辭然而周公膺之孟子之言決不為妄而詩又僖公之詩則將何從宋王文憲公柏嘗言閟宫之詩蓋有錯簡二章土田附庸之下辭氣未終血脈不貫當以公車千乘以下九句接此為一章蓋第一節說姜嫄后稷第二節說大王文王武王第三節說周公伯禽而公車千乘九句說戎狄是膺正與孟子之言相合以後乃敘僖公則倫序整而文義完既不害其為僖公之詩亦不妨以為伯禽之事此說最為

得之王氏更欲以泰山巖巖二章移周公之孫之前元儒金履祥氏更欲以公車千乘置王曰叔父之上則篇章更置太多不若從舊之為善矣今亦不敢必以為然姑識於此　又按居常與許鄭箋云常或作嘗在薛之旁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於薛是與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愚意欲常為嘗不免牽合以孟嘗食邑於薛而云嘗在薛旁尤屬附會顧大韶氏引管子小匡篇反其侵地常潛為証確有明文應從之新廟奕奕朱注但云僖公所修之廟毛傳以為閔公之廟今從鄭箋　又按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奚斯乃作廟非作頌也而

韓詩曰奚斯作魯頌班固王延壽皆云奚斯頌魯揚雄法言亦曰正考甫嘗晞尹吉甫公子奚斯嘗晞正考甫并皆襲韓詩之誤而考之不詳先儒固已辨之矣　又按此詩舊分八章章至三十八句多寡不倫故朱子改分九章而疑章內有脫句今據王魯齋所定移公車千乘九句於土田附庸之下合為一章則當分十章章既句匀多少亦順又無脫簡雖毛鄭後起不易斷言矣故今仿尚書考定武成例錄王氏所分章句於後方云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一句

宋王文憲公改定魯頌閟宫章句

閟宫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稺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於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

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舃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閟宮十章二章章十七句二章章十三句二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讀詩質疑卷之三十

孫男有聲校字

讀詩質疑卷第三十一

常熟嚴虞惇學

商頌

鄭箋曰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娀氏之女名簡狄者吞鳦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受命伐夏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高宗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紂兄微子爲宋公代武庚爲商後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自後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

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又問曰周太師何由得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 歐陽氏曰詩始終於周而錄商頌何也曰聖人之意存一頌而有三益焉大商祖之德一也予紂之不憾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三也曷爲大商祖之德曰頌具矣曷爲予紂之不憾曰憫廢矣曷爲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 蘇氏曰商

詩駿發而𡽀厲蓋商人之風俗如此　朱氏曰史記
宋襄公修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追
道契湯高宗之所以興作商頌蓋本韓詩之說諸儒
多惑之者今考商頌五篇皆天子之事非宋所宜有
且其辭古奥亦不類周世之文而國語閔馬父之言
亦與今序合韓詩太史公之說謬矣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
名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

鄭氏曰禮樂廢壞者君怠於政不修祭祀朝聘養賢待
賓之事有司忘其禮之儀制樂師失其聲之曲折由
是散亡也自正考甫至孔子之時又無七篇矣正考
甫孔子之先也其祖弗甫何以有宋而授厲公　孔

疏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戴公當宣王時世本云宋
湣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
甫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絶其世子木金
父降爲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奔魯爲防大
夫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則正
考甫是孔子七世祖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
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
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
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猗那一例中自爲韻

賦也　毛傳猗歎辭那多也　王氏曰美商之樂嘆而
多之也　朱註置陳也　鄭箋鞉鼓鞉與鼓也　孔疏
鞉鼓之小者　鄭箋簡簡和大也　毛傳衎樂也　鄭
箋烈祖成湯也　歐陽氏曰湯孫主祭之時王也　朱
註假格也　鄭箋綏安也安我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
格也　王氏曰淵淵深也嘒嘒細也　鄭箋磬玉磬也
歐陽氏曰於赫湯孫於赫湯之孫也　毛傳大鐘曰
庸斁斁然盛也　鄭箋萬舞干舞也　朱註奕奕然有
次序也　朱註嘉客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也　毛傳夷
悅也懌敬也　蘇氏曰將奉也

蘇氏曰祀以商人尚聲臭味未成祭湯其祭樂三闋然
後出迎牲故其祀成湯也取其所置鞉與鼓而奏之以
行樂以樂其烈祖成湯而湯孫奏此樂而禱之以安我
所思而成之人也於是鞉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
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陳
於庭而祭祀畢矣於時王者之後皆來助祭無不和悅
皆　朱註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言
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　虞惇曰言古人無不
恭敬以臨事故今此之祭亦不敢不恭敬也　蘇氏曰
湯其尚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庶幾其顧之也
歐陽氏曰詩人述商王祀其先祖成湯美其樂舞及

其助祭諸侯與其執事之臣皆由商王之能將其事也
孔疏王制曰天子賜伯子男樂則以鞉將之鞉所以節樂是樂由鞉成也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是樂之所成在於鼓也　鄭箋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　蔡氏曰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也　國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

那　章二十二句

虞惇按置我鞉鼓毛鄭皆以置為植謂湯既受命作濩樂改夏之制始植我鞉鼓故詩人嘆美之歐陽氏駁之云鞉非植鼓乃貫而搖之則置之為植非也作樂是湯之一事鞉鼓是樂之一器詩人頌湯不應遺大而舉小也湯孫奏假毛以湯孫為成湯鄭以湯孫為太甲按烈祖祀中宗之詩殷武祀高宗之詩皆曰湯孫則知湯孫不獨太甲也凡自太甲以下至於紂皆可稱湯孫若以湯孫即成湯謂湯曾為人子孫則一詩之中方以湯為烈祖又以湯為湯孫詞理不倫凡歐陽氏之說俱得之矣

烈祖祀中宗也

鄭箋中宗殷王太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中宗　孔疏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匡衡以為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賈馬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也劉歆亦言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七者其正法數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故殷太甲曰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宗廟皆不毀鄭氏言殷六廟者據其正者而言也

契為始祖湯為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此六者不毀至於中興之主有德則宗之宗無常數故不數二宗之廟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軧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平上通韻羹字享字不入韻不必叶

賦也　鄭箋烈祖成湯也　毛傳秩常也申重也　鄭箋爾中宗也　朱註斯此所處也　毛傳酤酒賚賜也　鄭箋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也　朱註戒夙戒

也平和平也　毛傳殿總假大也　鄭箋約軝轂飾也
錯衡文衡也鸞在鑣四馬則八鸞鶬鶬聲之和也　蘇
氏曰溥廣將大也
蘇氏曰嗟乎我烈祖成湯有秩秩之祜可以申錫於無
疆以及於爾中宗之所　孔疏故我今祀之既載清酒
於尊酌以裸獻神明賜我所思而得成也　李氏曰有
清酒又有和羹如是可以盡其至誠矣　呂氏曰儀禮
載祭祀燕享每始言羹定蓋以羹熟爲節然後行禮定
即戒平之謂也既載清酤亦有和羹言祭之始也　歐
陽氏曰執事之臣總無喧譁又不爭侵其職位以見在
廟之人皆齋莊而舉動得禮所以神明錫以眉壽黃耇

之福　朱註載清酤而既與我以思成矣及進和羹而
肅敬之至則又安我以眉壽黃耇之福也約軝錯衡八
鸞鶬鶬者助祭之諸侯乘是車以假以享於祖宗之廟
也　曾氏曰諸侯助祭者如此是我之受命大得爲國
之歡心以事先王也　李氏曰故自天降之以康寧使
享豐年得備物而祭神靈歆饗而降之福也　歐陽氏
曰上云以享者諸侯來助致享於神也下云來饗者神
來至而歆饗之也　朱註假之而祖考來假假之而祖
考來饗則降福無疆矣　王氏曰祀中宗而曰湯孫者
有天下以湯故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廣惇按序云祀中宗之詩而朱子以爲祀成湯之
樂詩序辨云此詩未見其爲祀中宗者然則又何
以見其必爲祀成湯也殷假朱子從中庸作奏格
鄭箋以爲諸侯總至於廟升堂齊一今按黃耇無
疆以上是言主祭之人約軝錯衡以下乃言助祭
之諸侯不應於此先言諸侯之總至也經傳引詩
互有異同亦不必改從奏格鄭以亦有和羹喻諸
侯有和順之德者亦析說也

玄鳥祀高宗也

鄭箋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孫之孫也有雊雉之異
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爲高宗　書大

傳武丁側身修行三年之後諸侯以重譯來朝者六
國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
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
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
命咸宜百祿是何　平上通韻

賦也　毛傳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　朱註宅居也
毛傳芒芒大貌　朱註古昔也帝上帝也　鄭箋武湯
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也　廣惇按史記湯曰吾甚武號
爲武王　朱註正治也　李氏曰域疆域也　王氏曰

王制注殷湯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分為九州而建千七百七十三國所謂正域彼四方也　毛傳九有九州也武丁高宗也　孔疏武丁孫子言武丁善為人之子孫也　毛傳勝任也　朱注龍旂交龍之旂諸侯所建也　鄭箋十乘二王後及八州大國也大糦黍稷也　孔疏承奉也　毛傳畿疆也　鄭箋止居也　朱註肇開也　鄭箋假至也祁祁衆多也　毛傳景大員均何任也

鄭箋有娀氏女簡狄為高辛次妃見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為堯司徒有功封商堯知其後將興又錫其姓焉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

芒然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　嚴氏曰契封於商後因以為一代之號生商謂生契也生契所以生商也　蘇氏曰契十四世而至於湯始受天命以正四方之疆域四方之君罔不受命遂奄九州而有之其後世世受天命無有危殆以至武丁之為孫子以武德王天下無所不勝是以諸侯建龍旂乘車奉黍稷以來助祭　鄭箋王畿千里之內其民居安然後正天下之經界言其為政自內及外天下既蒙王之政令諸侯皆來朝覲貢獻其至也祁祁然衆多　蘇氏曰其大而均如衆水之赴河咸曰殷受天命天下莫不宜之宜其能荷天祿也　朱氏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推契之所以生

本於天命也古帝命武湯原湯之所以興亦本於天命也　錢氏曰自武丁孫子以下皆贊武丁中興之功也

李氏曰詩祀高宗而稱武丁者周人以諱事神自周而前固未嘗諱也殷武之詩曰奮伐荊楚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湯有武德而高宗繼之所謂武王靡不勝也惟其成武如此故諸侯莫不功祭於京師也高宗之為政自內而及外先王畿而後四海王肅曰殷道衰四夷來侵至高宗然後以四海為境域故曰肇域彼四海也　愚按按書序自契至成湯八遷孔氏云契居商昭明居砥石相土居商丘湯居亳見於經傳者四其四未聞嚴緝綴氏云按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

竹書夏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於河中間計二十四年冥生振竹書作子亥蓋振名子亥字也實始遷殷計三十七年為有易之君綿臣所殺振生微微字上甲殺綿臣而興於殷微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生天乙是為湯竹書帝孔甲九年殷侯復歸商丘上距微殺綿臣之歲凡一百三年不知所謂殷侯者何名也自歸商丘之後又二十五年實成湯為商侯之元年於是復自商丘遷於亳書序所謂八遷者契始居商一也昭明居砥石二也相土居商丘三也冥離商丘往治河四也子亥遷殷五也孔甲時復歸商丘六也及湯自商

並遷亳不過七遷耳然古今相傳皆謂偃師穀熟皆湯所都而景亳則湯會諸侯之處是爲三亳皇甫謐云穀熟爲南亳湯所都也蒙爲北亳亦曰景亳湯所受命也偃師爲西亳盤庚所遷也果湯皆都三亳則信有八遷矣然三亳遷居之先後絕傳無文顧氏謂湯自南亳遷西亳而顧氏從之愚以爲不然按逸齋補傳云書序曰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湯實帝嚳之後允于帝嚳也帝嚳都在今偃師則湯始居西亳從先王之舊也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故國在今拱州之寧陵而北亳即拱州之穀城是湯次居北亳故使亳衆爲之耕也其最後居南亳即今南京之穀熟也三亳皆湯所居謐論南北

二亳是矣謂西亳爲盤庚所遷者之未精也書言盤庚遷於殷殷以殷水得名古殷水縣今陳州之商水縣也亦近南京書序言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孔安國云殷者亳之別名則盤庚所遷亦南亳或北亳耳謂盤庚遷偃師者誤也又盤庚稱先王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孔氏注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并盤庚遷都殷爲五邦蔡氏曰以下文不承于古攷之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邦史記言祖乙遷邢或祖乙兩遷也顧氏據竹書云祖乙二年圮於耿自耿遷於庇歷祖辛開甲祖丁皆居庇及南庚三年遷於奄歷陽甲而盤庚自奄遷於北冢曰殷所謂五邦皆合囂相耿庇奄而言也自相以下皆在河北至盤庚始遷河南書所謂惟涉河以民遷是也按史記惟言仲丁遷敖河亶甲居相祖乙居邢與竹書小異鄭康成王肅皆云湯自商遷亳五邦者數商亳囂相耿爲五也愚謂此說得之自盤庚遷殷實上甲微尊號因更號曰殷其後歷小乙至武丁又四世至庚丁皆都殷及庚丁之子武乙始去殷遷河北爲朝歌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愚按詩序玄鳥祀高宗也鄭箋云祀當爲祫祫合也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孔疏云知祀當爲祫者以經上述玄鳥

生商及成湯受命若四時常祭不應遠頌上祖故知當爲祫今按詩雖述契與成湯而大旨仍歸頌高宗以高宗能繼湯中興故推原其先祖之德而後及於高宗此立言之次也序不言祫而經又無祫祭之文鄭氏說不可爲據朱註但云祭祀宗廟之樂不主高宗今攷武王靡不勝明是頌高宗之詩殷之他君非所宜稱仍當以序爲正天命玄鳥毛鄭異說毛於生民亦不取姜嫄履跡之事說已見前今從鄭

長發大禘也

孔疏云殷人禘嚳而郊冥此經陳洪水之時已有

將王之兆玄王政教大行相土威服海外至於成湯受天明命誅除元惡王有天下又得賢臣爲之輔佐此皆天之所祐故美之而歌此詩　朱註序以爲此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也蘇氏云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后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歟今按大禘不兼羣廟之主此宜爲祫祭之詩　朱氏曰禘者祭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故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此詩若爲禘祭則當但言帝嚳耳今乃不及嚳而由契以至於湯其非禘祭可

知蓋祫者合羣廟已毀未毀之主而祭於太祖之廟也今由契至湯凡十四君此詩該首尾而言之其爲祫祭之詩無疑矣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賦也　毛傳濬深也　鄭箋哲智長久也　毛傳洪大也　鄭箋方四方也　孔疏京師爲內諸夏爲外疆界也　毛傳幅廣也隕均也　朱註有娀契之母家也

毛傳將大也　孔疏帝上帝也

鄭箋深智乎維商家之世德也久發見其禎祥矣　孔疏帝堯之末有大水芒芒然禹平治水土以正四方畫九州之境界令中國廣大均平既長遠矣於時有娀氏始大天爲立其女之子而使之生商謂上天祐契使賢而造商國也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賦也　毛傳玄王契也　朱註玄鳥降而生故曰玄王王者追尊之號也　蘇氏曰桓武也　毛傳撥治也朱註達通也　毛傳履禮也　朱註發應也　毛傳相土契之孫也　鄭箋截整齊也

蘇氏曰契之爲人武而能治撥之以國政無不能達王氏曰謂隨所受大小能達其道也　鄭箋達其教令

使其民循禮不得踰越乃遂省視之教令則盡行也朱氏曰契敷教於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之時故不得不以桓武撥治之　鄭箋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矣　康按契爲司徒而五教行所謂率履不越遂視既發也竹書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於商丘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賦也　朱註降猶生也　毛傳不遲疾也躋升也　朱註遲遲久也　鄭箋祗敬也　朱註式法也　毛傳九

圖九州也　孔疏分天下為九州若規圓然
蘇氏曰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去之至於湯而
王業成與天命會焉　朱注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
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於天久而不息惟上
帝是敬故帝命之以為法於九州也　孔疏上陳玄王
相土商興之所由此下皆述成湯興之事也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
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賦也　毛傳球玉也　王氏曰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所
贄之瑞也　鄭箋綴猶結也旒旗之垂者　孔疏何荷
也　毛傳絿急也優優和也遒聚也

蘇氏曰湯既受命臨朝會挈持下國如旌旂之綴旒焉
李氏曰諸侯皆心繫於我所以能負荷天福也　孔
疏又述湯之性行不爭競不急躁不大剛猛不大柔弱
敷陳政教優優而和美故百祿聚而歸之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
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厖古莫工反平上通韻
賦也　王氏曰小共大共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　毛
傳駿大厖厚也　董氏曰齊詩作駿驪謂馬也　鄭箋
龍寵也　毛傳戁恐竦懼也
朱氏曰譬之於馬焉之任重必以力聖人任天下之重
亦必以武德能任天下之重則有以荷天之寵矣　李

氏曰陳進其勇不震驚不恐動不戁恐不竦懼發奮以
天下自任百祿所以總而歸之　劉氏曰勿非大勇之
人駭而當天下之重任皆不恐懼而失其守者此不動
心之所以養勇也升陑伐夏創未有之舉而不疑可謂
天錫之勇矣　胡氏曰上章言政事此章言武功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蘗莫
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古人遂韻
賦也　毛傳武王湯也旆旗也　朱注虔敬也　王氏
曰曷猶誰何也　毛傳苞本也　朱注蘗旁生萌蘗也
本而生三蘗本則夏桀也蘗則韋也顧也昆吾也
孔疏上述湯之德勇此述其勇之事　鄭箋武王建旆

持鉞與師誅有罪其威勢如猛火之炎熾誰敢御我
蘇氏曰湯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蘗皆不能遂其
惡而天下截然歸商於是遂伐韋顧既克之則以伐昆
吾夏桀焉　鄭箋韋豕韋彭姓也顧昆吾皆己姓也三
國皆黨於桀　朱注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乃伐夏
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　孔疏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
己姓昆吾顧溫則夏滅之矣彭姓豕韋則商滅之矣又
云豕韋為商伯此已滅之又得為商伯者伐之不滅其
國子孫得更與為伯也左傳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
得殺毛伯過賈逵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昆吾
與桀同日誅則桀亦以乙卯日亡也故檀弓注云桀以

乙卯日亡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衡尹卿及降予今本作降下卯是

賦也 毛傳葉世也業危也 鄭箋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

孔疏昔在中間之世成湯之前商國嘗震動而危怖矣至於成湯乃有聖德信也上天子而愛之下大賢之人予之使爲卿士此卿士實維伊尹爲阿衡之官佐助我成湯克桀而有天下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虞仲按序云長發大禘也鄭箋云大禘郊祭天也郊是祭天禘是祭宗廟混禘於郊此鄭氏說經之誤朱子以此爲祫祭之詩當從之玄王桓撥鄭云感黑帝而生子故謂契爲玄王孔氏正義又引太微五帝之精以殷祖出於黑帝汁光紀皆讖緯之說不足憑也苞有三櫱鄭云天豐大三正之後亦非是允也天子未予以天子爲成湯今從孔氏

殷武祀高宗也

申公說祀高宗之樂蓋帝乙之世武丁親盡當祧以其中興功高存而不毀特新其廟稱爲高宗而祀之故作此歌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賦也 毛傳撻疾意也殷武殷王武丁也荆楚荆州之楚國也 鄭箋罙冒也 許氏曰阻險也 毛傳裒聚也 鄭箋所緒與也 朱注易序高宗也

鄭箋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撻然奮揚威武出兵伐之冒入其險阻克其軍率而俘其士衆所伐之國邑皆服其罪更自勅整截然齊一是乃湯孫之功[illegible] 許氏曰高宗中興之初以伐荆楚爲大[illegible]人所以因頌成王盛德所及故作頌者特言之

孔氏正義云湯有天下始封熊繹[illegible]丁之世 憲宰按

不知楚君何人今考史記楚世家楚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至重黎爲高辛火正謂之祝融其後有陸終生六子長曰昆吾三曰彭祖昆吾彭祖氏當夏商之時故左傳楚子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而長發言韋顧旣伐昆吾夏桀則知殷之所伐荆楚蓋卽昆吾氏也又史記索隱陸終娶鬼方之妹則鬼方者乃荆楚之黨惡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正與此詩相表裏 嚴氏曰解頤新語云或者謂周成王始封熊繹於荆至春秋僖公元年始有楚號遂疑商時未有荆楚欲假此以實韓詩宋襄公之說不知禹自帝嚳九州已有荆州之名矣至禹貢分別山川以荆及衡陽惟荆州乃在南卽荆楚

也荆岐既旅至於荆山乃在西戎雍州之荆非荆州之
荆也詩人以有二荆故以荆楚别荆岐耳既自古有荆
孰謂周封熊繹始有荆哉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
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王上通韻

賦也 鄭箋氐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享獻也世見曰
王

蘇氏曰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昔
成湯之世雖氐羌之遠猶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
也况女荆楚曷敢不至哉 王氏曰氐羌之種漢世猶
存其居在秦隴之西 嚴傳按竹書成湯即位之次年

氐羌來賓又八年初巡狩定獻令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去入通韻

賦也 毛傳辟君也 鄭箋多辟衆諸侯也來辟猶來
王也 毛傳適過也

蘇氏曰荆楚既服天命諸夏之君凡建國於禹迹者咸
以歲事來見於王以祈王之不譴曰予稼穡匪解庶可
以免咎矣 朱註言荆楚既平諸侯畏服也 李氏曰
夷狄率服則天下無事所先者農事而已 曹氏曰書
益稷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
五長是諸侯設都之地皆禹之績也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
厥福 平去通韻遑字不入韻

賦也 朱註監視嚴畏也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
鄭箋遑暇也 毛傳封大也

呂氏曰天既自我民視人聽自我民聽天命之降監皆
在下民則下民亦有嚴矣 朱氏曰高宗能畏敬天人
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兢兢不敢怠遑故能命下國之諸
侯而大建商家之福此美高宗得天人之心以當討諸
侯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
我後生

賦也 毛傳商邑京師也 朱註翼翼整飭也 鄭箋
極中也 孔疏赫赫顯盛也聲聲問也濯濯光明也靈
威靈也後生後嗣子孫也

鄭箋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傚乃四方之中正也
朱註赫赫濯濯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云者
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朱氏曰此美高宗能正
都邑爲天下之本福及子孫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
有閑寢成孔安

賦也 孔疏景山大山也 毛傳丸丸易直也遷徙也
朱註方正也 毛傳虔敬也 朱氏曰桷椽也 毛

傳梴長貌　鄭箋旅衆也　孔疏閑大也　朱註寢廟中之寢也

謝氏曰登彼景山而選材取松柏之易直者斷之遷之以繩墨取方正而斲削之桷旣又以松爲星椽有梴然而長以松柏爲衆楹有閑然而大　輔氏曰材植之美規模之壯此高宗之神之所安也苟其有以當之矣

朱註此蓋特爲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虞惇按湯孫之緒鄭以湯孫爲太甲非也自太甲以下皆可稱湯孫那與烈祖皆以湯孫之將亦不指太甲此詩頌高宗之功當指高宗爲是天命多辟以下鄭皆云責楚之辭亦非是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

讀詩質疑卷之三十一

孫男有[illegible]校字

李氏詩所摘錄

關雎章

李氏曰文王后妃所自作也古者朝有外職宮有內職外職曠而天工不舉矣內職缺而陰教不修矣故夫則播五行於四時而月生焉王則齊家以治國而后妃主嬪御以下皆所以佐內理如星之助月光也后妃無妒忌之私[illegible]誠求之切可以章文王刑于之化[illegible]故關雎者后妃求賢于內也鹿鳴者文王下[illegible]于外[illegible]家者國之本故風始而雅繼以至大雅之文王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頌之清廟則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嗚呼觀于四始之義者而知急親賢之爲務矣或曰詩風始而雅繼樂初歌鹿鳴亂以關雎何也曰詩者化以漸而遠故自內以及外樂樂其所自生故由後而返始蓋相爲首尾之義也

此與先大父后妃求淑女之說相合而發明更廣

葛覃三章

李氏曰后妃所作以訓嬪御者

與先大父說合

摽有梅章

李氏曰摽有梅末離乎本根也漸而稀少離乎本根矣吉者納幣也今者擇吉也謂者告期也女子自言歸期將近傷離父母之家如梅之離其本根也詩意與朱傳七月篇

始及公子同歸者同

此說似長而與序及先儒之說皆不合姑錄之

嘒彼小星章

李氏曰嘒明貌與大雅有嘒其星者同月明則奪星之光令小星嘒然是有光也月朔後在西望時在東是隨月者也在東光當奪而不奪也參星大昴星微言大小皆有光也較之於月則皆謂之小星而星又自有大小也嫡不以勢分掩其下則媵御皆有光矣上厚於德而恩逮下下安於命而盡事上家道正矣

此與取興之義亦似精切

江有汜章

李氏曰江之決出而復入以喻嫡之棄巳而悔岐出而安流喻嫡之安巳而處別流而並行喻嫡之與巳來往而嘯且歌也

載馳章

李氏曰望于大邦可見東周無王權在方伯也其後桓公糾諸侯城楚邱而封之夫人之志遂矣

又李氏曰事在文公遷國之前而序於後者非本國之詩也

此說較蘇氏爲長

敝笱章

詩序辨相當作莊李氏曰譏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也易曰包有魚无咎不利賓又曰包无魚起凶能包之者是魚在笱中也不能包之者是魚出笱外也彼笱而出敝可知矣母可制乎先儒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之人此易所謂不利賓者而此詩所以斥其從者之多也

鳲鳩首章

李氏曰儀謂法也執法之一者由其心之不二也故推本而言之

鳲鳩次章

李氏曰鳲鳩常在桑而其子之所處不一喻臣民之有賢否善惡此言梅者是美木也君於善人則當榮以爵命帶以絲佩弁以騏爲大夫士之服也

鳲鳩三章

李氏曰棘惡木也君於惡人而加惠焉則其法僭忒矣法不僭忒故能使在者皆有以正是四國也

鳲鳩四章

李氏曰榛木之叢生者猶國人之羣雜也君之儀一而皆有以正之則其邦家有不長久萬年者乎

鳲鳩全章

李氏曰侯人則爵祿濫于位而君子斯飢下泉則膏澤潤于根莠而禾苗枯槁政之不均可知也鳲鳩之飼子也一者其常也然子之或在梅或在棘或在榛則又不能使之一也君之於臣民也進君子退小人愚良愚奸其施之不

一者正所以爲法之一混而施之而曰一者猶不可也況倒而置之乎曹爲者哉

車攻章

李氏曰四黃則是兼兩服兩驂也而只云兩驂不倚者兩驂居中驂于控勒驂則在外故有游環脅驅以制其出入不使偏倚

匏有苦葉章

李氏說首章曰君子量而後進如涉者之揣酌其淺深也次節曰濟盈而不知濡其軌雌雉鳴而先求其牡可謂躁而失義矣飛曰雌雄走曰牝牡然可通稱雄狐牝雞之類是也傳箋說非是三章曰承求牡之意而言親迎之

禮男下女也然猶必先時預導而不苟合如此易所謂女歸吉者也況可自我而先求之乎四章曰承不濡軌之意而言始言徒涉當度也終言車涉當愼也今有舟楫從無疑于涉矣然而猶否者君子之行必以其類我友未至則寧待之傳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又總論之曰賢人自重者刺時之詩所喩於涉水者外度其時也所喩於牝牡男以者內度其身也時之不可則雖可行之義矣然而進退之節尤必要之以禮焉夫義路也禮門也義不合而行則是水盈不知濡其軌也禮不備而禎則是牡之求牡女之不待六禮而奔也易曰曳其輪无咎亡輿其審于義而未濟是謂无咎又曰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言其愼於無禮而猶于行也是以其終必得雖然禮義者持身之常而行止之決必以同道占之此亦大易得朋乘征之讖也

案此詩舊說以爲刺淫亂蕭條雉鳴求牡之一言但而釋之三四章則陳禮義以示規義固無不可通者然如李說則於末句之義尤爲貫穿以與序說異附錄之

上帝板板章

李氏曰大德之人其望及遠故維藩民者邦本本固則安故維垣大邦國之扞蔽故維屏大宗國之楨幹故維翰此四者皆爲城而設而君則城也懷之以德則四者皆安而城亦安矣德之將亂是不懷也城能無壞乎藩垣屏翰之

與俱其爲壞也獨矣豈不可畏也哉

味懷德惟寧句則宗子不宜與四者並非但以西銘父母宗子一語也末句稍未協今以鄙意參之

烈文章

案李氏說此爲祭太廟之詩首言辟公者太王以上之先公也先公德澤深厚故錫福以惠我而子孫保之次言先公累其邦土無封無靡至大王以後業始崇矣念此創業之大功故武王纘序因而大之乃有天下也末言大王至武王所以成王業者非國威天命也自能修德焉莫強于人是以四方服而刑之莫顯于德是以百辟化而刑之天下歸心大命集焉因此思而詠其功德之難忘也

竊意烈文錫福詩意殺亍　亦勞諸侯似未足以當之則李說殊爲穩與序異亦先儒所未發姑錄于此

先大父質疑一書蒐萃諸家之說參以己見經數十寒暑而成其矜愼持擇卽紫陽亦不敢附和寘在詩學之大成　安溪先生詩所後世當時蓋未之見小子肄業之餘取其與　先大父及諸儒先之說足相發明者復採數條附於卷後猶　先大父之志也乾隆癸亥桂月孫男有龐謹識

三家詩拾遺十卷源流一卷

（清）范家相輯

清鈔本

三家詩拾遺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范家相撰。家相字蘅洲，會稽人。乾隆甲戌進士，官至柳州府知府。漢代傳詩者四家，隋書經籍志稱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惟韓詩存。宋修太平御覽，多引韓詩，崇文總目亦著錄，劉安世晁說之尚時時述其遺說，而南渡儒者不復論及，知亡於政和建炎間也。自鄭樵以後，說詩者務立新義，以掊擊漢儒爲能，三家之遺文遂散佚而不可復問。王應麟於咸淳之末始掇拾殘賸，輯爲詩考三卷。然剏始難工，多所挂漏，又增綴逸詩篇目，雜採諸子依託之說，亦頗少持擇。家相是編，因王氏之書，重加裒益，而少變其體例，首爲古文考異，次爲古逸詩，次以三百篇爲綱，而三家佚說一一併見。較王氏所錄，以三家各自爲篇者，亦較易循覽。惟其以三家詩拾遺爲名，則古文考異不盡三家之文者，自宜附錄。其逸詩不繫於三家者，自宜芟除。乃一例收入，未免失於貪多。且冠於篇端，使開卷卽名實相乖，尤非體例。其中如張超稱關雎爲畢公作一條，說見超所作誚蔡邕青衣賦，非超別有解經之說，而但據詩補傳所載，泛稱張超云云，並不錄其賦語，蒐採亦間有未周。然較王氏之書，則詳贍遠矣。近時嚴虞惇作詩經質疑，內有三家遺說一篇，又惠棟九經古義、余蕭客古經解鉤沈，於三家亦均有採掇，論其賅備，亦尚不及是編也。

三家詩拾遺

范家相

浙江採集遺書總録甲集經部詩類詩瀋二十卷　寫本　右
國朝柳州知府會稽范家相撰每篇為說一二則或數
則諸錦為之序謂其詮闡雎鳩采等二十二篇有新貫而
無宿塵　三家詩拾遺十卷　寫本　右前人撰掇拾齊魯韓
三家詩之遺文軼義散見於諸書者因閣本王氏應麟詩
考更加蒐補刪正而成前列古文考異古逸詩各一卷

序

三家詩拾遺者吾友范蘅洲採集齊魯韓詩散見於經傳注疏及漢魏學者之稱述彙而成書者也自大小毛公本古序以作傳後漢之初盛行于世而三家之說漸廢豈非其說之盡遜于毛歟雖然後之尊毛背毛者亦紛如矣尊之背之言人人殊又或出於一人先後之口非有定論然則三家之得失亦豈有定論與盖此說詩者或傳或不傳或傳之而是而非與夫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大亦各尊其所聞而已詩書之傳不折衷於夫子不可以為大信西河卜子其有所受之也毛氏之傳容有未真其失也多與三家等但較為整密耳故三家之說亦未可盡棄也盖言山必於崑崙言水必於星宿從其元也然能至者幾人積石龍門庶幾流派之所討枝幹之所從辟云爾就吾所見一枝一派未盡澌滅于人間者若或遺之若或拾之曰某山某水一勺拳石是亦崑崙星宿之餘也不重可喜哉吉水羅遇春序

自序

魯齊燕韓詩在漢最為早出後為毛公所掩遂至亡佚歷唐宋至今未有舉其遺説而述之者嘗疑三家師承至遠其弟子如孔安國匡衡王吉諸人皆當世名儒申公之師浮邱伯與毛本出一家何至相懸如是因集三家之説故凡於經傳子史之引用者反覆推究多與禮記周官左國不合而毛獨條條可從此毛之所以特掩前人者然三家之説令人欣然順解者固觸目皆是也經師專己守殘昌黎深嫉其與今之學者視漢唐注疏若可覆瓿不知注疏未可廢也義理求而日出古註亦深而彌新漢唐微有缺然其可傳者自在豈可任其散佚而不為之收拾哉嗟乎詩自朱傳之出即毛傳尚束之高閣何論三家然集傳每取匡劉韓子之説以糾毛傳之失矣非其説之原有可信者在歟今使三家之書與毛俱存則朱子之取三家者當甚於毛惟僅存一二見其有裨於經而採之彌覺其可重然則三家之説之是者固當信從其非者亦不妨任其兩存也余因毛鄭箋傳之不行于世而有感於三家之亡於是就深寧王氏之詩攷更為蒐補稍為推論其得失附以古文考異及逸詩二卷名之曰拾遺將以問諸好古之士

乾隆庚戌四月長至後十日會稽范家相自序

三家詩源流

三家總記

漢書曰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生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説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

應劭曰申公作魯詩后蒼作齊詩韓嬰作韓詩

隋經籍志曰漢初魯人申公受詩于浮邱伯作訓詁是為魯詩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然于後漢三家並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

按韓詩內傳太平御覽尚引其文劉安世以為少時嘗讀韓詩是內傳之亡當在北宋之末今所存者外傳十卷而已

魯詩傳授

漢書曰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于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高后時浮邱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元王詩傳

漢書申公魯人少從楚元王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漢興

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武帝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至時已八十餘以為大中大夫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十餘人孔安國周霸夏寬碭魯賜蘭陵繆生徐偃鄒人闕門慶忌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至丞相子元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由是魯詩有韋氏學王式翁思事免中徐公及許生為昌邑王師山陽張長安幼君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少孫亦來事式皆博士由是魯詩有張唐褚為氏之學張生兄游卿為諫議大夫其門人瑯琊王扶陳留許晏由是張家有許氏學按魯詩與韋賢同時者有韋氏學後漢武榮治韋氏章句有武氏學不可盡載

陸德明曰申公以詩經為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弗傳藝文志號曰魯詩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郎中王臧御史大夫趙綰臨淮太守孔安國膠西內史周霸城陽內史夏寬東海太守魯賜長沙內史繆生膠西中尉徐偃膠東內史闕門慶忌皆申公弟子

漢藝文志魯說二十八卷魯故二十五卷

齊詩傳授

漢書轅固齊人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諸齊以詩貴顯者皆固之弟子也夏侯始昌最明傳后蒼蒼字近君東海郯人通詩禮為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衡授瑯琊師丹伏理斿君潁川滿昌君都由是齊師有翼匡師伏之學陸德明引儒林爾非藝文志

陸德明曰轅固生作詩傳號齊詩傳夏侯始昌始昌授后蒼蒼授翼奉及蕭望之匡衡衡授師丹及伏理滿昌昌授張邯及皮容皆至大官徒衆尤盛後漢陳方元亦傳齊詩

漢藝文志齊詩傳二十九卷荀悅漢紀云轅固生作詩內外傳后氏蒼齊故二十卷傳三十九卷孫氏故二十七卷傳二十八卷雜志十八卷

韓詩傳授

漢書曰韓嬰燕人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河南趙子事生授同郡蔡誼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食生授泰山栗豐豐授山陽張就吉授淄川長孫順順授東海髮福由是有王吉長孫之學

漢藝文志韓故三十六卷新唐書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隋唐志十卷詩說四十一卷

漢魏說詩不著傳授者

伏生尚書大傳時或引詩伏本魯人與申公先後同時是

魯詩家伏湛治魯詩見本傳
淮南子鴻烈解集衆手成書其說詩不一然家世魯詩也
亦為魯詩
賈誼新書說詩與魯詩合即騶虞可見矣劉歆曰詩始萌
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雜說猶廣立于學宮為立
博士在漢之儒惟賈生而已
董仲舒春秋繁露及本集說棫樸雲漢及白牡騂剛諸詩
與毛詩不同是時三家罕出益三家說也
司馬遷曾向孔安國問故孔安國魯申公弟子
劉向列女傳曾南豐譏其說詩多乖異不知何家世魯詩
也說苑新序亦然向子歆好春秋左傳及毛詩其與毛異
者皆詩魯
班固白虎通多引韓詩內傳亦時述魯詩漢書亦然蓋三
家詩俱有之
揚雄法言商頌閟宮之說爭異大抵亦出三家
蔡邕書魯詩石經其琴操亦多魯說惟獨斷載三頌之序
俱同毛公朱氏經義考疑是魯序與毛同者
鄭康成未箋毛傳時其注三禮多用魯詩兼出齊韓見鄭
志答張逸及鄭駁異義
王肅崔靈恩皆毛詩家其注亦時出三家說

凡例

一三家詩魯最先出齊次之韓又次之故所錄遺說以魯齊韓為次間有補入則錯次錄之

一經文所標俱從毛詩不列其義但錄三家遺說殘章序語俱加輯錄仍疏其得失于後

一三家文字異者與經書子史所引古文奇字統為一卷列之于首以廣見聞其三家文字既異仍別有意義者重錄于各章各句之下書曰某作某然後可覽其說焉其文字異而義同者不重出

一古逸詩或為孔筆所刪或刪後之詩皆見經傳子史之引述三家如雨無正鼓鍾般諸篇句有逸出毛詩者皆當輯錄故統為一卷次于文字考異後

一三家齊詩存者絕少魯訓故傳亦復無多唯韓詩在於北宋所存頗見一斑凡所輯錄必注明出于何書

一魯之孔安國劉向齊之匡衡翼奉韓之王吉諸人皆傳一家之學無所出入其董江都賈長沙班孟堅諸說未知的出何家者則但標其名鄭司農少學韓詩兼通齊魯後乃箋毛今本所自言出于何家之說分別書之

一韓詩外傳雖皆引詩證事亦時見本義間有節錄

一三家訓故傳說遺文悉錄原文不遺一字其他各家所引述非有裨于經義者不錄

一是編本王氏詩考更加蒐補刪正以成書掛漏錯失在所難免博雅之士聊以為津筏可也其本論則具載詩瀋中矣

目錄

卷之一 古文考異

卷之二 古逸詩

卷之三 國風周南 召南

卷之四 國風邶鄘

卷之五 國風衛 王 鄭 齊

卷之六 國風魏 唐 秦 陳 檜 曹 豳

卷之七 小雅上自鹿鳴至無羊

卷之八 小雅下自節南山至綿蠻

卷之九 大雅

卷之十

三頌

三家詩拾遺卷之一

文字考異

孔穎達曰毛詩文字與者尠以教百孟不獨説經之家言人人殊矣王厚齋詩攷集經傳子史及説文爾雅所引與毛詩字句殊別者并入三家詩説中雖極該博頗無倫次因重為覔輯補所未備別為一卷用廣學者之見聞其如于之與於維之與惟數之與射古字本通者雖異弗録

國風

關雎在河之州 説文 君子好仇 爾雅 參差荇菜 説文 槮差 説文 展轉反則 楚辭章句

葛草葛華 是艾是濩 並釋文

卷耳我馬瘣隤 説文 虺穨 爾雅 我姑酌彼金罍 説文 金䨷 漢書注 陟彼岨矣 説文 瘏矣 釋文 云何盱矣 爾雅注

南有樛木 朻木 説文 韓詩釋文 葛藟蘽之 楚辭章句 藥之 説文 帶之 釋文

螽斯詵詵兮 説文

桃夭枖枖 説文○一作娱 其葉溱溱 與通

芣苢芣苡 薄言擷之 並釋文

南有喬木 橋木 釋文 江之漾矣 韓詩外傳義別 羕矣 説文長也

汝墳汝坟 後漢書引韓詩 惄如調飢 説文 惄如輖飢 惄一作愵釋文 朝飢 韓詩

魴魚經尾釋文○後漢書作赬尾王室如娓釋文
麟趾麟之題爾雅○注遺也
草蟲螽螽爾雅適止漢書注
采蘋采萍釋文采藻說文于以鬺之漢書師古注烹也
甘棠召伯所茇說文漢書召伯所揭切劉切朳召伯所稅釋文
蔽芾韓傳外芾剸漢書
羔羊五它釋文逶迤釋文禕隋韓內傳漢衡方碑同○詠釋
行露何以穿我屋釋文
小星抱衾與禂爾雅
江有汜江有渚說文

野有死麕死麏又作麇皇釋文
何彼襛矣何彼𥘿矣釋文
騶虞騶吾劉芳義說
柏舟威儀逮逮禮記不可筭也論語又晤辟有摽說文○辟又擘一作寤擗
異義胡戩而微釋文
日月報我不術文選注
終風顧言則疐釋文○呂氏作疐壇壇其陰詩緯
擊鼓擊鼓其鏜死生挈闊並說文于嗟复兮韓詩
凱風簡簡黃鳥太平御覽
雄雉遑遑我思說苑我之懷矣自詒伊感左傳

匏有苦葉深則砅說文履石渡水也雝雝鳴鳽說文鹽鐵論作雝雝旰日始
旦呂樟文姚氏引詩
谷風采葑涇以謂濁釋文我今不閱扶服救之禮記育鞫
釋文家勿同心文選注伍憂也伊予來勤爾雅無以下體外傳旣詒我
肄爾雅注
旄丘旄邱留離之子○又作鶹離爾雅中路列女傳
簡兮山有蓁釋文碩人扈扈韓詩美說○悴
泉水毖彼泉水說文作泌一作祕亦已焉哉韓詩外傳飲餞于坭釋文
北門室人交徧讁我釋文
北風其虛其徐爾雅

靜女靜女其姝又作袾好也○說文俟而不見說文
新臺新臺有泚齊詩作有泚釋作有洒得此鱦貿說文並
二子乘舟中心洋洋說文
柏舟髧彼兩髦髦亦作髧沈亦作紞並說文實維我直韓詩
牆有茨牆有薺說文中冓漢書不可揚也韓詩
君子偕老褘褘它它爾雅鬒髮說文不屑髢也注周璞玉之瑱也
說文是褻袢也邦之媛也並說文媛子釋文作援也
鶉之奔奔賁賁姜姜禮記人而無良韓外傳
定騋牝驪牡說文
相鼠何不遄死文記

載馳大夫跋涉 說文 禮言采其蝱 說文繫傳 許人誠之 文釋
淇奧 涉淇 菉竹 大學 菉蒲 詩釋 喧兮 有斐 說文 諠兮 大學 有
邶 君子 詩釋 赫兮恒兮 瑳瑩 瑜弁 說文
碩人 絅衣 說文 縈衣 說文 衣錦尚絅 中庸 尚景 儀禮 尚褧 尚書大傳 單公
白虎 狐裘 爾雅 顏首蛾眉 說文 翟蔽以朝 周禮注 北流活活 說文
北通 流濊濊 說文 泧泧 說文 鮁鮁 說文
敤卵 爾雅注 如履敤者 沷涕漣漣 楚辭章句 懷無咎言 禮記注 漸車幃
蒙 儀禮 信誓悬悬 說文
竹竿 淇水湫湫 文釋
河廣 曾不容舠 說文

芄蘭 芄蘭之枝 說文 雖則佩觿 周禮注 垂帶萃兮 能不我狎
並辭
伯兮 詩 焉得憲草 說文 萲艸 爾雅
黍離 彼黍穢穢 說文 中心搖搖 爾雅
君子于役 雞棲于時 羣經音辨
君子陽陽 左執翿 說文
中谷蘺其乾矣 說文 嘅其泣矣 詩釋
兔爰 雉罹于罝 說文 于罦 說文 尚寐無訛 文釋
大車 嗽嗽 廣韻 毳衣如繭 一作 毳衣如璊 說文
大叔于田 兩驂如舞 家語 火烈具舉 文選注 膻裼 說文

清人 左旋右搯 說文 二矛重喬 詩釋
遵大路 無我魗兮 說文
同車 舜華 說文 佩玉鏘鏘 楚詞章句
東門 有靖家室 詩釋 有靜家室 太平御覽 藝文類聚
風雨 風雨湝湝 說文
子衿 子襘 石經 岌兮達兮 說文岌他木反 不相遇也 子寧不詒音 詩釋
蔓草 清揚婉兮 玉篇作青陽 錦詩
溱洧 溱與洧 說文 方洹洹兮 詩釋 方瀏瀏兮 秉菅 恂盱且
樂 並誤 洵盱 詩釋
還 子之嫙兮 詩釋 營兮 齊詩 遭我乎嶩之間兮 水經注一本作峻 峱 齊詩

並驅從兩豜兮 說文 嫽兮 詩釋
盧 盧令 盧泠泠 詩釋 鑈鑈 說文
南山 衡由其畝 詩釋
甫田 維莠喬喬 方言注 婉兮孌兮 說文
敝笱 其魚遺遺 詩釋
載驅 簟茀朱鞹 齊子旦夕 垂轡濔濔 並文釋
猗嗟 猗嗟頎兮 集韻說文 四矢變兮 舞則纂兮 並詩釋
葛屨 摻摻女手 說文 一作纖纖 宛如左僻 說文 好人提提 楚詞章句 是
以為利 呂氏詩記
伐檀 河水清且瀾猗 爾雅 坎坎伐輪兮 石經

蟋蟀蟋蟀 說文

山有樞山有蓲 石經 蘛 爾雅 它人是愉 文選注

揚之水素衣朱綃 魯詩

綢繆邂覯 韓詩

杕杜獨行睘睘 文選注 胡不次焉 崔靈恩集注

有杕逝肯適我 韓詩

采苓采蘦 說文

車鄰寺人之伶 韓詩

駟鐵四载 漢書 駟驖 說文 载獫猲獢 說文

小戎游環脅驅陰靳 騧驪是驂 並說文 鋈以觼軜 說文 竹

閟緄縢 儀禮注 竹柲 周禮注 愔愔良人 列女傳

蒹葭泝洄泝游 爾雅

終南有屺有堂 崔靈恩集注 顏如渥沰 韓詩。又作渥赭

晨風鷐風 說文 宛彼北林 周禮注

無衣與子同襗 說文。褻衣 爾雅注 衣袴也

權輿胡不承權輿 爾雅注

宛邱子之湯兮 楚辭章句 鷺翿 爾雅

衡門可以療飢 韓詩外傳

東門市也婆娑 說文 穀旦于嗟 釋文

墓門誶予不顧 楚辭章句

防有邛有旨鷊 說文 旨鷊 石經 旨虉 上仝

月出月出皦兮佼人僚兮 釋文 佼人劉兮 又作懰。羣經音辨

澤陂有蒲與茄 樊光爾雅注 碩大且卷 釋文 陽如之何 魯詩 蕑蘭 說文

碩大且萏 韓詩 碩大且婘 說文

素冠棘人欒欒兮 說文

萇楚猗旎其華 楚辭章句

匪風匪風發兮 溉之釜鬵 說文 匪車揭兮 韓詩

蜉蝣衣裳䊣䊣 說文。注會五采鮮色也 掘閱 說文

候人何戈與綴 禮記注 嬒兮蔚兮 說文女黑色爲嬒 婉兮嬌兮 崔靈恩注

鳲鳩其弁伊璂 說文璂玉也 周禮注作綦 心若結兮 禮記

七月一之日滭冹二之日䫻颲 說文。崔靈恩栗烈作栗冽 七月鳴鵙

趙岐注 于玉獻肩 周禮注 食鬱及藿 說文 黍稷重穋 周禮注 納于縢

陰 說文 稱彼兕觥受福無疆 禮記注

鴟鴞繇天之未陰雨 說文 徹彼桑杜 韓詩 予羽譙譙 釋文 予尾消

消 孔氏經文 脩脩 釋文 唯予音之曉曉 說文。玉海補遺作曉曉

東山霝雨 熠熠宵行 並說文 雚鳴 說文小爵也 烝在蓼薪 韓詩

破斧四國是遑 韓詩 四國是訛 爾雅注 四國是擘 董氏

狼跋載疐其尾 又作躓 赤舃掔掔 又作几几 並說文

小雅

鹿鳴視民不恌 左傳

四牡 周道郁夷漢地理志 委夷 威遲文選 威夷韓詩 痑痑駱馬說文

漢書注作騑騑

䍿華 侁侁征夫楚辭章句 莘莘國語 我馬維駱說文 周爰諮諏淮南子

常棣 蕚不韡韡說文。鄭注不作跗 鶺鴒文選 外禦其侮左傳周詩 飲酒之

饇說文

伐木 伐木所所說文 有酒醑我文選 竷竷鼓我說文 墫墫舞我爾雅

蹲蹲舞我崔靈恩集注

天保 俾爾翦穀閩人注盡也 吉圭爲饎韓詩儀禮注亦同 絜蠲周禮疏

采薇 靡所歸聘文選 彼爾維何說文

出車 我出我輿荀子 旂旐英英 獫狁于攘文選

杕杜 檀車幝幝韓詩。石經作燀燀

魚麗 物其指矣荀子

南有嘉魚 烝然罩罩禮記 讀詩蒸然韓詩

蓼蕭 和鸞雝雝賈誼新書

湛露 愔愔夜飲韓詩 㦤㦤說文

菁莪 菁菁者莪韓詩

六月 我是用成鹽鐵論 整居焦穫爾雅

采芑 朱紱斯皇釋文。亦作芾 紱 朱紼白虎通 振旅嗔嗔說文 嘽嘽推推漢書

車攻 東有圃草韓詩 圃草後漢書 甫草羣經辨 搏狩于敖水經注 狀

抉拾既次周禮注作決。集 助我舉擘說文 赤紼白虎通

吉日 既禡既禂說文 麀鹿噳噳也。序說文上 其麌孔有爾雅 伾伾

俟俟說文。釋文儦儦作儦儦 駓駓騃騃韓詩

庭燎 鸞聲鉞鉞說文

祈父 祈父左傳 尸雍韓詩外傳

我行其野 言采其蓄釋文 不惟舊因白虎通 誠不以富論語

白駒 在彼穹谷韓詩

斯干 約之格格周禮注 椓之析析釋文 如矢斯朸 如鳥斯翔

詩正義 載衣之禘釋文

無羊 九十其犉釋文 或寑或譌韓詩

節南山 維石巖巖華嚴經音辨 大方爲嗟說文 天子是痺荀子 憂心如

炎韓詩書作。宋 秉國之鈞漢書 畀民不迷荀子 昊天不庸韓詩說

怡既懌釋文

正月 不敢不蹐釋文 民之譌言說文石經作僞 不敢不趚 ... 說文

憂心痠痠玉篇 諸道燎之方揚 寧或滅之漢書 亦孔之昭中庸協

比其鄰左傳 天夭是椓 ... 傳 ... 邑 佌佌彼有屋說文 速速方有穀

後漢書 煢獨孟子

十月 朔月辛卯宋本宋傳。魏了翁四月之交則十一月也故曰朔月辛卯。按

採月爲日 始于元朔日 日月鞠凶 山冢卒崩漢書 葉惟司徒韓詩 皮惟

司徒中衛 ... 趣馬後漢書注 ...

妻偁方處 說文。漢書嫋作嬙 寡勿從事 號口嗸嗸 傳畜背
惰 文選說 悠悠我悝 辨爾 我瘼 王頫野
兩無正 聽言則對 漢書 惠書以痛 詩辭
小旻 嗡嗡呰呰 歙歙荀子 批。漢書 鐵說 實用不軌 傳辭外 氏雖靡膴 詩辭
作。王鳳 廓憮 不可暴虎 論語 戰戰矜矜 左傳
小宛 翰飛戾天 辭君 螟蠕 蠃蠃 說文 毋忝爾所生 古文孝經 疹寡
辭詩 宜犴宜獄 辭詩 宜犴 漢書 念彼先人 春秋繁露
小弁 小卞 漢書 憔憔周道 王補海遺 怒焉如疛 辭作 又文 如癢 疹如疾首
文辭 譬彼瘣木 說文
巧言 戴戴大猷 說文 沿始既減 韓文 詩作 既。 說 躍躍毚兔 辭詩 聖人

謨之 文釋 既微且尰 說文
何人斯 我心祂也 詩辭
巷伯 緀兮斐兮 緭白文也 斐文 錄兮嗙兮 說文。崔靈恩 集注作侈兮哆
兮玉海補遺作哆兮誃兮 作緀 菲。釋文 取彼譖人 禮記注 漢書 勞人慅慅 王補海遺
谷風 棄我如遺 序析
蓼蓼蓼者儀 說文 作義 釋。莪 彝 義 司 蒻之室矣 說文
大東 周道如底 孟子 其平如砥 楚辭章句 菩菩公子 行彼周道 上全
采采衣服 韓詩 哀我憚人 爾雅 弱弱 佩璲 爾雅疏 跂彼織女 爾雅
東有啟明 上全 有冽氿泉 文釋
四月 百卉具腓 韓詩。玉海補遺作具痱 匪鶉匪鳶 說文 盡瘁以仕 文釋 亂

離斯莫 詩辭 爰其適歸 文記
北山 普天之下 孟子 率土之賓 漢書 或憔悴事國 左傳
小明 眷眷懷顧 文選注 無常安處 漢書 靡我不暇 文釋
鼓鍾 憂心且怞 說文 鼓鍾伐鼛 周禮 漢注
楚茨 楚楚者薺 楚辭章句 注茨作薋。 祝祭于祊 說文 馥芬孝祀 君辭
文選注 信南山 維禹敶之 辭詩 鄭人注 周禮 既霑既渥 說文 霑霑原隰 周禮疏
取其血膋 說文
甫田 圃四 爾雅 菿彼甫田 詩辭 我苗我芋 黍稷儗儗 漢書 以我齍盛
明 田畯 文選 非

大田 以我剡耜 爾雅 不稂不莠 說文 螟螣 說文 螟蟘 文釋 蟊賊 上全 有
詩說 作畬。 柿 有晻淒淒 興雲祁祁 呂氏春秋 此有不斂穧 詩辭
思注 柔
瞻彼洛矣 韎韐有奭 白虎通 鞞琫容刀 文釋
桑扈 受福不那 說文 鄉字 兕觥其觩 說文 匪交匪敖 左傳 匪徼匪傲
漢書
有頍 先集維霰 爾雅注 樂酒今夕 楚辭章句
車舝 辰彼碩女 劉句 高山仰止 說文 以慰我心 詩辭
青蠅 營營青蠅 止于樊 說文 蕃 漢書 文作 記 樊 作 藩 繞 言 周禮 漢書
賓之初筵 賓載手仇 孟子 威儀抑抑 詩辭 威儀怭怭 及升 屢

舞安安　酌彼漉爵說文並

采菽匪交匪紓荀子觱沸濫泉釋文滭沸玉海居子所誡晏子春秋亦

紼在股白通帝福祿攸同左傳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左傳便便

左右韓詩紼縭維之爾雅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左傳福祿肶之

釋文

角弓騂騂角弓說文雨雪瀌瀌晏然聿消荀子曣晛聿消韓詩如

食宜饇全上莫肯下隧式居屢驕荀子

菀柳上天甚神無自瘵也國策作甚怓。

都人士狐裘黃黃萬民之望賈誼新書臺笠爾雅

采綠采菉楚辭章句言采其芻釋文薄言觀者釋文

隰桑瑕不謂矣禮記注

白華決決白雲韓詩滮池北流說文治也令。徐鍇曰別作淲非滮念子懆懆

說文視我懆懆韓詩

緜蠻緜蠻大學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韓詩

苕華三星在霤釋文

大雅

文王本枝百世左傳娓娓文王崔注陳錫載周左傳惟周之士不

顯奕世後漢書注述脩厥德漢書儀監于殷駿命不易大學上天

之縡揚雄傳

大明天難諶斯漢書駱天之妹韓詩允懷多福春秋繁露在郃之陽

風俗通其稽如林說文栂野洋洋水經注四騵彭彭公羊疏諒彼

武王肆伐大商釋文

緜陶復陶穴說文來朝趣馬顧野王周原膴膴韓詩聿來相宇新序

爰契我龜釋文俾立室家全上其乘則直皐門有伉釋文

不殄厥慍孟子昆夷喙矣左傳注犬夷呬矣昆夷駾矣說文

棫樸奉璋峨峨釋文烝徒檝之說文剛琢其章荀子注作周禮

亹我王荀子

旱麓瑟彼玉瓚說文注說文瑟作。邲周禮延于條枚韓詩外傳呂氏春秋

思齊神罔時恫說文痛瘕不瑕韻集古之人無斁韓詩

皇矣求民之莫漢書唯此二國唯此四國左傳此唯予度論衡

其檻其翳玉海翳韓詩作補遺壇。維此文王左傳椓之鬻之釋文作文掘鬻

莫其德音左傳王此大國全上天立厥妃志䇓戴路釋文克

順克俾俾于文王禮記無然畔援漢書注以遏徂莒以篤周

祜孟子隆衝韓詩崇庸齊詩崇墉圪圪說文與爾臨衝說文執訊獲

醜攸馘釋文作馘文是類是禡說文孟子

靈臺經始勿亟玉海補遺白鳥翯翯白鳥皜皜新書矇瞍奏工

楚詞章句巨業維樅說文

下武應侯順德淮南子全昭哉來御漢書注來許漢碑慎其祖父

後漢書注

文王有聲吹求厥寧說文匪亟其欲釋文遹作玉海補匪革其猶

禮記度是鎬京仝上既伐于崇尚書大傳築城伊洫釋文
生民不坼不副說文克岐克嶷禾穎穟穟瓜瓞菶菶說文
瓜瓞瓞瓞釋文拂厥豐草韓詩斑降嘉穀說文維糜爾雅或舂或
枕儀禮注或簸或舀說文淅之溞溞爾雅烝之浮浮說文有台白虎
通取羝以軷說文后稷兆祀禮記其馨始升釋文
行葦維葉柅柅文注遠敦弓既彀說文肆筵設机楚詞章句駘背春秋繁露
鳧鷖公尸來燕醵醵說文
假樂嘉樂左傳中庸憲憲令德保佑命之中庸不騫不忘春秋繁露
不愆不忘文選注

公劉思戢用光孟子于邠斯覯如帛通洲堀之即周禮注陟則在
甗釋文
泂酌可以饙饎說文
卷阿嗣先公酋矣祓祿爾雅㦸㦸其羽說文
民勞迄可小康漢書憯不畏明說文朁曾也是用大簡左傳柔遠能
通以謹惛怓釋文
板上帝版版說文下民卒癉禮記無然泄泄釋文○爾雅作洩洩說文作詍詍
辭之繹矣說文老夫灌灌爾雅民之方侌吅說文敬天之威不
敢馳驅後漢書傳揚多將熇熇說文聽我敖敖玉海補遺天之牖民
禮記

蕩蕩上帝玉海補遺天命匪諶韓詩匪忱說文曾是彊圉漢書注爾
德不明以無陪無卿不明爾德以無陪無仄式號式
靖漢書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國語侯詛侯咒祝既僭爾
止釋文
抑鋭戒國語有梏德行禮記誥爾民人鹽鐵論慎爾侯度左傳白圭
之則說文子孫繩繩釋文不僭于儀左傳我心慘慘五經文字誨爾
聽聽禮記無言不讎外傳藉曰未知漢書不諧不賊釋文
柔柔其下侯洵說文國步斯曠仝上告女憂卹誨女序爵鮮
不用濯子墨泰風有隧爾雅遂云不逮釋文○人作析迸自有肺腸
仝上性以中指外傳

雲漢蘊隆炯炯韓詩爞爞說文耗斁下土蕨蕨山川有㦸
其脊說文去如何怪爾雅作痓○釋文赫赫恔恔韓詩作炎炎如恔如焚
安哉冢宰文選釋胡寧瘨我以旱韓詩
崧高嵩高禮記峻極于天中庸為周之翰禮記王踐之事韓詩有佾
其成釋文錫爾介圭爾雅申伯番番既入于徐楚詞章句
烝民蒸民秉夷孟子四牡騤騤說文文○作騤騤釋彊圉漢書
韓奕有暐其道釋文王賜韓侯周禮注禡說文鉤膺鏤錫說文淺幭宋注又
作帛姪娣從之白帛其追其貉說文獻其貔皮釋文白狐也
江漢武夫滔滔鹽鐵論鈇肇敏戎功後漢書傳周弛其文德協此四
國禮記○治法旄也協和也

常武 既儆既戒 周禮注 敉彼淮濆 說文 民民翼翼 釋文
瞻卬 女反脫之 漢書注 鞫人伎忒 舍爾介逖 說文 邦國殄顇 漢書
三頌
清廟 駿奔走在廟 禮記
維天於穆不似 正義引孟仲子 識以溢我 說文作誐以謐我。非顧 何以恤我
左傳。注遂 詩說刑有本
烈文 四方其順之 左傳
天作 彼徂者岐 韓詩 子孫其保之 說苑
我將 維天其佑之 釋文 儀式刑文王之德 左傳
時邁 薄言振之 韓詩

執競 鍠鍠 說文
思文 始我釐麰 漢書。貽釋文 作詒年作麥 貽我來麰 韓詩
有瞽 應悚縣鼓 周禮注 肅雍和鳴 禮記作噰。雍爾
潛 揩 爾雅具以 滲有多魚 韓詩
雝 雍 論語以雍徹
載見 鞗革有瑲 說文
閔予 煢煢在疚 說文。文選注作懷 懷漢郊祀志作覺覺 陟降庭止 漢書
小毖 甹夆 爾雅 辛赦 韓詩
載芟 其耕郝郝 爾雅 有略其耜 集韻 嶧繹其達 爾雅 緜緜其穮 說文
有飶其香 釋文

良耜 其鎛斯稠 周禮注 集韻同 既薅荼蓼 說文 以薅荼蓼 玉海補遺 積之
秩秩 說文 殺時犉牡 釋文
絲衣 素衣其紑 并服俅俅 說文。爾雅 載弁俅俅 不吳不傲 釋文 不虞
不驁 史記 自羊來牛 韓傳 外鼐鼎及鼒 史記注。鼒音資
酌 泊 左傳 荀子 勺 內則
賚 鋪時繹思 左傳
般 墮山 釋文 於皇明周 白虎通
駉 在駉之野 有驈有騜 說文 有騅有駓 有駱有駱、有
嶧有驔 字林 益
有駜 鼓淵淵

泮水 薄采其芹 白虎通 其旂茷茷 音學 緋經 言采其芹 束矢其
憬 說文 彼東南 獷彼淮夷 韓詩
閟宮 實始翦商 稙稚尗麥 說文 荊荼是徵 史記 魯侯是賂 說苑
寢廟奕奕 情斷 縈芑 王謂叔父 禮記 遂撫大東 韓詩
那 猗鼓鼘鼘 說文 庸鼓有斁 釋文 奏鬷 玉海補遺
烈祖 亦有和羹 說文。通 釋和作盉 奏假 中庸 鬷假 左傳 殷社芒芒 史三代年
表褚先生 元鳥 奄有九域 韓詩 惟民所止 大學 百祿是荷 左傳
長發 元王桓撥 韓詩 海水有截 注 經 至于湯躋 禮記 聖敬日齊
釋文 布政優優 左傳 百祿是擎 說文 為下國畷郵 韓詩 為下國駿

蒙（荀子。大戴記作恂蒙）何天之寵敷奏其勇（大戴武王載玻說文荀子）

作（命）載則莫我敢遏　包有三枿　韋顧既伐（俱漢書）為下

國駿龐（齊詩）

殷武

罙入其阻（說文）四方是極（漢書古今人表）京師翼翼（韓詩。後漢書樊準傳全）

右學書文字考異凡一千數百有奇或音義同而字異或音義字形俱異其中古今文字雖殊本無二致若錄之以廣見聞而已若一句之中一字之異與毛詩各成一說皆三家之支流餘裔也已採於義可旁通者別入拾遺本文中矣此本王氏詩攷更加删補以次分篇一覽可得頗費日力但寡學謏聞尚多挂漏又隨得隨錄一篇之內先後不無失次學者諒之

三家詩拾遺卷之二

古逸詩

詩自三百五篇而外見於經傳子史之稱引者或指為孔筆删存之餘而非然也詩之有關于禮儀而不可缺如采齊肆夏新宮貍首諸篇孔子方考正之無由豈肯删而去之哉昔朱子嘗欲採輯詩章句於文選注中而深寧王氏因有詩攷之作然率隨手掇拾漫無條理緣重為蒐輯補所未及分為四篇一曰篇辭俱逸一曰篇名存辭逸一曰篇辭俱存一曰詩句存篇名逸各疏其出處於每條之下其非周之逸詩而見於雜家之稱述者無徵不信概置弗錄

篇辭俱逸一

商頌七篇

國語載公之大夫正考父校商之名頌於周太師得十二篇歸祀其先王孔子錄之以備三頌今亡七篇

商齊七篇

大戴記凡雅二十六篇八篇廢不可歌商齊七篇可歌也鄭氏謂商即商頌非也樂記商者五帝之遺聲齊者三代之遺聲也今逸之矣

太史公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

俟上采后稷下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為三百五篇其云三千餘篇雖別無所考要之古詩之遺逸多矣其篇名間有存者錄之下篇

篇名存詩辭逸二

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

右六亡詩篇名毛詩有之三家則亡陸德明曰此六篇周公制禮用為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三百十一篇及秦而亡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故序存而詩亡朱子以序為衛宏偽作不足信乃本洪邁王質鄭樵之說斷為笙本無詞而非闕文又據劉敞說謂鄉飲酒及燕禮眾此六詩皆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為有聲無詞之証又文選張揖上林賦注云小雅之材七十四人亦除笙詩言之然後儒多以漢唐舊說為是

晉束晳補亡詩六篇並補之夏侯湛湛先有補周詩其序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六篇有其音而亡其詞湛續其亡今湛詩無存而晳獨傳尊朱子者譏其無庸補也

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鶩夏

周禮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鄭注夏大也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客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助祭奏齊夏族人侍燕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祴夏公出入奏鶩夏九夏皆詩篇頌之類也此歌之大者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也

國語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以饗元侯也韋昭注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即周禮九夏之二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二說微異（叔玉漢時人著詩說杜子春周禮注引之）如所云則九夏僅關其六與鄭不同然樊遏渠實非九夏也如肆夏即其樊何以國語既曰肆夏又曰肆夏樊乎樊遏即執競何以但云肆夏樊不云樊遏執競渠思文乎蓋呂以肆夏為時邁者以時邁有肆于時夏之文耳因牽連及之謂樊遏即執競渠即思文而二詩並無明文可証韋昭因之小變其說皆不足信也又左傳載穆叔如晉金奏肆夏之三穆叔不拜其云肆夏之三謂遂奏肆夏昭夏納夏也故穆叔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如呂韋說則享元侯之意安在當以鄭氏為正鄭以九夏為頌類者孔氏謂歌類乎頌非必俱頌詩也鄭樵劉敞直謂九夏皆有聲無詞與笙詩同並不

足信唐皮日休有補九夏系文

采齊（一作薺）

周禮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鄭注逸詩篇名

新宮

儀禮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大射禮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鄭注新宮小雅逸詩篇名鄭知為小雅逸詩者以其與鹿鳴並舉也左傳叔孫昭子聘宋宋公享之賦新宮或云即斯干之詩則何所取義而賦之乎（唐邱光庭有補亡詩）

河水

左傳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杜注逸詩也義取朝宗于海韋昭注國語謂即沔彼流水之詩無所徵

茅鴟

左傳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穆子不悅使工為之誦茅鴟杜注逸詩刺不敬王也（唐邱光庭亦有補亡詩）

鳩飛

國語秦伯賦鳩飛公子賦河水韋昭謂即小宛之首章蓋以首二句有鳩飛二字也按內外傳引詩未有舍篇名而別括詩中一二字以命篇者蓋逸詩也

九德之歌

周禮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注九德即九功之歌今軼

武宿夜

禮記聲莫重于升歌舞莫重于武宿夜注舞曲名皇氏曰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達旦因名焉武宿夜其樂亡也按熊氏謂即大武之詩詩考樂記見而總干舞大武是大武固為舞曲但詩中不見宿夜之義且記何不云聲莫重于升歌舞莫重于大武

支辟　支義　支見　支童　支詩　支賓

大戴記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支辟支義支見支童支詩支賓十鼓　按支辟支義等名不知所解其曰間歌自是歌詩篇名曰十鼓則合兩篇為一鼓故合商齊七篇為十也商齊為五帝三代遺聲商齊之人識之故列于雅

明明　崇禹生開

逸周書世俘篇籥人奏武萬獻明明三終奏崇禹生

開三終注曰明明崇禹生開詩篇名
招雍肆夏孝成
尚書大傳維五祀奏鐘石論人聲招樂興于大麓之野報事還歸二年謀然乃作大唐之歌招為賓客雍為主人始奏肆夏納以孝成按孔子純取周詩定為三百則中天之詩在所弗錄但如所言則肆夏之名其始于有虞而周仍之歟
以上篇名有詩詞逸之詩如笙詩九夏采齊新宮諸樂章皆逸自孔子未刪詩之前者其他非周詩及無關禮儀之篇或刪自聖筆耳王氏詩攷雜入焉辯詞矣

大招伏羲駕辯楚勞商只王逸注伏羲作瑟始造此曲
網罟隋樂志伏羲有網罟夏侯元辨樂論本
豐年所樂論神農氏有豐年之詠
八闋呂氏春秋葛天氏樂八闋一曰載民二曰元鳥三曰遂草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凡詩八闋
晳陽南陽初慮朱于苓落歸來縵縵尚書大傳虞傳伯異至其方貢兩伯之樂其歌皆陽云故
破斧呂氏春秋夏后孔甲作為破斧之歌實始為東音
燕呂氏春秋有娀氏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始為北音
晨露呂氏春秋湯命伊尹作大濩歌晨露
黃竹穆天子傳諸篇名皆子書雜說且孔子純取周詩凡自殷以前原所弗錄耳
古樂篇名不可悉紀如扶來立本伏羲扶持下謀神農他大卷雲門黃帝承雲六莖顓頊六英帝嚳大章九大韶舜

大夏禹大濩湯皆傳之自古而詩並無聞至如阮籍稱少昊歌鳳鳥之迹夏后太初論黃帝有龍衮之頌尚書中候載成王有鳳皇之歌患已無稽其如大禹玉牒之詞許由箕山之歌皇娥白雲之歌萬天樅杵之歌雖有篇有辭明出後人之手與箕子麥秀之歌無異又如列子以不識不知四句即康衢之童謠呂氏春秋以普天之下四句乃虞舜自作之詩三國志曹髦紀何晏引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二句謂是詩文殆是傳訛

篇名詩詞俱存三

貍首

今日泰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以上見小戴記
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躋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
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者之旌既獲卒莫嗟爾不寧侯為爾不朝於王所故亢而射女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以上大戴記投壺篇○考工記梓人祭侯辭與投壺下六句略同而稍異曰唯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豈孫女之若侯亦用貍首耶
周禮鍾師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

注逸詩篇名貍首者樂會時也小戴投壺篇命弦
者曰請奏貍首而其辭不載載射義中只八句大戴
投壺載其辭多十九句長短不齊疑有闕文
詩無貍首之義或謂原壤登木之歌即此篇逸句固
非劉氏小傳或曰即鵲巢篆文似之此則既有貍首
又有鵲巢尤非

祈招

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
力而無醉飽之心
左傳子革對楚靈王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
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云云杜
注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官招其名此詩逸

轡之柔矣

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一作志之
麃麃取予不疑注麃麃和也不疑和之至
左傳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
柔矣其辭不載杜注逸詩也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
柔轡之馭六馬也逸周書太子晉解師曠請歸王子
賜之乘車四馬曰太師亦善御之師曠對曰御吾未
之學也王子曰女不為夫時詩云云

徵招角招

畜君何尤
孟子趙岐注樂詩也　孔子刪詩於世本中故周時
之詩不錄

樂詩

舟張辟雍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
尚書大傳衆日篇載此詩

支

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
國語衛彪傒適周見單穆公曰萇劉其不沒乎周詩
云云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為飫歌名之曰支
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夫禮之立成者為飫立而行禮昭
明大節而已少曲與焉詩樂少章曲也按內傳所稱要外傳
略同而不云飫歌

白水

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立從我
焉如
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召我焉居
管子桓公使管仲求寗戚寗戚應之曰浩浩乎儵儵乎
管仲不解歸而不訣有少妾問焉管仲曰非爾與知

也妾曰毋少少毋賤賤仲以語之妾曰寧子將欲室
乎古有白水之詩云云　按列女傳此少妾名婧而詩
不全

驪駒

驪駒在門僕夫俱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

漢書儒林傳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嫉王式謂歌吹
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
毋庸歸（劉敞曰尋文上下客歌驪駒者將歸之歌主人無折歸不當歸也）今日諸
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公曰經何以言之曰在
曲禮云云江公曰何狗曲也

雨無正

雨無其極傷我稼穡

劉安世述韓詩詳本篇

鼓鍾

詠任株離

疎韓傳述韓詩詳本篇

般

於繹思

三家詩時周之命下有此一句見孔疏

附

采薇歌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兮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
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兮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史記予悲伯夷之志覩軼詩可異焉

麥秀歌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

史記箕子朝周過故殷墟宮室毀壞生禾黍乃作麥
秀之歌　按二歌不見經傳疑未必果為伯夷箕子
之作而麥秀作尉為狡童尤未可信以其出自史記
傳之必有所自故錄而附之若琴操載文王羑里鳳
凰之歌則為後人贋作無疑也（琴操鳳皇銜書于文王之郊文王曰殷帝無道天命已移乃作歌曰翼翼翔翔彼鳳皇兮銜書來遊以命昌兮瞻天案國殷將亡兮蒼蒼昊天始有斯兮神連精合謀于房兮羑里歌曰殷道涸涸沒濁相兮來案相合不列分兮遷風尸色佳境吉兮夫夫之度役我恩兮典閒牢寧由其言兮適我四人愛勤勤兮）

詩辭存篇名逸四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

見論語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見論語

相彼盍旦尚猶患之

禮坊記引此二句注盍旦夜鳴之鳥言視彼夜鳴之

爲欲反盡作夜尚且惡之
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
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
禮緇衣引詩注曰上五句逸詩下四句見今節南山
篇按三百篇中如毋逝我梁四句無競維人二句及
翩翩者騅王事靡盬等句複見甚多此所引似自為
一章之詩也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左傳齊侯使敬仲為卿敬仲辭以羈旅之臣敢辱高
位引此四句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
代匱
左傳楚入鄆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
者也引詩云云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左傳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
乎不刑引詩云云注挺挺正直也扃扃明察講謀也
謀事之不善當聚致賢人以定之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
左傳楚子襄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

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引詩云云注人壽促
而河清遲言不可待兆卜也詢謀也言既卜且謀則
競作網羅之難無成功
淑慎爾止無載爾偽
左傳澶淵之會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
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
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　按大雅抑云淑慎爾
止不愆于儀與此異又古文尚書載入周官篇云恭
儉惟德無載爾偽
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

左傳子產曰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
不可逞度不可改引詩云云
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左傳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
焉引大雅惟此文王及此二句
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說苑作天之與善必報其德當以說苑
家語孔子在齊舍于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
左右白曰周使至言先王之廟災景公復問何王之
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引詩

云云　按家語為王肅偽書此條蓋襲說苑
魚在在藻厥志在餌
見大戴記疑魚藻篇逸同句
樂矣君子直言是務
見晏子春秋
行百里者半於九十
國策甘茂說秦王引此二句言末路之難也
大武句遠宅不涉 一本宅下有句字
國策白起複宜陽黃歇說秦王引詩云云注曰威武
之大者遠安宅之不必涉其地　按國策引詩如本
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服難以事治亂以
知事之計也立傳以行教考以學義之經也樹德莫
如滋除害莫如盡疑皆古語而稱曰詩故并錄
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勿
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
墨子兼愛篇引此八句稱周詩上四句見洪範下四
句見大東篇而稱周詩古或有考也
青青之麥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
莊子外物篇引此小司馬注曰逸詩刺死人也
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為之則存不為之則亡

荀子王霸篇禮之所以正國也譬猶衡之於輕重也
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既錯之而
人莫能誣也引詩云云
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
荀子臣道篇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
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稱其所
長以為成俗詩云云
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
荀子解蔽篇曰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
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是以謂之至
盛詩云云此不蔽之福也
墨以為明狐狸其蒼
荀子解蔽篇君人者周則讒言至矣而直言反矣小
人邇而君子遠詩云云此上幽而下險也
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太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
人之言兮 下二句與左傳同疑是一章
荀子正名篇說處道而不二吐而不奪利而不留貴
公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辨說詩云云
消消流水不離不塞轂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
太息

荀子法行篇曾子曰毋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云 云

綿綿之葛生于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絺紵良工不得枯死于野

見說苑 按說苑有辟雍詩云有昭辟雍有賢泮宮曰里周行濟濟將將似類逸詩附之于此

有斧有柯

陸賈新語輔政篇引此一句

厥初生民深修益成

史記三代年表褚先生引詩傳言姜嫄出見大人跡履而踐之知于身生后稷姜嫄以為無父棄之道中牛羊不踐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而收長之堯以為賢立以為大農姓之曰姬氏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按如褚所引則深修益成一句乃生民詩之逸句也

九變復貫知言之選

漢書武帝紀引此臣瓚曰先王創制易數以救流獘也是以三王之教有文有質九變之多也師古曰貫事也論語曰仍舊貫此言文質不同究極殊用循環復舊擇而用之 武帝元朔詔云詩曰四牡翼翼已征不服亦是逸詩

皎皎練絲在所染之

後漢楊終傳終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何者堯舜為之隄防桀紂示之驕奢也詩云 云 注逸詩也

羽觴隨波

晉書束晳傳武帝問三月曲水之義晳曰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 漢書音義羽觴作生爵形

萬人顒顒仰天告愬

見文選注薛君章句蓋韓詩也

佼人如娥 娥陳兒切

見集韻娥字下引詩 按詩之逸句見於秦漢晉唐人引述類於古語者皆彙錄如韓外傳代馬依北風越鳥巢故枝明是兩漢人詩亦弗錄其他呂氏春秋四條 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惟則定國○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小人則寬以盡其力○無過亂門 史記一條 得人者興失人者崩 列子一條 良弓之子必學為箕良冶之子必學為裘 周禮鄭注一條 敎爾替事爾家工來周悲稀肯肯雖雖毋

總毋皆稱曰詩而類於古之成詩若也又如管子之
山鴻鵠鏘鏘形勿若鴻鵠鏘鏘唯民歌之寗戚之南山白石高誘注見頌風
遺詩晉士蒍之狐裘蒙茸狐裘蒙戎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左氏謂晉士蒍自作之詩
焦贛易林之君子有酒君子有酒鄭人賦在雖不見好亦不見魂風淮南子說林
本云春秋緯之月離于箕月離于箕風揚沙父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豈好雨石
古括經直入之小雅漸漸之石詩中等類尤多或疑為逸詩而實非也
春秋之後周道寖衰聘問歌咏不行于列國學士之
詩逸在布衣閭以上班固語蓋自大野獲麟至于秦人失鹿
故百年之詩不墜于太史氏掌採其遺文斷句見於
子史百家之引述者皆秀民學士之逸詩而非必盡
經孔子之所刪者也其詞亦時異于三百五文以代
降詩亦隨之寖盛諷時自為漢體河梁惜別預異風
人是故詩變為騷騷變為賦而體製遂分四言化為
五言五古轉為歌行而排體以作是皆詩之支流餘
裔而亦時尚風氣之使然不可強齊也戰國與春秋
以上之詩亦猶是耳故雖有服古之士希心摹仿補
亡之什假合樂章要之風味自有淺深質文亦表厚
薄不難尋咀而見焉片語隻詞雖無關于經義綴編
叢簡豈有廢于披尋學者覽之將毋色然而喜乎相

再識

三家詩拾遺卷之三

會稽范家相蘅洲一字雪漢輯

國風

關雎

魯詩司馬遷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又曰
周室衰而關雎作 劉向曰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
雎起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未嘗見其乘
居而匹處也列女傳 杜欽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
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
俗也故咏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愛之至也本傳 楊
雄曰關雎作為傷始亂又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
雎作乎上習治也 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
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漢書注 張超曰康成弟子關
雎畢公作補傳○或云蔡邕說
齊詩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
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首言太
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
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
致其貞淑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
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

端也

韓詩關雎刺時也（詩說。內傳及薛君章句見下關雎本篇）又外傳曰子夏問關雎何以為風始也子曰關雎至矣乎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六經之策皆歸論及之蓋取之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是矣

詩始萌芽申公訓故單行于世故孔安國司馬遷劉向揚雄諸人皆宗魯詩至於後漢之末康成未見毛傳之先亦遞相祖述韓嬰內傳見于薛君章句者（詳見首章）與魯略同唯外傳述夫子之言似與毛合然非其本論也齊詩匡衡一疏似與魯詩不同而詩之正義亦未明辨以哲當時儀禮左傳未出無所考正三家者言未嘗深究夫子不淫不傷之旨使非毛公出而廓清義將終晦矣竊意康王后夫人晏起畢公思后妃之德故彈絃以諷諫事則有之薛士龍謂關雎刺時是賦其詩者呂元鈞謂陳古以諷是也魯韓傳說遂直以為刺康后而經師承之不加察耳

後漢明帝詔書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應門失守一語本春秋說題辭其言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然第曰歌以感之不云作以刺時也後人不加以附會遂謂康王承文武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至范蔚宗皇后紀序猶用其說豈止漢魏人哉然考光武郭后詔云既無關雎之德而有衞霍之風似用毛序即蔚宗序先言后夫人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哀誤作表見文選李善注）是毛說甚明後又云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可知是康王時人歌關雎以諷諫與薛呂之說正同乎故曰康后晏朝事或有之魯韓雖傳說非盡無稽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韓詩內傳曰窈窕貞專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文選注）

薛君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必於河洲蔽隱無人之處故人君動靜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去留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人君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後漢書注）

按薛君亦云詠以刺時不云作以刺時其文甚明又漢書注宋均曰應門者人主聽政處也不以政事為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

化脩應門之政云云此又似別為一解矣

葛覃

維葉萋萋 是刈是濩

韓詩內傳萋萋盛也文選注 刈取也濩淪也釋文○凡五家字義異者佚錄

濩老訓為煮義與韓同爾雅郭注作鑊孫炎曰淪謂煮之於鑊

言告師氏

附白虎通婦人之所以有師者何學事人之道也韓氏說詩 雖出三家不知所傳

卷耳

晁說之詩序曰韓詩以卷耳鵲巢采蘩采蘋皆康王時詩今無所考意韓詩在北宋時或尚未亡耶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荀子曰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

荀為四家所自出故有見即錄此說首章義尤精○左傳以此詩為文王能官人以王及公侯伯子男甸衛采大夫各居其列為周行四家皆同淮南子引嗟我二句曰以言慕遠世也高誘注思古之賢人各得其行列知漢人無異義矣

韓詩內傳頃筐欹筐也

我姑酌彼金罍

韓韓詩內傳罍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釋文又曰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為人所訕謗名曰觥觥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也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觴儀禮注引內傳文

知金罍為大夫通器則非后妃夫人自酌之器矣

云何吁矣

韓詩內傳云吁病也釋文

樛木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樛韓作朻 纍韓作蘽

按說文朻木高貌韓蓋以木之高喻后妃以葛藟喻衆妾言朻木雖高而葛藟得以縈蔓而附焉以興逮下之意與毛詩樛木下曲之訓各有取義

螽斯

宜爾子孫繩繩兮

韓詩外傳言母賢能使子賢也

繩繩毛訓戒愼也正是子賢之意與振振蟄蟄皆當依古為訓

兔罝

施于中逵 韓作馗

韓詩薛君章句馗中九交之道

爾雅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馗郭注四道交出復有旁通者

芣苢

魯詩劉向列女傳蔡人之妻宋人之女也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女之不幸也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于采捋之終于懷擷之況于夫婦之道乎其母乃作芣苢之詩

韓序芣苢傷夫有惡疾也 文選注

按劉峻辨命論冉耕歌其芣苢即伯牛也論語伯牛有疾注曰癩疾是也然宋毋忌只是歌芣苢而非作也亦賤傳說當如毛傳

韓序芣苢傷夫有惡疾也 文選注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韓詩內傳曰直曰車前瞿曰芣苢 薛君曰芣苢澤瀉也臭惡之草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是興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取而不已者以與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

夫有惡疾妻不肯去列女傳猶為近理若求已不得發憤而作則夫子何取而入之三百篇乎。毛以車前為芣苢韓曰直為車前瞿為芣苢則似二物薛漢又指為澤瀉是非臭惡之草也按陸佃釋韓傳云車前一名牛舌與澤瀉同又云生于兩旁謂之瞿可以治癩

漢廣

韓序漢廣悅人也 文選注 薛君章句曰游女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

韓云悅人蓋悅游女之貞潔而思欲求之耳薛君乃以游女為漢神類陳思感甄后而賦洛妃悖矣。不可休息韓作不可求思孔穎達曰詩之大休韻在辭上休求二字為韻二息字俱當依韓作思

汝墳

魯詩劉向曰周南大夫妻治水土過時不來其妻恐其解於王事蓋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生于亂世迫于暴虐然而仕者為父母在也乃作詩云云列女傳

韓詩汝墳辭家也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為此祿仕漢書注

毛序婦人閔其君子能勉之以正也正與魯合所謂無遺父母憂者王政酷烈恐罪及其親也韓以家貧祿仕為義亦不貼文王身上說如集傳所云也後漢周磐嘗讀是詩而起思親之嘆若曰王政雖迫如火矣其如我父母何其情愴然感人千載古義長矣

遵彼汝墳韓作濆惄如調飢惄韓作愵調作朝王室如燬韓作娓火毛及齊人曰燬楚人曰悅父母孔邇

韓詩君曰朝飢最難忍文選注　按韓詩濆水名也揚慎曰調飢或作輖飢皆屬奇異焦氏易林倘如旦飢郭選周詩惄焉如朝飢皆作朝

韓詩內傳頳赤也燬烈火孔甚也邇近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則顏色變漢書注

草蟲曹粹中詩說曰齊詩先采蘋而后草蟲王應麟亦云未知何本按儀禮歌召南三篇廢以草蟲在先

魯詩劉向曰孔子曰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說苑

按劉以思君子為好善道則非大夫妻所作矣

采蘩

禮記采蘩樂不失職也采蘋樂循法也初不言大夫妻能承祭祀左傳始以采蘋采蘩為昭忠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可薦於鬼神羞於王公又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之宗室季蘭尸之敬也似以二篇通美大夫妻之作亦未明季蘭為何時人要之毛說為有據矣三家他無所考惟魯說之所見魯詩以鵲巢采蘩采蘋皆康王時詩則與毛公時世不合

采蘋　采藻

韓詩沉者曰蘋浮者曰藻釋文又見埤雅蘋下

郭璞曰蘋水上浮蓱也江東人謂之薸陸佃曰藻生水底有二種　蘋藻即祭統所云水草之葅又昏禮云芼之以蘋藻則義可互用矣關雎之采荇所以備祭品參觀甚明

甘棠

魯詩史記召伯巡行鄉邑有棠樹決政事其下人思召公懷棠樹不敢伐故歌咏之　劉向曰召公述職當桑

桑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後世思而歌咏之說苑貴德篇

韓詩外傳召伯在朝有司請營洛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烝庶於阡陌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耕桑失時于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

孔叢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所以敬也尊其人必敬其位左傳引此詩亦曰思其人猶愛其樹皆以召伯既沒而民歌其德也魯韓詞異而大旨同

行露

魯詩劉向曰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于酆夫家礼不備而往迎之女與其人言夫婦者人倫之始不可不正夫家輕礼違制不可以行夫家訟之于理女終以一礼不備持義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礼之求防淫慾之行焉

韓詩外傳曰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志貞礼守死不往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宜故本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礼之求防汙道之行

毛傳不言申女之事但云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與強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夫強暴尚凌貞女則未為化行而俗美矣但如魯韓說以閨門之處子求全責備至于構訟不顧豈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乎意者夫家必可以備礼而不備以致夫家構訟其女在家守礼自矢詩人舉而揚之耳

羔羊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韓詩內傳小曰羔大曰羊素喻潔白絲喻柔屈紽數名也逶迤逶迤本作公正貌正義　薛君曰詩人賢仕為大夫者其德能稱有潔白之性柔屈之行進退有度數也漢書注

以逶迤為公正與毛傳行可從迹之意不同而韓說較明

摽有梅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韓詩摽作莩傳曰莩零落也迨願也釋文

王應麟曰摽與莩通非是莩是零落之意摽乃擊之使落與寤辟有摽之訓為拊心同願者父母之願戚

毗陵吳璞曰此擇婿之詞父母之心也

小星

寔命不同

韓詩寔作實傳曰實有也（釋文）

寔與實不通大雅實墉實壑注實當作寔按寔音同寔寔是也實有也韓若曰實征之所以肅肅者有命自天不得而同也

江有汜

江有渚

韓詩內傳一溢一否曰渚（釋文）

何彼襛矣

魯詩鄭箋昔曰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儀禮疏）◯（此為魯詩說見康成答張逸語）

毛傳謂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以平王為平正之王蓋以二南為文王時詩故其說如此集傳亦無定見夫太公之女為武王元妃似不應以女復嫁齊侯之子（毛奇齡說）且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嫁陳不聞次女嫁呂伋也集傳載或說謂平王宜臼之孫嫁齊僖公侯之子以齊桓娶共姬事見春秋也似為可據然共姬為莊王女乃平王之曾孫矣諸說紛如莫知誰是不如魯詩以齊侯之子為齊僖之女子以平王之孫為王之外孫女似可解紛　據韓詩作茙說文云衣厚貌亦與毛傳異

騶虞

魯詩古有梁騶者天子之田也（文選注）賈誼曰騶者文王之囿虞者囿之司獸者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太傅新書）

周禮樂以騶虞疏曰騶虞天子掌鳥獸之官也禮記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古以騶虞為官名魯詩正與之合毛傳不如魯長故歐陽公主之　墨子曰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此說之古魯詩謂詩作於康王之世而無他書可證文選注引琴操曰騶虞邵國之女所作也未知何本

壹發五豝吁嗟乎騶虞

魯詩鄭氏曰壹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吁嗟乎騶虞嘆仁人也（射義注）◯（鄭注三禮時未見毛詩所說皆魯詩）

韓詩吁嗟嘆詞（釋文）

鄭以騶虞為嘆仁人者以騶虞之官亦仁人也周書王會篇曰壹發五豝言多賢也蓋五豝五職皆以多為喻騶虞之官莫非仁賢則其得人之多而官之備可見故詩人嗟嘆而美之　戴埴鼠璞曰騶者如七、

騶六騶度如山度澤度

三家詩拾遺卷之四

會稽范家相蘅洲又字雪舟輯

國風

柏舟

魯詩劉向曰衛宣夫人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女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願請同庖衛君使人愬於齊之兄弟齊兄弟皆欲之女終不聽而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憫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也詩曰威儀逮逮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欲也列女傳

衛宣姜自誓而作

李達仲曰此所謂宣姜宣公皆嫉左傳宣公納伋之妻為宣姜未聞其後更娶齊女至城門而公死為公守節持喪且宣公之子惠公繼立為君並無弟繼為君之事或別是一人而非宣姜且是引詩之人非作詩之人要不足深辨也

說苑引憂心悄悄二句曰小人成羣斯足憂矣又同毛序未知何故向治魯詩其子歆好毛詩左傳執以問向向往往不從雖是劉氏固兼通毛詩矣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魯詩賈誼曰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新書
左傳北宮子引此二句言君臣上下内外大小皆有
威儀也毛傳物有其容不可數也義俱同

胡迭而微
韓詩迭作𢧵傳曰𢧵常也文釋
胡常而微言日月至明胡常有時而微不恬見我之
憂思也

燕燕
魯詩劉向曰衛定姜者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
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
至于野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
于野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
君子以定姜為慈姑傳列女鄭氏曰定姜無子立庶子衎
是為獻公畜孝公也獻公無礼于定姜定姜作此詩礼記注曰鄭玄答炅模云為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按盧君即盧植與鄭共師馬融其大先師即馬融也融注列女傳皆魯詩說 李迂仲曰衛定
姜歸其娣送之而作
毛傳作莊姜送戴嬀魯乃作定姜送婦戴傳之有自
也但詩文不類送婦且非特長大歸之詞
先君之思以畜寡人

魯詩鄭氏曰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于寡人礼記注
獻公無禮于定姜事見左傳

日月
報我不述
韓詩述作術薛君曰術法也

終風
終風且暴
韓詩終風西風也
謔浪笑傲
曀曀其陰
暴起也
曀作撎天陰塵也文俱釋

擊鼓
死生契濶
韓詩契濶約束也文釋
也以契濶為勤苦不如韓長正義曰五人為伍謂與
其伍中之人相約束也軍法有兩卒師旅其約亦可
相及獨言伍者以執手相約必與親近左傳曰不死
伍乘軍之大刑也是同伍相救故舉以言之
于嗟洵兮
韓詩吁嗟夐兮夐遠也文釋
毛傳釋洵為遠謂軍伍之疏遠也韓作夐遠似㴱南
行師期之遠亦可通

凱風

魯詩趙岐孟子注莫慰母心謂母心不悦也
大戴記曾子曰有子之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孟子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曰子之辭曰過小則非不安
其室之意益之子未嘗不能慰其母心而母不悦其
子其心苛促之子反而自責故曰莫慰也母不過少
慈恩是謂過小且非母之自言是謂子之辭趙注所
以止作母心不悦而不及其為他若不安其室義特與
父絶而猶曰過小乎

雄雉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魯詩馬融曰害不忮害不貪求何用為不善乎疾貪惡
忮害之詞 論語注
韓詩外傳曰夫利為害本福為禍先惟不求利者為無
禍故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馬融以為疾貪惡忮害之詩前三章若無可見基篇
終始察本意也韓以不求福利為善義亦相同皆非
刺淫與毛序異

匏有苦葉

深則厲淺則揭
韓詩至心曰厲 文釋
厲說文作砅履石渡也毛傳以衣涉水鄭注論語由
膝以上為厲義各不同

招招舟子
韓詩招招聲也 文釋
毛曰號召之貌王逸曰以口召以手曰招

谷風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魯詩鄭氏曰此詩故親今疎也言人之交當如采葑采
菲取一善而已君子無求備于一人能如此則德音之
美不離今名我願與之同死矣 禮記注
此雖以詩文釋引詩斷章取義之意然曰故親今疎
曰言人之交似不指棄婦而指朋友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
韓詩違很也 文釋 白虎通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
之禮故曰薄送我畿

毋發我笱 有洸有潰
韓詩發亂也潰不善之貌 文釋

式微

魯詩劉向曰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既往而不同欲未
嘗得見其傅母閔夫人賢公反不納憐其見遠而不以

時去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彼雖不吾以
吾可以離乎娣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列女傳劉歆曰黎莊夫人執行不衰莊公不偶行節反乖
傳母勸去作詩式微夫人守節終不肯歸傳賢
魯詩所傳事必有本但考左傳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
奪黎地未聞黎莊有失德也況中中露皆衛地毛傳
以為異國而寓之更明

簡兮

碩人俁俁　右手秉翟
韓詩俁作扈傳曰扈扈美貌又曰萬以夷翟大鳥羽釋文
正義曰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
爾雅翟雉屬皆非夷翟大鳥韓蓋別有所本

泉水

毖彼泉水　飲餞于禰
韓詩毖作祕溢海壯吉切利也　禰作坭傳曰送行飲酒曰餞釋文

北門

王事敦我　室人交徧摧我
韓詩摧作誰以追反　傳曰敦迫也誰就也釋文
摧就者就而叢責之也

靜女

靜女其姝　搔首踟躕　外傳曰賢者精
韓詩傳曰靜貞也踟躕原文躑躅也釋文
氣闐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
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思時辭也
內傳以靜女為貞女外傳以為賢者思時之辭而曰
歌道義皆與取彤管之意合

新臺

燕婉之求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　得此戚施
韓詩燕作嬿洒作漼浼作浘傳曰漼鮮貌浘浘盛貌釋文
薛君曰戚施蟾蜍喻醜惡太平御覽
戚施說文作鼀䵶蟾蜍類形醜又不能仰也

二子乘舟

魯詩劉向曰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伋前妻之子也壽
母與朔謀欲殺之而立壽使人與伋乘舟于河中將沉
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能殺伋方
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舟行無忠未殺又
使伋之齊使盜見載旌者要而殺之壽止伋伋不可壽
又與之偕行壽之母知之戒之曰壽無為前也壽又竊
伋旌以先行幾至齊父盜見旌而殺之伋至痛弟代己
遂載其尸還至境自殺新序

新序之勝于毛傳者有三以伋為前妻所生之子則知伋為宣公為世子時所生非烝于夷姜而生者及其即位年已長大故可立為太子一也姜與朔共謀殺伋其事秘國人何由知而賦詩君傅母在內又知而不敢言也是以閔而作詩二也姜欲壽為太子愛之而壽之先與伋共舟所以阻其沉舟之謀尚非代死代死在窮難耳其後壽死于盜伋猶至不敢再殺乃載尸還境痛弟之代已以自戕情事宛然三也三家雖多雜出而傳之有自學者亦信其所可信而已

柏舟

實維我特

韓詩特作直傳曰相當值也 文粹

言共姜撫孤而矢心曰髡彼兩髦實我相當值以撫養之也共伯為武公之兄史稱武公弒而自立是未可信但共伯既已嗣位則非幼小可知毛傳亦屬未當而髦自是共伯遺孤韓云當值猶云遭此閔凶耳

墻有茨

中冓之言 不可詳也

魯故冓作㝤故曰中㝤中夜也 漢書注

韓詩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也 文粹 詳作揚傳曰揚猶道也 文粹

周礼媒氏注陰訟爭中冓之事聽之亡國之社蓋掩其上而栈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是冓為構合之義毛傳為長

君子偕老

委委佗佗 邦之媛也

韓詩佗作他傳曰他他德之美貌 文粹 媛作援傳曰援取也

佗佗為德之美即平易之謂與毛傳同不如從正義作行步之美為是援之訓取言為邦人之取法也

鶉之奔奔

鶉之奔奔 禮記作賁賁 鵲之彊彊 禮記作姜姜 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魯詩鄭氏曰賁賁姜姜爭鬬惡貌良善也言我以惡人為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賁賁於下 禮記注

韓詩賁賁彊彊乘匹之貌 文粹

賁賁彊彊毛傳與解集傳以為非匹偶而相從依韓說也魯但云以惡人為君意鶉好鬬鵲性燥皆非淫烏故以爭鬬取義耳然不如從韓為長

定

魯詩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

鄭志答張逸曰仲梁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

按韓非子八儒有仲良氏之儒陶潛羣輔錄有仲梁

傳樂為道詁蓋先申公浮邱伯而說詩者先儒皆定

為魯詩

星言夙駕

韓詩星精也 文選注

蝃蝀

韓序蝃蝀刺奔女也詩人言蝃蝀在東者邪色乘陽人

君淫泆之徵臣子為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指也 後漢書注

如韓說是刺宣姜之詩也毛作衛文有道國人不齒

淫奔與韓不同

相鼠

三家詩妻諫夫者夫婦榮恥共之此妻諫夫之詞也

妻諫夫不知何指白虎通爰稱出

干旄

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韓詩傳曰鑿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 王充論衡引詩

傳述

按左傳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家語曰干旄之忠

告無父母皆取姝子忠告善道之意此以素絲染練

為喻正善道之謂

載馳

魯詩劉向曰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初許求之齊亦

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言曰舍近而就遠離大

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君不聽其

後狄人攻衛破之許不能救夫人馳驅而弔衛侯因疾

之而作詩 列女傳

劉以許穆夫人為懿公之女悞也按左傳齊人使昭

伯烝于宣姜生文公戴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其事

雖為可據但懿公為惠公之子是宣公之孫也宋桓

夫人與許穆夫人與惠公為兄弟而懿公乃其姪耳

即如左傳夫人為昭伯所生亦是姊行豈懿公所生

之女乎夫人之言衛侯為宋社稷亡嗜其兄弟故許

人以義說之而夫人終不得往也 左氏謂夫人之

嗜衛在戴公時是據詩文言至于漕為說也亦悞狄

入衛在閔公之二年冬十二月宋桓公隨立戴公以

廬于漕而是年戴公隨卒文公嗣立是戴之立止一

月耳閔之十二月夏之十月詩云芃芃其麥言采其

蝱豈十月途中之景乎蝱啗衛當在衛之初滅或文

公之時也　左傳載叔孫豹賦馳之四章取控于大
邦誰因誰極之意似可為大人先請其父欲與齊以
為外援之証即韓傳亦如魯詩所傳也但父為宣公
非懿公
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
衛女何以得編于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
女之志則怠夫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夫衛女行中
孝慮中聖權如之何
按外傳述公孫丑問伊尹放太甲為一章或是孟子
軼文疑傳寫者與列女傳正同

大夫跋涉　許人尤之
韓詩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尤非也 正義

三家詩拾遺卷之五

會稽范家相衡洲一字蘅洲輯

國風

淇奧

綠竹猗猗 韓作菉薄 瑟兮僩兮赫兮咺兮 咺韓詩作宣 有匪君子 匪韓詩作邲

韓詩內傳菉薄萹茿也邲美也僩美貌宣顯也 正義
毛傳綠王芻竹萹茿是二草名李巡陸璣皆曰一草
二名而正義引終朝采綠以非之但韓詩又止是一
草其不同如此按淇園千畝竹故朱子辟為綠色之
竹是也不有竹竿之詩可証乎

綠竹如簀
韓詩薛君曰簀積也綠薄同薄盛如簀

考槃

韓詩槃作盤澗作干傳曰地下而黃曰干 文選注 磽确之
處也 釋文
貫穗以考槃為扣盤引鐘鼓帶考為証從韓詩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
韓詩邁作過傳曰曲景曰阿 釋文 過美貌 文選注

碩人

魯詩劉向曰莊姜始至操行衰墮淫佚冶容傅母諭之云子之家世尊榮當為法則子之質聰達于事當為人表式衣錦絅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碩人之詩姜遂感而自修也 列女傳

左傳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望其行表情而好淫佚乎但魯詩本其始至而言之按之詩文義亦可通當備一說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韓詩倩蒼白色盼黑色 文釋

大夫夙退

韓詩退罷也 文釋

北流活活 韓活作濊 鱣鮪發發 韓作鱍鱍 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孽韓作钀 朅作桀

韓詩內傳濊〻流貌鱍〻長貌桀健也 文釋

說文車行載高之貌韓訓為長高車載人則見其長

氓

氓之蚩蚩 將子無怒 体無咎言 体犹履也

韓詩內傳氓美也貌將辞也履幸也 文釋

隰則有泮

韓詩泮陴也 文釋

芄蘭

童子佩韘 垂帶悸兮 能不我甲

魯詩能治煩亂者佩韘能射御者佩玦 劉向說苑

韓詩甲作狎 按毛傳亦以甲訓狎

伯兮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

韓詩朅作偈傳曰偈桀侹也疾驅貌 文釋

木瓜

賈誼曰木瓜下報上之詩 孔[illegible]氏詩序

齊桓為盟主以衛人言之曰報上

黍離

魯詩劉向曰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 新序

新序載伋之傅母作二子乘舟壽作黍離王應麟曰

齊詩與魯同

韓詩黍離伯封作也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 曹植集

如魯韓則此詩皆弟憂其兄之詞事適相類而所傳各異但尹吉甫為王朝之臣韓說猶為可通

彼黍離〻彼稷之苗

韓詩離〻黍悗詩人求亡不得憂懣不識于物視彼黍
離〻然憂甚之時反以為稷之苗乃自知其之憂之甚
也太平御覽

君子于役

苟其有佸　韓詩佸至也文釋

君子陽〻

君子陶〻　韓詩陶〻暢也後漢書注

揚之水

不與我戍申　韓詩戍舍也文釋

中谷有蓷　韓詩蓷茺蔚也文釋

茺蔚即益母朱傳從之毛訓為雛別巷聞之上林賦
巷闇軒于陸玑証之按詩曰暵其脩暵其濕則似是
巷闇非益母也

兔爰

雉罹于罿　韓詩薛君章句曰施于車上曰罿

葛藟

皇甫謐曰刺桓王詩　崔靈恩曰桓王詩義俟正

大車

魯詩劉向曰楚伐息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
之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曰然不以一身更貳夫
止離于地上豈若死離于地下乃作詩曰穀則同室死
則同穴遂自殺君子謂夫人說于行故序之于詩
大車毳衣皆大夫車服詩曰畏子不奔其義安在世乎

緇衣

緇衣之蓆兮　韓詩蓆儲也文釋

大叔于田

齊詩述衍曰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事封
袒裼暴虎毛鄭指叔段而齊詩泛指國人時無左傳
故說之而解兩耳

兩驂如舞叔在藪

韓詩兩驂左右驂騑文選注　禽獸之居曰藪文釋

清人

二矛重喬　韓詩喬作鷮　重喬毛訓累荷鄭云矛矜近
上及室題所以懸毛羽也正義矛柄謂之矜室矛之
鎣題所以識也矛柄之上鎣室之下懸雉羽以為之
識鷮者雉名重鷮者重挂雉羽于矛之室題也

羔裘

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韓詩洵作恂渝作偷傳曰侯美也文釋

恂信也既信且直也毛訓洵為均朱子從之偷與侯

韻亦當從韓

東門之墠　有踐家室
韓詩踐作靖傳曰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栗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爲家室也（太平御覽引内傳）

子衿　子寧不嗣音
韓詩嗣作詒傳曰詒寄也言不寄問也（釋文）

出其東門　聊樂我員
韓詩員作魂傳曰魂神也（釋文）
詩云縞衣綦巾其心神自有至樂也

野有蔓草
韓詩外傳孔子遭齊程木子于郯傾蓋而語終日頋子路取束帛十以贈先生子路曰由聞之士不中道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子曰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齊程木子天下之賢士子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
外傳雖非專以釋經然明以美人爲賢人以邂逅相遇爲尋常道路之相值非如毛序謂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也又以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太叔賦之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子齹亦賦之使其爲淫奔期會之詩則本國之大夫何以賦之趙孟韓起何以稱之乎此本毛公之說不可不參三家以審其是非者也朱子以鄭聲淫爲鄭詩淫實毛公有以啟之

溱洧
韓詩薛君章句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悅者俱往焉（藝文類聚）
溱與洧方渙渙兮（韓作洹洹）　士與女方秉蕑兮　洵訏且樂（洵韓作恂）
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韓詩内傳蕑蘭也洵盱樂貌（以上釋文）詩人言溱與洧方盛流洹洹然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士與女方秉蘭兮秉執也衆士與衆女方執蘭而祓除（以上漢書注引内傳）勺藥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釋文）
按韓傳但言三月上巳士女秉蘭祓除水濱與所悅者俱往而無他詞其曰所悅者謂士與士女與女各有平日所悅之人即伊其相謔亦是士女各就其所悅者與之相謔耳世無道路相逢士女襍沓互相戲謔淫奔之理乃毛傳添出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諸語無論詩中絕無兵革流離之意即秉蘭贈藥安必爲自成期約之物皆非詩中所有之義也但暮春水濱男女群相祓禊袿交錯風俗之奥自在言外詩人但直敘其事而含刺已明韓詩之說深得

風人之旨不可增益一語

鷄鳴

韓序鷄鳴讒人也（太平御覽一作悅人也）

孔叢子引夫子之言曰於鷄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 此君子當屬人君言若以為人臣畏讒而恐趨朝之晚設為夫婦之相儆其義茂矣 益以詩有蒼蠅之聲亂人聽聞耳 毛傳以為哀公荒政故述賢妃之夙夜警戒以為刺 朱子疑其無所證據改為古之賢妃警君子詞 按列女傳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之不聽鄭衛之音 桓公乃立衛姬為夫人 號管仲為仲父 夫人治內管仲治外而齊國大治 若如朱傳則齊之賢妃無逾于衛姬者矣

匪鷄則鳴蒼蠅之聲

韓詩薛君章句鷄遠鳴蠅聲相似也（文選注）

薛漢之說正同毛傳思謂蒼蠅之聲豈足以亂聽 且而聽之不分如是 況蟲飛天曙嘒嘒之聲 將往反以蠅聲有似鷄鳴可乎 詩蓋曰非但鷄則鳴矣蒼蠅業已作聲 蓋蠅尚無聲而誤為有也 警旦之情如話

還

子之還兮（齊作營 韓作嫙） 遭我乎峱之間兮（齊作嶩 又一作巎） 並驅從兩肩兮 揖我謂我儇兮（韓作嬛）

齊詩崔靈恩曰峱山名 言往適營山而相逢於峱山也

漢書地理志營齊地名 說見下

韓詩內傳嬛好貌 嫙亦好貌 三歲曰嫙（釋文）

子之昌兮 子之茂兮

齊詩崔靈恩集注昌茂俱齊地

按漢書地理志臨淄名營丘 即太公所封之地 昌茂未知何地 或云營之故城 即濰之昌茂 即泰山之牟 牟與茂古字通 未知是否

著

顏師古曰著齊地名 出濟南郡著縣也（漢書注）

按著即古宁字 如是地名 則二三章曰庭曰堂 又豈地名乎 顏蓋三家說而未知本之何家

東方之日

韓詩薛君曰彼姝者 詩人之所悅 若顏色之盛若東方之日也（文選注）

韓意亦作刺淫 但東方之日 非指顏色 戴埴曰男女相奔不夙則暮 日出早也 月出遲也

在我闥兮 韓詩門屏之間曰闥（釋文）

東方未明

三家詩拾遺卷之六

會稽范家相衡洲一字雷洲輯

國風

葛屨

摻摻女手 摻韓作攕

韓詩內傳攕攕女手之貌 文選注 古詩纖纖出素手此本

汾沮洳

齊詩匡衡曰晉侯好儉而民畜聚 公疏 儉為美德能畜聚則戶有蓋藏家給人足矣如匡說則非刺也

園有桃

我歌且謠

韓詩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 釋文

伐檀

齊詩張揖曰伐檀刺賢者不遇明王也 文選注

張氏之說與毛略同按孔叢子曰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與孟子答公孫丑之意正同董仲舒及薛漢之說皆然毛傳謂在位貪鄙賢者不得仕進張揖謂賢者不遇明王俱非詩意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不素食兮

東方未明

顛倒衣裳

荀子君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去禮也 按臣之赴召禮宜顛倒衣裳而去此二句非刺也末章不能辰夜不夙則莫非命名不時乎乃是刺公

南山

衡從其畝 從韓作由

韓詩內傳東西耕曰衡南北耕曰由 釋文

敝笱

其魚唯唯 唯韓作遺遺

韓詩內傳遺遺言不能制也 釋文

載驅

齊子發夕 韓詩發旦也 按發夕謂不俟旦而發行于夕極言其緩恣自如古說皆昧

猗嗟

舞則選兮 四矢反兮 選韓作纂反作變

韓詩薛君曰舞則纂兮言其舞之中雅樂也 文選注 變易也

四矢反兮鄭箋謂四矢皆得故處是巧射也韓云變易者同禮謂九射各有其儀莊公每射四矢各變其儀也然于下樂亂又不貫矣

韓詩薛君章句曰何為素餐素餐者質也人但有質樸而無治民之才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明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如尸焉 文選注

狩獵稼穡有位之君子如此可謂質矣而又能涖官治民是謂不素餐之君子能不素餐則亦不尸祿矣

董仲舒曰不素食兮先其事後其食謂之治身也

河水清且淪猗

韓詩順流而風曰淪文貌 釋文

懸貆

歲聿其莫

韓詩薛君章句曰聿辭也莫晚也言君子之年歲已晚也 文選注

不曰歲晚而曰君子之年歲已晚猶云老冉冉其將至勤其及時為樂也君子良士之稱此非刺晉僖儉不中禮之意甚明季札聞歌唐而嘆其憂之深有陶唐之遺教孔叢子曰於唐見儉德之大也思深而有儉德無已太康職思其居之謂

山有樞

魯詩司馬遷曰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 史記

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

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 公羊傳注引魯傳

此本曲禮文而魯詩引之以明上下皆不可斯須去樂之意非專指下位也

揚之水

素衣朱襮 魯襮作綃

魯詩內傳綃綺屬 鄭注士昏禮引魯傳

綢繆

見此邂逅 韓逅作覯

韓詩內傳邂逅不固之貌 釋文

幸然幸遇不可久長故曰不固毛傳別本亦作邂逅

釋文解說也與韓異義

有杕之杜

噬肯適我 韓噬作逝

韓詩內傳逝及也 釋文

言就及君子之在而幸其適我而飲食款留之也分明幸見君子而愛之之詞

車鄰

寺人之令 韓令作伶

韓詩傳曰伶使伶也 釋文

小戎

俴駟孔群

韓詩駟馬不著甲曰俴駟 釋文

按鄭箋以俴駟為四介馬孔疏以淺薄之金為甲而韓以為不著甲何也鄭之戰不介而馳春秋時固已有之秦人剽疾或類是與

蒹葭

韓詩薛君曰大渚如沚 文選注

終南

顏如渥丹 丹韓作沰

韓詩傳曰沰 拖各切 赭也 釋文

黃鳥

齊詩説衛曰秦伯貴信而民多從死 秦疏

應劭曰秦穆公與羣臣飲酣言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故李德裕論曰若三良者殉榮樂非狥仁義也此貴信之說也史記穆公葬于雍從死者百七十人此民多從死非獨三良也

晨風

鴥彼晨風 韓詩鴥作鷸謂鷸乘朝風而飛也其義不同

六書故亦以晨風為朝風漢魏人則以晨風為鷂

渭陽

魯詩劉向曰重耳入秦秦送之晉太子罃思母之恩而送舅氏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 列女傳

宛丘

齊詩説衛曰陳夫人好巫而民多淫祀 秦疏　班固曰周武王封媯滿于陳是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好巫鬼者也詩擊鼓于宛丘之上婆娑于枌樹之下是有大姬歌舞之遺風也 地理志

按季札聞歌陳而嘆曰國無主其能久乎國之無主者民皆淫祀忘其本業而上不禁止之謂非必以宛丘之子即為陳主也班氏故以是詩與東門之枌並今人民化其上而上與下如出一心非刺其君而何

東門之枌 穀旦于差 韓詩作嗟謂擇令日而招同類猶嗟我婦子之嗟亦備一說

衡門 可以樂飢 韓詩作可以療飢義亦異

東門之池 魯詩孔安國曰停水曰池 鄭箋

墓門

魯詩劉向曰陳辯女陳之采桑女也晉大夫解居使于陳遇采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子為我歌吾將舍女乃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又曰為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大夫曰其棘則是其鴞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

之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其人且亡而況鴇乎乃服而舍之列女傳

此謂辨女欲墓門之詩非謂作墓門之詩也其曰人且亡而況鴇乎借詩比刺于本義不涉楚辭何繁鳥萃棘而繳子肆情五臣注曰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負其子欲與之淫佚婦人引詩刺之其說尤明諸家好奇竟有以墓門一詩為辨女作者未之考也但墓門是地非卯墓之門與左傳正同故鄭而辨之焉

歌以訊之　韓詩訊諫也釋文

防有鵲巢　誰侜予美韓作娬　韓內傳娬美也釋文

澤陂　傷如之何石經作陽　魯詩傳曰陽予也

碩大且卷韓作菤　韓詩薛君曰菤重頤也太平御覽

匪風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偈韓作揭　顧瞻周道中心怛兮怛韓作悬古怛字

韓詩外傳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也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悬兮

王吉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飄引詩

舉古之風與車以慨今之不然即周道之所見以興成周之道也故卒章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候人

荷戈與祋祋韓作綴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韓詩鄭康成曰汙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其翼為才如君子以不稱其服為有德表記注

王應麟曰此韓詩說也　言汙澤之鳥尚以不濡其翼為才況為君子而在上可以不稱其服乎國語載楚子引詩曰彼其之子不遂其媾鄭之也鄭與尤適

益古說已深

鳲鳩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魯詩傳曰鳲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說苑引魯詩傳文

按荀子曰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此魯說之本唯心結于一而不二斯儀見于外而如一儀一即不忒記曰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珮之聲升車則有鸞

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
序故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儀一之義大矣哉經傳
皆美君子之詞毛以為刺者異古之君子以刺今之
君之不一也其說一貫

七月

歐陽脩曰七月詩蔡齊魯皆無之按太平御覽明載
韓嬰七月之說即釋文亦載有八月在宗之訓是韓詩
之有七月甚明齊魯在宋時亡之已久不知歐公此言何本

四之日舉趾

韓詩傳曰言受于四月始可舉趾以耕也 太平御覽

四月秀葽　獻豣于公

魯詩劉向曰秀葽味苦苦葽也　鄭氏曰四歲曰肩 周禮注

八月在宇　塞向墐戶　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韓詩宇屋霤向北何窗也 釋文　班固曰曰為改歲入此
室處所以順陰陽備盜賊習禮文也 白虎通

三之日鑿冰沖沖

韓詩水者窮谷陰氣所結不洩則伏為伏陰 初學記引內傳
左傳言藏冰必取之深山窮谷固陰沍寒鑿而取之
所以洩陰也可見王政之施無非節宣陰陽之道

鴟鴞

三家詩趙岐曰鴟鴞刺邠君也 孟子注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韓詩薛君曰鴟鴞鸋鴂鳥名也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
適以病之也愛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
知托于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蘭風至蘭折巢覆子死有
卵則破是其病也 文選注
以鴟鴞為鸋鴂見傳亦同但毛以鴟鴞托言人有取
其子者鴟若曰寧取我子無毀我巢以我積日攻堅
之故也薛則以鴟鴞指武庚謂其播縱二叔不知自
托於皇朝據國以叛終取滅亡就兩家之說觀之薛
猶為近之小毖之詩曰肇允彼桃蟲桃蟲鷦鷯小鳥
正鷦鷯之屬也鴟鴞的是鴟鴞墓門之詩曰有鴞萃
止楚詞以為鷙鳥豈鷦鷯乎金縢曰周公居東二年
則罪人斯得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罪人指武
庚故以鴟鴞目之夫能毀人之室取人之子非鴟鴞
而何集傳之說當矣

徹彼桑土 土作杜 韓　予手拮据　予所蓄租

韓詩杜桑根也　口足為事曰拮据 手病手口共作　租積也 釋文俱
按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字林作敊桑皮也

東山

鸛鳴于垤　烝在栗薪 栗韓作蓼

韓詩薛君曰鸛水鳥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鸛見之長鳴而喜也 文選注 蓼薪衆薪也 文粹

按鄭箋烝塵也栗析也義各不同

親結其縭　九十其儀

韓詩薛君曰縭帶也 文選注 外傳曰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破斧

四國是皇 韓皇作遑

白虎通周公東征四國是遑言周公東征述職而天下皆正也　按班氏之意謂東征歸國黜陟四國之臣而天下皆正此義亦新

又缺我錡　又缺我銶

釋詩錡木屬銶鑿屬 文粹

伐柯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韓詩外傳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性情而治道備矣四者不求于外不假于人反諸己而已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外傳引詩即中庸以人治人之意非斷章取義古引此二句皆如是解毛傳曰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引大學正與韓同蓋美周公之善因人情以治人也

九罭

韓詩九罭取鰕芘也 太平御覽

毛以九罭為緵罟小魚之網緵芘則益小矣孫炎以為九囊之網則是大網矣予從之

三家詩拾遺卷之七

會稽范家相蘅洲一字雪洲輯

小雅

鹿鳴

魯詩司馬遷曰仁義凌遲鹿鳴刺焉　蔡邕曰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絃諷諫 文選注 蔡邕琴操

按左傳明云鹿鳴所以燕嘉賓也魯詩之失與關雎同呂元鈞氏謂彈絃諷諫乃陳古以諷非謂二詩作於衰周其詳已見關雎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淮南子曰鹿鳴興於獸而君子美之取其得食之相呼美鹿鳴之得食以招摯興居子係望賓以宴客似與魯詩不同

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

韓詩鄭氏曰鹿鳴來此已有旨酒以燕嘉賓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其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傚也 鄭飲酒禮注

鄭志荅張逸曰注禮時未為詩箋故用舊說此蓋得之張恭伯者然其意正與毛同

四牡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 韓作威夷漢書作郁夷

韓詩薛君曰威夷險也 文選注　班固曰周道郁夷古使臣行馬馳於此道 地理志

郁夷地名詳王應麟詩地考此魯齊之說與韓異

皇皇者華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魯詩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猶恐無及況欲懷安將安及矣 劉向列女傳

國語以每懷靡及為慮其知有不及故必周爰而諮謀也魯詩廣其征行之不及義淺矣

常棣 韓作夫移郛 作常同鄭箋

韓序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 韓詩外傳

常棣作于周公事詳左氏毛韓之說皆同　爾雅曰常棣　又曰常棣移是一木也有赤白二種實如櫻桃者赤移實如郁李而稍白者白移故一曰棣一曰移若棠 唐同 棣則另是一木亦有赤白二種其實如梨而較小其葉無風常自動故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歐陽永叔胡致堂誤認唐棣為棠棣因以唐棣四句即此篇之逸詩夫子刪詩篇則其章蓋未之考也

和樂且湛 韓作耽

韓詩耽樂之甚也 文選

伐木

韓詩伐木廢則朋友之道缺詩說晁氏

詩人以伐木苦其事故以為文太平御覽　序曰勞者思其事

言伐木之事勞苦其聲若求助于衆力者故詩人取以為求友者興也　按後漢書注云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未知所出大抵亦魯齊之說

天保

齊詩翼奉曰詩有五際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兄弟

此篇齊詩本義其意蓋以五達道為五際而天保一詩為君臣之際耳而讖緯家遂生異說為漢郎顗傳曰四始之缺五際之戹此即翼奉說也而孟康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始終際會之歲于此則有改變之政也詩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則喜怒哀樂好惡是也又曰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凡此緯書之說皆本齊詩而推波助瀾初無當於經義者夫匡衡解頤未嘗托言符命即翼奉推時何嘗鑿証詩篇豈轅固生而肯出此亦姑存弗論可耳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

韓詩外傳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

以仁義禮智為保定居身之本義極正大前儒未曾見及

禴祠烝嘗

韓詩內傳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祫則尊廟之主悉升於太祖廟杜氏通典引內傳

按祫禘本是一祭而公羊以春秋經之大事為大祫後人不明其說遂分為二韓氏亦然詳其文似為祫大禘小者知沿誤已在漢初矣其詳見詩瀋長發篇

無不爾或承

韓詩薛君曰承受也文選注

采薇

班固曰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詩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此詩諸家悉同毛序惟班固作懿王時刺詩亦本之

三家可知夫靡室靡家之語出自遣戍之口則殷勤撫恤何殊扶傷若為亂離疾苦之作則履時告靡何與四月惟夏何草不黃諸什乎是不待辨而明者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韓詩昔始也依依盛貌 文選注

出車

魯詩司馬遷曰戎狄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為天子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 六月 出車彭彭城彼朔方 出車

班固曰宣王興師命將征伐詩人美其功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

按史漢之說諸家皆疑其何以互異如此不知史記明云襄王為戎狄所逐中國疾之詩人歌薄伐之詩傷今而思古未嘗指為襄王之詩也至漢書乃直以為宣王之詩與毛不同蓋三家之說耳觀下六月一篇劉歆之說與班氏正同歆非家世中公之學者乎

杕杜

檀車幝幝 韓作緩緩 車敝也 朱今歐陽古秀孔子世家補引無寧子 征夫不遠

韓傳男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 禮記正義引內傳

魚麗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魯詩劉向曰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時也 說苑

此篇下三章即承上三章而詠嘆之下一句所以申明上句也古說甚長其傳謂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是曲全也與古不同 上二章言物之所以多而可貴者惟其嘉也所以旨而不厭者惟其偕也嘉也偕也時也皆就君子言之荀子曰不敬交不歡欣不時宜物雖旨弗貴也

南陔白華華黍

孔穎達曰漢世不行毛詩三家不見詩序謂其惟有三百五篇 按此三詩三家所以無說之故

蓼蕭

和鸞雝雝 魯作噰噰 萬福攸同

魯訓和設軾者也鸞設衡也 後漢輿服志 賈誼曰和鸞噰噰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 新書

韓詩鸞在衡和在軾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 鄭禮經解注引韓內傳

和與鸞皆鈴也毛傳在軾曰和在鑣曰鸞此據轎車鸞鑣謂鸞鈴置於馬口之兩旁也鄭氏曰置鸞于鑣所以異于乘車是乘車之鸞當在軾矣此詩言乘車

當依魯韓

湛露

厭厭夜飲（韓詩作愔愔）不醉無歸

韓傳愔愔和悅之貌（釋文）又曰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席者謂之禮跣而上堂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醧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沉閉門而不出者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沉不可以湎（初學記內傳）

左傳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毛公據以釋此時當矣韓以愔愔為知悅而許引古禮足以補所未備　文選注

我韓君章句曰飲酒之禮下跣而上堂者謂之宴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沉閉門不出謂之湎與初學記可引小異

其實離離　韓詩離離長貌（釋文）　菁菁者莪（韓作蓁蓁）

蓁蓁盛貌（文選注）

六月

魯詩劉歆曰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強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本傳引六月詩）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韓詩薛君曰元戎大戎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陣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史記索隱引章句）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

魯詩劉向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來歸自鎬千里之鎬猶以為遠（說苑）

采芑

有瑲蔥珩

韓傳佩玉上有蔥珩下有雙璜衡牙蠙珠以納其間（周禮鄭注引韓傳）

車攻

東有甫（韓作圃）草

韓詩薛君曰圃博也有博大之茂草也（文選注後漢書注）

毛傳甫大也大芟草以為防也與韓不同但鄭箋又云甫草者甫田之草引鄭為圃田為証以周之東延所必經耳則仍用韓說矣

四牡奕奕　韓詩薛君曰奕奕盛也（文選注）

吉日

齊詩翼奉曰二陽並行王者所以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本傳）

火盛于午金盛于酉庚即酉也故曰二陽並行一日

奉時日之學用辰不用日如甲子日用子不用甲也
庚午日馭午為陽以王者當之為二陽要非經義

儦儦俟俟 韓作駓駓騃騃 騃音俟 劉昌宗周禮音引作駓駓騃騃 韓詩薛君曰趨曰駓行曰騃 文選注

且以酌醴 韓詩薛君曰醴甜而不泲也 文選注

鴻雁

劬勞于野 百堵皆作

韓詩劬數也 釋文 又曰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
又曰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為堵
接五堵而為雉 俱公羊傳注引內傳

庭燎

魯詩劉向曰宣王嘗卧而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
巷使其傅母通言于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
君王失禮而晏起以見君王樂色而淫也致請婢子之
罪宣王感悟于是勤于政事早朝晏卧卒成中興之名 列女傳

毛序美宣王也因以箴之蓋以詩在變雅美非全美
也三家不分正變故有美無箴

沔水

讒言其興 韓詩薛君曰讒言每緣間而起也 文選注
上云民之訛言如檿弧箕服之類故曰寧莫之懲
此云讒言其興則詐偽之言緣間而起反以恭敬忠
誠為搆讒如左儒杜伯之死是也

鶴鳴

鶴鳴于九皋 韓詩九皋九折之澤也 釋文
九折之澤至為深曲而聲聞于天以喻宮室隱詞而
天下咸聞其志譬猶鼓鍾于宮聲聞于外之意鄭箋
以九皋為坎自外數至內為九似緯家之說

白駒

在彼空谷 韓詩空作穹 薛君曰穹谷深谷也 文選注

斯干

魯詩劉向曰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
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
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
按詩前五章極形宣王考室之美並無儉小之意顧
絳謂宣王之世詩多溢美如崧高烝民諸篇詞多夸
而不實是詩亦然蓋詩雖有美無刺而入之變雅當
知此意也

如矢斯棘 韓作朸 朸即力反 如鳥斯革 韓作翮
韓傳朸隅也 翮翅也 釋文

乃生男子 室家君王 載衣之裼 韓作褅

韓傳生男以為世子所以為世子者何言世〻不絶也文選注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言當有事天地四方也白虎通引內傳齊人名小兒被為橧文釋古人名被皆曰衣論語必有寢衣是也橧者襁也

無羊

或寢或訛　韓詩訛作譌覺也文釋

三家詩拾遺卷之八

會稽范家相蘅洲文甫雪舟輯

小雅

節南山

董仲舒曰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義而急於利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　韋昭曰節南山平王時作

按四章瑣〻姻婭則無膴仕並江都所云無推讓之風耶若爭田之訟如下篇皇父徹我墻屋田卒汙萊大雅瞻卬所云人有土田汝覆奪之是也

節彼南山　憂心如惔韓作炎說文作焱同　何用不監

韓傳節視也監領也文釋

昊天不傭降此鞫凶

韓傳傭作庸易也文釋　薛君曰萬人顒〻仰天告愬文選注

以庸為易言之天降訟凶俟其惡稔而降不易降也

四牡項領　蹙〻靡所騁　天夭是椓天夭蔡邕作夭天椓作加韓作椓

魯詩劉向曰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曰驛元膚其行次且此之謂也新序　張衡曰速〻方轂天夭亦加妖天通　韓詩薛君曰馳〻馳也文選注

鄭氏以四牡為人君所駕今但養大其領而不為用

喻大臣自恣不為王用與劉說同非奔走勞敗之狀
正月
正月繁霜　民之訛言亦孔之將
魯詩霜降失節不以其時　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
以是為非甚眾大也俱劉向攻事說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　視天夢夢
韓傳夢夢惡亂也釋文　外傳曰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言朝
廷皆小人也
雖號斯言有倫有脊
董仲舒曰物莫不有凡號號莫不有散名事各順于名
名各順于天天人之際合而為一謂之德道詩曰雖號
斯言有倫有脊此之謂也
以號為名嫉邪惡正其義亦長蓋名不正則言不順
事不成至于民無所措手足為害大矣幽王寵褒為
妻訛言以是為非名之不正莫斯為甚是可哀也
十月之交
齊詩翼奉曰竊讀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　梅
福曰杜塞之路數御十月之交本傳　孟康曰十月之交
刺后族太盛也
魯詩鄭氏曰此為厲王之詩經師移易其次第耳幽王
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所云番也詩譜
顏師古述魯詩作厲王詩知鄭所云亦本魯詩并緯書
之說　按中樞擿雒貳曰昌受符厲借孽十之世
權在相又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川潰納小人家
伯與哉震推度災曰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之十月
夏之八月日及其食也君弱臣強故天垂象以其微
辛者正秋之王氣卯者正春之臣位日為君辰為
臣八月之日交卯食辛矣辛之為君幼弱而不明卯
之為臣秉權而為政故辛之言新陰氣盛而陽微生
其君細弱而任卯臣也以上緯書皆指厲王夫國語
明載幽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所謂山冢崒崩也是
年三川竭所謂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也王基杜預以
長歷推之斷其非厲王之詩甚明
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魯訓厲王無道內嬖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為之
食為不善也谷永傳顏師古述魯訓
韓詩內傳月食非常也比之日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漢天文志注引傳
按魯詩如鄭氏自此篇至小宛皆厲王詩而韓詩
異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　艷妻煽方處　魯作閻妻方熾
魯詩閻妻驕煽日以不臧　顏師古注閻妻嬖寵之族也皇父卿士番維司徒番以剝厲王淫于色故皇父之屬因嬖寵而為官
按谷永疏又有柳裘閻之亂語或魯詩別有可証歟
艷韓書又作剡
抑此皇父　不愁遺一老　韓傳抑意也　噫志音　憖闕也　文釋
雨無正
劉安世曰少讀韓詩雨無極篇序曰雨無極大夫刺幽
王也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　集傳
淪胥以鋪　韓作熏胥以痡又作薰魯亦作谷作熏顏師古曰謂相薰蒸也
韓傳熏帥也胥相也痡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
者相帥而病之是其太甚也　漢書注
小旻
謀猶回遹　韓作泬　韓詩辟君回回泬邪僻也　文選注
潝潝訿訿　韓潝作翕　韓詩不善之貌　爾雅不供職也　文釋
民雖靡膴　韓膴作膜　韓詩靡膜猶無幾何　文釋
王肅膴讀作幠大也言無大有人也意同韓
小宛
翰飛戾天　韓戾作厲　韓詩厲疾也　文選注
哀我填寡宜岸宜獄
韓傳填作疹苦也鄉亭之繫曰岸朝廷曰獄　文釋
小弁
趙岐曰小弁伯奇之詩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
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詞也　孟子注
孫疏謂伯奇當是宜臼然魯詩原作伯奇也
魯詩王充曰伯奇放流首髮早白故曰維憂用老　論衡
蔡邕曰伯奇既逐履霜以足采亭花以食其隣大夫聞
之乃賦小弁　琴操
按如琴操亦是賦小弁而非作也王充之說何以云
疢如疾首　韓傳疢作疛心疾也　文釋
有漼者淵萑葦淠淠
韓外傳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言大者無所不容也
意以淵喻父母以萑葦自比也
巧言
僭始既涵　韓傳涵作減少也　文釋
匪其止共　韓共作恭　維王之邛
魯詩劉向曰此傷奸臣蔽主以為樂者也　說苑
韓外傳匪其止恭言不恭其職事而病其王也
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韓傳作趯趯往來之貌獲得也言趯趯之毚兔數往來

逖遐其跡有時過犬薮之 司馬貞史記注

何人斯

我心易也 韓傳易作施善也 釋文

伯氏吹塤仲氏吹篪 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魯詩世本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 譙周古史考有塤篪尚矣周幽王時二公特善其事耳

韓詩盟詛所用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鷄 禮記正義許氏引傳

谷風

將恐將懼 韓傳將辭也 釋文

蓼莪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 韓傳怙賴也恃負也 釋文

大東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韓外傳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

佻佻公子 佻韓作嬥

韓詩嬥嬥往來貌 釋文

粲粲衣服 粲韓作采

韓詩薛君曰采采盛服貌 釋文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

韓詩太白晨出東方為啓明昏見西方為長庚 史記注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韓外傳天攫使人之權而不能制衆子下則在位者非其人也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言有其位無其事也

四月

百卉具腓亂離瘼矣

韓詩薛君曰腓變也言俱變而黄也瘼散也 文選注

無將大車

荀子曰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 大畧篇

魯傳周大夫有親信小人者其臣諫之而作是詩

韓外傳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

小人好則由意以奉君子一旦得志反逐君子千古一轍進人不可不慎也毛序以為刺大夫將小人與三家同

鼓鍾

韓詩鄭氏曰昭王之時鼓鍾所為作也 鄭注中候握河紀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韓詩以雅以南下有昧任朱離句見後漢陳禪傳

韓詩薛君曰南夷之樂曰南惟南可以和于樂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 後漢書注

王者舞六代之樂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也 文選注

陳忠効陳禪疏云古者合歡之樂舞于堂四夷之樂陳于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注云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齊魯詩也今按薛君之訓則韓亦有此句矣毛傳亦有韎任朱離之訓但無詩文　如韓君說則南當為南夷之樂非二南也

楚茨

苾（韓作馥）芬孝祀　韓詩薛君曰馥香也（文選注）

信南山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

韓外傳古昔八家而井田方里為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為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百步為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為百畝八家為隣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為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為廬舍各得二畝半之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

此當合何休班固參以左國觀之始明

甫田

倬彼甫田　韓傳倬作箌（音卓）卓也（艸）卓大也（釋文）

大田

秉畀炎火　有渰（韓作弇）興雨（韓作雲）祁祁

韓傳秉作卜報也（釋文）　外傳有弇淒淒興雲祁祁以是知太平之無飄風疾雨明矣

韓意以為是太平之風雨則知詩非刺時矣下章以介景福義同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韓外傳人事倫則順于鬼神順于鬼神則降福孔皆

裳裳者華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荀子曰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伸變化也　魯詩對句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禪冕厲戒立于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絰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嬰胄立于桴鼓之間士卒無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勇足以率三軍故曰為左亦宜為右亦宜（新序）

桑扈

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賈誼曰胥相也祜大福也（新書）

匪敖匪傲　飲酒者不徼幸不傲慢則福祿就而求之（漢五行志注引詩）

鴛鴦

戢其左翼　摧之秣之

韓詩戢捷也捷其噣于左也摧莝也猶食也（釋文）

按禽鳥之宿皆捷其嘴于翼後人多不省覽此注
頡升
先集維霰　韓詩薛君曰霰英也 文選注
天將雪六花先散為英毛以為暴雪不如韓長
車舝
以慰我心　韓傳慰作慍恚也 文釋
青蠅
袁孝政曰衛武公信讒詩人刺之 按袁既是劉子注衼誤
構我二人　韓傳構亂也 文釋
賓之初筵
韓詩衛武公飲酒悔過也言賓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
然俱敬也賓既醉止不知其為惡也 後漢書注
朱子以是詩與抑戒相似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
義然詩曰大侯既抗曰烝衎烈祖明是天子燕射擇
賓祭祀之禮詩所謂賓乃武公之自謂蓋入為卿士
為王之賓也韓亦未嘗指為武公之賓
威儀反反 韓作昄昄　韓傳昄昄善也 文釋
魚藻
有頒其首　韓傳頒衆貌 文釋
魚之在藻衆首向上猶臣侍君飲莫不仰首向上視
君也下章有莘其尾則燕畢而散矣
采菽
孔鮒曰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孔叢子　韋昭曰王錫
諸侯命服之樂也 國語注

彼交匪紓天子所予　韓外傳言必交吾志然後予也
平平左右　韓傳作便　左右閑習之貌 文釋
紼纚維之　福祿膍之　韓傳紼筰也膍作肶厚也 文釋
筰大索也孫炎曰舟止繫之于木庋竹為大索
角弓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
韓詩良善也言王者所為無有善者各相與于一方之而
怨之 漢書注　外傳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
也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言能知于人而不能自知也
如食宜饇 韓作飫　雨雪瀌瀌 韓作麃麃　見晛曰消 韓作曣聿消
韓傳儀我也曣晛日出也 文釋
魯詩劉向曰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小人道消則
政日治故為泰詩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與易同義 封事
都人士
孔穎達曰首章毛氏有之王家則亡今韓詩實
無首章　按春秋襄十二年傳引此行歸于周二句服
虔曰逸詩也蓋據三家詩言之也禮記緇衣長民者衣
服不貳節全引首章則三家失之矣　緇衣引此乃美
其君子而思念之詞毛傳列之以為傷今思古之詩
黍苗
韋昭曰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荀子曰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亾而愉者無他焉詩云云

白華

英英（韓作泱）白雲念子慄慄（韓作怖）

韓傳泱泱雲貌怖怖意不悅好也（釋文）

縣蠻

韓詩薛君曰縣蠻文貌（文選注）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董仲舒曰先飲食而後教誨言治人也

三家詩拾遺卷之九

會稽范家相蘅洲（一字雪舟）輯

大雅

文王

齊詩翼奉曰周公作詩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毋若殷王受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

按呂氏春秋引首二句亦云周公作詩以繩文王之德三家之說皆同毛序云受命作周未嘗言其帝制爲天子也自緯書有改正易朔之說康成據之以說經所以不免爲王肅之深譏也

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

魯向劉向曰孔子論詩至于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以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

齊詩匡衡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孔子著之孝經之首聿貴至德之本也

無遏爾躬　韓傳遏病也（釋文）

大明

昭事上帝聿古作允懷多福

董仲舒曰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

俔天之妹　韓傳俔作磬譬也釋文說文譬喻也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董仲舒曰人孰無善〻不一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〻不一不足以立功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知天道之常也

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釋作亮彼武王

齊詩劉向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劉錄

韓傳亮相也釋文　按爾雅釋詁云亮者介尚右也左右亮也韓以亮是訓

緜

緜〻瓜瓞　自土齊作杜沮漆　韓傳瓞小瓜也釋文

齊詩顏師古曰齊詩自杜沮漆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漢地理志注

周原膴〻　捄之陾〻度之薨〻

韓傳膴〻美度填也釋文

說文捄盛土于虆也陾〻築墻聲則度是填土于墻之意毛訓度為居非也薨〻人衆聲

築門有伉　韓傳伉作閌盛也釋文

棫樸

賈誼容經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僻無由來古之人其謹于所近乎詩曰濟〻辟王左右趣之此言左右曰以善趨也　王厚齋曰此即遂左右之說

董仲舒曰文王受天命以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奉璋峩〻髦士攸宜此郊詞也其下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詞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詞者知文王受命則郊〻乃伐崇

鄭箋大意略同蓋魯詩說也按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文為方伯與師伐崇宜行諸侯宜社之禮而詩云爾者受殷王之命而專征郊亦殷王之命也周公作此追崇功德故以追王之禮稱王蓋受王命行郊即受天命耳江都以文王〻天下而自行帝制行郊後伐甚明也先言左右奉璋後言六師及之是先郊後伐甚明也

左右奉璋　六師及之

董仲舒曰左右奉璋此文王之郊也六師及之言文王之伐崇也春秋繁露　班固曰六師及之言五人為伍五伍為

而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〻二千五百人為一
軍六師萬五千人也 白虎通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魯詩言其質美也
旱麓
瞻彼旱麓榛楛濟〻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韋昭曰王者之德被及榛楛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以
求祿其心豈弟矣 國語注
國語夫旱麓之榛楛植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若夫
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肆逗氏民彫盡田疇荒蕪
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有此釋
詩意甚明韋昭之注不必盡出三家附而錄之見古
義之可徵耳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韓詩薛君曰魚喜樂則踴躍于淵中 文選注
薛君之意蓋以鳶魚喻干祿之君子以戾天躍淵喻
其干祿之豈弟故曰喜樂而躍淵以興文王作人之
雅化與中庸斷章引詩之意不同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 韓詩薛君曰載設也 後漢書注
思齊
思媚周姜 太姒嗣徽音

魯詩劉向曰太姒號曰文母思媚太姜旦夕勤勞以進
婦道文王理外太姒理內生十子也 列女傳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魯詩劉向曰大學之教也 說苑
皇矣 齊詩匡衡曰言天以文王之居為都也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 韓詩作殪
韓詩薛君曰菑反草也殪因也因高填下也 文選注
維此文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韓外傳太伯知太王賢昌欲季為後也去之吳太王將
死謂季歷曰女往讓兩兄有義而安太王薨季子吳告
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群臣欲伯之立季〻又讓伯〻謂
仲曰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于扶微者可以立
季太王既死王季不顧宗社被衰服遂而之吳非理也
群臣既欲立季而伯復讓之于仲似存係戀尤非理
維此王季 韓詩作文王 左傳同 貊其德音
韓傳貊作莫定也 文釋 此章韓詩左傳俱作文王〻肅
注亦同按上章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既指文王則此
章亦指文王為是即毛傳克順克比亦全據左傳為
說是毛詩本作文王可見矣孔氏穎達曰經涉亂離
故師有異讀耳
無然畔援無然歆羨 侵阮徂共 以遏徂莒

韓詩畔援武強也羨願也釋文
魯詩鄭氏曰阮徂共三國犯周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
敢距其義兵違其軍旅以却止徂國之兵
張融曰魯詩以阮徂共皆國名與毛不同
無矢我陵　韓詩薛君曰四平曰陵文選注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賈誼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民言悅其德義則傚而象
之也新書　董仲舒曰言弗能知識而效天之所為云爾
春秋繁露
按不識二句康衢之謠有之賈生之言似本古說

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齊詩伏湛曰注匡衡受齊詩　文王受命征伐五國必先詢之
同姓然後謀于群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
則吉詩云云　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
動故三分天下有其二漢書
崇墉仡仡　韓詩仡仡搖也釋文
靈臺
魯詩劉向曰積恩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靈臺之
所以為靈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萬物之始也說苑
班固曰天子之所以有靈臺者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

陰陽之會揆星辰之證驗為萬物獲福無方之元白虎通
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賈誼曰文王有志為臺令近規之民聞之者裹糧而至
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故弗趨以疾新書
孔叢子云文王之與六州之衆各以子來故區區之
臺未及期日而成蓋不日成之非如某傳所云不終
日而成也賈說並同
王在靈囿　王在靈沼
賈誼曰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鱉咸若攸樂而況
人乎新書

韓詩薛君曰文王聖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鱉文選注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韓傳辟廱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也言璧
者取璧有德之義不言辟水言辟廱者取其雝和也所
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
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潔清也正義公羊疏　又
春旱使人禱于山川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自責曰政不
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苞苴行歟讒夫倡歟婦謁盛
歟公羊疏引內傳　班固曰天子立辟廱何所以行禮樂宣德
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圓又以法天子雍水象教化之流

行也碑之為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也雍之為言壅也
壅天下之殘賊也
文王有聲　文王烝哉　韓詩烝美也（文選注）
築城伊淢　王公伊濯　韓詩淢作洫深也濯美也（釋文）
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魯詩燕安也翼敬也言文王貽其孫以善謀以安敬之
道貽其子　謂武王也（班彪傳注）

生民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魯詩司馬遷曰姜原為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欣
悅欲踐之踐之而心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　劉向曰
姜嫄行見巨人跡好而履之歸而有娠卜筮禋祀以求
無子終生子以為不祥而棄之（列女傳）　鄭氏曰帝上帝
敏拇也介左右也夙之言肅也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
神之跡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
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遂有娠而肅戒不
復御生子而養長名曰棄（毛詩箋）
按鄭異義云詩魯齊韓春秋公羊說皆無父感天而
生故與毛傳不同蓋鄭信緯書故不主毛傳也宋子
亦遵鄭說宋惟蘇老泉與鄭異而已

附
河圖曰姜嫄履大人跡生后稷　中候稷起曰稷倉
稷生感跡　昌契握云元鳥翔水遺卵流娀簡吞之
生契封商興曰契卵生稷迹乳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
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魯詩司馬遷曰姜原以棄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
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而棄渠中之
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為神遂收養之
褚少孫曰后稷母姜嫄出見大人跡而履踐之知于身
則生稷姜嫄以為無父賤而棄之牛羊避不踐抱之山
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乃收
長之堯知其賢立以為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
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脩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史記三代年表褚先生述詩傳）
茀（韓詩作拂）厥豐草　韓詩薛君曰拂弗也（文選注）
鳧鷖　鳧鷖在亹　韓詩薛君曰亹水流也（文選注）
假樂
顯顯（中庸作憲憲）令德保佑命之
鄭氏中庸注憲憲興盛之盛保安也佑助也（正義曰此齊魯韓詩）
板

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魯詩劉向曰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說苑

牖民孔易

韓外傳聖王之教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〻簡而備禮易而法故民之從命也速詩云云

蕩

天生蒸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韓外傳夫人性善非得聖帝明王扶攜之以道則不成為君子詩云云

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背無卿

韓外傳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詩云云

毛傳背無人側無人無陪貳無卿士義與韓同

天不湎爾以酒 韓傳飲酒閉門不出客曰湎釋文

抑

韓詩侯包曰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于其側侯包傳韓詩學

事詳國語抑作懿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董仲舒曰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于彼矣春秋繁露

覺毛訓為直鄭改為大以禮記引此二句以有覺作有梏耳似江都義長韓詩外傳亦云貴名自揚天下

曰喪厥國 韓詩曰作聿辭也釋文

桑柔

征以中垢 韓外傳征以中垢闇行也

雲漢

董仲舒曰宣王之時天下大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春秋繁露

倬韓作焯彼雲漢

韓詩對彼雲漢宣王遭旱仰天也薛君章句文選注

蘊隆蟲〻韓作鬱隆烔〻 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

董仲舒曰宣王自以為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有灾愈恐懼而謹事天春秋繁露

韓詩鬱隆為暑耗惡也釋文

我心憚暑 胡寧瘨我以旱 韓傳憚苦瘨作疹重也釋文

崧高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韓詩鄭氏曰周道將興五嶽為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禮記注

孔穎達曰鄭注禮記未見毛序故以中甫為仲山甫

按鄭所主乃韓詩之說觀下所載外傳可見

周邦咸喜戎有良翰

韓外傳周德大壞廢于厲王仲山甫輔相宣王撥亂反之正並順天下匡救邪失喻德教嘗遺上天下翕然向風咏宣王之德詩云云

烝民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韓外傳民之秉德所以則天也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韓外傳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善非道諛也正言直行指人之過非指毀也詘柔順從剛强與物周流道德不外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董仲舒曰德輶如毛言其易也 春秋繁露

韓外傳至精而妙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其孰能與于此

按荀子曰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積微者積細微以成全德也

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

韓詩杜欽曰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于宣就封于齊 漢書本傳

鄭康注韓詩以為封于齊

按齊為太公封國未見宣王時復封于齊毛傳亦同

孔疏云不知所出

韓奕

有倬其道　幹不庭方

韓傳倬作晫明也 釋文　薛君曰幹正也謂以其義非而正之 文選注

江漢

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

韓外傳予小子使爾繼召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　內傳肇長也 釋文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

韓外傳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圭瓚九錫秬鬯

常武

王命卿士南仲太祖

班固曰王制爵人于朝與衆共之詩云云 祭統曰古者人君爵有德必于太祖 白虎通

按毛傳王命南仲于太祖皇父為太師而鄭箋改之

曰宣王用卿士為大將用其以南仲為太祖者今之太師皇父是也蓋以南仲為文王時人今所命者皇父是其後人也孫毓云古之命將皆于禰廟未有于后稷之廟又經言南仲太祖明以南仲為太祖也箋義為長被南仲太祖自當如鄭箋以南仲為太祖者今之太師為是但違將如孫毓所言未嘗不可在太祖之廟也亦不可不知

鋪敦淮濆　韓博鋪作數大也敦迫也文釋

三家詩拾遺卷之十

會稽范家相蘅洲一字雪舟輯

三　頌

清廟

魯詩劉向曰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咏其德

齊詩韋元成曰清廟之詩言交神之事無不清靜

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後漢祭祀志東平當王引傳　班固曰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禮作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漢郊祀志

禮記升歌清廟示德也　孝經曰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即清廟詩序也四家皆無異義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

魯詩尚書大傳曰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遍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聲愀然若復見文王之身孔安國曰穆為敬之容　又曰四海敬和明德來助祭書傳王褒曰周公咏文王之德而作清廟　蔡邕曰取其宗祀之清貌曰清廟獨斷　賈逵曰肅然清靜謂之清廟左傳注

維天之命 韓傳維念也 釋文
維清 服虔曰象文王之樂舞象也 左傳注
以維清為象武四海皆同即季札見舞象箾南籥之象
成童所舞文王之樂若樂記所云下管象武明堂位
象謂周頌武也則大武之詩武王之樂也呂子曰武王
因先王之樂又命作樂名曰象武匪可混而為一
烈文 無封靡于爾邦 韓傳薛君曰靡好也 文選注
天作 彼岨矣岐有夷之行 岨矣韓作徂者岐字屬下句三家同
韓傳岐道雖僻而人不遠外 文選注 薛君曰彼徂者岐有
夷之行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

岐有易道可歸往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
道險阻而人不難 薛君本傳
昊天有成命
賈誼曰叔向曰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有大
德而功未就武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
民故稱昊天焉不敢怠安早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 新書
按國語載叔向之言與新書略同其以二后為文武
以成王為成王誦即三家亦無異義毛序以為郊祀
天地之詩其傳全引國語以二后指文武則成王即
成王誦甚明乃鄭氏泥于頌詩作自元公無成康以

後之詩遂以成此王功為說于是棄昭據之以注國
語賈逵孔穎達恪守鄭箋反謂古人 叔向 因其節文
比義取象理頗溢于經意不必盡與本同不亦經師
而厚誣古人哉夫成康上繼文武安得謂無頌詩頌
亦安見必出周公之手朱子詩序駁義之說當矣
夙夜基命宥密 密一作謐
賈誼曰謐寧也億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 新書
此所言命正所謂意不必與本同者也禮記引此
一句曰無聲之樂也謂後天奉者而不違無聲與
之可聞也其音至微賈說姑存而勿論

時邁
薄言震之莫不震疊 震韓作振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韓詩薛君曰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也疊應也美成王
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莫不動而聽其政教 後漢書注
外傳王者之論德也不尊無德不官無功不誅無罪朝
無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折暴禁悍
而刑罰不過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左傳國語明以武王克商而作此詩與樂記武成而
皆合而韓以為美成王之詩以未見左國故耳外傳
尚無異異

執競　韓詩執服也（鄭箋引傳）
按韓意謂能服疆者武王也天下無疆之不服足維
武王之烈也鄭既從毛訓執為持又引韓說如此

思文
貽我來牟　韓詩薛君曰大麥也（文選注）
按廣雅麳小麥麰大麥經言來牟當兼二麥但韓
詩來牟本作嘉麰似止大麥也

噫嘻
播厥百穀　韓詩薛君曰穀類非一故云百也（文選注）

振鷺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在此無斁
韓詩薛君曰鷺潔白之鳥也西雝文王之雍也言文王
之詩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後漢書注）射厭也（後漢書大家傳注）
毛以雍為澤鷺是水鳥之在澤者無取于西之義如
以鷺興辟雍學士之潔白則非二王之後來助祭之
詩矣姑存其說可耳

豐年
萬億及秭　為酒為醴
韓傳陳穀曰秭（文釋）　薛君曰醴甜而不泲也（文選注）
按秭字承上萬億而及之當依毛傳作數解

潛
韓傳作涔涔魚池也（文釋）

雝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
魯詩劉向曰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于內萬國歡于外
故盡得其歡心以事其先祖詩云云言辟臣皆以和來
也（封事）

武
耆定爾功（耆辟巨後反）　韓詩薛君曰耆老也言年老乃
定女之此功不汲汲于誅愛也（笑異王傳）

閔予小子
嬛嬛（齊作煢煢）　在疚　念茲（齊作念我）　皇祖陟降庭止
齊詩匡衡曰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思氣未能
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又曰成王之嗣立
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
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佑焉其詩曰念我
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佑助其
治也（漢書本傳）　顏師古曰陟降庭止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
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漢書注）

敬之
毋曰高高在上日監在茲
齊詩匡衡曰言天子日鑒王者之處也

小毖
予其懲而毖後患　自求辛螫（韓作赦）　拚飛維鳥
韓傳懲苦也赦事也（文釋）　薛君曰拚飛貌也（文選注）

載芟
載芟其耕澤澤（韓作郝郝）　緜緜（韓作民民）其麃

韓詩駜〻盛貌 文選注　傳曰民〻衆貌 釋文
絲衣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
魯詩劉向曰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酌
董仲舒曰周公輔成王作勺樂以奉天 春秋繁露
按毛傳周公居攝六年歸政成王乃後祭于廟而奏
之益祭廟奏天樂章古亦通用耳三家之說皆同
遵養時晦　韓外傳言相養之至于晦也
左傳遵養時晦者昧也杜預謂武王遵天之道須晦昧
者悉積而後取之與鄭箋同辭言養之至于晦昧乃
伐而取之亦是此意
桓　于以四方克定厥家　齊詩匡衡曰傳曰一正家而
天下定矣
般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　於繹思
班固曰於皇時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太山也墮山
喬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 白虎通
班說近于後世封禪之說當分别觀之　於繹思三
字毛詩無之惟靈恩採三家本有此句
駉　有驛有駱　韓詩驛白馬黑鬣也 釋文
泮水屈此羣醜　狄 韓作鬄 彼東南　憬 韓作獷 彼淮夷
韓詩屈收也收斂得此衆聚　鬄除也獷覺悟之貌 俱釋文

閟宮
閟宮有侐實〻枚〻　稙穉菽麥
韓詩枚〻閑暇無人之貌稙長稼也穉幼稼也 [illegible] 釋文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　白牡騂剛　不震不騰
韓傳師臣者帝交友受臣者王臣〻者霸喜臣者王 引傳 白虎通
班固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周公薨天為之
變成王以天子之禮葬之命魯郊以明至孝天所興也 白虎通
傳曰騰乘也 釋文
附春秋繁露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帝牲必
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貴其大也　武帝使張湯問
曰周天子用騂剛羣臣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
牲仲舒對曰周公被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
澤被四海故使祭以白牡上不與天子同色下有異于
諸侯臣以為報德之禮　臣湯問天子祭天地諸侯祭
土魯緣何以祭郊臣仲舒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于
聖功莫大于此周公聖人也有合于天道成王令魯郊
也　臣湯問魯祭周公用白牡其郊何用臣仲舒曰魯
郊用純騂周色尚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
按江都以為白牡尚純用以祭周公騂剛尚赤魯郊
同于天子分白牡騂剛為二義亦可通至以魯之郊

為成王所賜則後儒多辨其不然蓋明堂位之文實
出漢初諸儒之手遂為莽歆之籍口耳
新寢（韓作）廟奕奕奚斯所作
韓詩曾褒曰奚斯頌魯（本傳）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
所作新廟奕奕然盛也（後漢書注）
那
魯詩司馬遷曰襄公之時脩行仁政欲為盟主其大夫
正考父美之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　曹褒
曰考父咏殷（後漢本傳）
按史記宋世家列傳于二傳國語皆其藍本非諸
家不見二傳者可比獨韓詩專用魯說不以左國是
正豈史家不曾研經耶
韓詩那美襄公也（裴駰史記索隱引薛君章句）
元鳥
魯詩司馬遷曰簡狄行浴見元鳥墮其卵取吞之因孕生
契　劉向曰簡狄與妹娣浴于元丘之水有元鳥啣卵
過而墮之五色甚好簡狄得而吞之遂孕生契　鄭氏
曰降下也天使鳦下生商者謂鳦遺卵娀氏之女簡狄
吞之而生契為堯司徒有功封商堯知其後將興又錫
其姓焉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　又褚
少孫曰湯之先為契契母與姊浴于元丘水有燕啣卵
墮之契母含之誤吞之即生契立為司徒姓之曰子子
者茲茲益大也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商者殷號也（史記）
按屈原天問云簡狄在臺嚳何宜元鳥致貽女何喜（三代年表褚先生述詩傳）
則吞卵生商之說自春秋以後有之緯書中侯契握
曰元鳥翔水遺卵流娀簡吞之生契封商鄭氏據以
解經遂成千古疑義愚謂稷契皆無人道而生何以
稷棄而契不棄乎蓋姜原簡狄同為帝妃履迹吞卵
事或有之不過聖人降生之徵履迹吞卵之後進御
于嚳因而有娠理之至常豈無人道而生者若稷之
被棄自因生而不育形狀有異之故已詳生民詩中
奄有九有（韓詩作域）　大糦是承
韓詩薛君曰九域九州也（文選注）　傳曰糦大祭也（釋文）
長發　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魯詩鄭氏曰帝黑帝也禹敷下土之時有娀之國亦始
廣大簡狄吞鳦卵而生契堯封之于商後商王因以為
天下號故曰帝立子生商
元王桓撥　韓傳撥作發明也（釋文）
聖敬日躋

韓詩薛君曰言湯聖敬之道上聞于天也文選注

敬之日躋上聞于天故能齊帝命而不違其義精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古作啜郵

鄭氏曰啜郵謂民之郵舍言成湯施布仁義為下國諸

侯在啜民之處所使不離散也禮記注正義此引齊魯韓詩也

為下國駿厖 齊詩厖作駹馬也漢書注

苞有三蘖 韓詩蘖絶也釋文言壞木復生萌芽絶之弗使其生

殷武

鄭氏異義曰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為殷中宗周成宣王

皆以時毀

撻彼殷武 韓傳撻達也釋文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

韓序楚地在南郡南陽之間水經江水注引韓詩序

勿予禍適 韓詩適數也釋文

商邑韓作京師翼翼四方之極韓作是則 韓傳翼翼成也後漢書注

齊詩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

造之道烈也非以是詩為成湯之詩

旅楹有閑 韓詩薛君曰閑大也謂閑然大也文選注

禮經會元四卷

（宋）葉時撰

明刻本

禮經會元四卷 內府藏本

宋葉時撰。時字秀發，自號竹埜愚叟，錢塘人。淳熙十一年進士及第，授奉國軍節度推官，歷官吏部尚書。理宗初以顯謨閣學士出知建寧府。後以寶文閣學士提舉崇禧宫。卒謚文康。其立朝無大功過，惟函韓侂冑首以乞和，出時之謀。是書前有竹埜先生傳，不著撰人名氏，稱時奏侂冑專政無君，罔上不道，乞梟首置之淮甸，積屍纍冢之間以謝天下，上納之云云。案此傳稱寧宗爲上，當出宋人之筆，曲諱其事，非實錄也。其書括周禮以立論，凡一百篇。第一篇泛論禮經，乃其總序。第二篇駁漢儒之失。第一百篇補冬官之亡。其發揮經義者實九十七篇。內朝儀、宫衛、王畿、祭樂、明堂、分星六篇各系以圖。其祭樂後所附之圖，實樂舞之圖，蓋刊本舛譌，移於前幅。其說與鄭伯謙太平經國之書體例略同，議論亦多相出入。時於伯謙爲前輩，然竹埜先生傳中稱其晚居嘉興，乃著此書，以授門人三山翁合，則二書之作，相去不遠，或伯謙取時書而約之，或時因伯謙書而廣之，均未可定。然伯謙所論或有駁雜，時則大體無疵，惟必欲復封建、井田、肉刑之類，頗迂闊爾。其注疏一篇，謂劉歆誣周禮，猶先儒舊論。至謂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補冬官爲累周禮，且謂漢武帝不信周禮由此一篇。其說鑿空無據。又謂鄭康成注深害周禮，詆其不當用緯書注耀魄寶等帝名，及用國語注分野，用司馬法注邱乘，用左傳注袞服九章，用禮記注禕衣副編，大抵康成引緯，歐陽修乞校正五經劄子已專論之，無煩時之剿說。至於國語、司馬法、左傳、禮記皆古書也。時乃謂不當引以證經，然則注周禮者當引何等書耶。其補亡一篇，謂冬官散見五官，亦兪庭椿之瑣說。時不咎其亂經，陰相襲用，案補亡用庭椿之說而不言說出於庭椿 反以譏鄭注者爲叛經，傎又甚矣。傳稱其與紫陽朱文公相友善，然朱子於詩攻康成，於禮不攻康成。此足知朱子之得於禮者深，時之得於禮者淺也。以其大旨醇正，多能闡發體國經野之深意，故數百年來講禮者猶有取焉。

周官六典周公致太平之書也然汨於漢儒之訛謬使聖人之道千載不明宋之文明濂洛諸儒相繼以出易書詩春秋皆有成說周禮一經又得龍圖閣學士葉文康公會元而粲然表章於世寔可以續濂洛之未備矣文康立朝正色與朱紫陽相友善則講貫之素有不苟然者余涖政之暇就其六世孫江浙提學廣居得其書而讀之其出入諸經援引明驗比事漢唐攷覈精

詳一洗漢儒之陋誠有裨於治化者舊板之癈已久因重鋟梓以廣其傳吁唐虞遠矣後之言治者莫過周公求周公之治莫出於周禮有天下國家舍是無以法矣則是書之傳豈曰小補之哉至正乙巳中秋日榮祿大夫江浙行省右丞兼同知行樞密院事海陵潘 元明序

昔周公致太平之跡具載六官凡天地日月之遠山川封域之近禮樂刑政之著夷狄鳥獸之微皆經綸區別無不各得其宜此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傳諸萬世所當守為律令而不可忽焉者也秦人欲肆其桀而惡六經為害己乃盡舉

而焚之其罪可勝誅哉漢儒掇拾殘編斷簡於烈燄之中僅千百之十一耳然皆百孔千瘡卒未有以理為之折衷者河間獻王妄以考工記而補冬官之闕蓋亦陋矣故宋葉文康公生乎百世之下而確然有見於百世之上乃取經文之所存者會而通之蒐羅檃括曲暢旁達事覈理當如指諸掌其補己一篇又皆以經補經盡洗漢儒附會之陋辟之美玉有闕以玉補之不愈於用石乎公裔孫今江浙儒學副提舉廣居奉遺藁獻之
江浙行中書右丞滎陽潘公公命

刻諸梓且寓書俾余序其篇端余於文康無能為役而於禮也則頗學焉既幸其後有人又嘉
潘公之樂善不倦乃不辭而為之書至正二十六年歲丙午正月甲辰後學臨海陳基序

竹埜先生傳
先生諱時字秀發系出縉雲葉氏上世居淮浙右樂錢唐風土
因家焉祖仲元祐紹聖間副臺端偕劉元城孫覺奏靈熙寧以來
刑獄坐是鐫秩許理葉先生幼孤力學淳熙甲辰進士及第授
奉國軍節度推官轉兩浙運司幹辦公事出知龍泉縣有美政
特旨典行在糧料院遷太常簿秘書郎輪對上疏謂當法祖宗
蘇民瘼無專財賦兼吳興郡王府教授尋除秘書丞權監察御
史首論士大夫風俗廉耻不立而躁競相先職業不修而苟且
是徇會權臣韓侂胄欲開邊擅兵柄言者多附和先生嘆曰奉
職不稱無以塞責忍固位以忘君乎疏爭其不可者有四一曰
天時未順二曰民力未紓三曰在彼未有必亡之形四曰在我

未有必勝之實天子以爲然而勢莫遏也已而兵果弗利吳曦
反於蜀詔討之復疏誅首不當罪功者還殿中侍御史又遷右
諫議大夫首奏偉門四關名器日輕尉府崇階及於族黨之無
功節鉞異數畀之刀筆之小吏奴隸胥掾戎之寄選妄冐邪國
之封反道毀紀人心憤鬱侂胄尋誅又謂侂胄專政無君罔上
不道乞梟首置之淮甸猜屍棗塚之間以謝天下上納之除權
禮部尚書兼侍讀又權吏部尚書職閑兩論天人相與之道甚
悉繼以立朝久乞郡以華文閣學士知泉州改福建安撫使知
福州又加徽猷閣學士知婺州移潭州具有惠政先是潭有峒
寇甚爲民患先生蒞之人不識寇授工部尚書會皇嗣未建乞
選宗籍以繫天下之望於是濟王竑正位儲極加修玉牒兼侍

讀還吏部尚書星變海決疏謂得人心乃可以得天心又論治
內治外安先於固邦本振國威上欣然嘉納繼以年至爾乞骸
骨上曰天官經筵賴以資朕不德詎宜輕捨去耶理宗即位以
顯謨閣學士知建寧府政成告老授寶文閣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
福宮又進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致仕以覃恩贈開府儀同三司
爵南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户食實封一百户丞[illegible]
斗山謚文康先生踐履端澄臨事莊敬明性命道德之學與
陽朱文公相友善尤粹於周禮晚居嘉興著禮經會元授門人
三山翁合號竹埜愚叟學者稱爲竹埜先生咸淳六年[illegible]
官嘉興建竹埜書堂於春波門嘉興杭湖三學皆立祠祀之

先公開府禮經會元四卷凡百篇錯綜六官剖括群籍其於
建邦立極教禮崇樂之要靡不該洽今讀其文如立文武成
康之朝以與周召畢榮相唯諾也其書昔授門人丹山翁同
父氏自翁氏復歸家積比年兵革流宛躬負逃竄得不失墜
江浙右丞蔡陽公敦古尚治命鋟梓以不朽其傳噫聖人之
道具於六經聖人之治實存周禮先公以直氣正學歷清
要會權臣革命僅自法從出典外藩而志不盡施則會元之
傳以俟後聖者固有在矣豈徒資學子討論之益哉讀者其
毋忽至正二十五年八月吉日六世孫將仕郎江浙等處儒
學副提舉葉廣居百拜謹識

禮經會元目錄

第一卷

禮經　註疏　民極　官名　兼官　相權　邦典
官法　都則　駁日　駁民　任民　賦斂　式法
侯貢　繫民　正朔　象法　考課　官刑　官敘
官屬　官職　官府　[illegible]

第二卷

宮衛　膳羞　燕饗　[illegible]　耕籍　同姓　醫官
酒政　藏冰　[illegible]　會計　內帑　錢幣　內政
門制　奄官　教化　王畿　封建　井田　荒政
鄉遂　軍賦　役法　[illegible]

第三卷

爵位　遷邑　社稷　教胄　諫官　知難　昏禮
市治　水利　雷霆　山澤　園遊　制祿　祭祀
郊廟　宗[illegible]　禘祫　瑞節　樂舞　天府　冕服
學校　祭樂　樂舞　詩樂

第四卷

卜筮　史官　明堂　繫世　名諱　天文　分星
車旗　兵政　時權　師田　賞功　馬政　火禁
險固　射儀　久任　圖籍　地理　刑罰　詛盟
燕飲　遺使　[illegible]

禮經會元目錄終

禮經會元第一卷

宋[illegible]葉時著

禮經

知有聖人之治法當知有聖人之道法離道於法非深於周禮者也欲觀周禮必先觀中庸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夫禮儀三百經禮也說者謂周禮是也威儀三千曲禮也說者謂儀禮是也二書皆周公所述也中庸言聖道發育萬物復斂而歸之禮儀威儀之中何哉蓋聖人之道洋洋乎極於至大而無外優優乎入於至小而無間周公作書雖曰制度文為之所在而聖人所以生物不窮與天並立者實出於其中是誠中而不偏之正道庸而不易之正理不如是焉足為生民立極為萬世開太平也哉雖然有周公則周禮作有成王則周禮用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昔周公相成王兼三王之事監二代之文夜以繼日坐以待旦事為之制曲為之防垂至治之法而先有亂日之憂處極盛之時而逆為衰世之慮紀綱制度纖悉必備於是乎周禮作焉君臣同德相與圖回以立政無逸之規模而植立鳧鷖既醉之事業以蓼蕭行葦之恩意而講明洛誥周官之典刑精神心術亹亹忘倦於是乎周禮用焉井牧始於黃而九夫經野之制備弼服防於堯而九畿分國之制詳典刑倂於舜而五刑麗民之制具施諸今而不悖稽諸古而益彰此三者道之所以行也然此猶其大者又次如冠昏喪祭

之文又其次如服食器用之度無不竭吾心思而經畫之微而至於羽毛鱗介之形又微而至於蟲豸黽黿之類而必為之區處各當而後已是禮也舉本而不遺末語精而不遺粗周公以之相七年之治成王以之致四十年之平周家以之永八百年之命即此一書可以發育萬物峻極于天非徒為三百禮文而已此周公之道所以為周公之法與 然周公豈有它道哉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禮一書皆此道也戰國孤秦而下道已不得其傳而周公之法壞矣漢武號為有志於道然承嬴劉之弊井田行而阡陌封建裂而郡縣興刑變而笞箠三者行道之本使去古未遠且不能以漸復區區官名之定服色之易正朔之改曾無補於治

道之萬一河間所獻之書且不肯過目況望其勉強行道乎劉歆生當陽九之厄百六之會乃欲取之以輔新莽彼何人斯敢輕議禮哉周公之法不行周公之道無恙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後世惟一唐太宗亦知周禮為真聖人所作而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是亦徒發望洋之嘆耳世儒嘗恨太宗不能修復古制以為唐自元魏北齊以來授民以田分民以鄉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一二繼以蘇綽在周約六典以建官而府兵之制微有端緒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五六又繼以隋文帝之富盛蘇威高熲之損益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七八太宗躡其後而行之使其深觀詳察纖悉委曲有以補前代之未備則唐之治為周之治惜太宗之不為此也然觀魏齊周隋之時制度近古而亦無善治者道失其傳而徒法不能以自行也今觀貞觀之治世業以授田租庸調以取民七百三十官以建官十六衛八百府以置兵法非不良政非不善終不保其後之不變或者不原其道之不行而惟咎其法之未盡不思太宗行仁義方四年遽偏心於既效已總色於致平聖人發育峻極之妙果如是易談耶彼知周公之法不行不足以行周公之道安知周公之道不行其何以行周公之法與 蓋自周衰道之不行久矣子思子已逆知後世之不善用周公者也故曰待其人然後行金陵王氏以儒學相熙寧而首一用周禮奈何新經行而濟學興新法立而私意勝其流之弊卒有得於漢儒老姑和明道曰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正為斯人

發也烏乎道其不行已夫後世身君師之責者苟能思周公之所思行周公之所行庶乎其可以為成周之治矣不然道之不行而徒法之是任未可以語周禮

註疏

周禮之出 自劉德始緊周禮者亦自劉德始周禮之立自劉歆始訓周禮者亦自劉歆始周禮之傳自鄭康成始壞周禮者亦自鄭康成始昔秦人滅學周禮以藏之山巖屋壁而獲存武帝時有李氏得之以上河間獻王德公書不得見得見五官斯可矣河間獻王乃以考工記補之司空一職豈考工記之事耶觀其言曰國有六職百工與其一居是以治教刑政之屬特與工所器械等耳即此一語可以識周禮矣與時奏入祕府周禮

雖存而漢君誣之以為末世瀆亂之書得非劉歆一記累之耶故曰累周禮者劉歆也周禮一書既不得行於武帝之世至成帝時有劉歆者獨識其書為周公致太平之迹亦云幸矣奈何身為國師取之以輔王莽乃為泉府理財之說於是六幹立法列郡皆置市官即此一說可謂不經周禮矣當時奏入學官周禮雖存漢儒皆是以為六國陰謀之書得非劉歆一法誣之乎故曰誣周禮者劉歆也雖然壞周禮者其罪小誣周禮者其罪大誣周禮者其法在壞周禮者其法亡何則劉歆補亡善學周禮者皆知其為不類劉歆立法善用周禮者皆知其為不經禮經之學所賴以相傳者諸儒講明之功也今杜子春得之於劉歆鄭興鄭衆得之於杜子春鄭康成號為囊括六典網羅衆家

蓋亦知所折衷矣胡為不抱遺經推究終始而乃憑私臆決旁据曲證此周禮所以不明而召後儒紛紜之議也大抵康成說經有五失一引緯書二引司馬法三引春秋傳四引左氏國語五引漢儒禮記姑撫一二言之周禮無天帝之異名而註有北辰耀魄寶之說後儒是以有天帝之辨此緯書之失也周禮無分野之明文而註有歲之所在我周分野之說後儒是以有分野之惑此國語之失也丘乘之政在周禮可推也鄭則曰甸出長轂一乘丘乘當為丘甸則丘乘之法壞矣此司馬法誤之也冕服之章在周禮可覆也鄭則曰三辰旂旗王服止為九章則服章之制紊矣此以春秋傳誤之也內司服以褘衣為后飾追師以副編為后飾而註曰夫人副禕則王后夫人之飾又亂矣

此又以禮記誤之也不思漢儒緯書非聖人之書殺其法非聖人之法左氏之語多誣載氏之記多雜其可引援以證聖[illegible]耶不特此爾以御史大夫比小宰以[illegible]門校尉比司[illegible]以少[illegible][illegible]以尚書准司會以尚書作誥文類御史官[illegible]矣以漢美方九賦以莽制比國服以國服為息加[illegible]以[illegible]周變制諸封建以鄉遂異制[illegible]井田以貢助[illegible]法[illegible]之秘[illegible]皆害周禮之大者也自[illegible]之註既行而[illegible]公[illegible]一[illegible]雅鄭注之是從周公之制度合與不合不暇究矣使者[illegible]文考之於經而不合遂指周禮為非周公之全書是[illegible]人之經而不敢違漢儒之說也吁劉歆之誣周禮一時之失而周禮之法尚在鄭康成之壞周禮千載之惑而周禮之法幾亡然而法未嘗亡禮未嘗壞讀周公之禮而行周公之法亦惟以聖經為據斯可矣

民極

周禮敘六官首篇皆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唐太宗讀周禮至此嘆曰誠哉深乎蓋此數語周公作周禮之綱領故於六典迭言之夫極之為言有[illegible]人以中道立標準於天下而使天下之人取中焉武王[illegible]於箕子以叙彝倫而五以皇極居中古今未有舍[illegible]國者今以周禮考之一圭測景以求地中建國也[illegible]祖右社辨方也[illegible]外位別東西正位也公五百[illegible]也九夫為井至[illegible]縣為都經野也一曰天[illegible]至六曰[illegible]

官故官也一曰治職至六曰事職分職也而周公則[illegible]以爲
民極爲極也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如堯之立民是也是[illegible]
訓于帝其訓如周之敎[illegible]今周公所以爲民立極者[illegible]在
王畿方位國野[illegible]之中蓋王畿立而後根本定方位設而後
等級明國野分而後疆理正官[illegible]而後綱目張民極之立孰
有大於此者故周公不惟於天官言之而五官各引之以冠其
爲首丁寧訓告若是諄複則是三百六十餘官事[illegible]皆有
極何往而非斯民之標準與善[illegible]之所在所以習民於[illegible]等
級之中而導民於禮樂敎化之內消其[illegible]等冒上之念而[illegible]其
安分知足之心斯民入則會其有極出則歸其有極經制[illegible]
而不定風俗烏乎而不淳嘗觀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illegible]而

敎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敎之和又曰以刑敎中則民不
[illegible]以樂敎和則民不爭至大宗伯亦曰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
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一則曰中和二則曰中和皆
所以建中和之極也然而王畿之根本未定方位之等級[illegible]
國野之疆理未正官職之綱目未振雖有禮樂刑政之具[illegible]
於施設哉周公立極之意必寓於七者之中而必於六篇之首
[illegible]不識斯乎先正范公有言曰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
不敬愚竊曰經禮三百一言以蔽之曰爲民極

官名

官之有名尚矣郯子曰黃帝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以
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illegible]以[illegible]紀[illegible]以[illegible]紀[illegible]爲鳥師
而鳥名爲民師此官名之見於春秋傳然也然古人命官或紀以
瑞或紀以事名雖不同而於天地四時各有所配初非分掌天
地四時也有如少皞有重該脩熙四叔是以四叔而掌五行堯
有羲和仲叔四子是以四子而掌四時又非以是名官也今觀
周禮冢宰曰天官司徒曰地官宗伯曰春官司馬曰夏官司寇
曰秋官司空曰冬官是以天地四時名官而非分掌其事也夫
旣非分掌天地四時而加以天地四時之號是則以虛名而無
實職也古人雲龍火帝之紀果亦如是否乎又況以天名官而
春官保氏之屬非天事乎何以不屬冢宰以地名官而夏官職
方氏之屬非地之事乎何以不屬司徒司寇刑殺固謂之秋司
空水土固謂之冬至如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並屬宗伯則宗伯

不特主春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並屬司馬則司馬不特主夏周
人以天地四時分冠六卿之號果何意歟嘗以周官考之則知
周人命官之意深矣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
陽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三公之官不備
而三孤之職無關焉三公不備者非三公兼六卿則六卿兼三
公也三公猶且兼設況三孤乎惟其相兼攝也則經邦弘化燮
理寅亮之職非六卿[illegible]誰責然則六卿之責不獨分職率
屬以成兆民而燮理陰陽寅亮天地之事皆預焉命之以宰伯
四司之名而冠之以天地四時之號是以三公三孤之責而責
六卿也分天地四時而寄六卿之名其次序若不相素合天地
四時而爲六卿之責其脉絡未嘗不相通一治一教一刑一事

苟有一之不得其職皆足以干天地四時之和以此見周人之
任六卿也爲不殊而待六卿也不敢輕矣豈徒設爲加官之躡
以虛名而加實職如漢人以大司馬冠大將軍之上姑示尊寵
而已哉雖然六卿分配天地四時而冢宰以天名官則其任責
爲尤重矣嘗觀虞書司徒敷五教猶地官也而典則曰天敘秩宗
典禮猶春官也而禮則曰天秩五服五章猶司服典命之職也
而曰天命有德五刑五用猶司寇司刑之職也而曰天討有罪
一則曰亮天功二則曰代天工同寅協恭無往而不以天自處
今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何者而非天也以天官命冢宰而加於
五官之上其待大臣也獨尊其責大臣也獨重故任大臣而不
能致敬名曰褻天以天爲大臣而不能任責名曰欺天昔陳平不知
錢穀決獄而謂宰相順四時理陰陽丙吉不問道路群鬪而問
牛喘謂三公典調和陰陽夫四時果順陰陽果和尚復何愧不
和不順而姑藉是以文其不知不問之失吾誰欺欺天乎惜無
以天官之學告之者

兼官

周官曰唐虞官百夏商官倍考之周禮六官之屬凡三百六十
是周官又倍於夏商也按天官之屬六十有三地官七十有九
春官七十有一夏官七十秋官六十有六凡三百五十有二冬
官不預小宰言三百六十者舉大數也不特此爾天官自太宰
小宰宰夫至旅下士凡六十有三此卿大夫士之數也爲府者
六爲胥爲史者皆十有二爲徒者百有二十凡百有五十人此
庶人在官之數也地官春官秋官皆然夏官掌兵則史十六人
胥三十二人徒二百二十人通六官計之已一千五百有二人
其餘六官之屬除地官鄉遂州鄉等官及庶人在官者只合大
夫士計之以多少相準一官不下四百人合長貳而言則六官
殆三千人矣成周官吏可謂繁然然卿大夫士之職分爲六官
之屬安知其不爲兼官耶且以三公言之君奭曰召公爲保周
公爲師則太傅不備矣顧命曰乃同召太保奭則太師太傅不
備矣又有公兼冢宰者惟周公位冢宰是也有公兼司寇者太
史司寇蘇公是也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又以公
兼二伯也至如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此六卿之
長也而以三公侯伯領之大而公孤必相兼攝卿下而百司庶

府獨不可兼攝乎按周禮言三卿則公一人是三公兼卿者也
一卿則卿一人是六卿兼大夫也六軍將皆命卿是六卿又兼
六軍之將也世婦每宮卿二人是六卿又兼六官之職也世婦
謂每宮二人則十有二人其六卿之長貳乎以此推之如地官
鄉遂之官夏官司馬之屬必皆六卿之屬兼之六卿之屬雖各
有名大抵多兼攝也而況官屬有不可以專置者地官如迹人
角人羽人掌炭掌荼等職只征一物秋官如庶氏冥氏穴氏若
族氏赤犮氏等官只攻一事豈無可兼者乎有不可常置者田
詛則有甸祝詛祝祭祀軍旅共杖禁囂則有伊耆氏銜枚氏喪
紀則有職喪喪祝夏采豈無可攝者乎若夫地官比閭族黨鄙
里縣鄙等官並無府史胥徒可知其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也其

經012 571

如春官大司樂大胥太師太卜太祝太史夏官太僕小臣祭
僕戎右齊右道右大馭戎僕齊僕田僕馭夫秋官大行人小行
人司徒等官亦無府史胥徒非上下相兼則官相攝也惟夫
相兼攝也則官制雖仿於古而其職不冗於古也大抵官惟其
人雖公不備官事不攝夫子譏之然則成周之官雖無慮三千
員而實不過三百六十屬[illegible]古者天子之官三公九卿二十
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今按周禮鄉老即三公鄉大夫軍將世婦
即六卿則如六官三百六十屬亦惟以此等大夫上為之雖六
官所謂大夫七之數如彼其多其為[illegible]於府史胥
徒之在官者又官有三千六百六十有六人[illegible]一千二百
四十有一人夏官有三千二百六十有二人秋官有二千六百

五十有七人地官無常數冬官不可考只以四官計之已萬人
矣是皆使民興能入使治之也其徒則大司徒起徒役而為之
與考論周之官制大而公卿長貳次而大夫士之屬既有兼攝
則官何嫌於冗下而府史胥徒之衆又興於民
則數何嫌於多乎蓋周人因事以置官周禮因官以存名居官
而不兼其職則官冗兼官而不存其名則官廢知周禮兼官之
職又知周禮存官之名則可與言官制矣

相權

周禮冢宰以天名官為一王之相兼三公之尊而位六卿之長
自其主宰一職而言曰太宰自其主宰百官而言曰冢宰家大
之上也其權豈不重乎今觀太宰之職首曰佐王均邦國又曰
佐王治邦國則是太宰以佐王為職也[illegible]民之[illegible]必曰詔王歷
置之聽必曰詔王是太宰詔王而不敢自專也[illegible]
王命王賦治朝曰贊王治是太宰贊王而不敢自專也[illegible]宰相
無所不統則亦無所不親今一則曰佐王二則曰詔王三則曰
贊王一政一事無不聽命於天子又焉用彼相哉蓋天子[illegible]宗
子也大臣猶家相也孰非宗子之家事家相必稟命於宗子而
後行孰非大君之邦大臣必稟命於大君而後行[illegible]
上出而廢置不敢干焉令由上出而聽斷若無[illegible]
所以無擅權之失也然而權在一人固宰相不得[illegible]
亦宰相不得辟蓋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宰相者人主[illegible]論道
經邦而進退百官者也古人任相待之以誠而不疑[illegible]以權

而不忌宰相固聽命於一人百官實稟命於一相豈若元首叢
脞股肱自惰者哉是故六典八法八則之治則太宰所得以自
行者也九職九賦九貢之入則太宰所得以自裁者也九式節
財不嫌其專制國用也九兩繫民不嫌其專得民心也四方賓
客之小治聽之而不以為精三歲計會之大計行之而不以為
僭若是則太宰皆得以自用其權也不特此爾小宰則以歲會
贊冢宰宰夫則以官刑詔冢宰司會則以廢置詔冢宰御史則
以治令贊冢宰會計官刑廢置治令一聽冢宰之是聽則宰相
之權豈不重乎故觀冢宰之詔王[illegible]則知宰相之權不至於
太重觀百官之詔冢宰贊冢宰則知[illegible]相之權不至於太輕

邦典

周官六卿之職而曰各率其屬而[illegible]禮言六官之[illegible]使率
其屬則是冶屬冢宰教屬司徒禮屬宗伯政屬司馬刑屬司寇
事屬司空截然一定而不亂矣今太宰何以謂之掌六典常觀
小宰之職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則六官各率其屬[illegible]以官府
之六職辨邦治則六官各分其職其舉以屬則邦治不容於相
侵辨以職則邦治不容於相參然而太宰六官之長一[illegible]之尊
[illegible]治無所不統其可以分職[illegible]拘之乎鄭氏曰典[illegible]經
[illegible]法也大臣秉之以為常經五官守之以為常法五[illegible]其
常法則邦典廢弛而無所執大臣不秉其常經則邦[illegible]散而
無所稽今以六典觀之治者經理而統紀之也邦國以之[illegible]
府以之治萬民以之紀無非就吾條理也教者[illegible]

也邦國以之安官府以之教萬民以之擾無非[illegible]
以統乎人諧與和亦統也故邦國官民以之統合而[illegible]和政以
正乎人平與均亦正也故邦國官民以之平正而[illegible]刑以禁
[illegible]止邪故詰之以去其姦刑之以示其法糾之以[illegible]其非事以
[illegible]事勸功故富之以足其用任之以責其效生之以[illegible]
此六者千萬世常經不易之法邦國之治亂繫焉官府之[illegible]
[illegible]焉生民之休戚繫焉此非大臣之責而誰責然六典而謂之
建邦何哉蓋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先王所恃以立國者[illegible]此
[illegible]務焉耳是以司徒之安邦國而曰掌建邦土地之[illegible]
知邦國而曰掌建邦天地人之禮司馬之正邦國而曰掌建邦
之九法司寇之刑邦國而曰掌[illegible]之六典不特此[illegible]小宰掌

建邦之官刑小司徒掌建邦之教法小宗伯掌建邦之[illegible]大
司[illegible]掌建[illegible]太[illegible]建邦[illegible]法朝士[illegible]建邦之[illegible]
無非先王所恃以立國者也而況[illegible]也大[illegible]可一日而不立
乎是故太宰兼而總之以佐三治[illegible]小宰[illegible]曾又掌其貳以
[illegible]其治司書又掌之以叙其[illegible]又掌之以逆其治司徒宗
伯司馬司寇司空又從而分掌[illegible]所以先六典而太宰
所以統百官也至如小宰六[illegible]府之[illegible]也六職所治只
言邦國萬民而不言官府蓋六[illegible]以統百官而理邦
國治萬民者也六職官府所分以佐太宰而理邦國治萬民者
也故及邦國萬民而不言官府而於財用之[illegible]賓客之[illegible]鬼神
之事盜賊之除百物之生聚特加詳焉其[illegible]以平均安寧諧和

所以服正詰糾[illegible]者[illegible]六典大略相似不然則六者何以不
均謂之典而謂之職[illegible]然太宰六典均所以治邦國官府萬
民也既曰掌邦典以佐王治邦國又曰乃施典于邦國又曰以
典[illegible]邦國之治六典之治何獨詳於邦國耶何謂邦國鄭氏曰
大曰邦小曰國邦之[illegible]居[illegible]非也按周禮曰惟王建國曰
掌建邦此[illegible]國之[illegible]邦國曰凡邦國小大相維此
侯國之[illegible]此[illegible]邦國[illegible]侯國之謂乎周人之治[illegible]
府都鄙萬民[illegible]邦國以見王大一統而無王國侯國之分
也蓋天子[illegible]自治者王畿千里而已千里之外則建侯國焉
大宰以六典而[illegible]之邦國是必總以九州而為之建其牧如八
命作牧是也爵有五等而為之立其監如啓監是也設其參謂

三卿也倂其伍謂五大夫也陳其殷謂眾士也置其輔謂府史
胥徒也一民則有一國之民一國則有一國之官內而王畿之
官民既治之以六典外而侯國之官民其所會亦以為治矣
是故太宰掌邦治以均邦國司徒掌邦教以安邦國宗伯掌邦
禮以和邦國司馬掌邦政以平邦國司寇掌邦禁以刑邦國六
官之職莫不於邦國致詳[illegible]此太宰所以據其于邦國而曰以
典待邦國之治也自六典而下則有官府之八法都鄙之八則
侯國亦有官府都鄙[illegible]亦不能外是法則以為治矣大抵邦國
者佐王治民者也六官[illegible]佐王治邦國者也向使先王不詳於
邦國之治則曆五百里至百里之寄者孰肯為吾究心於民哉
故周官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正謂是也

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夫豈無自而然哉

官法

外而邦國既有六典以待之此而官府必有八法以治之何謂
官府鄭氏曰百官所居之府曰[illegible]不云官者合卿大夫士而言也
府者揔府史胥徒而言其大[illegible]皆分職[illegible]大宰大司徒
等六卿以為正立小宰小司徒以為貳[illegible]宰夫鄉師等以為
攷陳上士中士下士之衆以為[illegible]史胥徒[illegible]以為輔凡
此者皆所賴以佐王共治也太宰之職六典之中一則曰治官
府二則曰教官府曰統百官曰正百官曰刑百官曰任百官二
言官府四言百官五言之耳皆詳言百官府之合也至如小宰
六職六叙六屬六聯八成六計無非官府之[illegible]太宰統百官
者也其可無八法以治之乎[illegible]八法之曰官屬即小宰之六
屬官職即小宰之六職官聯即小宰之六聯官計即小宰之六
計官成即小宰之八成[illegible]如官法官刑官常之目雖不得而考
而宰夫所掌曰官法以治要曰官常以治數曰以官刑詔冢宰
而誅之皆此物也惟其[illegible]官屬則治有所統而不亂有官職則
官有所守而不侵有官聯則[illegible]脈絡有貫[illegible]而無扞格有官
常則綱領條目有秩序而無外認有官成則以之經理而有所
依據有官法則以之聽治而有所執有官刑則人知警戒而
無侵心有官計則人知勉勵而無怠志小宰宰夫贊太宰故執
其詳太宰乃執其要蓋以道揆之臣而執是法以臨于官府與
邦治官治其有不咸合之條者乎又況八法之治太宰既以施

之官府又云以待官府之治小宰既執其詳又云掌其貳以逆
官府之治司會既逆之司書又掌之太史又從而逆之則其詳
於官府之治可知矣大抵官府[illegible]則百官庶府無離官官府治
則百揆萬幾[illegible]廢事周之治[illegible]不一[illegible]是在宰夫則掌官府
之名令在官[illegible]則比官府之次[illegible]財別之宰夫既乘其出入
詔冢宰而誅[illegible]之大府則掌[illegible]內則[illegible]入[illegible]職歲則
貳其出數職[illegible]則斂其[illegible]於官[illegible]如此又安有曠
官庶[illegible]者乎是以小宰正歲以官刑令于百官府[illegible]俾各修職攷
法待事聽命其有不恭國有大刑是亦以[illegible]於其始月終則
以叙受群吏之要歲終則令群吏致事是有以察之於其終太
宰乃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illegible]置於一歲之終既而

天計群吏之治復行誅賞於一歲之後如此則百官府以治中
來上受而藏之真可與天府獻玉俱藏而無愧寧不謂之冢宰
佐王統百官之力與

都則

太宰掌國官府之治既有六典八法矣都鄙在六鄉六遂之外
故又有八則以治之蓋都者王子弟之食邑公卿之采邑如春秋
所記公邑注甸地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畺地是
也此即王制所謂天子縣內百里之國九七十里者二十一五十
里者六十三以其采地之祿視公侯伯子男故亦曰國鄙民謂
如周召毛聃原畢之屬在畿內者不惟畿內有之侯國之外亦
有都鄙左傳所謂大都耦國都鄙西鄙北鄙之類是也鄭司農
縣士方士注晉韓須為公族大夫食邑於[illegible]魯季氏食於都是侯國
亦有都鄙矣此地亦有一項官民為可無法以治之則者法也
特與官府異名爾或者徒見八法之治官府太宰既執其要小
宰宰夫又治其詳八則之名僅見於太宰而已則謂古人詳法
而略則重內而輕外吁有是哉以周人之於都鄙未始不詳其設
官也必為之建其長謂食采者也立其兩謂有佐貳者也設其
伍謂有大夫五人也陳其殷謂有衆士也置其輔謂有府史胥
徒也是其官吏與官府無異而況法象之布必及都鄙政令之
和治中之察必及都鄙歲年之正法令之施亦必及都鄙以至禮
官之屬則有都宗人家宗人政官之屬則有都司馬家司馬刑
官之屬則有方士朝大夫都士家士至於都則一官專主都家

之八則家者家邑之名即鄙也故職謂之都家或謂之都邑都
鄙之官既詳且備孰謂八則之治可略乎且以八則觀之有社
稷之神則有祭祀有長貳之官則有法則有殺輔之吏則有廢
置以升降之有賢能之士則有祿位以進退之有經費之用則
有九賦九功之所入有居邑之民則有六俗五禮之所行刑誅
慶賞以收其良心田獵征役以協其衆力八者曰馭謂其操縱
闔闢之權自上出也蓋近而畿邑既有八柄以馭之內而萬民
又有八統以馭之豈於都鄙之官吏士民刑賞賦役而聽其長
貳之自為治乎是故都家司馬戒令則必聽于國司馬方士都
家獄訟計則必上于國而聽于朝朝大夫掌都家之治國有政令
則令其朝大夫無一不歸王之所馭也然而官吏民士可馭也

神者幽而無迹又安得而馭之蓋古者雖欽於神而未嘗踰於
神三時不害則奉粢以告之牲牷肥腯則奉牲以告之有功者
無不祭也犧牲既成粢盛既備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無
功者無不奪也是以春官都宗人家宗人掌祭祀之禮凡祭祀
必致福于國國有大故令禱祠必反命于國蓋其神歸王所馭
也先王設廢置刑賞之法以馭吏民雖至幽而鬼神亦在吾操
縱闔闢之內是其為則未嘗略也又況祭祀不離於九式法則
不出於八法賦貢即賦斂之財賄刑賞即計吏之誅賞祿位廢
置無非八柄之所馭禮俗田役無非八統八成之所施初非有
所輕重於其間也是故太宰既以八則待其治小宰司會太史
又以八則詳其治實以八法之治而掌焉蓋聖人之治天下大

則家四海而無外小則體國物而不遺吏吾同體也民吾同胞
[illegible]豈以千里王畿之內遂有詳畧之別耶

馭臣

太宰既以八法治官府胡為而又以八柄馭群臣蓋八法治官者治之經也八柄以馭臣者治之權也不守經則無以為聽斷之常不達權則無以盡操縱闔闢之變故經者大臣守也而權者必以詔王也今以八柄觀之人情莫不欲貴任官而後爵之所以馭其貴則貴不可以苟得也人情莫不欲富位定而後祿之所以馭其富則[illegible]不得以苟取也一時之所覬望者予也吾則馭之以賜予之恩而使無倖倖之習平日之所戰兢者行也吾則馭之以遂置其任而使[illegible]行之人福者人之所欲也之自我是福我所馭也人[illegible]以之乎貧者人之所惡奪之自我是貧我所馭也人[illegible]不逃之于[illegible]之顯著則廢以馭之使有罪者不[illegible]免也[illegible]叙以叙之使有過者不敢[illegible]自文也夫[illegible]而使人不得以窺其術邪豈必變輕易重而使人不得以用其情邪特以八者以柄為言是則人主之所獨操而非臣下之所得[illegible]人情之所可覬也故福威則惟辟賞刑則曰君爵賞則曰人主之操柄德威則曰君人之大柄皆言其權之自上出也不然則太宰兼正百工得以自用其柄可也何必以之詔王哉太宰既以詔王矣春官內史又掌八枋以詔王治而其爵祿廢置生殺予奪之序與太宰不同且又變誅而言殺者蓋太宰所詔則先慶而後威內史所詔則雜施而並用誅者[illegible]如司救所謂誅責之義殺者戮也如司刺所謂刑殺之[illegible]其過之輕太宰之詔王以仁殺言其罪之重內史之詔王以義然既同詔王則其權當自上出也今詔之以太宰又詔之以內史則其權之所分得無制於臣下之手乎故內史之職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一人中士下士凡二十四人其秩甚[illegible]其職甚[illegible]以守法於內而王不得以輕用其權也既有道揆大臣詔之於外又有法守近臣詔之於內外有以詔其馭內有以詔其治外[illegible]以相內則律之以史則君上豈得以[illegible]自用而肆其[illegible]乎臣下豈得以竊權自專而行其私乎

馭民

成周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則內而公卿大夫士外而公侯伯子男皆佐王治民者也太宰又以八統詔王而馭民何哉大抵天佑下民寵綏在君上帝降衷綏猷惟后凡在王畿千里之民與夫四海九州之衆相與戴一人而君之亦惟求其相安相養而已爾上之人苟無以持其統安能保其不亂哉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馭民之道不其難乎然觀古人之所謂馭者曰御衆以寬而已寬非所以為馭而聖人先焉蓋與民相從事於[illegible]擁[illegible]迫之中不若相周旋於含弘寬大之域使民相親[illegible]於拘防[illegible]束之內不若相優游於慈祥愷悌之天君當以舜之所以御民者御民此太宰所以有八統之詔也親親以敎民相愛敬故以教民不偷進賢則德行者升使能則道藝者舉

經012-5.9

庸者何之使其樂事勸功貴者尊之使其用下敬上達吏則掇
窮於滯禮賓則親仁善鄰凡此八者皆所以聯其民使不相離
而其民使不相紊上以之維乎下下以之係乎上絲牽繩聯惟
命是聽順指氣使惟上是從此所以為馭民之道也後世馭民
不由此道而後狙詐之論興以狙詐待民則其為馭必出於智
巧籠絡之私矣德色耰鉏剝剔□利□□故□馭失其統上書
自藝救□家舉而賢能之馭□□□為□□□死狗烹而保
庸之統失矣補闕車戰拾遺□□而□□之統失矣郎舍父老
白首不遷則達吏之統又失王國□□□術不□則禮賓之禮
又失先王馭民之道掃地無有方且衍□法令刑罰之具纏束
而箝制之及其無可奈何則諉曰民風不古人心之難制而已

不思太宰八統雖曰馭民而求其所以為馭自親故賢能庸貴
吏賓之外無它術有如都鄙群臣八則八柄之用猶有馭之之
語獨於萬民之統雖名為馭實無馭於馭為則其待民之意亦
厚矣若後世之所謂馭哉於乎同八統之馭而觀小司寇八
辟之議有所謂親故賢能即此親親敬故進賢使能也有所謂
功貴勤賓即此保庸尊貴達吏禮賓也小司寇之麗邦法附刑
罰必以是八物而議其辟者蓋周人所恃以維乎下者即此八
物也周民所安以屬乎上者亦此八物也一旦有麗於法而於
八者之中猶有一目之可議則罪猶可以宥也向之馭民也以
此所以漸其從善之路今之貸民也以此所以開其改過之門
觀小司寇八辟之議則知太宰八統之說矣

任民

太宰以八統詔王御萬民亦並以得人心矣然民有常產者有
常心無常產者無常心先王不能制民之產使民之職使之有
相生相養之具而徒以八統制之人心且有不離渙乎是故
□者天下之本食者民生之命則不可無三農以生九穀園圃
民之所樹藝則不可無園圃以毓草木山澤民之所取財用則
不可無虞衡以作山澤之材牧養以蕃得民則不可無藪牧以阜
蕃鳥獸工以足財用則不可無百工以飭化八材懋遷有無化
居則不可無商賈以阜通貨賄婦□女□□□則不可無嬪婦
以化治絲枲疏材媪僕之職則不可無臣妾以聚斂疏材自晨
圃而下民力有所不給則又不可無閒民以轉移執事此太宰之

任民有此九職也然而成周盛時天下之田皆并天下之田皆
農上地為上農夫中地為中農夫下地為下農夫民皆授田於
農可也今有園圃虞衡藪牧工商嬪婦之屬民之任果并授之不
均乎抑亦有□□之無別乎考之載師曰場圃曰賈田曰牧田此皆
園圃商賈藪牧者而皆有田以此推之凡虞衡百工之類必皆
受田之餘民而兼此職也至如嬪婦則受田者之室家也絲枲
乃其職也臣妾則或一男一女不可受田於公家則必資養於
私家也閒民亦不可受田於公若既無園圃虞衡之地又無藪
牧工商之田又不專為私家之役則必庸受其直轉移執
事於八者之間蓋民生天地間皆為天地間用八職各任其事
而力有不給以得閒民以佐之此大司徒頒十二職九曰生財

以八者之財，行閒民而生也無閒民以轉移執事則民之用力勞而生財之道窮矣嘗觀遂師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時事稼穡必移用其民以相救助則知八職不可無閒民以轉移執事也九職謂之任者因其地而授之隨其力而使之不廢其所能不強其所不能閭師亦曰任民任各以其物為貢亦此意也是故司徒之分地職分此也小司徒之施其職施此也載師之均地職均此也遂人之頒職頒此也若夫司徒之職尤於民事纖悉所謂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即此識也加其三焉蓋司徒登進邦國都鄙之民非專王畿之民也故十曰學藝如司徒之鄉物教民十一曰世事如司徒之世事教能十二曰服事如司徒之以庸制祿此三事不領太宰任民之數也然太宰

特言九職任民而已如太府掌九功之貳以受貨賄之入內府掌受九功之貨賄以待邦國之大用司會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司會亦掌九職以周知入出百物是分九職之任而必責之以九功之稅如閭師任民以貢其物如太府言萬民之貢以充府庫是也夫三農以九穀為貢則不專田穀明矣園圃而下如草木鳥獸布帛貨賄器物之類無不貢焉是皆因夫民之所能出其職之所有故大宰九職曰任民閭師九貢亦曰任民是未嘗強民以所無也職方氏曰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亦此意也至於閒民無職轉移執事亦必使之出一夫之稅而以布入之閒民無職者有二一在載師出任民之賦一在閭師出任民之貢葢閒民雖無常職而有生財之道亦不減於一夫之所獲故載師使之出夫家之征用其力以使之出夫布斂其財也非是一人而出二物也不如是則舍農而務末否則官無所取又將轉而為游手怠惰者之歸豈皆重農務本之意哉閭師不言臣妾之貢者以其執役於主家主為之出貢而妾人則無其蹤財無然必有以與之斯有以取之必有以任之斯有以責之後世授田無法農民已無可耕之地山澤一孔之利亦皆括歸公上而無遺斯民無以為生不得已去而為工賈為商旅又不得已因而為臣妾為庸夫生財之道已殫矣養生之計已歷矣上之人略不加恤方且苛征而重役之是徒知有閭師任民之貢而不知太宰任民之職也不思太宰惟曰以九職任萬民而不言九功之貢則先王愛民之意

何如哉

賦斂

太宰既以九職任民閭師已責其貢今以九賦斂財賄不知此賦何從出乎夫九職之所貢者任民之稅也九賦之所斂者任地之稅也民有其地則有地有利則有征民有常業而不責之以貢則將不蓄不稼不績不織而不能無以有利而不責之以賦則將有地不毛有田不耕而不能無曠土司會曰以九賦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令民職之財用一曰邦中二曰民職是其所出有異也大宰九職所貢出於農圃工商虞衡藪牧嬪婦臣妾執事之民以其一身之所營功之所有而賦之於君以充府庫故曰貢亦曰功九賦所斂出於邦中四郊甸稍縣都與夫山澤之

地與夫官府都鄙之餘財以其地之所出當之所贏而數之以
君以待膳服賓客稍秣匪頒工事幣帛喪祭賜予之用故曰賦
供九職者一項人供九賦者又一項人二者本不相妨可以並
行而不相悖也大府於萬民之貢以以充府庫[illegible]藏於九賦之
入必以待式法之用則是貢之所入者少賦之所入者多也今
以九賦言之邦中之賦如載師所[illegible]生場圃之地四郊之賦
如載師任遠郊近郊之地亦使閭師征之所謂國中四郊以時
征其賦是也邦甸家削之賦如載師所任公邑家邑之地邦縣
邦都之賦如載師所任小都大都之地乃使縣師征之所謂邦
鄙稍甸以時征野之賦貢是也關市之賦如司市關之地使廛
人斂市布廛布皮角筋骨與夫司關所掌征廛關門之征是也

山澤之賦如山虞澤虞之地使角人斂齒角骨物羽翮於山澤
之農以當邦賦是也幣餘之賦如職幣斂官府都鄙與夫凡用
邦財者之幣振掌事之餘財是也盡穀粟之賦出於井田特以
祿諸臣兵車之賦出於丘乘特以供軍賦雖有邦國之貢只以
待吊用九職之貢只以充府庫至於國之大臣有祭祀賓客有
喪荒羞服有工事幣帛有芻秣匪頒好用不調於民而責之誰
乎是以九賦之目常與九貢九職並行而其催消之入則大府
受而頒之內府藏而待之司會則令而會之其[illegible]斂之日則掌
於道揆之大臣名色寧至於巧立輕重[illegible]至於[illegible]出入寧至
於相悖費用寧至於無度乎然九賦[illegible]斂財[illegible]
也又曰口率出泉今[illegible]

曰自邦中至幣餘各入其所有穀物以當其賦之數何其制之
相戾也不知周之九賦隨其地之所有以為賦豈[illegible]口率出泉
專取之民如漢之算賦耶

式法

或曰周禮理財之書今觀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之後而繼之以
九式均節財用未見其理財先見其節財則是周公之節財乃
所以理財也何者財非天雨鬼輸必取之民民之所供有限國
之所用無窮苟不於其經費之際而[illegible]節[illegible]
至於泛用無度欲[illegible]不盈必至於苛取無[illegible]如欲理之不過推
肌剝髓以為理而非正辭禁非以為理也九式節法之法其周
公理財之道與夫祭祀之有犧牲粢盛賓客之有牲牢饔餼委

紀凶荒之所費用膳羞衣服之所奉養器械興作之事幣帛贈
勞之將六畜之有芻秣羣臣之有分賜一人之有玩好賜用取
之於九賦而藏之於有司邦用則必共之君取則必受之苟無
九式以均節之則何所制而不妄費也夫惟太宰有式法以均
節之而太府以式法頒之司會以式法逆計之職歲又以式法
而贊逆會職幣又以式法而贊會事則人主不敢違式法而過
用有司不敢違式法而妄供九式之於理財亦可謂消[illegible]矣是
故宰夫以式法而掌祭祀之具酒正以式法而授酒材掌皮以
式法頒皮革于百工委人以式法供薪芻木材不惟一人不得
違式法而妄費而百司庶府亦不得越式法而妄求私心以式
法而得侈心以式法而沮國用不匱民財不屈而王府[illegible]

自沛然而有餘豈非節財之道乃其所以為理財之道歟或曰太宰道揆之臣法守非所宜預九式節財有司事也豈太宰之職哉吁大臣格君心之非侈用乃君心之蠹而為德之累非論道經邦者之責而誰責也且膳夫不敢會王后世子之膳庖人不敢會王后之膳羞酒正不敢會王后之飲酒外府不敢會王之服司裘不敢會王之裘是彼一司也而欲與王后世子計周度之當否則其勢不得行也是以祭祀賓客之所需至於匪頒好用之所待百官有司皆共之其事宜買不宜買其物宜用不宜用皆不敢預議乎其間夫百官有司平時既惟其命之是供歲終又拘於勢而不會王后世子若可以自便而自取矣今以太宰執九式之法臨乎其上一毫一縷動皆九式之是聽其取不

至妄取其供未嘗妄供雖曰不會而實無待於會也此非大臣道揆之任能爾乎雖然太宰以九式節財必曰均小宰執九式以節財用司會掌九式以節財用皆曰均周公節財必參之於均之一字何與易曰節亨苦節不可貞孔子象之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天下之事惟合乎制度而已均則中不均則或過不及以一人而臨四海不以四海而奉一人取之於民而公用之於君而當則財不傷而民不害斯其所以為九式之法與且周官立法秩叙必曰均力政必曰均貢賦必曰均一制一度無所往而不為均也太宰掌均邦國而曰秉國之均者也豈於財用而可不均乎均者欲其多寡之殺之得其中也膳羞之品可以百有二十甕而[illegible]同其均乎飧

牢之牲可以三十有六殺而為寡其均乎祀宜太牢餘而用少非均也服宜九章非而為七非均也幣以將誠致幣三享則均矣務以供飾陳務侈矣則不均矣自一而祭祀之式至九而好用之式固不容多亦不容寡固不可豐亦不可殺亦惟適其均而已爾均節者人情之所安者節者人情之所厭安則久厭則易窮然則以均為節其又聖人所以節財之道歟

侯貢

畿內租稅天子食之畿外租稅諸侯食之諸侯食其國之租稅必以其半若五之一四之一入于天子効其土地之所有而盡其臣子奉上之心於是有九貢之設矣然周公之制為是貢必以供是用祀貢犧牲苞茅嬪貢絲枲器貢[illegible]幣貢[illegible]材貢木材

貨貢金寶服貢玄纁斿貢羽毛物貢土地所有之物無非服食器用之是供也以庶邦惟正之供而待一人所須之用亦以充公家之財下以待侯國之職故太府掌九貢侯甸之入而曰凡邦國之用以待弔用內府掌九貢之貨賄良兵良器而曰以待邦之大用曰待弔用曰待邦用安不取其於此則非無名之需矣蓋自夏禹任土作貢以來已有此制與畿內故不言貢而言賦八州在王畿之外故於田賦之下而有貢篚之制焉有青州[illegible]橘柚之包有大龜納錫之錫有織文厥篚絲紵玄纖縞組之貢有球琳琅玕丹漆羽毛杶榦栝柏砮磬之貢是皆以供祀嬪器幣材貨物色之需也故豈周公遡為是制而獨侯國之入耶然者之職方氏揚之金錫竹箭荊之丹銀齒革青兗之蒲魚雍之玉

石幽之[illegible]其[illegible]松柏并之[illegible]帛各[illegible]土地所生風氣所宜任
土作貢[illegible]外求也而[illegible]行人則曰侯服貢祀物[illegible]
嬪物[illegible]物衛貢[illegible]六服分貢六色
而已是[illegible]外之蕃國則以所[illegible]所謂幣貢存
貢物[illegible]供邦[illegible]周禮之言[illegible]亦為貢之任土作貢也
任[illegible]而不强其所[illegible]致者聽其自至而不强其不來
太[illegible]貢致邦國之用[illegible]則亦曰九貢致邦國之財用
人[illegible]致于侯邦則諸侯服食器用之任自奔走入貢之
不暇自有不求而自至者聖人何嘗鄙之[illegible]職方氏曰
凡邦國[illegible]職名以其所能制其貢[illegible]有山師川師以
山林川澤之物頒于邦國則曰致其珍異之物懷方氏來遠方

四夷之民則曰致方貢致遠物無非聽其自至也如大行人一
官則是因其間歲一見之時而貢其物非每歲之常貢也內府
所謂凡四方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註云諸侯
朝聘所獻國珍是也每歲常貢則以九貢之日小行人所謂令
邦國春入貢是也然大行人令諸侯一見之時各貢其物而內
府入焉至適四方使者則又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是以其所
入而還以遺諸侯也有如九貢之入內府職曰以待大用而大
府則曰以待吊用故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及其國有札喪凶
荒師役禬事禍烖之五者則令賻補[illegible]委禬禬之慶賀吊之
是又以其所貢而還以[illegible]用也[illegible]此意不存或來求
金[illegible]求車[illegible]以不復有致用之意或[illegible]或來求賻是又

不復有吊用之常甚至包茅不入王祭不供齊人得以奉辭而
伐罪男服使從公侯之貢鄭人得以藉口而告晉則是貢法久
此而不存嗚呼內而侯國職且廢矣外而蕃國況能必其來貢
如爾[illegible]之矣越裳之[illegible]有以自[illegible]於天子者哉

聚民

太宰有九職以任民[illegible]又有九兩[illegible]民何也蓋王
畿千里之民天子治之[illegible]分之[illegible]分[illegible]諸侯[illegible]分土無分
民上之人苟無其道以維[illegible]而[illegible]之則天下人心渙散而不
相屬矣殆非王者大一統之意[illegible]九兩之所繫者邦國之民而
特繫之於九貢致用之後也一兩[illegible]曰牧皆有封域故以地
得民一國之君曰長[illegible]任[illegible]以貴得民師者人之模範德

義可尊故以賢得民儒者於道實高人所尊敬故以道得民宗
者本支之所從出親親以睦故以族得民主謂卿大夫食采邑
者有利可依故以利得民吏謂在官服公事者分職共理故以
治得民友謂與國人交相保任者故以任得民藪謂[illegible]蓄牧
供給財用者故以富得民此九者既謂之兩又謂之繫而後謂
之得民蓋兩者欲其比耦而不相悖繫者欲其聯綴而不相離
曰牧曰長曰主曰吏四者是使在官者之相為聯屬也曰師曰
儒曰宗曰友曰藪五者[illegible]在民者之自為聯屬也然聖人於
邦國之民豈無道以服之[illegible]而[illegible]比耦之具聯綴之形若將
恐其叛已而去者聖人果有心[illegible]邦國之民哉普天皆王土
皆民內而王畿千里之民[illegible]又有都鄙以理

之太宰則任之以九職馭之以八統司徒復從而聯其兄弟聯其師儒聯其朋友其所以繫王畿之民亦不出乎九兩之目豈於邦國之民而可置之度外哉然則爲之者非固羈縻之而使勿絶也一則曰得民二則曰得民必有以得民之心也苟非真得乎民之心民其有不解乎自王政不行封建改而郡縣侯伯易而守令星羅碁布類自經界廢而牧者常寡而宦其地者繫也稱召父者幾何而號曆伯者相望也爲王而臨白盆者有之爲吏而舞文弄法者有之曰牧曰長曰主曰吏職之最親於民者而已判然與民不相屬若於師儒朋友宗族藪敷孰肯過而問焉是以師持異道自意不同學黨同門道異己妬師之所謂賢者安在哉公而幾敗朽爲屬其時宜不進自爲流俗偽之所謂道者安在哉刎頸爲勢利之交植朋羅黨組之爲友之所謂任者安在哉齊楚之族恐其末大則徙實京師山澤之利慮其爲姦則斂歸公上宗之所謂族藪之所謂留者又安在哉及其人心乖離潰然四出至有赤子弄兵青衫爲盗封君借貸藩師不進者其勢不可復合方欲起而收拾之否則刼而控制之又否則含忍而混待之盍亦思吾所以繫民者何具得民者何道而乃使民至此耶吁至此而後知九兩繫民之意深矣抑嘗以太宰繫民之九兩參之以司徒安萬民之六俗而皆以師儒行乎其中識以九兩無師儒之繫則無以淑人心六俗無師儒之聯則無以厚民俗師者所以宗主名教者也儒者所以扶持名教者也師道不立則天下無善人儒道不立則天下無正

弟朋友何所恃以相聯甚矣天下一日不可無師儒之功也

正朔

正朔之改何始乎曰三代以來然也寅爲人正故夏建寅丑爲地正故商建丑子爲天正故周建子此三正之說也然夏建寅以寅月爲歲首商建丑以丑月爲歲首周建子以子月爲歲首三代歲首雖不同而夏時紀月則一也何以言之商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朔又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是商人雖建丑爲歲首而其月則稱十二月耳秦人以建亥爲歲首而史官紀月曰冬十月繼之以春正月而已師儒以周官建亥而謂之春正月乎鄭氏之周禮惑於建子之說乃以正月爲周正月以正歲爲夏正月建子之月爲正月則夏正月當爲三月矣昔孔子作春秋藝首繫時必曰春王正月若依左氏之說以爲周正月則是建子月爲春而夏之三月已爲夏夏之五月已爲秋矣四時錯亂烏足謂之春秋乎春王正月是以夏時紀月也周人以夏時紀月未嘗改夏正月之稱故聖人欲行夏時援之春秋而以正月爲首以正月爲得人時之正也且以周禮攷之有曰仲春逆暑仲秋逆寒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木夏至日祀方丘冬至日祀圜丘朝覲宗遇蒐苗獮狩皆與四時以行事果以建子爲春孟月則四時皆易矣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於邦國若不繫於錯綜乎馮相氏以冬夏致日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若不繫於紊亂乎挼凌人以正

歳十二月令斬冰鄭氏既以十二月為季冬則正歳為仲冬明
矣莊氏謂正歳為夏正是先言正月而後言十二月可乎豳風
七月詩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二之日十二月
也鑿冰以二之日則凌人以十二月令斬冰可也正歳建子月
為歳首故十一月為正歳正月是夏之正月正歳則令百官
觀治正月則令萬民觀教[illegible]然後以此百官而
後萬民也鄭氏乃謂正月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歳又書於
象魏使萬民觀焉不思小宰之職正月則[illegible]官府而觀治象小
司徒小司寇亦云則是百官[illegible]正歳之[illegible]
歳終相連則是正歳舍之而歳終從之[illegible]非[illegible]百官也故正
歳為周歳首則十月為歳終可知矣大抵是時紀月三代並[illegible]

聖人恭門人以四代禮樂而特以夏時告之[illegible]以欽天授
人莫如夏時之正故歳時[illegible]周制之新[illegible]不[illegible]不序曆
數何由而定日月星辰何由而驗[illegible]
何所施其巧術果如[illegible]則四時錯亂[illegible]法天地四
時以命官殆不然也故讀周禮者知正月為夏正則豳風七月
春秋正月與夫六經所紀之月皆以夏時為正

象法

正歳為周之歳首正月為夏之正月則[illegible]
後而不相悖矣古人必改歳易朔者示其新也[illegible]
欲其新政欲其新人才吏治欲其新如劉方氏[illegible]
[illegible]意也是以太宰有治象司徒有教象司馬有政

象司寇有刑象[illegible]乃以正歳各率其屬以觀其治且徇
之以木鐸而謂之以不用法之大刑蓋不[illegible]謂之[illegible]使令
致其詳之賦施於民且不可況於官吏[illegible]歳終必使[illegible]
致其事正其[illegible]之於其終則不得不[illegible]是於其始也夏以
寅月[illegible]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其[illegible]有常刑夏以
[illegible]歳首故以孟春徇之周以建子[illegible]故以正歳徇之
其意一也然而垂象必以正月皆此又[illegible]之正也天時之春
令方滋人事之東作[illegible]始此新民之時也[illegible]始和者猶言方春
和時也正月始和則物[illegible]其和政[illegible]月皆言
始和也是故正月之吉以治教政刑之[illegible]於邦國使以和
邦國之民[illegible]之於都鄙使以和都鄙[illegible]而使萬

民來觀焉[illegible]之以十日之久欲其觀覽之[illegible]故之於十日之後
怨其[illegible]先三洞民之意可謂纖悉委曲矣至於司徒之
屬以教民為[illegible]三讀法尤詳蓋教民之法不[illegible]則治與政刑
之象未[illegible]入民之耳目六鄉教民雖曰教法而[illegible]政[illegible]存
乎其間[illegible]以鄉大夫致之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于
[illegible]以教[illegible]治正歳乃令群吏攷法於司徒以[illegible]
[illegible]於其[illegible]六鄉閭受法于司徒者也然鄉大夫以六鄉
[illegible]則治與刑之法豈不與教法並[illegible]或者則曰[illegible]大夫
以正月[illegible]法以教其所治以正歳攷法以[illegible]其所治亦云[illegible]
州長[illegible]以[illegible]及[illegible]春秋祭社之時[illegible]民讀法則是三
乎正歳[illegible]家之民[illegible]四孟[illegible]又以四孟及正歳與夫

春秋祭祀之[illegible]屬民讀法則是亦百家之民每歲七番讀法矣

族師又以每月吉日及春秋祭酺之時讀法則是百家之民每歲十四番讀法矣閭胥又以歲時[illegible]秋聚衆庶之時讀法則是二十五家之民每歲八[illegible]讀法何其繁且數乎盖視民猶親若於教[illegible]者[illegible]亦無[illegible]六正師守之於民如父兄之於子弟丁寧告戒惟恐不至又況讀法之時州長則發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黨正則書其德行道藝族師則書其孝弟睦婣有學閭胥則書其敬敏任恤是亦[illegible]其[illegible]心而[illegible]其[illegible]時而書之將賓而興之則其歲時讀法雖煩且數不厭也或者又曰五黨為州州長正月讀法則五黨之民在州矣五族為黨黨正四孟讀法則五族之民在黨矣族師月吉亦屬其民而讀法又知古人立法必相通融近州之民讀法於州近黨之民讀法於黨[illegible]可並行而不相悖[illegible]正月[illegible]讀於州則夏秋之孟讀於黨無害也[illegible]讀於黨則餘月吉日讀於族師無害也且如五州為鄉而鄉大夫則惟屬吏以讀法五家為比而比長不言屬民而讀法亦為通融可知也不然則太宰司徒司馬司寇之職正月使民觀[illegible]豈亦使王畿千里之民皆至象魏觀之乎雖然屬民觀象[illegible]不可考大宗伯掌禮獨無縣象於象魏而不使萬民觀之小宗伯亦不率禮官之屬而讀禮法何哉[illegible]以周公作官之意求之也盖周官六典總而論之周禮[illegible]者豈特天地[illegible]之五禮云

乎哉大宰之治此[illegible]也司徒之教此[illegible]也司馬之政[illegible]之刑司空之事皆此[illegible]制教非[illegible]位不立刑無禮則[illegible]職[illegible]故禮記曰禮經三百[illegible]其家以示人則此禮已行乎其中[illegible]此禮已生乎其心矣豈必揭之於禮象垂之於象[illegible]耶

考課

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化天下[illegible]法自唐虞以來未之能廢也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illegible]此固唐虞來朝之時而考之也又曰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此固黎獻時舉而考之也既而立為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之定法其視[illegible]功之法為尤詳[illegible]於一時者未足以定其蘊考[illegible]三歲者斯足以盡其才然三載特考之而黜陟未行焉[illegible]以九年之久賢否[illegible]既判[illegible]明於是幽者黜之明者陟之而[illegible]之法行矣是以前黜陟而去四凶天下至於成服後黜陟而分三苗庶績至於[illegible]然考績於三年黜陟以三考在[illegible]甚[illegible]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illegible]致事而詔其[illegible]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illegible]誅賞以三歲[illegible]之法[illegible]何哉盖[illegible]事[illegible]則考之之法固[illegible]而事和[illegible]考[illegible]其所以不同[illegible]致事於[illegible]者考[illegible]也而其法[illegible]三歲者考群吏也而其法似實盖

百官謂卿大夫太宰之所謂正式者也太宰與所分統故其致
事之法常汲汲於一歲[illegible]於群吏[illegible]士庶上府史胥徒大宰
之所謂[illegible]治[illegible]太宰所不當預故其計治之法宜條於三
歲之[illegible]是故百官[illegible]權之重者太宰必以詔王群吏[illegible]
之事[illegible]太宰得以[illegible]也又於群吏之治非一切聽其他
然也日必有成月必有[illegible]必有會小宰贊太宰者也月終則
以[illegible]要歲[illegible]一歲而月月攷焉宰夫次小宰者
也歲終則令正歲會[illegible]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一歲
而旬旬考焉小宰宰夫與月旬日之間考之如是其詳孰非勉
於事[illegible]太宰准以三歲大計[illegible]而誅賞之不亦宜乎不特
此爾在酒正則日入其成月入其[illegible]終則會是詳於會酒也

在司會則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是詳於
會財也此一歲而旬有攷也在宮正月終則會稍食歲終則會
行事是詳於官府之宿衛也在[illegible]正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序
是詳於士庶子之宿衛也此一[illegible]攷也有以歲終而考
之者大司徒則令教官正治致事[illegible]令群吏正會致事
考屬官之治成而誅賞鄉師考鄉[illegible]鄉大夫令鄉吏會
政致事州長會州[illegible]正會[illegible]會政致事遂大夫會政
致事此所以考其[illegible]也大府會[illegible]出入外府會小用[illegible]
會其出司[illegible]會財[illegible]會出入納其餘此所以
致其財用也[illegible]會食[illegible]稽[illegible]食內宰會[illegible]
稍食[illegible]典[illegible]其物此所以考工服[illegible]司寇令[illegible]

士師令正要會方士省縣法而誅賞此所以考其獄訟也舍人
之計其政秕稗之弊其事占人之計其占是無所不考也周人
考課之法如此亦豈徒爲詳密而已哉向也正歲之首必使屬
官觀法徇之以木鐸警之以常刑中之以令憲之以禁使修乃
職待乃事既而又警群吏修職又令群吏讀法者正爲今日地
也至于三歲大計則大宰計治誅賞司書計治知財數司士稽
士任而進退其爵祿三年大比則小司徒受比要鄉大夫興賢
能州長考州里縣司考群吏遂大夫明其功均人大均司民獻
數此皆考之以三歲也蓋周人之法有所謂待其治者如太宰
宰夫太府內府外府之屬是也待者預定於始而責驗於終使
之有所遵守而知自勉也有所謂逆其治者如小宰司會司書

職內職歲職幣太史內史之屬是也逆者詳稽其終而鉤考其
始使之無所隱匿而知自警也有以待之於其先又有以逆之
於其後大臣以之計群吏之治天子以之察群吏之治有功必
賞有罪必誅吏治其有不舉者乎此成周之嚴於考課者然也
然成周考之之法可得聞與嘗觀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
吏之治則知成周之所以考課者無出於六者焉善言其有德
行也能言其有才藝也敬以不懈爲心正以直躬自守法則守
法不失辨則臨事不疑吏以德行循良爲上而才能次之故與
正察其立身行己也法與辨觀其涖位行法也六者吏治之所
從出也而皆以廉爲本蓋廉者有天理而無人欲也六者非廉
不能漢人取士曰與廉謂吏曰廉察亦此意也周人以此六者

斡羣吏之治則其要會之上無非治道之得其中者以之登於天府與祖廟大物俱藏焉信乎可以無愧矣漢以六條察吏其視有周之六計有拔擢而無按劾此其忠厚勁薄之意自殊唐考課之令有四善二十七最而四善之目則曰循善有聞是亦善能正直遺意然其後有監考使有校考使有放考使設官非不當也而當時以四善聞者幾何人哉然則欲行成周考課之法當以六計為首

宮刑

周官元太宰而貳以小宰之職則小宰不亦重乎今考其職首曰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文曰正歲帥屬觀治象之法乃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天在宮者百官府之次舍與士庶子之宿衛也宮正已掌其戒令糾禁其次舍衆寡邦有大事令無去守而聽政宮伯又掌其政令行其秩叙作其徒役之事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其王宮各有司存也宰夫之職正歲乃以法戒警羣吏令脩宮中之職事其能者良者以告于王則周今之於宮政亦可謂詳且密矣今小宰貳太宰豈無他職而首拳拳於王宮之刑禁王宮豈施刑之地小宰豈掌刑之職耶蓋天子之政令天下之風教未有不自王宮始侍御僕從一有不正出入起居一有不欽皆足以害治雖曰百司庶府之任而周人每於此致察焉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以八柄詔王馭群臣歲終則致事廢置三歲則計治誅賞然而道揆大臣如總其要而執其柄爾彼宰夫則惟警戒之而已宮正亦惟令其衆寡而已宮伯亦惟令其作宮衆而已不有小宰治之以宮刑憲之以宮刑使之各脩乃職攷乃法待乃事以聽王命而制之以不共之大刑又徇之以不用之常刑吾恐奇衺之習作淫怠之念萌未必有良能之可知未必有德行之可糾居王所者皆若而人則君德必潛消於蠱惑之中而姦習必妄肆於禁嚴之內誰與繩愆糾謬而格其非心也哉雖曰宮刑掌於司寇亦預官府之刑宮禁掌于士師亦預[illegible]之禁然刑不上大夫命夫命婦且不坐獄訟於小司寇有[illegible]不敍于掌囚掌戮周人終不以刑罰獄訟之臣而預[illegible]戒令糾[illegible]也且獨不聞湯制官刑儆于有位商之三風十愆必及乎宮室之隱微自邦君卿士臣下以及乎童蒙之士[illegible]在朝夕至於目下不正則曰服墨刑伊尹乃繼之曰嗣王祗厥身敬哉蓋宮刑雖以為有位之儆而實有以起君心之敬宮刑雖以為王宮之禁而實有以格君心之非然則宮刑之掌於小宰宮刑之脩廢其君心敬怠之所由判君德隆替之所由基也故知商之官刑則知周之宮刑

官叙

小宰奉太宰八法以治官府是矣而別立六叙之目以冠其首則六叙視官屬官聯為重要矣考之宰夫八職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以從役之有才能而著者官叙又不幾於褻乎蓋小宰所掌者正其宰吏也宰夫以胥治之者承令之時也有小宰以正之而胥特承其命而治之耳說者言六叙皆以為周官遷轉之階序

衡恩切以爲不然鄭氏曰叙秩次也謂先尊而後卑也周人以
之正羣吏其秩以正等級乎且以周禮攷之小宰月終則以官
府之叙受羣吏之要是以叙正其會也宰夫掌治朝之法則叙
羣吏之治是以叙進其治也宮伯掌王宮之衛則行其秩叙糊
師則令作秩叙里宰則□其秩叙以待政令是以叙制其食也
遂師則比叙其事而賞罰內史則掌叙事之法是以叙作其事
也小史則以書叙昭穆之俎簋市則辨其物而等叙之小司
寇則掌外朝之政以叙進而問焉以叙正其位也司書則叙
其財受其幣職內則叙其財以待邦之移用職歲則凡賜予以
叙授之司市則以次叙分地而經市大司馬則以叙和出馮相
則辨四時之叙先王設官分職事事皆有其叙豈特羣臣遷轉

之地耶故以叙正其位則尊卑不得以相踰以叙進其治則功
過不得以相混以叙作其事則小專而大從可也以叙制其食
則貴豐而賤殺可也以叙受其會則日旬月歲之要有考也以
叙聽其情則親故賢能之辟可議也不然則尊卑之制不立而
冒上亡等之習啓吾恐功臣與柱者有之武夫背關者有之而
正位之叙廢矣功過之狀不明而僥倖希進之念生吾恐一歲
遷至中大夫者有之旬月取宰相封侯者有之而追治之叙
廢矣作事之叙廢而九卿更進用事不關宰相矣制食之叙廢
而小臣賜賞累百鉅萬矣計簿至於具文懸田至於失實而受
會之叙又廢聽訟而上下其手治獄則輕重其心而聽情之叙
又廢矣是則朝廷無節官屬安得而舉官職安得而辨官聯安

得而合官成官計又安得而弊哉小宰佐太宰以治官府豈可
不以六叙爲首

官屬

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屬舉其官六官不啻三百六十屬
此舉大數言之加之以天地日府之名而授之以治教禮政刑
事之掌官各有職事各有聯而日大宰統其長小事則當遣行
之益事之小者非六官之所能徧理則不可以無屬事之大者
非百官之所得專任則不可以無長大臣而理小事則上人常
以多事自弊而失其大體小臣而專大事則下人每以侵官自
任而擾其大權此小宰之六屬所以有小事大事之分而後六
屬事以辨六聯可以合矣今以周禮考之大祭祀大賓客大軍

旅大田役凡大事者六卿之長職之也而小宰小宗伯小司徒
小司馬小司寇為六卿之貳則特掌其小者焉是其設官分職
之時已有小大之分矣不惟六官之貳為然也在宮正則凡邦
之大事令其去守而聽政事在肆師則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
以佐宗伯在布憲則凡邦之大事掌合要藏以號令爾在鄉士
則凡邦之大事惟戮其犯命者縣士則凡邦大事惟讀其
稽禁令有如宰夫之官刑必以治冢宰小宰之歲會必以稽察
宰司會之廢治必以詔冢宰鄉大夫之法必致于司徒稍人之
政令必聽于司徒士師之獄訟必以詔司寇司刺以赦宥之法
贊司寇此則百官之聽乎六卿也不惟六卿為然若小臣則凡
大事佐大僕若都家則凡大事必同朝大夫是又各從其屬之

長也蓋宮正為宮官之長膳夫為食官之長醫師為醫官之長
酒正為酒官之長太府為財官之長內宰為內官之長凡三百
六十屬各有長則其屬從之亦是也至於小事不惟六官之貳
得專為如內豎則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肆師則凡國之小事
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太師則凡內外小祭祀小會同小軍旅掌
焉罪隸則掌使令之小事小史則凡國之用禮法者掌其小事
行夫則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凡六官之小事皆然此皆其屬得
以專達也且如膳夫一官有所以庖人內饔外饔等職皆屬也
而飲膳之事豈必日稟於太宰司市一官有賈人盤人胥師賈
師等職皆屬也而貨賄之事豈必日稟於司市是以官長則治
其大者官屬得行其小者大則不嫌於從屬而小則何嫌於專

達也哉蓋以宰夫八職觀之則其職已有長屬詳略之分矣一
曰正掌官法以治要正卿長也要一歲之成也故正治之二曰
師掌官成以治凡師中大夫下大夫也凡一月之成也故師治
之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司上士中士也目一日之成也故司
治之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旅下士也數一二三四之數也故
旅治之府則惟治其府藏史則惟治其文書胥則惟秩其先後
徒則惟任其奔走官府之八職如此旅不可以上侵司之目師
不可以上侵正之要正亦不可以下行師之凡師亦不可以下
行旅之數小事則專達可也大事而不從其長可乎且以太宰
一卿百官之所聽命者也八柄八統必曰詔王歲終廢置亦曰
詔王至於作大事則令百官以贊王命而邦之小治則聽之四

方之小治則待之太宰固不以小者嫌於王而其大者且不敢
以自專於己蓋太宰之總百官則有道揆之尊太宰之佐一人
則有法守之責有道揆之尊則不可以下侵細務有法守之責
則不可以上侵大權太宰猶爾而況三百六十屬乎漢之丞相
猶太宰也鄭康成當以小宰譬御史中丞不知中丞乃御史大
夫之屬官御史大夫乃丞相之副大夫猶小宰也中丞猶宰夫
也宰夫則贊小宰小宰則贊太宰今以中丞譬小宰御史大夫
當為何官乎漢初官制猶近古高祖之制御史大夫下相國相
國下諸侯王御史是丞相之副事下御史御史白之丞相丞相
得以可否之於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中執法中丞
也中丞是御史大夫之屬事下中丞中丞白之於大夫大夫亦

得以可否之於是下之郡守自內達外尊者得行其尊卑者得
行其卑則自外而達內小事大事從可知也後以御史大夫與
丞相等謂之兩府郡國事不上丞相而上御史御史得自以其
意平章之此意失矣武帝急於功利又多率意施行不經丞相
故張湯為御史大夫數行丞相事造白金皮幣而李蔡嚴青翟
不與議皆是而後內廷之事丞相不得知而歸之中丞外廷之
事丞相不關決而歸之九卿郡國上計調吏之事丞相又不與
聞而自達於天子調於尚書大事不從其長而皆得以專達焉
則漢之大臣無權而小臣擅矣相權既輕無所干預國事而乃
以簿書期會之瑣屑者以其身而親之是又不知大体而徒以
小事自浼矣則是大臣以多事自弊而小臣安得不以虛文為

乎然則欲尊相體而重相權故關官聯而舉官治要不可不

明周官小宰之六屬

官聯

大宰以官聯會官治舉其要也小宰以六聯合邦治分其詳也夫所謂聯者大宰小宰宰夫之職正之之聯也宮正宮伯宮宿之聯膳夫庖人膳羞之聯醫師至獸醫醫官之聯酒正至鹽人飲食之聯太府而下財官之聯內宰而下宮正之聯此治官之聯也教官有教之聯禮官有禮之聯政官有政之聯刑官有刑之聯人皆知其分職率屬之為官聯必至於聯事合治有非其官之屬而實相聯者焉且以祭祀言之宗伯而下鬱鬯尊彝典祀等職皆聯事也而太宰祭祀則贊玉幣司徒奉牛牲司馬奉

馬牲司寇奉犬牲此非他官之合聯乎又以賓客言之行人而下司儀行人環人掌客等職皆聯事也而太宰朝會則贊玉幣宰夫掌牢禮司徒脩委積封人飾牛牲此非他官之合聯乎太宰眷齎各鄉師治役司徒荒政遺人委積此喪荒之聯事也司馬治軍司徒致民小宰掌具縣師受法此軍旅之聯事也司馬教陳鄉師帥民司徒舉旗虞人萊野此田役之聯事也閭師征賦太府受財司徒施征司馬制賦此斂施之聯事也六官聯事不一而足以至小事莫不有聯典祀春官而得以征役于秋官之司隸鼓人地官而得以詔鼓於夏官之太僕秋官掌戮而得預天官甸師之殺秋官蠻隸而得執夏官校人之役鄉師地官而致辟于司空稍人地官而聽政於司馬有同寅叶恭而無畔官

離次有聯事合治而無分朋植黨成周之官所以內外相統小大相維而無勝官者六聯為有助焉是故分其職而率其屬則事權若分而不相混合其聯而會其治則事權若合而不相離此官治之所以會而邦治之所以合也雖然周人聯事之意不特見於官然也其在鄉也則比閭族黨州縣之有聯其在遂也則隣里鄰鄙縣都之有聯司徒之安民則曰聯兄弟聯師儒聯朋友族師之登民則十人為聯十家為聯八閭為聯至於司關之官亦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是無往而不為聯也官治其有不會乎邦治其有不合乎然太宰言官治小宰言邦治者蓋太宰總官聯之要官聯舉而官治會小宰治官聯之詳官治會而邦治合綱舉而目張領挈而裘整此太宰所以言官治與小宰

所以言邦治與

官成

太宰以官成經邦治又以官成待萬民之治宰夫則曰師掌官成以治凡大司寇則曰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鄭司農以八成若今之決事比賈公彥以八成若今之斷事律是斷之不可無官成也此太宰所以分邦成之目而以經邦治焉司徒曰五家為比五比為閭此比居之有籍也聽征役之訟則以比居決之遂人曰稽其人民簡其兵器此簡稽之有簿也聽師田之訟則以簡稽決之版圖如司書邦中之版土地之圖是也聽閭里之訟則以版圖決之禮命如宗伯一命受職再命受服是也聽祿位之訟則以禮命決之傅別鄭司農謂券書也後鄭謂

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愚按士師言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傳別今聽稱責以傳別則是傳著文書別爲兩本也故以之決財貨稱責之爭書契鄭司農謂符書也後鄭謂出予受入之凡要愚按酒正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今聽取予以書契則是取其券書之相符也故以之決俸秩取予之爭質劑如質人大市以質小市以劑聽市廛之買賣則以質劑決之也要會如宰夫月終正月要歲終正歲會聽貨賄之出入則以要會決之也謂之成者蓋言其一成而不可易也謂之經者言其治有常而不可紊也然此皆簿書之要爾聖人於簿書亦惟恐防姦之不密其待民不既薄乎誠以林林而生總總而羣民聚而必有事事起而必有爭聖人起敎於微眇而憂患於未然是以有

書以載其法有法以待其事事來而應之以法訟起而正之以書猶決事之不可無比詳事之不可無律也天下豈有不決之訟而猶有不經之民哉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其官成之謂與抑嘗觀士師之職有曰掌士之八成鄭司農亦曰若今時決事比按士師八成曰邦汋邦賊邦諜犯邦令撟邦令爲邦盜爲邦朋爲邦誣而已初無簿書之要而亦謂之成鄭氏皆以爲決事比之類蓋成者取其行事之成者以爲品式也聽斷而不稽成事以爲法則舞文弄法者有之誣上行私者有之求以防姦而適以爲姦也然則士師不可無士之八成猶小宰不可無官府之八成此鄭氏所以均謂之若漢之決事比與

朝儀

所有三朝一曰燕朝在路門之內王圖宗人嘉事之朝也太僕小臣掌焉一曰治朝在路門之外王日聽治之朝也宰夫司士掌焉一曰外朝在庫門之外詢萬民聽政之朝也小司寇朝士掌焉鄭康成謂外朝在雉門之外然既以雉門爲第三則外朝當在庫門之外矣外朝之位左孤卿大夫羣士在其後右公侯伯子男羣吏在其後面三公州長衆庶在其後此朝士所掌之朝法也及致萬民而詢之則小司寇掌其政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其位亦如朝士之儀其建朝也左嘉石以平罷民右肺石以達窮民職聽國郊野都獄訟者必聽於此兩造束矢兩劑鈞金者必入於此凡得獲貨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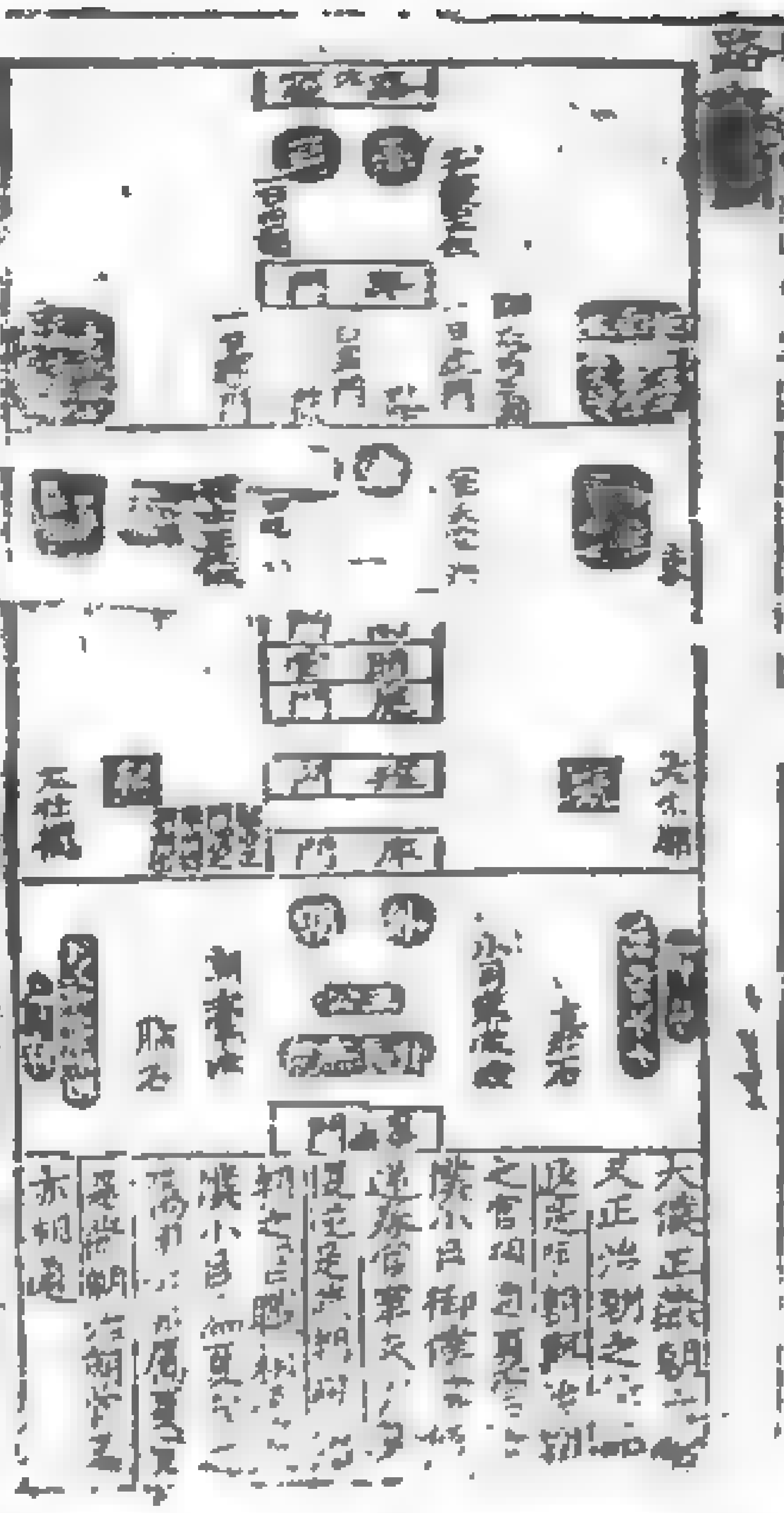
民六畜者必委於此雖有師屬蹕呼趨辟之儀有慢朝錯立族談之禁其儀非不備也而鄉大夫以大詢之時帥六鄉之衆庶而致於朝百姓衆庶得與公卿侯伯羣士羣吏相先後於階陛之間則其政誠爲平易近民矣治朝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右太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左此司士所正之朝儀也及掌敘羣吏之治則宰夫掌其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而察其不如儀其眡朝也太僕則前正位師氏則司王朝宰夫則贊聽治雖有貴士族之衛有僕御右從之位其儀非不嚴也而太僕掌建路鼓于大寢門外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而受其事以聞又況宰夫掌庶民之逆得與賓客之治諸

臣之復逆則節於冕旒之前則其迹又未嘗以禁衛爲限矣至於燕朝之治雖在太僕只曰王視燕朝則正位掌擯相而已若曰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是正燕朝亦如正治也小臣正王之燕位御僕掌王之燕令則皆燕朝之所有識亦非不章也而諸侯之復逆則掌於太僕三公孤卿之復逆則掌於小臣群吏之逆庶民之復則又掌於御僕若下之報於上逆者下之迎於上告上書曰奏之名庶民之復得與諸侯公卿群吏之復逆又皆關達於太僕之所則其地亦未嘗以遠涂而爲間隔矣觀外朝之政而及萬民之詢治朝之治而及萬民之逆燕朝之令而及庶民之復則知成周成綴戶庭無壅其疏通初是何如哉又况肺石之達窮民必以立于外朝之右路鼓之達窮者必以建于寢門之外吾門爲里而窮者猶得以自達况庶民乎然而三朝分掌外朝雖掌於秋官之屬而三公孤卿皆在焉則與太宰與聞外朝之政矣治朝之治雖曰司士正之屬於夏官而宰夫掌其禁令是爲天官之屬王眡治朝冢宰贊之則是太宰與聞治朝之事矣燕朝之臣亦夏官之屬也然而所掌群臣之復逆實與宰夫所掌相關焉而况太僕雖正燕朝之位而建鼓則在路門外在朝則在路門左王眡治朝則前正位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是燕朝之臣實與治朝相通則太宰亦與聞乎燕朝之政矣以此見周人之治宮中府中實爲一體而無內外之分特以其治朝而視其外朝則外朝爲外朝而治朝爲內朝以燕朝而視治朝則燕朝爲內朝而治朝又爲中朝爾

秦人變古不道雖外之公卿如少府得置尚書在內主發文書而掌奏下諸事外之三公如御史大夫得置中丞在內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內外之官亦相維也然二世居宮中丞相不得俟其閒而奏事且爲趙高所以事可知矣說者尚何取於秦制哉漢官少府之屬有尚書御史大夫之屬有中丞猶秦制也若以周禮考之丞相猶太宰少府御史大夫猶小宰也御史之中丞少府之尚書猶宰夫其後以御史大夫對丞相爲兩府則非矣然高帝時御史大夫周昌得以宴見入奏事在呂后時丞相審食其得以監宮中如郎中令武帝之初丞相公孫弘亦得以數宴見雖體貌大臣之禮不存亦得以見內外庭之無限隔也自武帝游宴後庭以宦者主中書而典尚書章奏而尚書之職廢矣既以中書居中而受事又置諸吏居中而舉法當時奏下諸事自中書遞送兩府自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由中丞而中丞之官廢矣末年以霍光爲大司馬領尚書事而以大司馬以下至散騎諸吏爲中朝以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霍光嘗謂車千秋曰今光治內君侯治外是已判然爲內外矣不惟丞相不得至內庭而且不得預內庭之事是故鹽鐵之議車千秋不得言昌邑之廢丞相張敞不得議朝分內外而爲弊乃至此哉後來魏相爲御史大夫稍復舊制外則遣丞相掾史按事郡國而不遣使內則奏封事去副封而不經尚書是以霍山方秉樞機相乃訟言其過杜延年居中用事相乃列奏其惡是時內外若復合而爲一矣元帝以來石顯用權復[illegible]

言哀平之際又歸外戚而王莽遂至於亡東漢雖以舉法時中
丞以奏事歸尚書而事歸臺閣不任三公外庭疏而內庭密矣
極而至之季御史之權盡移尚書尚書之權盡移宦官合爲一然
而丞相疏隔於外御史緘默於內故楊秉奏侯覽而尚書召秉
掾詰之曰三公統外御史察內當是時也御史豈能察內邪毋
乃小人借以是名自便耳故嘗合周秦之制而觀之內外之情
爲合則雖以宰夫太僕分掌如周制而宰相亦得以兼統內外
之情不通則雖如尚書中丞相屬如秦制而丞相不得以與知
然豈非內外合一之制有不如周乎又以兩漢之制觀之治內
治外之分如西漢之語則丞相與將軍已判然而爲兩朝統內
察外之別如東漢之語則丞相與御史亦岐而爲二事此豈非
稍異之意又不如秦乎

路寢圖



禮經會元第二卷

葉時著

宮衛

宮正宮伯掌王宮之官在王宮者百官府之次各有板士庶子
之數亦有板官府之用官府之次舍士庶子有士庶子之次舍宮
正則掌其戒令糾禁而比百官府之衆寡宮伯則掌其教令執
敘而授士庶子之職事此皆言宮衛者也說者多以宮正掌兵
衛宮伯掌郎衛愚切以爲不然彼以宮正所掌謂官府之胥徒
給繇役者在宮中者若漢衛士故曰兵衛不思宮伯郎衛明言作
其徒役之蓋則士庶子亦有徒役也何以不爲兵衛乎愚以周
禮考之宮正宮伯所掌皆郎衛也太僕虎賁司隸所掌乃兵衛

也蓋天子之衛有二而其別有四卿大夫士之官吏在宮中而
直宿者宮正掌之卿大夫士之子庶子在宮中而入衛者宮伯
掌之祗朝則司士正其儀位子掌其政此居守環列之
衛也王祗朝則前正位而退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祗朝則
在路門之左太僕掌之而小臣御僕屬焉此僕從侍御之衛也
虎士八百人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朝則在路門之右虎賁氏
掌之而旅賁氏屬焉此奔趨先後之衛也居虎門之左使其屬
率四翟之吏各以其兵服守王之外門氏掌之師四翟之隸
使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以守王宮司隸掌之此周防鎮門
之衛也宿衛之別有四而郎衛兵衛俱在其列二者常相聯屬
然而居守環列之衛天子所親以爲腹心者也居王之左右能

以則其地爵倫王之顧問應對則其任專是必稽其功緒而糾其德行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illegible]之使為善也辨其外內幾其出入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以警之使不為惡也均其稍食使無廢食不繼之患令[illegible]得無曠官廢職之失夫百官府宿衛王宮者均稍而會事司之其人必皆德行道藝之選而無淫怠奇衺之習矣尚何待於[illegible]勸哉蓋百官府之宿衛必有從為徒役之民苟不以時而糾勸之一有不正之人混乎其中必能為德行道藝之害居王所者必皆辟居出而後可此宮正所以奉奉於此也至於士庶子之在版者是其卿大夫士之子弟有師保以教之有司樂以合之又有諸子以考之故宮伯惟均其秩而頒其衣裘均其敘而掌其誅賞糾毅之法雖不

如宮正之詳於宮[illegible]者為宮官之長其為糾察之時必不遺士庶子也如此則在八次八舍之列者孰非端人正士哉若夫虎賁之士臣隸之僕其隸之兵雖不言其政教禁令然虎賁氏以下大夫掌之太僕以下大夫統之師氏以中大夫帥之又況虎賁氏所掌八百人不言徒而言虎士則皆士人之有勇力者雖名為兵而不聞一武夫悍卒放慢詭譎之人得廁跡於其間師氏虎賁無非吉士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平時夾階陛而立堂垂執劉鉞而止戈殳者皆冕弁之士是雖有郎衛兵衛之別而何嘗有文事武事之判耶然均之為宿衛也宮正宮伯則統於大宰虎賁太僕則統於司馬司隸則統於司寇而師氏又隸司徒之屬何哉蓋宮衛不可以不相維而兵權不可以不相制皆

王宮兵皆王兵先王固無相疑之意而[illegible]戒不以倫存無患先王亦不能不先事而為防皆觀成王之[illegible]太[illegible]乃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illegible]夫虎賁之士非太宰之屬而太保得發之則太宰兼總兵衛亦明矣然呂伋雖[illegible]非有宰臣之命則不得以擅發召公雖制命非有二卿為介以往則亦不得以專行[illegible]兵權不在一人則人制兵之意深矣抑嘗因周之宮衛而考漢制漢[illegible]祿勳之所掌者郎衛也衛尉寺之所掌者兵衛也郎衛有中郎侍郎中郎將郎中騎將郎中戶將郎中車將之屬如羽林期門皆屬焉兵衛有長樂未央甘泉建章宮衛尉衛士令丞之屬如左右都候八屯衛尉司馬皆屬焉此南軍也猶周宮衛也所說者多以南北合論之

則非矣蓋南軍衛宮城此衛兵也北軍徼京師此禁兵也古者前朝後市王宮在南故漢衛王宮之軍謂之南軍宮衛既謂之南則京師之軍謂之北軍所以別也按周勃入北軍乃令人告衛尉毋納呂產則南軍主之衛尉明矣表曰衛尉掌宮門屯兵是以南軍衛宮城也按八校尉有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則北軍屬之中尉無疑矣表曰中尉掌徼巡京師是以北軍護京城也北軍本無衛名與宮城無預雖文帝嘗拜宋昌為衛將軍兼領南北軍而未幾復罷之矣然則北軍為禁兵此漢制也而周人獨無禁兵乎蓋周人王畿千里之地寓兵於農司馬所制其軍即禁兵也第不如漢人北軍調兵三輔而有番上之勞其五校而有長屯之衆爾唐李揆嘗謂漢以南北軍相統攝

見周勃既入北軍尚有南軍必令平陽侯告衛尉則謂南軍可以制北軍劉屈氂發三輔近縣兵入長子與太子戰則謂北軍可以制南軍此相統之說也不思古人有兵權相制之意而罷兵勢相統之形周制六卿六軍雖屬司馬而將皆命卿是二卿今主兵權爾握兵之寄固可以相分置兵之謀不可以相忌如曰中外制兵而必使之相紛統周人王宮之衛亦與王畿六軍相統于漢之城門校尉亦屬北軍被劉屈氂傳曰武帝以戾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至成帝時羊河侯譚等以特進領城門兵則城門兵尤重矣周禮司門下大夫二人每門下士二人鄭氏謂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不思成周司門之官合胥徒只七十八人每門亦九人而已其秩則尊而其職則寡要如漢城門兵之制耶蓋成周之制惟聞有王宮之衛而未聞設王畿之衛惟聞有王畿之兵未聞有城門之兵蓋人所以待衛王國者有不專倚於兵矣愚故曰宮正宮伯郎衛兵衛之辨而及漢人兵衛之制又曰南軍北軍衛兵衛兵之辨而及周人衛兵之制故併以是而辨周漢城門兵制之異云

按南軍衛宮城以郡國兵番上為之則在外而且遠北軍護京城以三輔兵番上為之則在內而且近此其意何邪蓋三輔在內而近人有閭里親戚之愛以之護京師而無腹心之憂郡國在外而遠人無繼華非常之望以之衛宮城則無肘腋之變亦猶師氏帥而隸守王門王宮翻在野外則守內列蓋謂是歟

漢南北軍圖

南 衛尉 軍

掌宮衛屯兵

南軍衛尉主之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及諸屯衛候司馬二十二官皆屬焉此軍以郡國材官騎士為之歲番上更衛為衛司馬職賁交代人皆自諸侯國兵更一年知其以此掌人為之也

光祿勳 郎衛

掌守門戶出充車騎

光祿勳掌郎官中郎將左右郎將衛郎郎中五官郎將期門羽林皆屬焉乘釋之為騎郎李廣為郎騎常侍此期門乃執兵送從之郎無員羽林乃以六郡良家子補之如[illegible]因以六郡良家子甘延壽以北地良家子為羽林是也

按後漢百官志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皆云掌宿衛兵今屬之北軍中候以北軍而領宿衛兵何也當攷前來以六合為城門後志以五營屬之北軍是兵權散之之意亦隸師於師氏虎賁屬於司馬歟

北 中尉 軍

掌徼循京師

北軍中尉主之中尉令丞掌京輔

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八校兵

胡騎虎賁各有校尉皆屬焉及騎士

謂北軍稍為不過七百人也

城門校尉

掌京師城門屯兵

八屯 司馬 周禮司門下大夫

校尉每門下士

十二 門候 云如今門候

八校

中壘 掌北軍壘門內

屯騎 掌騎士

步兵 掌上林苑門屯兵

越騎 掌越騎

射聲 掌待詔射聲士

胡騎 掌池陽胡騎

長水 掌長水宣曲胡騎

虎賁 掌輕車

武帝置八校各有丞司馬[illegible]

故云內省七校中壘省中壘並屬北軍中候

並五營胡騎長水虎賁並併省故曰北

軍五校後胡騎越騎相併[illegible]

虎賁

膳夫

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玉食與威福並言則是惟辟獨專而非人臣之所得有也蓋玉食者美食也膳亦食之善者也鄭康成謂今時美食謂之膳膳者玉食之謂也是以天官之屬自宮衛之外未遑他事而首及膳夫之職寧不以膳羞爲重歟膳夫食官之長詩曰仲允膳夫又曰膳夫左右古人奉養於膳夫者蓋以膳夫得人則可以導人君奉養之節而窒人君嗜欲之原左右前後之人必不至以一飲一食而忘君之疾也彼君徒知以一人而治四海以四海而奉一人固宜受天下備物之供享天下備味之養而不知古人所以受而享之無愧者要必有以養其心也豈徒爲是口體之養而已哉且以膳夫下數

禮經會元第二卷　六

官考之食膳飲之用六珍之用八羞醬之用百有二十鼎俎之物皆十有二此膳夫掌之也六畜六獸六禽之名死生鮮薨薦羞之物膳羞好羞庶羞禽獸之供此庖人掌之也内而膳羞割烹煎和之事脩刑膴胖骨鱐之臭内饔共之外而割烹脯脩刑膴之共鼎俎牲體魚腊之實外饔共之亨人共鼎鑊給水火之齊以職於外内饔甸師共粢盛帥薪蒸之徒以役於外内饔獸人共獸𩵋人共魚鱉人共魚鱉龜蜃腊人共脯腊膴胖此皆備物之供備味之養以奉承乎一人是之謂玉食也然聖人豈自奉養而使肥甘日足於口邪今觀膳夫之掌膳也王燕食則奏膳贊祭所以起其敬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所以謹其微侑食以樂卒食以樂所以導其和庖人則辨香臊腥羶之膏而欲適四

時之宜内饔則辨[illegible]獸人則辨冬夏春秋獸物之[illegible]取其聚散遲速以[illegible]時之宜古人之於飲食凡可以節乎其氣體而衛護其生者無不曲致其詳是以居移氣養移體耳目聰明血氣和平豈存我則可以厚養生安身則可以保國家也又況膳夫之膳諸臣祭祀歸脤於王如祭僕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及受都宗人家宗人之致福者則受之以給王膳以燕羞雖爲摯而見於王[illegible]司士掌擯士者膳其摯即宗伯以禽作摯者亦受之以給王[illegible]致福之[illegible]心亦見王之不[illegible]以時田魚以時獻亦以給膳則是王之奉養有[illegible]物有道也雖曰王與世子之膳與膳夫庖人下

禮經會元第二卷　七

敢會然太宰已有膳羞之式王既無妄用臣亦無妄供雖不會猶會也至於殺牲盛饌日舉王舉則内饔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醯人則共醯六十甕醢人則共醢六十甕王且舉齊日則三舉盛其將交神明必變食以致養豈於常日也否則一日一舉若有喪荒札瘥變故則又殺常日之膳而不舉蓋人君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一有災變則戚而心感而損而莫敢違安矣況敢以盛饌自豐邪歷考數官凡所以奉承於王者其辨物也以時其用物也不妄其取物也有節其視物也同體不徒爲口體之養而且有以養其心此之所謂飲食宴樂之所謂養八珍九[illegible]之所謂[illegible]耳目聰明大人格心之學正爲有助於王而掌於太史也西漢太官令猶膳夫等官也漢以隸於少府而掌於

丞相御史猶有周官遺意氣渙則以奄人主晉人則屬之光祿渡江以後則又隸之符中至唐則隸之內侍省而大臣皆無所政令於其間矣大臣無所統則小臣無所忌養禮且不足況能養心乎

燕禮

管謂詩之鹿鳴則曰燕群臣常棣則曰燕兄弟伐木則曰燕朋友湛露則曰燕諸侯周之燕可謂禮之備而意之周矣今觀周禮禮有燕禮樂有燕樂射有燕射皆所以隆君上之恩而洽臣下之歡也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而特曰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饗燕只及賓客何獨詳於諸侯而略於群臣邪秋官司儀亦曰王燕則諸侯毛則是亦燕諸侯而已爾故湛露之詩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又曰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其思意之浹洽

諸侯為至矣然以燕諸侯者推之則其燕群臣之意可知矣大宗伯曰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飲食賓射之非燕及群臣兄弟朋友邪然管考之膳夫曰王燕飲酒則為獻主酒正曰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凡從言燕飲者皆燕臣也獻言勸之以酒若有所獻於臣也君無獻臣之禮故命膳夫主之言臣不可獻君也奉言賜之以酒若有所奉於臣也君無奉臣之禮故命酒正共之言臣不可亢君也且王之燕臣非不親獻酬盃酒授斝勸之歡有如太僕言王燕飲則相其法是王之親燕臣下而太僕相其左右也今獻則使膳夫奉則使酒正而王不親焉蓋臨以君臣若其分嚴待以僚友若其情浹否則丞問盃飯而使臣下僕僕拜爾其何以盡其歡邪南有嘉魚一詩成王樂與賢也有曰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樂猶來已而至於衎綏猶未足而至於又思也者情之有加而無已也然則燕臣之禮行之於周官者粲然有文以相接歌之於周雅者驩然有恩以相愛此成王所以燕臣之意歟

饗食

外饔掌外祭祀割亨者也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酒正掌共王飲酒者也凡饗耆老孤子與士庶子皆共其酒稿人掌共內外朝冗食者也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按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賓客謂朝聘者

樂師曰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世婦內宗鍾師言賓客之饗食與庸器司干言賓饗食皆諸侯賓客也外而諸侯賓客有饗則內而群臣可知故肆師曰饗食授祭司几筵曰大饗食大師小師鎛師言大饗亦如之鍾師言饗食奏燕樂笙師言饗共鍾笙鎛師言饗食鼓金奏從言饗者則群臣預之也蓋臣有以獻於君君必有以饗於臣是以賜之貴游子弟宿衛王宮者亦以其禮饗之鄭氏謂若漢饗衛士從之則饗之宜也若夫耆老則不與攻政者也孤子則弱未仕事者也先王必隆其禮而饗焉且使掌祭割亨者而掌其事共其飲酒者而共其酒使共外內朝食者而共其食每言饗[illegible]耆老孤子則先耆老孤子是待之尤

至於士庶乎何哉蓋聖人之治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征役之施舍必辨其老幼一獄刑之赦宥必憐其老幼此皆尊高慈幼之意也至於遺人掌門關之委積以養其孤老誠以爲天下老者幼者皆非所養之人聖人推其施之不能博而衆不可以盡濟也故始以老老幼幼之仁而寓之饗禮爾按司門曰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謂死事者之父子也者老雖不與於戎政亦念其子之死於政也孤子雖弱未任事亦念其親之死於事也饗食之豈爲無謂乎周人飲酒皆有限獨於此共其酒而無酌數者蓋粲然有文以相接懽然有恩以相愛所以曲盡君臣之至情也以酒之酌且無數則君人之所以待老幼者其仁爲無窮也此推之則饗耆之饗攜食之饗

其恩禮不亦厚乎其所以爲是委曲周旋者不特報其父子之死王事亦示人君之恩而勸天下之忠也蓋養老所以教天下之孝恤孤所以教天下之慈一饗之頃而司徒慈幼養老之教已寓乎其中故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恤孤而民不倍行一物而忠與孝慈之道達焉誠使後世能守是意而推行之則饗老之禮行而絳縣四百甲子之老不辱在泥塗矣饗孤之禮行而受爵之乘車兩馬五邑之賜者不獨一顏庚之子矣上以是施下以是報横草之老執戈之童孰謂後世而無若人哉

耕籍

甸師掌王藉者也何以統於冢宰而列於食官以其職致之曰共齍盛曰共蕭茅共野果蓏之薦而已初無預於飲食之事推特以其師徒役外內饔之事而遂列之於此邪曰非也蓋先王設飲食之官雖曰共王膳羞而實宗祭祀之事甸師而上有膳庖饔亨之官下有獸魚鼈腊之官膳夫祭祀則徹胙俎庖人祭祀則共好羞內饔則掌宗廟之割亨外饔則掌外祭祀之割亨亨人祭祀共大羹鉶羹獸人共祭祀之獸𩵋人共祭祀之魚鼈人共蠯蚳腊人祭祀共腊物凡王以事人之禮而事鬼以事存之禮而事亡一食而且祭其先一物而不忘其本而況粢盛之奉詎可忘其自來邪以甸師而列於食官以見先王一飲食而不忘孝也記曰天子親迎於南郊以共粢盛謂藉田千畝也天子三推三公五推諸侯九推庶人終千畝此耕藉田以教諸侯之孝今周官但言甸師屬耕藉王藉以時入之豈特付之有

司乎成王之於農畝無不躬親其事詩人歌之一則曰曾孫來止二則曰曾孫來止成王之於民田猶躬矣止況藉田乎甸師亦特言其職云爾按內宰王后帥六宮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于王注云王當以耕于藉田地官舍人亦曰歲時辨穜稑之種以共于王后之春獻種則其躬耕藉田可知矣夫以天子自躬親耕之禮則天下孰不勸於耕以耕藉而共粢盛則天下孰不勸於孝其田千畝夜有菜田使之共蕭茅果蓏之薦而又足以示天下之無曠土其徒三百人自耕藉之暇則使之以藉斂役外內饔之事而又足以示天下之無游民故曰耕藉者天下之大教也然藉田之制後世猶未盡廢而先王教孝之意已不復存[illegible]且不藉千畝他可知也漢自文帝始開藉田躬

藉以共粢盛而古者祖知耕于郊定耕于上林藉于鉅鹿
田皆非耕藉之禮也然粢盛之從出而不念粢盛之所從
出是誠何心哉周人以甸師列於食官之列食官闕則甸師
廢矣飲食不可闕則藉田不可廢焉亦相與講求其禮而行之
乎

同姓

周人以睦族為建國之初以懿親列土者五十國非特崇屏衛
也蓋枝葉之本根所系支體之愛脈絡相通先之親族為之
叙族周之睦族非惟私於族以恩而實教天下以睦也人同是
心心同是理篤親則民興仁睦族則民歸厚其所以淑人心而
開天理者其功不既多矣乎是故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

弟以服踐之禮親兄弟之國小宗伯以三族之別辨親疏巾車
則掌金路而賜同姓之封司士則正朝儀而嚴王族之位司儀
則別王儀而賜同姓之擯凡所以隆親族之恩而篤友愛之誼
者無所不用其極而王族者亦知所自愛矣不幸而罹于法則
司寇又有議親之辟以宥之若有罪而不可免者在小司寇不
敢以即于市在掌囚者不敢因以而適市則奉而適甸師氏以
待刑殺在掌戮者不敢戮以踐市必以殺之于甸師氏故甸師
曰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夫周人之於王族可謂仁之至而
義之盡王族有罪則自取之也明以刑書而與衆知之可也周
人必以刑于甸師氏者記曰王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刑于
王族理不與國人慮兄弟也然周人之意有不在是蓋甸師掌

共粢盛為王子孫者盍亦思粢盛之奉而不忘祖宗可也今也
有罪而不可免乃刑之于甸師是猶以罪於祖宗而祖宗戮之
也吁周人戮同姓於甸師氏其深意只自此意不明而常棣之
詩廢角弓葛藟之刺興其甚至同宗相為同姓相兵天下不復見
成周忠厚之氣象吁太宰之繫邦國以宗以族得民司徒之安民
必曰聯兄弟皆所以陶天下於忠厚之歸也上之人有族不睦
而欲民德之歸厚難矣抑嘗攷甸師氏惟曰同姓有罪則死刑
焉而掌囚掌戮凡有爵者必歸刑於甸師氏又以見成周之體
群臣也古者刑不上大夫苟有罹於罪者必以入辟之議以宥
之命夫命婦且不躬坐獄訟凡有爵者亦不以奴罪加之皆所
以存臣體也有罪而不殺戮其忍刑之於市乎刑于甸師者亦

以群臣不能共粢盛之奉而祖宗戮之也吁群臣之有功者奏
則居於先王之公墓祭則預於先王之大烝今乃有罪而歸刑
于甸師者亦豈周人之得已哉故雖以甸師而戮同姓而親親
之仁行焉雖以甸師而戮有爵而貴貴之義行焉同姓有爵之
人亦可以自省矣

醫官

天官自宰夫而下第一項是宮官所以防肘腋之變而弭之於
無形之始第二項是食官所以保其體之安而養之於無事之
日第三項是醫官所以全性命之正而藥之於其病之時三者
體統雖殊而脈絡則一皆關係民命之大者醫師則為醫官長
下四官各有所掌食醫和食飲[illegible]疾醫[illegible]瘍醫[illegible]獸醫

者尚疑其冗長不亦過乎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懼不精也今而無恒不可為醫懼不專也疾醫不使之療瘍內外之諳異也民醫不使之療獸民物之職殊也先王之謹疾豈醫如此惟求其精而專爾豈暇計其冗且長乎今觀疾醫之養民疾也必先辨其為春夏秋冬之疾然後以五味五食之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此非精專於內證者能之乎瘍醫之療民瘍也必別其有腫潰金折之瘍然後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又辨其辛酸鹹苦甘之藥而為骨筋脉氣肉竅之養此非精專於外論者能之乎至於獸醫則其疾瘍之療其術也為難知則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然後觀其病之所發而養之其瘍

也為難攻則必灌而劀之以發其惡然後藥其所攻而養之食之此非精專於治獸者能之乎為醫師者則聚毒藥以共醫官分疾者而使疾醫治之分瘍者而使瘍醫治之歲終則稽其事而制其食以失全之多寡而分上下民死則書其所以而入於醫師獸死則亦計其數而進退之此又所以稽醫官之能否也為醫官者有不究心於醫者乎觀民之疾瘍有醫有以見先王仁民之心觀獸之病瘍有醫有以見先王愛物之仁然而民物安矣而王后世子之尊公卿大夫之貴而不使醫官共其事何邪曰此當以食醫求之乎在民與物治其疾於已然在君與臣治其疾於未然凡人之疾未有不生於飲食之不謹故食醫一官當和王之六食六飲膳羞醬珍之齊湛熱寒涼之齊既以

時賦之酸苦辛鹹滑甘之和又以時調之牛羊犬豕鴈魚之食秋黍稷粱麥苽之宜又必取其味之相成而會之此不特為王和之也故曰凡君子之食恒放焉食醫雖不及藥石之具而以醫名官是皆保其安於無事之日養其正於無病之時而不待療其疾於既形之後也不然則醫官何職而必繼之於食官之後食醫何職而遞居於疾醫之先豈無意歟夫既以食官養之於其前又以食醫和之於其後疾病何由生也不惟此爾醫官而下酒漿有官醢醯有官凌人共冰籩人共籩鹽人共鹽可以佐膳羞而成五味之吉調飲食而治四時之和者無所不致其謹列醫官於其中而前後皆謹飲食之義又況宮人舍人掌次之職在在有之不惟致謹於飲食之間又且致謹於起居之際

尚何有疾之可治邪觀此不知養生之法亦可以知治國之術雖然尊且貴者固養之於無疾之前卑且賤者乃治之於已病之後先王亦豈一切聽其民至是哉凌人之藏冰出冰司爟之出火納火皆為民也冬藏冰而春出火所以助陽而抑陰秋納火而夏出冰所以助陰而抑陽陰陽既均疾癘不作是亦養之於未然而不特療之於已然也不幸而有風雨霜露之感民之財勢不足以致良醫官不使人治之則將誰治之邪觀其治疾之術民之瘍者則養與攻療並施獸之病瘍則養與療藥並用如民之疾則內證也不施攻療而一意於養蓋其元氣之真必待於保全性命之正必加之存養此又醫官之良術歟然周之膳官醫官皆統於太宰者蓋太宰與王論道經邦而燮理陰陽

之世其所以稱之於鑪塞而圖之於未然者功居多矣此豈獨平
公惑女寵而致疾而醫和以爲良臣將死知悼子未葬平公鼓
鐘飲酒而杜蕢歸咎於太師之不聰蓋不能救君之過而忘其
之疾非臣子之責而誰責人君一起居一飲食之所以知救護
皆是以生疾大臣無所救則小臣何所忌耶西漢以太醫太官
湯官導官及庖人皆隸於少府而統於丞相御史猶有周官之
遺意至東漢則尚藥太官御者雖如舊而悉用奄人主之故徒
知周官酒官醫醯之屬以奄奚爲之不知膳官醫官則皆上士
中士下士也晉以太官屬光祿以太醫屬宗丞渡江而後則皆
隸於侍中至唐則隸之內侍省不統於大臣而委之近侍奄豎
其所以防微而杜漸和而餘粹者尚何望耶共王醫者內存
如是況餘意及民乎吁後之人有尊君體而重民命盍亦相與
講求周公之意云

酒政

成周酒政最美在周書則有酒誥一篇在周禮則有酒正等官
夫祭祀必有酒奉養必有酒燕饗必有酒是不容一日廢也然
甘酒有戒酒有征沈湎有誓群飲有誥先王無不致謹於酒
今周人以酒設官將共酒耶抑禁酒耶是五齊之酒三酒四飲
之物清濁之異新舊之異此固酒正之所必辨也祭
祀之則賓客之用王后世子飲膳之用耆老孫子士庶子饗食
之用此亦酒正之所當共也祭祀而無酒則無以交此誠於神
明奉養而無酒則無以將此誠於君親燕饗而無酒則無以暢

此情於臣子此酒之爲用博矣故以對神而言則謂之凡酒司
尊彝曰凡酒修酌是也以養食而言則謂之飲酒酒人曰賓客之
飲酒是也以陳設而言則謂之陳酒酒人曰賓客之陳酒是也以
獻酬而言謂之禮酒酒人曰賓客之禮酒是也以祿養而言謂
之秩酒酒正曰凡有秩酒是也凡酒用於祭飲酒用於燕禮酒
用於饗陳酒用於祭養秩酒用於養老合而言之皆曰公酒酒
正曰凡爲公酒是也若夫五齊則專用於共祭四飲則專用於
致養而已此酒之用有別也然而酒人以其酒入酒府漿人以
其飲入酒府是故王之所得用酒正之所必共而酒正掌酒之
政令則未嘗不謹爲其酒材也以式授其實尊也以法共賓酒
則有法以行之共酒則以書契授之至於祭祀之酌且有數至

之燕飲亦有以時經官會計以歲終而獨酒正之出日入其成
日計之也月入其要月計之也而使以宰聽之歲終則會雖不
及王后而世子之飲酒亦會之則酒人之致謹於酒可知矣不
特此爾先王於飲食之器而且有深意焉彝有舟以示其下豐
則有沈湎之儆尊有罍以示其不敢則有流連之戒六彝曰彝
所以示其祭酒之有常六尊曰尊所以示其祭酒之有等先王
器皿之度每每示戒而況於給酒之際乎然此皆示人君節飲
之道也酒人漿人固奄人也酒正一官獨無一語以示民飲酒
之禁而黨正亦且爲民而設酒于序司徒之陽禮則教之以讓
酒鄉大夫之賓興則賓之以飲酒黨師雖無飲酒之禮亦因祭
酺而行獻酬何耶蓋周人未嘗縱民之飲而亦未嘗絕民之飲

齊之而必以齒教之而使不争一則曰禮二則曰禮又何待於禁
乎萍氏秋官之屬則掌幾酒謹酒盖以酒之溺人尤甚於水故
使掌水禁者幾而謹之也司虣市官之屬以禁以屬游飲酒于
市者亦以市者人之所聚易至鬬囂故不許飲不禁者則搏而
戮之也此二官雖非酒官之屬而實操酒禁以禁民者不如是則
群聚以亂鄉井沉湎以敗風俗而獄訟日益繁滋矣先王於此
必立法以禁之其非後世禁民酤酒而自榷其利也然酒禁不
掌於酒官之屬而掌於他官是不忍因酒以禁民而況因酒以
取利乎漢初蕭相定律禁三人以上無故飲酒罰金四兩禁群
飲也文帝以酒醪靡穀而下詔景帝以五年夏旱而禁酤處民
之也肹於賜民群飲則賜酺三日賜天下大酺示恩意也至武

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酤禁其飲於下而私其利於上禁日益嚴
而民之犯法日益衆昭帝元始六年雖罷榷酤而又令民以律
占租亦未免規酒利也其後宣帝賜百戶牛酒詔勿禁群飲酒
之會則視之以為非常之恩豈知周人之禁民飲者以正民德
厚民生而已豈設官以羅民利哉周人之教民飲者以暢民心
洽民禮而已豈示恩以示民樂哉故曰以禮導民而為禁則周
人鄉飲人不以為私其禁酒也人不以為怨以利罔民而為禁
則漢之榷酤人不以為法其賜酺也人不以為恩

藏氷

氷之為用重矣在豳風則詠鑿氷在春秋則書無氷在月令則
詳開氷在左傳則述藏氷盖氷之有無所以驗天令之愆調氷
之出入所以關民生之安否此周官所以有凌人之職也今以
其職攷之外饔之膳羞必以鑑酒人漿人之酒醴亦以鑑是飲
食不可無氷也祭祀共鑑賔客共氷大喪共夷槃氷是賔客喪
祭不可無氷也凌人以正歲十有二月大寒方盛之時而令斬
氷則冬月治氷政矣以二月將獻羔開氷而始治鑑則春月治
氷政矣夏暑方盛而頒氷則夏月治氷政矣秋涼不用氷而刷
氷室則秋月亦治氷政矣無一事而不用氷無一時而不治氷
政則氷之重可知矣盖藏氷將以備暑而亦所以達陽出氷雖
以備暑而亦所以助陰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一氣不至
則閉塞而為災一氣或過則乖戾而為疾盖防惡者或養其弱
而抗其強故方陰之盛而陽之微也則鑿氷以達陽而備暑或

損其有餘以補其不足故方陽之隆而陰之消也則出氷以助
陰而無暑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癘疾
不作民不夭札凌人之氷政實有助焉故周人以凌人一職而
繼於膳宰醫官酒官之列盖將調其氣於無事之先而不待藥
其病於已然之後也凌人一職雖無一語及民然而夏曰頒氷
則必均及乎民矣不然則氷生於水而寒於水爾古人奉奉於
凌陰之納者豈特如大學所謂伐氷之家僅止卿大夫而已哉

塩政

塩民之食不可一日闕也其用則與民共之其利則在民而不
在官也昔禹任土作貢而令青州貢塩盖貢其所有以共王用
爾周官塩人一職以百事之不可無塩故亦以塩之用而共邦

[illegible]以鹽之利而共邦財也鹽有數品有剖於地而得者[illegible]味苦謂之苦鹽有淡而出者其鹽散謂之散鹽有因[illegible]於而成者產於土中而其味甘甜謂之飴鹽有精其[illegible]而結者[illegible]形似虎而非人築成謂之形鹽此其鹽之名然也祭祀則共散鹽而加以苦鹽取其自然而成不忘本也賓客則共散鹽而加以形鹽取其如虎之形象其威也王后世子膳羞則共飴鹽取其味之甘甜而可嗜食也此鹽之用然也鹽人則以奄二人為之掌其政令謂供鹽爾待其戒令謂煮鹽爾自祭祀賓客膳羞之外更不聞以一毫取民是其利則常在民而不在官也上之人特資鹽以共三者之用而不規其利之可以富國下之人亦惟資鹽以共飲食之用而不牟其利之可以富家自後世以鹽致

富強而權利之禁始興世儒乃謂先王山澤亦必有厲禁以遏民趨利之原不思虞衡等官因設厲禁以為之守初未嘗[illegible]其利於公上而亦何嘗有一語及鹽乎故嘗謂壞天下之風俗者管仲也啓公上摧禁者猗頓也蠱人主之心術者鄭當時也齊桓問管仲何以為國而仲告以海王之國謹正鹽筴舉先王公共之用而為後世自私之具管仲者作俑之人也伯主既資鹽利以富其國則民之趨利日熾矣豈非壞天下之風俗乎魯人有猗頓者用鹽起家致富與王者埒取天下通行之利而為私家擅有之財猗頓者龍斷之賤也豪民且專鹽利以富其[illegible]則上之征利亦無怪矣豈非啓公上之摧禁乎權鹽固無[illegible]當時何人乃逢武帝之欲推數籍之大者鹽鐵用事漢[illegible]而權

鹽之法始於鄭當時若其聚斂之臣蠱人主心術自此始矣無不謂之鄭當時之罪歟且以成周之鹽政鹽人一官掌之不過奄官女奴而已至漢大司農屬官有幹官有兩長丞有太倉都尉有均輸官皆主鹽事以至郡國鹽官有三十九為門以防有長丞[illegible]其法既密則其官必煩也為乎周以鹽用而共邦事自爾祭祀膳羞之外則不敢以一毫取之民漢以鹽利而共邦財自公上摧禁之外則不肯以一孔遺之民方且摧鹽之不足而又摧鐵摧鐵不足而又摧茶摧鐵之摧茶鹽之摧自漢至唐法日密而為者不推其非而反取成周山澤之禁以佐其說豈不惑

財賦

三金陵謂周禮一書理財居其半今觀周官貨賄之入不過太宰九職九賦九貢之目物民職所貢者常物地職所斂有常制侯貢所致有常法尚何待於理乎然則周人理財之道非見於理財之日而見於出納之際非見於積財之頃而見於會計之時故太府九賦以待膳服九事九貢以待弔用五事九職之貢以充府庫式貢之餘以共玩好太宰所以定為聚財之法者此財也太府所以分其積財之府領此財也內府所受受此財也司會所計計此財也司書所叙叙此財也別其[illegible]則曰貨別其為器幣則曰賄總而言之則曰財周官[illegible]非一職而斂散出入之權太府實主之故入而受之太府也分而頒之太府[illegible]九[illegible]受財用受於太府謂九邦之賦用取具焉取

於太府也以太府為府[illegible]司貨賄出入之[illegible]利權不
今欽散得宜而出入得以通矣[illegible]而使各掌[illegible]而不[illegible]
總於一司則出財者[illegible]為功而
後之不繼不恤也財如何[illegible]然[illegible]貨於受藏之府須
其賄於受用之府鄭氏謂[illegible]内[illegible]用[illegible]職内職内乃司
會之屬非受用之府矣王氏謂職以職内為受藏以職歲為受
用此二職者掌出入之數爾而謂之府亦非[illegible]中義以内
府掌良貨賄知其為受藏外府掌其百物知[illegible]用然内府
曰以待邦之大用謂之受藏亦不通[illegible]按其[illegible]掌良貨賄
之藏受而藏之宜為受藏之府[illegible]以待邦之大用
宜為受用之府然受藏曰貨受用曰賄而二府[illegible]貨賄又不

然矣意者太府自有藏用二府以受貨賄太府總之而内府外府
兼掌之以待用者貨曰藏者亦藏之而待用也太府而下三官
玉府掌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皆式貢之餘財所入
焉此王之内帑也内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
以待邦之大用[illegible]四方所獻之物與婦功所須之物[illegible]入焉此王
之公帑也外府則專掌邦布入出以共百物以待[illegible]之用凡邦
之小用皆受焉此亦王之公帑也王之公帑二内[illegible]一以公用
多而私用少也玉府掌金玉服佩燕[illegible]之物皆在[illegible]故可謂之
王内府待邦大用而四方使[illegible]受之物則奉之[illegible]及冢宰之
好賜予則共之是其用固在外[illegible]以謂之内豈非[illegible]貨賄之藏
在乎内而不可以輕用者乎外府固待邦小用而[illegible]后世子衣

服則共之至於喪紀而[illegible]之服用不會[illegible]用[illegible]入在内何以
謂之外豈非[illegible]外而不可[illegible]用者乎夜
者於見外府内[illegible]公幣則非矣
三府各所掌[illegible]私太府雖總
其財而制之以太宰則六府亦不[illegible]成周掌財
之官然也[illegible]出入必有會[illegible]五官以主
之司會為計官之[illegible]掌邦之六典八法八財之貳以逆邦國都
鄙官府之治則令治不至於曠官掌百物財用存其日報版圖者
之貳以逆群吏之治而聽會計則用財不至於踰法以參互考
日成則日考之也以月要考月成則月考之也以出入會考歲成
則歲考之也既逆其治而聽其會又考其會而知[illegible]法考之名

亦詳乎按宰夫之職有能之有長財善物者與九[illegible]則用物辟
名者宰夫得以乘其出[illegible]冢宰而誅賞之令司會則以詔王
及冢宰而廢置之宰夫既得以詔而誅賞之小者司會又有以
詔其廢置之大者則其數謹於財可知也司書為司會之貳掌
其版圖而周知百物之出入財幣之餘則使入于職幣財用之
用則必考于司會三歲則大計其治而民財器械之數田野六
畜夫家之數山林藪澤之數無不知焉以逆詔命以受稅法以
入要貳以考邦治無不[illegible]司書會計之書又可謂詳審矣職
内則掌賦入之數以逆職用及會則以叢賦歲之出職歲則掌
歲出之數以待會計及會則以貳司會之逆一出一入不揔之
以一職而以二官職之是以出入相效也職幣一官乃掌幣餘

之賦者也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法贊之亘雖式貢餘財既會之而有餘復會之而不妄費也不特此亦司裘何與於會計而歲終凡會其裘事掌皮何與於財用而歲終亦會其財齎以二官而繼於計官之列則其細事皆會可知矣此則成周會財之官然也然會掌財之官與會財之官考之太府爲職官長位有下大夫二人司會爲會官長乃有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掌財何其卑且寡會財何其尊且多也蓋分職以得貨賄之出入者其事易持法以校出入之虛實者其事難以會計之官鉤考掌財用財之吏苟其權不足以相制而爲太府若及得以勢臨之則將聽命之不暇又安敢校其是非不惟無以遏人主之縱欲而且不足以防有司之姦欺也今也以首而臨卑

以多而制寡則糾察鉤考之勢得以行於諸府之中況司會等職皆職之於天官而冢宰以九式節財以歲終制□司會又不得以欺之也掌之以下大夫之太府計之以中大夫之司會又臨之以上卿之冢宰如此則財安得而不均用安得而不節國計安得而不裕哉故曰成周理財之法不在取財而在出財不在領財而在會計觀此亦可見矣鄭氏乃謂太府比漢司農職內若漢少府司會若漢尚書前輩則謂外府爲司農王府內府爲少府愚謂司農猶內府少府猶王府蓋司農以一家之公用始名內史後改爲司農猶內府之遺也少府爲天子之私藏本名少府後爲少內猶王府之遺也尚書即是少府□官即非司會之比獨高帝時以張蒼爲計相此可比司會既罷而此官不復置主會計者特其屬官以屬官而會長官財則其勢必有所不行者矣至唐置三司使九財賦國用之盡歸鹽鐵使九財賦之入盡歸戶部而度支則會計之故三司只設副使而以三司使爲長雖別設官以相稽考然已是三司屬官亦非成周設官之意甚至爲漢丞相而不知一歲錢穀出入謂之責治粟內使爲唐宰相而曰東調兵食非宰相事□籍度支歸有司是豈太府以會隸屬冢宰之意乎讀周禮者知太府之可以統諸府知司會之可以臨太府又知太宰之可以制司會則理財之法庶乎有可得而論者

內府

先儒以職內比漢少府而謂職內之財爲天子之內帑吁豈有待邦之移用者而可以爲私藏乎後人以王府內府但比漢少府而謂二府之財皆爲天子之內帑吁豈有待邦之大用者而亦可以爲私藏乎夫天子以天下爲一家財本不可有公私之異帑本不可有內外之分而況職內乃言掌邦之賦入以貳官府都鄙財入之數內府乃言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此豈天子之私財謂職內爲內帑固不可謂內府爲內帑亦不可愚故以王府爲天子之內帑而內府不預焉蓋先王先□而後已必不以貢賦之公而給切好之私必不以貨賄之本而共賜予之末也且以周禮考之太府則以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式貢餘財以共玩好職幣則曰斂凡用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以待上小用賜予職歲則曰凡□□賜予以叙與職幣□之巾車

會申出入歲終則入齊于職幣泉府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
餘是皆以餘財而共用也內府外府固亦供好賜予之財用
知不以大用小用之餘財而共之歟今觀玉府所掌王服
玉則共之諸侯相會之玉則共之王之燕衣裘器則掌之金玉
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則藏之至於王有好賜則共其貨賄玉
府所掌則如是所共者如是此其為天子之私藏乎獸人之皮
毛觔骨則入于玉府漁人之漁征則入于玉府屢人之皮角筋
骨則入于玉府澤人之國澤財物則入于玉府有如遂師言入
野職野賦于玉府是亦九職九賦之物然只是野之所入則他
處九功九賦不入玉府亦知矣玉府之所入者如此則以之而
供玩好賜予之用何傷乎又況太府揔乎其前司會計乎其後

上焉又有太宰以臨之則財雖私而實公物雖內而猶外也然
玉府掌金玉固也兵器貨賄之良內府既受之玉府亦藏之兵
器金玉之獻內府既入之玉府亦藏之何也蓋內府以給公用
玉府以為私藏有內府公用之常而又有玉府私藏之積無事
之時一歲所入足支一歲之用一旦事起於非常變生於不測
將何以佐用度之不足者哉此玉府之藏又將為內府之副非
特為玩好賜予用也且以職內觀之及會則逆職歲與官府財
用之出而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以職內曰敘官府之餘財以
待餘用則知玉府之藏亦可得而移用矣漢初猶有古意以大
司農給國家之公用以少府給天子之共養嘗觀哀帝發武庫
兵送董賢毋將隆奏曰武庫兵器天下公用皆度大司農錢大
司農錢雖乘輿[illegible]給共養共養勞賞以出少府是不以本藏
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元帝世賈捐之言暴師未一年出錢
十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是猶以私藏為公用以
以帑為外費此美意也況少府外朝之臣而得主內庭之物故
宮掖無措用之私而有司無干預之弊尤良法也東漢始出少
府錢為之司農非不可也然宮中私用一切於司農取之而司
農不應其求章和以來不能推此遂於宮中自立一監命奄人
主之桓靈之君每歎天子無私財而開鴻都賣官以為私藏矣
唐始以財賦歸左藏非不可也及第五琦不能禁豪將之求取
乃悉歸之大盈後庫是以天下公賦而為天子私藏至楊炎請
出內帑以歸有司識者是之未幾盧杞一用而瓊林大盈揔為

已蓄而命宦者主之矣夫尊為天子富有四海苟一切限制之
而玩好賜予之費不得行則其勢必有所不便利歸公上權在
一人苟一切私有之而經常用度之費不得預則其情必有所
不安誠知玉府為王之內帑而內府不預焉又誠知內府為王
之公帑而王府實佐焉則可與語周官之法度矣而攻者猶疑
其如德宗受裴延齡之欺罔如漢靈帝之置私庫不亦過乎

錢幣

內府與外府並立內府待邦大用外府待邦小用宜其為貨賄
同也今外府惟曰掌邦布之出入以供百物而官府之有法
者用布王后世子之衣服則用布祭祀賓客喪紀會同師役之
財用皆齎賜予財用皆用布不知此布從何入以[illegible]之泉府亦

掌布者也泉布之布則是廛人所斂司市介次[illegible]次所稅之紋
布肆長所稅列肆之總布質人治質劑者之[illegible]
者之罰布廛人征邸舍者之廛布入焉泉府[illegible]征布斂
貨之滯於民者是也外府掌布以待用不言九賦九貢九功之
所入或者載師所斂宅不毛之里布閭師所斂民無職者之夫
布而藏之以待小用歟此等所入無幾何以待邦用或者九賦
之中有入泉者乃入於外府歟然此特言布之入也而周人作
布之法果誰為之歟按漢志言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錢圜函
方輕重一銖故泉流於泉布於布矣泉取其流布取其布故司
市曰以商賈阜貨而行布布者欲其流布行使也豈非太公始
立此法九府圜轉而周家君民通用歟然此特言布之始而周

人作布之意又果何謂歟按景王二十一年將更鑄大錢單穆
公曰古者天降災厲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夫幣以天
災而作是特權征之制爾故司市國凶荒札喪市無征而作
布豈非民之物貨乃[illegible]以救民財且夫行布以昇貨而行貨
不通則布之用窮[illegible]以救民而作民不足則布之利輕今外
府掌布雖曰以共百物以待邦用而實小用則給之是以賈疏
亦云外府所納泉布所積既少有小用則給之若大用則取於
餘府是以古[illegible]用[illegible]而賴於泉
者[illegible]後世[illegible]用一[illegible]漢[illegible]以來
鑄[illegible]之令[illegible]錢之數[illegible]多或
而周家[illegible]有餘[illegible]以錢為虛實曾不知周人外

府之布特以共小用[illegible]後世轉倚之而待邦之大用也故曰
以泉布而佐邦之小用則泉布常見其有餘以泉布而供邦之
大用則泉布常見其不足抑嘗因是而考之載師宅不毛者出
里布[illegible]曰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貿易
物按康成之說布即泉爾然布參印書之幣可以貿易亦名為
布則與泉布相為流通行使者也殆今之所謂楮幣歟夫泉布
以輔以輔貨賄之流行參印書之布又以輔泉布之貿易然鄭
同農不於泉府外府等官言之特於里布而及此則是古之為
參印書者以與廛里之民而使之貿易耳古人不以泉布待邦
之大用則其貨於參印[illegible]之布又[illegible]也周禮一書無言及布後
世動以楮幣為大計於[illegible]有錢楮[illegible]之談豈識古人作布之

意哉

內政

太宰佐王統百官者也而其令職率屬不惟統王朝而王宮之
政得與焉不惟統王宮而王寢之政亦及焉不惟及王寢而王
宮之政亦屬焉此見宮中府中合為一體而大臣無所不統也
蓋天下之治自閨門衽席之微而達之於朝廷表著之位自朝
廷表著之近而達之[illegible]田井牧之間未有內不理而外能順家
不齊而國自治者[illegible]由兄弟而家邦自刑寡妻始由邦
國而鄉人自[illegible]成王周公之守家法其可不於王內政
今[illegible]謹乎今以內宰[illegible]宮中[illegible]與宮中官府
[illegible]之圖分官吏[illegible]之人與[illegible]之民[illegible]其稍食而使

居之其出入則又以時其稍食稽其功事憲禁令于北宮而糾其守
則后宮之守衛嚴矣歲中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必無冗
食之人從后而獻功者比其小大麤良而賞罰之必無廢功之
職至於內宮自夫人以下之財用又從而會計之則后宮之會
計嚴矣大祭祀后當祼獻則贊瑤爵正后副褘之服房户之位
而詔其薦徹之禮與樂耜爲之儀又贊九嬪左右薦徹之禮事
嚴矣后祭祀之事嚴矣凡賓客后當亞獻則贊祼獻瑤爵贊后
所務諸侯米朝與賓客之禮而王后賓客之事嚴矣上春則詔
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地官舍人共之
則爲宮室蠶桑之禮行矣仲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
郊以爲祭服而后宮親蠶示孝之禮行矣凡此皆王之所以治

后宮之事以之而佐后皆太宰之所以治府者今內宰以之
而治後宮又況以陰禮教六宮九嬪則后宮之人無不由乎禮以
婦職之法教九御則后宮之人無不共其職禁其奇衺無邪行
也而嚴其功緒無廢事也一則曰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二則曰會
其稍食稽其功事三則曰均其稍食施其功事無浮食也內宰
以下大夫二人而佐王治內之政如此家法其有不齊乎不特
此耳內小臣掌后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則猶王之太僕
也內豎掌外內通令凡小事則猶王之小臣也閽人掌王宮中
門之禁譏其出入以時啓閉則宮門之禁嚴矣寺人掌內人女
宮之戒令相導其出入而糾之則宮庭之糾察密矣王有太祝
后亦有女祝王有太史后亦有女史王有司服后亦有內司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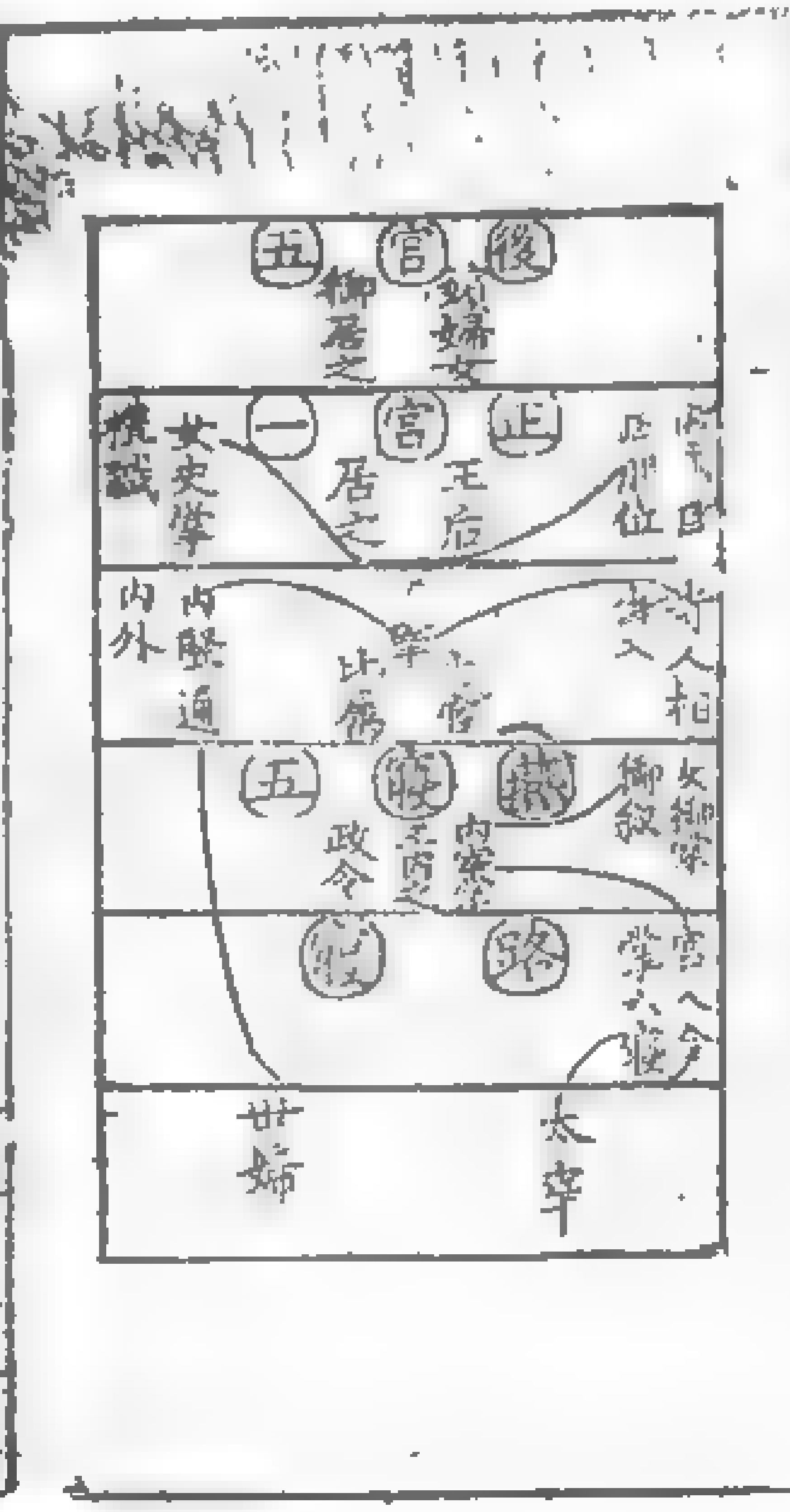
王有弁師后亦有追師特外以士大夫爲之內以奄奚爲之以內
外之不相混宮庭之不容雜廁也以至典婦功絲枲三官皆后
宮女功事也奚用士人爲之是以外人而稽女功也染人追師
縫人三官皆后宮服飾事也亦用士人爲之是以外人而治服
飾也此一官主奢儉所繫后宮風化所關并士人爲之則宮國
政矣大抵王后均體者也王聽男教后聽婦順王理陽道后治
陰德王聽外治后聽內職王之於后如日之於月陽之於陰相
須而後成者也是故古者天子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
一元士后亦立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理內之
職與治外同則是齊家之道無以異於治國也是以王之三公
論道經邦官不必備惟其人則后之三夫人亦坐而論婦禮無

官職宜也九嬪猶孤卿也分職率屬其任爲重內宰既以婦職
之法教九御九嬪又以婦學之法教九御蓋一嬪統九御九九
則八十一御矣女御以時而御王所以歲時而獻功事朝夕侍
御於王最親近者苟不嚴之以教進之以時責之以功則列屋
而居辛負寵而爭妍安能無異習邪世婦則猶大夫之職當祭
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溉齍盛女宮而陳其羞職以婦
言則於嬪婦之禮法素閑習矣故不待內宰九嬪教之鄭氏謂
世婦不言數君子不苟於色有德則充無則闕是也下然則春
官有世婦每宮卿二人掌女宮宿戒亦預齋戒饗食之事而亦
謂之世婦果何義哉由前而觀則后宮之官不虛設由後而觀
則后宮之職不徒分成周齊家之道亦可謂密矣況又統之以內

宮職之以太宰而又儀刑之以一人何以內和而家理矣或者
則曰內宰佐后立市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以宮闈之嚴而
預市井之猥賤可乎內小臣后有好事于四方有好令于卿大
夫則使往以王后之貞潔而行諸侯卿大夫之交好可乎不思
建國之初面朝後市是王朝尚義而后宮後利也后宮者女功
之本天下之所取法也內宰陳其貨賄乃所以示其度量淳制
豈非葛覃言后妃之本者乎又況夫人命婦過市司市且有其
罰則內外未嘗相雜也亦何嫌於立市乎按禮天子享諸侯有
王后亞獻之禮子男來朝夫人致禮是王宮有致好之禮也王
后者天下之母羣臣之所仰望也小臣致其好事好令乃奉后
命而往也豈非卷耳言后妃之志者乎又況內人吊臨于外寺

人且帥而往立乎其前則內外未嘗相混也亦何嫌於致好乎
或者又曰內宰小大夫也九嬪之教豈內政之所宜親春官世
婦卿也六宮之帥豈內宰之所宜預不知內宰之屬有內小臣
奄士奄人也內宰之教安知非奄人傳之乎世婦之吏有女府
女史奄女也世婦之帥安知非奄女行之乎周人內政之詳如
此而或者猶有不滿之論亦過矣周衰此政不行然詩人言褒
妻之煽猶知歸咎於皇父卿士家伯惟宰之不得其人褒姒嫉
妒讒巧敗國巷伯一詩所謂萋菲貝錦哆侈南箕者寺人孟子
尚能言之蓋其家法相承耳目習熟尚知周政王內之政不可
也況當成周盛時成王周公身為之而身行之家齊而國以治
國治而天下以平內何以議我哉

王內圖



王有六寢大寢一小寢五后有六宮正宮一後宮五天官宮

人掌王六寢之脩宮人脩六寢為太宰屬官是王寢與王朝
宮相通也內官有內小臣寺人為官皆為內宰之屬而統於
太宰是則后宮之官與王朝相通也春秋世婦以卿帥六宮
內事有通於外者世婦掌之是則王朝之六卿皆與聞乎六
宮之事矣

門制

按鄭司農釋閽人中門之禁曰王有五門外曰皐門二曰雉門
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康成曰雉門三
門也夫皐者遠也門最在外故曰皐庫門言有所藏也雉門取
其文明也應門謂居此以應治也路門取其大也路門謂之畢
門者言自外至此而畢故曰畢此五門之義也考之周禮閽人

寺守王宮中門所氏居虎門左司王朝小宗伯縣衰冠於路門司士有曰路門左路門右太僕建路鼓于寢門外注云鄭曰路寢門閽人曰守王門師氏虎賁曰詔居門太史曰垂首服法于宮門太僕曰墨者使守門而已中門以其居五門之中可知其為雉門大寢門以其在寢門之前可知其為路門也虎門以其在王朝之後畫虎焉此路門之別名也治朝在路門之外王日視朝故言路門為詳此天子二門之名見於周禮也鄭氏何以謂之五門書曰王出在應門內則知王有應門記曰庫門天子之門則知王有臯門庫門故曰王有五門然周書又有所謂南門諸說者謂南門則為應門以王者於應門向明而治故曰南不思書言王出在應門內又言逆子釗于南門安得以南門為應

門也或曰南門雉門也雉文明之物而屬南方故曰南不思春秋書新作南門及書雉門及兩觀災安得以南門為雉門也如此則天子五門并之以門為六門者矣諸侯半天子之門則有三門鄭氏釋明堂位門謂庫雉路釋綿詩則謂臯應路其說曰相違矣以詩攷之乃立臯門乃立應門此古者諸侯之制禮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家語記衛莊公易朝市孔子曰繹之於庫門之內失之矣合是三者而觀之則諸侯有臯門庫門應門為三門爾如春秋於僖公書新作南門於定公書新作雉門此魯僭王門之制故書蓋古者營國必先立為門制以示尊卑名分定爲政令出焉觀迎發焉門而可蹤則上下分級不復可限矣語稱邦君樹塞門記亦諸侯不臺門旅門南門之

沿春秋書之所譏也況外朝在臯門之內而徇事弊訟於是乎入焉象魏在雉門之側而詔民觀象於是乎在焉治朝在南門之內而王日視事於是乎出焉燕朝在路門之內而路門之制司王制者在焉達窮民者在焉衛王宮者居焉蹕王宮者居焉閽月而詔王居焉皆特隆九重之勢而壯萬里之威者式知門制所以嚴君臣之等級又知門制所以通君臣之政令則知周人立門之制不苟矣

奄官

周人治內之政詳九而設官令職皆以士大夫為之必不得已而用在內庭供給內事者始用奄人奄之為言閹也王金陵曰鄭氏謂奄為精氣閉藏者蓋因民之有疾而用之與蘧蒢蒙璆

戚施植鎛侏儒扶廬聾聵司火矇瞍修聲同晉胥臣對文公之言若以為刑人則國君不近刑人況於王乎若以為刑無罪之人則先王所不忍也愚按司馬下腐刑答任安書引景監趙談等以為喻蕭望之奏恭顯用宦者請罷宦官以合古不近刑人之義則是奄為刑人矣周禮掌戮曰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宮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先王無絕人之心未嘗不用刑人也奄者犯宮刑漢之所謂宦人也然則周人果近刑人乎曰非也考之周禮天官之屬除酒人奄人內豎之外用奄者凡二十九人其職不過酒人漿人籩人醢人鹽人冪人內司服縫人而已內小臣一職以其掌后服位禮命故擇奄之賢上為之內宮之属用奄者十有二人其職不過舂人饎人槀人而已舂

[illegible]通守執而已總三官所屬之[illegible]
有九人耳而其下為之民給服役者皆不過奚奚之徒且皆下
律預下士之列獨內小臣一官言士爾成周之用奄人非酒
一儀則舂□之賤非內庭之隱則祧廟之幽耳雖曰刑人何嘗
一日得在君側而天子與之相近耶況守祧則宗伯統之舂
人等則司徒統之酒人等則[illegible]其職見於[illegible]而又臨
之以公卿大臣豈容有不正者得以廁跡於其間哉周衰下于
春秋勃鞮豎刁公子無虧則奄人預廢立矣繆賢為舍人藺相如
則奄人預薦舉矣恃勢怙寵竊權奪柄至漢唐為甚弘恭石顯
之典樞機而張堪蕭望之不得用曹節王甫搖弄國柄而陳蕃
竇武不得行則政柄歸奄人矣魚朝恩曹神策吐突承璀為

招討使韓全義討淮西賈良國監其軍高崇文討蜀劉貞亮監
其軍則兵權歸奄人矣古人以輿臺待奄人則刑人之用為無
傷後世以樞筦付奄人則刑人之用為有害士大夫彌縫主闕
沮抑奸謀必曰天子不近刑人如曰奄人非刑人則天子得以
親信之矣漢人所謂手挾王爵口含天憲唐人所謂西頭勢重
南衙摇機權重宰相尚何足恃也哉

教化

前乎周官舜命契為司徒則曰敬敷五教後乎周官則穆王命
君牙為司徒則曰弘敷五典司徒之掌教典尚矣故成王作周
官亦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然司徒之教舍五者之外
無他務考之周禮司徒所掌邦教與曰教典職曰教職[illegible]
象法曰教法官曰教官之屬莫其為教出此也今觀其屬則六
然曰鄉師至比長自遂師至鄰長皆鄉遂之官自封人至充人
皆疆場畜牧之官自載師至均人比皆貢賦斂之官自司市至
掌節皆掌關市自廛人至場人皆掌山野川澤自廩人至槁人
皆掌倉廩稍食所謂教官者不過師氏保氏司諫司救六七人
而已何以謂之教官之屬又說司徒之職太半皆土地封疆之
政所謂教者亦曰惟十有二教曰三物之教曰五禮六樂之教
云爾且司徒所掌之教僅止於此邪詳考其職先曰以土會之
法辨五物之地繼之曰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
以此推之則司徒之教可知矣民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無
恒心先王不先制民之產以淑民之心而欲以言語文字訓

說何捷者為教徒善豈足以為政哉故嘗謂司徒教民必先有
以得地利而後可以淑人心既有以淑人心而後可以全天理
以五會辨五地之物生順民物也以土宜辨十有二土宅民居
也以土宜辨十有二壤教稼穡也以土均辨五物九等均地征
也以土圭測日景求地中定民極也外而制邦國之封疆正畿
封也外而造都鄙之地域遂田疇也如是則地利可得矣地利
既得則惟土物愛若厭心感安土厚仁者故能愛於是乎合五
家為比使之相保至五州為鄉使之相賓所以聯其比居又須
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所以厚其俗如是則人
心可淑矣人心既淑則尚學而不為物遷性靜而不為物動然
後十二教可以施鄉三物可以教五禮則以防偽而教之中六

樂可以防情而教之和正月教象可以使之並觀矣如此則五
教不待敷而自敬五典不待敷而自和天理豈有不全者乎若
是而猶有不率教之民則以鄉八刑而糾之又有不服教而興
獄訟者則聽而斷之歸于司寇士師之官是又以遏人欲而存
天理也參攷司徒一職雖其條目布置先後不一以[illegible]教[illegible]
時而使民相生相愛之具實參錯而並施也故司徒之職[illegible]
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又曰掌土地之圖人民之數以佐王安
擾邦國豈非司徒所以佐王安擾邦國者其在土地人民中歟
又曰以土地之圖知地域輪廣之數辨其名物又曰辨邦國都
鄙之數彊設社稷之壝而立之田主是數者豈非司徒教民之
根本歟按小司徒之職曰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四郊都鄙

夫家九比之數曰教法而必稽夫家九比之數是其為教亦不
出乎此矣其餘六十官屬雖曰埶頭田疇分畫縣里征斂賦役
掌管山川紀綱門市稽鑄倉廩而先王之教已流行乎其中豈
特倚師保六七人而已哉大抵先王教民自田野始函詩言風
化之由孟子言王道之始無非因民之常而施教也後世王制
不明民極不立聽其自生自養而無以保其安土之仁聽其相
殘相靡而無以導其愛敬之善人欲橫流而天理滅蝕矣孟臣
之間方以化民成俗為學校之事而付之有司謂是足以塞吾
教職之責雖可以善人之形而不可以善人之心上為文具下
為觀美相與為欺而已及陷乎罪從而刑之以為是弗率教
是罔民也惜乎無以司徒教民之意告之者

王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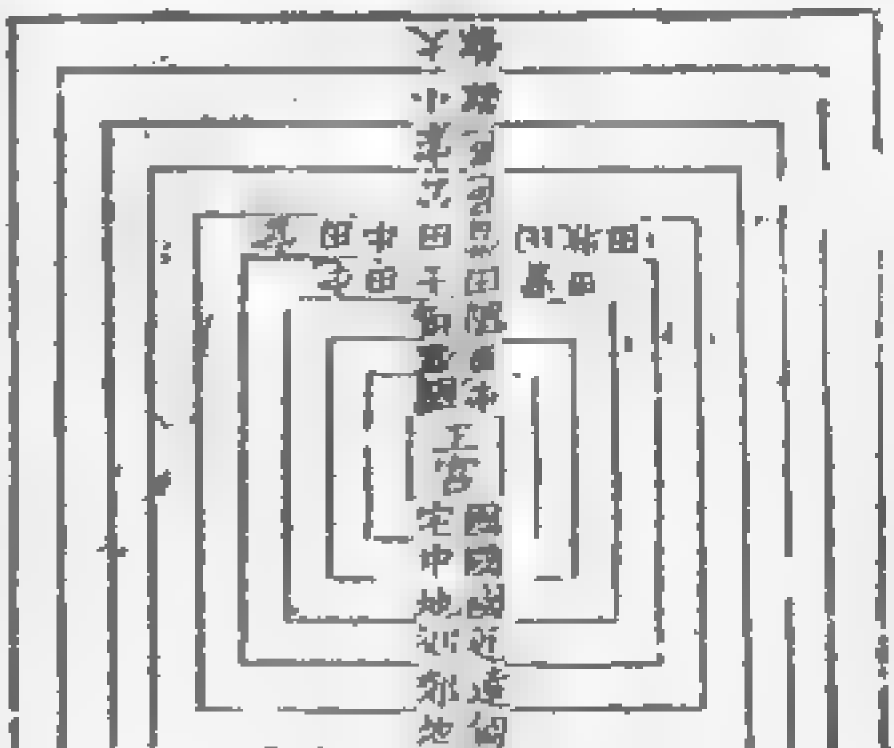
書曰面邑累其四方之極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蓋王畿天下之
大所以觀萬國而示儀極八方而為外也人知有極則東西南
北於是乎求中而不容有所偏向也人知所止則先後遠近於
是取中而不敢有過不及也聖人為民立極立中道以為標準
可不於王畿千里之地而先正其本乎是故司徒建國必求地
中國之以土圭正之以日景南北東西必揆其中朝夕長短必
正其中寒暑風陰必度其中測其土深欲其度深得中也正以
日至朝其長短得中也古人立土圭以測日景必先測其土地
之深然後立土圭焉土圭之制尺有五寸日景短而不滿則知
其為南矣地近南則多暑日景長而過圭則知其為北矣地近

北則多寒日景如夕之時則知其為東矣地近東則多風日景
如朝之時則知其為西矣地近西則多陰土圭致日之法當以
冬夏以其短長之極也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則與土圭等矣是
謂地中既得其中則天地合而四時交風雨會而陰陽和然則萬
物阜安乃建王國焉不特此爾匠人建國水地以取其中置槷
以視其正晝參諸日景夜考諸極星匠人雖未必合周人之制
其求為中則一也至於建諸侯邦國則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
域亦以求邦國之中不言中者承上文爾鄭司農惑於地中之
說謂今潁川陽城地為然彼徒見周人營洛謂之土中不知洛
書為中乃取其四方朝貢道里均爾如以洛為土中然後建國
則豐鎬果為不中乎而況陽城之地去洛亦遠此果謂之土中

周人胡不都陽城鄭若曰以王畿方千里地中則侯國皆不中矣歟
地四時果不交合乎陰陽果不和會乎按春官典瑞掌土
圭以致四時封國則以土地貢官之方氏掌土圭之法以土地
相宅而建邦國都鄙考工記玉人亦曰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
以土地則是王畿之外邦國都鄙無不以土圭求地中蓋中在
天地間不容以定名也以一家觀之一廳則有一廳之中一室
則有一室之中中無往而不在也故一家有一家之中一國有
一國之中天下有天下之中先王建國亦隨其地而求其中爾
天地陰陽之氣豈以一方而遂窮耶要人財成輔相天地之道
亦豈有一方而不中耶中之為道不特建國為然也辨方正位
則方位之中有中體國經野則國野之中有中設官分職則官
職之中有中王畿之內無一而不為中也不然則周官六典之
首何以總謂之以為民極也歟

按鄭氏注引司馬法謂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
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其名不同其制又異又杜子
春云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近其說亦非王畿千里有國
中郊野鄉遂都鄙之別今只據載師所任之地納而為圖略
以見王畿千里之制爾自國中而郊野為六鄉遂十五萬家
所受之田其餘則為載師所任之田矣

王畿千里之圖



封建

大司馬曰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王畿千里自其外方五
百里曰侯畿自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畿者以限制疆言之
也職方氏曰辨九服之邦國王畿千里自其外方五百里曰侯
服至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服者以服事天子而言也王畿千
里之外九畿有四千五百里似與尚書五服五千之制不同然
細考之禹之五服本二千五百里一服各弼以五百里凡二千
五百里故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至周人分為九服先之百里
男邦今為男服百里采今為采服二百里戎衛今為衛服百里
[illegible]今為蠻服百里夷今為夷服其名雖存其制則異故九服合
[illegible]而言之與禹書所差五百里爾以此見地域廣狹自唐虞

以來未有大異說[illegible]之言不足信矣夫四海
之内方千里若九州之千里一州二百一十國八州八千里九
千六百八十國合王畿千里之内九十三國而言共一千七百
七十三國而附庸之國不與焉[illegible]則曰邦畿千里自其外
五百里侯服至衛服乃在九州之内[illegible]曰要是此一服特要
束之耳夷鎮蕃三服謂之蕃國乃在九州之外若是則九州之
内只容六服通王畿僅四千里尚書之五服何以謂之五千王
制之九州何以謂之九千蓋尚書此周禮以直計之按[illegible]國經
五千之說以為兩面相拒此乃漢儒之說王制漢儒所作以一
州之地言之九州之地合九千里若以相距言之則四千五百
里而以王畿九服直計之九五千五百里則六服在内三服在

外矣三服在外非是純不屬九州以其在外地故曰九州之外
不可以中國之法繩之書曰六服群辟罔不承德又曰六年五
服一朝言五服則要服亦不常是以武成叙諸侯之助祭洛誥
稱諸侯之會和康王之誥陳諸侯之聽命止言五服爾然此特
言九州九服之制而成周封國之制不得與接王制孟子皆
言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
三之制同今考之周禮大司徒曰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
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職方氏曰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
百里則六侯三百里則七伯二百里則二十五子百里則百男
九五等也與王制孟子武成不同漢儒紛紛或以為附庸或以
為斥大土宇或以為開方里數或以為夏商周異制儒者常辨

之矣然此在王制孟子武成周禮[illegible]有明文第說者不察爾王
制曰公侯皆方百里孟子曰公侯地方百里伯子男皆以是差
等蓋王制言王者之制爵禄故以分小制禄言孟子言周室之
班爵禄故以分地制禄言武成以分土爵列爵言之是亦以分
土制禄言之也周禮則不然謂分之地以封疆言則五百里至
諸男之地以封疆言則百里是以封疆所至之地言之故有五
等也公之封疆雖五百里而受田食禄則百里而已侯伯封疆
雖四百里三百里而受田食禄則七十里而已子男封疆雖二
百里百里而受田食禄則五十里而已如今之郡縣大小各有
差而俸秩乃其禄也又如今之食邑多寡各有數而實封乃其
所食之禄也以封疆言則有五等以食禄言則三等此其所以不

同歟曰封疆者合山林川澤宮室涂巷所占之地言之也曰食
者此合封疆所出之税而王食其貢如九貢致邦國之用山師
川師致山林川澤珍異之物是也公之地王與公各食其半侯
伯之地自食其二王食其一子男之地自食其三王食其一鄭
氏曰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如司勳凡賞地三
之一食鄭氏謂王食其一二入於臣亦此例也以其食者觀之
曰食者半曰食者三之一曰食者四之一是則合封疆之所食
者亦有三等也且如司馬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則是制軍亦三等[illegible]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則受
命亦三等司服[illegible]公之所侯伯之服子男之服則作服亦三等
司儀擯相之[illegible]居上等侯伯中等子男下等豈於食禄

以後不然乎但王制孟子以公侯為一等周禮以侯伯為一等自各不同爾王制孟子在周禮後附以公侯為正然職方氏所謂四公六侯七伯二十五子百男之封九百四十二國復與三制二百一十國之制不同小鄭氏附麗之說以百同為開百里封男則百里百同是矣如公二十五同則與古公五百里之數不合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與同數亦差何必改七字為十一字按此百四十二國計二萬一千五百里總言邦國千里者謂千里之地提而封之可以封此五等侯國言千里者以直計之言五百里四百里至百里者以四面排經言之百四十二國以二千里之地封之若以千里合四面提封而計之豈止二萬一千五百里哉王制言封二百一十國是以一州千里而

言周禮言封百四十二國是以邦國千里而言非謂一州僅百四十二國也若謂邦國千里之地不足以封五等侯國則王制一州千里之地又安得二百一十國也故下文曰以周知天下言以此數推之可以徧知天下封疆之數矣然此亦言五等三等之制而成周封國之意可得闡按王制曰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此與尚書州十有二師分牽四海咸建五長之意同考之周禮司職曰建牧立監以維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職方氏曰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遠國之□是以相維相比之制蓋有以維之則小大相維可以權衡其多寡之數以比之則小大相承可以陰弭其憑陵之患惜夫先王建國之意至春秋掃地矣而強陵弱衆暴寡比比有焉後世不考其制不原其意而徒曰封建私也郡縣公也豈不繆哉

井田

周禮致太平之書井田太平之紀綱也不井田則不可以行周公之道用周禮者可不先明井田之制乎然制度明則井田可以行議論定則井田可以復今考鄭註分書殆有異同是豈先王制度或有不同歟何先儒議論自為不一也大司徒曰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此言都鄙之田制也小司徒曰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此泛言經土地而井牧田野爾鄭氏則

曰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遂人曰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此言辨野之土以頒田里也大司馬曰上地食者參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三之一此泛言凡令賦以地與民之制爾鄭氏則曰令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多寡為制如六遂矣至於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十里為成百里為同此言溝遂洫澮之制也鄭氏亦曰此畿內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夫井牧之制通天下可也如鄭氏之說則邦國之田制尚如六鄉而都鄙之田制獨與六遂異乎田謂之井則通天下皆井矣井邑丘乘縣都之制無往不同井方一里九夫受田九百畮邑

方四里三十六夫受田三千六百畮稍方十六里百四十四夫
受田萬四千四百畮甸方六十四里爲五百七十六夫受田五萬
七千六百畮縣方二百五十六里二千三百有四夫受田二十
三萬四百畮都方一千二十有四里九千二百十六夫受田九
十二萬一千六百畮中爲公田之數在內自井而邑至縣而都
欲其縣不可稽也經野不外乎九夫度地不離乎三等受田不
過乎百畮此井田之定制也大司徒曰造都鄙則舉外以見內
也小司徒曰經土地則舉內以見外也遂人曰辨野之土則舉
遂以見鄉也司馬曰令賦則舉鄉以見遂也匠人曰溝洫則與
內外並言也鄭氏何見而分都鄙鄉遂之異乎況小司徒明言
以稽國中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先鄭謂九夫為井是也

國中四郊都鄙同是夫家九比之數則是鄉遂采邑通行矣合
而觀之都鄙不易之地即上地一易之地即中地再易之地即
下地待遂人於采色加萊五十畝一遂之上地有不如采地爾
雖曰百畝二百畝三百畝數有不同而大司馬言其所食上地
百五十畝而食者三之二則百畝爾中地二百畝而食者半則
百畝爾下地三百畝而食者三之一則亦百畝爾而實則一夫
百畝爾此一夫受田之制然也然一夫受田百畝遂人言餘夫
亦如之則受田之數不已多乎蓋古者用民之力則必授之以
田小司徒言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
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大司馬言可用者亦如
之凡一夫一婦則為夫家登五人以上則為家其餘夫則上家

二人中家合五人下家一人可任用者故必授之以田以任
用則不授田矣遂人曰以強予任甿謂餘夫強有力者則予
田而任其力是也孟子所謂餘夫二十五畝此乃言自卿以下
圭田五十畝餘夫則二十五畝與遂人餘夫受田百畝之制
同此餘夫受田之制然也說者謂小司徒之所井牧者六鄉之
田遂人之所辨治者六遂之田自鄉遂之外則為都邑之田也
載師所謂公邑家邑小都大都之田任甸稍縣畺之地是也
之載師又有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
任遠郊之地近郊遠郊皆六鄉之民民皆計夫而受田矣則比
七等之田果何所授乎甚自國中而至遠郊皆為鄉遂之地鄉
遂亦有十五萬家自十五萬夫及餘夫受田之外其餘則為[illegible]

等之田亦奚有不足者是以致仕者其家所受田則曰宅田仕
有祿者受田如圭田則曰士田賈人在市其家所受田則曰賈
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則曰官田田賦所出以飼牛者曰
牛田田賦所出以飼馬者曰牧田公卿大夫有功而受賞者曰
賞田此載師七等受田之制然也孟子曰仁政自經界始經界
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是故大司徒之造都鄙而繼曰分地
職制地貢小司徒之經土地而繼曰任地事令貢賦遂人之頒
田野而繼曰頒職作事以任貢賦載師之物地事授地職亦必
辨什一之征蓋經界以分田則必正賦以制祿也然夏后氏五
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徹之為言通也蓋兼貢
助之法通行也鄭氏於匠人之註則曰周制畿內用貢法[illegible]

用助法夫貢者使耕其田而自輸其稅如孟子所謂什一使自
賦也助者借民力以耕公田而公取其稅如孟子所謂九一而
助也鄭氏以畿內為用貢法以邦國為用助法乃與孟子不合
不知成周鄉遂都鄙邦國井牧之制不同於貢助之法少異而
按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國中言鄉野言遂
也分而言之是鄉用貢法遂用助法合而言之六鄉於王畿為近而
皆君子故使之什一自賦其粟則藏於居人六遂於王畿為遠
而皆野人故使之九一而助其粟則聚於旅師貢與助法通行
故曰百畝而徹貢助並行鄉遂異制焉可以畿內獨用貢法乎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此
言助有公田也周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又曰駿發爾私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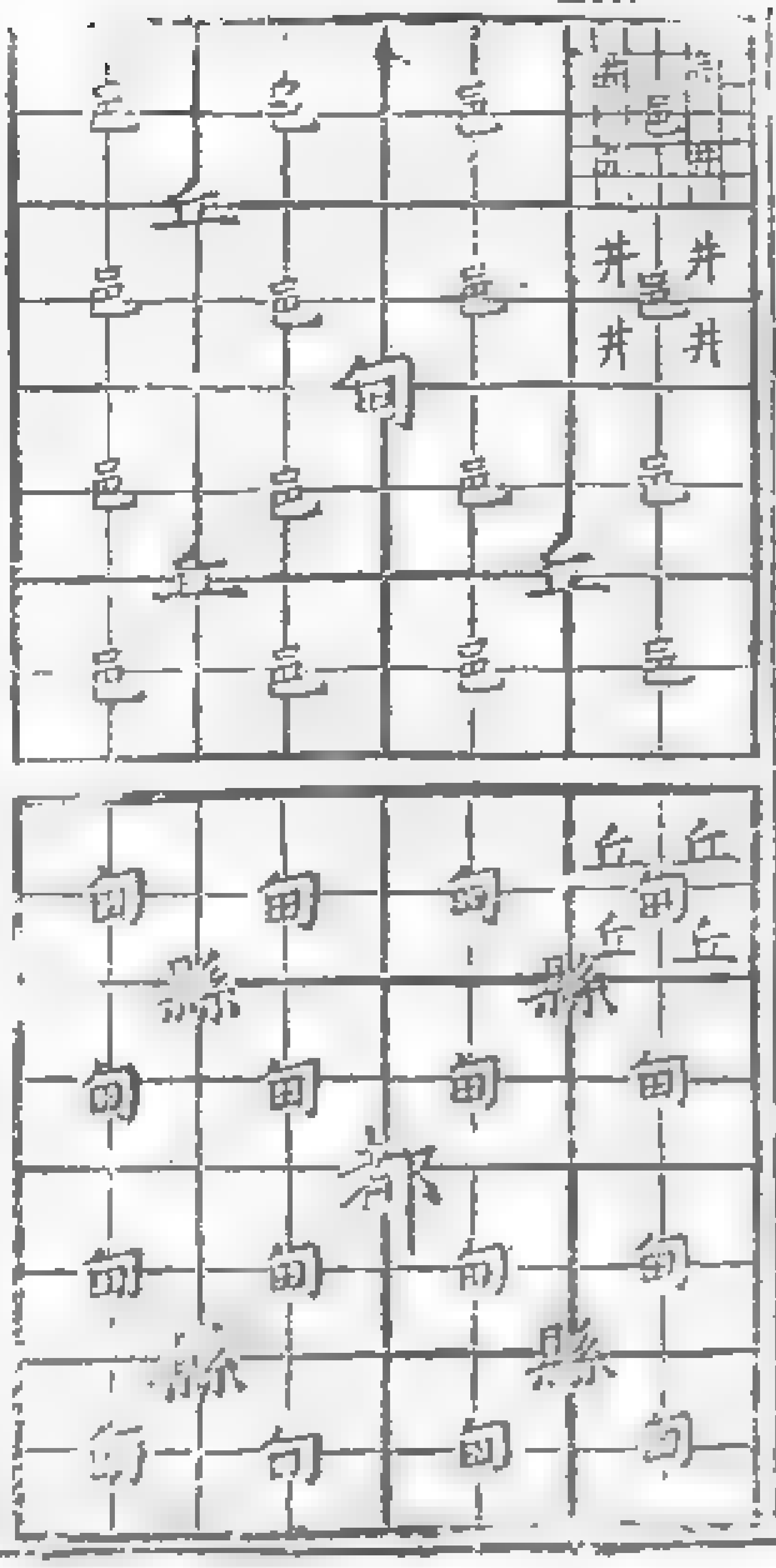
三十畝田有公私之別則其為助可知矣故遂人曰以興耡利
甿謂興起衆民共治公田也里宰曰以歲時合耦于耡謂合耦
力耕耕公田也旅師曰掌聚野之耡粟謂公田所收之粟也田
野者是遂人所掌邦之野也助之一字惟見於六遂之官是六
遂為助法明矣鄭氏既以耡粟為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
夫之粟稅則是惟助為有公田而行於六遂矣何為而曰邦國
獨用助法乎愚按載師所入八等之地閭師縣師所任之賦則
是用貢法矣蓋園廛二十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
縣都十而二漆林二十而五鄭氏以為輕近重遠非也國宅
無征以其無地可耕也近郊十一者宅田以優致仕士田以賞
秩祿賈田以有市征所以輕也遠郊二十而三者官田牛田以

府人在官者已食祿牛田牧田以其畜牧者之食故比近郊差
重也甸稍縣都十二者以其公卿大夫與王子弟食邑采邑之
所貢故視遠郊為重也雜園廛者以其無田穀也重漆林者以
其非田穀也稅有遠近輕重之不同故載師正為定額使之自
貢而閭師縣師征之爾鄭氏誤匠人謂以載師論之周制畿內
用夏之貢法是特有見於此也故地官司稼掌廵邦野之稼以
年之上下出斂法則是於邦野貢法亦必隨歲而為輕重豈若
後世所謂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而於凶年取盈乎孟子請
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者意者貢法至戰國而壞助法
亦不復存故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當時惟以貢
法專行而人思助法之善此孟子所以為救時之論而欲貢助

通行也故有國中野外之別蓋自春秋以來宣公初稅畝而公
田之法壞矣左氏曰穀出不過籍公羊曰古者什一而籍穀梁
曰古者公田則是井田皆為公田亦明矣宣公既取公田之稅
又取私畝而稅之則是什而二之也春秋譏之至哀公問有若
以年饑用不足而有若對以盍徹乎哀公則曰二吾猶不足如
之何其徹也是自宣公以來亂之徹法已不復行況戰國暴君
汙吏乎故孟子謂貢法未可盡廢而助法不可不行請野九一
而助所以寬野人國中什一使自賦所以待國中之君子此孟
子救時之論亦周公受田之制也鄭氏不明此意反謂周人畿
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是助法可行於邦國而不可行於畿
內乎然則欲行周公之道者必先破鄭氏之說而後可以行貢

助之法必先原孟子之意而後可以行井牧之制否則……
先制度不明其何以行之哉
按鄭氏以井邑丘甸縣都之制爲造都鄙其說已非又云邑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按孟子方里而井井方一里則四井爲邑邑當四里丘當十六里甸當六十四里縣……以是推之鄭氏旁加之說只求合司馬法爾然天下地形南北東西多寡不同高下亦異豈能一一方平如棊局然今畫此圖亦姑以存其大槩耳

井邑丘甸圖



荒政

大司徒之於民既無而又富之可謂得地利矣既富而又教之可謂得人和矣然而天時不常水旱爲沴則地利有所不能……人和有所不足特聖人有憂之是故爲之荒政以聚萬民而救天時之不常而濟地利人和之不及也散利貸種食也薄征稅賦也緩刑寬刑罰也弛力息繇役也舍禁山澤無禁也去幾關市無幾也眚禮殺吉禮也殺哀節凶禮也蕃樂藏樂……也多昏殺禮而多昏也索鬼神而爲凶年禱也除盜……而使長民安也蓋天災國家代有歲凶年穀不登上之人苟……賑救之不有以存恤之則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民安得而聚哉周人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又曰大荒大札則

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其拳拳於聚民可謂至矣而其存恤振救之意又散見於六屬之中鄉師以歲時賙萬民之艱阨以王命施惠司救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王命施惠司稼則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即荒政之散利也司市凶荒則市無征司關國凶荒則無關門之征即荒政之去幾也司徒救荒故言去幾司關禦暴故言猶幾均人凶札則無力征無財賦即荒政之弛力也廩人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膳夫大荒則不舉掌客凶荒則殺禮司服大荒則素服即荒政之眚禮也大司樂大凶大烖令弛縣即荒政之蕃樂也士師若邦凶荒則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朝士若邦凶荒則令邦國都縣慮刑貶即荒政之緩刑也小宗伯大烖

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太祝大裁彌祠社稷禱祠家宗人以至日致天神人鬼地示物魁以禬國之凶荒即荒政之索鬼神也六官之屬苟可以為荒政之助者無不致其詳焉成周聚民之意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然此十有二政曰弛力曰薄征曰舍禁曰去幾固皆有以利民然一以散利為先則其閔䘏民命尤急也利不散則民不聚雖有眚禮蕃樂殺哀多昏之政未必有實惠及民先王荒政以散利為急蓋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耕必餘三年之食預為先備以為散利之地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民無菜色者備先具也是以周人有倉人掌粟入之藏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旅師則聚野粟平頒其興積施其惠遺人掌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皆先為之備也後世如梁之移民河東漢人之就食蜀漢亦得周人移民通財糴之意發倉廩以振貧民遣使以振貸無種食者亦得周人賙民施惠之意然皆可暫而不可常也獨一常平義倉之法有合於倉人藏粟旅師聚粟遺人委積之政誠可以為荒政散利之助而後人不能遵守其法而推廣其意常平義倉之名存而實廢孚有水旱之變國胡以相恤哉上無以散其利下無以聚其民則有去而為盜賊者矣盜賊方興乃相與講求其弭盜之策甚者必重法立威以求勝之不思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周人荒政以除盜賊居其末蓋亦甚不得已也鄭氏謂急其刑而除之則失之矣且周人非不除盜賊也在司稽則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在士師則掌邦賊邦盜之成在朝士則凡盜賊

救之無罪在司厲則掌盜賊之任器貨賄在掌[illegible]則[illegible]掌戮則搏盜賊在司隸則帥其民而搏盜賊在環人則諜賊然此非凶荒之時其除之必急固宜也凶年盜賊亦[illegible]實所迫耳何後世不求所以救凶荒之政而徒求其所以勝盜賊之術歟然則欲除盜賊者當如何曰自散利始

鄉遂

王畿千里有中國郊野之別註家分近郊遠郊甸里之地為鄉遂皆未足據按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則國中為鄉矣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則四郊為遂矣大率在中國者合七萬五千家則為六鄉在四郊者合七萬五千家則為六遂小司徒所謂稽國中四郊閭師所謂掌國中四郊者此也其餘則為載師所任廛田及七萃之田鄉遂受田之制愚既於井田言之矣今姑以鄉遂之官言之司徒曰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此六鄉之比也遂人曰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此六遂之比也六鄉六遂各七萬五千家五家為比則有二千五百比比以下士為之合六鄉有萬五千下士矣五比為閭則有五百閭閭以中士為之合六鄉則三千中士矣四閭為族則有一百二十五族族師以上士為之合六鄉則七百五十上士矣五族為黨則有二十五黨黨正以下大夫為之合六鄉則百五十下大夫五黨為州則有五州州長以中大夫為之合六鄉則有三十中大夫五州為鄉則鄉大夫一人以卿為之則六鄉合六卿也

六遂之數亦然但每官各卑鄉官一秩爾六鄉之官九一萬八千九百三十六人六鄉七萬五千家而祿有萬八千餘官說者多疑其不給不知鄉老旦以三公兼之鄉大夫則以六卿兼之其地中大夫下大夫之屬必以朝臣兼之比長閭胥族師之士亦必以六鄉之民爲之如鄉大夫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是也況自鄉大夫而下並無府史胥徒六遂之官皆然其不爲分可知矣雖曰萬有八千餘官而祿之以七萬五千家之賦豈有不給者哉然嘗疑之司徒而下則掌六鄉遂人而下則掌六遂鄉官列於鄉師之下而遂官列於市官之後何其不相聯也且以遂官考之以歲時登其夫家衆寡及六畜車輦則如鄉師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可任者則如[illegible]軍旅田役之[illegible]民者亦

如鄉賓客祭祀之共給者亦如鄉歲終之會政致事者亦如鄉而司徒之教飲惟曰鄉飲射惟曰鄉射賓興惟曰鄉三物糾民惟曰鄉八刑歲時邦法之讀德行道藝之選次第賢能任恤之書惟及六鄉而不及遂先王何詳於六鄉之教而略於六遂也孟子曰無野人莫養君子無君子莫治野人在六遂者上則曰野民則曰甿牲曰野牲職曰野職道曰野道役曰野役賦曰[illegible]時周人爲是先後詳略之叙者所以別野人也不然鄉大夫之職辨夫家之可任者國中則自七尺以及六十[illegible]賦而早免之野則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早賦而晚免之何亦分爲早晚之別耶雖然鄉遂之官皆王官鄉遂之民皆王民先王未嘗以內外殊視也觀小司徒掌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四郊都鄙[illegible]

[illegible]比之數則近王畿千里之地皆同此[illegible]何況六鄉之[illegible]判乎是故鄉大夫三年大比則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遂大夫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屬其地治者有功地治雖非德行道藝之考而鄉民以爲賢者能者亦如六鄉之爲則其所以待六遂之人才猶其待六鄉之人才也惡故曰觀周人三物之教詳於鄉而略於遂則知先王不易俗而脩教觀周人三年之比賓於鄉而興於遂則知先王不以鄙而弃才

軍賦

按大司馬制軍天子王畿六軍公大國三軍侯伯次國二軍子男小國一軍此制軍六等也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家[illegible]一人爲軍則六鄉爲六軍矣六遂亦七萬五千家合六遂六鄉則可制十二軍有十二軍之衆惟制爲六軍可見[illegible]之不然[illegible]分也不特此爾司徒司馬皆言上地可任者家[illegible]人中地可任者[illegible]家五人下地可任者家二人一井凡八家[illegible]以下地言之則可任者十六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一井只八人爾故以人口以下劑致甿民雖受上田中田而會之皆以下劑約率其民力可知也上地有三人之數而起役惟一人則役未嘗[illegible]調也鄉遂有十二軍之制而制軍惟六軍則兵未嘗[illegible]行也八人況有萬二千五百人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會則爲[illegible]兩卒旅師軍[illegible]旦之五長兩司馬即平日之比長閭胥[illegible]長[illegible]師即平日之族師黨正也他日之師長將[illegible]

郊甸之州長鄉大夫也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足以相別
聲音足以相識則以之起軍旅以之作田役以之比追胥如子
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豈有規避而不行者哉考之周禮
役只發一人惟田與追胥竭作註云追逐寇也胥伺盜也習田
固可竭作追胥寇盜雖曰使之盡行恐未必盡竭鄉遂之民意
必有迭征之法也且如魯人三郊三遂亦可作六軍而大國只
三軍而已且不盡用其民至晉作州兵是盡一州二千五百家
皆使為兵而不留羨卒也晉作三行是盡郊遂七萬五千家皆
使為軍而不留半兵也故君子譏之以其非周人制軍之意也
然此特制軍之法爾而周人因井田以制軍賦可得聞乎按周
禮稍人掌丘乘之法是四邑為丘十有六井百四十四家兵出

車一乘矣以丘乘之法推之則甸四十乘都六十四乘其車乘
之賦可知也六軍共七萬五千人只此八鄉受田之夫可以供
之八都共出車五百一十二乘以供六軍之用王畿之內不知
有幾鄉之地而所出只此而已亦豈為多乎詳見物說內鄭康成
乃以乘字為甸而改讀之彼徒見司馬法曰四井為邑四邑為
丘馬一疋牛三頭四丘為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疋牛
十三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故以乘為甸所出而丘非之
賦也然二井八家若以地計之可任者二十人甸六十四井
為五百二十家可任者過一千二百八十人今司馬法只用七
十五人說者乃曰百七十家有餘只賦兵二十五人周禮當兵
之數太多司馬發兵之數則少也又按司馬法曰步百為畝畝
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
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
人成十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
為同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按前言甸六
十四井用七十五人今十甸為成旁加句地三十六井共百井
八百家乃只調三十人此與前說又不合也說者乃曰四分當
兵之數乃起發其一分之強故八百家只有三百家番休者常
五百家積數百井八百家約為丁四千八百人可任者二千人
二十分四千之一有奇為四甲百人有奇又四分百人之一有
奇只發三十人此又於發兵之數三分而休其二也二說既自
不同偏者強為之解釋爾丘乘之法亦可援是以為據且司馬

法之書不知作於何人起於何代或以為文王治岐作或以為
齊景公大夫田穰苴作或以為齊威王論兵法而附穰苴作其
書豈合周禮焉可引之以亂聖經邪鄭康成注經往往據司馬
法釋井邑之制而引夫屋終成通同之說釋郊甸之制而引郊
州野縣都之說釋車甲之賦則引司馬法釋溝洫之說則引司
馬法釋犂牽之名則引司馬法以至釋朝會之儀則亦引司馬
法未能執聖經之統適以滋儒者之惑愚謂以周禮為據而司
馬法無所取焉周禮縣師不許言軍賦而小司徒登其鄉之六畜
車輦鄉師簡其鼓鐸旗物兵器族師合卒伍簡兵器以鼓鐸旗
物帥而至遂人登其夫家六畜車輦遂師登其夫家六畜車輦
鄉長作民以旗鼓兵革帥而至則凡軍旅田役之所當需者鄉

遷之官皆素俻於平日豈待臨時而後備車馬俻器械也哉不特此爾鄉師有軍旅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帥而至稍人若有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荼輦帥而至以聽於司馬縣師稍人以甸稍縣都為之凡有軍旅則屬于司馬則是丘乘之賦通內外皆然也是雖不許乎軍賦而兵寓於農[illegible]於民作而用之自有成法故軍旅不言賦之數以其皆出於四而有定額也又况小司馬之職有闕文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又皆闕藏安知軍賦不見于此而俱不存邪若夫外府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遣人師旅掌道路之委積委人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廩人師役則治其糧與食舍人戍守共道路穀積飲食之具此皆待官府給軍事者與六軍無預六軍家自為兵人自為備居有積倉行有裹糧非公家之所給也書曰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峙乃糗糧是使國三軍皆鄉遂自共之推此則六軍可知矣是以太宰之職九賦斂財皆有以待其用獨不及軍旅九式均財皆有以為之法而亦不及軍旅豈非農皆為兵兵皆自賦初無煩於廩給故亦不煩於均節歟

役法

成周役民之法其要有四比閭族黨是鄉之役在民府史胥徒是官之役在民伍兩卒旅是兵之役在民蒐苗獮狩是田之役在民在鄉之役也常在官之役也久在田之役也簡在兵之役也疏在鄉在官猶祿之廩餼在兵在民則民皆自給之矣其他大事致民則追捕之役也大故致民則[illegible]役也城郭溝渠涂巷之役則治之牛馬車輦委輸之役[illegible]之其為役若繁矣然國人所以制役之法則可以謂纖悉[illegible]焉小司徒之均土地上地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其均之以土地之美惡也鄉大夫之登大家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以國野之遠近也均人之均力政豐年則旬用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是又均之以年歲之上下也不特此爾小司徒之起徒役則毋過家一人遂人之致甿則惟以下劑是其用民之力不亦甚寬矣乎况鄉大夫辨其役之可舍者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則役之又有其等矣是以為用之民不惟不以役為勞又將皆以役為樂由前觀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則民樂於為臺之役矣由後觀之百堵皆興鼛鼓弗勝則民樂於作室之役矣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是不以田役為勞也王事多難不遑啓居是不以兵役為勞也後之役民既無其道又無其法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則其役困於小東大東杼柚其空則其役傷於財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此役之不均也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此役之不時也以至緜蠻之老亦與城杞雖老者不舍也丞相之子亦令戍邊雖貴者不舍也後人之役如是抑何怪斯民之不求規避哉抑嘗考之均人豐年用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此即王制所謂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也一人一歲以三日為術役三日則更一人往來更代不亦紊乎或者以為民二十而事六十而免名在官者三

十年均其在官之齒歲以三日為斷用之九十日而免則終才
不復此一說也或者以為調役之法使五人為伍十人為聯歲
輪一夫祗役一月周而復始凡執法而在官者則九人各共其
家償三日之役如此則民無道路之勞官無交番之冗此亦一
說也然以均人考之謂之力政是均用民力也謂之公旬是均
治公事也此特一時之役必隨遠近更遞而調發之雖一人用
三日可也若夫師旅行役之事非歲所常有也如或有之其調
發自有定制恐非以三日為斷東山之役三年而歸采薇之戍
自春徂冬此豈三日可辨之事哉大抵力役以三日為斷謂城
郭溝渠涂巷之治牛馬車輦委輸之役也若軍旅行役不與焉
爲一有東山之征采薇之戍則君行師從卿行旅從下之從上

如父兄子弟之衞民亦不暇以久計也夫三口一日用其民而
民有斯干靈臺之詩三年一年用其民而民有東山采薇之詠
周人何以得此於民哉亦以佚道使民民忘其勞說道使民民
忘其難爾嘗觀今之役法田役兵役既不及民府史胥徒則今
之顧役也比閭族黨則今之差法也顧役既出稅以顧之差役
則不免出力以任之所謂差役者里正保長是也夫有身則有
役皆職分之所當為也今皆規避以求免何耶且周之役繁而
民樂於為役今之役簡而民苦於充役是豈無自而然與蓋成
周比長閭胥族師黨正皆下士中士上士下大夫為之今之保
長猶比長閭胥也今之里正猶族師黨正也一日執役於官則
視之不啻如徒胥之賤況又委之以不能任之財迫之以所

不能任之力民亦何樂而為此役哉不思漢之鄉老嗇夫且比
有秩後魏之隣長里長亦復綠戍隨之州縣鄉官悉由吏部除
授唐之里正村正皆以勳品以下者充之是由有比閭族黨之
遺意今胡為而以胥徒待之也吁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行
以周官之法廢役復成周之役當有忠厚之意可也不然周之
鄉役其何以獨在教官之屬哉

選舉

論成周選舉之法孰不知鄉舉里選之為公論三年大比之法
孰不知德行道藝之重然亦思周之選舉不屬之他官而屬之
教官者夫豈無意歟蓋必有以教之於平時斯可以興之於異日
既有以書之於每歲斯可以考之於三年且以鄉大夫賓興之

制觀之三年大比則合六鄉之民而考其德行道藝有德行者
為賢則興其賢有道藝者為能則興其能既有賢能之可興則
鄉老以三公之尊鄉大夫以六卿之貴與夫六鄉之吏以士大
夫之賢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夫以六鄉之民得與士大夫
相酬酢是以賢能之可尊而尊其人也賓之明日公卿群吏乃
以其書而獻之於王王乃拜而受之登于天府內史掌詔王治
乃書其貳將以詔王用之夫以六鄉之士而可以當天子之拜
可以聯祖廟之藏是又以賢能之可敬而敬其書也所謂賢能
者曰德行道藝而已六鄉之民果何修而臻此將蓋自鄉大夫
以正月頒法教民之時而其考察者即德行道藝也黨正以正
歲屬民讀法之時而所書者亦德行道藝也族師所書雖曰孝

友鄰端有學倘有所者錄曰敬敏任恤無非德行道藝中物特
於二十五家之閭百家之族凡有一行一藝者皆書之而不遺責
其德行道藝之全備爾不惟是亦大司徒等教以鄉三物教萬
民而賓興之所謂六德六行六藝者即此也以至司諫雖非
六鄉之吏而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
之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illegible]也平日之教者以此
興今日之興者亦以此平日之[illegible]以此則今日之考者亦以
此教之之初已為賓興之地興之之日尚何負於賓禮之隆哉
大哉成周之教不獨六鄉為然也宮正之糾宮衛必曰糾其德
行教之道藝師氏保氏之教國子必曰教以德行養以道藝豈
然往而不為德行道藝也而況於三年賓興之選乎然鄉大夫

書經會元第二卷　本三

既以大比而賓興矣又曰退而以鄉射五物詢眾庶者蓋將以
是而示人之激昂而為賓興之繼也射特六藝之一物亦而有
五物之分一曰和是其內志正也二曰容是其外體直也三曰
主皮是其持弓矢審固也四曰和容則知容此[illegible]於[illegible]五曰興
舞則知其節奏比於樂鄭氏曰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主皮和容
興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皆射可以觀德州長春秋會民則
以禮而射于州序是以射擇士也鄉大夫以射從而詢眾庶則
六鄉之民又將因射而知自勉矣故又曰此謂使民興賢是民
自知其賢而興之矣出而使為之長則民豈有不服者哉使民
興能是民自知其能而興之矣入而使治其事則事豈有不理
哉賢能之興皆出於民此鄉舉里選之所以為公也以所興

之人而還以長之必能興利除害而與民相周旋以所興之人
而還以治之必能趨事赴功而與民相勸助故入而在官府治
事者此人也出而在比閭為長者此人也則是在官臨民者孰
非德行道藝之人哉後世選舉之法壞人自科目始呼科目豈
能壞人亦教之者有以壞人也鄭司農謂興賢若漢舉孝廉興
能若舉茂才不知漢之平時所教者果孝廉茂才否夫教之以
利祿之學則所舉者皆利祿教之以詞章之學則所舉者皆詞
章所教在此所學在此則所舉在此科目亦不之壞人才而教化
已先壞人心術矣後世言者非不知鄉舉里選之為可復然乎
時無德行道藝之教而一旦欲行德行道藝之選豈不迂哉雖
然成周以德行道藝教民而司徒三物之教雖六德六行六藝

書經會元第二卷

爾道不知為何物然則道之為教非可以一端名也先王以孝
弟而屬之司徒鄉官不過盡鄉遂理兵農征[illegible][illegible]掌山澤縣閭
教與夫師田行役冠昏飲射喪祭之法而已成周以道教民之
具固然在此矣孟子以五穀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
使民養生送死無憾而為王道之始荀子以士農工賈之民父
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位[illegible]而至於宮室桑麻粟米蔬果魚肉之
物二[illegible]之道化之[illegible]意也周人六鄉之教無非吾道中物
而六德六行六藝之[illegible]實自吾道中來與時賓興賢能出長入
治者[illegible]吾道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以道設教者如此役人不[illegible]以道化
其民而區區欲以科目取士尚何怪人才之不如古歟
書經會元第二卷

[illegible]著

齒位

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年之貴乎天下久矣古之教者皆鄉尚齒故黨正屬五百家之民因十二月之蜡以鄉飲酒之禮而行於黨序之學教之以尊長敬老而孝弟之道行焉一命受職下士也再命受服中士也三命受位下士也命有九等此謂三命者以在比閭族黨者言之也一命齒于鄉里是為下士者與鄉里之賓同列而以年相次也則在鄉里者不以爵先齒矣再命齒于父族是為中士者與父兄之族同列而以年相次也則在宗族者不以爵先齒矣三命不齒是為上士者其爵稍尊故特設席於尊東而不與同族者相次也則齒自齒爵自爵而不相踰矣故祭義亦曰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若夫族有七十者則其年尚尊雖有三命者亦不敢先之則依然貴親尚齒矣以此見周人親親貴貴尚爵尚齒蓋並行而不相悖矣然周人必以是禮而寓之於鄉飲者以民之素習於學也鄉飲酒之禮行而尊長敬老之教立民知尊長敬老而後能入孝弟入孝弟出尊長敬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子安也故司徒以陽禮教讓者教以此也鄉大夫以禮禮賓與者禮以此也黨正掌教飲酒禮事者掌以此也故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雖然鄉飲之禮司徒黨正固教之也鄉大夫必三年而始一行先王謂此禮之不可蹟也故令黨正於國索鬼神而祭蜡之日乃大會民而飲酒而寓是教焉夫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百物而索饗之以祭八神之有功於農也蜡祭之日天子且以黃衣野服而與田夫野老相周旋於溝豆之間籥章曰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吹豳頌者告農功之成也擊土鼓者存古樂之本也息老物者當物之既成勞農以休息之也吹豳擊鼓與民休息其浹洽之意何如哉故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今黨正以此禮而行於黨序其相接之意可知也行鄉飲之禮而尚齒以見先王之節民以禮行鄉飲之禮而祭蜡又見先王之漸民以仁

遷邑

易曰安土厚乎仁故能愛先王必使民安其土而不失其本心之仁則有相親相愛之意是以大司徒令民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族使相葬黨使相救州使相賙鄉使相賓此皆使民安土而厚乎仁也族師所謂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比長所謂相受相和親有罪奇衺則相及皆此意也故孟子曰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亦是見成周井牧之內鄉閭之中無非安土厚仁之民也令考之比長有曰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邦為之旌節而行之遂之鄰長亦曰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胡為而聽其遷徙也蓋司空量地制邑度地居民雖曰地邑居民必參相得然而生齒日以繁餘夫日以衍必有不便其居者不從其

從則將何所容受哉漢人議徙寬鄉[illegible]者爲之慮人自狹鄉徙寬鄉者聽之亦此意也然徙問中[illegible]有所授而後徙徙于他鄉者必有旌節而後行[illegible]以爲疑而妄徙者此無所容彼無所授遇其[illegible]節所謂無節者有幾則不逹而以圜土内之[illegible]不罷作勞者相聚爾如此則周人雖曰[illegible]徙亦[illegible]自爲去就邪蓋嘗因是而考之王制有曰司徒命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illegible]古人所以移民者以其不帥教故也至如[illegible]師之移民通財亦以其凶荒相䘏而暫[illegible]徙如此豈有輕棄家室離墳墓舍兄弟[illegible]而轉徙他鄉者

哉後世不明此意至有徙五姓大族實關中者有徙河東四十萬戶以實邊者夫安土重遷之心誰獨無之上之人亦奚忍爲此與抑又觀之周之於民固未嘗聽其輕徙至於國都之遷尤爲事大體重周公豈慮不及此邪在太卜則曰國大遷則貞龜占卜遷也在太史則大遷國抱法以前言營國也然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國遷一事與國危立君二事並舉必致萬民於外朝而詢問焉誠以邦畿千里惟民所止不獲已而有徙都改邑之事誰獨無安土重遷之心然遷而問之必民有所樂而後可也非以國遷而[illegible]以民遷也昔商自契至湯八遷又至盤庚五遷惟視民利用遷爾苟有不平必登進而胥告之未始強其行也以邦之遷繹晉之遷新田亦惟民之是利況聖人舉事之審乎觀周人之重民遷必官有所授而後行有以見官民之相統觀周人之重國遷必民有所詢而後行有以見君民之相孚

社稷

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有國則有社稷矣古者立君則曰奉社稷取女則曰共社稷以死國則曰死社稷去國則曰去社稷社稷之重亦明矣是故大司徒辨制邦國都鄙之畿疆而首設社稷之壝小司徒乃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封人掌設王之社壝而樹之凡封國則設其社稷之壝造都邑亦如之以此見王畿都鄙邦國皆有社[illegible]原成曰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於社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此社稷之神然也大宗伯則以血

祭祭社稷小宗伯大裁類社稷則爲位肆師[illegible]舞社稷之祭祀太祝國有大故天裁則彌祀社稷禱祠小[illegible]則掌珥于社稷凡所用事於社稷者豈非以其與天時相[illegible]答歟是則掌勝國之社稷祝號以祭祀禱祠士師則爲勝國之社稷而爲之尸是亡國之社稷亦存矣古人崇重社稷如此是非以其與國祚相爲存亡歟故載芟之詩曰春祈社稷良耜之詩曰秋報社稷也豈非以其與歲事相[illegible]歟然古者之奉社稷犧牲必成粢盛必潔苟有旱乾水溢之災則變置社稷說者謂湯伐桀時旱明牲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柱而以棄代之欲迁句龍以無可繼者於是故止如是說則社稷可以變置其神乎曰此即太宰祭祀馭神之[illegible]也蓋擧人之制祭祀也以勞之國

則祀之能禦大裁則祀之水旱爲沴故社稷不享矣故變置者變易其祭祀之禮而已豈與社稷之神而改易之歟湯之遷社祀棄也以棄之功大於柱也非以旱而遷也且湯既伐桀欲遷夏社猶以爲不可勝國之社猶不可遷則必無遷句龍之意何龍不遷則遷柱祀棄者必不以旱遷之矣漢人除秦社稷立漢社稷豈識周有勝國社稷之意乎鄭肖以封人考之曰掌設王之社壝而不言稷鄭康成謂社稷之細也若是則周人果重社而輕稷乎后稷周之先祖周人祀之以爲稷周之今祭尤宜加敬今考之周禮宗伯師甸則用牲于社太祝大師則宜于社大會同則宜于社小祝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大司馬蒐田獻禽以祭社大司寇大軍旅則涖戮于社類皆言社而不言稷遂

以稷司稼穡之事非師旅田役殺伐之事可況也周人祖以后稷而郊祀之以配天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非社事配地之所得比也觀封人言設王社而不言稷又以見周人尊祖重農之意歟

教胄

國子之教尚矣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教之以直寬剛簡相濟之和猶周人樂德之教也教之以詩歌聲律克諧之倫猶周人樂舞樂語之教也虞則合而爲一周則分而爲二屬之教官禮官教官師氏則教以三德三行保氏則教以六藝六儀禮官大司樂則教以樂德樂語樂師則教以小舞大胥則致諸子合舞合舞小胥則徵令學士而比之觵其不敬者撻其怠慢者皆是則

成周國子之教尤詳於虞矣然分而爲二者蓋師氏保氏教國子之在宿衛者大師樂師等官教國子之在學校者隨其所在而皆有教焉至如夏官之屬有諸子者掌國子之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是亦國子之教何以在夏官之列蓋所謂國子者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諸子所掌乃國子之倅倅貳也既非師氏宿衛之責游又非大胥學士之版籍故使諸子教之其義所謂庶子是也教國子而不遺庶子見成周教胄之法爲尤詳今觀師氏曰三德而不曰六德曰三行而不曰六行保氏既教以六藝又加以六儀與司徒三物不同以其所游子弟與六鄉之民異故其卿曰有詳略之殊然其爲教則一也又觀大司樂曰教樂德曰

教樂語曰教樂舞雖其爲名不同然皆德行道藝之物也教以樂者以樂之感人也深其化人也易此與虞之典樂教胄子王制之樂正教適子者同意也然教國子皆曰教而保氏獨曰養國子以道道也者又非口舌之所能喻也以之養其心則三者之教始可得而施焉此又與司徒言鄉三物教民而不言道同意也不惟是爾師氏曰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中者教之以爲法失者教之以爲戒如此則達之於政事然後可以涖臨政矣周人之於國子其教之也詳其責之也深其養之也至則其任之也重蓋以公卿大夫之子席父兄之寵豢宮闈之安未離襁褓已列搢紳不限才器歸居祿仕恬恃世祿則鮮克由禮不可臨政則涖事惟煩苟無教養之素以薰化其氣質而保護其

德性將何以責其有中和孝友之行有興道諷誦之文動容周
必中乎禮節奏不必比於樂與時治官處民不欲授之以政使
之皆達其可得乎此周人所以詳於教國子也當成王時魯公
之子伯禽衛康叔之子牟齊太公之子伋皆事成王他日皆為
顯諸侯此非國子之驗也然師官考之文王世子曰師也者教
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而輔翼之而歸諸道者
也此二者太子所賴以成德者也今師保氏詔王媺諫王
惡之外惟及國子而不及世子鄭康成乃曰國子公卿大夫之
子弟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以君臣父子長幼之道鄭氏毋
亦因禮記之說而為是言歟古人必使世子齒於學者欲使之
知所齒遜也今周禮不言世子齒於國學成均之學惟曰合國

之子弟教焉又不言世子齒於師保行藝之教惟曰國之貴游
子弟學焉何以知其世子亦齒也愚按文王世子周公之相成
王以為世子則無為也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
令成王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然則師保等官不言教世子之
法意者亦抗世子法於國子使之與世子居乃其所以為教歟
又按夏官諸子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是
國子之於世子蓋相與周旋者也况周人所以共養世子者固
與王后同其禮然獨膳夫之正膳不會如庖人酒正外府司裘
等官只曰惟王及后不會則是世子之膳羞飲酒衆服皆會矣
其所以遏奢慾而防縱傷者又教者道也周人之教世子初豈
一人一日之積哉自漢以來設官訓儲如師傅家令之屬職非

不備至於國子之教缺然不聞是以子弟率多驕蹇職此之由
求其所以訓飭者非學術數則適[illegible]周人師氏以德保訓
以道之意安在哉至唐有師傅[illegible]太子之官屬備
矣有祭酒有司業有監丞國子之[illegible]太子自太子國
子自國子一傳而衆咻一暴而十寒[illegible]德未聞有補
也曾不思古人以大樂正造士而[illegible]太[illegible]之元子卿大
夫元士之適子與夫國之俊選[illegible]道而[illegible]與國子相遜
者異日將君我也今日之與世子相[illegible]者異日將臣我也則其
相與周旋相與揖讓其見聞移養之助[illegible]故曰欲教世
子當自教國子始

諫官

周官三百六十屬分職聯事可謂纖悉而獨諫諍一職缺然而
不講僅一師氏掌以媺詔王一保氏掌諫王惡一語而已昔召
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今之師保固非周之師保也周公以三
公之師保不必備乃設為師保二氏而以中大夫下大夫二人
為之其職甚卑以任甚重意者言責之所由係也然師氏論王
以德故曰以媺詔王不知所[illegible]著何媺保氏訓王以道故曰諫
王惡不知所謂者何惡夫陳善而閉邪順美而救惡此臣子職
分之所當然也然既謂之師保詔之以媺諫之以惡不過一言
自教國子之外則師隸而守王門帥屬而守王闈而已其餘則
祭祀賓客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而已其於拾遺補
闕繩愆糾繆之事殆若有不屑焉愚以二官考之則皆守衛王

宮者也其教國子以德而養國子以道者亦皆守衛之以居王之左右前後備王之顧問應對蓋已術於其素於嘿嘿之中而何以昌言爲哉潜格其非於冥冥之中而何以訕諫爲哉然其師氏之教國子以德者乃其詔王媺也保氏之養國子以道者乃其諫王惡也然師氏專詔以媺保氏專諫其惡是師氏之職尤重焉蓋必有師氏涵養於其先而保氏特正救於其後而已是以書言師氏必備於虎賁綴衣之列詩言師氏而但於膳夫趣馬之行但言師氏而不言保氏者誠以出入起居侍御僕從之時在王所而與爲善者師氏之功居多也一或有過則保氏從而正救之故曰掌諫王惡一言而已豈必如後世之以諫名官邪又況周之設官分職平時之詔王爲治者不一人也冢宰

則詔王馭臣民詔王廢置百官府司會則詔王廢置天府則詔王察羣吏之治虞人則詔王殺國用太史閏月則詔王居門小史則詔王忌諱內史則詔王聽治司士則詔王治小臣則詔王法儀長幼尊卑無非詔王之職出入起居無非詔王之時是不特一師氏詔王而已也以至臣民之復逆太僕達之三公孤卿之復逆小臣達之羣吏庶民之復逆御僕達之民有可諭則有外朝窮有可達則有路鼓苟有過惡豈有不得聞者哉是又不特一保氏諫王而已是故瞽誦詩諫則瞽矇之官得言矣士傳言諫則士師之官得言矣商旅市議則司市之官得言矣獸臣有箴則山虞之官得言矣巷伯傷讒則寺人有言矣揚觶飲酒則膳夫有言矣古人不以諫名官而人得以諫雖至春秋此意未泯則先王盛時所以養敢言之氣而開直言之路其氣象何如哉自漢武置諫大夫專掌議論於是乎有諫官之名然周有司諫一官特以糾民而已保氏雖曰諫王而未嘗以諫名官何漢人之示天下以狹也鄭昌訟寬饒則曰臣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鮑宣論何武亦曰官以諫諍爲職不敢不竭愚夫職在諫諍而後得以言事非諫諍而言事寧不越職乎愚故始疑周人之不設諫官而終喜周人諫諍之路廣始喜漢人之專設諫官而終咎漢人諫諍之路狹

和難

復讎之說漢唐儒者多疑之至伊洛門人亦惑之五峯胡氏三山林氏則疑之尤甚然皆以復讎爲之不知周人設官謂之和

難雜者猶災眚之謂也民有眚災過眚故從而諧和之以調人一職而繼於司諫司救之後正以消弭其仇怨之風而養成其渾厚之俗也今以其職攷之曰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謂之過者是以過誤殺傷此在秋官司刺有過失之人皆在所宥也先王重民物之命固不忍見其殺傷然亦憫其過誤之至此故有調人以百姓成之平亭其忿而和解之成以百姓聚勸之而可以已也不然則聽民之相殺相復豈先王之所樂聞歟又曰凡有鬭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曰怒者是其忿怒相鬭此在地官司虣有鬭囂之人皆在所禁也先王重鄉閭之義必使之相親相愛豈能容其忿鬭之至此故有調人爲兩家成之不從者書之先動者誅之先動而誅

則民畏之而不敢爭也不然則聽民之相忿相鬬豈先王之[illegible]能容忍歟然鬬忿者雖之細也成之可也君父兄弟師長主友有被人誤殺傷者成之而使勿復得無傷臣子僚友之義乎是故調人又有和難之說而使之相辟君父之讎則辟於海外以其有不共戴天之怨也兄弟師友之讎則辟之千里之外以其有不反兵之怨也從父兄弟主友之讎則辟之不同國以其有不可同國之嫌也或曰親之讎辟海外則可也君有被殺亦可辟乎君蓋謂凡為君長者如春秋之出奔可也若天王之讎則亂臣賊子無可辟之地矣或又曰君父兄弟有讎可也師長主友亦有讎乎蓋師以賢得民長以貴得民主以利得民友以任得民此九兩之所聯綴者為僚友者豈可忘於乎凡此皆因過

誤而致殺傷者在唐虞則有宥過無大眚災肆赦之例在成周則有眚災極宥時不可殺之則雖曰赦之聖人恐傷其臣子僚友之義必使之辟而後可以無讎辟諸海外猶近諸四夷也辟之千里與不同國猶屏諸遠方也趙商問鄭康成曰春秋之義子不復讎非子臣不復讎非臣此何為而然鄭氏曰仇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否乎此說是也如和而不肯辟則是不從王命也故與之以典瑞穀圭和難之瑞節而使得以自執之故朝士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是也若夫凡殺人者不書於士而自反殺之彼固有殺人之罪此亦有專殺之非故又使邦國交讎之是皆不可容於其國而使之交相辟也然或者有非過誤殺人以其人

之有罪惡而殺之合義者如朝士所謂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之類是也彼被殺者豈無子孫有報復之心然其人罪在可殺雖不以告官而殺之而其義則非可讎也故惟辟之不同國而使之不得以為讎讎之則死是不容其子孫之得相復也群攷其官無非講解其難而開導其和使之不得胥戕胥虐其調伏人心涵養風俗亦厚矣故調人曰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官名曰調民難曰諧其意明甚儒者尚何疑乎或者則曰如周禮之說則皆無讎可復矣而記禮者胡為而有居父母之仇弗與共天下居昆弟之仇弗與同國居從父母兄弟之仇主人能則執兵以陪其後又胡為而有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弗反兵交友之讎不同國曰記禮之言子孫復讎之心

也周禮之言國家和難之法也為人子孫誠不可忘復讎之義而先王立法終不忍開忿鬬之門和而辟之則復讎之怨可以釋不辟而執之則復讎之義可以伸先王亦何嘗盡禁孝子順孫之復讎哉不然魯莊不能報齊之仇春秋何以深咎之也

昏禮

嘗讀三山林氏辨以為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亂人倫之本開淫慾之門莫此為甚初亦竊以為疑徐而思之詩三百篇首以夫婦為本夭桃周南詩也美其男女以正昏姻以時摽有梅召南詩也美其男女得以及時野麕一詩雖當亂世而被文王之化則猶惡無禮蝃蝀一詩雖以亡國而被文王之化則亦恥淫奔豈以成周盛時爲以禮而有奔者不禁之

事乎善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 [illegible]
者昏禮必問名必納采必 [illegible] 親迎必行六禮 [illegible] 而後 [illegible]
誠以婚姻人倫之大 [illegible]
女地官司徒以陰禮教親 [illegible]
也豈於媒氏而獨不致謹 [illegible] 乃會男女而行昏娶之
禮此常禮也然昏娶非必盡以仲春行 [illegible] 媒氏以是月而令
會之此正有女懷春之時也詩人 [illegible] 星在天之詠正謂是爾於
是時也苟有故不得行昏禮則有不待 [illegible] 而行者此謂之奔奔
非鑽穴相窺 [illegible] 相從之謂也特以其凶荒札喪而不得備其
禮爾有不待親迎而行爾豈若桑中之所謂奔乎故下文曰若
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 [illegible] 其細 [illegible] 凶荒札喪之變有不待禮而相
奔者則有罰 [illegible]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七曰眚禮十
曰多昏蓋 [illegible] 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
故下文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是三十而未娶二十
而未嫁者皆 [illegible] 有故而會之則夫仲春之月苟有故而奔
者雖不禁之不 [illegible] 乎林氏又曰天下之大產子者不知其幾
一日之間嫁娶者不知其幾媒氏皆書之得乎不思周人六鄉
則有比閭族黨之聯六遂則有鄰里鄼鄙之聯民自生齒以上
皆書其數媒氏一官在鄉官之後 [illegible] 有不可得而書耶媒氏之
會男女特因其年齒 [illegible] 之中使之
會合男女各以類作合爾故曰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中
[illegible] 令會男女令之 [illegible] 民而非媒氏一一而為之判合也不然
則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使 [illegible] 家至而戶曉之邪然
而古之嫁子娶妻入幣無過五兩則 [illegible] 昏姻之 [illegible] 而嫁娶
之儀實略也畧其儀而詳其禮此嫁 [illegible] 之所以 [illegible] 而男女之
所以得正歟若夫男女之有陰訟 [illegible] 之者 [illegible] 者故聽
之于勝國之社鄭氏謂不當 [illegible] 非也 [illegible] 行 [illegible] 聽訟召
南美之大車不能聽訟則刺詩作 [illegible] 亦不 [illegible] 邪然則聽
于勝國之社者蓋以婚姻不正喪國亡家之 [illegible] 于亡國之
社以示戒焉觀此則先王正夫婦為風天下之本亦可見矣

市治

先王授民以井田足食也制商以市廛通貨也太宰阜財之職
而與稼穡並任司徒通財之事而與稼穡同須誠以食足貨通
而後教化可成也是以匠人營國則前朝而後市內宰建國則
佐后而立市市者所以通商賈而阜財也然而王后有陰陽之
別朝市有義利之分古人先教而後利則市之治教刑政量度
法令之設豈徒然以權衡制 [illegible] 於其間耶司市為市官之長故其
政令為詳 [illegible] 賈人 [illegible] 司市之結信也廛人則掌斂布即
司是之行布也 [illegible] 禁即司市之禁 [illegible] 也胥師則掌均
市價即司市之成賈也司 [illegible] 則 [illegible] 其 [illegible] 市者即司市之禁慝
也司稽則持其邪禁者即司市之去盜也 [illegible] 度以守門
肆長則陳貨賄以 [illegible] 即司市之執 [illegible] 也至於泉府一官
乃斂 [illegible] 貨以利商 [illegible] 以利民即司市之同貨斂賒也其餘
司門司關掌節等官 [illegible] 同賈之性來察貨賄之出入與夫征

禁符節之事亦即司市之通貨賄以璽節出入者也然致其治
市之政大要有三一曰均通利二曰禁爭利三曰二起利朝
時而市商賈為主以其市貨之多而可賣價也日趙而市百族
為主以其家貨所出而得賣賣也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以
其資商賈百族之貨而得夕賣也此豈非通民之利而必使均
乎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市非遊觀之地而國君過焉必有所規
於民君尊而不可行罰故使之赦刑人而施惠以為悅也夫人
過市則罰一幕世子過市則罰一帟命夫罰蓋命婦罰帷以過
市而必有罰況敢與民為市邪此豈非爭民之利而必有禁乎
凡市偽飾之禁在民在商在賈在工者皆十有二此禁偽而除
詐也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

靡者使微此禁物靡而均市也又豈非民趨末利而必有抑之
者乎昔者神農氏作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百物之貨交易
而退各得其所此市之所由作也而聖人必先之以聚人曰財
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毋亦曰生財有大道國當以義為利
不當以利為利歟或者則曰孟子嘗譏市廛而不征又曰關市
譏而不征今考之廛人有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之斂泉
府曰學市之征布司門曰幾出入不物者征其貨賄司關曰司
貨賄出入與其征廛是市廛門關有征矣說者乃謂孟子之說
是文王治岐之初政姑從簡易以便民至周公始增其制豈其
然乎不知先王之制既稅其物則必不征其廛既征其廛則必
不稅其物二者通融而行所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是也至

司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則司市偽
飾之禁也輕則征重則舉不亦宜乎司關司貨賄之出入掌其
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亦其犯偽飾
之禁而不敢從關出入者輕則出征廛之稅重則行舉沒之罰
亦宜也初豈於商賈之常物既征之於市廛又征之於門關乎後
人不明此意徒見周人有市廛門關之征遂以四者合取而並
行之商賈之亦重困矣故戰國之時亦有知其非義而請輕之
此所以發孟子之論也故必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
官之法度不然則如劉歆之輔王莽開五均設六斡長安洛陽
邯鄲臨菑宛成都諸處皆立五均商市錢府官列肆呈　謂舍
皆有征其下騷然受其弊矣後來王金陵亦以周禮　為新

法其害尤甚斂布變而為房廊錢廛布變而為白地錢質布變
而為揭罰錢總布變而為不係行錢有如小侯奏議所謂負水
拾髮擔粥提茶者有免行效一廛人之法而遺害至此周法果
如是邪又況市易置務而謂周人之司市以呂嘉問為　易官
括克細民聚斂滋甚內帑出錢數百萬以為本遣人於嶺南諸
廢市貨以壓商旅之利此與漢人置均輸唐人置疾亦同意爾
是豈司市之法哉不特此爾小府一官以廛人所斂　布斂其
不售滯用之貨以其價買之使商賈之民不至失利所以利商
民也物揭而書其價以待不時而買者因祭祀喪紀之貴賒而
貸者則亦授之所以利居民也恐其不時而買者有豪民乘急
而牟利則必從其所抵根同而後予之又恐其賒而　大姦

民不急而妄用則必與之有司辨認而後授之所以防蕪民也若夫賒而買者則有期而取償祭祀無過旬月喪紀無過三月以責其必償也或有貸而至久者則以國服為之息謂以國事之所出之税為息如載師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之類是也賒則有期以取償而民不至於廢事以償則有税以為息而民不至於妄貸又所以䘏民財也然所斂之財民財也以其財而濟民急宜也此又旅師之聚耡粟屋粟間粟乃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財春頒而秋斂之為旅師所聚之粟民粟也以其粟而拯民艱亦宜也頒之以春則民有以濟其乏而斂不至於騰踊斂之以秋當粒米狼戾之時而不至於大賤傷農頒言平者欲其惠利之均也然旅師不取其息而泉府

則收其息以貸與粟不同也鄭康成何據而謂旅師以國服為息豈有以粟貸民而可以取息乎劉歆謂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遂使王莽下開賒貸之詔月取錢三百為害極矣王金陵又誤此意乃立青苗之法春散十千半年則出息二千秋再放十千年終又出息二千歲息四千是過周官一倍而乃以國服為息藉口青苗之貸不問其欲否而槩予之謂為旅師之平頒不計其遠近而強責之謂為泉府之賒貸假忠厚之法以行侵漁之私切䝹恤之名以濟刻剝之害深哉

水利

司徒言井邑遂人言溝洫非鄉遂異制也蓋井邑定田畝之多寡以出税故以四井四邑之溝洫定水道之大小以興利故以十夫百夫言鄉言井邑則遂之田賦亦如之遂言溝洫則鄉之水利亦猶是互文以見義爾按匠人為溝洫與遂人之名本同鄭康成雜以司馬法丘甸旁加里數以治溝洫之説所以紛紛今以周禮為定遂人曰夫間有遂言一夫百畝之田必有遂匠人曰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此言十畝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此一夫之遂是也遂人曰十夫有溝井方一里田九百畝此言十夫舉成數也十夫千畝之田必有溝匠人曰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是也遂人曰百夫

有洫言十里萬畝之田必有洫匠人曰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也遂人曰千夫有澮言百里十萬畝之田必有澮匠人曰百里為成成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是也遂人曰萬夫有川言千里百萬畝之田必有川匠人曰專達於川是也遂人言千里之地故及萬夫匠人言百里之治故止一同亦大率十遂而通一溝十溝而通一洫十洫而通一澮十澮而通大川周田百畝之間水溢則可以洩害旱乾則可以儲利無溝洫其何以為井田乎既為遂溝洫澮川以備灌溉又為徑畛涂道路以通往來推之以達于畿則通鄉遂皆然也不惟鄉遂為然按司險掌九州之圖設五溝五涂而達其道路五溝言遂溝洫澮川也五涂謂徑畛涂道路也以此見溝洫之制通九州皆

然也然遂人特言溝洫之制亦而稍人一官又教民以作田
爲水之法焉以豬畜水以防止水備乾涸也以溝蕩水以遂均
水欲流通也以列舍水以澮寫水防泛濫也天時之乾溢不常
而地利之肥瘠有節此農夫之所恃以无恐然此歲事之所以
登豐歟或曰先王井天下之田以均天下之水溝洫澮遂之通
於川當无地不然也何至秦漢而鄭白猶得以專二渠之名哉
周人遂人之法不通天下而水利猶有所遺歟大抵井田與溝
洫通行秦人廢井田則與溝洫俱廢矣鄭白能興二渠以廣
灌溉之利而溝洫之制已不復古一方雖蒙其利而能為天下
興利者幾何人哉井田之法既壞溝洫之利不行吾恐天下不
能皆鄭白也

重農

周人以農立國自后稷以來稼穡有家今觀周禮而知周公於
穡之教為甚詳太宰九職之任一曰三農司徒十二職之綏一
曰稼穡其重農之意可知矣小司徒之井牧立田制也遂人之
溝洫興水利也草人辨其地之剛潟墳壚辨壤墾也稻人掌蓄
水之畜止均溝防旱澇也一稼穡之教司徒既教之遂人又教
之一耕耨之趨鄙長既趨之里宰又趨之一種稑之種舍人既
縣之司稼又辨之一墝惡之地旅師既等之土均又均之用力
不過三日恐其奪民時也起役無過一人慮其妨農業也田不
耕者出屋粟懼其游惰而不勤也民無職者出夫布憂其怠
而逐末也甸師何預於農而帥屬以耕王藉所以勸天下之力

田內宰何關於農而帥宮以獻王種所以示天下之重農也
曰預卜來歲之芟而為田除害之慮社之日預卜來歲之稼
而為旱乾水溢之備其始也於田祖而祈年以祈農事其終也
享百神而祭蠟以報農功凡有可以佐百姓力農者無不設官
而勸導之且以成周盛時天下之田皆井矣天下之民皆農矣
有田可耕何患其不耕有土可稼何患其不稼而周公必為之
纖悉區畫者蓋以農者天下之本食者民之天農不耕則食之
食不給則傷生既思所以厚其生又思所以利其用既思所以
與其利又思所以除其害先王拳拳重農之意如此百姓豈有
不從事耒耜而服勤田畝哉是故周詩有曰雨我公田遂及我
私在民則有先公後私之意致發亦私終三十畝在君則有先

私後公之心君民上下皆相勉以農功不啻如父兄子弟則其
農蓋有不待勸矣乎先王有田以授民且為之區畫如此後世
民有欲耕而無田者上之人乃坐視而不恤所謂勸農者是不
至百畝口不問菽麥當春一游不過應故事而已豈真有重農
之意哉雖然周人雖曰重農而實以士待農而不以農待農也
六鄉六遂之民皆授田之農也鄉大夫三年大比之賓興遂大
夫三歲大比之興甿皆於鄉遂中得之耕則為井邑之農學則
游於黨庠之序居則聯夫家之數出則預閭族之書教之以稼
穡者所以勸農也教之以游藝者所以教士也向也民數獻數
之登必拜而受之藏于天府所以重農也今也賢書能書之登
亦拜而受之藏于天府所以重士也豈非以藏於農則其待農

亦[illegible]詩云十月穫稻為此春酒曰殺羔羊躋彼公堂又曰或[illegible]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夫以農之躋即前日穫稻之夫髦士[illegible]即平日耘耔之[illegible]以[illegible]井田之行不惟兵農不分而士農亦不分利[illegible]

山澤。

昔晏子謂齊侯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征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是以民人苦病夫婦皆詛晏子之為是言也是知山澤之利先王未嘗不與民共之也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韓獻子獨不可曰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獻子之為是言也是知山澤之利先王以來未嘗禁民自取之也是故古之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而九州山川澤藪之名皆職方氏之所掌至於山林川澤之利宜有可與侯國共者則命山師川師辨其名而領之使致其珍異之貴而已夫不封以山澤之大者將以拜諸侯之修心而謹天子之守地也必須以山澤之利者將以示諸侯之公心而均天下之利源也先王於畿外山澤尚為之職悉區畫而況畿內之山澤乎大抵山林川澤民之所取財用利至博也不公其財則是山海天地之藏而為一人之私有是與民爭利也不為之[illegible]則是山澤國家之寶而聽百姓之自取是縱民趨利也先王不與民爭山澤之利亦不縱民趨山澤之利是以太宰以九職[illegible]萬民而五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則是官

不得私也至地官之[illegible]則有山虞令萬民以時斬材澤虞[illegible]餘於萬民田獵者得[illegible]授迹人之令取金石丱人者得以受丱人之國羽翮齒角之[illegible]皆山澤之農所得取絺綌章貢之材皆山澤之農所得為以[illegible]染草灰炭疏材互虞[illegible]皆山澤之民所得有也此之謂與[illegible]共財既而太宰又以九賦斂財賄而五曰山澤之賦則是民[illegible]得擅也至地官[illegible]為山虞則掌山林而為守禁林衡則掌巡[illegible]林麓之禁令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澤虞則掌國澤而為厲禁川衡則掌巡川澤之禁令以時執犯禁者而誅罰之迹人則掌邦田之地為[illegible]而守之丱人則掌金玉之地為厲禁而守之齒角羽翮以當邦賦則角人羽人斂之絺綌草材以當邦賦則掌葛斂之以至[illegible]則掌染草掌茶掌蜃屬無不以時而徵其物也此之謂禁民趨利蓋古者鄉遂之民皆為農農皆受田田皆出賦推知有田之可業不知有利之可趨獨為山澤之民不專恃田畝之業以為生往往資山澤之利以為業利多而民必競末重而農必輕故先王既許之以共財而必禁之使不至於趨利以滋末二者並行而不相悖此其所以無曠土而無游民歟自齊桓公問管仲何以為國而管仲對以擅管山海為可耳於是鹽筴之利始為侯國之私而先王與民共財之意失矣此山澤之一變也漢人以山澤租稅共奉養歸之少府若私之也然賦斂[illegible]居上利猶在民至吳王國處東南得以招集亡命鑄山煮海[illegible]富其國遂至叛逆而先王禁民趨利之意又失矣此山澤之再變也迨夫[illegible]大治如孔僅咸陽者

出乃盡取天下[illegible]鹽鐵一[illegible]婦公上一孔不遺於是山澤
之賦皆變為權[illegible]矣此山澤之三變也自漢武後邦計惟鹽鐵
之是資國命惟鹽鐵之是議吁山澤之賦果有所謂鹽鐵
者乎

囿遊

苑囿遊觀之戒古人常凜凜於此盤遊逸豫無是也而戒形
焉外作禽荒無是也而訓作焉恒于遊畋淫于是也而常以
是相儆焉盤于遊田文王無是也而亦以是自儆焉蓋古人以
遊田逸樂為戒則必不為苑囿之盛遊觀之處矣然讀詩至靈
臺有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則文王之有
囿明矣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孟子曰於傳有之孟子雖不盡信
其有而亦未嘗言其無也文王囿獸與于遊田觀為而為靈囿
之作蓋遊田不可無而苑囿亦不可無也遊觀之心天理之所
必有人情之所不能無樂之而不流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
縱情而不返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古人為苑囿游觀之地
固非縱情而滅其天亦惟循理而盡其情耳周禮囿人一官
掌囿遊以牧百獸鄭氏謂囿若漢之苑游為離宮養獸以宴樂
視之如漢掖庭有鳥獸自熊虎孔雀至於狐狸鳧鶴無不備觀周
公作無逸以戒成王必曰爾其無淫無逸于遊于田今設囿遊
以為宴樂之玩安能禁成王之逸遊也哉蓋以一人而尊居萬
乘富有四海安能盡絕其逸遊之樂使之坐受束縛如牛馬然
財用固有節不能盡禁其玩好膳羞固有常不能盡徹其珍異
服器固有制而亦不能盡絕其燕褻宮室固有度而亦不能盡
塞其囿遊如必使之耳目有所不得施手足有所不得佚心意
有所不得適夫人且不能以自克而亦何樂於為君也一旦人
情有所不能堪天理有所不能制一潰一開隄防一決則將奔
突橫流而不可禦將有盤遊無度而為有洛之畋流連無厭而
為瓊臺之觀豈特囿遊而已哉然周公之設囿遊也惟以刖者
守之如閽人所謂每門四人囿遊亦如之是也以刖者而守囿
則天子不近刑人而刖者亦不能從王而為馳逐禽獸之事矣
囿人以中士四人下士八人為之其徒有八十人所以牧百獸
也喪紀賓客祭祀則共其獸物而已然囿遊而無一語及宴遊之
事觀夫冬官小臣王燕出入則前驅則謂若今遊觀於苑是成
王未嘗不為遊觀也而小臣以太僕之屬為之前驅又豈有馳
逐禽獸之事哉鄭氏以囿比漢苑以遊比漢宮以獸比漢獸則
周之制果有如漢之麗者吾恐後人因之苑囿未必無增而亦
有擊兔伐狐之習池籞未必能罷而必有射熊布騎之娛矣然
周公之作周禮其言囿遊也止於牧獸正所以存人君天理之
秦而示之以制度之節觀鄭氏之註周禮其言囿遊也比之離
宮適所以開人君人欲之縱而導之以制度之奢

制祿

比宮餘問周室班爵祿如何孟子答以其詳不可得聞則是周
人制祿之法至戰國無存矣考之周禮周官三百六十皆有祿
秩多寡之制內史掌王制祿則貫為之以方出之是祿秩必有

定數也司禄中士四人下士八人鄭氏以為王班禄則是禄秩之制内史贊之而司禄班之夫周人法天地四時以建官定三百六十以分屬至於禄秩亦必以天之司禄而命官既法天以建官復体天以制禄今以□□之官獨□何也意者周人班禄之制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遂鉄而不復傳歟然司禄之官雖缺而散見於他書者尚可得而考也大抵古者賦禄以田公卿大夫有功徳者皆有采地如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是也其未有采地者必有圭田如載師之士田孟子所謂卿以下必有圭田是也王制曰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天子三公之田視諸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孟子亦同此分田制禄之等然也以是推之則周人班禄之意可知

周禮綜會元第三十卷　二十五

矣其不可以受田者則有稍食王宮之宿衛則宮正均其稍食后宮之人民則内宰均其稍食至於士庶子及衆庶在外之守城郭溝池者則掌固均其稍食敗夫圍師府史之吏在宮中者則校人等其□食内外朝官吏習治文書者則槁人共其冗食若此者所須有常数所給有□之負其禄秩則出於廪人之所藏以待匪頒賙賜稍食者司禄□取之於此而領之於宮正内宰其官使之相均給繳夫周人之□一禄必使司禄班之使宮正内宰等官自給之不□於官吏之□□歉而且有以養士大夫之廉耻今世班禄有所謂打請有所謂□□養夯盖□□在糧料院而使士大夫自請甚非養廉耻之意□伊川所以在講筵不請俸以緣不免持狀而請豈有庖人繼肉□人繼粟之意哉或者則曰公卿大夫分田制禄可也庶人在官□者不啻萬數不知以何賦禄之按王制孟子曰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耕者所獲如上農夫食九人至□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為差王畿千里之地提封百萬井公田什一之税豈不足以禄庶人在官者哉雖然禄□□苟班禄不苟制司士一官以德詔爵以功詔禄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必有其德而後可以制其禄以任其事而後可以食其□□而後受禄不啻而素食亦周官之所不容也是故宮正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内宰歲終則會其稍食稽其□□歲則均其稍食施其功事豈有食浮於事者邪不惟是也宮伯師歲終則稽其事以制其食稟人則眾其事而下上其食□醫工之微且必求其事之與食

周禮綜會元第三十卷　二十六

相副則三百六十官之屬豈有功忝於禄者耶審乎此則司禄之官雖闕而班禄之意可得而言矣

祭祀

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蓋天之胙君實為神主君之受命惟典神天商辛惟不祀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不祀此天之所以致罰于商而武王之所以數罪于受也周公繼志述事敢不致孝于鬼神也哉周禮一書所以言祭祀之禮甚詳也大宗伯掌禮者也而首及於天神人鬼地示之三禮五禮異用而首以吉禮居其先此正虞朝秩宗典朕三禮之意然太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九貢致邦用一曰祀貢以九式節財用一曰祭祀

之式以祭祀辱其肖而以式法均其財用無興殺等級之辨哉
夫祭莫大於郊丘莫尊於宗廟其次社稷其次山川百神於是
乎有禋祀實柴槱燎之禮以祀天神有血祭貍沈疈辜之禮以
祭地示有肆獻祼饋食祠禴嘗烝之禮以享人鬼天神地祇之
祭一歲間舉而宗廟人鬼之享四時特薦此周禮尤詳於廟享
之禮也且先王致嚴於祭祀其物曰牲曰粢盛曰豆籩曰尊
彝曰珪幣而已今以周禮考之太宰贊王牲司徒奉牛牲宗伯
省牲鑊司馬奉馬牲司寇奉犬牲小宗伯毛六牲頒之于五官
肆師則具犧牲繫于職人牧人牧牲牛人供牛羊人掌羊犬人
掌犬雞人掌雞射人贊射牲封人歌舞牲小祝則辨牲號此嚴
於犧牲之奉然也甸師則掌王籍共粢盛內宰世婦則帥女宮為

為粢盛外世婦則帥六宮共粢盛廩人則掌神倉之穀以共接
盛舂人則掌米物共粢盛饎人掌凡祭祀共盛小宗伯則辨六
齍之名物肆師則表粢盛太祝則辨粢號此嚴於粢盛之奉然
也籩人則掌四籩之實醢人則掌四豆之實內宗則掌宗廟加
豆籩外宗則佐王后薦豚豆籩此則陳豆籩之禮然也酒正以
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司尊彝則掌六尊六彝鬯人和鬱鬯
人共鬯此則陳尊彝之禮然也太宰小宰則贊王幣爵大宗伯則
作玉器奉玉齍肆師則用牲幣典瑞則奉玉器天府則陳寶玉
太祝則辨幣號此則奉珪幣之禮然也蓋人君之所以奉承祭
祀犧牲必成粢盛必潔和氣美羹之必陳嘉玉量幣之必備不
如是不足以致誠敬焉耳其他如司服辨王之吉服幕人共帷

幕幄帟掌次張氈案司几筵設祀先王胙席無非整肅乎祭
祀之美修飾乎祭祀之容亦可謂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者矣然
古人所以交於神明初不繫文飾儀而已鉶羹之共而大羹之
設醴盎之共而醍盎之尚明水之陳而玄酒之貴蒲布之冪而
疏布之用無非貴本反始未嘗貴滋味而美多品也然則交於
神明者其必有道乎按大司樂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
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祇再變而致蠃物及山林之祇三變
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祇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祇五變而致
介物及土祇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又曰六變則天神皆降可
得而禮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物
何所致而鬼神祇果何所降邪然之於文不過聲音節奏耳始

焉格天神地祇人鬼以禮終焉格天神地祇人鬼以樂是豈聲
音節奏之所能感哉蓋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形之於
祭祀享之時既有以合其序寓之於奏歌舞之際又有以合其
和先王之所以交於神明者蓋於此乎寓匆匆乎其欲享也洋
洋乎其如在也豈必真見其來而後謂之致真覩其出而後謂
之禮哉故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誠之不可揜如此
哉然不特此而已尒樂師及徹則帥學士而歌徹徹雍詩也詩
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夫雍雍和也肅肅
敬也徹祭而必歌雍者是其慎終如始也人情敬於始者或怠
於終和於暫者或戾於久於祭之始宜其來之雍雍至之肅肅
於祭之終居然猶不失其和且敬亦誠之極也此先王所以交

於神明之道也若夫辨祭祀之名爾雅祭名之制則有先儒辨說

右

郊廟

周官祀典悉既略論之矣有如郊丘之分合宗廟之禘祫此尤祭祀之大者諸儒紛紛之論不得不辨中庸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者其如示諸斯乎甚矣郊禘之制不可不明也按大司樂冬日至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日至澤中方丘之制則曰禮地祈圜丘禮天方丘禮地則天地分祭明矣天神則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之類是也圜丘祭天則合天神禮之地祇則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之類是也方丘祭地則合地祇禮之康成謂天神主北辰地祇主崑崙且以為皆禘大祭則非矣蓋冬至陽生天屬陽故冬至於圜丘陽位以禮天神夏至陰生地屬陰故夏至於方丘陰位以祭地祇此天神地祇之祭必求諸陰陽之義亦如禮東方則以立春禮青帝於東郊禮南方則以立夏禮赤帝於南郊禮西方則以立秋禮白帝於西郊禮北方則以立冬禮黑帝於北郊此則有分祭之禮也先儒以為合祭者徒見詩言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則曰郊祀無天地之分不知詩人但見郊祀天地皆歌此詩何嘗言其合祭也況周禮掌次王大旅上帝則設氈案設皇邸司裘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皆言天而不及地宗伯六器則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天地之禮至有別地與禘則以四圭祀天兩圭祀地是天地之祀至不同也小宗伯兆五帝且兆於四郊而不言與昊天上帝同郊祀況可與后土地祇合祭乎愚故謂郊丘分合之說當以周禮為定按大宗伯曰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禴嘗烝享先王則宗廟之祭名明矣廟享之制始獻有祼次禮既祼而獻有薦腥禮既薦而肆有薦熟禮既薦而饋有饋食禮凡四時之祭皆然也鄭康成謂廟祭有此六享以祫言肆獻祼以禘言饋食則非矣蓋天子四時之祭則曰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三年大祭則曰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也諸侯三年大祭則曰祫合祭於祖廟也大夫三年之祭則曰殷殷以少牢是也春秋傳周禮以肆獻祼饋食之禮加於四時祭祀之上謂禘與四時之祭皆然也有如朝士之籩豆謂薦腥時即獻也饋食之籩豆謂薦熟時即肆也此可知其祠禴嘗烝皆用此禮也先儒兼言禘祫者徒見魯文以即位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太廟是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又禘于太廟則曰宗廟有禘祫之名不知魯之禘祭是僭天子之禮聖人以為非何嘗言天子亦祫諸侯亦禘也況司尊彝言祠禴則有朝踐再獻之禮嘗烝則有朝獻饋獻之禮追享朝享則有朝踐再獻之禮是四時之祭皆有肆獻饋食之禮也宗伯未嘗別其為禘祭之名禘祭且不見與四時之祭並言之況可與諸侯祫祭之禮相混乎愚故謂宗廟禘祫之說當以周禮為據或者又曰郊有六天之名廟有七廟之制可得聞歟曰此亦當以周禮為正也按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鄭司農以昊天為[illegible]以上帝為玄天固非也鄭

威以昊天上帝為北辰耀魄寶蒼帝為靈威仰赤帝為赤熛
怒黃帝為含樞紐白帝為白招拒黑帝為汁光紀帝有異名於
是六天之說至唐而未定吁天帝果可以六名乎嘗觀郊祀配
天明堂配帝蓋以冬至物生之時總祀大神於圜丘而配以祖
故曰配天季秋物成之時專祀上帝於明堂而配以父故曰配
帝周禮本無明堂祀帝之文惟典瑞曰四圭以祀天旅上帝蓋
祀天則總天神旅帝則專上帝亦非謂天有異名也大抵以形
体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昊天上帝則主宰乎天者也五帝五
行之精氣則主宰乎四時故月令以太皞炎帝少皞顓帝黃帝
五德之帝配而食焉如勾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之官配五行
之神此所以有天帝之分焉可以讖緯之言而立為六天之說

乎按小宗伯曰辨廟祧之昭穆守祧曰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
康成曰祧遷主所藏之廟自始祖之後為昭穆又曰廟謂太祖
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廟未有定於是有數廟之議
漢儒紛紛亦至唐而莫定吁祖廟果可以數言乎嘗觀商書謂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以太祖之廟父曰昭子曰穆昭為昭廟
穆為穆廟昭穆各三其餘各以世代佚遷故曰七世之廟孔
且無遷廟藏主之文惟隸僕曰掌五寢註以為五廟之寢蓋寢
廟有五寢猶明堂有五室亦非謂祧廟無寢也大抵正廟則為
廟遠廟則為祧古人言藏主於廟只言祧而不言遷後人言遷
主於廟只言遷而不言毀故祀禮以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
廟而七其遷主則合為[illegible]而以[illegible]遷主[illegible]則修治之以奉新主

未嘗毀之此所以有廟祧之名也烏可以漢儒之說[illegible]數之
廟之制乎愚故謂天帝之名宗廟之制亦當以周禮為正

賓禮

太宰以[illegible]待賓客之治而朝覲宗遇會同之名則詳於宗伯宗
伯既以賓禮親邦國而朝覲宗遇會同之制則詳於行人其禮
籍則掌於小行人其擯相則掌於司儀其傳[illegible]則掌於行夫其
牢[illegible]則掌於掌客其守衛則有環人其送迎則有掌訝其結好
則有掌交[illegible]於六官二百六十屬太半皆預賓客朝覲會同之
事先王之於諸侯其徒為是纖悉委曲繁文而已哉太宰[illegible]伯[illegible]
以賓客親邦國行人亦曰掌賓客之禮以親諸侯蓋[illegible]之以
賓則燦然而文以相接待之以親則憮然有恩以相愛之也

曰先王以建邦國親諸侯蓋謂是也然考之宗伯春曰朝夏曰
宗秋曰覲冬曰遇鄭康成謂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名殊禮
異曰名殊則是曰禮異則非宗伯曰尊而朝覲之禮獨非尊王
乎觀國曰勤而宗遇之禮獨不勤王乎又按大行人曰春朝而
圖天下之事秋覲而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
協諸侯之慮春為圖事則見於秋者無事可圖乎夏為陳謨則
遇於冬者無謨可陳乎不知周人胡為如是分別也至於時見
曰會則諸侯以有事而會非常朝也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
禁是也殷見曰同則諸侯以王不巡守之歲而盡來朝亦非常
朝也行人曰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是也會同之義固無可疑朝
宗覲遇之名若是其[illegible]則何邪按行人[illegible]服[illegible]一見甸服二歲

一見男服三歲釆服四歲衛服五歲要服六歲蕃國世一見先王以是為疏數之節者以其地之遠近也因地以辨服因服以制朝近者不疏遠者不數不疏則不至於怠不數則不至於疲然則春夏秋冬之制隨其地之遠近因其朝之疏數分其時之先後故殊其名而別之亦春者物之始天下政事從此始矣朝有始初之義故於朝而圖事夏者物之盛天下謀謨從此通矣宗有嘉會之義故於宗而陳謨秋者物之遂邦國功勲至此成矣覲有服勤之義故於覲而比功冬者物之藏諸侯思慮至是定矣遇有聚會之義故於遇而協慮以天下國家諸侯者互文也是通天下邦國諸侯皆然也宗伯亦總言其大綱行人亦姑舉其大槩亦春朝者非專春朝秋覲者非專秋覲圖事者非專

圖事比功者非專比功通四時皆然不然則書言巢伯來朝是南方來朝也豈必東方春朝而言圖事乎詩稱韓侯入覲是北方入覲也豈必西方秋覲而言比功乎雖然諸侯見王固有六禮而天子所以待諸侯者果何禮哉賓禮雖止於時聘曰問殷覜曰視而已而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又見於嘉禮之中以荒政哀凶禮以弔禮哀禍烖以襘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乱又見於凶禮之中行人亦曰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諸侯之慝又曰間問以諭志歸脤以交福賀慶以贊善致襘以補災掌於宗伯者既如彼其詳掌於行人者復如此之厚其恩意豈不至哉不特此亦一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七歲諭言語協辭命

九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脩法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觀此則王之所以撫諸侯尤詳於諸侯之所以朝王也是故周人巡守之禮必待十有二年似不若虞朝五載之數而其所以與諸侯相親者無一歲而不相問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此亦言其大槩亦六年之間諸侯之朝王者多矣豈特如衛服五歲一見哉十有二年之內王之覜諸侯者詳矣豈特十二年而方一巡守殷國哉然不特王撫諸侯之禮如是至於侯邦之相交也先王亦為制其禮廣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是每歲而使人以意相問殷相聘也是中年而使人以禮相聘世相朝也是即位而諸侯自以禮相朝司儀曰諸公諸侯伯子男之相為賓則有禮謂相朝也諸

公諸侯伯子男之臣相為國客則有禮謂相聘也蓋先王建國必使小大相維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於是乎有相聘相問相朝之禮雖曰講信脩睦親仁善隣而實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也自親邦國之禮廢而尊王之意不存自撫邦國之禮廢而親諸侯之意浸失自侯邦相交之禮廢而與國之意又睽是故下堂而失禮者有之召會而無信者有之衆朝而不禮者有之甚至以世子而下會諸侯以侯國而迭為盟主以天王而使來錫命以伯主而召狩朝王賓禮已掃地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諸侯之朝於魯者三十有四而魯之朝王所者僅兩書而已書天子來聘於魯者八賜魯者三歸脤者一而魯之聘周歸脤者曾不一見也魯秉周禮且如此他可知也吁朝聘之

禮既失則強凌弱衆暴寡亦何異[illegible]也不知欲此而徒歎封建之不可行殆非知本之論

禮命

小宰官成曰聽祿位以禮命禮命之宗卑祿位之所視以為秩序也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然則禮命者名分等級之所由辨也可不謹哉今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而典命則掌之以為諸侯五儀諸臣五等之節鄭氏曰命謂王遷秩羣臣之書又曰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是也今以九儀考之一命受職謂始為吏也於王朝為下士於列國為士於子男為大夫典命曰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大夫一命是也再命受服謂受弁服也於王朝為中士於列國為大夫於子男為卿典命曰公侯伯之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是也三命受位謂始有列位也於王朝為上士於列國為卿典命曰公侯伯之卿三命是也四命受器謂受祭器也於王朝為大夫於列國為孤於子男為適子典命曰王之大夫四命公之孤四命子男之適子下其君一等是也五命賜則謂賜以小國之地則也於王朝為出封之大夫於列國[illegible]子男典命曰子男五命王大夫出封加一等是也六命賜官謂[illegible]之得自置官也於王朝為卿於列國為侯伯之適子典命曰王之卿六命侯伯之適子下其君一等是也七命賜國謂賜為列國也於王朝為出封之卿於列國為侯伯典命曰侯伯七命王之卿出封加一等是也八命作牧謂侯伯有功德加命作州牧也於王朝為三公於列國為公之適子

典命曰王之三公八命上公之適子下其君一等是也九命作伯謂上公有功德加命為二伯也於列國為上公於王朝為出封之三公典命曰上公九命三公出封加一等是也宗伯所言由小至大以示等級故合羣臣與諸侯而並言之典命所言由尊而卑以正名分故分羣臣諸侯而異言之然典命言王之公卿大夫視公侯伯子男皆降一等出封[illegible]加一等者說者曰近君者屈遠君者伸故在朝之數以偶出封之數以奇按鄭氏曰出封加一等褒有德也愚謂禮命之加[illegible]所以褒有德亦所以重外任夫重內而輕外者人之常情釋[illegible]朝之重臣而膺侯伯之外任苟不有以褒異之則侯國之勢[illegible]重而內外之任不均出封而加一等成周之意微矣是以宗伯[illegible]五命賜則七命賜國所以示卿大夫之出封加等也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所以示上公之功德加褒也是儀命之秩既明則小大之等級可辨儀命之數既異則尊卑之名分[illegible]嚴在上位不敢陵在下位不敢僭賤不可以踰貴卑不可以[illegible]尊宗伯禮典之掌又孰有大於此哉以至侯國來朝掌行人又付以九儀而[illegible]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圭璧繅藉之小冕服之章旂常之旂[illegible]樊纓之就貳車之乘介牟之數朝位賓主之[illegible]饗食餼牽之禮[illegible]上公則以九為節侯伯則以七為節子男則以五為節大國之孤視小國之君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大夫士皆如[illegible]此言待賓客之等然也小行人又以九儀而協賓客之禮司儀又以九儀而詔擯[illegible]之禮如權衡之衆而銖兩不可增減如[illegible]墨之設而分毫不

可踰越此豈非名分等級之所由辨乎迨至春秋臧宣叔猶得以禮而先晉荀庚之尋盟子服景伯猶得以禮而祈吳人之微百牢是其儀命猶有存者然不特春秋卿士為然也嘗觀襄之虞人不敢以大夫之招會諸侯之田晉之絳商不敢以車服之黃過晉使之朝然後知儀禮之正固有不可得而干者矣夫君以大夫之招招虞人[illegible]可以行也彼其習於虞人之皮冠而駭於大夫之旌則[illegible]以衆往以商賈之餘於財若可以金王其車而文華其服也彼其[illegible]位之賤而安於韋落不踐之是用則必帛車服而過[illegible]下辨而民志定會通觀而典禮行素有以習民於名分[illegible]可也然則儀命之設不惟諸侯諸臣有所限節而不敢犯上抑[illegible]下[illegible]動而[illegible]可以維持人心於世變之窮乎禮之不可廢也如是夫

瑞節

嘗觀舜初即位首以輯瑞班瑞為先其巡守四岳也亦必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蓋君之所以遇臣臣之所以見君非瑞則無以示信非贄則無以將誠此大宗伯所以有六瑞六贄之作也鎮圭尺有二寸以山為瑑飾示其鎮安四方王執之桓圭九寸以桓為瑑飾示其奉安乎上公執之信圭七寸以身形為瑑飾示其直身以事上侯執之躬圭七寸以躬形為瑑飾示其鞠躬以事上伯執之穀璧五寸以穀為瑑飾示其有以養人之象子執之蒲璧五寸以蒲為瑑飾示其有安人之義男執之此六瑞之別也孤執皮帛示服威猛也卿執羔示不失群也大夫執鴈示其有隨陽之義而不失時也士有執雉示其有介之義而不失節也庶人在官者其摯以鶩示其不能遠飛而不遠遷也工商在官其摯以雞示其候時自鳴以示不妄動也此六摯之別也或者則曰六瑞六摯則曰執王國[illegible]而竊亦可執手曰執非手執以見君也蓋臣之見君必以[illegible]如壽所謂一二臣衛敢執壤奠之於君如[illegible]執而至也瑞則還之摯則授之尚何疑於執乎然六瑞宗[illegible]命[illegible]人作之以等邦國典瑞復掌之以待其用至於行人則[illegible]小行人則又從而成之鄭康成曰瑞節信也又曰[illegible]所執以為信一則曰信二則曰信信不可以一日去瑞其可以一日不謹乎至如六禽則曰贄贄言致也臣之所以自致於君也司士則膳其摯膳夫則以摯見者受而膳之人君受其摯而為膳所以享臣子之奉贄獨射人所謂三公執璧既不預六瑞之名又不在六摯之數乃總而名摯何也曰此乃射時所執之璧非執桓圭比也以璧為摯則致之於君而不還亦如羔鴈之禮是故三公之璧諸臣之摯皆不掌於典瑞而特互見之亦大抵成周設官以典瑞一官掌玉器固詳於瑞器之用然考其所掌其於符節之瑞尤嚴焉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鄭康成皆以為王使之瑞節則知周人所以穎大信於天下者非瑞節其何以行之哉不特此亦地官掌節一官掌守邦節者也諸侯之守邦國則用玉節公卿大夫王子弟之守都鄙則

用角節此國邦節之大者鄭氏乃以琬圭牙璋穀璧琬琰皆以為邦節之用則是掌節所掌與典瑞實相通焉以至邦國之使節山國多虎故用虎節土國多人故用人節澤國多龍故用龍節門關則用符為節貨賄則用璽為節道路則用旌為節此六者掌節所掌也與秋官小行人所達之六瑞又相關通獨都鄙之所用節與貨賄之璽節不同亦王畿有都鄙侯國亦有都鄙掌節云用角節王畿都鄙之節小行人之用管節侯國都鄙之節掌節為門關之職有貨賄之出入故有璽節小行人掌諸侯之聘無貨賄之出入故無璽節此其所以不同歟大瑞節所以示信也既典之以春官之典瑞又何以守之以地官之掌節既守之以地官之掌節又何以達之於秋官之行人不如是則無以

為信也蓋典瑞雖以瑞節授使者而持之苟不合於掌節則使者所持未必信掌節雖以符節輔使者而行之苟不達之於小行人則使者所行未必通一瑞節之出入而三官之屬互相稽驗焉則無有矯偽之弊矣是故比長有徙于他鄉者則為旌節以行之司市凡通貨賄者以璽節出入之司關則有內外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司救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司險惟有節者達之土方氏則來遠方之民達之以節布憲則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刑禁調人則和民難與之瑞節而以執之野廬氏凡有節者至則為之辟脩閭氏惟執節者不幾處行人非巡守之歲則十有一歲達瑞節行夫凡其使者必以旌節環人則以路節達四方掌交則以節巡邦國信矣無節

者不可行於天下也夫周人所以行乎天下者有王命可以行矣而掌節以辨邦節以輔命有王令可以行矣而鄉大夫則書旌節以輔令是節者所以輔命令之行也掌節又曰凡邦國之使節而以英蕩輔之凡通達於天下者有節而以傳輔之英蕩者刻書之竹箭也非英蕩則節不可以徒行傳者傳達之文書也非傳則節亦不可專行既為節以輔命令又為英蕩與傳以輔節三者並行所以防詐欺也鄭康成釋典瑞謂若漢符璽節以符節為節符以璽節為印章旌節為使者所擁之節珍圭為使者所持之節杜子春以珍圭為竹使符鄭司農以牙璋為銅虎符恐接小行人之六節三者以金為之三者以竹為之則是旌節符節皆用竹也漢人符節雖近古制然其所以示信於天

下者果如周人否乎太尉得以矯節入北軍使者得以乘傳行郡國王國得以盜竊虎符而發兵使者得以矯制持節而發粟符節不足以取信如此況欲除關而不用傳邪蓋至此而後知周人設官之意微矣輔節並行之制嚴矣

禮樂

周禮五禮之掌在大宗伯六樂之掌在大司樂小宗伯而下如司命司服等十九官皆禮官之職樂師而下如大師大胥等十九官皆樂官之職則是禮樂之職分矣然禮樂未嘗分也盍亦求古人制禮作樂之本可乎大司徒曰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大宗伯曰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夫禮樂固所以防

民者也而司徒宗伯之所掌皆同謂之中和何邪蓋嘗觀子思子之言中和矣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性之正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情之正也中者天下之大本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和者天下之達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致其中之至則体立而天地位焉致其和之至則用行而萬物育焉此子思子之言中和也然而喜怒哀樂不能不發發而不能皆中節是以不能無望於隄防之功是故大宗伯以民物得於天之所產者本屬陽以其沖漠無朕陰之靜也故其德為陰此乃未發之時寂然不動者也故以中禮防之民物得於地之所產者本屬陰以其呈露畢見陽之動也故其德為陽此乃既發之時感而遂通者也故以和樂防之此二者因其自然之中和而隄

防之使不流於情偽是宗伯有以尊之於其內而制之於其外也大司徒以民之易雜其中而流於偽也則失其性之正故教以五禮而防其偽所以存養其未發之中以民之易乖其和而流於情也則失其情之正故教以六樂而防其情所以省察其既發之和此二者過其未然之情偽而隄防之使不失其中和是司徒有以制之於其外而養之於其內也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如欲內外交制隄防而教導之舍禮樂何以哉中和者禮樂之本也五禮六樂者禮樂之文也舍中和之本無以為禮樂舍禮樂之本無以導中和故曰禮以導中樂以導和司徒以之而防民則大本立而達道行宗伯以之而合天地之化萬物之產則天地位而萬物育矣豈特事鬼神而萬民致百物而已哉觀周官之禮樂亦知有中和之本而徒求詳於玉帛鐘鼓之文未足與言禮樂

天府

嘗觀康王嗣位之初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與夫舞衣大貝鼖鼓戈弓竹矢之類莫不出而陳之豈特為美觀以華國而已哉蓋寶鎮之器祖宗所以遺子孫也祖宗以全付之子孫當以全歸之夏之王府蓋以關石和鈞之微皆以為子孫之遺太康不能保其所有則為負扈所傳矣至如寶玉之重桀不能有使三朡得之湯於是放桀而伐三朡俘厥寶玉而使誼伯仲伯作典寶先王之視寶玉不亦重乎是故國之寶鎮玉器此成王周公之所以兢兢奉持而罔敢失墜者蓋有天

府之職藏焉命府曰天則尊其所藏若天物然其尊祖敬天之心可知矣又況上春則釁寶器寶鎮將以袚除其不祥季冬則陳玉禮神將以貞來歲之媺惡則是寶鎮玉器又與國事相為吉凶矣可不謹歟然而國之所寶豈特寶玉重鎮而已哉觀周書所陳以河圖大訓與天球琬琰並列則是寶河圖大訓猶寶天球琬琰也觀周禮所藏以民數治中與寶鎮玉器並存則是寶民數治中猶寶國鎮大器也雖然天府之掌守藏尊彝若夫至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亦受而藏之蓋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民數穀數視之如天則藏之天府可也乃若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此特治職簿書之要爾則亦受而藏之以詔王察吏何邪蓋掌吏者大吏也所與共天吏也所

與食天祿也所與治天職也今以治中來上是其政事得中則
無愧於亮天功矣藏之天府不亦可乎是故小司寇大比民數
則曰登于天府此民數之藏於天府也小司寇又曰歲終則會
群吏計獄弊訟登治中于天府此治中之藏天府也有如鄉大
夫之職所謂賢能之書登于天府而天府不言及此何邪蓋賢
能之實與鄉老鄉大夫州長之治中孰有大於此者他日詔王
以察吏則共天位食天祿治天職亮天功者皆若而人也此誠
州鄉治中之尤者孰謂天府而獨遺此耶又如大司寇之職凡
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而天府亦不言及此何
邪蓋古者涖盟之時必要之以神明堅之以信誓重之以載書
天地鬼神實臨之也此亦官府治中之大者孰謂天府而乃略

此耶以此見成周盛時不惟以寶玉爲寶而以人民爲寶以民
食爲寶以政事爲寶矣吁爲人君者知寶物之爲天物則當思
無負於祖宗之寄知民數之爲天物則當思無愧於生靈之寄
知治中之爲天物則當思無愧於官府州鄉都鄙之寄如此則
都天王之顯號獲天位之綦貴而享天物之珍奉宜哉

冕服

黄帝始垂衣裳舜觀象作服禹致美黼冕不惟以華其服而章其
身尊卑之等貴賤之別實由是而辨焉今觀司服一官掌王衣
服而吉服有六等之制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之服皆由是
而隆殺上不容於偪下下不容於僭上此豈非禮典之大者乎
自先儒釋經有天子冕服九章之說有大裘示質之說有裘冕
無旒之說所以啓說者之紛紛不可不辨嘗觀舜作服十有二
章日月星辰取其明山取其鎮安龍取其變化華蟲取其文宗
彝取其孝藻取其潔火取其烈粉米取其養人黼取其斷黻取
其善惡分此所以彰人君之德而能備此十二物也亦所以法
上天之數而必備此十二章也周禮雖無十二章之文但觀行
人所謂上公冕服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則天子十有二章
可知矣康成惑於左傳三辰旂旗之語謂旗有三章則冕服亦
止九章尔不亦謬乎按公服如衮冕而下如王之服是公得爲
衮冕而不得爲大裘矣公服衮冕則衮爲九章矣曰衮者豈非
以龍爲章名之乎侯伯自鷩冕而下則鷩爲七章矣曰鷩冕者
豈非以雉爲章名之乎子男自毳冕而下則毳爲五章矣曰毳

者豈非以虎爲章名之乎孤卿自希冕而下則希爲三章矣曰
希者豈非以絺爲章名之乎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則玄爲一章
矣曰玄者豈非以玄爲色名之乎士自皮弁而下皮無章矣曰
弁者豈非以不爲章服故不言冕而言弁者乎孤卿大夫之命
特下公侯伯子男一等尔而其服乃降三等者以其衮鷩毳冕
王成服之孤卿大夫近王宜屈也王服衮冕以享先王鷩冕以
享先公及饗射毳冕以祀四望山川希冕以祭社稷五祀玄冕
以祭山林墳衍羣小祀此王之五服必有五色之別觀其服之
名可知矣王之車旗亦然希冕當在毳冕之上恐其字之誤也
皮弁以視朝弁非冕服故不預六服之數至於祀昊天上帝及
祀五帝則服大裘而冕按司裘曰掌其王祀天之裘冬祀圜丘

之時所服也服裘以祀天則必取象於[illegible]以為華而鄭氏以大裘為黑羔謂祀天示質也祀天有貴[illegible]始之義如牲用騂犢器用陶匏席用藁秸[illegible]用疏布可也[illegible]於裘冕而略焉司裘良裘尚有黼章之制安知大裘而不[illegible]十二章乎鄭康成徒見弁師掌王五冕以為冕服有六而云五冕遂以為大裘之冕無旒不聯數也此亦惑於祀天示質之說[illegible]亦重莫重於祀天之冕可以無旒而不數之乎按五冕皆五采十有二就十有二玉是其服隨其隆殺有七章九章之殊而其冕則皆十有二旒故六等之服皆曰冕以其首飾之尊故也陸[illegible]禮書謂大裘與袞同冕大裘祀天而服袞之冕可也故但言[illegible]冕亦安知裘冕而不為十二旒乎或者則曰服為十有二章[illegible]也至必袞冕而下

此諸侯諸臣之服王於中祀小祀而服諸侯諸臣之服不幾於無別乎曰此在司服言君臣冕服之等然也鄭氏專以為公至卿大夫朝聘助祭之服則刺矣王於中祀小祀之時固服此服如諸侯諸臣來助祭乃太[illegible]也則王當服[illegible]之服公之服常降王一等子男之服常降侯伯一等孤卿大夫[illegible]本降三等以尊卑而隆殺何可無別之疑乎或者又曰冕皆[illegible]有二旒固也然希冕而下皆三章一章之服服三章一章[illegible]而加以十二旒之冕不幾於不稱乎曰此在弁師言五冕繅[illegible]之數然也鄭氏專以為此袞衣之冕則非矣人君既有時而[illegible]諸臣之服苟不加以王冕[illegible]二旒之尊則[illegible]臣無異矣服[illegible]而冕旒則一又何不稱之嫌乎然常[illegible]氏祭祀朝覲[illegible]冕六人維王之太

常郊祀裘冕二人送逆尸車注謂從王服從尸[illegible]如是則祭祀朝覲[illegible]服袞冕郊祀王服[illegible]而節服[illegible]服袞冕裘冕尚足謂之有節乎詳考其文[illegible]王服袞冕[illegible]掌之二服王之尊服故[illegible]朝覲郊祭之時節服[illegible]大裘而尊命司裘共之也下則曰六人維王大常[illegible]送車而已豈謂王服袞冕裘冕而節服氏亦服之乎諸侯[illegible]人其服亦如之謂亦有節服掌之也又按司服[illegible]節服乃夏官之屬而與虎賁旅賁同列與[illegible]從[illegible]等官為位累何意耶[illegible]人以虎賁[illegible]左右之臣執干戈而立垂者亦皆[illegible]介之士此所以[illegible]屬於夏官[illegible]皆王與諸侯群臣冕服[illegible]別而以司服[illegible]與外內命婦之服豈可無

辨諸[illegible]衣謂畫五[illegible]翟雉於文也[illegible]狄則畫青質搖雉於衣也闕狄則刻繒為赤雉之形而不畫也此三者王后之祭服也鄭氏謂從祭先王則服褘衣從祭先公則服揄狄從羣小祀則服闕狄愚謂當從王之祭服也鞠衣謂之黃衣告桑事之服也展衣謂之禮衣[illegible]見王[illegible]賓客之服祿衣謂之緣衣其色黑御于王之服也以[illegible]二者[illegible]婦[illegible]服也素沙者鄭司農謂為赤衣鄭康成謂[illegible]二說不同[illegible]抵素沙曰所常服非章服也不預六服之數[illegible]王[illegible]服不以[illegible]皮預六服之數也然內司服氏言外內命婦之服自鞠衣而下按記祭統則曰君卷冕夫人副褘則夫人得服褘衣矣大記曰朝服君以卷夫人以闕狄則夫人得服闕狄矣王[illegible]曰王后褘衣夫人揄狄則夫人

得服揄狄矣三說不同惟三蔡之說為得今鄭康成謂內命婦
則九嬪鞠衣世婦展衣女御綠衣外命婦則孤之妻鞠衣卿大
夫之妻展衣士之妻綠衣王之三夫人及公之妻其自揄狄以
下乎侯伯夫人揄狄子男夫人闕狄惟二王之後夫人禕衣
此在周禮無明文鄭氏揣為之說亦恐謂春官司服掌王六服
自袞冕而下為公侯孤卿之服天官內司服掌后六服則自揄
狄而下豈不可為公侯卿大夫妻之服乎以此推之公之夫人
得服揄狄猶公服袞冕也侯伯之夫人得服闕狄猶侯服鷩冕
也子男之夫人得服鞠衣猶子男服毳冕也如是則孤之妻當
服展衣猶孤服希冕也卿大夫之妻當服綠衣猶卿大夫之服
玄冕也士之妻當服素紗猶士之服弁服也今周禮所謂命婦

女御猶元士世婦猶大夫九嬪猶孤卿外之命婦其孤卿大夫
元士之妻乎其服自鞠衣而下意者三公之夫人與三夫人近
后宜屈當服鞠衣三孤之妻當服展衣卿大夫之妻當服綠衣
九嬪世婦猶孤卿大夫之妻亦服展衣綠衣女御猶士妻亦服
素紗故自鞠衣而下也若夫雜記所謂內子以鞠衣下大夫以
襢衣其餘如士喪大記所謂士妻以稅衣皆漢儒之臆說以天
內司服猶王司服也追師猶王弁師也追師掌王后之首服其
制豈可無辨者與按王后首服有副編次追衡笄之名則是六
者各有次序矣副謂覆首之飾鄭氏謂若漢步搖服以從王祭
祀編謂比髮為之鄭氏謂若漢假紒服以告桑次謂次第髮之
長短為之鄭氏謂猶詩所謂髲髢服以見王及燕居此三者服

三翟之服則服之愚謂當與三服同用也追謂琢玉為之如詩
所謂王之瑱也衡謂維持冠者如左傳所謂衡紞紘綖也笄謂
卷髮者如記所謂纚笄總也此三者后與內外命婦同服之是
衣鞠衣禮衣綠衣之服也然鄭氏謂內外命婦衣鞠衣展衣者
服編衣綠衣者服次是服卑而首飾尊其說非也又曰凡諸侯
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吁諸侯不可與王同服而謂夫人
可與后同服乎彼徒見祭統有曰君袞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
于東房則是夫人得為王后之首飾此禮之失者也而可以為
證乎按衛國風之詩曰副笄六珈說者謂夫人既為副矣柰何
以王后亦副乎夫人既為笄矣柰何以王后亦笄乎不知衛詩
之言蓋言古者后夫人首飾之盛如此有其德稱其服則可與

君子偕老豈專以為夫人之服乎烏可以刺詩之言而疑周禮
也鄭氏又引少牢饋食禮曰主婦髲髢昏禮女次純衣說者謂
主婦髲髢即為編矣王后亦編可乎女純衣亦得為次矣而王
后亦次可乎不知饋食禮之言蓋亦如士昏禮所謂攝盛服亦
饋食之時姑攝其服以為盛飾豈常為主婦士女之服乎烏可
以傳記之言而疑周禮也夫先王之制服飾所以嚴尊卑等級
之辨苟如先儒傳註之謬與後儒議論之惑則周禮為非全書
而先王制度不可考矣是故唐長孫无忌請祀天地停袞服
而以周禮為非豈非鄭氏大裘無章之說啓之乎虞世南謂天
子譬日德在照臨辰為正位月為正后正此三物令德[illegible]明[illegible]
以周禮為未可知豈非鄭氏冕服九章之說誤之[illegible]

之冕服天子冕係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黑玉珠五旒是王侯冕旒之制不復如周禮矣隋制皇[illegible]中皇后首飾十二鈿公夫人八鈿侯伯夫人七鈿子男夫人首服之飾不復如周禮矣烏乎先王制度華猶有尚者而儒者不知考先儒妄為臆說後儒肆為異論而使時君得肆意為之無復先王舊制豈不可惜也哉

學校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三代之有學尚矣周人兼立四代之學則其學政為尤詳今觀其學之名校庠之名不見於周禮惟州黨之學則曰序國學則曰成均又曰瞽宗而董仲舒春秋繁露云成均五帝學也鄭康成以為虞庠是也禮記明堂位曰瞽宗殷學

也鄭氏以為祭於學宮觀此則成均為周之庠瞽宗為周之序分而言之有成均有瞽宗總而名之曰學而庠序則鄉學國學之通稱也周人以成均之法而治國學之政豈非虞朝典樂教胄之遺法乎以樂祖祭於瞽宗豈非殷人學樂人其宗之遺意乎然考之周禮鄉學惟州長合民於州序以教民鄉射之禮黨正屬民於黨序以教民鄉飲而已師氏保氏亦地官之屬則惟國之貴游子弟學焉夏官之屬有諸子者掌國子之倅合諸射以攷其藝則亦惟國子之遊倅亦至於春官大司樂則掌成均之學政樂師則掌國學之政大胥則掌學士之版小胥則掌學士之令是皆以教國之子弟何周人獨詳於國而略於鄉學歟及以王制考之司徒論士之秀則升之學大樂正則崇四術立四教以造士而國之俊選咸造焉文王世子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詩云學士謂司徒以升于學者然則周人總群於國子之教而俊選之士蓋亦與焉安知其非與學士並教大司樂曰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樂師曰帥學士大胥曰召學士小胥曰比學士而學士亦言國子是不特為公卿大夫子弟也夫子弟之所以得入國學者豈徒以而遊於王制之升於學者必皆俊選之士為鄉之長秀者而後升之故大司樂合國之子弟有道有德者使教焉則是司徒所升皆有德行道藝之可取者然後得與成均之教苟非俊選子弟烏能得與國子並齒哉然大司樂而下皆樂官也樂師掌國子小舞大胥之致諸子合舞合聲小胥之令學士巡舞列而撻其怠慢籥師教國子舞羽吹籥

皆樂教也人皆知周之學政掌於樂官而不知周之樂官屬於禮官皆有深意存焉夫以學政掌於樂官者誠以教之以樂德則可以淑人之心教之以樂語則可以和人之聲教之以樂舞則可以善人之形樂之為教其入人也深其化人也易是猶虞之胄子教於典樂殷之太學藏於瞽宗雖成均學政所以掌於樂官也然而司樂之職是為大宗伯之屬禮樂之相為用不容以偏廢也蓋教人以禮所以存養其未發之中教人以樂所以存養其已發之和非中無以為和非禮無以為樂是故司徒則以中禮和樂而為教宗伯則以中禮和樂而為防禮之為教與樂並行亦如王制所謂樂正崇樂之官而曰教禮文王世子所謂瞽宗典樂之學而曰學禮此大司樂掌官所以屬於禮官也

小宗伯既有以全其中和於先則大司樂又有以備其數於
之數豈非禮樂之相為用歟嘗觀大胥掌致諸子春入學則先
舍采然後合舞蓋釋奠於先師者存敬心也敬存則禮存禮存
則樂可合矣故舍采者所以興禮也合舞者所以興樂也二者
常並行也既舍采合舞於其春而後循學合聲於其秋則樂教
始得而考矣自漢以來郡國遣士受業必詣太常為博士弟子
太常禮官也其屬則有大樂令故武帝下詔必曰勸學興禮其
於太常識者蓋明足示或者謂西京無太學不知崇禮之學只
以太常猶古意也後來禮官自禮官樂官自樂官學官自學官
一截判不相屬漢之取士往往教之以射策決科之學而以科
目取之學校之政禮樂之教漢儒皆不講於此所以士不知古
兩發不由乎學校所教不由乎禮樂而徒責人才之不如古是
豈知本之論

祭樂

按大司樂有六舞曰雲門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此六舞之
序也太師陽聲曰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此六律之序
也陰聲曰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此六同之序也大司
樂天神地示四望山川先妣先祖之祭各有其序地示次於天
神山川次於四望先祖次於先妣故以六律六同六舞分而序
之一祭而奏一律歌一同舞一樂可也然而陰陽之聲各有合
子與丑合[illegible]大呂合寅與亥合故太簇與應鍾合辰與
酉合故姑洗與南呂合午與未合故蕤賓與林鍾合申與巳合
故夷則與中呂合卯與戌合故無射與夾鍾合分而序之奏而
歌之皆取其合也至於禮天神禮地祇禮人鬼又有宮商角徵
羽之序何耶蓋有禮神之樂有降神之樂自乃分樂而序之以
下一節言禮神之樂自凡六樂以下者一節言降神之樂是周
人祀祭享之時有此二節也鄭註曰圜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
為天帝之明堂故圜鍾為天宮而以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
為羽足三者陽律之相繼也黃鍾為首太簇第二姑洗第三相
繼者天之道故於祀天神用之鄭註云函鍾生於坤未之氣天
社在東井輿鬼之外天社地神也故函鍾為地宮而以太簇為
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足三者律呂之相生也函鍾上生太簇
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生姑洗者姑洗數多南呂數少
也相生者地之功故於祭地示用之鄭註云黃鍾生於虛危之
氣虛危為宗廟故黃鍾為人宮而以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
為羽足三者律呂之相合也大呂與黃鍾子丑合也太簇與應
鍾寅亥合也相合者人之情故於享人鬼用之此十二律皆文
之以五聲宮為土商為金角為木徵為火羽為水五聲之序曰
宮商角徵羽故律呂之為聲亦順其序言四聲而不及商者祭
尚柔商聲金聲剛也故不用既文之以聲播之以音被動人以
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故以雷鼓雷鼗用
於天神靈鼓靈鼗用於地示路鼓路鼗用於人鬼宜也孤竹之
管取其天陽之奇孫竹之管取其地道之生陰竹之管取其陰
幽之合雲和空桑龍門之琴瑟其亦如竹管之義歟既播之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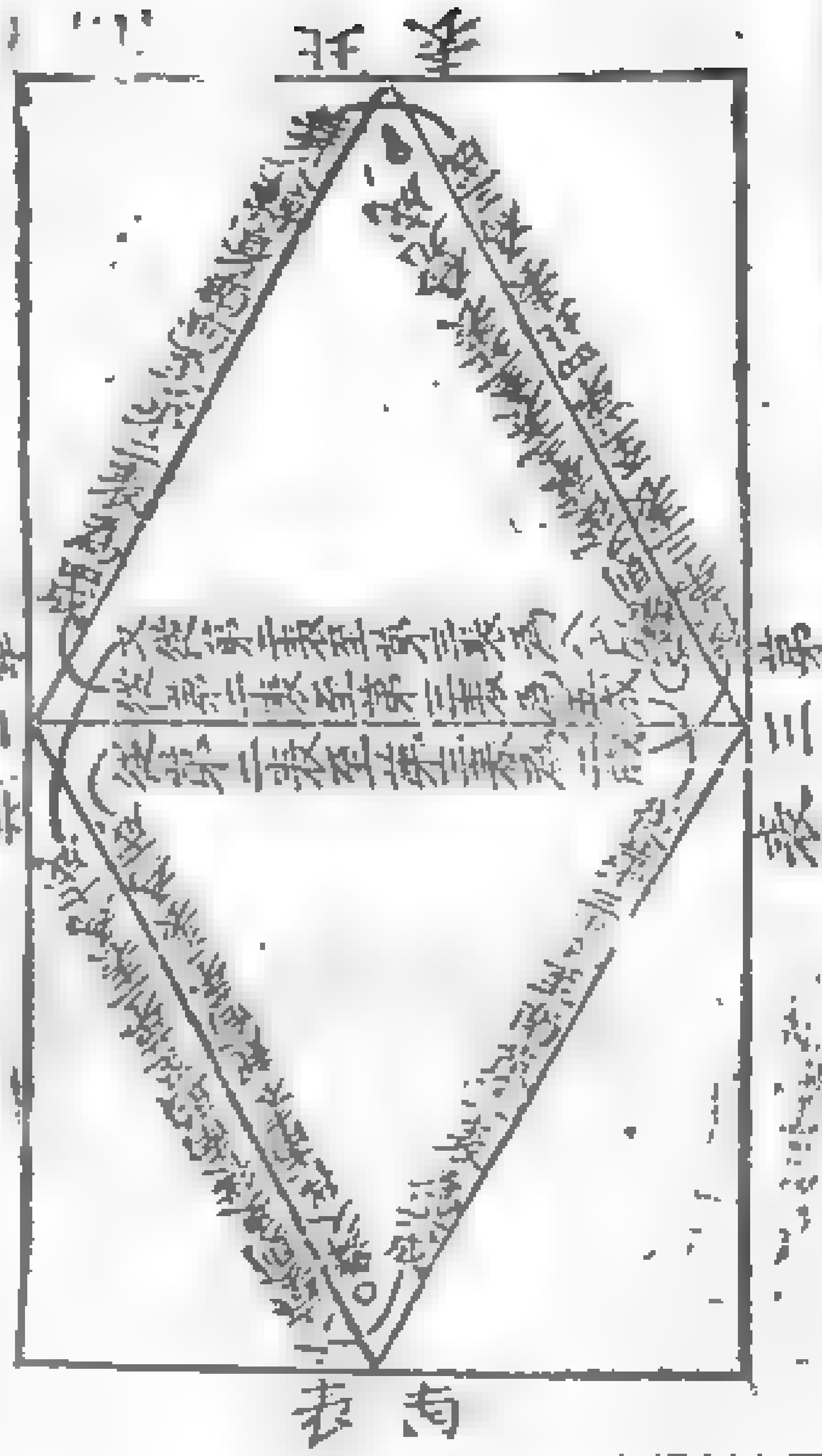
音又合之以舞六舞以雲門大咸大磬爲序故用於天神地祇人鬼亦有其序矣又按大磬以祀四望今乃於宗廟奏之蓋祖妣之尊故用濩武爲享神之樂及其至先王先公也則又用大磬爲降神之樂尊宗廟故特備樂[illegible]又按天神地祇皆不用歌而獨於宗廟歌九德若蓋九德乃六府三事之歌有以見祖宗積功累德之意故於宗廟歌之尊宗廟故得備樂歌邪然天神以六變地祇以八變人鬼以九變者亦非謂有難易之別也先王作律通乎月之氣本於辰之位自子至巳六者皆陽陽數之起至於陰之中而已盡自午至亥六者皆陰陰數之起至於陽之寅而已盡圜鍾在卯太玄以卯數六故六數由卯至申其數六故圜鍾之數盡於六則天神可得而禮函鍾在未大玄以未爲

八數由未至寅其數八故函鍾之數盡於八則地祇可得而降黃鍾在子太玄以子爲九數由子至申其數九故黃鍾之數盡於九則人鬼可得而降若夫一變至六變不言律同者非不用律同也言其作樂始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未別其律同之爲何用及六變而樂始成乃分律同而爲宮徵角羽也一變而致羽物及山澤之祇及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亦非謂有難易之別也蓋其樂奏之有條理次序故想其所致之神必有疾徐先後也按司徒言五地之物生山林曰毛物川澤曰鱗物丘陵曰羽物墳衍曰介物原隰曰蠃物[illegible]六樂致物及祇乃參錯言之者亦想像其所致之次序而言[illegible]以至六變而後言致象物及天神與則樂之成和之[illegible]所以不言律同之

爲宮徵角羽皆以此數胥氏以六變六變爲舞之成亦是一說按樂記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此舞大武之時有此六成也蓋舞位爲四表從南表向第二表爲一成第二至第三爲二成第三至第四爲三成舞人[illegible]轉身南向於此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爲四成第二至第三爲五成第三至南第一表爲六成五成爲五變則五物五示可致六成爲六變則象物天神可致至於八變則更從南而北向第二爲七成又從第二至第三爲八成則地祇皆出矣九變則又從第三至北頭第一爲九成則人鬼出矣舞必奏樂在舞則謂之成在樂則謂之變樂亦言成簫韶九成是也然此特言九成九變之異說亦當觀

先王作樂以致物以禮鬼神祇果何以能爾哉鄭氏曰節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大抵樂之至和無所不通心之至誠無所不格昔后夔形容韶樂之妙始曰百獸率舞猶以爲未純而但考格鳳凰來儀是其有自然感召之理而不容以形迹求也如謂真有物之可致有神之可降則百獸豈真見其率舞祖考豈真見其來格鳳凰豈真見其來儀哉

舞位四表圖



樂舞

周禮樂官自大司樂而下凡二十官掌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詩者有人掌鼓鼗祝歌籥管弦歌者有人掌擊頌磬笙磬編鐘金奏者有人掌教笙竽籥箎篴管者有人掌樂器庸器設筍虡者有人此皆樂職之不可缺也然考之樂官大率皆爲樂舞大司樂曰以樂舞教國子又曰祭祀率國子而舞大射詔諸侯以弓矢舞樂師掌教國子又曰詔來瞽皐舞師射夫以弓矢舞大胥春入學合舞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小胥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韎師祭祀則率屬而舞之旄人教舞散樂舞夷樂祭祀賓客舞其宴樂籥師教羽籥祭祀則鼓羽籥舞司干則掌舞器既舞則受之不特此亦地官鼓人祭祀則鼓兵舞帗舞者舞師則教兵舞帗舞羽舞皇舞凡野舞皆教之先王作樂本於樂舞者何然蓋古之教人以舞十三則教舞勺成童則教舞象二十則舞大夏鄭氏曰謂以幼少時教之此樂師所謂教國子小舞是也教之以舞所以均調其血氣而收束其筋骸條暢其精神而涵養其心術是以血氣和平耳目聰明移風易俗天下皆寧今以樂舞觀之黃帝作雲門大卷堯作大咸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此六代之樂舞固人兼而用之觀古人作樂或以崇德或以成功而必以施之舞列者意者樂之聲音節奏未足以感人而舞之發揚蹈厲爲足以動人此六代之樂皆舞也故當大合樂之時以之致鬼神示以之和邦國以之諧萬民以之安賓客說遠人作動物又奚有

可者不然則簫韶九成而鳳凰儀干羽舞階而有苗格舞之樂何以感人動物至此哉然六代之舞大舞也周人兼而用之亦必分而作之雲門以祀天神咸池以祭地示大磬以祀四望大夏以祭山川大濩以享先妣大武以享先祖循其作樂之先後因其祭祀之次序分而舞之可也六舞之用如此而大司樂掌之始而教國子者此舞也既而大合樂者此舞也樂師之教舞者教此也大胥之正位者正此也小胥之巡列者巡此也籥師之舞羽者舞此也司干之授器者授此也有如韎師旄人則教四夷之樂舞非六舞也古人樂用夷樂舞用夷舞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是也王者必作四夷之樂說遠人也然 舞乎則有六樂而教之帗舞如地官舞師師而

舞社稷者羽舞如舞師帥而舞四方者皇舞如舞師帥而舞旱
暵者干舞如舞師帥而舞山川者人舞則用之宗廟旄舞則用
之辟雍此二者舞師不以教以鄉遂百姓不預宗廟辟雍舞也
按鄭氏註大胥引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除
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及五大夫子先取適子高七尺
以上年十二到年三十顏色和順身體修治者以為舞人與古
用卿大夫子同義故地官舞師之教以祀春官樂師之教六者
此也或者則曰舞有二有文舞有武舞羽舞文舞也干舞武舞
也然考之周禮鼓人鼓兵舞帗舞舞師帥兵舞羽舞樂師教干
舞羽舞未嘗有文武之判論者自為分別爾以二者為文武則
四者果為何物邪夫樂舞先王用之為祭祀所以致鬼神示也

而學校教人先之以樂德次之以樂語而必繼之以樂舞何歟
蓋先王之教固所以淑人心於行列綴兆之間亦所以習人心
於名分等級之內自成童而知有此舞自入學而知有此舞以
至帥而舞祭祀賓客之時又知有此舞則誰敢干名而犯分也
哉自樂舞之教不明而周衰之君子且不知有禮樂況野人乎
以魯侯之廟而參于王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以仲子之
宮而得獻六羽以季氏之庭而得舞八佾周公樂舞之意安在
哉漢興古樂既喪惟恐廟樂之未稱故有文始五行之舞有武
德昭德盛德之舞文始即舜舞五行為周舞武德昭德盛德為
漢舞宗廟得備樂舞可也然不知其樂果皆舜周之制否乎歷
太宗有破陣樂名曰七德舞有慶善樂名曰九功舞舞則善矣

當時且有發揚蹈厲不如之容之譏則其為舞亦可知矣大抵
樂舞之教後世士君子不講久矣乎於羽毛之事視之若將浼
焉其於廟樂之當否樂舞之是非不惟不暇辨亦不能辨也我
思古人俁俁執籥者皆碩人陽陽執簧者皆君子曾謂士大夫
而不習為此乎然則欲明宗廟朝廷之樂制當自士大夫之知
樂始欲士大夫之知樂當自樂師教舞始

詩樂

世儒嘗恨六經無樂書遂謂樂不可以書傳也何則樂有詩而
無書詩存則樂與之俱存詩亡則樂與之俱亡樂其可以書傳
乎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此
樂之本乎詩也樂由詩作故可因詩以觀樂無詩則無樂雖有

鐘磬鼖鼓柷敔簫管尚遺古人之舊果可以言樂乎韶至齊而
猶聞必韶樂之詩尚存也濩至魯而僅見必濩樂之詩未泯也
詩有不存武樂至萇弘之時而失傳商樂至戴公之時而已淪
詩也者其作樂之本歟今觀周之太師掌六律六同五聲八音
以為樂而必教以六詩曰風賦比興雅頌是也瞽矇掌播鼗
柷敔簫管則必諷誦詩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此則詩之
所以為樂也太師曰大祭祀帥瞽而登歌此登歌之有詩也鐘
師則以鐘鼓奏九夏此鐘鼓之有詩也籥章則掌豳詩豳雅
豳頌此豳籥之有詩也祭祀則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
出入奏昭夏是祭樂有詩也大射則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
大夫采蘋士采蘩是射樂有詩也凡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

章亦如之是車行有詩也學士歌徹則徹樂亦有詩宰歌徹則
則執樂亦有詩四矣聲歌則美樂亦有詩至如大司樂奏六律
以歌七呂歌應鍾歌南呂歌函鍾歌小呂歌夾鍾是十二律皆
有詩歌也古人以詩為樂隨處皆有由今觀之樂節四詩騶虞
采蘋采蘩猶可攷獨貍首一篇不全夏詩九章肆夏執競思文
尚未泯而王夏五章已亡則是詩缺而樂與之俱缺矣豳詩有
雅頌先儒以七月一詩析為三體說者以為非是毋乃豳雅豳
頌亦有不存者乎九德之歌大司樂奏之瞽矇掌之此舜九功
之歌今不載經傳則詩之亡亦久矣吁詩存則古樂傳詩亡則
古樂廢今不以樂詩不存為憾而徒以樂書不傳為恨豈先王
作樂之本哉昔者季札請觀周樂為之歌二南國風雅頌季札

得以因詩而知樂使其詩不存則周樂亦豈有可觀者乎迨至孔
子之時舉千繚缺陽襄武叔若董類皆蹈河蹈海以避亂其樂
已不可考孔子自衛反魯而能使樂得其正亦以雅頌之詩尚
存故也故嘗謂杞宋之文獻不足雖孔子不能證夏殷之禮易
象春秋尚在魯則雖韓宣子可以識周禮之備存向使古詩尚
存自冊而下豈不復見周樂之正乎雖然古詩雖亡三百篇無
恙也而古樂亦無傳何邪吁此又不恚用詩者之咎以漢之詩
而使李延年協音律以唐之詩而使呂才被管弦果足謂之詩
乎誠能因三百篇以為樂則今樂豈不猶古樂宗人之不明詩

宋龍圖閣學士[illegible]葉時著

卜筮

龜為卜筴為筮卜筮者先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
也洪範九疇七曰稽疑舉於卜筮之用先王之重卜筮可知
矣此周官所以有大卜筮人也古者卜筮皆有三書曰乃卜三
龜一習吉是卜用三也太卜掌三兆之法曰玉兆曰瓦兆曰原
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此豈非三卜之制乎
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筮亦用三也太卜掌三易之法
曰連山曰歸藏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則六十有四此豈非
三筮之制乎按杜子春說三兆謂玉兆顓帝之兆瓦兆堯兆原

兆周兆又說三易謂連山伏羲歸藏黃帝易說既非三兆亦不
足據矣三兆漫不可考惟三易之名可得而辨者或曰連山神
農歸藏黃帝周易伏羲皇甫謐說或曰連山夏歸藏商周易周
此三王之易連山始於艮歸藏始於坤周易始於乾三易之首
不同於是有三正三統之說或者又曰伏羲始畫八卦文王始
重六爻今三易經卦皆八別皆六十有四豈至文王而後傳乎
宋元豐中毛漸奉使契丹於民間得書有山墳形墳氣墳此古
三墳書也山墳即連山易形墳即歸藏易氣墳即周易三墳為
伏羲神農黃帝之書只有卦名未有卦辭至三代因之為易始
有文辭山墳神農書夏因之為連山易始於艮故名連山形墳
黃帝書商因之為歸藏易始於神故以歸藏氣墳伏羲書周因

之為周易始於乾故名周易此三者皆卜筮之書周人兼而用
之孔子曰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也然說卜筮而分之則筮短而
龜長筮人曰凡卜之大事先筮而後卜蓋先筮以占之而後卜
以決之也周掌卜筮凡六官太卜爲卜筮之長而待以太卜名
開龜先則有卜師辨六龜則有龜人共燋契則有菙氏皆卜官
也易筮則惟簭人一人而已占人雖兼卜筮而首曰掌占龜亦
氏謂承其長是也是以虞朝謀從則曰卜盤庚遷都則曰卜武
王伐商則曰卜成王黜殷則曰卜周公營洛則曰卜言卜而不
言筮其亦從長之謂乎嘗觀太卜有八命之名是邦事有八者
之疑而後卜非八者則勿卜也簭人有九筮之名是國事有九
者之疑而後筮非九者則勿筮矣故洪範稽疑曰汝則有大疑

謀及乃心謀及卜筮是也太卜曰大貞大封大祭祀大遷大師
則作龜命龜貞龜筮人曰凡國之大事則筮之又曰凡小事涖
卜國事共筮是無事而不卜筮也不幾於太褻乎吁此猶先王
謹微之意也一事之微則必稽之卜筮而後決是其不敢自專
矣是故祭日有期而必卜祭牲可用而必卜葬兆可穿而必卜
豈非欲致其誠敬之意乎或者曰凡祀大神祭大示享大鬼帥
執事以卜日冬至圜丘夏至方丘之祭亦大矣卜而不吉則遂
已乎曰宗伯所謂大享大祀大祭者必旅上帝旅四望旅禘太
廟之祭也非常祭而卜日亦奚不可圜丘方丘之祭必以二至
豈待卜乎抑嘗考之肆師曰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
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嗣歲未興美惡未萌預而

卜之鄭氏曰先事而為備也春秋時鄭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
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石㚟雖
為征伐設言然而不吉則增修德而改卜亦先王自警之意今
也卜來歲於秋嘗獮社之日豈非因其卜之凶吉而預為備乎
當此秋之嘗而預為來歲芟田荒治之備當此秋之獮而預為
來歲寇賊不虞之備當此秋之社而預為來歲稼穡水旱之備
先時而預備思患而預防故太卜曰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
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救政者因其事而救之非
徒卜之而遂已也雖然三卜三筮亦云足矣且有三夢之法占
夢所掌且有六夢之占何耶曰此又天地之會陰陽之氣默有
所交而人之精神心術潛有所感也昔高宗以夢而得說武王

以夢而克商豈虛也哉宣王考室考牧之詩以熊羆之夢而占
男以虺蛇之夢而占女以夢魚而占豐年以夢旟而占家室則
夢之有占尚矣是故致夢之法夏后氏作焉觭夢之法殷人作
焉咸陟之法周人作焉三書經運十其別皆九十此占書也
太卜又贊以八命之事以之占夢吉凶亦足以詔王而救政事
矣然夢之所感有六或出於正噩或出於思寤或出於喜懼占
夢乃以日月星辰占之蓋夢者神心術之運與日月星辰之行者合
交感鄭氏釋經運以為如殷之十煇夜有夢則晝視日旁之
煇以占其吉凶此以日占夢之一法也月與星辰亦可以此法
推之以此見夢之吉凶猶神於卜筮也書曰朕夢協朕卜襲于
休祥古人之重夢如此不然占夢何以曰季冬聘王夢聘之者

問焉而奉幣以慶之也獻言夢于王王何以拜而受之拜云者受焉而屈躬以禮之也此豈先王欲神其夢而徒為是禮哉

史官

昔司馬遷父子為漢太史乃以文史星曆爲近卜祝之門彼徒見周官太史列太卜太祝之後而在馮相保章之列故有此言爾不知周之大卜太祝太史皆以下大夫為之内史又以中大夫為之秩尊而權重矣成王封康叔乃曰太史司寇蘇公是以太史而得預司寇刑獄之事其權豈不尊乎康王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是以太史而與公卿同服其秩豈不尊乎周書曰太史友内史友武王以太史内史為友則史職之不可輕也可知矣今觀太史所掌六典法則即太宰之所掌者太宰

以之待邦國官府都鄙之治太史以之逆邦國官府都鄙之治内宰所掌八柄之法亦太宰之所掌者太宰以之詔王馭羣臣内史以之詔王治太史内史雖為宗伯屬官而其權則與大臣相埒矣法則有所讚而不信者刑之納劑有所藏而不信者刑之位常有所攷而不信者誅之太史雖為史官之長而實得以刑誅百官矣法令政事會計則攷逆之諸侯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制禄賞罰則贊為之内史雖為史官之列而實得以禄命百官矣自漢以來史職往往見輕司馬遷為太史令且下蠶刑故曰主上之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所輕宜也周之史職有二等太史下大夫為小史諸官之長一也内史中大夫為外史御史之長二也然皆以史命官則皆史也古者天子有史言則右史書之動則左史書之今太史内史等官曾無一語及天子言動之書何邪蓋記言動於既形不若謹養於未發審得失於將來不若明是非於未萌今也一居必以詔王一動必以詔王一忌諱必以詔王一納訪必以詔王是皆隨事而謹微隨時而正始其於言動之間蓋已審之熟矣及其祭祀讀禮則有書會朝協禮則有書昭穆之叙則有書四方之事則有書是又以書而正王事也豈徒載筆螭坳執簡柱下關王言動而特書之邪其有所書者若内史有王命則書之外史有外令則書之所謂書者只此二事而已蓋内史掌書王命猶今之内制外史掌書外令猶今之外制故内史曰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是策命内史掌之也外史曰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是命令

外史掌之也御史一官掌贊書謂凡治者未受法令於冢宰則贊書之故其史有百二十人鄭氏謂若尚書作詔文非也周人制誥詔文出於内史外史非御史也或者則曰周史掌為制誥而周人之史籍何獨藏之史氏乎曰此則史官之掌也小史掌邦國之志謂諸侯邦國之圖籍文書也外史掌四方之志謂四方蠻夷之圖籍文書也世繫昭穆之書亦掌於小史三皇五帝之書亦掌於小史又況邦之盟書則太史内史貳而藏之大比民數内史則貳之以制國用是皆言民數亦藏之史官也故韓宣子聘魯觀書于太史氏豈非以書籍為史官之所掌乎然侯國皆有史官齊之太史魯之史克董狐晉之史蘇史黯是也侯國皆有國史晉之乘魯之春秋楚之檮杌是也國史掌書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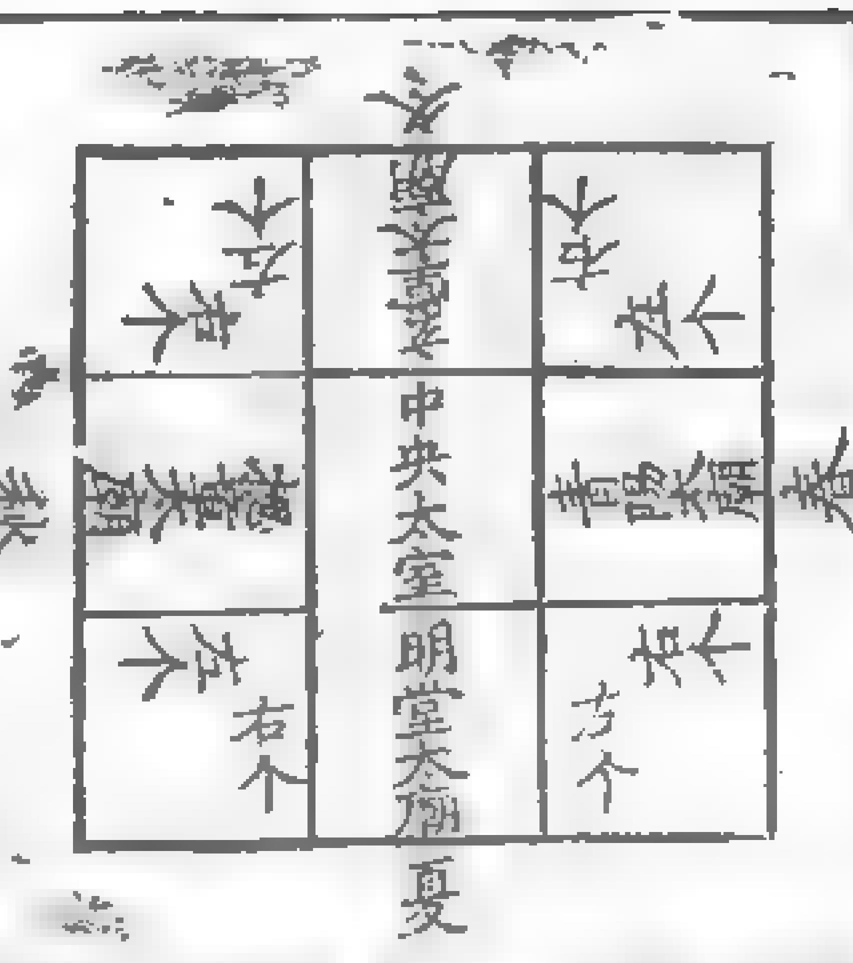
之事以逆于王故周禮曰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可也所謂事書者豈非如小行人利害逆順暴亂凶札康樂五書之類乎內史讀四方事書則諸侯國史藏於史官可知矣漢人以郡國計書先上太史亦此意也王國之書侯國之志皆藏之史氏則作史非史官之職而誰歟成周之史職自太史王御史凡七官馮相保章之掌天文猶星曆也內史外史之書命令猶制誥也詔王有言責之寄掌志有書籍之藏雖名為史而實兼是四者之職于以見史官之為重任矣後世置史使知有左右言動之記而已其地則有星臺有祕閣有諫垣有翰苑之職分而急不相屬名別而事不相干成周史館之任恐不如是狹也

明堂

月令有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玄堂中央居太室之文說者多疑呂氏之說為妄及觀周禮有閏月詔王居門之文則知先王每月各有攸居順時布政皆於此乎出也周之祭祀四方圭幣且放其色五帝亦然必因其方豈其居處而獨無所取法邪蓋明堂有五室室有三居青陽總章玄堂太室皆明堂也王者南面而立向明而治故總謂之明堂匠人曰夏世室殷重屋周人明堂鄭氏謂世室宗廟也重屋正寢也三代各舉其一明其制同也按孝經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明堂乃宗祀之地則亦為宗廟矣有明堂則有太室書曰王入太室祼孔安國以太室為清廟清廟亦明堂也則亦為太室矣月令五室所居之中皆謂之太廟則亦為太廟可知矣古人建國方五祖廟

乃在雉門之左此天子七廟之制而明堂乃在南門之外不在廟之寢則明堂非祖廟即寢廟也夏官隸僕掌五寢鄭氏以為五廟之寢是也又引天子七廟惟祧無廟則非矣先王先公之廟祧乃守祧掌之非隸僕也明堂有五室故有五寢明堂之名不見於周禮而見於考工記意在當時或稱為寢廟歟天子十二月既有常居閏月非常月則太史詔王居門終月說者謂聽朔於明堂門中退處路寢門中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是明堂在南門之外每月則聽朔於此又曰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彼謂之立是閏月聽朔則立於明堂門中此謂之居是聽朔而退則居于路寢門中如此則明堂與路寢門相通故知其為寢廟矣世室謂之宗廟重屋謂之正寢同此制也周禮十二月所居之制固無明文然上文曰頒告朔于邦國下文曰閏月詔王居門則知每月聽朔必於明堂而閏月則在門矣先王重告朔之禮而閏月亦謹所居者蓋閏以正時時以序事書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時以閏定事以閏成閏月其不可謹乎魯文公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春秋書之按鄭氏註周禮曰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是諸侯告朔于廟也魯文不視朔多矣而首於閏月書之閏不告朔而朝廟之禮猶講此亦餼羊存禮之意也周禮雖不言十二月告朔之地而獨於閏月居門之禮猶謹焉則先王重閏月之意可見矣不然則古人制字何取於王在門謂之閏

明堂圖



明堂有五室五帝各謂之
太廟室皆有左个右个惟
明堂在南天子南面向明
而治故總謂之明堂鄭氏
匠人註云木室東北火室
東南金室西南水室西北
非也

禮經會元第四卷　八

繫世

繫世之書重矣天子有帝繫諸侯有世本繫世不定則親疎何
由而别昭穆何由而叙同姓異姓庶姓何由而辨乎商之祖也
以契周之祖也以稷此亦可以定其所繫之所從出也太伯之
後爲吳胡滿之後爲陳此亦可以定其世本之所自來也然周
人繫世之奠必屬之春官一諷之瞽矇一奠之小史厥有旨哉
小史掌讀禮書也讀禮而掌奠繫世則教以禮之序瞽矇掌誦
詩者也誦詩而世奠繫則教以樂之和序故有别和故有親
有别則昭穆不相亂有親則親疎不相離周人定繫世之意蓋
如此豈徒原本繫之有遠近取閥閱之有高下而已哉司馬遷
作史記推帝劉之繫出於唐是帝繫猶有可考也叙司馬氏之
先出於重黎是世本猶有可稽也蓋司馬遷世爲太史氏小史
之學定繫世乃太史之屬故采世本而作史記明周譜而著世家
是其繫世之書至漢猶存邪然嘗讀尚書正義孔氏按帝繫云
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帝顓帝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
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叟瞽叟生舜又按帝繫及世本云黃
帝生玄囂玄囂生僑極僑極生帝嚳帝嚳生堯此繫世之書至
後世猶存焉孔氏又曰按世本堯世黃帝之孫舜是黃帝八代
之孫堯妻於舜之曾祖爲四從姊妹以之爲妻於義不可世本
之言未可遽信如此則後世所謂繫世之書非小史所奠瞽矇
所諷之書矣後世之繫世不明獨有氏族志存焉嗚呼自小史
之職廢瞽矇之官缺繫世既不復明則昭穆失其序親疎失其

禮經會元第四卷　九

和而本支之所從出者已不可得而辨雖有氏族雖有氏族哉
夫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瞽矇諷而誦之則人知其生之
有不樂小史奠而序之則人知其本之不可忘先王胥民於和
序之教而陶民於忠厚之風繫世之功多矣不然何以隸之禮
官繫官之掌邪

名諱

小史曰有事則詔王忌諱王制亦曰太史執簡記奉諱忌小史
太史之屬故奉諱詔諱之職同夫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
此左氏之語也然達孝莫如周公周公作周禮名可皆諱則周
公知所避矣今考之周禮文王名昌而醢人亦曰昌本麋臡武
王名發而小行人則曰時聘以發四方之禁周公名旦雞人曰

宰夫旦以詔百官是猶曰君前不自諱也成王名誦大司樂曰
興道諷誦言語擇人曰誦王志詩騃曰諷誦詩甚至官名謂之
誦訓胡為而亦不為君諱乎由是而觀之則周人以諱事神也
說左氏之語誣也不忌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而詩曰克昌厥後
駿發爾私周人不諱於詩矣衞莊公名同襄公名午而春秋曰
同盟于幽陳侯午卒孔子不諱於春秋矣漢儒記禮乃曰詩書
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嫌名不諱二名不偏諱亦知其說之
非而應為是說爾孟子諱名不諱姓之語毋亦為人子者不忍
自斥其父祖之名而他則未嘗諱也然則太史之奉諱惡小史
之詔忌諱果為何事耶曰此則如地官誦訓所謂掌道方慝以
詔辟忌之類是也人君行事當知此忌而避惡即吉而忌凶所

謂忌者非謂忌日也君子有終身之憂故忌日不樂此則孝子
慈孫之心尚何待於小史之詔彼鄭康成徒見忌諱之文屬於
繫世昭穆之下故以死日為忌名為諱豈知王之所謂諱惡者
以惡事之當諱避爾小史之所謂忌諱者其亦謹惡忌避之義
歟自此義不明後世乃有以諱而易人之名者以諱而易人之
姓者漢史之書蒯徹為通莊周為嚴是也嫌名而諱荀卿為孫
是也二名而諱世民為人是也甚至諱惡益繁辟忌愈眾有臣
行之諱有梁山崩之諱惡者違禮以為孝諂者獻諛以為忠吾
恐周公孔子之愛君父不如是之屑也故因小史之詔忌諱而
為是論以袪漢儒之惑而明周禮之疑以附韓文公胡定公之
辯

天文

太史內史皆史也馮相氏保章氏何以列於史官之中按春秋
傳曰楚有雲如眾赤鳥夾日以飛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則是太史
固司天道矣月令曰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是以
司天日月星辰為太史之職然則馮相保章氏不屬之太史而
屬之何官耶二官皆稱氏以其有世功則以官名氏猶重黎之
世序天地也掌天文而世其官猶有廢時亂日如夏仲康之羲
和者況不世乎馮相氏曰掌歲月日星之位而辨其敘事以會
天位保章氏曰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
以二職考之馮相氏則司天文之常保章氏則司天文之變者
也司其常以辨敘事所以敬授人時司其變以詔救政所以克

謹天戒自子丑至戌亥十二歲也自孟春至季冬十二月也自
玄枵至娵訾十二辰也自甲乙至壬癸十日也自角亢至翼軫
二十八宿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日月星辰之
行俱不失其度是之謂會天位而可以為時事之候冬至日在
牽牛景長三尺長至也夏至日在東井景長五寸短至也日者
實也必於長短極時致之故以冬夏致日春分日在婁月上弦
於東井圓於角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角月上弦於牽牛圓於
婁下弦於東井月者闕也必以長短中時致之故以春秋致月
日之長短月之盈闕以四時致之聞有差忒是之謂辨四時之
敘而可以為時敘之期此馮相氏之辨敘事者以此也天位得
其會四時得其敘固天文之常或者人事未修天理未得而有

日月星辰之變動保章氏因以辨其吉凶又以星土之分而觀妖祥以歲星所居而觀妖祥以五雲之色而辨吉凶之祲象以十有二風而命乖別之妖祥且如星見大火梓慎知宋之將火也以星土觀妖祥也歲紀玄枵裨竈知楚子之將死此以歲相觀妖祥也梓慎望氣而知宋鄭之多變則以雲而辨其吉凶矣師曠歌風而知楚師之無功則以風而命乖別矣此保章氏之所以救政者以此也叙事者馮相之常救政者保章之變以保章之詔救政而訪馮相之叙事以此見保章之於馮相其職實相通也不惟此爾太史正歲年以叙事是定四時以叙授人時之事今保章氏之訪序事以人時為重則其叙事又與太史通也然而吉凶妖祥保章掌之足矣既復一官掌十煇之法亦以辨

吉凶觀妖祥乃以列之卜祝之間何邪蓋星史卜祝職本相通古者設官分職其於吉凶妖祥之事若是拳拳而不敢忘者為備故也一則曰觀妖祥二則曰辨吉凶以此見保章之於眡祲其職又相通也至於太卜贊三卜三筮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而亦曰以詔救政今保章之詔救政見天象而先為之備則其救政又與太卜通也或者則曰周官吉凶妖祥之占曰訪叙事曰詔救政足矣有如日月之眚非細故也胡為有救日月之鼓又胡為有救日月之弓矢此何益於救灾之政耶蓋先王克謹天戒人目克有常憲罔不知鳴鼓張弓無補於日月之救然亦不忍坐視薄蝕而不之救也至如大栽大變則不舉大栽大變則弛樂大荒大栽則素服亦非徒具虛文也其所以修身

恐懼以答天戒有無所不用其極也豈徒區區桴鼓弓矢之救而已哉後世之君不惟叙事不訪救政不詔至於救災之禮亦不復講孔子作春秋故於日食之變必詳記而備錄之以戒人君遇災而不知懼也聞有伐鼓用牲又譏其禮墨人屢致意焉況猶愈於坐視而不之救也他如夜星不見星隕如雨星孛入一星孛東方之類此皆天文之變者而時君世主恬不之畏毋亦馮相保章之職不舉歟

分星

分野之疑何始乎曰二鄭之釋周禮也據大司徒曰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康成以為十二土分野十二邦繫十二次各有所宜保章氏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

星司農引春秋傳曰參為晉星商主大火國語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是也康成則曰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此分野之辨所以紛紛而不一歟自時厥後或以十二州配之或以列郡配之或以山河兩界配之或以七星主九州漢志天文劉昭或以七星主七國語或繫之二十八宿或繫之五星紛紛異論是以學者多疑焉主分野之是者則曰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為鶉火之次當周之分武王克商歲在鶉火伶州鳩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則周屬鶉火可知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為實沈之次當晉之分晉文即位歲在實沈董因曰實沈之次晉人是居則晉屬實沈可知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七度為鶉尾之次當楚之分魯襄公二十八年歲淫於玄枵而裨竈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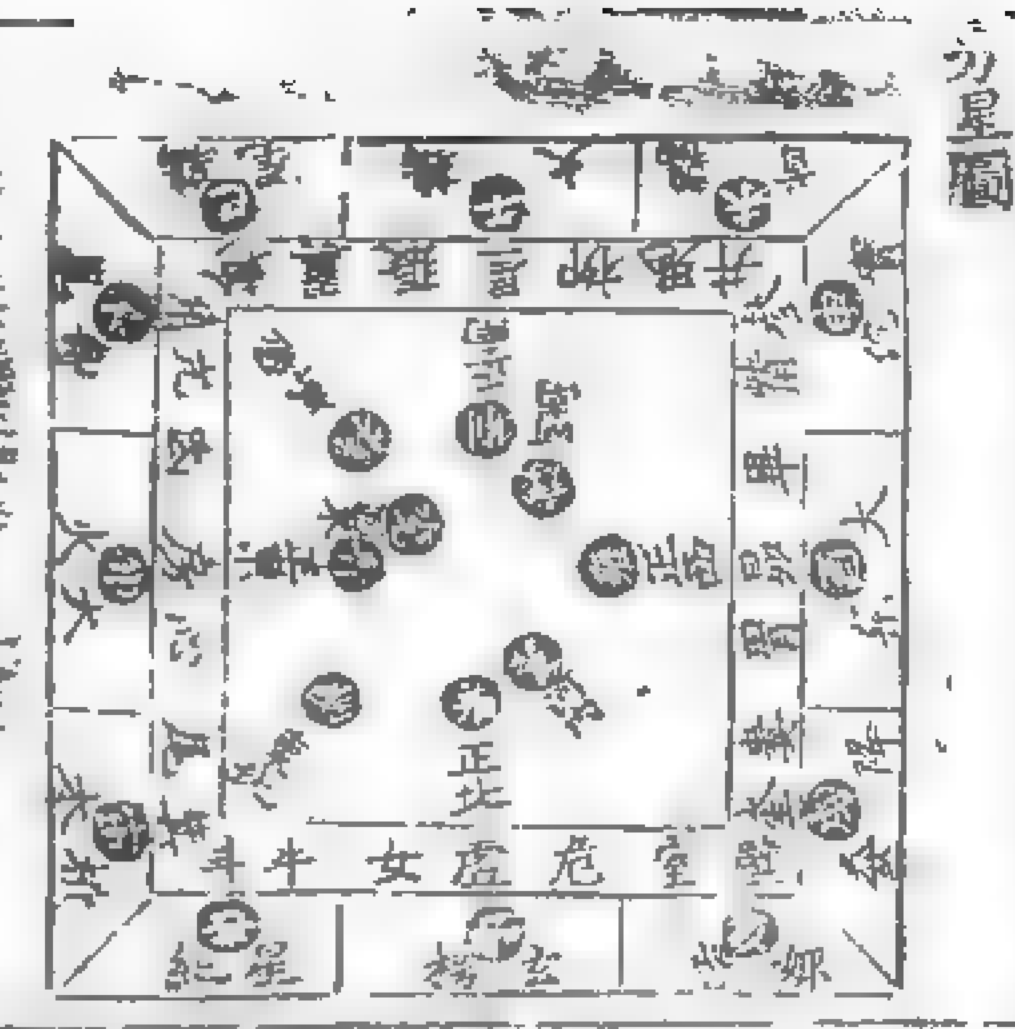
之將死且曰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說者謂帑烏尾也則楚爲鶉尾可知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爲大火之次當宋之分昭公十七年星孛見大辰而梓慎知宋之火且曰宋大辰之墟鄭祝融之墟也皆火房也說者謂辰大火也則宋屬大火可知此則分野之說爲不疑矣辨分野之非者則曰吴越南而星紀北齊東而玄枵北衛東而娵訾北魯東而降婁西周宅中北而鶉星乃位于南以鶉火爲周可乎秦在西北而井鬼乃在乎西南以井鬼爲秦可乎觜參在西魏在東北以觜參爲魏可乎角亢東宿鄭在滎陽而係於角亢可乎昴畢西宿趙居河朔而屬於昴畢可乎又曰牛女北也史記謂之揚州虛危北也史記謂之青州昴畢西也史記謂之冀州奎婁

西也史記謂之徐州魏冀州之國也晉則不屬於冀而屬於益魯兗州之國也魯則不屬於兗而屬於徐此則分野之說爲可疑矣然畧分野之說而不信則周禮不應有星土之辨拘分野之說以爲驗則左氏未免有傅會之誣更以左氏考之無冰之災何關於元枵星紀而梓慎以爲宋鄭之饑襄二十八年日食之變何與於豕韋降婁而士文伯以爲魯衛之惡昭七年星紀果同爲吴分則吴亦得歲一星何以謂之越得歲而吴伐之必受其凶昭三十二年參墟果爲晉分則實沈爲星子產何以謂之高辛之子而能爲晉侯之祟昭元此又左氏之說又不足信也又以史冊觀之四星聚牛女而晉元王吴四星聚觜參而齊祖王魏彗星掃東井而符堅亡秦熒惑星見箕尾而慕容德復燕此又分野之

而未可以盡畧之也蓋星土分星本不可以州國拘也且以職方氏言地理必指其東西南北之所在山鎮川浸之所分民畜穀利之所有獨於天文之紀如司徒只言十有二土未嘗序言其所應者何次保章氏言星土辨九州之地不明言其所辨者何星是星土分星不可以州國定名亦明矣愚以保章觀之隨其土之所星應其星之所臨故謂之星土辨九州之地非如鄭氏言十二邦繫十二次也隨其國之所封緣其星之所在故謂之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亦非如賈氏言受封之日歲星所在國屬焉夫九州上應星土則三百餘度皆有其驗豈特十二次而已乎封域皆有分星則千八百國皆有所屬豈特十二國而已乎九州之土皆配星九州之國皆有分故因其星可以辨其

州之地因其分可以觀其國之妖祥保章氏之說如是而已記者何必牽合傅會而定指後世郡國之名以求配之也昔孔子作春秋日食隕星之變無所不記豈必皆周魯之分而後書之乎五星聚東井漢入秦之應也崔浩言其不在十月司馬公作通鑑乃弃之而不取歐陽脩唐天文志而日食星孛之變一一記之而獨不言其某事應亦豈拘拘於分野之說哉大抵周官所辨者欲以觀妖祥爾天子之所觀者九州也諸侯之所觀者一國也諸侯以一國分星而驗一國天子以九州星土而辨九州諸侯觀一國之妖祥而爲一國之備可也天子可以護之一國分星之所屬而不爲之救政序事乎知乎此則可以言星土之說矣

分星圖



按大司徒只言土宜十二土不言所辨何次保章只言星土辨九州不言所辨何星又言所封之域皆有分星亦不言其何分也康成以春秋所十二國分配十二次恐未必然今以圖不指定九州分配第星只按職方氏所言九州東西南北自有定界者九州地界之所析則星之所辨亦略可槩矣

分星舊圖

車旗

車旗所以彰德而辨等威禮而正名一毫不[illegible]僭越也巾車掌車司常掌旗二職雖分而實通故其官相聯巾車曰掌公車之政與其旗物而辨之則車旗之職通矣蓋王[illegible]王后之路有等而孤卿大夫士庶人之車亦有等王與諸侯之旗有名而卿大夫士師州里縣鄙之旗亦有名名物之頒等級之敘章其有德之別而禮存焉此巾車司常所以屬於禮官也且以路車言之王路大路也大馭馭之金路綴路也[illegible]一名齊車齊僕馭之齊右前之象路先路也一名道車道僕馭之道右掌之木路亦次路也一曰斧車田僕馭之革路戎路也一名戎車戎僕馭之戎右掌之[illegible]木路無右者鄭註云齊右與僕齊同車有祭祀則兼王路之右然則戎右兼田右歟此王之五路也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諸侯所乘安車朝見於王所乘翟車王后出桑所乘[illegible]后居宮中所乘內司服掌后六服而三服以翟為飾巾車掌后五路而三車以翟為飾豈非取其文明歟然周禮不言后車之用鄭氏約五路而言之王路以祀金路以賓象路以朝故鄭氏以三翟當之此后之五路也至於孤卿大夫士庶人之車周之服車五乘[illegible]服事之所乘也巾車不言公侯伯子男之車者以其服下王一等則其車亦下王一等也金路繁纓九就則上公金路矣象路七就則侯伯象路矣革路五就則子男革路矣故巾車曰金路同姓以封象路異姓以封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此四路之用有同異

內外之別也以[illegible]采芑曰路車有奭簟笰[?]華[?]者方叔也菽爲曰鉤膺[illegible]乘馬者申伯也[illegible]曰鉤膺鏤鍚乘馬路車者韓侯也三者皆非同姓而[illegible]乘[illegible]矣豈非詩人所言以上公以九爲節得乘金路侯伯以七爲[illegible]當乘象路而巾車所謂以封者乃其賞賜之特恩而非所[illegible]制歟春秋傳曰武王封魯衛唐叔以大路杜[illegible]預謂金路也王之[illegible]大路曰玉路諸侯之大路曰金路此則以封同姓之車也又以旗常言之日月爲常王建之蛟龍爲旂諸侯建之通帛爲旃孤卿建之雜帛爲物大夫士建之熊虎爲旗師都建之鳥隼爲旟州里建之龜蛇爲旐縣鄙建之全羽爲旞道車載之析羽爲旌斿車載之此司常須旗物之名也巾車曰玉路建大常金路建大旂象路建大赤

革路建大白木路建大麾鄭註曰大赤周之正色大白殷之正色大赤通帛之旜大白雜帛之物大麾不在九旗之數愚按記言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今五路所建既有日月之常此必中央所建之旗矣蛟龍爲旂安知大旂非左青龍乎鳥隼爲旟安知大赤非前朱雀乎熊虎爲旗安知大白非右白虎乎龜蛇爲旐安知大麾非後玄武乎此巾車敘旗物之名也然司常言國之大閱贊司馬辨旗物而司馬教治兵言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與此同其他則否此言孤卿建旜彼則師都載之此言大夫士建物彼則鄉遂載之此言師都建旗彼則羣吏載之此言州里建旟彼則百官載之此言縣鄙建旐彼則郊野載之此言[illegible]而司馬又闕之蓋司常主大閱而言司

馬主治兵而言大閱大禮也孤卿大夫士[illegible]遂采地之大夫咸在師都將都縣之兵州里縣鄙將鄉遂之兵此師都所以有旗州里所以有旟縣鄙所以有旐孤卿大夫士則從王爾所以建旃建物也治兵常禮也孤卿大夫士未必盡出其所從王者百官也命卿之爲軍吏者也采地鄉遂之兵皆屬於命卿故雖師都不過載旗鄉遂不過載物至於郊野載旐特以采邑大夫將采邑之兵不屬乎命卿故也此其所載之旗或有不同歟試於司常司馬互言之也道車象路斿車木路此王路之所載故司馬闕之而與巾車所建之旗亦不同也然路車則有繁纓旂常則有斿按巾車玉路樊纓十有二就太常十有二斿自此降殺以兩金路九就大旂九斿象路七就大赤七斿革路五就大

白五斿木路則當三就大麾則當三斿可知矣鄭氏謂不言就與革路同非也考工記又曰熊旗六斿龜蛇四斿亦非也典命曰上公九命宮室車旗衣服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以七爲節子男五命以五爲節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公之孤四命卿大夫士三命再命一命皆可以是推之郊特牲乃云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毋乃惑於漢儒事天尚質之說歟不思司常言大路以祀非祀天乎玉路一就則大常亦可一斿矣郊特牲又曰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則旂常之制又皆無辨矣尚何足信哉周人以大裘祀天而漢儒謂裘冕無旒周人以大路祀天而漢儒謂路纓一就如此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胡亦不降而爲一寸乎儒者欲明衣服車旗之制要當以周

禮經會元

兵政

太宰人知其掌治也司徒人知其掌教也宗伯人知其掌禮也司馬治軍掌兵也今乃言掌邦政而不言兵政正也以正而歸不正也不得已而用兵則有征而無戰征之為言正也亦以正天下之不正者歟易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夫師出於正而猶曰毒天下蓋才說用兵便不免一毒字兵豈先王所樂用也哉是故司馬一職首以建邦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平之所以使正也正以畿國使固封域等以儀位使安分守作以功賢使勉事功牧監以使之相維軍旅以使之相糾任之以職貢則無曠土用

之以簡稽則無游民均守平則使尊卑不得以相踰比大事小使小大不得以相陵如是則天下無有不正者矣于斯時也諸侯猶有違命者有憑陵暴犯盜賊者有放弑賊殺亂行者有負固不服犯陵不循荒散不治者則不得已隨其罪之小大輕重而以九伐之法正之伐而言正豈非以上伐下而有征之之義邪觀此則司馬雖曰掌兵而未嘗明民以用武也又況軍藏於六鄉而弗謂卒將藏於六鄉而弗謂將以蒐田獮狩而隱其振旅茇舍治兵大閱之名以比閭族黨州鄉而易其伍兩卒旅師軍之名以井邑丘甸縣都而晦其車馬甲士步卒軍賦之名以卒伍而會於教官之司徒以軍禮而掌於禮官之大宗伯以大禁而拘於刑官之士師司馬雖有統兵之職率皆於政象之重汲汲於政職之施而於兵政若不敢專焉以至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雖有其名而無其官則先王不樂用兵之意亦可知矣大抵先王以天下之不可去兵於是乎有治兵之法以武事之不可明民於是乎有寓兵之意四時有田則教兵不為不先六鄉皆將則舊將不為不豫尚何待刻畫兵籍而明示之以毒天下之具哉是故徒役可盡起而所調惟一人鄉遂皆為兵而所制惟六軍先王不忍用兵之意已見於此愚故因小司徒之令賦而知先王之不忍用民因大司馬之掌政而知先王之不樂用兵

將權

大司馬制六軍則兵屬大司馬矣至於軍旅大事則五官預有事焉冢宰掌政典是政與司馬通也宗伯掌軍禮是禮與司馬通也司寇掌軍刑是刑與司馬通也司徒一職乃統六鄉六遂

之民六軍之所自出也故大軍旅大田役司徒以旗致之則民與司馬之軍通矣司空雖不可考然鄉師大役帥民徒而至以考司空之辟以逆役事則司空與司馬相通可知然此特六官預執事於軍旅爾大司馬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軍將皆命卿則是六軍之將皆六卿為之也且如有扈之師六事咸在牧野之戰三亞並行皆將也豈特預執事而已哉蓋古者寓兵於農寓將於卿寓於軍賦皆言及此矣然古人命卿為將此有事之時也然重而統兵亦不專屬之司馬不欲其權之專屬一人也嘗考之書大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

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齊侯司馬掌兵也非有宰旨之命則不敢一擅發召公冢宰制命也非有二御將命以往則不得以專行此則守衛之兵權不專屬於一人也又觀之詩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程伯司馬出征者也非有尹氏之命則不得以戒旅尹氏世大夫出令者也非有卿士王命則不得以整師此則征伐之兵權不專屬於一人也古者兵無專將將無專權觀此亦可見矣是故周人制兵□□□國子宿衛之士則屬之冢宰虎賁宿衛之兵則屬之司馬□□□□之□旣屬之地官又屬之秋官至如國有大事國子□□付雖屬於夏官之諸子而又弗征於司馬其衛兵之權散出何知也鄉遂之民皆軍也則屬之司徒四時之田皆兵也則屬之司馬閭師地官之屬軍旅之戒則受法于司馬至如鄉師□民徒而致政令受役要可也而必攷辟于司空其織兵之權散出可知也蓋古兵制自衛民之外六軍之制皆寓兵於農卒爲兵之可統寓將於卿本無將之可名又況兵權散出不專屬之一人有事調兵則天子遣使一手璽發之其權又屬於天子是以兵滿中外居然若無迹及數世司馬世官矣以命氏駟至諸侯更伯列國專征世卿帥師大夫歲甲孔子作春秋凡書帥師譏權自也聚民而爲兵則兵安得而不惰聚兵而專將則將安得而不驕此其爲患也久矣唐人府兵號爲得井田大□然井田寓兵於農府兵寓農於兵其意已異而況兵有定額將有定員更番再世安能無將驕卒惰之患府兵且爾而況不爲府兵者哉

師田

王制曰天子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若然則田獵特爲三事講也今觀大司馬四時之田皆因田而講武豈徒爲賓客庖豆之奉而已哉王制特爲獲禽設也非爲講武言也周禮非區區於獲禽而賞奉於講武也然知古人因田事而講武而不知古人因武事而寓田講武本非古人之得已而殺獸亦豈古人之本心哉古人不以無事而講武亦不以無事而殺獸是以因振旅茇舍治兵大閱之教而寓蒐苗獮狩之儀因蒐苗獮狩之田而爲社礿祊烝之祭如此則講武爲有名而殺獸爲有禮也且成周田獵之制見於地官如大司徒則以旗致民小司徒則會卒伍以作田役鄉師則前期出田法簡其鼓鐸兵器修其卒伍州長則帥民而致之黨正則作民而治其政事族師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縣師則受法於司馬作其衆庶牛馬車輦令其卒伍旗鼓兵器帥而至遂人則作野民帥而至遂師則平野民稍正則用野民帥而至稍人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輂輦帥而至以聽於司馬鼓人則掌六鼓四金以正田役司常則賛司馬頒旗物及致民置旗弊之此田獵發民之禁令見於他官者然也山虞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旗于中致禽而珥焉澤虞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旗以屬禽迹人則掌邦田之地爲厲禁而守之牧師則贊焚萊獸人則時田守罟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小宗伯則

師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肆師則四時田獵祭表貉則為位甸祝則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禰乃頒禽田僕則設驅逆之車小子則斬牲左右徇陳此田獵致禽之禁令見於他官者然也成周田政必分掌於六官之屬以其皆預田也而四時教法則大司馬實總之是以仲春而教振旅平列陳辨鼓鐸鐲鐃之用遂以蒐田祭社仲夏而教茇舍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遂以苗田以享礿中秋而教治兵辨旗物之用遂以獮田以祀祊中冬而教大閱則合三時之所辨者而皆辨之遂以狩田以享烝此則大司馬因講武以寓田因致禽以修祀其禮然也然四時之田鼓鐸鐲鐃必皆備旗物號名必皆舉令三時各辨其一而不辨其二則何以令六軍乎曰四時之田

雖不辨而隨時所教各有所主每於一事加詳焉故法言之而實皆辨也或者則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雖云農隙以講事然古者寓兵於農農民趨事赴功極因農隙各順其時少有隙暇亦欲自休息也今以四時而講武使民奔走服役之不暇將恐春不及耕夏不及耘秋不及斂冬不及藏終身擾擾而不得休息豈先王使民之政乎大抵成周制軍其於六鄉六遂之民本不盡用也雖曰田與追胥竭作必隨遠近之地而迭征之何嘗一一盡致於司徒而聽教於司馬也辨鼓鐸則有諸侯軍將師帥旅師卒長兩司馬公司馬之屬辨號令則有羣吏百官師家縣鄙鄉野之屬辨旗物則有諸侯羣吏師都鄉遂郊野百官之屬四時必隨其地之遠近師屬而迭教之矣大司馬於四時之田亦姑總其大綱言之爾如欲盡縣鄙內之民而教之吾恐所田之野四表相去不三百五十步爾雖容百官且不足況六鄉乎都鄙去王城五百里雖一年講教且不可況四時乎雖然亦觀先王教兵致禽之意可也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草止則曰茇舍備兵則曰大閱今以仲春而教振旅則是教民之始而已為還兵之期以此見先王之不樂用兵也特以戰不可以難安而忘民不可以不教而戰由是乎有四時之教然茇舍則曰如振旅治兵則曰如振旅雖曰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皆如振旅之陳而不用兵之意已默寓乎其中矣凡田搜擇取獸曰蒐為苗除害曰苗獸多可殺曰獮圍守不擇曰狩今以中春而行蒐田則是致苗之始已有愛物之心以此見先王之不忍殺

獸也特以兵不可以無名而習田不可以無事而講於是乎有四時之田然夏苗則曰如蒐秋獮則曰如蒐雖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皆如蒐田之法而不殺之仁已迭行乎其間矣觀此則講武豈先王之得已而殺獸豈先王之本心哉

功賞

春官內宰稽功會食則制祿食必視功夏官司士以功詔祿則稍祿秩必視功至如小宗伯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與氏亦云王以賞賜有功則是車服宮室之賞而視功也而況司勳六鄉賞地之法如職師所謂賞田者賞之以土地可不眡其功以為輕重乎司勳所謂功者何如哉王功曰勳以其定策立之功有益於王者也國功曰功以其建邦設都有功於國者也民功曰

民興利而有不窮之用故曰庸事功曰勞舉合從頭而有
勳勞之績故曰勞治功曰力以其術治理者也戰功曰多以
其效首虜之多此六者各隨其事而[illegible]其名而[illegible]其等
爾總而謂之功鄭氏以仞國[illegible]稷[illegible]信之功比之則和矣
功有六等則賞法必有六等功之大者賞必重功之小者賞必
輕故曰凡賞無常輕重眡功司勳之賞無常猶司勳之賜無常
也蓋以德詔爵則爵有常品以功詔祿則祿有常秩以能詔事
則事有常職以久奠食則食有常廩惟賞賜出於人君非常之
恩如冢宰所謂匪頒如玉府所謂賜予皆一時之特恩苟有常
額而無輕重多寡之裁則人人可以僥倖而得之矣今司勳所
掌者賞地之法也猶詩所謂錫以山川土田附庸者也以地賞

有功亦如采地之制必有稅法載師賞田在遠郊之地其稅二
十而三今曰凡頒賞地三之一食三分其地王食其一而受賞
者食其二是十而稅二也又何倍於賞田之稅乎按載師曰賞
田此言賞地又曰惟加田無國正是田以實數言而地則不止
為田亦如司徒封疆之謂[illegible]故其言稅不同與賞地之稅雖倍
而如田無正安知其不為二十而三也然此特賞地之法爾而
先王報功之意豈特錫以土田而遂已哉凡有功者必銘于王
之太常祭之大烝是先王念功之意不忘也生則銘書于太常
如書所謂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是欲之如日月也死
則祭於大烝如書所謂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
欲之如祖宗也先王[illegible]既賞之以地又銘之以旂又享之以

其奉念功之意蓋將與國咸休相終始宜若後世誓其
將方剖而葅醢之誅已隨[illegible]繪之象[illegible]而赤族之禍[illegible]
司勳賞地之法固已不敢望家而司寇功辟之議亦豈無
有者哉然司勳猶今吏部司封司勳之職宜以屬天官也否則
掌六卿之賞地宜以屬地官也今以[illegible]之夏官司馬之後何邪
蓋六功雖以戰功居其末然人之常情[illegible]冒矢石出萬死一生
之地而甘心不辭者為國家衛社稷[illegible]其功不亦多乎先王用
兵行師首以功賞為重甘野有用命之賞鳴條有從誓之賞發
野有功多之賞出師無功何以為社稷之衛有功不賞何以為
士卒之勸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旬如屬之地官則司存散隔文
告回復而遷延之患生況有害功者乎馮唐言李牧為將賞賜

決於外不從中覆乃能成功魏尚以上功差首虜六級而文吏
以法繩之[illegible]賞大輕則非所以用將由此觀之戰功之賞猶為
急也周人固無害功之事而周公為後世慮故以司勳繼司馬
之後厥有旨哉

馬政

夏官制軍而以大司馬名官其次有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其
下有公司馬兩司馬又其外有都司馬家司馬設官命名皆曰
司馬豈非軍政以馬為重乎成周六軍之賦不知用若干馬考
之稍人掌令丘乘之政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
法作其同徒輂輦帥而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按縣師若有
軍旅會同田役則受法于司馬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

人之卒伍此司馬頒法於縣師而縣人則以縣師之法帥而縣
於司馬也縣師掌邦國都鄙郊里地域人乃掌甸稍之人卒
司馬之法令丘乘之政則是法遞行乎於畿侯國矣然則丘乘
之政車馬之賦也鄭氏謂乘爲甸非也彼徒見司馬法曰甸出
長轂一乘馬四匹以爲車乘非丘所供也不知司馬法言甸出
一乘謂兵之數也周禮言丘供一乘畜兵之數也畜之多所以
存武備謂之寡所以優民力況司馬法未必周制也何必於丘
乘而疑之乎丘十六井一井八家共百二十八家共出車一乘
馬四匹成周軍賦不可得見獨稍人丘乘一法可得而推之丘
出一乘則甸當四乘縣十六乘都六十四乘共二百五十六四
馬矣以六卿計之萬二千五百家約出四百匹馬六鄉約得二

千四百匹馬之或者則曰魯作丘甲聖人譏之以其賦役之重
也今令丘出甸 乘馬四匹得無甚於丘甲乎蓋成公作丘甲
者令一丘之家皆爲甲 盡數調丘也丘乘之法畜之而非盡
調也鄭氏亦以丘甲役者所以一時以人數調之使勞逸
適爲然則丘乘必有遞征之法也況軍政以馬爲重今六鄉所
出僅二千四百匹爾亦豈爲多馬乎先王寓兵於農故亦藏馬
於民特設馬質一官繼於司馬之後使之爲民平馬價之高下
而使民自畜焉一以爲戎馬軍旅用之一以爲田馬田役用之
一以爲駑馬給役用之田戎分爲二物則其遞征可知矣校人
謂駑馬三良馬之數則此駑馬當亦以是之數鄭氏以此三馬爲給
官府之役則非也曰受馬於有司者謂有司實其馬以授民也

爲死則何內必買馬以代之恐其久而缺備也甸外則入馬耳
於有司恐其久而無信也受以其物欲其如本色也其外則否
謂馬之毛同則不必如本色也綱馬則綱之所以調馬性馬行
則齊之所以寬馬力有以馬爭訟者則爲質聽之禁原蠶者欲
其馬息之蕃也按鄭氏曰天文辰爲馬蠶者龍精是馬與蠶同
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爲傷馬與凡此皆所以養民畜馬之
政也至如校人所掌之六廐所辨之六種所養之十二閑則王
馬之政也校人所謂凡軍事物馬而頒之謂頒之官府卿大夫
共軍事者耳其於民馬無預如曰以共六軍則天子之馬一廐
二百一十六匹良馬五種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三之千二百
九十六疋既欲以給群吏又何以供六軍乎且以廐之馬數合

併遂不滿五千四與王馬共得八千匹爾詩人歌宣王則曰其
車三千三千則當萬二千匹不知宣王安得有此馬也蓋詩人
歌詠言大槩爾未必果有三千車也衛人歌文公而曰騋牝三
千騋牝未有三千乎魯人歌僖公而曰公車千乘公車果有千
乘乎或曰天子萬乘當馬四萬疋諸侯千乘當馬四千疋卿大
夫百乘當馬四百匹今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蓋天子六軍指
六卿也萬乘則合王畿千里言之大國三軍指三卿也千乘則
合封疆五百里而言之大夫采以視子男卿采地視伯則百乘
宜未爲過也考之校人天子十二閑分爲左右三千四百五十
六匹邦國半天子之閑爲四閑則三良馬居二廐六百四十八
匹駑馬三之一種亦六百四十八匹并千二百九十六匹爾卿

大夫二閑良馬一百一十六匹駑馬三之為六百四十八匹并為八百六十四匹故家以實數言不啻百乘而侯國千乘天子萬乘是合言之允此皆言馬乘之數耳然寓兵之成周設官民馬之政特設馬質一職王馬之政乃有校人僕夫趣馬巫馬牧師廋人圉師圉人何其略於民牧而詳於王牧也蓋民馬民自備而自畜之其畜也則有司授之其用也則有司帥之王馬則自為牧廐不有數官分任其責則孰為之畜牧乎是故校人掌馬政趣馬正良馬巫馬養疾馬牧師廋人則掌牧閑圉師圉人則掌芻養然後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豈特為王馬祭而不及民馬乎巫馬與醫合為一官雖特為王馬設亦豈聽民馬之自為豐耗而不設巫醫乎馬質之禁原蠶

廋人之祭馬祖亦互言之未必重此而遺彼也抑嘗因是而觀周人牧馬之職校人以中大夫二人為之趣馬而下皆上士中士下士先王以士大夫而任牧廐之寄不幾於太褻乎吁不如是不足以見馬政之重也天下事須選士大夫為之趣馬得人周政以立駉惟趣馬詩人刺之一趣馬之職而必為吉士之是用豈若後世一付之輿隷皁牧之手乎大抵馬政非得人則畜牧不蕃士大夫之心術不良則畜牧不蕃成周之士大夫皆德行道藝之選以德行道藝之人而隷師趣馭僕之職吾知其畜牧之必善矣不然衛人美文公騋牝之富何以曰秉心塞淵魯人頌僖公駉牧之盛何以歸之曰思無邪信矣馬政之蕃不可無士大夫心術之良也

火禁

周官水火皆有禁水親而不尊易以溺人川游之人狎于水有秋官萍氏禁之宜也火之有禁既有天官宮正以修之又有秋官司烜修之亦云足矣夏官司爟又特設一官以掌之何邪蓋火之為物炎上就燥尊而不親又非水之比也不得其齊則疾不得其性則災故火星之伏見有時國火之變易亦有時過焉為災此司爟所以因時而施令變火以救時疾也先鄭云三月昏心星見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昏心星伏戌上使民內火春秋傳曰以出內火夫出以季春內以季秋則是二時出入火矣又曰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何邪蓋季春出火非出火於民也火星昏見司爟乃禮而出之猶羲叔寅賓出日也季秋內火非令

民內火也火星昏伏司爟乃以禮而內之猶和叔寅餞內日也二時之出內火星猶祭祀之祭爟不忘本也曰民咸從之民亦如之亦令民知有出內之節也故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以火星出入而修禁也司烜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為火星將出而修禁也宮正特嚴宮中之禁司烜泛修國中之禁故或以春秋或以中春有不同歟若夫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則是順四時而改國火也鄭司農引鄒子之說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是有五時變火此蓋於五行五色之說也周人取火之制司烜惟司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共祭祀而司烜實預國中之火禁則司爟四時之變國火要知夫不以遂取火而易之耶取於日則

爲明火國火則不取於日爾語曰鑽火改火是也然司爟上士二人徒六人司烜下士六人徒十二人安能遍於國中之火蓋修國中之禁毋亦司爟施其令司烜施其禁而使民自易之歟司爟司烜二官分屬夏秋官者司爟行火爲方之事故司爟隷於夏司烜取水火司寇奉明水火故司烜隷於秋抑嘗因火禁之修官正司烜皆以木鐸修之木鐸振文教者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鼓人以金鐸通鼓司馬振鐸掄鐸奮武事也若非武事皆以木鐸徇之是以文教警衆不特修火禁爲然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古人将有新令無有不奮木鐸者是以小宰帥治官之屬而聽治象之法則徇于木鐸小司徒小司寇帥屬觀象亦如之鄉師四時召令以木鐸徇于市朝士師左右刑罰以木鐸徇之于朝一木鐸之徇而人心皆知有文教之警則救不修職攷法以共王事奉令道禁以從王命哉

險固

聖人設封觀象坎有重險之象故聖人彖之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聖人守國豈不知固國不以山谿之險顧爲設險之説以遺後世是豈恃險以爲固哉盖險者天地之所設聖人固不恃險以立國亦未嘗不因險而守國而其所以用險之道則大矣是故成周設官掌固一職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而使士庶子及其衆庶守之此掌王畿之[illegible]司險一職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山林川澤之險設國溝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此同天下之險也二官屬於司馬者盖將謹固封守而預爲備也其亦如萃之除戎器以戒不虞豫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之義與昔者周公營洛且曰有德者易以興無德者易以亡周公初非恃險以立國也今也險固二官倚城郭溝池以爲固視山林川澤以爲阻蓋亦因其天地之所設而使之以守爾今以掌固考之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必修也此守之必備物利也士庶子衆庶之守必頒也此守之必得人和也飾器之設材器之用是城守之具必備也財用之分稍食之均是兵食之財必足也役財必移守政必通恐其力之有不足則人得以乘其釁也晝必三巡夜必三鼜恐其守之不嚴則人得以投其隙也至於司險一官無事則通達其道路所以絶侵國負固之原有故則藩塞其阻路所以杜姦寇入侵之道周人之於守備必爲是纖悉委曲者豈非以形勢爲不可專恃而守備爲不可暫施邪若夫周之所以守國者則又不專在是六典皆守國之法六官皆守國之人九畿有職則守在九畿四夷有衛則守在四夷三百六十屬之官無非周人所恃以守國者也如山林之有虎豹川澤之有蛇龍伏乎其中而凛乎其外國之險固孰有大於此者不然則山河堅國之寶吳起且知其在德不在險豈以周公之智而不及此哉

射儀

射有三一曰大射二曰賓射三曰燕射大射者梓人曰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註謂天子將祭必與群臣諸侯射以作其容

体合於禮樂者與之事鬼神是也賓射者梓人曰張五采之侯而遠國屬註謂諸侯朝會王張此侯與之射所謂賓射是也燕射者梓人曰張獸侯而王以息燕註謂燕勞使臣若與群臣閒暇飲食而射是也按掌次賈疏曰天子大射六耦在郊賓射亦六耦在朝燕射三耦在寢此三射之所也射法射儀散見於六官而射人則專掌之也說者謂射人主賓射而言然曰王大射曰工射則三射皆掌之矣今以他官考之司裘王大射則共虎熊豹三侯諸侯則共熊豹二侯卿大夫則共麋一侯皆射其鵠士射豻侯不言士侯以士不預祭故畧之此射侯之別也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大夫采蘋士采繁此射節之異也司弓矢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五

士三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此射弓之別也樂師則大射令奏王夏騶虞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大師則大射帥瞽歌射節眡瞭則賓射奏鍾鼓鍾師奏射節笙師共飾笙鎛金奏卓僕大射共三乏司常共獲旌掌次張耦次太僕王射則贊弓矢小臣賓射則掌事如太僕服不氏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繕人則詔王射贊王弓矢之事太史則飾中舍筭而射入與太史數射中大司馬合諸侯六耦而射人佐司馬治射正凡此皆令掌王射之儀法也射人一職乃正射位而詔射事以射法而治射儀耦即掌次所張之次侯即司裘所共之侯獲即司常所共之旌容即車僕所共之乏節即樂師所歌之節正即司馬所治之正而射人旋揔之此周之射法然也然古人享諸侯必以射宴群臣必以射蓋射可以觀德也內志正外體直其容比於禮其節比於樂故射中者可以觀其德之成射不中者必其德之有未全也豈徒視其巧之能中與其力之能至而已哉中庸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一射之不中而反身之學存焉此古人所以貴乎射也是故王與諸侯群臣有大射燕射賓射之三禮至於教人之禮則有鄉射存焉鄉老五物之禮而射行焉鄉大夫保氏六藝之教而射寓焉州長州序之會民必會于射諸子國子之攷藝必合諸射其教人也以射其取士也以射異時得與於祭得爲諸侯皆由此其選也豈與羿蒙由基之技可同日而語哉後世小學之制不存而五射之教無有鄉飲之禮可講而五物之儀不聞冠帶縉紳之流類以張弓

挾矢爲申胄之事雖曰上庠有矍圃之名殿庭存澤宫之制亦徒具虛文而已吾何以觀德哉

久任

司士掌群臣之版歲登下其損益之數以詔王治而屬於司馬何也按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選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今司士曰以德詔爵以德詔祿以德詔事以久奠食此司馬論定而官任而爵位定而祿之意也以司士而屬司馬不亦可乎然司士定稍食必以久何也蓋古人爵人以德不觀其暫而觀其常任人以功不觀其驟而觀其素任事以能不揆其始而揆其終論要諸久而後定功効要諸久而後成此先王所以久於注

人而不弼悉也是故虞用人之法必三載而後考績必三考而後黜陟幽明皆久任也唐虞之官簡故九載而後黜陟成周之官衆故三年而誅賞懋於考課皆古之矣今司士以久奠食又曰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以三年爲任官之定制而升降黜陟之法乃視此而爲之進退歟是法也不惟行於朝廷王畿而通行於天下都鄙矣將[illegible]所歲登辨其損益之數者鄭氏謂用功過黜陟非也群臣之在仕版或老或少或貴或賤或多或寡各隨其歲而上下其數爾又案雖曰歲終詔王廢置而群吏之法亦必待三年之久然後大計而誅賞之吏治大計必以三歲故司士亦以三歲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豈以一歲功勞而遽爲遷轉之序邪昔子産從政一年輿人誦而欲殺之

追至三年輿人誦而思嗣之方其謗而未誦也若驟去之雖子産亦無所施其技矣故孔子曰如有用我三年有成子路曰比及三年可使足民要皆以三年而觀政也是故小司徒以三年而大比鄉老以三年而賓興州長以三年而贊廢興豈非以三年爲中制而可以爲賢能選舉官吏遷轉之敘乎然司士所掌者群臣之版所稽者士任爾公卿侯伯有功德者初豈以可例遷乎周公爲太師召公爲太保是則內而公卿盡終其身而任也康叔之治殷民君陳之正周郊則是外而侯伯盡老於國而任也豈若後之任於內者錄功勞以計進任於外者才歲月以希遷而已哉漢有歲中超遷至中大夫者有旬月取宰相封侯者高官隆秩可以驟致何其速也又有十年不得調者有三世不徙官者底僚下吏無以延擢何其淹也故不待三年而驟遷者必有以起士大夫奔競之風有踰三年而不遷者必有以召士大夫淹滯之嘆有能以司士三年稽任進退爵祿之法行焉庶乎可得而言矣

圖籍

土地有圖所以知天下地域廣輪之制人民有數所以知天下戶口登耗之由地官司徒[illegible]掌建邦國則掌土地之圖與夫人民之數可也然職方氏亦掌天下之圖辨邦國都鄙夷蠻閩貉戎狄之人民與夫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而乃隸於夏官司馬司民亦掌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國中都鄙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而乃隸之於秋官司寇其故何邪

蓋司馬辨邦政者也既有九法以平邦國又有九伐以正邦國又有九畿之籍以施政職又有四時之田以教民兵其所以護固封守克詰戎兵者可謂嚴矣懷方氏又爲之致貢物合方氏又爲之達道路訓方氏又爲之道政事形方氏又爲之正封疆如此則職方氏得以土地之圖而辨九州之地使同貫利而九服之制乃得而辨焉則以地圖之掌而隸於夏官宜也司寇掌邦刑者也既有三典詰四方五刑糾萬民又有兩造禁民訟兩劑禁民獄又有嘉石平罷民肺石達窮民其所以愛惜民命不輕刑殺者亦云至矣小司寇又爲之登民數鄉士又爲之掌鄉數遂士又爲之掌遂數縣士又爲之掌縣數如此則司民得以生齒之版而登萬民之數歲登下其死生而三年大比乃得爲

獻焉則以民數之掌而隸於刑官宜也大抵夏官政職本以正封疆封疆不正始不得已而用兵秋官刑典本以禁暴亂暴亂不禁始不得已而用刑政皆不知有土地之圖則不謹固封守刑官不知有人民之數則不知愛惜民命雖有司徒掌教之職而獻以土地之圖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得乎且如掌地圖者不止一二職也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內宰掌書版圖之法遂人掌以土地之圖經田野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守司險掌九州之圖此皆掌地圖之官也民數不惟鄉士遂士縣士掌之如小司徒則稽人民之數閭師則掌民人之數縣師則辨人民之數此皆掌民數之官也然地圖則分掌之而已至於民數則猶極其詳焉小司寇曰三年大比登民數于天府內史

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又曰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司民亦曰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一民數也國用之費耗繫焉王治之興廢繫焉數官掌而辨之可也三官貳而圖之可也然必拜而受之如受賢能之書登于天府與司寇獄訟之登中者而與祖廟寶器俱藏乎以此見民數之與刑中皆同天行其愛民恤刑之意蓋常相關也以刑官登民數以天子拜民數以天府藏民數猶足以見周人重民之意歟

地理

古者言九州者三禹貢之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夏制也爾雅之冀幽營兗徐揚荊豫雍商制也職方之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幷周制也商有營而無禹貢之青梁周有幽幷而無禹貢之徐梁此三代九州之不同也爾雅何以知其為商制以郭璞註云也賈氏乃謂之夏制蓋以詩譜所謂梁雍荊豫徐揚之民被文王之化文王當商之末有雍梁之名爾雅無梁州則不可者商制不如郭說但言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州名不足憑也若以爾雅為夏制則禹貢當為何制乎然爾雅有九州之名無九州之界而禹貢職方之界有相似者請得而言之且職方冀州視禹貢為小以分冀為幽幷如舜時制是一分而為三也雖無徐州而青兗之間是已雖無梁州而雍豫之間是已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大野既豬今職方青州之川淮泗兗州之澤大野是以徐而入青兗可知矣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又

曰岷貢璆鐵銀鏤砮磬今職方豫州之山華山雍州之利玉石是以梁而入於雍豫可知矣職方既以青兗而包徐故青州多入禹貢之徐兗州多入禹貢之青禹貢豫州曰被孟豬而職方青州曰其澤望諸豈非青之入豫乎禹貢青州曰鹽絺海物而職方兗州曰其利蒲魚豈非兗之入青乎職方既分冀而為幽幷故幽州多入禹貢之青徐幷州多入禹貢之雍職方曰幽州其山醫無閭醫無閭在遼東漢光以遼東屬青州後又屬幽州豈非幽之入青乎職方曰幽州其澤貕養其浸菑時貕養在長廣萊蕪地理志以長廣屬徐州琅邪有萊山豈非幽之入徐乎職方曰冀州其澤楊紆爾雅謂秦有楊紆李淳以為在扶風豈非冀之入雍乎大抵職方以禹之一冀州分而為三以禹之

八州合而爲六其勢必不能如禹之舊杜氏與二鄭不本此說不敢職方之字則改職方之意後鄭以須宜爲豫荆宜爲荆不知幽青雍梁兖豫尚多侵入况荆豫相距之州乎改字意而釋者此也先鄭以青之沂字當爲睢沭當爲洙直沂沭有次睢當有洙泗曾不謂青之包徐也先鄭謂雍之弦當爲汧蒲當爲浦直謂雍有汧水曾不謂吳山在汧而有弦蒲之藪杜氏以荆之沂當爲淮後鄭以兖之盧維爲雷雍直以漢盧維爲所經是曾不謂地名變易不一不可一一而也改其字而釋者此也三曰山鎮藪澤又有可得而辨者九州山鎮分言之則曰四鎮五嶽總言之皆曰山鎮揚之會稽青之沂山幽之醫無閭冀之霍山固爲四鎮矣而五嶽在虞夏及商周以漢世有不同舜典南嶽孔安國以爲衡山職方曰山鎮曰衡山是衡爲南嶽明矣而爾雅有二說河南衡山爲南嶽又以霍山爲南嶽蓋漢武帝元封五年巡南郡禮天柱山號曰南嶽是以衡山之神遼遠又移其神於霍山也說者謂一山兩名則失之此漢嶽之與虞周不同也王制有恒山衡山而不言太華嵩山舜典有四嶽而不言中嶽蓋王制南北以山爲至東西以水爲至故五嶽言其二舜典言四方巡守所至之地故五嶽言其四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恒山爲北嶽衡山爲南嶽嵩山爲中嶽嵩高太室也即禹貢之方外也初無嶽山之名職方山鎮有恒有岱有華有衡不言嵩高而有嶽山蓋周都在五嶽之外故以雍之吳山爲嶽山此周之與虞夏商不同也故曰山鎮之有可辨者此也九州澤藪在職方爲九在爾雅爲十蓋職方以州言爾雅以國言也爾雅以吳越有具區即此揚也楚有雲夢即此荆也鄭有圃田即此豫也宋有孟諸即此青也魯有大野即此兖也秦有楊紆即此冀也燕有昭餘祁即此并也此藪澤之名同也獨晉之大陸濟之海隅周之焦穫爾雅與職方不同然爾雅之濟即職方之幽以其幽之澤藪爲貕養而貕養在徐也爾雅之燕爲職方之并以其并之昭餘祁而燕爲幽州也爾雅之周爲職方之雍爾雅之秦亦爲職方之雍職方既以弦蒲爲雍所以不受焦穫爾雅之晉爲職方之冀職方既以冀之界入於秦以楊紆爲冀所以不受大陸此澤藪之名異也故曰澤藪之可辨者此也然嘗考之禹貢之別九州隨山濬川而終之曰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故夏書謂之禹貢今職方之辨九州制畿封國而終之曰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故周官謂之職方氏鄭氏曰職主也主四方之職貢者其知成周設官之意乎周人設官以職貢爲名而制貢又曰各以其所有此正禹貢任土作貢之意也不原周人設官制貢之意而徒區區於九州山川之辨是特一地理書爾而於治道何益

刑罰

觀舜命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皆以爲明刑之責今周官既以大司馬掌兵又以大司寇掌刑是以兵刑分而爲二也蓋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鋸甲兵以威蠻夷猾夏者刀鋸以威寇賊姦宄者虞之官簡周之官衆故以司馬掌兵司寇掌刑二者並

行而不相悖歟且以刑官之屬自小司寇而下至禁暴氏其為
職事亦詳矣曰墨曰劓曰宮曰刖曰殺此刑之有五罪也曰宮
曰官曰國曰野曰軍此刑之有五禁也曰誓曰誥曰禁曰糾曰
憲此刑之有五戒也曰辭曰色曰氣曰耳曰目此刑之有五聽
也然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易故君子盡心焉淺深
之必測輕重之必論必原其情必權其義初豈徒法之是任邪
是故蕘柔方新必以柔克乂之故曰刑新國用輕典暴亂不馴
必以剛克乂之故曰刑亂國用重典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必以
正直乂之故曰刑平國用中典此刑典隨時而為輕重也司寇
以五刑之法詔刑罰而辨罪之輕重此詔刑而審輕重也司刺
以三法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刑此訊刑而度輕重

也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此
因刑而量輕重也以嘉石平罷民邦施刑也而且有重罪次罪
下罪之別此非坐而役之亦察輕重而以圜土教罷民不虧体
也而且有上罪中罪下罪之分此非收而教之亦測輕重乎蓋
刑者所以教中也權其輕重所以致中也司刺則曰斷中士師
則曰受中小司寇則曰登中無非以中用刑也然為政而必至
於用刑豈聖人之得已哉救患以誅暴亂以刑非刑無以格其
非心而使之遷善遠罪政官之後繼以刑官先王豈得已哉皐
陶作士舜必告之以刑期無刑康叔司寇成王必告之以辟以
止辟如必察察焉以治獄聽訟為休專是非王政之所尚也是
故司寇掌刑之官以五刑糾萬民不忍其必用刑罰也今也野

刑則上功糾力軍刑則上命糾守鄉刑則上德糾孝官刑則上
能糾職國刑則上愿糾恭不施其刑而惟[illegible]德愿之是上
不察其罪而惟力守孝[illegible]恭之是尚曰上者[illegible]其善而使向慕
也曰糾者糾其過而使歸正也[illegible]何心於[illegible]以八辟麗邦
法附刑罰[illegible]意其必施刑罰也今[illegible]議親議故議賢議能
有辟議功議貴有辟議勤議賓有[illegible]以八辟之[illegible]例固不可狥
情而違法以八辟之當有又不可[illegible]過而[illegible]切[illegible]於法者不出
於私情附于刑者實在乎公議初何心於[illegible]辟乎此猶曰刑不
上大夫士節不可不厲也至於尚民之有獄[illegible]者司寇必思有
以禁止之兩造具備使入束矢於朝取其辭[illegible]而後聽之所
以禁民訟兩券俱至使入鈞金於朝取其信之堅而後聽之所

以禁民獄豈非使民無訟者乎萬民之麗刑罰者士師必先有
以佐助之以五禁左右刑罰徇之于朝而又垂于門閭使之知
所禁止也以五戒先後刑罰用之於其所而使無麗於罪使之
知所儆戒也此非刑期無刑者乎大司寇正月則垂刑象而使
觀小司寇正歲則帥官屬而憲刑禁士師正歲則帥其屬而憲
禁令布憲則以正月之吉執旌節而憲刑禁[illegible]有禁殺戮之官
禁暴氏之官禁其殺止其暴惟恐斯民之陷乎[illegible]也及其陷乎
罪也司刺則訊之群臣又訊之群吏又訊之萬民必其左右大
夫與諸國人皆曰可刑然後刑之如吏民以為不可刑小則宥
之大則赦之宥之則以其不識過失遺忘也赦之則以其幼弱
老耄惷愚也至於死刑之不可免也而猶欲免之鄉則王親會

其期遂則王命三公會其期縣則王命六卿會其期會其期以衆議而免之也此非以故以出於求乎詳觀以究數官大抵以刑之意多而用刑之所少施刑之時寡而免刑之意詳故大司寇一官雖曰掌刑不言掌邦刑而曰掌邦禁成王周官亦如之則其設官分職之意蓋以刑禁民而非以刑刑民也雖然禁民以刑者固可遏其惡於未萌導民以教者斯足以格其非於無過書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又曰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是先王先有以教之於其始而不待禁之於其終也教官之屬司諫一職糾其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是有以驅民於善也驅之於善則有德行道藝之可書國事有能之可任而廢置可得而詔赦宥可得而行司救一官衰惡過失則誅之以禮防禁而救之是又有以懲民於惡也懲之以惡則有衰惡者三責而後罰三罰而未恥則以嘉石坐之有過失者三責而後罰三罰而未改則以圜土納之先王始舉於教官之救諫而後寘之刑官之詰禁況大司寇之職嘉石則曰平罷民圜土則曰聚教罷民司圜一職亦曰收教罷民任之以事而收教之不惟教之於未犯刑之先而且教之於既麗刑之後是雖國有五刑而未嘗輕用之也然嘗觀周公制刑五刑之法各五百凡二千五百觀穆王訓夏贖刑五刑之屬三千穆王為周子孫周公之刑果輕其欲祥刑則守周公之法可也然而以刑三千而死罪二百周刑二千五百而殺罪五百周之刑為重矣周公制刑之仁反不若穆王訓刑之仁哉班固乃以周刑二千五百為中典呂刑三千為重典以周刑為中典猶可豈有夏之死刑僅二百爾而可為重典乎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蓋見穆王之刑為言也而周公乃有二千五百者豈非刑罰世輕世重乎蓋五刑肉辟也肉辟之用斷人形體聖人誠有甚不得已也惟其不得而用肉刑也於是乎有每降而為輕刑五刑以象之五流以宥之流宥不足降而為金贖金贖不足降而為鞭扑鞭扑不足又降而為肆赦如此則肉刑之用亦希矣況職金掌受士之金罰則刑之有贖可知矣司厲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則刑之有流可知矣條狼氏之誓曰鞭猶鞭刑也司市之罰曰扑亦扑刑也其有可赦者則司刺有三赦三宥之法在眚必不得已而用五刑死者猶欲免之墨者且使守門劓者且使守關宮者且使守內刖者且使守囿髡者且使守積而各以其器給食之雖五刑之罪各五百輕者常見其輕重者亦不見其為重也以此見肉刑之法自唐虞三代以來相承而不敢廢者正以寓人主不忍用刑之仁也自文帝除肉刑而定笞令後世人主始有輕用刑之心使其感一女子一時之言而輕變數聖人千百載之法是豈舜禹皋陶成王周公之智反不若一女子之智舜禹皋陶成王周公之仁反不及文帝之仁耶故曰肉刑之刑刑也雖然肉刑所以濟乎治也井田所以立乎治也封建所以行乎治也秦漢以來井田廢而阡陌封建易而郡縣先王之制掃地殆盡而獨肉刑存焉是忽其所立廢其所行而待其所濟以毒天下則其變而為當然亦宜矣不井田不封建舍此不問而徒曰不肉刑則不

足以行周公之道是亦為知本之論

詛盟

穀梁子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說謂五帝非無誥誓也而後之誥誓則不及五帝之時三王非無盟詛也而後之盟詛則不及三王之時蓋虞氏未施信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而民敬商人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商人且爾他可知也故曰誥誓不及五帝蚩猶惟始亂苗民弗用靈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也且爾他可知也故曰詛盟不及三王今周官有詛祝有司盟止正橫渠亦嘗疑之以為王法不行人無所取直故要之於神以非周公之意亦不可以此病周公之法又不可以此病周禮夫胡以盟詛病周公之意而又曰不可以此病周公之法蓋周公立法非為當時慮為後世慮也周公知時變之不可回人情之不可遏故事為之制曲為之防如韁馬隄川庶其無踶齧泛濫之患雖其踶齧泛濫有不可遏不猶愈於壞隄徹韁乎詩云侯詛侯祝靡屆靡究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周公逆知後之必至此也是故詛祝有官掌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司盟有官掌盟載之法與盟約之禮儀邦國之有疑會同者則北面詔明神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有獄訟者使之盟詛蓋夫所以盟詛者獄訟一也有疑會同二也萬民犯命不信三也有是三事而盟詛焉則詔之於明神歃之於牲血祈之以酒脯約之以載辭亦期於相信而已故詛祝盟詛之辭亦惟敘信用質劑

信頤此所以先結其信於未叛之前也既盟詛矣而又有不信者則司約如所掌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也又以太史所掌邦國官府都鄙受法者效焉不信者刑之六官之所登者約劑亂則辟法不信者刑之也此所以繼施其刑於不信之後也豈有王法不行人無所慶直而始一聽之神邪且以詛祝一官固為禮官之屬而在太史之前司盟一職是為刑官之屬而繼於司約之後是其始焉之不信者固有盟終焉之不信者則有刑也不然則大司寇凡大盟約涖其盟書登于天府以司寇而涖盟特以天府而藏盟書亦已重矣又何以使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何耶昔展禽有言曰周公太公股肱王室成王勞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史職之周公太公固無待於盟載然後人必以盟而為盟則人心之賴盟者亦固矣迨至春秋之時斯盟替矣春秋之作始於隱公元年所書未遑他事首之以邾之盟繼之以宋之盟自時厥後有書未盟有書涖盟有書同盟然盟墨牲血之未乾使聘弗交之未反而相侵相伐之兵已環四境是盟也果有信用之敘果有劑信之質否乎觀周禮之司盟而知世變之猶可防觀春秋之書盟而知世變之不可遏故嘗謂周公立法為衰世慮而孔子作春秋亦所以救周禮之壞而極世道之窮不獨詛盟一事為然也田制壞而春秋以稅畝田賦書軍賦壞而春秋以丘甲三軍書三日之役不均而春秋以城築書九伐之法不正而春秋以侵伐書

講武之田不時而春秋以大蒐大閱書蒐荒之政不施而春秋以大饑請糴書宗伯之賓禮廢而春秋有來朝來聘之書司徒之封疆廢而春秋有歸田易田之書太史之告朔不頒而春秋書不視朔司烜之火禁不修而春秋書宣榭火保章失其官而春秋書日食書星孛職方失其官而春秋書彭城書虎牢貫丘之祀不典而春秋以卜郊書以猶望書廟祧之序不明而春秋以立宮書以躋祀書昏姻之禮失而春秋書曰夫人子氏曰季姬歸鄫貢獻之禮失而春秋書曰家父求車毛伯求金既命之職不修而春秋書曰天王使來錫命天府之藏不謹而春秋書曰盜竊寶玉大弓此類實繁未易殫舉兹以權衡一字之微而救禮經三百之壞也周公慮後世之深於是乎詳曲防之於

孔子救後世之力於是乎嚴直筆之書世道無衰實賴二聖人先後為之維持也不然孔子何拳拳於周公之夢而慼慼於周公之衰歟

鳥獸

觀天官獸醫一職凡獸有病瘍者為之療養有以見先王養物之仁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牛羊犬馬之類一有不遂其生皆吾痒疴疾痛也其可坐視而不恤也哉不特此爾地官之辨物生必求其鱗介羽毛贏物之得宜春官之作樂舞必求其鱗介羽毛贏物之有所致鼓舞必求其鳥獸之卑土地必求其鳥獸之蕃至於奉養有不可闕者則獸人以時田獸魚人以時魚鼈人以時結罔相是心也以往則為舜之思被動植湯之仁及禽獸禹之鳥獸魚鼈咸若文王之德及鳥獸昆虫皆此意也然而夏官之屬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則有服不氏掌養鳥而阜蕃教養之則有掌畜射鳥擊鳥者則有[illegible]氏作羅羅烏鳥則有羅氏不特養而擾之又必[illegible]之[illegible]秋官之屬則有冥氏攻猛獸庶氏除毒蠱穴氏攻蟄[illegible]以方書去夭鳥薙氏以芟荑草除[illegible]物蜩氏以壯蘙去[illegible]氏以牡橭[illegible]以救日月之弓矢射夭鳥不[illegible]除而去之則[illegible]攻[illegible]養有節而不忍暴殄天物者先王愛物之仁[illegible]除而不使[illegible]民居者先王制物之義先王之於民物必使之[illegible]而後得其所必使之相生而各遂其宜苟有猛鷙而[illegible]則[illegible]而不[illegible]者此先

王刑政之所不容也是故夏官掌政而以服不氏等官隸之以見鳥獸之微雖非政令之所及而有害必去者不獨侵覆固正賊殺之民而已秋官掌刑而以冥氏等官隸之以見昆虫之微雖非刑罰之所加而有害必除焉不獨誥姦慝刑暴亂之民而已說者則曰夏為養育之時故養育者屬夏官秋為刑殺之時故刑殺者屬秋官然而射鳥羅鳥豈皆養育之事乎秋官閩隸則掌役養畜鳥而阜蕃教擾之貉隸則役服不氏養獸而教擾之是秋官未嘗不養育也觀此則刑政之說明矣嘗觀孟子言禹抑洪水而及於驅龍蛇言周公兼夷狄而及於驅猛獸且與孔子之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者並言之乃知鳥獸之為民害與洪水夷狄亂臣賊子同周公於百姓既寧之後明政刑於間

徵之日安得不爲天下無窮之慮哉周衰而政刑失先王典刑除害之意已不復存服不氏廢則冬夕之獸矣壺涿氏廢則秋有蟄矣硩蔟氏廢則鴟鴞來巢矣射鳥氏廢則鳶居有祀矣蟈盒其刑政不明是不足以彈民人之害而況能消鳥獸昆虫之患邪漢有一宋均能去九江之虎唐有一韓愈能馴潮陽之鱷魚則當時以爲創見駭聞之事獨不見禹之驅龍蛇周公之治猛獸與周官之攻治鳥獸昆虫者哉

遣使

嘗讀詩至四牡皇華見周人以遣使爲重事其遣之也歌皇華其勞之也歌四牡遣詩言送以禮樂勞詩言旌功而見知夫遣使以循行天下本何功之可言況又求人君之見知邪然詩人

旦先勞詩而後遣詩者蓋爲民遣使非徒爲禮樂光華而爲美觀也生靈之休戚國家之利病風俗之美惡皆使者所當究心者爲驅馳之勞咨詢之博苟有功於其民而見知於其君則人君必因使者之來而知究心於民事矣苟不見知則使臣之遣也爲虛文使臣之行也爲應故事其來也數同日奏同功而已而於事何補哉今觀周禮一書無非究心民事而於遣使一事必致其詳典瑞則有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之瑞掌節則有虎節人節龍節英蕩之節此使臣之所持以爲信者也若以書使于四方書其令則外史掌之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則校人掌之此使臣之所將以爲命者也作士適四方使爲介則司士掌之適四方使從士大夫則虎賁氏掌之此使臣之所藉以爲衛也訓方氏則掌道四方之政事與上下之志匡人則掌道法則匡邦國而觀其慝撢人則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行夫則其使也必以旌節使則介之掌交則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而道王之德意志慮此皆奉王命而使於四方者也小行人一官固待四方之使者而王有事適四方則小行人實行焉夫行人之適四方也豈徒達六節而齎以爲式邪豈徒成六瑞而執以爲信邪又豈徒合六幣而和以爲好邪曰札喪則賻補之凶荒則賙委之師役則犒襘之福事則慶賀之禍烖則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則小行人奉命以往者無非究心於邦國之民事也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

爲一書札喪凶荒貧厄爲一書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則小行人反命以告者亦無非究心於邦國之民事者也觀小行人奉命以往之日與夫反命以告之時拳拳以民事爲重則其周爰咨諏周爰咨詢者亦可謂詳緻矣豈若後世之朝辭禁門情態即異矣宿州縣威福便行者可同日語哉故曰觀周禮行人之職則知周之遣使者爲究心於民觀周雅皇華之詩則知周之奉使者爲有功於民

夷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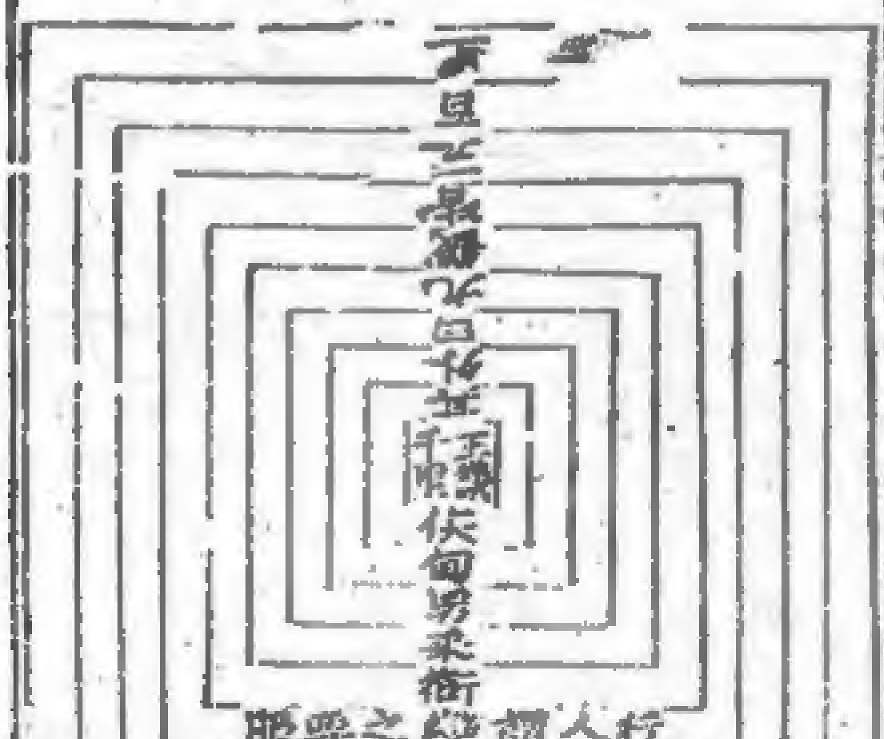
職方氏言九畿其外曰蠻夷藩鎮是天下封疆極四夷也職方言九服其外亦及蠻夷藩鎮是四夷皆服事天子也夷鎮猶服在

行人然謂之蕃國蠻服[illegible]行人變謂[illegible]
且以職方地圖觀之言[illegible]國都鄙而不及於四夷八蠻[illegible]
貉五戎六狄之人民如此則周家疆理通乎蠻夷閩貉戎狄矣
行人何以謂之九州之外乎按王制謂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
海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截長補短凡三千里
者謂言九州之實地也今職方九州之地荊州曰衡山并州
曰恒山則是盡東西南北言之矣而行人謂蕃國在九州之外
者以其在六服外而非九州內地爾夫既在九州之外則其貢
貢不常宜其一世以見而不及以中國之政也然周人所以待
夷狄者豈以不在內地不及以政而盡廢之哉外乎夏官懷方
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則是待夷狄之民[illegible]吾民也秋官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
使傳王言而諭說之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
言傳之則是待夷狄之使猶中國使也不特此爾韎師掌教韎[illegible]
樂旄人掌舞夷樂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illegible]
歙而歌之是以夷狄之樂舞與中國之樂舞並陳於祭祀燕[illegible]
之時矣司隸帥四翟之隸使服其服執其兵守王宮者與其兵
以守王宮閩隸掌[illegible]世子則取夷隸貉隸則守三宮以[illegible]
之事是以夷狄之兵衛而與王宮之兵衛共列於門庭宮禁之
內矣夫遠民之來固宜有送逆之官遠使之至固宜有僚[illegible]之
官若夫歌舞[illegible]於燕享豈能無耳目之眩兵服[illegible]一往
豈能無肘腋之虞漢安帝作西南夷樂而陳禪爭之[illegible]

潑寒胡戲而張說爭之誠以夷樂之不可以亂華也宣帝金城
之處降而殘羌猶爲患光武玉門之謝質而侍子必遣還誠以
非類必有異心也而周人不慮及此何哉蓋王者合四海以爲
和作夷樂以燕享所以說遠人天子合[illegible]而夷以爲守飾夷兵而
守衛所以柔遠人古人雖曰內華而外夷貴中國而賤夷狄而
其所以待之之心未嘗不厚也此夷狄所以懷德慕義而莫敢
不來王也與雖然先王亦未嘗汲汲於夷狄之來王也懷方氏
之來遠民其貢物則曰致致者聽其貢物之自至也象胥之諭
夷狄其和親則以言言者欲其忘慮之[illegible]乎也西旅獻獒召公
作誥巢伯來朝芮伯旅命周家法也此懷方氏之所以致遠象
胥之所以和親是爲周家待夷狄之法與知懷方氏之致物則
張騫之使不必通廣利之師不必遣矣知象胥之和親則婁敬
之議不必行而賈誼之策不必施矣

九畿圖



補亡

六經更秦火缺裂而不全者多矣書亡四十三篇周雅亡六篇魯雅亡六篇不獨周禮爲然夫秦人之心何心哉已則不行先王之道而恐天下後世之人執經以議已故戾聖經而寘之烈焰使後世不及見全書安得不追咎於秦火之酷雖然六經無全書固可以爲秦人之罪而周禮一經不得其全不可獨咎秦人也蓋自王道既衰伯圖迭起入春秋以来周公之禮雖不盡用而猶可盡循周禮之經雖不盡行而猶可盡見戰國暴君汙吏將欲肆其所爲以求遂其所欲惡其害已而去其籍故至孟子之時井田之問爵禄之問孟子已不得其詳戰國諸侯之酷盖已先秦火矣漢室龍興山巖屋壁之間稍稍間出周禮六官缺一而五存天之未喪斯文亦幸矣河間獻王得之不啻如獲圭璧不吝千金重賞募求全書獻王之意厚矣然全書竟不可致獻王悵之乃求考工記以足其書謂可以備周官之缺不知以考工記而補周禮何異拾賤醫之方以補盧扁之書庸人按之適足為病五官尚存武帝且以為末世瀆亂不驗之書則武帝之怨詈聖經未必不自考工記一篇啓之也嗟夫書亡而張伯僞書作詩亡而束晳補詩作適貽識者一捧腹爾曾謂考工記而可補禮經乎且百工細事爾固非周官所可無而於周官設官之意何補又況秋官有典瑞玉人不必補可也夏官有量人匠人不必補可也天官有染人鍾氏㡛氏雖缺何害乎地官有鼓人鮑人韗人雖亡何損乎雖無車人而巾車之職尚存雖

弓人而司弓矢之職猶在匠人溝洫之制已見於遂人梓人射侯之制已見於射人至如攻皮之工五既補以三而又闕其二不知韗氏裘氏豈非天官司裘掌皮之職乎周禮無待於考工記獻王以此補之亦陋矣大戴記獻王之補亡也漢儒之習未脫也樂記一篇欲以備樂書之闕考工記一篇欲以補禮書之亡獻王之見然爾然而周禮廢興有不係是書者仲孫湫來省魯難退而曰魯秉周禮未可動也且魯當春秋之時非能盡秉周禮者也然於周禮雖未能盡用苟未至於盡亡而亦可以立國周禮六官雖缺其一不猶愈於盡亡乎後世誠能因五官之存而講求周禮之遺典而施行焉則西周之美可尋矣而況冬官之書雖亡冬官之意實未嘗亡也太宰掌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小宰掌官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則事官之意在周禮可考也書之周官亦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則司空之意在周官可考也觀此則司空一職雖亡而未嘗亡考工記不必補也愚既以考工記為不必補則區區百工之事亦不必論也

禮經會元第四卷終